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貳册目錄

尚書古注便讀四卷 〔清〕朱駿聲撰 一
尚書後案駁正二卷 〔清〕王劼撰 七九
詩義旁通十二卷 〔清〕李允升撰 一一五
毛詩讀三十卷 〔清〕王劼撰 三一九
左傳集要十二卷 〔明〕閔遠慶撰 六九七

〔清〕朱駿聲撰

尚書古注便讀四卷

民國二十四年華西國學叢書活字本

元和朱允倩先生撰著

尚書古注便讀

後學吳承仕題

民國乙亥夏成都華西協合大學用活字印行

華西國學叢書之一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㚖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中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慎之命亳姑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冏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武時又逸其一武成是也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六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三篇旅獒畢命是也亡逸凡七十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連愼徽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連王出以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枚頤所獻僞本於眞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皋陶謨之半以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爲三十三篇而妄于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冏命十三篇又于建武永嘉散佚之書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三篇武成旅獒畢命十二篇故今五十八篇中凡眞書三十三篇實祇三十篇僞書二十五篇疑皆皇甫謐捃摭他書所引依傍爲之間有杜撰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之劉炫復造濬哲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僞之末流重坒貤謬者矣（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羣證論束晳汲郡紀年皆閒與僞書說合）

亡書有殘章賸句見于典籍所引者如商書之帝告見尚書大傳湯征見孟子史記仲虺之誥見左傳墨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楚語孟子墨子尸子離騷呂覽史記潛夫論說苑周書之嘉禾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作雒周官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陳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文則漢儒已目所未睹故漢時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堯典連愼徽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不分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不分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出以下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所

謂二十九篇者也其後又得孔壁眞古文以校今文增多二十九篇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盤庚分多中下二篇太誓分多中下二篇武成旅獒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者也其實止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本咸有惟不析篇弟耳且康王之誥實亡乃衞賈馬鄭于顧命分出當之者則實多伏本二十三篇也但此增多之眞古文武成一篇又逸于漢建武間而西晉永嘉之亂二十有二篇盡逸太誓殘篇僅見于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至今祇存三十

尚書古注便讀䟦

余積年來箸書一九十餘種無力盡刊置之篋衍此書道光癸巳在濟南脫稿忽忽二十四年矣日暮途遠人間何世自等敝帚之享已無災梨之望今得博雅好古之士友梅宗兄見許其可傳爲之參校殺然梓而行之非其幸歟余老矣得一知已可以不恨所尤幸者于流離顚沛之中乃獲此賞心樂事也咸豐六年二月石隱朱駿聲識

師轍謹按友梅先生名鏡蓉曾助 先大父刊說文通訓定聲後議刊斯編倏遭粵匪亂破產卒未刊行

清代治尙書者浩繁今古文僞書之爭尤盛自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出而僞書灼然雖以毛西河之辯亦不能推翻錶證繼起彰閻氏者則有惠棟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丁晏俞樾王先謙諸家皆攷覈精密多有心得右毛氏者則有王劼張崇蘭洪良品吳光耀諸家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攻僞與辨誣兩派之尤箸者其間知古文之僞而不主廢棄者則有陽湖莊存與復以公羊義釋諸經實開淸季今文學派之風繼之者則其孫述祖其甥劉逢祿而龔自珍魏源陳喬樅皮錫瑞皆承其風而述作各有發明然未免求新而穿鑿尙書禹貢一篇復多專書而以胡渭錐指爲尤精博此淸代治尙書最箸諸家之大略也 先大父生當嘉道之際研小學兼通羣經見尙書家弦

戶誦者蔡沈集傳未能明眞僞之本通訓詁之原注疏旣尊崇僞孔諸家多偏重辨僞欲求原流明晰繁簡適當便於學子研讀者渺不可得乃博采漢訓閒及宋說鉤玄擷要溯本窮原天文徵諸實算輿地證以今時僞書不加注釋攷文詳其出典于是三十篇之今文明通可誦廿五篇之僞書出處能尋故斯編旣具顯門復便誦習以視諸家之書繁博難讀何如也孔子曰博學而反約之 先大父斯編合于尼山此旨矣師轍謹按書稿成于道光十三年其後黟朱茂才友梅常州楊大令佩瑗銅山徐將軍叉鉖暨河南大學先後擬刊行皆未果其間劉君申叔梁國故于北京大學坿印未半劉君歿中輟 先君居江楚編譯局時某以擬刊叚閱久不歸幾喪遺稿 先君嚴辭索之

亟始獲反璧師轍方侍側　先君誡之曰繼自今遺稿無副不可以叚人故後雖婁喪副本遺稿賴保存皆　先君之教也今春師轍應成都華西大學教授之聘挈副本往嚴君穀孫欲梓行華西文學系主任程芝軒先生道高德劭雅重讀經時校中議刊國學叢書先生首以斯編付印計距　先大父書成百又三年矣豈惟裔孫私衷欣幸而　先大父之靈亦將含笑于九京司馬子長謂箸述當臧諸名山傳諸其人　先大父斯編婁遘梗阻豈亦所謂將待其人而傳之者歟今幸睹告成故略識顚末以諗來玆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孫師轍謹識

凡例

一篇弟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爲敍

一晚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

一注中某某也某也上某爲叚借下某爲本字之訓如尚上也高也言尚字借爲上字上字之訓則高也餘仿此此依毛詩傳調朝也壞瘣也之例

一注中某某也猶某也所云猶者乃轉注之誼如既汔也猶盡也汔之本訓爲水涸其引申之誼則爲盡也稽計也猶考覈也計之本訓爲會算其引申之誼則爲考覈也

一地名山水必注本朝在何省何縣以覈其實

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弗廢實事求是頗有折衷

一逸篇之句有見于古書所引者零章斷字既無全文或難索解亦復略諸

孫師轍謹校

尚書古注便讀卷之一

尚上也高也書箸于竹帛者也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重之若天書然也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虞書

虞舜氏後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堯典雖紀唐堯之事因虞史伯夷所作故曰虞書凡十六篇

堯典

堯唐帝謚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也典者册在丌上尊閣之也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典爲常也孔子

書敘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發語詞若順也下皆同稽計也猶考也古十口相傳之前言也帝天稱也擧人王天下者同于天故亦稱帝也放勳堯名放旁也溥也勳能成帝功也欽頌也低頭致敬也故威儀悉備曰欽明照也照臨四方曰明文彩也緘也故經緯天地曰文思睿也道德純備曰思安辯也安安猶晏晏寬容覆載之意也允信恭肅也不懈于位曰恭克能也讓攘也推賢上善曰讓光明也被彼也往有所加也四表四海之外也格假也至也于詞也上天下地也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則德行之所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峻也高大也德悳也內得于己外得于人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以用也親愛也族屬也九族謂高祖至元孫同屬之親者古文家孔安國說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者今文家歐陽氏說也睦敬和也平當作釆讀若辨猶別也下皆同章彰也明也旣汔也猶盡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也昭亦明也言皆能自明其德也協合也和龢也調也萬盈數也邦國也萬邦猶中夏諸侯言其多也黎齊也黎民猶衆民也於烏也用爲於序者詞也變更也改惡爲善也時是也雍當作雝雝渠脊令也其音讀雝而龢故以爲和順之義民協服之象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光被四表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始詞也命猶令也羲者顓頊時司天南正重之後和者司地火正黎之後至堯復使典其職俾順天以立法也元氣廣大曰昊天歷過也謂七政行天記其所過之書也象像也猶之形也謂璿璣玉衡所以觀天之器也日太陽之精一日一周天月太陰之精一月一周天星金木水火土五緯也土塡星二十八歲一周天木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火熒惑二歲一周天金太白水辰星皆一歲一周天辰二十八宿日所行之黃道卽月與日會之十二次也二萬五千四百十二歲一周天敬肅也授予也人當作民因時以授民事故曰民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又分職以考驗之恐推步之或差也上文所命蓋羲伯爲稷官和伯爲司徒如周禮之天官地官也此乃分命其仲叔如周禮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分別也仲中子也羲仲秩宗之官猶宗伯也宅度也測量也下皆同嵎堣也卽禺貢青州之嵎夷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朝鮮地也暘日出也兩山之間泉出通川爲谷蓋測候之所也寅賓也敬也賓儐也導也謂春分朝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後世因之以定星差焉平當作釆辨別也下皆同秩序也敍也作生也物生于東故曰東作謂春月三農生九穀之時也日中者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春分則晝夜各五十刻于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星鳥朱鳥之宿也堯時春分七星昏中于南方今時則井中矣後世因之以定歲差焉蓋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大判七十年而不及宗動天一度故有差耳殷驟也中也猶正也晝以物之生晝之日昏之星定仲春時也厥發語詞猶言其也析分散也冬時民聚于奧今農事方興徽布在野也二足而飛曰鳥四足而走曰獸孳乳化也尾交接也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溫也

申命羲叔宅南曰大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緟也叔少也少子稱叔羲叔周禮司馬之官也大交南方交趾之地今安南國也書大傳云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蓋亦山名也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其說無據訛古作譌讀爲僞施治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作爲之農事也致至也日至也以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尺有五寸爲短之極也永長也景短故晝長其漏六十刻也火謂大火蒼龍宿也堯時夏至昏中當爲箕今則亢中矣正猶定也因就也言就高也卽月令仲夏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之證也希稀也疏也革猶皮也毛疏而皮見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和仲士官周禮之司寇也西隴西兌山在今甘肅秦州界昧當作靜讀爲申酉之酉正西爲西方日入于西時故稱酉谷也餞送行之名納內也入也謂秋分日入後夕月而兼測月之九行也西成者西爲陰中萬物所成收穫之時也宵夜也宵中晝夜各五十刻也此獨言宵者承上納日夕月而言也星虛元武之宿虛星也秋分昏中今時則斗中矣夷猶也平也書退而氣和平也毨毛更生也毛盛可選取爲用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

和叔共工之官周禮之司空也朔月與日會也合朔時刻雖無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弦分四位則朔必在正北爲定故朔又爲北也方旁也猶邊也

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幽都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曰幽都之山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也在察也易傷也更改也曰爲改歲令民謹蓋藏務積聚也按史記朔易作伏物其誼爲長日短者晝四十刻也星昴白虎之宿昴星也冬至昏中今時則室中矣隩奧也室之西南隅也詩所謂入此室處也氄當作稺讀如朕毛盛溫柔也堯旣命造歷制器而復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聖人之敬天勤民其慎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謀事也訪問于舜曰咨汝偁人之詞猶言爾也暨及也與也朞稘也復其時也即所謂歲周十日旬閏者餘分之月也定正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成歲者成一歲之曆使分至啓閉不失其常特以授民時且紀時事也蓋天體至高至圓之總地西行一日一周本無度數可紀以日之躔天亦一日一周而少不及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與天會合故分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今云六日者舉成數言耳月麗天西行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與天會歲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爲一月每歲十二會通計得全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二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夫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正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又久則名實乖舛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有成也釐理也工爲官庶衆績功也咸僉也皆也熙光明也言以此信治百官

而衆功皆昭著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堯之末年羲和皆以老死故求賢以代之也疇誰也誰詞也登庸也庸用也放齊臣名允嗣也朱丹朱也封于丹川亦曰丹朱啓明也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驚詞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嚚諱而爭爲訟可乎言不可也朱蓋以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故嚚訟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不可用不以一人病天下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猶官也驩兜臣名都於詞也共工水官其人名氏未聞或曰即窮奇也或又云名康回非是方旁也溥也鳩逑也斂聚也僝當作孱讀若巽具也功以勞定國也言廣聚以具其功也靜彰也靜言謂巧言飾說也違叟也庸違謂動作乖辟也象像也象恭謂令色也滔嫚也滔天者不畏天者也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四時之官主泰山霍山華山恆山之事羲和仲叔既歿別命四人爲四伯以治之者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水不遵道也方旁也溥也猶徧也割害也患也蕩蕩水漾漾也懷裹也夾也覆積也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廣大貌滔漫

也勢若滔天也下民下土之民其語詞也吝賂也吁嗟也俾使也乂受也治理也僉皆也鯀臣名封崇伯禹之父也咈草也方放也衆也命帝命也圮毀也族屬也類也雖難謂鯀婞直亡身蓋師心自用與衆不和也异舉也試已皆用也乃詞之難也言試以治水而或可乃復大用也帝使之往者黜己之明從人之議也載時也與稘秋同意年也弗者不之深也九年而功不成史臣務言之也誓詞天問言聽命曳銜蓋鯀不順導而築城壅障之乾無成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發聲之詞古人自偁之通號言我老耄汝諸侯之中有能順用天命可以踐處我位者乎巽踐也履也否鄙也猶陋也忝辱也言無德之諸侯也揚舉也側陋仄陋也謂隱匿隱陸之地者明明衆舉賞咸也揚側陋超舉疎遠者也師猶衆也四岳同詞以對也錫賜也予也鰥憲也無妻者曰鰥言不得志如疾病也虞地今山西解州安邑縣舜名也山海經作俊舜居于虞因以爲氏也俞應詞也予余也亦自稱之詞言我亦曾聞其人也如何者復問其詳也瞽目但有朕也瞽瞍舜父爲樂官者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象舜異母弟傲倨也反悌曰傲諧龢也善父母爲孝烝烝厚也父母也格假也姦姣也爭訟也言舜能和于父母與弟孝德深厚自治以式化一家不至爭訟也試以爲臣之事也女以女妻人也時是也刑型也法也二女長娥皇次女英也以觀其內能型于妻否也釐飭理也降下也嬀水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水北曰汭舜所居處也嬪婦也爲婦于虞氏也〇帝曰欽哉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此四字當連下慎徽五典爲一節僞書分欽載上爲堯典以下爲舜典非也

舜典

書敘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今僞書則分堯典慎徽以下爲之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尚書中候考河命文也蕭齊姚方興上書時加此十二字以爲舜典之首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哲溫恭字皆見商頌文明見易文言允塞見周詩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體若神見淮南書此十六字隋劉炫僞造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慎誠也徽媄也善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五品也克從言無違教

也此試以地官之職也納內也入也揆度也百揆主后土以度百官之事並試以冬官之職而彙領天官也敍次第也時敍言無廢事也賓僚

也出接賓者也四門四方之門謂朝諸侯于明堂東南西北爲外四門應庫皋雉爲內四門也穆穆和敬也言諸侯朝者皆肅敬盡禮無凶人

也此試以春官夏官之職也林麓于山爲麓此山曰[illegible]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堯爲壇于國外大麓之野將命諸侯以舜居攝之事使舜

築之舜入山林而逢暴風雷雨衆懼失常而舜行不迷也猛迷惑也此將命之陟位又試以秋官之職如司儀者也 烈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假

也來也詢當作訊謀也事職也考覈也猶言績也乃猶汝也底定也三載實四門之後三年也蓋堯試舜凡二十年愼徽五典至納于百揆歷三

時最久賓門後又已三年故言總計汝事汝言定可有功今又三載於信益深汝宜登帝位也讓攘也德惪也嗣繼也攘于德推攘于有德之

人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是也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即位正

乃改之故下月正也上日上旬之日也受相付而承之也終成也受堯之成也文彩也文祖者感生帝赤熛怒也火彩明之象故曰文凡祀五

帝之廟唐謂之五府略如周之明堂堯火德故感生于赤帝之時舜將攝位告廟以告天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機也主發謂之機衡橫也謂橫簫也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略如後世之渾天儀也齊平也推步以驗其平也政正也

中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察以齊之所以正四時也舜初攝位而首察之猶堯命歷象也觀象之器古必有其法

遺秦而滅漢宣帝時始鑄銅而爲之象其器失傳劉宋時所作渾天儀傳于齊梁陳隋衡長八尺孔徑一寸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

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在中者曰三辰儀以考日月星辰最在

內者曰四游儀以爲占候者旋轉而窺七政月距地最近其上水其上金其上日其上火其上木其上土也又其上恆星天又其上宗動天無

星所謂九重是也按尚書大傳以旋機爲北極玉衡爲斗柄春秋運斗樞以旋機爲斗魁弟二弟三星玉衡爲斗杓弟五星然古書質實衡何

獨以玉稱恐非也大傳鄭注以七政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然地理人道與天文不同實恐亦非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當作肆謂爲篆从詞也類禋也以事類祭天也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

天之最尊者即北極耀魄寶冬至祭于圜丘者也禋絜祀也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若周禮之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辰二

十八宿也司中司命文昌弟五弟四星也風伯箕也雨師畢也按二十八宿之外又分祭箕畢也伏生則以六宗爲天地春夏秋冬也望遠視

也山川四嶽岱霍華恆四瀆江淮河濟皆遠望以祭也徧周徧也羣神若周禮邱陵墳衍之屬以尊卑次秩祭之也蓋以攝位告天神地祇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句**覲四岳**句**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戢也歛聚也瑞以玉爲信也

五瑞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也古者五等諸侯執所受命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瑁以冒之以爲符驗凡諸侯無過者歸國時復其圭璧仍還

者齎其圭璧故來朝時先輯也既訖也盡也既月盡正月也乃日擇日也覲見也四岳四方諸侯也羣猶覲也牧監察也十二州之長入天子

之國曰牧班分瑞玉也后繼體君也羣后即四岳也堯將禪舜故先收諸侯之瑞既乃使舜受觀返還其瑞若舜新班然蓋令羣牧分授之非

舜一一親班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巡行視也守諸侯所守之職也岱宗泰山也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柴柴也寮也凡祭天神皆積柴加牲其上

而燔之秩豑也次第也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伯子男或視卿大夫也東后東方諸侯協徵之同

和也時者四時月者十二月及閏也日者十日甲至癸也月正二字疑傳寫誤到或曰正者三正子丑寅也同陰聲六同謂大呂夾鍾仲呂林

鍾南呂應鍾也律陽聲六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度五度分寸尺丈引也量五量龠合升斗斛也衡權也稱之平也五衡銖兩

斤鈞石也度量衡法制本起于黃鍾之管故次于同律也修飾也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覲之禮五玉即五瑞也三帛所以薦玉者高陽之後用

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周禮則改之爲纁用五采之事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也贄當作摯相見取執以自

致也如殺也籍也謂授摯之器各異卿大夫上中下士有五也周禮則不用器但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已或曰如與也猶及也蒙上修字存

參卒斂也盡也復往來也往于南而來于西也南岳衡山即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北西岳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北岳

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縣南歸者巡守畢而歸帝都也堯都在今山西平陽府格假也藝當作埶藝禰即文祖也告至于廟古者君出與

歸皆必祭告出不言者文不具耳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周禮巡守以十二年爲期唐虞則五年爲期也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其後四年諸侯分來朝于京

師東方春朝南方夏宗西方秋覲北方冬遇四歲而徧也敷溥也徧也奏進也謂朝時皆進陳治理其國之言巡守時乃明試以功有功則賞

庸民功也能安民者賜車馬後世九錫之典所以首車馬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垗

也畔也定十二州之界也水中可居曰州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因以爲州圖之名十有二州者冀沇青徐揚荊豫梁雍并幽營也禹平

水土始分九州以衛之并州燕以北之幽州合于冀以齊之營州合于青也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九州沿革亙異而其名皆嘗本于舜時也

封爲壇以祭也十二山者職方氏霍在冀岱在沇沂在青會稽在揚衡在荊華在豫嶽在雍昭餘祁在幷醫無閭在幽此外無聞焉疑徐有藪
山梁有岷山嶓有嶓山也濬深通川也川者田間水道畎澮之水所會也禹濬畎澮距川之後猶有未通利者舜更令濬之也　象以
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像也猶式法也刑當作荆罰罪也典刑謂常刑五刑也墨劓剕宮大辟也
其法始制于三苗之君尚書大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又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荀卿非之謂古無肉刑則殺人者不死然怙終賊刑則大辟未嘗廢也流猶放也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如
周禮八議三赦之政或投諸四裔或屏之遠方也鞭笞也官刑辦治官事者不如法則用此刑也扑當作支檟楚二物也教刑學校之刑所以
撻不率教者金赤金銅也贖實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此謂公過非私罪與呂刑所言異也眚過災害也事雖有害于人而實
因過誤者則緩而赦之不待流宥金贖也肆悛也緩也赦置也怙恃也終謂終身也賊殺人不忌也恃其姦宄終身不改及殺人者即康誥所
言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終一作衆謂恃衆叛逆非是再言欽者敬之又敬也惟凡思也恤愉也猶清淨也　流共工于幽
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　流行之遠去也放逐也竄竄也塞也杜塞之使不得通中國也殛誅也責遣之也共工窮奇也驩兜渾敦也三苗饕餮也鯀檮杌也洲當
作州幽州北裔也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湖南澧州永定縣西三危西裔之地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
南羽山東裔之山在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東北江蘇海州贛榆縣西南羿界也四人爲堯大臣諸侯故不刑之上文所謂流宥者也咸僉也
皆也服服也治理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二十八載者自薦降至于納麓舜之徵庸二十載自受終至天下咸服舜攝位八載也堯立七十年而得舜至是九十八
年而殂落也殂往死也落如草木之落也百姓羣臣也喪亡也不忍言死故親之終曰喪子孫持服亦曰喪考父也妣母也三載者方喪三年
如其親也四海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而言也遏止也密靜也寂靜也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言天下之民哀思之甚也孟子引此節爲
堯典可見分篇之僞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上文言正月此言月正者舜即位乃改建丑爲建子故變文記之也
元猶始也元日首善之日也格假也至也至文祖朔者即位于明堂也故有下文出政布令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　詢當作訊謀也謀政治于四岳也闢開也說文引作開闢四門言多開取士之科明四目謂所見博達四
聰謂所聽遠四者四方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謀也十二牧十二州之伯也食當作飭字缺其半而全又誤食也時史記作帝謂堯也柔安也能
怡也猶和恕也遠遐方也邇近地也惇厚允信也德有惠者元善人也而助語詞難憚也猶惡也任侫也柔侫之人也蠻南蠻夷東夷率述也
循也服服也率也此數語舜述堯之治以爲治彙爲下文命官發端也柔遠即協和之事能邇即時雍之事惇德允元即疇咨之事難任人即
吁咈之事也至于蠻夷率服則所謂光被四表者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
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咨讓爲讓暨也能能也姿也猶
賢才也奮猶起也庸功也熙光也帝堯也載猶行也宅居也言有才可起發其功光堯之行者乎將使居百揆之官也百揆六卿之長即周之
天官冢宰也舜以百揆進而居攝今即位故首命此官也光當作侊明也采事也職也惠順疇猶類也伯禹高陽氏才子其父鯀伯鯀也司空
即冬官共工也禹平水土時特命爲司空非常名也至是使居百揆仍舍其名爲共工矣俞然詞也時是也懋勉也拜者首至手也稽首也稽
首下首至地也讓推也推也稷官名其人棄也按凡虞夏書稷字古者皆當作棄周尊后稷以配天乃追改之惟下文帝曰棄乃君命臣之稱
仍而不改也契當作卨或作偰臣名也暨臮也及也往之也禹以之官不聽其所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

稷播時百穀　棄高辛氏之子今爲司馬如周之夏官也阻厄也飢餓也后君也稷米最大爲穀之長故以名官播穀種也時
蒔也更別種也穀謂之百者多種之稱或以稻粱菽各二十蔬果助穀各二十言之非也穀有九黍稷粱秫稻麥菽麻瓜也或云八穀六穀五
穀三穀者略言之耳堯鴻水時黎民困厄于飢棄播穀以敎之故稷爲天官後復爲夏官司馬此舜退述其前功也　帝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契卨也高辛氏之子今爲司徒如周之地
官也五品父母兄弟子也遜遜也順也敷敎也五敎義慈友恭孝也寬從容不迫也孟子述放勳之言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
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所謂寬也此亦遜述其勳功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皋陶高陽氏才子庭
堅也今爲士即周之秋官司寇也猾當作滑擾爲濁濁亂也夏華夏也言擾亂中國也猾亂爲寇羣人爲賊由外爲姦起內爲宄士吏也治獄
訟者也鄉氏謂主衆獄訟則以司馬職服服也治理也就造也歸也三就大罪陳諸原野大夫罪于市朝同族則適甸師氏也宅託也鬱丞之器
也五流謂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也居凥也處也三居謂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
服鎮服蕃服之地也皆當明察其罪能使信服也以上命稷契皋陶三官皆堯在時所命者舜因禹之謙而述其前功以申命之也　帝

日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曁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予余也我詞也工百工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攻金攻皮設色摶埴之工主百工之官即周之冬官司空也司空之名專爲禹立禹升宅百揆故問誰能順治百工勝任此職者其官則仍名共工也垂有巧思字亦作倕高陽氏才子也共龔也具給也殳斨亦作朱斨二臣名伯與亦作柏譽一臣名皆當在八元八凱中諧和也猶耦也往哉汝諧者因禹之讓令率此二人爲佐同供是職與汝往哉往欽哉不同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上謂山陵下謂原隰藪澤草木鳥獸之所生也草當作艸僉當作禹益讓爲嗌古作䔫又名柏翳高陽氏才子與禹同奏庶鮮食者故禹擧之朕虞掌山澤之官周禮有山虞澤虞省名爲虞而官分爲二也朱虎熊羆二臣名疑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往哉汝諧亦使爲益之佐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典敟也主也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典之者如周之春官宗伯也伯夷姜姓之祖秩猶次叙也宗

尊祖廟也夙早也夜莫也惟凡思也寅敬也直正見也淸潔也夔龍二臣名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五聲八音相比而成樂先王之所以飾敎也敎上所施下所效也胄當作育養子使作善也子者王太子王子衆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敎育子弟即周大司樂之職也直正也溫盈也和潤也寬宏也栗凓也悚縮也剛彊斷也無驕也亡也虐暴也簡澗也大也傲倨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心聲也歌詠也長言之也永長也聲者宮商角徵羽是也依倚也聲之淸濁又依長言而爲之律十二律也和龢也調也聲中律乃和也八音鐘磬壎篪琴瑟祝敔笙簫也諧龤也樂龢也相者兩耦之詞奪失也倫類也猶叙也神鬼神也人承祭者也和相應也皋陶謨言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宋蘇軾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夔不當獨自言其功是皋陶謨之文錯簡在此其說是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也惡也讒譖也說談論也殄絕也殄行絕君子之行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也震驚也動也驚駭亂也師猶衆也謂衆臣也侫人足以恐亂朝臣所必遠也納內也入也內言官名所謂王之喉舌也如周之宰夫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者也出者承上言而宣之

于下內者酌下言而達之于上允信也凡思信實則侫人無所行其奸矣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者十二牧及新命之皋陶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夔龍十人也四岳皆以他官兼攝疑即禹稷契等爲之故不在此數禹棄伯夷皆居官久有大功申命之非特救之故亦不在此數也觀呂刑所叙堯臣伯夷禹稷可見或謂當作三十有二人存疑亮當作倞讀爲景如影之附形合而相助也功猶事也帝王治世民事即天事故曰天功此以上皆月正元日敎命之言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句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覈也驗事得實也績功業也黜貶下也陟登用也幽遐隱也明邇所見也言遠近之衆功皆興也北當作兆別也前所遠竄之三苗爲西裔諸侯者其族類或猶有相聚爲惡乃復分析流之他方亦所謂黜也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死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召也庸用也三十當作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陟方巡守也葢分北之後三苗有在南越之地者舜南巡時征之道死蒼梧因葬于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也

汨作書敍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按釐理也汨治水也字从曰不从日

九共九篇按共讀爲貢尙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數語

槀飫其誼未聞僞孔曰槀勞飫賜也按以上十一篇皆亡于西晉永嘉之亂

大禹謨書叙無謨字叙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疑大禹皋陶謨本爲一篇皋謨中禹言亦多故幷叙之合兩人名謨也說文謨篆下但引咎繇謨幷無大禹字亦是一證即曰有之亦亡于西晉永嘉之亂今僞書與傳疑出皇甫謐晚年所撰至東晉枚頤獻之其餘二十五篇並同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文命本史記敷四海約禹貢末數語敏德本康誥萬國咸寧孔子贊易文也舍己從人孟子稱舜非稱堯也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莊子天道文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諭大篇文也皇乾眷命後漢黃瓊傳文也奄有四方詩大雅皇矣篇文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舜云從道必吉

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尸子文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趙策文也無怠無荒乃後漢書崔駰傳文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命在登民左傳文公六年郤文公言也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郤缺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左傳文公七年文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僖二十四年文也時乃功見皋陶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亦皇甫士安束廣微輩偽書也施期見禮記射義夏書曰皋陶邁種德魯莊公引之而中其意曰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降讀爲夅服之夅言郕降于齊是我不德也此莊公八年文而謨用者也黎民懷之皋陶謨文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文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文也汝作士堯典文也聽獄析中者皋陶也故曰民協于中韓詩外傳文也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刑故無小宥過無大王充論衡答佞篇文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文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者也荀子哀公問篇文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舜曰惟予從欲而治荀子大略篇文也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帝曰來禹皋陶謨文也夏書曰降水儆予孟子文也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襄公五年文也禹克勤本史記夏本紀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文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又舜亦以命禹論語文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上文云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又曰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又曰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于道而以贊稽物皆荀子解蔽篇文也允執其中論語文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荀子正名篇文也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國語周語內

史過言也慎乃在位皋陶謨文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文也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墨子尚同中篇文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左傳哀公十七年文也但枚卜者不斥言所卜之謂非惡卜也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公十八年文也習吉字見金縢卜不襲吉左哀十傳趙孟言也禹拜稽首見堯典敢固辭禮子曰毋見論語往故汝諧堯典文也但諧和考同賓協恭之謂元后一人何所諧若謂諧合龜筮則上文已言之矣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與偽書固出一手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動三句苗民

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三苗誓師其後退舞干羽三苗自服一事戰國魏策及墨子韓非子荀子賈誼新書淮南鴻烈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諸書皆有之誓辭見墨子兼愛篇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又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詩隰桑小序也天降之災左莊十一傳文也君以成罰之衆奉辭伐罪鄭語史伯之言也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又書云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皆孟子文也禹拜昌言曰俞皋陶謨文也班師振旅字皆見左襄十傳中

皋陶謨 書敍見前謨議謀也伯禹皋陶相與語于舜前而魏史伯夷述其言也

曰若稽古 句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

曰俞 曰若稽古爲句以下述皋陶之言也允信迪導也厥其詞也弼猶俌也諧給也言人君信能進導其德則臣下有所謀議無不獻見有所匡正無不和聽也如何者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於詞也愼謹也修厥也身有不若謹而除之而又用思深長孜孜無怠也惇厚也也敍次弟也庶明衆賢也勵當作勸勸勉也翼猶夾俌也如堯之九族旣睦百姓昭明也邇近也茲此也識詞也言政之可自近以及遠者由此道也昌美言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心徹爲知人者百官也定靜爲安民者兆姓也惟其皆助語之詞帝謂堯也難艱也不易也哲智惠仁也懷思也而何乎亦皆助語之詞憂慝也愁也遷遁也驚也巧言利口也即靜言令色也恭也令色柔顏也即象恭孔甚也讒若堪壬佞也若柔佞人也皆謂共工四凶不及鯀者鯀婞直自用故治水無功公罪非私慝本不與三凶同且禹當爲親諱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發語之詞行力諸身也言宜諸口也人字衍

文當刪載猶爲也采事也謂所爲某事某事可名言也夏書曰名言茲在茲是也何者問其目也寬綽而能凜凜和柔而能植立謹愿而能恭止二者即洪範所云柔克也亂治也有治才而能敬事擾擾也馴也所剛擾而又果毅直正也能正直而又剛和三者即洪範所云正直也簡約也簡約而有廉隅塞慤也實也剛斷而能篤實義誼也宜也堅彊也能合宜三者即洪範所云剛克也凡人之性寬者不必栗栗者不必寬九德皆然惟相濟乃成其德也彰明也常長也久遠也吉善也能明其德所行有常則成善人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顯也明也三德謂簡剛彊也浚陵也大也有家卿大夫也言三德則可爲卿大夫嚴儼也儼祗敬皆肅也六德謂亂擾直簡剛彊也亮當作諒明也采事也有邦諸侯也言有六德則可爲諸侯翕斂也聚也受承也敷溥也徧也施也敷也翕受者聚之于身謂施者見之于事言天子九德皆備則可以治天下材過千人曰俊乂傑也才過百人曰傑官公卿之位也百僚大夫也師師也先導也師師相師法也工官也百工士也言公卿大夫士皆互相則效及時輔治也撫循也辰時也木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土寄王于四季故謂四時爲五辰也凝堅定也猶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止之之詞下同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逸佚也安樂也欲貪也言天子逸欲諸侯皆效之無于教之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幾機也發動所由也萬幾猶萬端也曠廢也空闕也謂非其人與空曠無異也天工天之官也人謂天子也天子代天以官人不可忽也 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自天子至于庶人同也勑當作敕正也我者對天而言惇厚也五者皆命于天而由我正之使人厚于倫常常性也五禮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等級隆殺之禮如周官典命禮記禮器所言是也自由也庸用也用之由我始也同合會也協衆之同和也衷中也心也言君臣皆守典禮同敬合恭上下和協于心也五服下文日月星辰云黼黻之十二章天子備有之公自山龍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凡五等也章明也謂表顯有德之人也討治也罪犯法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命德討罪非天意人君治事不可不勉也懋勉也 無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承上文而言天之聰明所命者由民所好之有德天之明威所討者由民所惡之有罪畏威也猶孟子引太誓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達通也上謂天下謂民有土之君可不敬畏哉 皋

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也底致也乃發聲之詞汝也予余也我自謂之詞也曰當作日贊進導也襄贊也治理也言我言而可致致于行乎禹然其言謂致可有功也皋又言我無所知思日進導帝德以佐治理而已謙詞也此下帝曰來禹至末皆皋陶謨篇之文僞書分爲兩篇亦也

益稷 書敘作棄稷棄稷篇已亡于西晉永嘉之亂僞書割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當之且改名益稷誕妄已甚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來者揖而進之使前也孜孜汲汲也禹言皋陶陳謀已備我復何言惟汲汲自勉而已昏瞀也病也墊陷也乘登也躋也載亦乘也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澤行乘輴也隨從也刊栞也槎識也謂循行山路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奏進也鮮鱻也生也生食謂鳥獸魚鼈也決行水也九川九州之川江淮河渶沈渭洛駉水鼎水也距岨也止也四海今山東登州爲東海直隸天津爲北海江蘇揚州爲南海甘肅塞外爲西海各因水道所歸而放而致之也澮深通川也畎澮田間水道也包遂與溝洫而言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謂之溝倍溝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水自畎注于遂以至于澮各小水會而爲大水謂之川艱土難治也艱食謂百穀此鮮食之鮮謂爲尠少也與上文不同懋貿也易財也遷徙也化貨也財也金玉龜貝泉布布帛之屬皆是居居也猶積貯也言食少之民使徙他物之積以易穀調有餘補不足彼此相濟即周禮之商賈阜通貨賄也烝衆也多也乃曳詞之辭也粒立也猶定也詩曰立我烝民作始也乂嬖也治安也言害去利興厚生利用天下有以安定而始得治安也師遷也猶取法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愼綠也位帝位也安定也止時也猶靜也言躁妄動動則擾民也惟凡思也幾殆也康寧也安也直靜爲弼丕大也應和也言君能思危圖安以有弼者爲輔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大應徯係也絜東猶深清也志意也申繼也用以也休喜也美也言深清其意以明受天寵天將重命汝以美惠謂符瑞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近也即下文所言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反覆言此謂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之者也 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申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作爲也手足所以動作耳目所以視聽君資欲臣以爲輔猶身資五官四體以爲用也左右助也翼如鳥翅之佐其身也治功曰力四方者非巡守之年有中則使于四方惟臣爲之也爲僞也作也觀諦視也古人黃帝時始爲衣裳者也象像也形也象形之字如繪畫然華衆也華蟲五色之蟲如華五色謂鷩雉也羽毛鱗甲之屬皆謂之蟲會合五采而畫之于衣三辰山龍雉爲六宗也宗彝宗廟祭鬱鬯之尊畫虎蜼其上故謂虎與禺屬之蜼爲宗彝也藻水草有文者粉米白米也別于未去穅之穀故曰粉米黼白與黑相次文刺爲斧形者也黻黑與青相次文刺爲兩己相背之形者也絺繡也絺繡所紩也繼五采備也摺采絲而刺之于裳帛藻火米斧黻爲六章也其質曰采既用曰色衣裳皆謂之服用以衛體者也明明其尊卑等級之禮也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則衣五裳四爲九章侯伯自華蟲而下則衣三裳四爲七章子男自藻火而下則衣三裳二爲五章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衣一裳二爲三章也至周而日月星三辰畫于旗不施于衣故袞冕九章自龍而山而華蟲而火而宗彝皆繪于衣自藻而粉米而黼而黻皆繡于裳鷩冕七章無龍山毳冕五章無華蟲與火希冕三章無宗彝與藻而士元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與虞制不同也聞知聲也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凡十有二但言律者舉陽以該陰也以律同龢五聲施之八音合而成樂在察也治理也忽統也亂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五聲之言角爲木爲仁爲民商爲金爲義爲臣徵爲火爲禮爲事羽爲水爲智爲物宮爲土爲信爲君也出者作詩以播之于樂納者采詩而獻之于朝汝聽助君之聽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畏也棄僻也弼如檄之正弓也從从也順以相聽也後言謗也謂我有棄僻之行汝當匡弼我無面諛而退有誹言也四鄰疑丞輔弼也伏生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頑愚鈍也讒佞也老雖不齊也在察時是也侯侯也射侯也言頑鈍之人老雖之言汝若不察于是當以大射擇士之禮明察其善惡射可以觀德也撻扶也記使之不忘也即學記之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識知也書籍之竹簡以識其過也生猶育養也言撻之書之正欲其育養之以並至于善也工樂官也內言合語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禮記文王世子云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曰乞言合語之禮皆小

樂正詔之于東序即其半也謂暢發其義也格容也敬也言能敬而改之也則曾也猶乃也承受也庸用也受而用之即王制所云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也否則威之即移郊移遂或屏之于遠方終身不齒也
禹曰俞哉帝句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會敍
帝爲句光天之下謂日月所照之處隅猶傍也蒼艸色也至于海角凡草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黎衆也獻賢也有善行者也共俱也言
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見能舉用之嘗獨子乎敷溥也徧也納内也入也言所以觀其志也庶當作試猶之考驗也功所以考其事也庸用
也車服謂命爲士大夫所以養其才也讓推也應猶答也不時不如是也罔亡也無也言不如是則天下賢愚溥同無別雖日進用人才而無功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
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

德時乃功惟敍皋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史記無若上有帝曰二字予創上有
禹曰二字當從之丹朱堯嗣子封于丹淵爲諸侯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傲戲也堯庶子九人之一論語奡盪舟管子宙合篇若傲之在堯是
也慢惰也遊即遨字遨也好說也傲倨也虐殘也作爲也頟頟猶鄂鄂杌隉之貌二人見洪水時人皆乘舟今水已治二人猶居舟中領領使
人推行之蓋水淺舟滯故也朋即鳳字讀爲堋比黨也謂二子遊蕩于家淫淫不止也引以禹無私不肯之子殄絕也言處賓雖在位羣則
不得其死殄絕其世予禹自謂也創懲懼也娶取婦也塗當作嵞嵞山在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其國近此山故爲塗山氏也始娶三宿而帝
命治水其後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蓋因禹事而遂爲故也啟禹子也呱呱小兒啼聲泣出涕也子慈也愛也荒奄也猶遠也度量也猶
謀也言八年于外三過門而不入但聞啟呱呱之聲不遑撫字其子惟水退之後遠度土功也五服甸服通王城千里侯服二千里綏服三千
里要服四千里荒服五千里以其重疊圍繞皆所以輔王城故謂之弼師遂也猶伯也十二師各爲一州之伯九州一百八師以佐其牧也外
要服之外也薄迫也近也四海謂荒服之國也建立也五長一國之中立五人以爲之長也迪導也即就也言師長各導有功惟苗頑弗受功
且上方猶當也下方旁也溥也舜言導吾德于諸侯是汝之功有次第若如苗之弗率皋陶方敬以次而溥施象刑惟明克允也古兵刑一
官兵亦刑也舜禹此言蓋王分北三苗之前矣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戞拊也刮也擊支也鳴球玉磬也石磬在階玉磬在堂搏拊以帛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
以節樂琴五弦瑟二十四弦四器皆堂上之樂以詠者工入升堂歌詩也祖謂橋牛句望敬康與太祖顓頊考謂瞽瞍格假也至也來格者五
廟之神來至也虞賓丹朱也羣后諸侯助祭者德而登之升堂揖讓之容也下堂下也管如篪六孔鼗鼓小鼓有柄有耳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合合樂也堂上堂下柷聲並作止樂終也合樂之時擊柷以始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其名曰止投而撞之作聲止樂之時櫟敔以節之敔狀
如伏虎背有刻二十七以長尺之木曰籈者櫟之三也笙者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簧以薄金葉爲之大者十九管小者十三管鏞大鐘也鄭康
成讀笙爲生謂東階生方之鏞磬讀庸爲功謂西階成方之鏞磬者以笙鏞二器細大不倫耳以間者堂上堂下之樂間代而作也蹌蹌飛舞
之貌簫箾也竿舞也簫韶舜所制樂名或曰簫之言肅韶之言紹言肅敬以儀堯也樂備作謂之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則變而更奏九成即周
禮所云九變也雄曰鳳雌曰凰凰當作皇讀爲犁瑞應之鳥也儀儀也匹也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也此節猶周禮大司樂所言以致鬼神祇
以安賓客以和邦國以作動物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
輕擊曰拊拊循也石謂大磬編磬石磬難和故舉石以該衆樂詩曰依我磬聲是也率遵也百獸相導而舞言感通之機無不類聚也尹治也

允信諧和也猶大司樂所云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或曰尹當作民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
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
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勑當作勅誡也時猶一日二日也幾萬幾也言君臣皆當誠敬天之所命無
時無事而可怠忽也歌詠也長言之也股肱大臣也喜樂也猶和也元首君也起立也猶振作也百工庶官也熙興也言同力備治也魏晉而
上字無四聲之別故喜熙通爲一音颺揚也續也念常思也帝歌以戒臣工皋陶言羣臣當念帝之戒也率遂也先導也作爲也興起也事職
也憲法也屢即廛字讀爲數亟也省察也乃詞之難也賡續也載再也再歌以戒君也明古讀若芒良善也康寧也安也又有繼之詞也亦當
讀爲再復歌以責難于君也脞當作挫叢脞雙聲連語繁碎之意足以亂大政也惰不敬也墮毀壞也此一節君臣交儆有虞之治所以冠于
百王也

尚書古注便讀卷之二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此篇作于虞時而繫之夏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書敍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按敍闕作禹貢三字貢獻功也下之所納于上者兼田賦言之凡取于民者皆民之所獻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隨循也刊栞也槎識也斫大木爲誌以表其道也奠定也正也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此三者乃大禹治洪水之大綱也

冀州既載 水中可居曰州昔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冀州統舜幽并二州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不書其界者王者無外尊帝都也今山西全省河南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直隸之順天順德廣平保定宣化永平六府及河間正定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盛京奉天錦州二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帝都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既發語詞猶已也載才也猶始也九州之次即禹治水之次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山在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河水注其中如壺也治理也沿也鯀未施功禹叔始治之也急河流之衝也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山皆雍州境而此並言者治壺口之後即東至梁山而旬之治梁後又東至岐山而兼治汧渭漆岐雍諸小水蓋功相因而事乘便與壺口實一役者也故移言于此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亦治也因鯀之功而修之也河道既通而後汾水可治故壺口先治而後太原可修原遼也廣平曰原大原原之大者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地也岳太岳一名霍太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之東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也此治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沛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底致績功也衡橫也其水橫流入河也漳水有二清漳出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而濁漳入之濁漳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東南流至河南與清漳合又東北流至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而入大河此治沛水淇水漳水也

厥土惟白壤 厥惟皆語詞厥猶其也惟猶爲也壤柔土也其質無塊而性和美其色多白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稅也賦有九等上上第一等也錯遺也雜也雜出第二等也鄭氏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遞而至于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也按一夫之稅五十畝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惟井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井也又左襄二十五年傳賈逵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之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邱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長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此雖通計山林等九者與田賦不同然田有肥磽統一州言之其懸殊亦當如是耳此州獨不言貢者天子封內之地王近惟入穀稅不以他物當之凡所需用令有司以價市于民不煩諸侯貢饒也

厥田惟中中 地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功作力穡穀而藝之曰田地形有高卑高則水患輕卑則水患重雍州最高故其田上上揚州最卑故其田下下也田分九等者皆地之形勢備水有緩急非言田之肥瘠樹穀有厚薄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恆山至保定府祁州合滋河而入蠡水衛水出今正定府靈壽縣良同村東南流入滹沱河從隨行也順其道而行也大陸澤名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趙州隆平寧晉二縣地作爲也猶言藝也

鳥夷皮服 鳥夷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服用也衣裳所以便用也鳥夷衣皮故貢皮服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鳥夷皆阻于厥貢之末此州無貢篚之文故記于此不言貢者夷民非在州內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亦不徵他州之夷當亦然也鳥僞孔作島非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挾持也右又也人右手也碣石山當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海傍非今武定府之碣石亦非今廣東之碣石鐵也禹由碣石西北行繞冀州之境而碣石在東爲右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而碣石又在西爲右如挾持之者然也治水既畢而禹復巡行者周觀地之肥瘠以定賦之高下也河史記作海似亦可從

濟河惟兗州 濟沛也四瀆之一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至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入海若濟水則出今直隸趙州臨城縣贊皇山別一水也河出今西城縣昆侖山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兗當作沇即沛水上流州以沇水得名也兗州之界今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正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河南之衛輝府東南境皆是也東南距沛西北距河

九河既道 河水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也春秋時齊桓公塞其八枝春秋佐助期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壤關八流以自廣也蓋并歸徒駭河爲一皆徒駭胡蘇簡絜皆當在今直隸河間府大史當在天津府馬頰覆鬴鬲津皆當在今山東濟南府鉤盤當在今武定府九河大約在三百里間也道者疏之而各行其道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舜所漁處也澤水艸交道之池也既澤水得所鍾也灉沮二水俱出今濮州西北平地會同者合入于雷澤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其地宜蠶桑因名桑土即鄘詩所謂桑中也在今濮州桑蠶所食葉木也蠶任絲蟲也灉沮歸澤而後其地可蠶也是語詞猶則也降下也丘土之高處非人所爲者宅尻也此州在河濟之間洪水爲害尤甚民皆依高丘避之今得下尻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蚡也蚡鼠能穿地起土故謂土之潰然而起者爲墳周禮草人墳壤用麋是也馬氏謂有膏肥則識墳爲膹也草艸也繇蔭也草盛貌木曰曲直條者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

賦貞作句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不言者時未定賦也貞正也作起而耕治也兗州當河下流之衝水激
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民甫始耕作用力正勞必至十三年乃可定賦與八州同也載才也年也
同合會也其定賦亦當下下爲第九等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九貢皆謂之貢其供衣服之用者謂之篚別其物也
漆桼也木汁可以髹物絲蠶所吐也篚匪也篋也所以盛幣織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以充天子郊廟之服凡貢篚之物皆隨時貢以當邦
賦非于賦稅之外更有取于民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浮氾也濟泲也漯當作濕濕水本出今濟南府禹城縣至青州
府高苑縣入海禹治河時于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大伾山分河之一支東北流巡山東曹州府朝城縣至濟南禹城而與漯水合故禹城以南
朝城以北之河亦皆被以漯名也因水入水曰達禹巡行州境蓋由泲入濕由濕入河也海岱惟青州海東海也岱東嶽太
山也在今山東泰安府青州之界東北跨海西南至岱今山東之登州萊州青州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即舜時所分之營州
州爲今盛京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地皆是也嵎夷既略嵎夷即堯典之嵎夷略者經理田土也巡其邊界而用功不繁
曰略濰淄其道濰水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淄當作菑淄水出今青州府博山縣原山之
陰至青州府博興縣北入泲其語詞猶既也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當作瀕水厓也廣遠博也斥當作㡿澤也鹹

尚書古注便讀 卷二 三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鹵之地可煮爲鹽者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等賦第四等厥貢鹽絺海物
惟錯鹽煮海水爲之古者宿沙初作鹽絺葛之細者也海物海魚也錯雜也種類不一也岱畎絲枲鉛松怪
石畎猶谷也枲麻也鉛青金也錫之下者爲鉛松喬木也怪異也怪石武夫之類似玉者也萊夷作牧萊夷萊山之夷古萊
子國也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按登州萊州二府皆古萊夷地也作爲也作牧畜牧爲業以周禮任牧以畜事例之是當貢鳥獸也厥篚
檿絲篚匪也檿山桑也材可作弓及車轅食檿之蠶其絲堅韌中琴瑟弦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山東泰安
府萊蕪縣原山之陽至東平州安山鎭入于泲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界東至海西北至岱南至淮今江蘇之
徐州淮安二府海州安徽之泗州及鳳陽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及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是也南幷青于徐故爾雅濟
東曰徐州周幷徐于青故職方正東曰青州也淮沂其乂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胎簪山東流入海今于江蘇揚州府江
都入江者蓋春秋時吳伐齊于廣陵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淮安府山陽縣之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
故道也至晉于江都縣之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明初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即今之運道也沂
水出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臨樂山至江蘇徐州府宿遷縣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也乂受也治理也蒙羽其藝蒙東蒙山

也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費縣北羽山在今郯城縣東北江蘇海州贛榆縣西南藝當作埶種也言可樹藝五穀也大野既
豬大野澤名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其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泲水所鍾也自漢及元河皆決入及河益南徙而涸爲平陸矣豬都
也會聚也東原底平原邍也東原地名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及泰安縣之西南境也平兮也辯治也厥土赤埴
墳埴黏土也細密而膩也草木漸包漸蔪也艸進長也包勹也叢也言木豐茂而積密也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徐州亦有五色之土貢之所以爲大社之封也周書作雒
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
以爲土封此制以爲貢者意亦爲是用也據太康地記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有五色土羽畎夏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華也
有采色也翟山雉長尾者其屬有六素質五采曰翬青質五采曰搖按翳也南方曰壽按翿也東方曰甾按鶅也北方曰希按鵗也西方曰蹲
按鷷也車服器用旌旄衣服之飾及樂舞皆用之嶧陽孤桐嶧山亦名葛嶧山在今江蘇徐州府邳州西南非今山東兗州
府鄒縣之山也桐榮木也如梧而皮白不實其材中琴瑟孤特也特生之桐本幹高挺而無枝也泗濱浮磬泗水出今山東
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西南流至曹州府鉅野縣分爲二支一入菏一入淮也濱當作瀕磬樂石也浮磬者石浮生水涯土中不根著也以爲

尚書古注便讀 卷二 四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磬其聲清越淮夷蠙珠暨魚淮夷今江蘇揚州淮安二府近海之地也蠙蚌也珠生于蚌者謂之玭珠之美者也暨泉
也及也此魚亦海魚也厥篚玄纖縞玄黑而有赤色者纖細也縞緇也緇之精者曰纖縞也朝祭之服元端用之或曰黑
曰玄黑經白緯曰纖白曰縞三色絹也存疑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作菏菏澤澤名泲水所鍾也在今山東曹州府
菏澤縣東南其支流之水至兗州府魚臺東流入河禹南浮淮以浮泗由泗以達菏徧徐州境也淮海惟揚州揚州之界
北至淮東至海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河南之汝寧府湖北之黃州府皆是至福建省見于周禮兩廣地闊于漢武雖禹時當亦在五
服中而但爲聲教所暨不在九州之內也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澤名在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二縣南康
府之都昌縣地周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其所豬水有九湖漢也豫章也鄱也餘也脩也盱也蜀也南也廬也九水總名爲贛水自南安府
流至南昌府入彭蠡陽鳥隨陽氣南北避寒就暖鴻雁之屬夏小正正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是也攸語詞猶所也居尻也處也此鳥常居于
洲渚之間彭蠡豬而爲湖則陽鳥得安所居矣三江既入三江鄭氏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
故合漢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會彭蠡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自此謂下南北合爲中江即大江也謂之三者據上流言之耳入內也從
上俱下也而東入海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廣袤八百里亦名五湖以太湖匯隔湖洮湖射湖貴湖爲

五也處具區則別一藪非此震澤定安止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箭屬小竹也可爲矢簜大竹可爲弓幹及符節敷陳列也夭少長也喬上竦也 **厥土惟塗泥** 塗當作涂汙也淤也泥埿也淖也塗泥淫而漸洳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六等少故曰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此金謂銅也品衆也猶類也三類黃白赤三色也他州或貢鏐鐵銀或銅貢錯揚州有錫山故貢銅史記貨殖傳云吳有章山之銅是也疑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漢之丹陽郡故鄣郡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齒象牙所以飾角弓兩頭革犀兕之皮所以爲甲冑羽鳥羽所以飾旌旄者毛犛牛尾所以注干首所謂旄也木偁孔傳爲楩梓豫章之屬然惟木二字史記漢書皆無之疑衍文 **島夷卉服** 卉艸之總名此州下濕故衣艸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如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艸笠而至尊野服也所謂黃衣黃冠也鳥夷僞孔亦作鳥夷 **厥篚織貝** 貝錦名錦如餘泉餘蚳之貝文者詩曰成是貝錦是也凡先染其絲爲數色間雜織之以成文曰織惟士不衣織 **厥包橘柚錫貢** 包勹也裹也以茅蕴之橘樹碧而冬生果似橙色赤味甘柚似橙而大皮厚味酢其美錫賜也猶降也橘柚必待錫命而後貢口味之細非常貢也此王肅義當從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緣水而下也禹時江淮未通必沿江入海由海南行施功蹟澤而後自海達淮自淮達泗歷揚州之境也自淮達泗當在今江蘇淮安府淸河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界北至荊山之南南跨衡山之南荊山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其地今湖南全省湖北之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宜昌施南八府及襄陽府之南境又四川敘州重慶夔州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府之貴州遵義府皆是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出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北西番界大分水嶺流至江蘇通州入海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流至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合江入海朝宗者諸侯春夏見天子之名二水合一赴海猶諸侯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也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九江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也皆從山谿所出始發于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至黃州府蘄州合爲大江孔空也殷盛也衆也言九江其孔衆多治之此雖而勞也史遷以孔殷爲甚中于文背解故从鄭義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沱疑即夏水也在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首受江水流至安陸府京山縣入漢潛水未詳疑亦在今安陸府潛江縣上下也馬氏曰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當是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者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雲在江之北今湖北安陸府之荊門州京山縣漢陽府之漢陽縣沔陽州荊州府之監利縣德安府之安陸縣黃州府之黃岡麻城二縣蘄州地皆是也夢在江之南荊州府之枝江石首江陵三縣地是也夢小而雲大合而言之

亦曰雲夢也土者水退土見也乂雙也作乂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塗泥與揚同田第八等賦第三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所出與揚州同晉語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君謂楚成王也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楚子亦成王也 **杶榦栝柏** 杶木似樗中車轅榦謂柘木弓材之美者栝檜也檜木柏葉松身柏椈木也 **礪砥砮丹** 礪當作厲旱石也砥柔石也皆可以摩利刀刃礪粗而砥細砮石可以爲矢鏃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丹巴越之赤石也丹沙可以爲采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竹名聆風也細長無節楛木葉似蓍莖似荊而赤二物皆勁中矢笴楛又可幾以爲笴屈以爲叙也三邦未聞貢厥名者貢其有名之善材也 **包匭菁茅** 匭糾也猶纏結也既包裹而又纏繞約束之菁精也茅菁之不滑澤有毛者也菁茅可縮酒又以爲藉之祭祀用焉故貢之而言精也管子謂齊桓公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是也 **厥篚玄纁璣組** 纁淺絳色也凡帛以朱漸丹秫染之三次則成赤所謂纁也四次則爲朱至五次入黑而爲緅六次入黑而爲玄則黑多赤少矣染元纁者當夏暑熱則良荊地燥故著也組織絲有文圜者以爲帶綬謂之璣組者組綬上下貫佩玉而以蠙珠納于其間有珠之不圜者曰璣也此州所篚貢組非貢璣也或曰組文似璣猶織之名貝亦通 **九江納錫大龜** 九江之中產大龜納內也入也大龜長尺二寸天子之守龜所以卜也亦必錫命而用入之非常後之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進也江漢與洛不通必遷陸而後達也洛雒也雒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南河者豫州之北界至于南河將至豫州也此禹治水施功之敘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界南至荊山之北北至大河今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安徽穎州府之西境湖北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是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今河南陝州盧氏縣熊耳山至河南府偃師縣入洛洛雒也見荊州瀍當作廛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至洛陽縣入洛三水皆入洛而洛至鞏縣東北入河也 **滎波既豬** 滎熒也波播也熒播澤名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滎澤二縣地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楚逐晉魏錡及滎澤此其地也東漢時已塞爲平地豬都也 **導菏澤被孟豬** 導引也猶開通也菏澤水所鍾也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被彼也往有所加也孟豬即望諸明都也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皆禹疏之以衰沛勢蓋治洶耳復出之沛也引此水以加于彼水消菏澤之盛而沛水得所鍾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黑剛土也其性疏散不黏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紵麻屬亦枲也細者爲絟粗者爲紵纖細

也纊絮也綿之細者錫貢磬錯錯厝也厲石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磬爲玉磬厝所以治之浮于洛達于河洛雒水也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也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即惇物也黑水出今西番界南流入蠻南即金沙江也又東至四川敘州府南入大江梁州之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今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府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秦二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成都保寧順慶雅州嘉定潼川寧達龍安八府眉邛瀘資綿茂雅忠酉陽九州敘川重慶夔州三府之江北境及雲南貴州之北境皆是也岷嶓既藝岷當作崏嶓當作番岷山自今甘肅鞏昌府岷州以西直至四川成都府西境跨雍梁二州嶓冢山自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以北直亙甘肅秦州西南支脈聯屬寔一山也山形如冢故名沱潛既道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沱水古以爲在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東或以爲在今茂州汶川縣鄭氏謂在今眉州彭山縣也潛水古以爲在陝西興安府安康縣鄭氏謂即西漢水伏流復出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即嘉陵江也蔡蒙旅平蔡蒙山在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旅敍也曠祭也平号也辯治也和夷底績和桓也桓水在今四川雅州府滎經縣和夷桓傍夷所居之地也厥土青黎黎之言壚也色青而實疏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九等者少又或雜出第七等第六等者爲更少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鏐也黃金之美者所謂紫磨金也鐵黑金也

銀白金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熊羆狐狸熊似豕山居冬蟄羆大熊也黃白文皆猛獸其皮以爲射侯狐妖獸也狸伏獸似貙皆毳毛溫煖以爲冬裘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飾也猶服也衣皮之民西戎國也西傾雍州山在今甘肅鞏昌府洮州廳與四川龍安府松潘廳接界因栩也猶造也桓是桓氏也按相亙也宛轉盤曲之意氏阺也陵阪也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陝西鳳翔府隴州汧陽縣一路皆隴阪來麥也又及而行至也自古以來字爲行麥以麥字爲米牟蓋相承互誤也因桓是而來者蓋西戎之人自今洮州廳岷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鞏昌府之西和縣而達雍州之境也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潛即西漢水也沔水亦漢之上流名沮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猥谷至沔縣與漾水合故漢亦名沔也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首陽山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入河禹自嘉陵江泝流而至今四川保寧廣元縣北舍舟而陸越嶓山而至陝西漢中府沔縣南入沔又逾越歷褒斜二水至鳳翔府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逾亂于河凡正絕流而渡曰亂亂河則至雍州矣黑水西河惟雍州雍當作雝雝州之界西至黑水東至冀州西河此黑水謂在大河之北出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雞山至安西州敦煌縣者雍地今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興安六府乾邠鄜綏德四州漢中一府除鳳縣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九府肅迪化安西三州秦州除徽縣兩當縣皆是也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弱水既西溺弱

止弱水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西即西域所謂流沙河也出窮石山歷水萬折必東此水獨西流既西順其道也涇屬渭汭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崆峒山東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入渭屬注也猶漘也汭水相入也水所入曰汭猶內也漆沮既從漆水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至耀州合沮水沮漆也水出今陝西鄜州中部縣至西安府富平縣入渭既從者從渭而入于河也灃水攸同灃當作豐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終南山至咸陽縣入渭同會合也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山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南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枝故名旅謝祭也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八百里惇物山一名垂山在今鳳翔府郿縣即終南之北峯也按敦古文作物物疑物之形誤耳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原隰今陝西邠州及三水縣皆古豳地詩小雅畇畇原隰大雅度其隰原是也豬野都野也澤名在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即休屠澤也原隰之水皆退豬野亦得所鍾矣三危既宅三苗丕敍三危之地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南既宅者地可託居也丕大也敍次第也舜所竄之三苗安居于三危亦大有次第皆順敍也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故美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雍田形視他州最高水患爲輕故曰上上雍賦定爲中下者或居民尠少或田貧磽瘠當時酌定其制田與賦原不相蒙也他州皆

然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美玉也琅玕玉之圓似珠者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龍門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有關其下即禹門也廣八十步禹槩之西河冀之西河也會合也逆流曰會渭汭渭入河處在今華陰縣也禹周歷雍州之境其道如此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按此西戎之國禹時不在州內故篇末附敍之也織皮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因山以爲國號此崑崙在今甘肅蘭州西南析支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渠搜當亦在西寧縣塞外也即就也猶造也導岍岍按當作汧平頭山也史記漢書作汧以水名山也汧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即吳嶽也岐在今岐山縣荊有兩枝荊在今同州府朝邑縣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導引也水多發源于山治山之脈所以通水山有首尾故以導言之東䧙臨河河謂冀州西河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也壺口太岳見冀州底柱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在今河南陝州東析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西王屋在今絳州垣曲縣西太行山起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餘亙山西河南直隸之境恆山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入海者山脈入海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

至于陪尾西傾見梁州朱圉山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西南鳥鼠見雍州太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熊耳山在今河
南陝州盧氏縣西南接陝西商州境外方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綿亘一百五十里即中嶽嵩山也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
東接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境胎簪山其支峯也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導嶓冢至
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冢見梁州此荊山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內方山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西
接荊門州周百餘里大別山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即魯山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岷山見梁州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即南嶽也亦名岣嶁山過猶逾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在今江
西九江府德化縣南至南康府星子縣境朱文公以爲即廬阜也不言導者九江蒙導嶓冢之文也按岷山至衡山相距數千里又衡山在江南九江
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山之脈絡不可考宜從蓋闕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
總言導水也水皆自西北而下故導之有敘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西餘波支流也流沙即居延澤也出鍾山形如上
弦之月其沙隨風流行西南至南海甚弱水自甘州府至肅州其支流東入塞外之流沙又西南歸于南海也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此黑水在大河之北者見雍州三危山在今甘肅鞏昌府岷州塞外雲南麗江府之北鄭氏云在鳥鼠之

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是也黑水入海之原委則自西番入雲南界至順寧府雲州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也導河積石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
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洛汭洛水之北爲內也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大伾
大坯也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南漳水降水也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至潞城縣入濁漳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迎也逆河者海
口有潮迎河故以爲名也今直隸天津府靜海縣滄州鹽山縣南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霑化縣北境當皆爲逆河之地由是而入渤海也按
河源出今西域星宿海東北流二千二百餘里至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之積石山禹導之自此始又東北流出長城東流又南流
入長城西南流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之龍門所謂禹門也由華陰縣東流經河南陝州懷慶府河南府衛輝府至山西潞安府直隸保
定順德二府及德州乃北分九河于河間天津二府山東濟東武定二府之間又合而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也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
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所謂東漾

水也滄浪之水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三澨水名在今安陸府天門縣有司馬馬溪石家三河後世謂之三又水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武
昌府江夏縣北境匯回也轉也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江蘇常州府北入海在今江蘇通州蓋漢水隨地得名自今湖北襄陽府過安陸府至
漢陽府關大別山之陂入江而門乃東轉至江西入鄖陽湖又東歷江蘇常州府至通州入海也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句會于匯東爲中江
入于海岷山沱水見梁州別分也澧醴也水出今湖南澧州永定縣歷山至安鄉縣會赤沙河入洞庭湖九江見荊州大阜曰陵
東陵在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西北即大蘇山也迆衺行也會合同也匯蠡上文言彭蠡也江自東衺行而北矣又南會于鄱陽湖爲南江遂
東出而別爲中江也按江出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北西番界大分水嶺東至眉州爲沱又東至湖南澧州其流自東而北過湖北黃州府又
稍折而南會于江西之彭蠡乃東出而北經安徽至江蘇蘇州府之北通州之南而入海也導沇水東流爲濟入
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
東入于海沇古文作㕣山間陷泥地也以爲水名別製沇字以爲州名又妄作兗字耳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陂
見而伏至孟縣而出爲濟濟沛也至溫縣之東南入河溢洪也水蕩泆也滎熒澤也在今開封府邱再成爲陶邱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

南菏澤見豫州汶見青州會汶在今兗州府壽張縣至青州府博興縣而入海也按沇水三伏而四見一見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再見于孟
縣而爲濟伏而入河三見于開封府滎澤縣四見于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而不復伏河水濁沸水清故伏見皆可辨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泗沂見徐州桐柏見導山會泗在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西南沂之入泗在今徐
州府邳州西南入海在淮安府安東縣西也禹時江淮不通至春秋時吳伐齊溝通江淮晉永和中又改開山陽瀆隋又廣之至明初循故跡
開運河以通清即今之新河也按淮今自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流至光州固始縣入安徽潁州府鳳陽府泗州入洪澤湖東北出江蘇淮安
府清口東則會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而入揚子江也導渭自鳥鼠同
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首
陽山南谷禹自其東南鳥鼠同穴二山導之鄭氏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
如家鼠而短尾穿地共處鼠內而鳥外灃涇漆沮皆見雍州合灃即灃水飲同也合涇即涇屬渭汭也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按渭自甘肅蘭
州府東至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會灃高陵縣會涇富平縣過漆沮至同州府華陰縣東北而入于河也導洛自熊耳東
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水皆見豫州熊耳見導山洛雒水也出冢嶺山

而東北來自熊耳之間故曰熊耳天門也禹導洛自茲始會澗瀍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會伊在偃師縣入河在鞏縣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九州之山土川澤四海也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同齊一也言均治也隩墺也東西南北四方土可居也九山冀岳青岱荊荊衡梁華岷嶓蔡蒙雍岐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滌洒也源當作原清其源則流自順也九澤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播菏澤孟豬豬野也陂隄障也水皆得所鍾也四海冀青徐揚四州之海即下文東漸于海四州瀦海而凡天下之水皆順其道而歸合于海也中國在大地之東南一隅故惟見東海南海而禹時幷不及南海惟冀水言之其寔非梁雍幅員之所及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孔甚修治也庶衆交俱也凡墳壤壚塗泥之美惡上中下九等之高卑莫不是正也底致慎謹也財賦謂貢篚之物也咸皆也則科等也三壤冀白壤豫惟壤雍黃壤也以此爲則而等畫之成上中下九等之賦也此總結九州之土田貢賦也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中邦五服之內萬國也錫賜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姜姬姚嬀是也凡見于山海經者一百十七國得姓者二十有一祇敬也台怡也猶悅也德惠也先前進也距岠也猶抵抗也天子之德盛故九州敬悅之而我政教號令之所行皆不抗違也此起下文弼成五服之事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言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制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古以周尺八尺爲步按以輿地形勢言之正北長城外皆非中邦之地五服除冀州甸服必不能方乎正直四面相距如一爲方五千里亦設法以便計算也且鄭氏以周禮之九服說禹之弼成五服每服一面加五百里是五服爲方萬里恐非經意當從史記以總銍秸粟米即甸服內之五百里也甸治田也服服事天子之意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納內也入也總聚束也謂入所刈禾也銍短鎌也謂以鎌斷去藁稈之半者秸稭也上藁又去其皮留近穗細莖也服者三百里內皆服藁役不計其齎送之費也粟穀實也鑿去細莖者也米又去穰皮也物之輕重以遠近爲差物之多少以精粗爲量必有均勻折算以符什一之稅者特以遠近較取攏之難易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謂之侯者據禹時執玉帛者萬國除王畿內四百國每州當封一千二百國諸侯較多故即以爲稱也采取也九州之牧典貢職者猶周制千里之外曰采也男之言任任王事者也周之男服采服蓋取之此諸說也侯之言候候逆順兼司侯王命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揆度也奮猶振也衛翊護也言屏內以禦外也在王畿千三百里之外已近要荒故重武備也周之衛服蓋取諸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要約也夷蠻戎狄在于約束之也夷九夷言夷以該三者也周之夷服蓋取諸此蔡馬注法也蔡爲粲謂[illegible]讁辠人于此也鄭注蔡之言殺蓋讀爲衰謂減殺其貢賦也二說皆通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荒蕪薉也地廣大荒而不治者多也馬注鄭教荒忽則讀爲悅爲忘失之蠻六蠻言蠻以該夷戎狄也周之蠻服蓋取諸此流者其人民逐水艸遷徙無城郭常居處如水之流移無定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句**訖于四海** 漸進也進也被彼也往有所加也朔北也暨泉也與同也聲名教化也訖止也東漸者冀青徐揚極東之境也西被者荊梁雍極西之境也南北不言所至者冀梁雍北境外皆瀚海沙漠民人稀少徐揚荊南境外爲今之閩浙兩廣不隸版圖故泛言預于聲教者耳此四海亦約略識之南西北三面之海實非目之所經身之所履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錫帝賜也元天水之色圭公侯伯瑞玉也舜錫禹元圭以酬庸也以勞定國曰功至是告成功于天下爲大禹王業之所基也又按書緯旋機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台同乃主則以元圭爲上帝之錫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同此似皆今文說存參

甘誓

誓以言約束也軍旅曰誓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有扈夏同姓之國淮南齊俗訓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云庶兄不知何據莊子禹攻有扈說苑禹與有扈氏戰呂覽先己篇又以爲夏后相皆傳聞之異

大戰于甘 戰交門也甘有扈國之南郊也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鄭氏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乃召六卿** 乃急辭也召詔也六卿六軍之將周禮云軍將皆命卿也蓋六官之長如冢宰司徒等六鄉之大夫每鄉卿一人等皆可爲將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嗟當作[illegible]嗞也發聲詞也六事之人統六卿以下軍吏及士卒如下文左右與御人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威虐也侮背也[illegible][illegible]傳也五行四時也[illegible]禮記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怠慢也棄捐也正中也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言其政悖常亂德自絕于天也勦剿也剿絕皆斷也命天所命生人者也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恭肅敬也罰上報下之辠也左ナ也右又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刺殺攻擊也御使馬也御者執轡居中主馬之馳驅正政也謂磬控縱送之事也命誓命也

凡陳者之言曰命按此言士卒之車也若元帥所乘車則將居鼓下在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自非元帥則若御中將左也 用命

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賞賜有功也戮殺有辠也古者天子出征必先有事于社及造廟而皆載其主以行載之齋車言必有尊也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賞戮異處陰陽之用也孥當作奴子女也戮僇也辱也謂弗用命不但顯戮其身并其子女亦孥及之如周禮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槀也軍偪戮故之加重

五子之歌 書序曰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按五子啓子太康仲康武觀等五人也武觀幼子第五當封于觀故亦稱五觀左昭公元年傳夏有觀扈楚語啓有五觀墨子非樂篇云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歆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又周書嘗麥篇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啓十一年放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征西河武觀來歸是武觀嘗叛而後歸順晉于京師者也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遭羿之亂太康自其都今山西解州夏縣避于河南河南府鞏縣後居于陳州府太康縣所謂失邦也羿代夏政不數年寒浞殺羿時夏德雖衰王號未替太康立二十九年而崩弟仲康立當命臣允征浞篡殺相仲康立十三年而崩子相立遷都今山東曹州府濮州

相立二十八年浞子澆滅之夏祚乃絕厥後四十年夏舊臣伯靡佐相子少康滅浞誅澆復禹之績也此篇五子之歌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時史臣傷時憂世而作者其書亡于西晉永嘉之亂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羿冒于原獸見左傳今移之太康太康即在五子中今以爲太康之弟皆非也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左襄四傳末了之語也蓋民弗忍居王于雒左昭二十六傳周王子朝稱厲王之難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單襄公引書之文今改上爲下以協音耳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淮南泰族訓之文也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智伯國引夏書之文也怨豈二句亦見左成十六年傳懍

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新序雜事篇引孔子之言也又見說苑政理篇但夏駕麗殷驂周駟經傳無言六馬者漢世天子駕六非古制也易其奈何不敬詔告文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越語范蠡之言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見戰國策彫牆字見左宣元傳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戰國策文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氏哀六年傳孔子引夏書之文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六典八則見周禮天官貽厥孫謀詩文王有聲篇也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周語覆宗絕祀張超誚青衣賦也單穆公引夏書之文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思君爾忸怩孟子萬章引古書之言也爾雅鬱陶繇喜也非哀思之謂顏之厚矣見詩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左哀十六傳文也

允征 書序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按羲和當爲寒浞之黨仲康時命臣允征之也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官中之樂無至酒荒越語范蠡之言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晉祁奚引書之語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每歲二字見左昭二十九傳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引夏書之文也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禮小宰職文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詩小雅抑篇之詞也沈湎于酒見微子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昭十七年傳魯太史引書之

文也然此釐惟建巳之月日食則用之餘月則否不爲災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政典字見周禮太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引書之語也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則荀卿所引是周書而非夏書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文也崐岡之火自茲而焚後漢書董卓傳論之文也此魏晉人常語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氏昭二十三年傳吳公子光之言也

尚書古注便讀卷之三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商書

帝嚳之子契始封商在今陝西商州商南縣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四十篇

帝告　釐沃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尙書大傳引帝告文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語八遷者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契封商後自遷蕃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至湯遷亳餘未聞蕃今陝西同州府華州僞孔曰釐告來居治沃土以釐訓來則似一篇矣

湯征書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殷本紀引湯征之文有湯曰予有言五十七字

汝鳩　汝方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書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湯旱七年欲變置社稷以契代柱而社則功德無及句龍者不可易而止疑至臣扈二臣名扈見君奭皆謀遷社者以上八篇皆亡于秦項之火

湯誓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號也子姓履名亦曰天乙謚曰武始居于亳即相土所遷邑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繼遷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此未出師時誓于境內之詞其時當在秋成稻熟之候陑說文無此字傳謂在河曲之南疏謂山阜之地當在今陝西同州府東闕左右也若鳴條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鄭氏則曰東夷地名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諸侯而稱王者史臣追述之體格假也來也爾尒也稱人之詞庶亦衆也悉皆也台我也小子對天王而言也敢進取也行猶遂也稱再也舉也亂叡也猶逆也罪辜也殛誅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后君也我后謂湯也恤憂也舍捨也穡事秋穫之事也割正猶裁正也湯之民戴德服教皆知順天應人未必有是言湯懸揣其心代言之亦敬民畏民之意之所流露也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惟思也思所聞之言非不是也然天命更可畏不敢不往正其罪耳稱夏氏者周語稱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似氏曰有夏則夏雖爲有天下之號實即氏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如台言如我何也夏雖有罪其虐政不及于亳事若可緩亦湯懸揣其心而代言之也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

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率律也均也遏渴也盡也言民之財力竭也割剝也凡在夏邑勝削已甚怠者命之誤字古文怨也協衆之同和也曰夏祇之言也時是也害曷也書大傳云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耳故民言曰何不喪予懸與之皆亡耳茲此也桀之暴德若此湯之所以必往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尚庶幾也輔俌也助也賚賜也食言言已吐而仍茹之也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孥當作奴子女也戮僇也辱也子女沒爲奴隸言罪不止及其身也罔亡也無也赦猶宥免也常刑有赦軍法無赦此當時誓師之常言也

仲虺之誥書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此篇亡于秦項之火按大坰地名當自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至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之路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桀奔南巢見魯語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左襄二十九傳吳季札之言也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楚語王孫圉之言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

昬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民生而有欲周書文酌篇之文也桀有昬德左宣三傳王孫滿之言也坐于塗炭孟子之言也塗炭是汙濁非蹈水火之謂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此節見墨子非命上篇中篇下篇引仲虺之告大同小異但爽喪亡也僞書誤解后帝不臧左昭元傳文也式商受命立政篇文也然亦誤用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左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引鄭書之文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聲色見禮記月令用人惟由己班彪王命論之文也湯以寬治民魯語展禽之言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此節事三見孟子撮

取成文然此實爲湯征篇文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兼弱攻昧左宣十二傳隨武子之言也取亂侮亡隨武子引仲虺之言也亡者侮之亂者取之襄十四傳中行獻子引仲虺之言也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二語中行獻子自言也襄三十傳鄭子皮引仲虺之志略同其實仲虺止有取亂侮亡一語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日新之謂盛德易大傳文也小邦懷其德左傳文也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孔子稱舜之言也以義制事見荀子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吳子圖國呂覽恃君新序雜事皆同引爲仲虺之言也愼終如始荀子議兵篇文也覩有禮覆昏亂左閔元年傳齊仲孫湫之言也

湯誥書序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今略見于史記殷本紀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

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今天降衷于吳吳語夫差之言也衷哉民性有恒韓非子說林引孔子之言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滅德立違見左桓二傳臧哀伯語作威見洪範上下神祇晉語韓宣子言也叫天無辜左哀十六傳渾良夫言也天道賞善而罰淫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也神福仁而禍淫左成五傳士貞伯語也降災見微子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論語堯曰篇文也墨子兼愛篇略同論語僞孔注謂墨子引作湯誓但墨子以爲大旱祈禱之詞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中篇之文也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淮南汎論文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天命不僭周書大誥文也以輯寧爾民左昭七傳文也未知得罪于上下墨子兼愛篇引湯之言也
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左哀十五傳芋尹蓋之言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也爾有善
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
亦有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文也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予一人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之文也按湯誓疑湯誥或湯征之誤字
咸有壹德書序曰伊尹作咸有一德當在湯朝所作也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按禮記緇衣所引尹吉即尹誥也
省咸有德三字耳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太甲復歸之後伊尹本無告歸之事此依仿周
公復政明辟之意襲空撰出者也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匪常九有以亡天難諶周書君奭文也斯大雅大明篇文也天命靡常文王篇文也九有以亡墨子非樂篇文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庸德見禮記中庸皇矣上帝監觀四方詩大雅文也百神爾主矣詩
卷阿文也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禮記緇衣引尹吉之文也奄有九有詩商頌文也革夏見多士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
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其德詩衛風氓之篇文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茲服厥命召誥文也終始惟一荀子議兵篇文也苟日新禮記湯盤銘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
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
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文也大戴言矣孟子文也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覽諭大篇引商書文也七廟始于周商則六廟夏則五廟湯時祇有五廟湯既歿後亦祇有六廟也怪是誤字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表記引書太甲篇文也匹夫匹婦見論語
典寶書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三朡國名在今山東
曹州府定陶縣
明居書序曰咎單作明居此篇亡于秦項之火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度地居民之法
伊訓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亡于西晉永嘉之亂其略見于漢書律歷志鄭康成引伊
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

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文也但太甲繼仲壬非繼
湯嗣位也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傲順命篇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論語文也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左宣三傳王孫滿之言也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
亦莫敢不寧墨子明鬼下篇引商書文也文王之澤下被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有樂賈誼新書君德文也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上天降災左傳
十五傳文也假手于我寡人左隱十一傳鄭莊公之言也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引伊訓文也但改牧宮爲鳴條則戰時非始
攻戰鳴條見湯誓書序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
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文也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周書召誥文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禮記祭義文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綱人紀
見湯雖解嘲書曰先民見商頌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之文也唐楊倞注竟以爲伊訓無求備
于一人論語述周公之言也君子檢身常若有過周虞桑楚亢倉子訓道篇文也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敷求見康誥又見詩抑篇求賢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墨子引傳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
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
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
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墨子非樂上篇文也傳稱
人之言見論語書德篇見逸周書近頑童窮固鄭爲史伯之言也但左傳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則雖名湯刑實作于叔季之世必非作
于成湯之時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
壞喪墨子非樂上篇文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文言也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蜀劉先主敕後主
之言也

肆命書序同伊訓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鄭氏曰陳政教所當爲也

徂后書序同伊訓此篇亡于秦項之火鄭氏曰言湯之法度也

太甲上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三篇皆亡于秦項之火按思庸思伊尹之功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引太
甲之文也禱爾于上下神祇論語文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詩大雅大明篇文也丕承見周書君奭惟尹躬先見
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
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
記緇衣引尹吉之文也厥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引書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
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
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昧爽丕顯左昭三傳叔向引讒鼎之銘也坐以待旦孟子
稱周公也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引太甲之文也則予一人以懌周書康誥文也汝永有辭周書
洛誥文也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
德不義惟王周書無逸文也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爲常大戴禮保傳篇引孔子之言也予不狎于不順孟子引伊尹之言也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孟子文也孤以不穀密邇于天子吳語董褐之言也至孔叢子與僞書同出其書稍
前而其語亦大同小異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按湯崩後外丙立二
年仲壬立四年二君爲太丁之弟皆冲幼伊尹輔政至太甲繼立不明伊尹必訓誡再三久之不悛乃放諸桐如史記所云既立三年不
明暴虐于是放之太甲居桐三年悔過乃迎歸前後六年也今以太甲爲湯崩後踰月之即位即位而三年即改元改元而即爲尹所放放而至
二十六月未終喪即冕服以迎還而尹即告歸四者皆三代時必無之理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寔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太甲之文也又書曰民罔非后無能胥
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三國吳書駱統傳文也不能胥匡以生盤庚文也無疆惟休周書召誥文也王拜手稽首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欲敗度縱敗禮左昭十傳子皮引書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引太甲之文禮記緇衣活引作逭也未習師保之教訓左襄十三傳楚共王之言也匡救其失左僖二十六傳展喜之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拜手稽首曰皆周書洛誥文也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淮南修務訓文也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文也致遠以爲明聽德以聰楚語伍舉之言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見詩大雅大明篇與亂同道難與爲謀淮南說林文也此節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何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文也聿修厥德克配上帝皆詩大雅文王之篇也慎終如始荀子議兵篇文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不素何獲左昭二十七傳吳公子光之言也事雖小不爲不成荀子文也一人有元良萬國以貞禮記文王世子引古語也厥基永孚于休周書君奭文也

沃丁

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太甲之子也

咸乂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沃丁弟太庚之子也祥凶祥也桑穀二木名穀楮也共拱也兩手搤之曰拱太戊修德從伊陟之諫而木枯贊說也咸爲巫官故使贊之乂艾也治也○史記咸乂下尚有太戊一篇百篇序無之

伊陟

書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以上六篇亡于秦項之火

原命

書序同伊陟○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江氏聲以伊陟原命爲一篇據史記伊陟讓因謂太戊再命之原再也

中丁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太戊子也

河亶甲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河亶甲亦太戊子也

祖乙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圮毀也祖乙河亶甲子也又自相遷耿而圮于耿耿即邢也○以上三篇俱亡于秦項之火

盤庚上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祖丁子也祖乙之曾孫繼兄陽甲立此上篇誡羣臣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盤庚湯十世孫湯至盤庚凡十九王其間兄弟相及者九王也遷徙也登也殷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即湯所遷之亳地其都稍別耳蓋自今山西絳州河津縣遷今河南偃師縣也自盤庚遷後商始稱殷適往也民不欲往居殷也率聿也詞也籲評也慼屬也族也矢誓也呼衆族之在朝者出誓言以曉之蓋令必自資近始民不樂徙者實由羣臣以及世家大族安土重遷而動以浮言故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我王祖乙也爰引也宅居也茲此也謂耿也重厚也劉即繹字殺也胥蠢也匡匚也正也安也卜灼龜兆也稽卟也卜以問疑也如台猶奈何也言我先王自相都引民而居于此耿者亦以相有水患厚愛我民無使盡阽于危亡耳今耿又大圮使民蕩析離居不能相安以生息則勢不可不遷故先卜稽以問當如何也周禮國大遷則貞龜亦其事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服事也恪敬謹慎也常長也久也事事也安也邑都也邦國也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亳薄也今河南府偃師縣囂今開封府滎陽縣相今彰德府內黃縣耿今山西絳州河津縣也言先王有事皆敬慎天意無敢妄動然尚不久安不久于其都者至于今已五遷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承奉

也繼也罔亡也無也斷徵也猶決也斷命猶決意也矧況也況詞也克能也烈光也粟也言今不繼先王遂遐之事是不知水害示戒乃天之
決意命遷況于其他安能從先王之大業而繼之乎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
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顚橫也仆也由㽕也木生條也蘖伐木餘也仆而復生曰蘖永猶長
也新蘇也紹繼也復反也行故道也業猶緒也厎至也致也綏安也言避死而就生如仆木斬伐之餘更生枝條是天將長我民命于殷之新
邑我庶幾繼續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也殷即亳地本湯都而曰新邑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
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
庭 斆覺悟也由自也猶始也乃猶汝也朝庭之立次曰位在位在朝之臣也舊久也舊服故事也法度猶準則也伏猶隱藏也小人小民也
箴鍼也猶諫諫也悉盡也庭廷也朝臣所立之地也盤庚知民之梗命者皆自辜臣浮言之故先以故事明其法度曰無或敢隱民之所言而
命羣臣之眾皆至于庭也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格假
也來也告語也誡也訓說教也猷即猶字儀也圖謀也黜出也退去也無勿也傲倨媢也康康也安也言汝當去汝之私心毋違上之命而苟
且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圖謀也任保也猶親信也舊久也猶老也播譒也敷也修飾也猶治理也
匿隱也指恉也意也丕大欽敬也逸泆也放縱之意變猶化也言先王謀信老成人與之共理政事王數告之以所當治之事舊人能不隱其
意奉而行之大敬先王之命于時無有放縱之言以恐民聽民亦大變而從上之化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
弗知乃所訟 聒讙也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起猶動作也信伸也猶展也禮記儒行曰起居竟信其志險儉也詖也膚猶浮也
訟爭辯也言汝為此讙語曉曉自用動伸其險詖膚浮之言我不知汝所爭訟者謂何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
德不惕予一人 荒忘也失也德惠也內得于己外得于人謂之德含猶隱匿也惕敬懼也言予法先王未嘗失德亦自親
信舊人而汝匿我之恉意爲此逸言不敬懼予一人也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觀火言明也拙
謀也猶曲也作猶始也周禮司爟鄭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此擬其音說文火部炪注引商書予亦炪謀此古文叚借字或欲以爕火解觀以
火爕解拙非也言我觀汝情洞如觀火但我不以威矜汝與汝委曲以計反使汝縱肆放佚而不從令也 若網在綱有條
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維网繩也紊亂也條長也猶理也服事也治也綱喻君網喻
臣言下從上令則有常而不亂也服田喻勞苦有秋喻業利言遷徙則一勞而永安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

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亦汝也施散也敢也婚友親戚朋友也丕不也乃詞也
丕乃猶豈不也積聚也言汝能去汝傲慢安之私心不以虛言媚民而布施德于民及于婚友俾之遷彼樂土豈不可大言曰汝有積德乎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
黍稷 戎兵也猶大也毒害也惰懈怠也昬彊也彊勉也越粵也詞也黍稻與秠也稷粢與穄也言耿之水患或在遠或在近終必有大害
汝乃不畏之而苟且因循譬如懶惰之農秪知偸安不勞力以治田終無有利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 和相應也吉善也百姓百官也敗壞禍害也內為姦外爲宄弊俗也亦害也先前進也猶導也奉承也猶
受也恫痛也言遷都之利百官中亦有言之善者汝不與之同聲相應惟汝固執己見自生患害乃敗禍姦宄以自害其身也蓋汝既以惡導
民汝必受其痛至汝獲辠之時雖悔何及乎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
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汝眾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 相視也時是也憸民詖佞之人也胥相也顧還視也箴言諫諫之言也逸逸也恐當作惡沈讒爲宄行也恐沈于眾左隱六年莊十
四年傳皆引作惡之易也借易爲逸與宄同意不引于眾二字古人引書往往櫽括大意非與經文有異也燎放火也原邍也廣平之野也嚮
當作向猶趨也作爲也靖安也咎殃也胥視此憸利之民尙安自顧其剌諫者不爲吉言或既發諸口而逸逸況汝短長之命惟予能生殺之
不可逸也汝誠不利于遷何弗以情告我而以浮言相動乎不知惡之行于眾若火之燎于野其炎炎之勢將至不可撲滅也則惟汝眾臣自
爲不安即身被刑戮非予有意降之禍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
古之賢史疑即論語所稱周任也引此言以起下文告世臣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勤予敢動用非罰 暨眾也與也及亦與也逸佚也業也勤勞也言先王與汝祖父相與同其勞佚我豈敢動用非罰以
加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算也數也事功曰勞掩弇也猶蓋蔽也大享秋嘗冬烝之大
祭也功臣皆配食于廟周禮則惟祭于大烝言先王以來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故予亦不蔽汝之善今我大祭之時爾祖尙從而與享焉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爾若有罪予亦不敢以己之私赦汝反無以對爾祖爾父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難艱

也不易也志當作識猶審也射者必審其射之所在命中然後發之禮記曰內志正左傳曰識吾志其目是也言爲政者之難我于此重大之舉之至熱如射者之詳審精密而後發矢事在必行不可易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毋也侮傷也老以爲老而忽之也弱孤亦輕慢之意居舊居也作爲也猷謀也言成人與有幼或亦有以遷爲善者但老而傳者已退聽于汝弱而卑者又聽命于汝汝愼毋曰昔之人無聞知曰年尙少不更事令各安其舊居也當勉出爾力聽我之謀爲毋違令耳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遠邇猶親疏也用行也伐猶誅也彰明也臧善也佚失也罰上報下之辜也言無有遠近親疏行有辜之事則誅之行有德之事則旌之國俗之善則惟汝衆之功國俗之不善則予有失罰之過耳猶言撫謀作乃逸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致我之告轉相曉諭也恭肅也齊敬也度敵也閉也悔恨也言爾眾當以我告汝之言轉相傳諭令其自今以後各肅敬爾職守之事居處之位杜塞爾浮言之口不然罰及汝身雖自恨亦無及也

盤庚中

此篇誠眾民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猶造也涉渡也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造作舟楫將以民渡河而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話佸也佮也率逃也循也誕大亶誠也造至也褻黷也狎慢也凡民之聽浮言而弗率循王命者不遽加之以辜先大告之以誠命眾皆至于庭勿許狎慢也上篇告群臣中篇則告眾民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登進延之使前也明辭也猶勉也荒忘也失猶棄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前搆也猶先也承丞也猶輔佐也保猶安也和也背相也感憂也鮮尠也少也浮孚也猶符合也言先王無不惟民之佐民與先王同其憂患當止則止當遷則遷寧有不因天之時與天心合符者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殷慇也痛也虐暴也猶災害也懷寧也猶安也攸作前所造之邑也俾使也喜樂也康寧也安也共同也咎過也比猶類也言先王痛天時之降大災不敢安其舊居而遷罪遷相遷耿者亦視小民之利于遷而遷耳汝何不念我所聞于先王者惟樂助汝使汝共享安樂非謂汝有過當乃等汝于放流之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從隨也猶順也言我若此籲汝欲以汝安此新邑者亦惟承汝俾汝之故以大順其共相康樂之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試用也困悴也局促危苦之意宣愉也信心也或曰愃也快也欽領也敬也忱誠也動重也或曰徑也相迹也鞠窮也臨也濟渡也臭朽也腐敗也屬連也沈洮也沒也或有也稽計也猶考也怒恚也恨也瘳疾病愈也言今將遷汝以安定國家我之心以斯事重大局促勞悴之已久而汝不代爲憂之反皆不信于心不敬念以誠而以君命爲重是爾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而不以時渡則朽敗其所載夫爾不以誠連屬于我不但敗其所載且將相與沈溺矣此時不有深計後日雖自怨恨則如病已危死亦何瘉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災菑也害也勸歡也歡憂猶樂禍也上上天也言汝不爲長久之計以思汝害是汝大樂禍今雖一時偸安後將無救汝安能承生命于天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一者一心一德也起怡也悅也穢當作薉穢也猶殘也喩浮言也自鼻也臭嗅也以鼻就氣也喩聽言也倚掎也偏引也迂紆也邪曲也言予命汝一心一德以從我無喜悅穢惡之物而以鼻就之恐浮言之人偏引汝身而使汝仆邪曲汝心而使汝惡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迓當作訝迎也續繼也威畏也奉猶助也畜養也神后謂湯也羞亦養也懷思念也言予之以汝遷者將迎續汝命于天豈脅汝以威乎用助養汝眾民而已所以然者我念爾先人之勞故我以大能養爾思念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舊也猶久也高后亦謂湯也乃詞也崇重也疾候也毒害也虐殘暴也言我若失政而不議遷久于此邑高后必大重降罪災于我責予曰何爲殘暴我民不使有安七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乃詞也生生求生于可生之地也暨及也猷謀也與與也賜予也幼孫盤庚自謂也比親密也爽喪也差忒也上天也迪條也猶逃走也言汝萬民不自求生不與我謀同心高后亦將降與汝罪戾責汝曰何不與我孫親比致有此差忒之意先后在天之靈亦必罰汝汝無所逃也 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事功曰勞作爲也畜好也猶養也戕殘賊也在察也綏安也安
也乃斷之乃詞也斷絕也棄捐也此言不但先后欲降汝罪疾汝祖父亦不以汝爲子孫也我先后既以汝祖父有勞于國故爲之子孫者亦
皆爲我良善之民今汝乃有殘賊爲梗者則先后已洞察汝心我先后與汝祖父相安一心汝祖父冥冥之中亦棄絕汝不救汝死也 茲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
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具共置也貝海介蟲玉石之美者三代皆以貝玉爲貨幣至秦始廢
刑刑也罰罪也迪導也弗祥禍也言汝之梗命亦由有亂政之人在位其心貪婪安土重遷故輒爲浮言以惑汝衆也汝祖父亦必告我高后
日此貪婪弗道之臣害我子孫罹于刑罰則將導我高后降殃禍于其身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
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易傷也猶更變也恤憂也絕猶
隔也分蔡邕石經作比當從之設敷也中正道也言予令出惟行不可更改我長敬念大憂之將至不相隔遠即在旦夕可危之其汝當合謀
猷念慮以從我各施中正之道于心衍惑于浮言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

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善迪道也顛蹶也跋也越墜也僵也暫僞也
猶瓦也遇耦也猶合也儷耦猶朋比也外曰姦內曰宄劓割殄絕也遺馳也猶延也育讀爲胄允也易傷也猶移也種穉也猶類也言若有不
善無道之人縱橫無忌不恭順上命比黨爲奸我必絕滅之無留其種使之移于此殷之新邑也蓋懼之以重法使無遺命也 往哉
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永長也建立也言汝其往新邑以求生于可生之地乎予將遷
汝以長立汝家爲子孫無窮之謀也

盤庚下 此篇既遷後誡新邑之臣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奠定也正也綏安也安也爰于也詞也盤庚既
遷于殷先定民之宅里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安慰于有衆使主于民故先度地居民次及廟朝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 此下告臣之詞戲謔也喜樂兒怠慢也懋勉也建立也言予與羣臣遷此新遷邦之皆當勵精圖治無戲豫怠惰以建立新命相與共勉之
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句 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敷溥也大也心腹二字乃優字之誤
分優渥也澤多也腎者賢字之誤腸揚也擧也歷試也猶用也百姓百官族姓也言我廣求賢者而加禮之而擧用之明鑒爾百官于我之意

志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怒恨也協猶同也比猶朋也讒誣也好言人惡
謂之讒言賢者我優禮之爾衆之浮言者我今亦不罪之爾無怨恨互相謗訕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適于山用降我凶 句 德嘉績于朕邦 古先王湯也將嗣也猶欲也多重也猶大也適往也山亳也
地依山也降下也猶解也凶惡也地穿交陷其中也德本字登也嘉績美功也言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至湯欲大于前人之功復往居亳也以解
河圮之患成美功于我國也湯從先王契居于亳殷故今亦從先王湯居于亳殷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
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蕩盪也猶動搖也析猶破也離散也分也
定安極至也震起動發也肆故今也復長也行故道也高祖湯也德惠也亂治越粵也詞也及急也篤舊也厚也言耿爲河水圮壞民至于蕩
析離居無所安止將昭于凶爾謂我何好爲起發萬民以遷乎蓋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以治理我國家我汲汲敬順天意恭奉民命以擇長
安之地于茲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僮也釋也冲人猶小子謙詞也弔迅也至也由以也用也靈良也善也各恪也敬也違羣也背也宏大也賁飾也猶美也言我小子非棄衆

人守舊之謀乃用謀之至善者況卜稽龜從敬而不敢背之所以大此美績而承先王之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
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天下諸侯之長左右二伯也師長六卿也百執事統言在朝之臣也隱慰也猶安也言自遷之
後尚皆安于厥居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楙也猶美也簡柬也擇也相勖也助理也爾謂舊臣也衆謂
民也言予優賢揚懋簡擇于位所以襄助爾政庶幾各思所以敬我衆民而安輯之也此誠得臣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
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 肩猶任也貨財利也鞠育也養也敍次第也言我所以遷此者非利其地
産富厚惟敬生民于可生之地有能養人謀人以安保其居者我則次第而敬用之此誠新用之臣也 今我既羞告爾
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一心 羞進也若順也總聚也庸用也式試也用也言我既進爾告我之心我心順于道乎否乎爾衆臣愼毋弗敬念也無聚貨寶爲念自
生其生以求足用惟用此生生之念之于民以爲德庶幾長任國政上下一德一心以保此民也

說命上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三篇俱亡于秦項之火高宗武丁也繼父小乙

之位高宗于傅巖得說因命以傅爲氏營說文作敻營求也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外按傅巖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濱于河爲涌

道河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之工作故孟子曰版築也說蓋高宗學于甘盤時布衣交一旦舉而相之慮人心不懼故託之于夢殷人尙鬼然也莊子云文王知臧文人賢欲以爲相恐羣臣獄庶之不服也乃假諸夢而稱先王之命以臨之其事正同荀子曰傅說之狀身如植鰭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周書無逸篇文也亦見禮坊記喪服四制論語又見尙書大傳及春秋繁露竹林篇家語正論解所記左昭六傳叔向引書辭也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楚語白公子張述武丁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 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玆故不言楚語白公子張述武丁之言也又見呂覽重言默以思道亦是篇文也 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乃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亦楚語文也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見公羊隱五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皆楚語文也若藥二句亦見孟子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后用盤庚文也

說命中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劉向說苑正諫篇文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說苑建本篇述孔子之言也亦見王肅家語此篇之文又見呂覽重言篇竹書紀年商紀史記殷本紀孟子滕文公告子篇楚詞離騷篇墨子尙賢中下篇說苑脊說篇潛夫論論榮篇五德志篇也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汲郡紀年古文亦有之相年之道曰天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此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也天聰明皋陶謨文也欽若昊天堯典文也 惟口啓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引兌命文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爵無及惡德禮記緇衣引兌命文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襄十一傳晉魏絳引書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左定元傳晉士彌牟引古語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記緇衣引兌命文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我言惟服詩大雅板之篇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非知之寔艱將在行之左昭十傳鄭子皮之言也非知之難行之難司馬法文也周禮疏引大傳云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汲郡紀年古文亦有之昔殷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楚語文也舊爲小人無逸篇文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君奭篇文也但據楚語入于河即就學于甘盤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非此節之說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若作酒醴四句見國語亦有和羹商頌那之篇也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左昭二十傳晏嬰之言也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楚語白公子張述武丁之言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逸周書芮良夫篇文也古訓字見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
記秦始皇本紀淳于越之言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學學半又念終始典于學皆禮記學記引兌命文也 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序在位周頌時邁之篇也俊乂式序後漢書傅毅迪志詩也 王曰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
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亦惟先正周書文侯之命文也羣公先正大雅雲漢之篇也昔
我有先正禮記緇衣引逸詩也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孟子萬章之文也若撻之于市朝孟子文也伊尹
恥其君不爲堯舜曹植求通親親表文也烈祖見商頌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君奭文也公明保予冲子洛誥文也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

商頌長發之篇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
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致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左傳二十八傳晉重耳之言也

高宗肜日 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此二篇作于武丁子祖庚之世故書廟號也高宗之訓一篇亡于秦項之火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高宗武丁也盤庚弟小乙之子肜者融也也繹也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夏曰復胙周曰繹越肜也
詞也有者不宜有也雊雄雉鳴也武丁祭成湯之明日肜祭有雄雉升鼎耳而鳴爲異也按尚書大傳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今升鼎者欲爲用
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史記稱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
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近赤祥劉歆以爲羽蟲之孽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纖嗣將易也高宗修德弭
災反致福譯來朝之應故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武丁賢王故爲立廟祖己遙其事而作此篇 祖己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王之宗族也格附也止也事即下文豐于昵之事此祖己將訓于王告其同僚之言也 乃訓
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
絕命 監臨視也典數也主也義誼也人所宜也行而宜之之謂誼年年命也永長也少壯而絕曰夭如取物中折也言天臨視下民皆主年
于義以降修短之命其有不長者非天絕民乃民之自絕也言下民而王可知言年命而享國之年命可知不欲斥言聲者也 民有
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若順也聽猶服也孚付也猶示也乃
曰者天如諄諄然命之也如台奈何也言民不知順德不知服罪天既付命罰之以正其德而曰其奈何不恐懼修省而改此也 嗚呼
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司嗣也嗣國位也允子孫相乃續也天允謂適長嗣位者
也典祀也主也豐猶厚也昵近也字亦作禰謂考廟也當指小乙之廟按商王自湯子外丙仲壬後兄子太甲繼之子沃丁太庚繼之子小甲
雍己太戊繼之子仲丁外壬河亶甲繼之子祖乙繼之子祖辛沃甲繼之兄子祖丁繼之子陽甲南庚小辛小乙繼之子武丁繼之是湯至武
丁爲王二十有二爲世十有一通典引賈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存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疑盤庚不爲陽甲立廟小辛小乙
値殷衰未爲修立武丁繼父之位仍不立世父廟因感雉雊之異祖己之言而後修建之也禮記喪服四制云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

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殆謂此也又按商制六廟始祖契受命王成湯及四
親廟也據四親廟論世不論及盤庚時以祖丁祖辛祖乙仲丁爲四親武丁時初以小乙祧仲丁後乃易以陽甲也

高宗之訓 書序見前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西伯戡黎 書序云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按咎惡也乘勝也克也受紂也紂聞文王斷
虞芮之訟又侵孟克莒舉鄧三伐皆勝而始畏忌之因崇侯虎之譖拘之于羑里散宜生以文馬白狐虎獸大貝及美女獻紂紂釋
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西伯周文王也爲雍州諸侯之伯南兼梁荊國在西岐故曰西伯戡
戡也勝也黎黎也國名封殷畿內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祖伊王之宗族也恐懼也奔走也祖伊知文王德盛力強天下將歸之故懼
而走告于王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訖止也格叚也借也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元龜天子寶龜也長尺二寸
相嚴也猶助也淫猶放濫也戲謔也喜樂也此也言殷天命將終故今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其子孫惟王淫濫戲謔

不以天下爲重自絕于祖宗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棄捐也康康也安也食猶年穀也虞度也慮也天性五常之性也迪道也蹈也率律也法也典五倫之典也言王有惡德故天捐棄我有殷而使民不享康年之利不生仁義之心不違朝廷之法上下離逷如下文所云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毀亡也摯至也臻也如台奈何也言今我民無不欲殷之亡者其言曰天何不降威于殷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夫人心已去天命已失今王其奈何哉欲王悔悟而儆懼修省也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民何能爲也此逆惡之詞也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返也還也乃汝也詞也參當作絫字之誤也絫增積也責嘖也大呼也祖伊以紂不可諫故退而言曰汝罪絫多聞于上者屑絫不可數計汝何能呼天而言命乎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卽就也造也指猶示也功事也戮僇也辱也言殷之至于喪亡指汝所爲之事而可知矣祖宗基業一旦棄之豈不辱爾大殷邦乎

微子書序云殷旣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按錯拂也殷也所謂自絕于天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微畿內采地名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子爵也殷爵公侯伯三等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治國之君也微子名啓與紂同母帝乙之長子次仲衍次受德卽紂也當生微子時母爲妾旣得正爲后而生紂故帝乙始欲立微子而太史據法爭之乃立紂也父師少師箕子也名胥餘按胥餘疊韻連語鄭云里落之壁或曰壁當爲髲猶甂瓦也箕子爲紂諸父故偁父師箕亦畿內采地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少師王子比干也亦紂諸父或有也爲之反也亂正之亂治也我祖謂湯也底氐也猶至也遂遂也成也陳敶也列也上上世也我我紂也兄弟手足敍偁我沈湛也湎也酗當作酌醉醟也用亂之亂敵也紊也敗毀也下後世也言殷今弗有治政以正四方湯之功德所至成遂陳列于上世者紂以酒酒而紊毀其德于後世矣不言嬖妃妲己者爲親諱之且禮邸酒池長夜之飲亦所以媚婦人則涅昏在其中矣〇按史記以微子之去在囚箕子殺比干之後此篇所云父師少師爲抱樂器歸周之大師疵少師強非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小謂小民大爲庶臣好猶喜愛也草鈔也掠也竊私取也猶盜也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師逐也先導也度猶法也凡猶皆也辜亦辜也乃鬼詞之難也恆長也獲猶得也方旁也猶並也興起也敵匹也當也讎仇也怨也言非但小民庶臣好爲寇略姦盜之事雖卿士亦轉相師效不循法度是以有罪之人任其逋逃無獲而小民並起而怨懟

于上如爲國家之仇敵也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淪當作典常法也喪亡也涉徒行水也津濟渡處涯當作厓猶濟也遂紊也越粵也言殷之官司濟惡六典已亡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知流流大水不見涯岸濟渡者幾何而不沈溺乎國之不可爲何以異此抑岌岌之勢喪亡亦不遠至于今日殆其時矣〇淪喪若依今本則與下文商其淪喪同淪沒也未知孰是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句顚隮若之何其發猶起也狂往也去也詩曰出往游衍耄當作耋八十曰耄猶老也遜遁也荒蕪也猶遠野也指指也意也顚躓也隮也隮當作躋擠也隕也何其詞也微子又更端而問曰吾意欲起而出往吾乃家之長老適有不幸宗祀爲重但當遁于荒野以存一綫但君臣之分誼與宗祀之存亡孰大今汝無意訓誨于我莫能自決倘昭于非義其若之何蓋知殷之必亡而身爲紂之親兄其生死有萬難者故傷痛而不能決也〇旄遜于荒史記作保于喪依史公之意則古本之旄讀爲莫無也悉當作墜讀爲至猶及也荒讀爲亡猶滅也顚隮者隕墜吾家之宗祀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答而比干不答者志在必死也王子謂微子也毒厚也荒亡也方興並起也言天厚降災禍將亡殷國故君民胥沈湎于酒也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畏畏畏威也咈違也耇長老臣也舊久也久在位之老成人今致仕者也言紂不畏天之威愎諫自用違逆忠言也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句以容將食無災攘纕也援臂也有因而盜爲攘天曰神地曰祇犧毛純也牷體完也牲牛羊豕也用畜也按猶自食也容猶包涵也將將也猶持也無災不加之罪也言致亂已極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且有攘竊而食之者君臣皆相容隱不以爲畏故民無畏忌如此也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降監下視也乂芟艸也猶言草菅人命也讎稠也多也斂收也謂賦稅也斂讎仇怨也不怠猶不已也瘠當作膌瘦也殘骨也詔當作誥告也言剝殺其民賦斂無度召萬民之仇怨而不知止其罪于上下相蒙若合爲一故國多捐瘠道殣相望而民無所控告也由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此言商不言殷者將詔微子出迪以宗祀爲重故從先祖之俾也我興猶我生也迪猶行也舊云先時立紂之時箕子曾有言也刻克也猶肩任也言商今有禍我生遘當敗壞之時商若滅亡我宗族不可爲人臣僕也我所以爲王子告者舍出行之外更無他道我昔時所云能肩宗祀之任者惟子今不幸而至于斯王子若弗出我商家之祀無乃隕憖乎勸其完計無疑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立也猶安也獻讞也議罪也猶白

也清也順民也姑且之詞遯逃也言人當自立以求乎心之所安雖各貞其罪而皆可以自白于先王所行不必一轍也若我則于年爲長于親爲輕不可姑且逃避以求免者所謂各行其是也

尙書古注便讀卷之四上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周書

周文王國號武王伐殷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周原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書凡四十篇

泰誓上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皆亡于西晉永嘉之亂遺文殘句略見于尙書大傳及史記者才十一○泰大也十有一年者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太歲當在曆維大荒洛後世所謂己巳年也史以爲丙子則太歲已超七辰一月戊午者十三年之子月也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是十三年事序十一年不書月日一月戊午不書年者眞古文經中當自有年月明晰故序不具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春秋例書時尙書例不書時言春非也嗟我友邦冢君牧誓文也越爾御事又越尹氏庶士御事皆大誥文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莊子達生文也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後漢書劉陶之言也亶不聽小雅祈父之篇也聽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禮記中庸文也天子作民父母洪範文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今商王受牧誓文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荀子性惡篇文也士無世官孟子文也志事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淮南主術篇文也刳剔孕婦墨子明鬼下篇文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帝乃震怒洪範文也誕將天威君奭文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史記楚世家文也紂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其先神而不祀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墨子非命中篇引泰誓文也上篇及天志中篇所引略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微子文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孟子引書詞也今入武王口中故節去末二句庭綏四方盤庚文也 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不度德左隱十一傳文也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昭二十四傳萇宏之言也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文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左宣六傳中文桓子之言也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誓文也小人見姦巧乃罔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尙同下篇引太誓文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禰禮記王制文也迺立冢土大雅緜之篇也今爾有衆致天之罰皆湯誓文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襄三十一年魯穆叔引泰誓文也昭元傳同 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爾尙輔予一人商書湯誓文也此時也弗可失也左昭二十七年傳吳公子光之言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

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

亦惟日不足 悉聽朕言湯誓文也藹藹王多吉人大雅卷阿之篇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左文十八傳史克之言也惟日不足小雅天保之篇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

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肆行非度左昭二十傳文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晉而用姑息之謀尸子之言也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吳語申胥之言也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毒無衆墨子尙鬼篇文也朋淫于家虞書文也小民方興相爲敵仇微子文也 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

夏命 成王既黜殷命微子之命書序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

在彼夏王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常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蕩篇也 天其以予

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引太誓故文也並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左昭七傳衛史朝之言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左成二年傳引太誓而櫽栝其文也予有亂臣十人論語引武王之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文也孔安國注論語以親爲管蔡仁人爲微箕與書傳何大相懸絕乎二語又見墨子衆愛中篇則稱傳曰不言太誓之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太誓文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文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兼愛中篇引傳也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說苑文也今朕必往湯誓文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太誓文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

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勖哉夫子牧誓文也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引武王之言及史臣敍事之詞也今以商民作周民以敍事入口氣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 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漢書郊祀志下引太誓文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

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顯道其行甚章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文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

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斮脛剖心事見于子史者不一每與剝淫婦連言之謂三淫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見牧誓姦回昏亂見左宣四傳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禮記王制文也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月令文也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又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史記周本紀文也 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墨子非命下篇

引太誓文也予思日孜孜皋陶謨文也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湯誓文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牧誓文也 古人有言 古人有言曰牧誓文也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呂覽適威引周書文也獨夫紂荀子議兵引太誓文也

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左哀元傳伍員述古之言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策秦客之言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 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左宣二傳稱君子之言也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文也斯用顯我西土逸周書商誓文也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文也誕受羑若顧命文也尹爾多方多方文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六句禮記坊記引太誓文也

牧誓

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按三百人當作三千人見孟子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即虎賁之士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甲子當爲紂之三十二年正月周之十三年辛未二月六日也昧爽旦明也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朝旦也日出也牧坶也郊外謂之野坶野商之遠郊在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衛輝府汲縣洪縣之間皆其地也癸亥至遠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其樂爲武宿夜至甲子朝起行至坶野乃誓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左𠂇也左手也杖秉皆持也鉞戉也大斧也右又也右手也旄旄也犛牛尾注于旗竿之首者也麾當作麾指麾也逖遠也言西土至此道路遼遠慰勞之詞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同志爲友 冢長也大也此謂八百諸侯也御治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敍也次也旅衆也再命之大夫也師氏中大夫以徽詔王王舉則從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也千夫長二千五百人之長所謂師帥也百夫長五百人之長所謂旅帥也此謂羣臣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此謂戎蠻之人也凡師出與謀曰及八國皆武王率以來伐紂者也庸在今湖北鄖陽府蜀在今四川成都府羌在今甘肅鞏昌府髳與微皆在今四川重慶府盧在今湖北襄陽府彭在今四川眉州濮在今湖北荊州府八國皆素臣服于周者故獨謂之也

稱爾戈比爾干言爾矛予其誓 稱再也擧也戈平頭戟也可勾可擊比相次也干戰也盾也所以自衛矛酋矛也刺兵長二丈建于兵車者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牝畜母也雞知時畜當晨而鳴牝雞不鳴喩婦人無男事也索也空也先稱古賢之言以爲證昔人立言必有依據古書皆然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婦謂妲己也妲字己姓有蘇國之女也紂伐有蘇因以女獻有寵昏惛也迷惑也棄捐也肆也勳也周禮典瑞以肆先王祭名也答當作荅合也猶問也遺貽也猶留也左傳遺姑姊妹若而人是也王謂紂也父母弟當謂比干箕子也迪以也用也逋亡也崇重也長養也俾使也暴暴也疾也虐殘也言紂惟妲己之言是從不敬祭祀不用實臣惟是飛廉惡來之輩尊信以擢在位使之殘害百姓爲姦宄于商國左傳所謂紂爲天下逋逃主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發武王名也對友邦冢君故稱名愆過也步行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止齊者正行列也言行軍之際不可亂行左傳樂鉞云好以衆整又云好以暇是以六步七步即止相齊而後行不

必疾趨急迫爲貴也此言進軍之時也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將士也勖勉也伐謂擊刺也擊用戈刺用矛一擊一刺爲一伐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此言交兵之時也

勖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桓桓重言形況字威武之貌周頌桓桓武王是也虎山獸之君貔白豹猛獸也熊羆獸也似豕羆如熊皆黃白文四獸善攫搏者也于如也往也商郊謂近郊也迓御也猶止也克殺也奔走而來降者也役使也猶助也言將士皆當勇猛稍進以往商郊商郊之民如有奔走來降者勿止而殺之是即可以爲西土之兵也陳師商郊不襲見其正行軍不亂見其整降兵不殺見其仁王者之師如此血流漂杵孟子所以不信也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所猶且也戮殺也誓

武成

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按伐殷當作伐紂字之誤也往伐者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歸獸者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逸周書世俘篇即武成之情事殆猶春秋國語之與左傳耳雖未可即以當武成一篇然大略如此不如僞孔所云也此篇亡于東漢建武之際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文也逸周書世俘篇略同惟壬辰作丙辰死霸作生魄癸巳作丁巳爲誤耳一月子月也旁傍也近也霸月始生魄然也凡曰死霸朔也曰傍死霸二日也曰旣生霸即朏謂三日也曰生魄望也曰旁生魄十有六日也翌昱也明也翌日明日也周鎬京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厥四月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古書未有以生明紀日者蓋魄即明之始生也孟康以魄爲月質者一綫之明全體皆闇亦可通但斷不宜別立一明字與魄爲對也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濟河而西馬散于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于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禮樂記賓牟賈之言也又稅馬于華山稅牛于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呂覽慎大篇文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未之越三日爲己酉古書之例皆從前至今爲計今日庚戌非也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文也非丁未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禮記大傳文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已爲是月十九日追敘十六日事何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先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其勤公家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也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襄三十一傳北宮文子引周書言文王之德也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本逸周書文傳篇及漢書律曆志也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善繼人之志見禮記中庸布令于商底周之多罪周語文也皇天后土見僖十五傳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墨子兼愛中篇文也但有道乃僭泰山之神非武王自僭也且紂尙在武不得僭王故大明之詩曰維予侯興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記王制文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昭七傳楚芋尹無宇之言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墨子兼愛中篇引傳文也以紂亂略左襄八傳文也罔不率俾君奭文也昊天有成命詩周頌之篇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文也釗我周王爾雅郭注引逸周書也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左襄十八傳中行獻子濟河之禱也平公之靈尙輔相予昭二十一傳公子城之言也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哀二傳衛蒯聵言也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漢書律歷志序文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文也順天休命易大有象傳文也時甲子昧爽牧誓文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大雅大明之篇也荀子儒效及成相篇皆云紂卒易鄉史記周本紀云紂師皆倒兵以戰即前徒倒戈之意也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文也壹戎衣而有天下禮記中庸文也乃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發鉅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又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呂覽慎大篇文也反商之政見家語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史記周本紀文也武王代紂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管子版法解文也周有大賚論語堯曰篇文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周爵五等而土三等漢書地理志說也所重民食喪祭論語文也彼處眞孔注謂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也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詞文也垂拱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文也按晉人所傳尙書二十五篇皆文從字順此篇既戊午以下顚倒錯亂或自爲其過于完整而故乖其前後之節或既戊午至天下大定告作武王追述前事之語殆不可知而後儒乃復取而考定之其亦可以不必也

洪範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按武庚字祿甫紂子也立以爲殷後殷亡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承武王問武王以箕子之來歸而作此篇洪猶大也範范也法也左傳說文引此皆云商書

或疑箕子自作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殷曰祀周曰年武王克殷滅紂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正月六日甲子後世所謂辛
未歲也周已代殷而此篇稱祀者寵異箕子示以不臣之義也訪汎謀也或以箕子既受朝鮮之封不得無臣禮因而來朝按唐虞夏商之朝
鮮世號檀君箕子封而檀君隱箕子傳四十一代而燕人衛滿奪之其孫爲漢武所滅置樂浪郡復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
四國辰韓卞韓各統十二國厥後新羅高麗百濟三國鼎峙唐高宗滅其地而不能守新羅遂并之及其季世而有裔據鐵原稱後高麗數傳
復統合三韓爲一大國高麗今去中國萬里周以二月五日釋箕子囚然後走之朝鮮一萬里武王在周確知箕子在朝鮮之信二萬里再遣
使封之三萬里箕子受封而來四萬里雖海道難計殆未必一年中情事此稱其舊爵邑者知未封也箕采地子爵也箕子名胥餘俱見于微
子篇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陰陰也覆也騭正也定也相騭也助也協和也居尻也處也彝猶常也長也倫猶理也攸猶所也敘次弟也言天覆定下民王
者助天以和合其所處之性我不識其常理之所以次弟蓋即下文九疇之敘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古人立言
之體也陻當作堙塞也汨當作汩淈也亂也陳敶也列也帝天也震蹶也動也畀與也疇當作嚋猶類也蓋洛書[illegible]龜背所列之文縱橫錯落
象耕田詰詘之形俗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中心即下文六十五字是也斁釋也敗也殛極也猶竄也竄極之于遠
力至死未返也嗣繼也興起也錫賜也言鯀治水而障塞之失其本性故凡五行之陳列皆亂天乃震動其威怒弗予大法九類此常理之所由
敗亂也舜殛之于羽山死于其地至于禹繼起而成其功天乃賜之大疇此常之所由次弟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
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
極次六日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爲天行氣也故曰行用卜中可施行也五事切于人身故曰敬
用敬漢人皆作羞蓄蓄字之誤蓄者自亟敷也即敬字之左傍劉差爲進者非也農醲也厚也八政所以厚生故曰農用協合也紀知絲之細
別也五紀所以合天故曰協用建立也皇大君也極猶中也君所以立民極故曰建用乂變也治理也三德所以治民故曰乂用稽卟也卜以
問疑也疑昵也悉也蓍龜所以辨或故曰明用念常思也庶猶衆也徵論也庶徵所以自省也故曰念用嚮向也猶獎也五福天所以勸人故曰

嚮用威畏也六極天所以懲人故曰威用此節六十五字或以五行等三十八字爲洛書原文初一曰等爲禹所第敘或以敬用等十八字亦
禹所加原文止二十字未詳孰是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節以下昔箕子演說之言也天一生水地六
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禮記月令春夏秋冬以成數言中央以生數言者土
以生爲本者春秋繁露以木火土金水爲序此五行自相生之次左昭二十五傳六府以水火金木土爲序此五行自相克之次潤下潰濕而
就下炎上爛熱而升上曲直揉曲而卽直從革合并而變更稼種春穡而秋斂皆言其自然之性也爰于也土卽變曰爲爰者以其吐生之五穀
言非土質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臭味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書大傳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宋吳
仁傑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此則人與人相見之次也見面而後有言言而見精神之所屬彼此相聽以耳而各有其用心也恭敬也從

从也順也明古讀爲[illegible]照也聰察也睿當作容寬大包容也董仲舒曰容者言無不容此五字韵語也肅持舉振敬也乂變也治理也哲智也
昭明也謀議也聖通也言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理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容則臣賢智也詩小雅國雖靡止或
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亦此意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此本諸其職先後之緒也食謂長民食之官若后稷
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天官四府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也賓掌諸侯
朝覲之官若周禮大行人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食者民之天貨利民用故民而後致力于神故三者居先食節事時民或安其居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其不帥教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三者相次德立刑行遠方賓服其有暴虐無道不遵王化者則六師移之故二
者相次此八政之序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
數分至啓閉八節以紀歲朔望晦朔以紀月永短昕昏以紀日星五星也辰會也日月所會二十八宿也伏見以紀星昏中旦中以紀辰太陰
太陽之盈縮恒星之歲差以紀厤數歲月日星辰者所以紀一年之氣候而厤數者所以紀千萬年之章蔀也〇吾吳余謂上書欲以王省惟
歲至則以風雨繫于五日厤數之下謂九疇中皆有闕文惟四紀無之則爲紿諫所彈不果施行見宋龔明之中吳紀聞附參五
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 建立也歛聚時是也用以也敷放也錫賜也與也保守也言大君立中于上正心以正四方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畢至所謂聚也聚此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之五福而即以敷與其衆民故衆民亦皆歸心以取中與其大君共守此中也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 淫泆也朋倗也備也人謂臣也比阿黨也德惠也維
詞也言凡衆民無有淫泆爲朋者臣無有阿黨爲惡者皆維大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猷當作猶儀也謀也爲爲也作也守法度也念
常思也協合也罹當作羅猶麗也咎惡也而爾詞也康康也安也色容貌也曰詞氣也攸修也好德美惠也福得祿也時人是人也惟維也猶
持也言衆人中有智謀有作爲有操守者汝當常思之于心而不忘其行雖不合于中而亦不附于惡是中人可教者當容受之而勿拒焉若
容貌顏色間有安和之象詞氣間皆有德之言則當予之得祿相與圖治此三等之人皆能維持大君之中道者也 無虐煢獨
而畏高明 無毋也虐殘暴也煢僔也孤單無兄弟曰煢老而無子曰獨畏懼也高明顯寵有權勢者也無虐無畏所謂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能才能爲作爲羞進也行猶用也正人正直之人即上文所言也富祿也方始詞也穀猶
善也有好之好畜也養也辜苦也勞苦窮極也言有能有爲者使進其用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正直之人有祿以代其耕以馭其富始能
自善而心乎爲國若弗能使畜養其家是人斯勞苦困窮矣彼無好德之人則雖予之以爵祿而用之徒爲汝用惡所謂侵剝獄庶兆民以爲
天子取怨于下也進賢退不肯大君之急務故再三陳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黨也偏頗也陂古作頗唐明皇疑
頗與義不協改爲陂其實義古讀如我頗陂亦皆从皮聲也頗頭偏也遵循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也義誼也人所宜也無作好作惡好所當好
惡所當惡也黨攩也朋羣也蕩蕩平平皆重言形况字蕩蕩寬廣之意平當作釆字之誤也辨治之蕃史記作便便詩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
皆同反復也側仄也傾也正不反也直不傾也會合也謂君當合聚有中之人以爲臣歸猶就也謂臣當就向有中之君而事之也此承上文

而言建極之王無偏頗好惡偏黨反側之行則臣下皆率由于義道路之中而成蕩平正直之治蓋君能用中臣能就中則庶民之錫汝保極
又不待言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箕子更端之言也彝猶常也上訓說
教也下訓順也理也帝天也箕子乃復申言之曰此皇極敷衍之言勿謂繁多是常道也是大訓也是于天理爲順也 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近附也言凡衆民能以皇極之敷言順而行之亦所
以附合于天子之光而發其菁華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曰亦箕子更端之言也言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天子者首出庶物固爲民之父母而爲天下歸往之王也箕子獨于五疇之皇極反覆詳盡者五行五事八
政五紀無非君之修其身齊其政先乎天下以建其極者也三德稽疑庶徵五福極無非君之敬其事致其效推之天下以用其極者也故洛書
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中洪範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主箕子所以敷陳于武王者尤深切注明也 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言人臣有三德惟天子擇而用之以成治功也正直之而溫者中和之德也克勝
也剛克剛而塞者強毅之德也柔克柔而立者寬仁之德也安平之民則使正直之人治之猶刑平國用中典也友順也強暴之民則使剛勝

之人治之猶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和也和順之民則使柔勝之人治之猶刑新國用輕典也沈潛也深也潛猶伏也南方風氣滑弱則使剛勝
之人振起之高明猶亢爽也北方風氣慓悍則使柔勝之人涵養之因地以施其教因人以盡其才此天下所用乂安也 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君也作福專
爵賞也作威擅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周禮玉府王齊則供食玉舉食味之最貴者以該君之膳飲尊異于人也若臣而上僭于君則大夫必
自害汝之家諸侯必自殃汝之國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而所由以多傾仄偏倚褻僻之人矣上無道揆斯下無法守而所由以多險節悖常
之民矣此言人君當以德行權而柄不可下移人臣當以德馭位而分不可上僭三代用此疇所以政令一而有道長後人失之而遂爲春秋
戰國之世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擇柬選也建亦立也古人自有覆語龜曰卜蓍曰筮皆所以紹天明而前
民用者周禮春官序官有卜人筮人皆中士爲之必特立者一以精其術一所以專其職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句二衍忒 兆卦各有名以命之
凡卜灼龜以觀其體色墨圻之兆雨體氣如雨然也霽雨止也其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也蒙雺也色不澤如霧氣之鬱而冥冥也按下文恆風

爲蒙則蜀土也驛圛也洞行也色澤而光明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或曰兆配五行則雨水霽火蒙木驛金克土也凡筮以四十九蓍揲
扐十有八變而成卦貞正也內卦爲主也悔卦也稱晦也外卦爲終也筮之蓍卦從下起故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其名凡七卜則有五以爲占
之用筮惟有二以爲忒之衍所謂筮短龜長也衍猶推廣也忒更變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故筮以變爲用若卦有動爻者必參詳于所變之
卦後世又即以名過卦爲貞之卦爲悔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事卜筮
之時于卜筮官人中擇立三人以作之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注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
之兆悉按原兆舜之兆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注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悉按周易顓帝周者𦵏之借
字易者易之誤字連山首艮夏人因之歸藏首坤商人因之翔易首乾易人因之翔易者市六爻皆易也三人占者儀禮所謂旅占也從从也
相聽也三人同則從固不待言有吉有凶則從其多者不以私意參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乃皆謂君也疑猶也未定也吝難曰謀士事也六卿掌事者也國語云庶人傳語
周禮亦有外朝致民之法所謂謀及庶人也凡事精微無端緒雖亂人亦有所不知先鑒人事然後及于蓍龜示不自專也 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句吉 從从也相聽也同合會也逢隆也豐大也彊逢古韻叶人謀鬼謀無不配合此上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逆拂也不順也三從二逆如盤庚之遷都也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
則逆庶民逆吉 亦三從二逆如周公之東征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 亦三從二逆以上三者皆中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
吉作外凶 此二從三逆逆者多也內爲祭祀冠婚凡境內之事外爲會盟征伐凡境外之事但筮短龜長故有吉有凶古者大
事卜小事筮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違韋也相背也靜淨也事安也作猶動爲也此不吉
也三從二逆而不吉者稽疑則以龜筮爲重故不疑何卜既請命于神而神示之則必有人所不及知者聽命于神而偏徇于人可也按二從
三逆經無言人共違于龜筮者人事皆逆固兼煩卜筮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鄭氏
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
處故土氣爲風宋吳仁傑則曰雨水暘火燠木寒金風土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者亦箕子詳說之言也時是也來麥也至也備猶也具也草艸也蕃草茂也廡豐也豐

也極至也無爲也亡也言是五者具至各順其次弟則衆草繁滋豐殖草該百谷而言也極備即下文之恆雨極備則無暘恆燠極備則無寒
必相因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 休善也美也若順也古說兒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宋人易爲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亦通在天爲五
行在人爲五事感應之機各以類從其理固然必如漢書五行志枝枝節節以求之則固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咎災也猶惡也狂妄
也倨慢無常之意不敬也恆長久也僭差也不信則不治也豫舒也緩也怠緩無識見也急褊也迫促自用之意不慎思也蒙昧也冒而前不
通明也五事不得則悖氣順應之如此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亦箕子申言之
也省察視也言休咎之應不徒雨暘燠寒風而已王職如歲之兼四時而總其成卿士職如月之分十二而事其守師猶眾也尹治事也眾官
治事者如十日之統于時與歲而效其職得失之應又于斯徵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當其可之謂時易傷也猶變也乂艾也治也才過千人曰俊章彰也康也言歲月日不失
其時則君明臣良之世天時生而地利養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昌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既已詞也昏惛也不懞也微效也猶隱也
事盡也歩也言日月歲已失其時則反是休徵起于歲者見善之所積者厚咎徵起于日者見惡之由來者漸也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 星恆星也七百八十有三壘大小一千八百七十有八民之眾似之好風謂箕好雨謂畢故周禮大宗伯箕爲風師畢爲雨師風土氣也
七爲木妃雨木氣也木爲金妃箕東方木宿尚妻之所好故好風畢西方金宿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南方宿好暘北方宿好燠中宮
四季好寒可知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也日冬則南夏則北極南至于牽牛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爲夏至南不極則溫爲害北不
極則寒爲害今時冬至日在箕夏至日在參蓋恆性之差距周初紀四十二度矣月有九行皆交于黃道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黃道東立春春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夏至行朱道而四季土王之間皆與日
同行黃道也然月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如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有
九道之說借以攷其差也按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則十九年弱而一終也若月差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
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或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曰月離于箕則風揚

沙不衆言日者日從星則星不可見也按此申言雨暘燠寒風也舉星以說風雨舉日月以說暘舉冬夏以說寒燠月亦以日光爲光故日月政言以諭王者政令四時各有所宜政教失中則不能無亂也然日月有常度星辰無嗜好而古必以天象爲人君戒者天子尊無二上當臨以天之尊而已非天學古疎而今密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修也考有子爲後之偁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終命終天所命順受其正不强死也按五福不言貴者福統天下而言自天子達于庶人皆可備之君錫福民保極非古者貴而後富之謂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七歲以下未齔曰凶二十以下未冠曰短三十以下未婚曰折壽與考終命之反也疾广也痾也憂悉也愁也謂疾病死喪康寧之反也貧財少富之反也剛過者惡其性暴盭柔過者弱其性愚懦皆不能進于善攸好德之反也洪範九疇皆人君之道皇極居五爲綱前後八者爲紀五行以法天五事以修身八政以治民五紀以順時三德以用人稽疑以事神庶徵福極以爲考驗蓋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故究言之

分器書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按邦古封字同宗彝宗廟盛鬯之尊也分封諸侯箸王之命及所受物也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旅獒書序曰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按旅盧也獒旅之人也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太保召公奭也僞書乃漢以犬高四尺之獒當之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

惟克商二年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也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魯語孔子之言也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無有遠邇盤庚文也諸侯官受方物左傳七傳文也先王欲照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括以示後人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亦魯語孔子言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左傳五傳宮之奇引周書也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禮表記之文也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度喪志字皆見左昭元傳不貴難得之物而器無用之物淮南精神訓文也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左傳十五傳慶鄭之言也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玆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文也掘井九軔孟子文也但七尺曰仞周尺當今六寸九仞不及四丈何足爲山且孔子譬語今用之竟去譬字

旅巢命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注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按旅者遠人羈旅之偁與旅獒同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金縢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按此篇蓋史臣所記非周公作也序云作者作冊納金縢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武王克商之年歲星次鶉火則歲陰紀大荒落而太歲爲今辛未也史以爲戊寅其後二年歲次壽星則歲陰在協洽而太歲爲今之癸酉也疾广也痾也弗者不之深也豫悆也喜也曲禮疏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

復豫政也則謂借爲與存參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猶幽隱也鄭注欲就文王廟卜謂昭穆之穆存參僞傳本爾雅訓敬不知釋訓穆穆是重言形況字無敬誼也或曰即周書文酌篇伐有三穆之穆謂絕靈一族奇二龜從三亦非戚慽也憂也傳訓近謂借爲促非是公托詞以止二公者不欲以身代事爲厥知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工也猶事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植置也置于神前以禮神也方中國外而曰璧方下圓上曰圭秉執也公執桓圭告即下文祝詞也言公不于廟而爲壇于鄭築三壇以依三祖之神同在一墠而又自爲壇于南北面而立植璧于神前而自執圭以告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冊謂簡書編于竹簡爲之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此祝詞凡百二十有八字故史爲冊書而祝讀之也祝詞蓋周公所作非史爲之元首也猶長也知召誥之偁元子也某武王名也後成王讀而諱之遘遇也厲盭也時氣不和之疾虐暴惡也丕不也子慈也責讀也罰也言若不教是將有不慈之過爲天所責蓋迫欲三王爲之請命也丕史記作負白虎通曰諸侯疾曰負子公羊傳屬負茲是也或謂負子有背棄子民之咎而特死傳則劉丕爲大謂負天以大予之責故疾不可敎或又謂天責其

子來服事左右皆非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旦周公名非不知死不可代特出于忠孝之誠不忍默視計無所出不得已而爲此也仁親也若猶而也詞也考巧也技也能態也姿也材猶才德也藝當作埶猶材也言事鬼神之能多于武王必欲三王之代爲請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帝天也庭宮中也敷散也佑當作右助也下地對天帝言也祗敬也墜當作除猶隕也降下也寶瑞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依亦歸也言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施其道以右助天下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至大其係至重新受大命不可以死故又嘆息言不死則不失天所降之瑞命得以保守宗廟斯我先王亦長有依歸也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卽猶就也爾所謂假爾泰龜也以下告命龜之詞許聽从其言也俟竢也待也屏屏也藏也歸待汝命者言武王當瘳我當代也藏璧與珪者言武王若喪周之大業將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龜本三人占之今各就三王之前而卜也習疊也籥也啓扃也開也籥闔也關下牝也管以開之書兆書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兆各有繇詞略如漢焦氏易林之筮詞也并猶合也言三卜皆吉開兆書之室而合諸繇詞其吉皆同于是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象也周禮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按凡卜四時灼龜四足春後左夏前左秋前右冬後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所謂體也色則兆氣洪範所言雨霽蒙驛克是也墨則兆廣謂正釁處坼則兆坼謂旁罅處也新釁也猶初也永終皆長也圖謀也茲此詞也攸安其所也俟竢也一人天子也周公言王疾無害我新受三王之命惟長享天祿是謀蓋繇詞有永終之言故云然也此時安以待之知三王必能常念我天子而永保其命焉此節史紀以爲入賀武王之詞亦或然也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納內也入也縢緘也以金束匱之外也如今包銅然匱匣也漢書司馬遷傳所謂金鐀之書也翼翌也明也瘳疾瘳也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是卜而藏其命龜之書于兆書之匱常禮固然凡秘書所藏皆金帶其外也武王既喪按此下史臣追述後事而繫之于篇也鄭氏曰文王十五生武王年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冬十二月崩時年九十三成王才十六歲蓋按文王世子之文是年歲星當在大火歲陰在作噩而太歲爲今之乙亥也喪亡也猶遷逝也凡死偁喪者爲小子之心所不忍言謂如亡人之不可得見也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國名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管叔周公兄也名鮮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皆太姒所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使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以監之羊三爲羣人三爲衆通言之人亦偁羣也流言浮游不根之言流傳于王都也孺子成王時年十三也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周公爲太宰攝政固無可讓至終喪後公不返政而管叔又習聞商家禮法兄弟相及爲多慮覬王幼冲次當及己今武王時周公攝使監殷于外疑公有異志故爲是流言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避也避于位也言流言之起是欲離間我君臣傾覆我國家我今弗避則此心不白無以對我先王故以攝政辭告二公而已居東以審察流言之所自起也付託之言文不具耳說文引辟作辟訓治則當謂治此流言之事存參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先王于是卒相成王此以居東爲東征恐非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商奄也罪辠也秦始以罪爲辠字公居東都以避位也釋朝庭之疑以近殷察流言之起久得其實乃知出于三叔故曰辠人斯得也按公以成王終喪之年出居至己卯歲而察知三叔之情乃爲詩詒王而是

時奄君薄姑因公見疑即勸武庚舉事故公返國後即興師東征以平其大難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于後既得辠人之後也貽當作詒遺也鴟也誚譊也讓也詩在豳風鴟鴞桃蟲也鴟鴞也按小鳥喻祿父小腆我子喻三叔我室喻周室鬻子喻成王未陰雨章勗成王也拮据二章公自明也未敢誚公者疑信參半意未能決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熟當作孰大熟大有年也穫刈穀也以與也偃仆也按公居東在成王三年詒詩當在五年庚辰之夏郊迎在秋成王年十五東征又在其後也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弁爵弁也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時年十五于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按以天變將卜東求兆書因得周公請命之書此事二公及王非所素知故問諸史百執事而皆對信有其事又嘆息言公當日誡我勿敢言故王與二公不及知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勿穆卜者言不必卜也沖僮也年十

九以下為僅德惠也新親也執書以泣者感周公忠孝如是而不知也禮亦宜者褒德報功偉重禮之所宜然也王出郊天
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
則大熟國外曰郊出郊迎周公也反風還反也迎禾秒而來如扶之起也築叔也拾也其禾為大風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之
禾無所損失而歲仍大熟也按此篇既克商以下武王代商後二年事也武王既喪以下成王三年事也于篇後以下成王五年事也公返國後
仍居攝武庚叛作大誥東征當即在是年之冬或六年之春至成王八年而底定也
大誥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按殷下脫命字當補三監者武庚封邶管叔封鄘蔡叔
封衛也周書作雒商子刑賁以蔡叔為霍叔非鄭氏以三監為管蔡霍不數武庚此私說也亦非以武王崩後成王嗣位之五年周公
自東返國居攝如初管蔡不自安乃以武庚叛告并導淮夷商奄助惡王將興師征之而作大誥黜貶退也誥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
誥秦始造詔字以當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是時周公居攝誥稱王者征伐自有天子出也猷即猶字繇也道也猷字當在大誥之下爾多邦之上越粵也於詞也御
猶治理也言大誥天道于汝眾國及汝治事之臣也弔猶恤也古讀為御者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也割害也少猶微也延長也洪惟者助語之
詞猶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也沖人王自謂也嗣繼也疆竟也歷數也服民也九服也造遭也迪導也矧況詞也有又也再也格度也猶計量也
言天降凶害于我家武王之命不少延長之而使幼沖人承繼無疆之大業天下弗遭明智之君導民于安至有此變亂之事況又能量度而
知天命之何如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噫也嘆詞也淵回水也涉攸皆行水也
濟渡敷備也詩所謂疏附也賁奔也詩所謂奔走也閉猶距也威用作威也言予嗣服以來夙夜祗懼若臨深淵求相與共濟者疏附奔走猶
之臣以助先人所受之天命不敢忘先人之大業今武庚不靖殆天欲鞠之予又何敢拒卻天之威用乎寧王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粵茲蠢受命曰事
王謂文武也大寶龜國之守龜也紹猶導也傳述之意即就也造也造而請命也蠢如蟲之動也言先王留貽我元龜足以昭天之明意最當
造逆請命其兆早明示之曰將有大難于京師京師之民心亦擾動不安及比而果有東方蠢動之事是龜之神靈大可見也殷小腆
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句鄙我周
邦腆鮮也主也誕欺詐也紀猶理也敍緒也疵病也予殷自予也復夏也行故道也反返也還也鄙猶邊也言今殷為小主而敢欺安欲理
其已絕之緒是故天之降威將黜其命然亦知我國有流言之病民心不安而言殷當復反其王業以鄙我周邦也周之先蓋世為殷家西陲
荒裔之君則武庚必有鄙周之言可知今蠢今翼句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今翼之翼翼也親幸也日往日也獻賢也夫丈夫也翼敬也于往也
敉撫寧安武繼圖謀也大事戎事也休喜也美也并吉三兆皆吉也言今既撫蠢動而覩幸矣我周則向日有為民儀表者十臣足以戡亂宗功
今予敬以之往撫安國難繼前勳而謀大功我何懼哉我有戎事已預知休美蓋卜三龜皆吉也肆予告我友邦君
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代殷逋播臣
肆故詞也于往也逋亡也播判也散也以武庚為殷逋播臣者殷雖于周為容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今乃叛逆則是叛亡之臣矣爾
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罔綴也靜靖也安也越粵也于詞也考父翼敬也害

曷也詞也言汝國君及羣臣無不反我之意曰其勢難其事大民復不安況武庚之叛亦惟三監是從三監在王之宮在邦君之室于予為父
行所常敬禮者不可征也則何不違卜乎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
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永長也允
毓也進也毖勸也哉語詞也造遭也役使也遺饋也投擲也猶與也不豈不也卬我詞也恤憂也義宜也所安也綏當為安猶左助也毖宓也
安也寧考武王也言我非不長思其勢之難而嘆息進動師旅擾及鰥寡誠為可哀然我既遭天之使令與以重大艱難之任于我冲人豈不
憂懼乎爾邦君及羣臣宜助予曰無偸安而但憂懼不可不黽勉自奮以成汝武王圖謀之大功相與勤力致討也蓋責其不然已予
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
基已嘆詞替廢也休美也綏安也相毆也助也弼猶輔也丕大也基猶始業也言卜征而吉是天所命予不敢廢棄也昔天降休美于武王
以百里之小邦而有天下惟卜之用以能安受此命今天相助下民予亦得吉卜則天意可知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卜不可違爾邦君多

士尙輔予以大此大業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
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與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此邦君御事中有武
王之舊臣又進而申誥之也舊久也猶老也丕不也寧王武王也閟毖也愼也毖者戀之誤字戀古文勞也所處也極亟也敎疾也卒殄也終
也肆故今也化猶敎也誘變也猶導也棐輔也猶備也忱誠信也辭詞也猶新君也考就也成也前寧也寧人武王亂臣十人也攸所詞也惟
思也勤毖猶閟毖也疾广也痡也休已止也猶治也畢斃也斃也害汝昔我國之舊人汝不能達槃古帝王之事汝豈不知武王若彼其勞故
天愼勞我周家功之所成予不敢不急疾以竟武王若謀之事今予大告導我友邦君天心可見當輔助誠信之詞以成就我新定之民予何可
不于前寧人開國之功謀所終乎今日之事天亦思以勞愼我民絕卅後患耳譬如人身有疾起于旦夕自當除而去之予何敢不以所受于
前寧人者止其疾之忽發而去除務盡乎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王曰者更端之言也若順也昔夕也猶前日也逝往也肯當作肎可詞也或曰克也能也矧況詞也構蓋也菑才耕田也反艸曰菑故田一歲
爲菑播穫也考老也亦父也古存歿通稱考妣後世則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翼敬也越粵也于詞也卬我也敉安撫也言順承寧王前日之功
則我其當往征往征之事我亦言難而日思之然爲子者棄父之業其何以對先人譬若作室父既底定其法其子弗克爲堂之基況能蓋堂
之屋乎譬若治田其父既耕其荒其子弗克播穀之穫況能歛禾之蓄乎如此則父之敬事以敬我後人者其能曰予有後勿棄其始基乎故
今予不敢不于我之身撫武王所受之大命而安定之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
救此因邦君御事有考翼不可征之言而譬喩之也管叔于周公爲兄于成王爲諸父兄考譬管叔也有以也用也同志曰友與管叔同志
變武庚也管叔啓商惎間王室是以兄考而伐其子弟也伐擊也養古文作戮使也說如事君就養有方之養謂隱僕也言兄考當歷翼其子
乃反與不還之徒相親友以自攻殺其子則于天理人情悖逆已甚凡爲子之臣僕者豈尙可以父兄不可拒之說相爲勸止遂坐視而不救
乎蓋以家之常情喩國之變故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此勸勉邦
君御事同心勠力以成大功也肆力也猶勉也爽明也十人即寧人武王亂臣也迪進也越粵也于詞也爾時彼時也易傷也變更之意法人漢
書翟方進傳作定蓋金之誤字金古文法也疾盤也拂逆也誕大也鄰近胥相詞也言爾邦君御事尙其勉哉昔治明我新造邦者皆由聖哲
之士亦惟亂臣十人進而知天命輔信我周故彼時無敢變易武王之法共成大功況今天降拂逆惟茲發大難之人乃親近如三監自相攻
擊于其室家不容不討爾怠于征伐爾亦不知天右我有周其命不變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予曷敢不終朕畝穡夫田夫也言我長念曰天之喪殷如田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復植我何敢不順天意以
終竟我田畝之事乎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
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茲休息止也極亟也于往也率循也指旨也美也僭差也陳敶也列也言前寧人勤勞開國天亦宜休息之以與我同安樂故變亂之生我
何嘗不卜其嘗征不嘗征乎卜既宜往敢弗從之而往率循寧人之前功以美茲疆土乎況三龜並吉更無可疑故今我大以爾東征也天命
焯然可信罔有僭差卜兆之所陳列者彰彰如此則往必有功爾無疑感此篇多以卜言蓋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古者重卜是以

反覆明之也
微子之命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按武王先徙微子于宋爲諸侯今武庚既
誅因命之承湯祀封爲宋公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是篇亡于秦項之火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王若曰猷大誥到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左哀九傳
陽虎言也謂之崇德左文二傳文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士冠禮文也利用賓于文易觀卦爻詞也宋于周爲客左僖二十四傳文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
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乃祖乃父盤庚文也齊聖廣淵左文十八傳文也皇天眷佑及
誕受厥命皆逸周書文也誕受厥命康誥文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祭法之文也爾惟踐修厥猷舊
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
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踐修舊好左文元傳文也予嘉乃勛惠乃懿德謂晉

不忘左傳十二傳文也上帝居歆詩生民篇文也建爾于公漢書董賢傳文也封爲上公左昭二十九傳蔡墨謂五官之言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左僖十二傳文也明乃服命康誥文也以蕃王室左襄二十九傳文也永綏厥位文侯之命文也萬邦作乂皋陶謨文也無替朕命漢書王莽傳文也又無廢朕命左襄十四傳王賜齊侯命文也是篇純以四字爲句西漢尚無此格調何况三代

歸禾

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按成王母弟名虞封于唐其得禾瑞時猶未封敍稱唐叔據後言也穎禾穗也大傳云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及充箱歸饋也成王以禾瑞歸美于周公故命唐叔以禾饋公于東征之所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嘉禾

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按旅陳也敷陳天子之命推美成王此篇亡于秦項之火漢書王莽傳引嘉禾有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然假王字必是莽所竄改

尚書古注便讀卷之四中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邦封也得諸侯之土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幷邶鄘也馬融王肅皆以康爲畿內國名按武王分封時康叔聃季皆幼未得封成王嗣王有流言東征之事八年中未遑封國也當從鄭說爲證而史臣追傳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者成王八年之三月也哉才也始也魄朏也月始生朏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二日之月去日未遠或有時不見三日則必見故馬融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朏也初猶始也基謀也議也岐鎬偏在西壓四方遠近不均故周公東行于洛以作新大邑周禮大司徒所求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洛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左傳所云定鼎于郟鄏也和龢會合也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不言蠻夷鎮蕃四服者道遠不與役事也工官也五服諸侯之百官也播蕃也敷陳也見猶效也士事也勸勞也洪鴻

也代也是時周公東征既定議作洛邑以爲東都先合四方以觀天下之心于是五服諸侯之百官偕來且陳告民志之和願效職事于周周公皆慰勞之乃代成王誥康叔以治道而封之衛且以遂敍夫洛也成王四年觀洛會諸侯之百官議建新邑至五年乃經營之而作召誥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左傳定公四年衛祝佗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傳公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孔子書敍曰成王封康叔夫甯武祝佗孔子之言安得有誤後儒改爲武王所封誕妄甚矣王成王也誥雖周公所命而每節必稱王曰者明居攝不自王也下文則皆周公之誓對衆諸侯而封康叔也孟長也孟侯諸侯之長也康叔于王爲叔父于公爲母弟其德未知與會叔鄰叔何如意年少則易馴迪分親則服衆心呼孟侯者尊之也稱小子者親之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乃汝詞也丕大也顯顯也明也克能也德惠也罰上報下之辜也辠之小者曰罰小者尚讓大者可知左傳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勖肆汝小子

封在茲東土侮駁也鰥惠也寁也寡少也猶偏也鰥夫寡婦天下之寡民也庸用也祗敬也威畏也顯㬎也明著也鑒始也區猶域也夏中國也越粵也于詞也時是也怙恃賴也冒昭也低視也休嘉也美也遠猶滅也戎祟也大也敘猶順也寡兄少有之兄也謂武王也勖勉也肆故今也言文王視民如傷不敢輕慢于鰥寡故用所當用敬所當敬畏所當畏其德顯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域于中夏惟我一二友邦亦皆修治我西岐之民惟是恃賴于時上帝如見聞之而嘉美之乃大命文王殪彼大商以受天下有若諄諄然命之也故凡爲殷之諸侯殷之小民無不順敘來附寡兄武王亦能懋勉以繼其志續其緒故今汝得以分封于東在此位也此申言文王之明德愼罰也王曰

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

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

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將當也遹述也循也紹繼也衣猶服也往謂文王之前也敷博也大通也殷先哲王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小乙武丁也乂雙也治也惟凡思也耇老也宅度也換也由以也用也古先哲王夏也宏大也若順也裕猶饒也在存察也言今治殷民當敬循古文考尊其所聞服其德言又上而廣求于殷之賢王以保治其民更大遠思商賢臣之言度之于心以焯知其道而且進而上之別求前聞用夏王之道以安保其民斯能大覆于天順其德

寬裕汝身乃爲不棄今日之王命而常存察也此勉康叔以明德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

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

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痛也瘝當作鰥讀爲憲猶病也畏威也棐輔也忱誠也逸佚豫娛皆樂也憲仁也懋勉也言刑罰之在人身猶痛病之在汝身痛病汝所苦可不敬用刑罰哉天之明威可畏而惟誠是輔民之性情可見而惟志難安汝之往圖當竭盡汝心毋偷安好樂乃其治民之道我聞古人有言凡怨之生不在事之大小在于傷人心傷心則雖小亦能爲禍也惟當于不愛之人行其仁愛于不勉之人用其勸勉則盡自殷而言則刑亂國似當用重典而自周而言則刑新國當用輕典時康叔爲司寇恐其任法太猛故將先勸以慎罰而先明其事理也巳汝惟小子乃服惟

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已更端之詞也服事也宏大也應膺也猶受也殷民七族之民也作起也言汝雖小子汝之事則在宏大王業受王命以保此甫定之殷民所以然者亦惟助王圖度天命撫綏民人與起舊染之俗與之更始而已或曰宏王當作宏大左傳引書而曰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可證存參王曰嗚呼封敬明乃

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典法式用也爾如此也適會也暫詞也道導也言也恃惡不悛而皆有心故犯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偶然誤犯而又盡輸其情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敘猶順也時是也服畏也治也勑當作敕誠也懋勉也和相應也有已也猶治也疾疒也痌也畢斆也盡也棄捐也咎猶惡也言能順是殺終赦眚之道以行罰乃大明治而民皆誠勉以應上之教終

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者去惡如棄疾則民皆盡捐其惡矣告者如赤子無知匍匐入井必保而救之則民皆安治而無愁怨矣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到也殺戮也無毋也或惑也亂也一曰或有也猶專也皆可通劓割鼻也刵當作刖跀也斷足也五刑無斷耳之法言天討有罪其有大罪者非汝封可言刑殺人也尙毋妄擅刑殺也其有小罪者亦非汝封又可言劓刖人也尙毋妄行劓刖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

師茲殷罰有倫外事外朝聽訟之事也康叔爲司寇斷獄于外朝有陳敶也列也時是也臬者射之準的猶言法也司也師遵也猶循也茲此詞也殷罰商之刑法也倫侖也理也言汝聽外朝之事當陳列是法使有司循此商刑之有倫理者又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要猶中也會也囚係辠人也服念服膺思念也旬十日也時三月也蔽辥也丕大斷也言因係辠人其罪法之要辭既具當服念再三小疑者至于十日大疑者至于三月然後情眞罪當乃可以大斷此要辭之囚也周禮小司寇至于旬乃蔽之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告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王曰汝陳時臬句事罰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無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

未有遜事彝猶常法也義皆讀誼人所宜也庸用也次顓爲即猶就也如塈之从卽亦作垐从次也或曰次恣也縱也亦通遜遜也順也言汝陳列是法以從事于罰斷以殷之常制凡宜刑宜殺者勿用以就汝之意見雖汝以爲遜順于理亦哀矜勿喜必自疑愼曰或有未順于事者乎巳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

乃知言汝雖小弱弟然未有似汝之心我心者故我之德惟汝所知謂所謂言皆可法也左定六年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自得罪者不由于人之誘陷所謂式爾也寇暴也攘竊也猶奪也在內曰姦在外曰宄越墜也猶斃也于搶也取也貨財也暋冒也罔無也詞也弗者不之深也

憝怨也言凡民自罹于罪如寇攘姦宄殺越人而取其財者冒犯國法不知畏死此其罪人人得而誅之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元首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祗敬也服役也治也字慈也愛也疾嫉也猶毒害也顯縣也明也鞠育也稚也弔通也至也與与也予也泯悵也愍也亂斁也由用也刑戮也言兄又有惡之首大可恨者如不孝不友之人乎子傷父心父害子命弟弗念天倫之著明兄弗念稚子之可閔有至于此者雖非干犯有司之政令而得罪于國然于天所畀民之五常大爲紊亂滅天理喪天良者也汝則速用文王所作不孝不弟之罰殺此勿赦按左傳三十三年傳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傳引康誥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疑此節下尙有闕文中言罪不相及之意今不可考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

義率殺 此言用法于有位之人也率述也循也戛信也正也庶子周禮之諸子也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言也掌教國子故曰訓人正猶長也正人官之長如周禮宮正酒正及諸正之類也節卪也瑞信也小臣諸節如周禮掌節之上士中士也播譜也瞰也敷遊也造作也譽名美也庸用也瘝寤作鰥寤也疑也時是也引猶長也已噫詞也義誼也文王作罰之誼也率律也猶大凡也言況又不循大法如在位之臣乎別施其私恩小惠釣猶弋譽而弗念其職弗用其常以病其君是乃長惡不悛之人惟我所怨惡若然汝乃其速用文王所行之誼大率之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謂他國諸侯也康叔爲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亦及之也能猶得也不相能如不孝不弟之類是也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也正即正人也左文十六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宋昭公自言其無道即此之謂也放猶棄也愆惡也猶恩惠也乂艾也治也言諸侯有作不善于其家作不者于其臣惟暴虐自恣大棄王命者乃非恩德可以治也汝爲孟侯當征討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言康叔尤宜自治也典常法也裕猶寬也忌戒也警也懌當作釋猶悅樂也言正己乃所以正人汝亦毋不能敬常法能敬常法乃所由以寬裕其民用法貴果斷而化導貴優游也何以敬典則凡事思文王之所敬而敬之猶文王之祗祗也恩文王之所戒而戒之猶文王之威威也乃所以裕民也汝言我思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此怡悅于汝矣以見不如是則違王之惡汝亦不能以殷民世享也此節言慎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申言明德爲本也言殷民化紂之惡固當嚴以治之然罰敵以殷先王之彝即宜迪導以殷先王之德也爽明也惟思也迪道吉善也康康也安也我我周也求究也終也詩曰世德作求適之也猷往也言慎罰當以明德爲本明思治民之道而導之以安善我周是其思殷先智王之德以安治民殷先王導之于前我周導之于後不爲終竟殷先王之德乎況民雖染于汙俗亦無導之而不就于善者特君上不以導之則正己以正人之政無所施于其邦雖齊之以刑亦免而無恥耳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惟思也監視也靜靖也享安也戾肆也猶定也屢當作婁猶數也殛誅也尙上也顯㬎也言我思不可不觀法文王及殷先哲王故告汝明德之說于行罰之中今思殷民之所以不安未定其心雖屢導之而未能和同者我明思之殆天之誅罰我耳我何敢怨天與民但自思其罪凡

致天之罰者不在大亦不在多也況豈無大與多者上而明聞于天乎此周公代成王自責之言正己以正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亦誡康叔以德行罰也作怨猶作威也則法也敏疾也敏德周禮師氏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謂行仁如春夏行義如秋冬也顧還視也猷當作猶儀也猶圖也以與也瑕瘕也病也殄絕也言汝其敬用此罰哉毋作怨于民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擧斷以誠心大以仁義之德爲則以安定汝之心順省汝之德遠大汝之圖惟寬裕以存心乃與民相安民不汝疵瑕不汝棄絕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故今也命天命也享獻也猶祭祀也諸侯受封祭其封內之社稷山川所謂命祀也殄享國亡則絕也明萌也字亦作薆勉也服命侯伯七命其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也高乃聽者凡偏聽生姦當獨觀于昭曠之道也皆故今汝當思天命之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念哉毋自我而絕其命祀也惟在勉汝今日之服命以高曠之道聽訟用以安治此殷民而已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句典聽朕告句汝乃以殷民世享 往就封而之國也替廢也典聽猶常受也告誥也上告下也殷民殷墟之民即上文惠保殷民也享享國也言往即

汝邦當持敬而勿廢棄常聽我告汝之言則汝乃以是殷民世世享國也

酒誥

書序見前史記云周公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以淫于酒鄭氏詩譜云朝歌民化紂嗜酒按劉向云酒誥有脫簡一豈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即在脫簡中歟韓非說林引酒誥之文解康誥疑古本有合酒誥于康誥爲一者之說者序以百今亡夫按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而酒誥之篇俄空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成王也妹沬也水名沬邦紂都當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其初武丁遷居之即鄘詩所云沬鄉在朝歌西南也左定四傳康叔取于有閻之土國即鄘之聲近借字也馬融云沬邦即牧養之地按牧養當作牧野謂在今汲縣也紂沈于酒有糟邱酒池之事有新聲靡樂之歌民皆化之故明大命以戒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小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此言周之所以興也周家世次文王第當穆故稱穆考肇厥也猶開也西土豐邑也毖郯也宰之也庶邦者文王爲雍州牧伯南豫梁荊故得告庶國也庶士衆朝臣也小少也少正正人之副貳也如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是也御事凡治事之人也命猶名也元猶大也言文王遷豐以來其告戒以宰治庶國君衆朝臣及小臣治事之人朝夕敕之曰祭祀則用此酒思天所以降酒之名開導我民者惟大祭祀以敬神明人得因祭飲酒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言殷之所以亡也昔爲殷民今爲周民故儆我民德衷也言酒固天所降命酗酒則天所降威殷民之所以大亂亡其德性者亦無非以酒肆其行也西土而外小大國至于喪亡者亦無非以酒取罪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言文王之教民也正猶長也彝猶常也將將也扶也醉酒潰也言文王誥教庶民自小子之血氣未定者始以其有長上之當服勞有職業之當勸事不可常以酒爲樂也推而至于衆國之民亦惟因祭燕私而必以德扶持之毋許溢其度量以至于醉也韓非子說林篇紹續昧曰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迪導也土物土所吐之物五穀是也愛忞也猶惜也臧善也文王言我民各宗訓導其小子惟黍稷之是惜無耗于酒其心乃善能明聽祖父之常訓則大德固不踰閑小德亦無出入一謙酒而德皆純一也 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敕康叔專教妹土之民也嗣猶習也純專也嫥也

藝當作埶種也黍糜之黏者也稷齋也其黏者曰秫皆可爲酒五穀獨言黍稷者周禮職方冀州宜黍稷也肇劭也敏也賈市買也市于遠而售于近也服艮也猶事也慶行賈人也洗酒也滌器也腆設膳多也致送詣也猶勝也言妹土之民當去惡遷善習汝手足之勤事以稼穡爲事其奔走以事其父兄者勤牽車牛遠致物而坐受之以孝養其父母其父母有慶賀之事則子自滌爵殺膳以送此酒是亦可用也上言惟祀用酒此言養父母下言養老皆可用酒者舊染一時雖革寬其教以耆導之使優游漸漬以遷于善也 庶事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也庶士有正厥官及長也庶伯君子厥長之長也典猶常也羞進也耇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也羞耇養老也君羣也猶衆也老有國老庶老故曰惟羣作爲也稽計也考也中猶和也尙庶幾也羞進也饋餽也饋祀臣助祭于君也介夵也大也逸佚也猶樂也詩曰舉酬逸逸則逸謂旅酬時也允信也王猶言周家也正事致事若順也元猶大也忘忽也言爾臣皆當常聽我之教致謙于酒爾能養老以羣則可飲食醉飽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周禮酒正曰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德無酌數是也又言爾能長觀祭于德致于射而中庶幾進而助祭古者諸侯將祭祀與羣臣射以觀德先習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儀謂之大射儀是也總言若此之飲酒乃信爲周家任敬事之臣若此之飲酒亦天所順其大德者而周家亦長不忘是臣矣以上皆使康叔明于妹邦之大命也 王曰封我

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以下正告康叔也我我周也棐輔也徂助也左也腆猶多也言我周西土當日凡備佐之國君朝臣小民皆能用文王之教不厚貪于酒故我周至于今日克受殷之大命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 句 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矧曰其敢崇飲 此以商君臣告康叔也昔昨也猶往日也哲知也實習之王也迪道也顯顯也明也經猶常也德惠也秉猶持也哲悊也敬也威疑當作戊太戊也帝乙按謂祖乙非紂父也湯至祖乙十三王爲世則七也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之書帝乙六世王成王成就王德也相數也輔也畏相敬畏輔相詩云成王不敢康周語叔向殷之曰敬百姓也百姓謂百官即畏相之謹也御事統言朝臣也欒上也言我聞殷先哲王之道畏天畏民常其德持其敬自成湯太戊至帝乙皆能成就王德敬畏輔相維時治事之臣其輔君亦皆恭慇不敢寬假佚樂況敢以飲相尙乎 越在外服侯

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五服不言寀者省文也邦伯方伯也百僚庶尹即上文有正也惟亞惟服即上文有事也宗工宗人之官也百姓里居謂百官致仕家居者湎沈于酒也飲酒齊色曰湎面皆紅赤也尹正也祇敬辟法也言外而衆服之諸侯牧伯內而羣臣及百官族姓之致仕家居者皆無敢沈湎于酒非徒不敢且亦不暇惟助其君成就王德使之顯著于以正人心敬國法所以不暇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言紂所以亡國以戒康叔也酣酒樂也祇當作祇只也詞也保猶安也易傷也猶更變也燕宴也儀義也容止也詩曰既愆爾止即謂紂也蓋痛甚也荒妄也廢亂也惟思也息已也猶止也乃仍也逸佚也樂也疾猶急也狠盤也

罹當作羅猶憂也或曰當作惟思也馨香之遠聞者羣聚也庶羣衆臣也腥當作胜腥臊猶臭惡也愛悉也民猶人也速猶召也言紂幸酒其命令無足以顯示于民者但安于飲怨之事而不悛改大肆其淫湎于非法爲酒也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以宴飲喪其威儀故斯時之民無不痛傷于心而紂惟狂妄多湎于酒不思自止仍然佚樂其心卞急狠戾毒害諫臣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而不知畏死以積罪于商邑于殷之滅亡曾不以爲憂懼弗思以明德馨祀登聞于天大惟民之怨氣羣臣之酗酒其臭惡聞于上故天降喪亡而不復愛之非天之施其虐也惟人自召其禍而取罪耳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監鑑也鏡也墜當作隊從高隊也撫猶據也時是也言我所以引湯與紂詳告汝者古人所謂毋鏡于水而鏡于民也今殷因酒而隕其命我其可不據是以爲大監乎湯征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古人之言疑尚在其前矣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寀矧惟若疇圻父句薄違農夫句若保宏父句定辟句矧汝剛制于酒劼固毖慎也獻賢也太史左史記動者內史右史記言者友如文王四友之友在左右也越暨也宗工宗人之官事七也服休燕息之近臣服寀朝祭之從臣也魯語天子大寀朝日少寀夕月若順也疇當作疇籌也計度之意圻畿也圻父司馬主籌度封畿之甲兵者薄偪也猶車之有輔弓之有弼也或曰縛也猶束也違辜也背盭也農父司徒主教正人之邪行者保猶安也宏猶大也宏父司空主土主順安萬民者辟辟也治也剛制猶彊斷也言殷獻臣之在諸侯國者當戒慎于酒矣況在君左右之臣爲汝友位踰異姓之臣爲宗官者乎況爾密邇之士爲燕息之近臣朝祭之從臣乎況司馬司徒司空三卿之坐而定治者乎況汝爲一國之主人所視傚其可不劼毖于酒而彊以自斷乎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誥告也下陳上曰告羣猶聚也羣聚飲酒古有此禁故周惟蜡祭之時漢有賜酺之令也佚失也縱也拘當作拘讀爲拘戾其足也言有祭告之羣飲者爾毋縱之皆執縛以歸于周其當殺者殺之也愚按此指周之欲臣中有此者康叔不得專殺故執以歸周也觀下文言殷之諸臣言勿辯乃司氏湎于酒可見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惟皆詞也迪猶導也庸用也姑乃也且詞也有宥也寬也如梓材戕敗人宥論衡効力篇亦引作彊人有也斯此也享養也讀如禮記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孟子中也養不中之養或曰享當作亯忠厚待人之意也或曰享饗也猶受也恤收也猶數也蠲佳也善也時是也言殷臣之湎酒者則皆紂之所導

染惡既深未能驟革雖歸于周弗殺姑教蓋寬恕此而明欲其遷善也若不率教而不悛則予一人弗能教之弗善汝事于後則同于羣飲之周臣殺無教者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典猶常也毖上文劼毖之言也勿弗詞也辯猶治也乃司有司即諸臣百工也言汝當常聽我所言劼毖之道法先實近若勿治臣工之湎酒則小民之湎酒終不可禁矣

梓材

書序見前亦周公代成王誥康叔之語衛于殷爲亂國故酒誥之言用重典于周爲新國故梓材之言用輕典下半以康叔爲牧伯故推之庶邦以康叔又爲至親故欲其保民以保王也論衡効力篇引梓材因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暨眔也與也達通也大家卿大夫有寀地者之家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上臣謂衆臣下臣就大家而言言上有天子下有大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無壅隔者邦君也臣民素服屬于大家君能撫綏民與臣以其情通于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順之矣臣民皆翼戴乎天子君不得罪于巨室以其情通于天子則邦國之若否天子明之矣鄭氏以王爲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稱公不稱王恐非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
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若順也恆常也越粵也于詞也師達也先導也天子六卿諸侯則三卿司徒衆冢宰司馬衆宗
伯司空衆司寇也尹正也謂大夫旅衆也謂士屬盤也或曰烈也勞讀如勞之來之之勞肆遂詞也徂往也肆往前日也歷人肆人所過也知情
容胥者也見猶示也事敬勞之事也戕敗人殘毀人手足面目而未至于死者也胥汝順其常道曰我有互相師法之臣皆言不暴虐殺人所
以然者亦其君先能愛民而敬勞之故臣遂往而敬勞其民凡向日舉人經過之人知情連坐者並寬恕之遂亦示君所以敬勞之意凡毀傷
人不死者亦寬恕之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書肩也開也監臨視一國周禮太宰所謂立其監也亂治也胥也敵也猶言相也敬當作矜寬也字亦
借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屬婦也孀人妊身也合人也猶同也由迪也道也容寬而受也效教也上所施下所效也命王命也曷詞
也以用也引猶長也恬安也辟刑法也言王開國以敵治者爲民而已惟日無相殘虐百姓至于鰥寡孀婦皆道之以寬容王教諸侯及治事
之臣其命何在期于長養其民長安其民非特今王之命然也自古哲王皆如此邦君其無任用刑法可也　惟曰若稽田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
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稽計也度其廣袤而經畫之也斂斂也一歲曰菑才耕之
田也陳敶也列也修飾也皆猶治也疆田界也廣尺深尺曰畎田間水道也牆卑曰垣高曰墉塗當作涂猶塈也以塈灰飾牆也既仰塗也茨
以茅葦蓋屋也梓楸也木材之良者故攻木之工曰梓人樸木素也未經斧斤之名斲斫也塗當作斁讀爲朽丹巴越之赤石也雘善丹也南
山經雞山多丹雘是也山海經又有青雘白雘黑雘言治田既反艸將耕必又界畫溝洫以喻既除民之疾又當立其綱紀也作室既築牆又
當汚以白堊塗以茅茨以喻既立國家又當修其政令也治器既成營又當飾以丹雘以喻國既治理又當修明制度典章使燦然有成也周
公丁寧康叔亦欲其善繼文武之志事故爲此三喻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句 集庶邦丕享先王文武
也明德有德之臣也懷念思也夾持也猶備也享獻也猶洛誥所云百辟享也作猶使也兄弟諸侯同姓及婚姻甥舅之邦也方茲也併也后
纘體君也式用也典常法也集人也會也會庶邦丕享即四方民大和會也言文武勤用明德之臣思以爲輔故眾邦獻誠使其兄弟之國並
來順命而諸邦亦能用其明德之臣至今繼體之王敬用常法故庶邦亦會于此而大獻其誠也自此以下蓋總結三篇之詞其時侯句男邦

采衛咸在康叔以至親而爲牧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
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付與也和懌也誘也懌當作斁猶怡悅也迷惑也言有人斯有
土天既與民人及疆土于我周矣故今王亦惟明德之用以爾小子封爲監欲以懌悅先後迷惑之民用以懌悅受命之先王也先之迷民謂
化紂之惡酗酒酗身者也後之迷民謂助武庚爲亂者也　已若茲 句 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已噫也發聲之詞若茲言王之告汝者如此也監即康叔也言王所告者著于此爾監當曰願如此
誥期至于萬年惟王子孫長保安此民人也康誥代成王曰乃以殷民世享欲康叔長保其國也此代康叔曰子孫永保民欲王長保其天下
也

召誥書敍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按此在成王嗣位之十年也成王年十九周公將反政欲擇土
中建王國先視召公相視所居至十二年而雒邑成乃名曰成周反政于王也呂覽長利篇云成王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
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蓋雒爲天下之中諸侯朝覲貢賦道里適均建都者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居九鼎于
此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二月者成王即位之十年周公返而居攝之五年正月也二月當作正月字之
譌也望月與日相望光滿也是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望十六日庚寅爲既望越六日則二十一日乙未也　王朝步自
周則至于豐步行也周宗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在今陝西長安縣豐在今鄠縣去鎬二十五里將即土中易都爲大
事故朝告于武王廟即至豐以告文王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 句 惟丙
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太保召公
也相視宅居也越粵也于也若詞也來至也三月當作二月字之譌也二月甲辰朔也朏月未盛之明月之三日也爲丙午又數三日爲戊申
月之五日也經營疊韻連語猶量度也或曰南北曰經東西曰營召公以五日之朝至洛而卜所居已得吉卜則經營而度其址也洛雒水也
在今河南鞏縣東北自豐至洛邑七百里故自正月二十一日吉行五十里至二月初五日計十四日而至于雒也　越三日庚
戊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庚戌二月七日也庶殷眾殷頑
民也是時已遷于洛故徵發之攻猶治理也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汭水相入也謂洛水入河之處甲寅二月十一日也周書作雒云城方千
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按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

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九里之長方千七百二十八丈也成謂規模既定丈尺攸分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而朝後市之位皆

就理也若翼日乙卯翼昱也明也乙卯十二日也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周公後召公七日而至洛達通也通觀猶徧觀也新營也不久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丁巳月十四日也周書作雒曰乃設邱兆于南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此以事知祭天周公代成王

行禮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戊午十五日也望前一日作雒云

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社者五土之總神所謂后土也以共工氏之子句龍配牛羊豕具爲太

牢禮禮殺于祭天特牲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甲子

月二十一日也周公于是昧爽即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之于册以命役于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厥既命殷庶庶

殷丕作丕大作爲也衆殷承周公之命皆趨事赴功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

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以與

也幣者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之屬後爲魯之分器即左傳所云寶玉大弓也錫賜也與也稽蹄也旅敶也敶也召公見周公德隆功成有反

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以與公而言敢拜手稽首以陳于王若公并以誥普告衆殷及汝御事之臣皆明聽之也按

此蓋公既定宅使伻告卜于西都之時召公以其言付周公達諸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

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元首也元子天子也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也疆猶竟也休喜也慶也恤憂也曷其奈何者曷可之詞也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大位乃天所得改易之今此大國殷之命惟我王受之矣固無疆之慶然亦無竟之憂也因嘆息言惟聖哲之茂行敬得用此下土耳天

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

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當作瑕遐終

猶永終長久也越粵也于也多先哲王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後王後民謂武丁以後紂以前也服猶受也厥終謂紂時也智賢臣也藏當作臧

瘝于野也瘝當作鰥瘝也病也在存也夫丈夫也保褓也小兒衣抱襃也襃也攜提持握也徂往也眷顧也德惠也言商祀六百天既長此殷

命者以哲王之多今皆在天故于其嗣世之中主猶保其命至于其末紂暴虐無道賢智者退伏病民者在位民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

號呼天往逋逃于其所亡之處而已乃出則見執又無所逃死故天亦哀憐殷民顧此大命用能勉于敬德者以爲民主然則王當速敬德以

承天意也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視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迪導也子者

禹始以天下傳子也面猶向也稽計也若順也墜當作隊高隊也格搭也擊也湯始以征誅得天下也言視昔夏王天開傳子之局而保佑命

之禹如面向計度而順天至桀不德而墮其命近在殷王天開征誅之局而又保右命之如夏至紂不德而今亦墮其命言天命靡常不可恃

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

謀自天沖僮也沖子成王也壽耇老成之人也稽計也考也有又也再也自猶順從也自天猶上文天若也言王嗣位則無遺棄老成

之臣當曰是能計考古人之德以輔弼我者况曰是又能計考于天道以順天者乎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

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諴和也碞險也阻難也不猶勿也用

以也頋還視也言王年雖幼天之首子也其在大能和于小民耳蓋小人雖保今雖庶殷丕作大見休美王勿敢以爲可後而忽之當還視其

險難而深畏之蓋猶水之能載舟亦能以覆舟之喻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

民今休紹繼也自猶始也服民也猶制治也土中王城于天下之土爲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僻且曰者君前臣名也

時是也配對也合也毖慎也乂嬖也治也言俟新邑既成之後王當來繼承天命以始治于土中旦言作此大邑其自是仰答天心以愼祀于

上下神祇其自是宅中圖治王保有天之成命以治民可于今見太平之休美矣蓋周公反政成王復辟來洛其制禮作樂天下太平皆在後

二年洛邑既成之時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既述周公之言因自陳治民之道服殷民也治也比介皆猶近也節同也猶制也邁勸也勉力也言今殷民與周民雜處當先治殷治事之

臣使親近于我周治事之臣相觀而善以節其氣質驕淫之性則日相勸勉殷舊臣遷于善而殷頑民亦無梗化矣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所處也德惠也言議道自己王其以敬爲居身之處哉所敬維何仁義禮知之德而已我不可不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監視也服猶佩也歷過也久也延長也墜當作隊從高隕也言不可不察視夏殷以爲戒夏殷之歷年修短皆不敢
知惟知所以墜其天命者皆不敬厥德故耳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嗣繼也惟思也茲此也詞也若順也國功曰功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當思此夏殷之所以受與墜者而繼順其敬德以定國之功者如夏殷
哲王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生猶養也生子謂年十五入太學時胥養之使作善也貽當作
詒遺也贈也猶寄也哲命謂賢智也言王乃佩服天命之始若生子然其善惡無不在于初生之時自寄于善乃有賢智以承天之命也今天
其命王以賢智與否乎命王以吉以凶乎命王以歷年與否乎均未可知所以可知者今我初服如子初生在自勉于善自絕于惡而已宅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肆故今也詞也疾速也祈求也用以
也永如水之長也言王新居洛邑今其速敬德哉惟以德求天歷年之長命耳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此言化民以德勿以刑也淫過也彝常法也敢進取也殄盡也乂芟艸也猶殺

也若順也言王無以頑民過用非常之法亦勇于用刑以殄刈之惟順而導之以德乃有法功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
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首也刑荆也法也越粵也于詞也顯㬎也光明之意言一人首出位天
下之上則居天德之首小民所用以爲法者也敬德而天下法之斯于王之德益光明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下
君臣也恤憂也其期詞也丕大也式用也替廢也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共期受命如夏歷年之久勿如殷歷年之久而忽廢之欲王以小民
受天長命也蓋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厥數矣丕若與勿替異辭者周受殷命不可云丕若有殷歷年也拜手稽
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予小臣召公自偁也以與也讎讎也猶相當相對也故字亦或作讐謂殷頑民也百君子衆殷
御事周御事而言也友民同志之民謂周民也末猶終也召公既拜興而言我小臣敢與殷之頑民暨殷周之臣及周同志之民皆保受王之
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歷年永久而王之德亦光明于天下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非敢勤者召公自謙之詞也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之幣也供具也言我非敢自謂能勤也惟敬奉此幣以

興周公供待王能祈天永命而已

洛誥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按洛
邑之經始在居攝五年而其成則在七年序于洛誥言成者要其終而名之告卜告于西都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拜手首至手也稽首者首至地也復白也猶還返也謂將返政于成
王也返政在成王嗣位十二年洛邑既成之後此莅經始已定而先營之辟君也子者親之之詞明辟者尊之之詞皆謂成王也王命周公往
營成周公既得卜而復命將自退老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句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基猶始也允繼嗣也相視度也言王年幼若弗敢乘天基命定命之時作民明君曰如弗敢者
宛約其詞謙于斥王之幼也予乃居攝以繼嗣武王保安周家今大相度洛邑王當爲天下明君之治庶其基始于此洛在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乙卯見召誥周公居攝之五年二月十二日也師猶衆也朔北
也河朔黎水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其故城古謂之黎陽也近于紂都爲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山

瀍當作廛廛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山二水皆入洛澗東瀍西即召公所卜王城也廛水東者略近衛輝府王城之下都所謂成周今洛陽縣
東北二十里其故城也王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二十里相距十八里食龜兆食墨也凡卜四時各灼龜之一體今在二月爲周之春是當灼前
左也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焞焌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爇蓺墨者烟煤所成利以引火者也
引至其處以觀兆之吉凶著引不至所著之處則不吉可知言河朔黎水則占之不吉而洛陽則廛水東西皆吉今以澗水東廛水西爲王城
以瀍水東爲下都遷殷頑民也鄭氏謂使民服田相食恐非王城即召公所卜而下都則周公所卜也伻來以圖及獻
卜伻當作拼猶使也使人來于王所以新邑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也必以圖者口述不憭指圖乃憭也王拜手稽首
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爲天非爲公也王以公言天基命定命故兩言敬天之休皆云拜手稽首也公以叔父之尊當居攝之任似不妨特
有加禮然君而稽首于臣不可以訓故用王肅註之說解之猶左傳子犯曰天賜而重耳稽首秦穆賦六月以佐天子者命之重耳而重耳亦稽
首也下文拜手稽首休享則爲禋文武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
既定宅伻來來句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休喜也猶美也匹猶配也伻來來者使二人也先獻王城之吉卜後又獻

下都之吉卜也以此觀彼曰視故使彼即觀此亦曰視恆久也古文以貞爲鼎籒文以鼎爲貞古二字通用此貞即鼎借爲當也億萬也古十萬爲億漢時則萬萬爲億誨曉教也誨言者教以及天基命定命之言也成王言公代予及天基命定命來相度洛邑之居以作周邦而配天之美命即公所謂允保大相東土基作民明辟也公已定宅先後兩使人示我以卜兆之美兩地所卜皆吉即公所謂伻來以圖及獻卜也我二人王與公也言我與公共當其美公其以我永遠敬天之美敢拜稽而受所誨基命定命之言也上拜稽是史臣所記此則王自言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此以下公告王以宅洛之事也肇肁也猶始也稱爯也舉也咸僉也皆也秩猶敍也无文諸祀之章無文籍或今宜增祀者皆祭之也或謂殷禮簡畧無文則以文爲彰之彰其殺非是或曰文案也亂也存參成王始臨新都遜殷頑民故先用殷民習見之禮雖公制禮作樂旣成欲俟成王即政後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後始用之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齊正也工官也伻使也周新邑也庶衆也有事祭也左氏春秋傳僖九年曰有事文武昭十五年曰有事于武宮是也言我來洛時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告之曰衆臣將有助祭之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曰當作日即命日猶言受天命之日謂至洛邑頒新政也宗尊也實祭也記功宗者凡有功之臣皆書于太常載在盟府是也元首也猶

始也作爲也作元祀者若大享于先王禰祖從與享之是也周時若號叔已殁自宜祭于大烝他存殁不可考其禮可類推也惟命者頒天子新命使司勳詔之也受命受天子新命也篤嘗也學也弼猶輔也言王至洛之日記諸功臣而賚與之其殁者則首列祀典惟命曰爾受茲新命者以能厚輔王室有大功于周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也視猶示也功載記功之戴書也悉盡也教效也工功也言以功載示羣臣使知凡載在書記者皆能自靖以效功故有此寵命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勿其絕孺子幼少之偁謂成王也朋儕也羣臣同志好者也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往枉也邪曲也燄燄火行尚微也灼熱也敍除也也質祛也言其慎所與乎若比暱邪曲之人其害始雖甚微而後且勢陵于君權降于主雖欲除之而弗可絕譬之于火焚焚不救炎炎柰何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若順也彝猶常法也撫按也持也嚮當作向仰對之意即就也有友也同官之僚明勖也猶勉也裕猶饒足也辭詞也猶聞譽也言王其順用常法及撫治政事皆宜如我之所爲惟以在周之舊臣從往新邑使殷臣在所趨嚮就其僚友相與較勉赴功厚大以成饒裕則汝亦終有譽于永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詞也更端之語止而復言也上文言治內以下言治外言汝雖沖子然終成

王業惟在于汝任大責重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識記也百辟諸侯也享獻也朝貢之禮也儀義也禮意也物幣也役猶營也爽差式也侮慢易也言御諸侯之道當極其誠與不誠輕財而重禮也幣美則沒禮若禮意簡略不誠猶之不享爲其不營心于所享恭敬事上也下民效此皆不以眞意相屬則凡事皆僭忒慢易無所不至矣

乃惟孺子頒句朕不暇聽句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頒攽也分也聽如聽朝聽政之聽棐輔也俻也蘉勔之或體字如周禮薙氏故書萌作蘉漢書司馬相如傳鮮亦作蘉也弱猶罷勉也時是也爲昌也學也正猶長也父父行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及召芮畢毛之屬也廢猶棄也明亦萌也勉也明農退老田野之意彼往有所加也裕猶寬也戾猶逮也猶至也承上文言政事繁多皆惟孺子分布之我不逯聽其事矣我所教汝者惟輔民以常道汝若不于是罷勉以圖乃不能久安長治也其要在任用賢臣惇敍九族汝父行皆老成人爲臣民之長不可不諫行言聽如予之信任舊人則臣下亦不敢不靖共其位或至廢棄汝命矣汝今往新邑其無不敬哉若予則將退老于田間以修先世農業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汝于我民加之以寬仁之政則不獨殷民向化雖四海之遠亦莫不偕來同我太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此以下王答公誨言及留公之詞也明勱也勉也保猶安也稱爯也舉也丕顯縣也德憲也烈光也答當作荅合也應也和龢也恆久也師衆也王欲留公述公輔相之功言公聽勉保安我沖子舉其顯德代余體揚文武之光業應奉天命和懷以久有四方之民故營此洛邑以爲京師也荅公之所言洛師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惇厚也宗尊也將奘也大也稱爯也舉也秩猶敍也次第也言公所誨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敬當厚崇大典舉敍首祀凡無文者皆次第舉行也此荅公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之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句迓衡不迷句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溥也作爲也施迄也敬也穆穆美也迓當作訝資爲御使馬也衡軛耑橫木也迷惑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則爲迷以御車喻治天下也文武有文治武功如詩云文武吉甫文武是憲也毖慎也言公德光于天地布于四方溥爲穆穆之美化如御車之不迷于路有文有武以勤教于予予沖子安受其成惟早夜慎其祭祀而已猶曰政須由公祭則小子也此美公平日輔佐之功教誨之勤先示以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

篤罔不若時迪導也言公輔導我之功深厚無量我無敢不順是以行此者公罔不若予之言也王曰公予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辟君也周西周也後猶留後留守之意王許周公復辟之請而言予當退即政
于鎬京不必來洛而命公留後也對洛言故曰退益居攝之時成王幼小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至此王年已十九用人行政皆能逮周公
之法故許公返政之請而洛邑初基凡新政之頒禮制之定命周公主之而王仍退居西都不來新邑俟一二年後再往也或曰此節當在王
入太室祼之下錯簡于此存參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導亂治也實
理也宗禮即記功宗之禮也敉撫安也言四方導治周公制作禮樂尙未全定故雖以公之元功于宗禮亦未能首識以安公也此者公記功
宗之言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肝也扶助也
監臨視也士事也師衆工官也誕猶大也四輔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大戴保傅篇則以周公爲道立于前太公爲充立于左召公爲弼立于
右史佚爲承立于後也言公當導助其後臨視我執事之衆官大保安前人以文德武功所受之民圖治而爲四輔也書凡連言文武者皆非
斥言文王武王此者公明農之辭謂必不可去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
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定猶止也往往日也已即以字肅祇

皆敬也將猶奉也歡悅也哉當作我斁懌也康寬也安也替廢也刑刑也法也享猶受也言公其留止于洛予往以公輔弼之功敬奉而敬悅
哉今欲去我是困我也我惟無息其安國之事公亦勿廢公之法而使我無所則傚則四方亦倚賴之其世世受公之德矣此詳切留公之詞
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宏朕恭文祖文王也越事也乃難詞也烈威也宏大也恭功也以勞定國曰功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言王命予
來洛以承安文王受命之民于烈考武王是欲宏大我治洛之功也此蓋周公述王留己之意而恭受王命也孺子來相宅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
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此公既許王留洛而仍勸王一來鎭撫殷民以重其事也惇厚也如殷禮樂而惇詩書之惇典
册籍也獻賢也亂治理也作周作立周邦也曰欥也詮詞也中土中也乂受也治理也休喜也績功也言孺子來度居于新邑其大厚集殷之
典章及其賢民相與圖治以爲四方新君而作周家恭主之先庶幾自是宅中出治萬邦咸喜而王其有成功乎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
祖德以與也多子衆卿大夫也烈業也荅當作答合也對也師衆也孚信也考成也昭子謂成王猶言子明辟也刑刑也單殫也盡也德

惠也言留洛之事予旦任之與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當孚前人已成之功業以對天下之衆而作我周信臣之先將以成成王所命之法而
彝猶文祖之德也成王既許即辟則致教皆王之法故曰昭子刑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毖勞也寧盄也安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鬯者釀秬爲酒也卣卽酉字中尊也承鬯
之尊也禋絜祀也精意以享曰禋拜手稽首者爲文王武王非爲公也休事也類也享祭獻也言王不欲自來而使人來殷慰勞乃命我安處
于洛以秬鬯二卣代王禋祀文武告成洛邑而自拜手稽首遜奉此矣享也蓋王欲不來而使公攝己之祭公遜其事如此也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經宿也公以王不來洛命己攝祭不敢宿君命即禋于文武而所謂咸秩無文者則仍
欲俟王之來再舉其禮也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祭之祀
詞也惠順也篤厚也敍次第也遘遇也疾广也病也厭飫也飽也引長考成也祀成王順厚敍文武之道身其康彊子子孫孫皆食其德則殷
之天下長成爲周之天下而文武在天之靈亦慰也王伻殷乃承敍句萬年其永觀朕子懷
德此復詔王來洛之詞也言禋于文武之命雖已代攝然舉祀發政之始必王親自來使殷民見之乃奉行有次第將自是至于萬年其長
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此以下成王從公之請而至洛也戊辰成王嗣位之十年周之十二月十二日

王于是日至洛也史籀記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
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冬祭曰烝烝祭歲者烝爲歲舉之祭
王在東都行之不再于西都祭也騂當作辭垶也猶赤也册祝文書于册也逸史佚也王賓諸侯助祭者殺殺牲也禋煙也咸僉也告也格假
也至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祼者用秬鬯之酒又別築鬱金香煑之以鬱合鬯謂之鬱鬯祀時事用以祼祼有二主人灌地降神是未祭
時也君以圭瓚酌鬯授尸尸祭之地乃啐之奠之是一獻之禮也晉王至于洛行周正季冬烝祭之禮又別殺騂牛二特祭文武于文王之廟
周尙赤故用騂使史逸讀祝册以告周公留洛也當殺牲燔燒之時助祭者皆至蓋周人尙臭殺牲則取膟膋以合蕭與黍稷燔之其煙芳達
故曰禋王入太室祼當爲祼尸之一獻也○此節下或以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十五字錯簡在前存參王命周
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十二月亥月也此史官追書之記戊辰之爲周十二月日也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史官總記周公居攝之年也召誥洛誥皆在公居攝之五年是年後雖出政布令
皆稱成王仍由公主之至其後二年返政王始自主之時王年二十有一矣史終記之故曰七年也

多士

敍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鄉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按于周爲梗化之頑民于商爲效忠

之義士成周者洛之下都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在瀍水西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寅月也周公留洛之明年攝政之六年成王嗣位之十有一年也于往也新邑洛指下都成周也商王士者貴之之嗣公始自王城往下都以王命撫安殷士也王若曰爾

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句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

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弔假也善也秋爲旻天喪亡也猶棄也秋氣肅殺方言降喪故稱旻天如詩三言疾威皆曰旻天也旻天絕句猶詩言不弔旻天也佑當作右助也將猶奉也勤當作敕正也終終其事也帝天也言殷德不爲天所善故大降喪亡于殷我周佑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爲上帝終其事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今詞也弋猶取也鄭本作翼訓惡謂借爲趨非是畀與也允亂也習也罔妄也歆也固怙也恃也亂歆也弼猶備也言非我小邦敢取殷之天下惟天不與習妄怙亂之人故輔助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秉猶執也爲作爲也畏威也言天之不與于何見之徵之下民而已天之視聽即民之視聽所謂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曰我下民者昔爲殷民今爲周民也我聞曰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句夏弗克庸帝大

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此以下言殷之革夏以明周之革殷亦猶是也上帝引逸周公所聞古語也引猶導也逸佚也安樂也有夏爲桀之民也適嬪也悅也降下也格度也計量也嚮當作向饗也相聽也庸用也淫放濫也泆蕩也有辭有辠狀可指說也罔無也念聞猶下文聽念也元始也言我聞天以使民安樂爲心皆夏桀之民困于暴政不能悅樂其時天尙不忍遽棄之下視度量而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夏桀不能因天譴誡用以自省大肆其放蕩而辠狀之積一一可指惟時天乃無憐念聽聞之意廢其始時命禹之命而下致滅亡之罰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

四方革更也改也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也言湯代夏而有天下亦秉用夏之賢人以治四方也自成湯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恤祀帝乙祖乙也湯後第六世孫恤閔也猶慼也殷曰祀言殷七世以上皆賢王也更亦惟

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失帝失天安治之意也澤德澤也言代有哲王亦惟天大立殷之天下而欲安治之殷先王亦畏天命無敢失去天心無不克配上帝以承湯之德澤者也在

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

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謂紂也顯㬎也明也祇敬也言紂大不明于天道既不畏天兇又能念聞于先王之勤勞國家乎故大放蕩無所顧于天之有顯道而民之當敬畏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國亡身滅

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匪獨殷也凡四方小大國之喪無非有辠狀可指數者天無有私罰也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

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周王謂武王也靈良也善也割剝也勅當作敕正也言我武王亦惟善奉天意天命剝殷故致伐而告正于天禮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此告正之說也惟我

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貳益也適敵也仇也王家謂武庚也言我割殷之事既封爾王家非有仇敵之意惟爾王家作難與我爲敵故至此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洪大也乃猶汝也言爾既爲周客乃大無法度因三監而叛是我不于爾發難由汝邑自取滅亡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戾盭也猶乖背也肆故今也正者執而治其辠也言我亦念王家之叛是天意就殷而大拂戾之非爾多士之由故今不誅爾多士而遷爾于此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猷發聲之詞也時是也西者殷民自紂誠朝歌之地遷居成周乃由東北至于西南也奉猶持也康康也事盛也猶安靜也違韋也背也後後命也言予不誅爾惟是遷爾西居于此非我一人性不安定好擾動爾民也亦天之所命使然耳爾其無背我意我不敢有後命而謂不從將誅也汝毋以遷故而怨我當知我與爾更始之意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迪導進也簡東也擇也庭廷也堂下朝君之地也服猶事也言爾所素知者惟殷先人典冊所記殷革夏命之事故今爾又據之而言曰夏之遺民殷多進擇在朝使有職事列于百僚而今周不然也予一人惟聽用

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聽猶䌛也敢進取也率律也均也猶今言一律也肆據也綏也矜憐也哀也言爾以不用殷士責謹我周不知予一人惟齊綜有德之賢而用故予亦進求爾賢于天邑商無如多化于惡沈湎滅德不可任用且有過罪予惟均緩赦哀憐爾之爲染汙習也是不迪簡爾者非予有私罪之罪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德則否是亦天意使然耳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奄都也奄國當在今山東兗州

府東南境四國管蔡商奄也東征時先滅武庚管蔡而後踐奄移遂也遷徙也遷當作遐遠也長也遜亦遠也比者叡輔之意宗宗周也多遜宜也
也所安也遜遜也順也言昔我東征至伐奄而歸大下于爾四國敎命今乃明致天罰但遷爾于此以遠爾故土之敎俗近臣事我宗周宜遜
順以從我之令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句臣
我多遜 申猶約束也賓擯也却也攸悠也長也服猶事也言爾民之梗命者不忍汝殺故爲是誠命有以約束爾也今我作大邑
于此洛雖四方之人無有擯棄豈擯棄爾多士乎亦思爾多士長服事奔走而臣我宜順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
尚寧幹止 尚庶幾也寧安也幹當作榦猶言身體也止猶居也言爾庶幾有爾樂土爾庶幾安爾身軀生養死葬于此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 畀與矜憐也啻適相敵之詞猶言但也言爾能恭敬遜順則天與嘉與之憐愛之爾不能敬遜爾不但無所安居樂業
天將罰汝之罪則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身矣蓋以儆懼之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四井爲邑居讀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猶儲蓄居業也蓋

衆士農工賈言之有幹有安定之身體有年有久長之歲月小子謂其子孫也興猶盛也從自也言今爾惟是士農各居爾邑工賈各繼爾居
爾其安身長久于此洛爾世世子孫之蕃育興盛自爾今日之遷基之也蓋又以獎勵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 王曰下當有脫文或有也或下言上據唐石經脫一䛐字攸逌也長也言此時予乃有䛐言不敢有後命也爾其長
居于此乎

無逸 敘曰周公作無逸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毋逸按公居攝之六年留于洛邑成王即
辟于周爲王嗣位之十有一年公恐正位後之有所淫泆乃作此篇以誡王也無毋也禁止之詞也逸佚也安樂之意蔡邕石經作劮
則漢時俗字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句所其無逸 嗚呼疊韻連語吁嗟之詞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君子
猶洛誥之子明辟謂成王也今已即辟故先言君後言子也所處也止居也周公嘆息言君子今已即辟當以躬勤勵自處無耽于安佚惟
以爲樂也鄭以君子謂在官長者恐非此篇起語之理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 稼耕種也穡收穫也艱土難治也難亦艱之叚借艱難二字古時連語也依倚恃也言先當知稼穡之勞苦乃可享玉食之安樂則
知朝饔夕飧小民之所依賴者首在此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相視也諺
悍也剛彊也誕大言也否不也則猶法也侮慢敬也昔昨也粲日也久遠之詞言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而撫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偸安乃彊悍既乃驕諺不法反輕慢其父母曰老人愚無聞知不自安樂也此因上文方言稼穡即引以喻王業之守成非
易猶大誥言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中宗太戊也湯之元孫商第九世王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廟號爲中宗也嚴儼也矜莊皃恭肅也寅居敬也畏恐也度
圖謀也祗亦敬也懼亦恐也荒妄也寧安也享猶受也此下舉殷先哲王以爲訓言中宗能無逸如此故享國久長也 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小乙之子湯十一世孫商之二十二世王也舊久也長也爰于也詞也暨眔

也與也作起也亮當作倞讀爲梁陰讀爲闇廬也梁闇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三年之喪居之也言發號施令也雍當作雝猶穌也嘉美善也靖
安靜也小大謂臣民也言高宗爲太子時將師役于外伐鬼方之國至于三年與小人習久故知艱難也及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政令一聽
于冢宰而三年中時有所言則皆合于道羣臣無不和諧也不敢妄作亦不敢偸安能善安天下無小無大無有怨王之時故亦享國久長也
史記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此之謂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武丁子祖庚弟也湯十二世孫商之二十四世王也義誼也人所宜也保養也惠愛也言祖甲有兄
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廢長立幼爲不義逃亡民間故久爲小人及祖庚崩乃起而即位故知小人之依而能愛養庶民不敢鰥
寡其享國亦三十有三年也按祖甲王肅皇甫謐俱以爲太甲蔡邕石經自時厥後四字在高宗之享國百年下計其字數此節當在中宗之
上國語又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故有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又有以享國多少爲先後之說然據竹書紀年太甲祗十二年一不合也先子
孫而後祖宗于言爲不順二不合也舊爲小人與高宗之爰暨小人異解三不合也太甲史稱太宗不稱祖四不合也熹平石經既闕其文亦
不足據五不合也觀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自以世代先後爲敘故曰及以本經證本經可矣何必以傳記亂經乎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祖甲之後有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受辛六王據經年數則史記庚丁之二十一年帝乙之三十年受辛之三十二年俱不足信也耽嬉也樂之久也壽享國之壽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上文既稱商王以爲法戒乃又述祖德以示之範也太王當在殷廩辛庚丁武乙時王季當在太丁時文王在帝乙受辛時抑猶言自貶自屈也故稱謙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卑庳也猶下也卑服如堯之鹿裘羝履禹之惡衣布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嬍也嬍即媄字猶善也柔猶仁也懿嫥傳久而美也恭肅也懷念思也保猶安也惠愛也鮮善也猶親也遑當作皇讀爲廣寬也閒暇也咸諴也龢也和龢也調也猶睦也言文王有善仁美肅之德念安小民愛親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日昃尙無寬閒之候以進食所以勤勞不自逸者惟以龢睦萬民爲事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盤昪也喜樂皃遊當作遊與游分爲兩字丞也田畋也獵也正讀爲政供讀爲恭中身中年也文王受帝乙之命嗣王季爲君時年四十七以明年元年爲數故曰享國實五十年也言文王不敢遨遊田獵而逸樂以岐爲厥國所取法惟政事之敬承也故其即位己中身而享國仍有五十年之久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淫猶放恣也觀臺榭之樂也逸當據蔡邕石經作酒正當作政供當作恭諸侯曰爲民皆取法于君身者故下文曰非民攸訓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毋也皇應也寬也耽嬉也攸所詞也訓說教也若順也時是也則法也愆過也迷惑也亂敗也酗當作酌醉營也德惡也言毋自寬曰今日暫爲嬉樂夫嬉樂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傚之皆大有過矣其最宜戒者愼無如紂之迷惑悖亂沈湎于酒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胥相也實畯也彼此備助之意猶尙也有故之詞也或有也譸張疊韻連語誑也或作輈張作侜張作侏張皆同幻眩也相詐惑也言古之人君明臣良尙相爲訓告善則相與安順過則相與箴規故下民化之亦無有相欺誑爲眩惑者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

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聽猶從也刑刑也法也違韋也背也詛訓也祝將命也以言告神曰祝請神加殃曰詛言不從古之人聽言納誨則奸邪之人乃訓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事大事皆然故下民或則其心違怨或且其口詛祝也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茲此也實皆也識詞也迪導也哲智也謂哲王也詈罵也皇應也寬大也允信若如時是也言此四人之不自安逸所以開導後之哲王凡爲君者皆當法之者也其或告四人曰小民怨汝詈汝則心寬大而自敬其德增修其政我之過則曰朕之過信如是則不但不敢含怒乃正欲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叢于厥身辟辟也法也綽緩也叢聚也言不聽從四王之所迪奸邪之人乃狂眩于我告我曰小人怨汝詈汝則遂信之如是則不長念國之常法心不寬緩必至輕則亂罰無罪重則殺戮無辜則凡民無不怨之叢聚其身而君亦危矣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

茲監讀爲鏡鏡所以自照詩殷監不遠左傳天奪之監皆鏡字也

君奭

敍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按史記云周公踐祚召公疑之故不說是謂此篇作于居攝之初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爲公貪寵故不說後漢申屠剛傳太子賢注云周公還政宜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是皆謂作于返政之後愚以爲周公覃政洛二載王正位于西京召公輔之其時王之左右近臣有與召公不合者故召公不說而欲去位周公留之作此篇也左右如立政所言王左右綴衣趣馬之屬周公或因是而作立政歟書序相成王絕句爲左右絕句爲猶因也豈成王寵臣有儉人者得罪司寇蘇公將順王恉不貳之法召公欲斥之而不能故不說歟雖舊說相傳無解此者左右何人亦無可致然情事當如是周召賢聖何至相疑書編第在多士無逸後必非踐祚之始矣師保者天子三公之官成王時太師周公太保召公太傅畢公非周禮師氏保氏中下大夫職也馬融以大夫之官釋師保分陝二伯解左右皆非是

周公若曰君奭君尊稱也奭召公名與周同姓蓋周之支族劉向王充皇甫謐皆以爲文王子非也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

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墜當作隊休寧也墜也若順也棐輔也忱誠也祥福也言天弗善于殷而喪之我周既受之然不敢知其業果能長信于休美而順天備我之心乎抑不敢知終久亦將出于非福乎蓋天命之吉凶皆不可知深言王業之不易保不可無人以輔沖子也以下反覆言之皆此意此言召公之不可去也嗚呼君巳

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時是也越粵也于也尤訧也怨咎之意違辜也背也人賢臣也上天下民也遏止也佚失也時我至惟人在皆召公平日之言也嘆息言君曾曰輔成周業是我之責故我不敢苟安于上帝今日右周之命而不念將來之或致天威也于我民之無怨咎而昔叛者惟恃賢臣之在朝耳周公乃云君言如此設使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敬天敬民以致失絕文武之光業君雖去位可恕然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易敬也猶輕慢也諶信也經徑也猶行也慇過也經歷猶言更歷知道也言命不可慢易天意難信乃或出于不祥而墜命者以弗能更事弗恭上下以繼文武之明德也在今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施迪也在蒞而及曰迪言今我臨治

于洛非能朝夕在君之側有所匡正惟蹈文武之光業以遂輔我沖子耳君何可去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寧王武王也延引長也釋捨也猶業也又言天不可長信我惟蹈行武王之德而引長之則天不宜棄前文王所受之命而降之不祥也此申言留洛以迪前光不能在朝同輔之意公曰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格按當讀為感動也感格雙聲字保衡安平之號即伊尹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湯臣事大戊者也然湯至太戊百三四十年疑二人同名耳巫咸巫官之後以官為氏者咸其名也咸曰咸當作戊見白虎通存疑乂治也祖乙湯七世孫商之十三世王也巫賢巫咸之子甘盤惟見漢書古今人表他無所見武丁賢相不當遺傳說疑甘氏居于傳巖般羿也說兌也巽樂猶悅懌一氏一地一名一字數周公歷言六賢臣蓋謂召公可匹休于前人不宜引去者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律也均也惟凡思也茲紫也識詞也陳敶也敷列也陟登也配天謂殷禮祭郊冥祖契宗湯也言我均循念此六臣而陳列之者以皆能安治殷家之天下故殷禮配天之祭升此六臣亦從與享之載祀六百年不廢而多歷年所也天惟純佑句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

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純奄也大也佑當作右助也則使也令也實則朝多仁賢國不空虛也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猶春秋之王人謂王官也恤律也法也明律猶下文之迪知天威也小臣陪臣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命于其君者皆謂之小對王臣而言也奔走猶服事也稱再也舉也父雙也猶治安也言天惟大勛商王命使商多賢才有六臣爲之率先而百姓王官無不執德明法況凡外臣屏藩于侯甸之服者亦皆稱奔走禦侮之職惟茲所舉者皆有德之臣用乂安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則兆民奉行之若卜筮之無不是孚所謂言而民莫不信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有殷嗣句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壽長年也平即保衡之衡格即格于皇天之格伊尹歷事四王故曰壽六臣獨言伊尹者守成之初太甲猶成王也有殷嗣謂紂也亂治也新造邦謂洛邑也言天壽伊尹使之保安殷家多歷年所至紂不善無一賢臣天遂滅之威之汝可不監此哉今汝長念則有以堅固周家之天命而其治功亦光明于我新造之國矣蓋言我治王國汝輔君身其功一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句割申

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割蓋也發語之詞也申猶緟也勸勉也寧王武王也集猶安止也按此節為倒敘之文下文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即天之壽此實聖既勉文王之德又重勉武王之德也下文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即所謂集大命于其躬也或曰割申勸句宜從禮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田當作由周由疊韻連語猶離歷周流觀乎上下也存參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修猶治理也夏中國也虢封國名地理志之西虢也後為晉獻公所滅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鷄縣叔其行弟也文王之弟有虢仲虢叔其封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者仲之國所謂東虢也閎散宜泰南宮皆氏也夭生顛括皆名也四臣亦稱四友詩所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不及呂望者文王末年舉之以遺武王者也五臣事跡罕見惟文王羑里之囚大傳言四友獻寶于紂以免于難其事蹟著而淮南但稱生史記彙稱天顛帝王世紀彙稱括亦傳聞異詞也晉語文王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屬子尚賢云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則宜周南兔罝之詩所由作也言文王修和我有夏賴有此五臣修和者即崇侯虎所言之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往來猶奔走先後也迪導也蔑無也降下也言設使無五臣能為之奔走先後以導引常法則文王雖修德于身亦無以徧及于國人反復言之以申其意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句冒聞于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進也時是也昭劭也勉也見建也樹立也冒暱也低目視也聞聽知聲也言亦如殷之純佑命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乃惟是五臣勉文王進建功業文王之德見聞于天惟是之故乃受有殷命也、武王惟茲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 四人虢叔已死惟天生顯括存也有祿長年有壽也暨眾也與也將猶也猶奉也咸減也猶損也左傳克減侯
宣多或曰戕也絕也亦通劉即繆字殺也敵殷紂也逸周書世俘曰咸劉商王紂是也昭武王惟冒猶上文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上爲
句省文也丕大也單殫也盡也稱偁也德惠也史記云武王克商祭社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展九鼎寶玉
命閎夭封比干墓說苑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此其事也言武王時天予四人以壽後與武
王大奉天威滅黜其敵惟此四人勉武王進建功業見聞于天天下盡偁武王之德爲勖召公亦當思匹休于四人也 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濟渡也責

績也猶言責任也收糾也猶督察也耇老也造就也成也降下也降心相從之意鳴鳥鳳也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言文武時也鸑鷟
鳳之別名格如上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也言當今之時若大水我惟與汝共渡耳成王雖即辟與未即辟時同也當輔助啓導之然我已受
命留後非朝夕于君側則大非我之責任雖欲督察之無能相勉蓋稱長不及矣老成之人謂召公也召公若自高其德以左右之故不肯降
心相從則周業恐不能守成在昔鳳鳴之瑞不能再聞于今矣況能感動天帝如伊尹陟扈之時乎勤其勿以小嫌介意而欲求去也 公
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
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今也監鏡也疆猶竟也竟猶窮也休喜也猷當作猶讀爲儀猶宜也裕猶寬也後人對前人而言
謂成王也迷失道也歎息言君今其監于我所言乎我周受命雖有無疆之喜而守成亦大惟艱故勸君乃宜寬大其心不可褊急當自謂我
不忍捨去使成王失道而迷恐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
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謂武王也敷散也悉盡也
極中也明勉也勖勉也偶當作耦猶相匹相輔也亶擅也專也乘讀爲丞翼輔也惟思也承受也恤憂也周召同受武王顧命故將述武王之
命而言前人布其心腹乃詳悉命汝以建汝民之中其言曰汝當毋暇毋怠黽勉立朝勿以其爲君也而有所顧忌當如耕之有耦相輔而行

在于專一其心以翼備此天命我無德也當長思文王之德以大受此無疆之恤耳武王付託之言如此其諄摯而君忍言去乎 公曰
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
威 允誠也保太保召公官也偁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以與也否者閉而亂也肆長也言告汝以我之誠其惟汝能敬德以佐王庶幾
與予俱監于殷之大亂喪亡長念我天威以助我周家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
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允誠也襄贊也治理也合今所用之答字也在時之時是也滋益也
戡任也實予也猶擔荷也讓攘也推遜也言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誥乎思予毅日贊襄王業在我與汝二人汝不當答我我不誠亦言曰在此是二人
也惟將來天休益至其時我二人弗敢任而當則惟汝能敬德明揚我賢俊舉以自代推讓後人在此大盛之時耳而今則豈汝去位之時乎按
公所期天休之至其後信然尚書大傳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根又越裳國重九譯來朝獻白雉詩卷阿鳳凰于飛翽翽其時鳳凰至因以
諭爲皆是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篤也學也式試也用也咸僉也皆也冒也覆也率述也循

也俾猶從也歎息言學備王室鼎在我二人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美我與汝皆當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懈庶大覆被天下至于東海日出之
區人民無不循我周之法度莫不順從也爾雅東至日所出爲太平文武並都西北以東南爲遠故云然 公曰君予不惠
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慧也才智也不惠猶言不敏也閔憂也越度也猶及也言予不敏也
如此多誥予亦惟用憂于天命人心之難保不憚覼縷以詔君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
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乃猶汝也民德猶言凡人之德也祗當作祇讀爲啻但詞
也歎息言惟君固知凡民之德往往無不能勉其始而鮮克有終然惟終之爲貴也我所言蓋此君可往就爾位敬以圖治慎勿不設而思去
也其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未釋其政則感動于周公之言也深矣

成王政 敘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按踐讀爲殘猶滅也奄都也國在淮夷之北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當在
成王嗣位之五年而篇編于此者鄭康成曰未聞其說也政馬融本作征是也此篇乃亡于秦項之火

將蒲姑 敘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蒲一作薄奄既滅其君佞人故欲徙之于齊地使
服于大國按大傳以蒲姑爲奄君名殆非也蒲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左昭二十傳所稱蒲姑氏者蓋奄君遷于此地遂

追偁爲蒲姑氏耳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尚書古注便讀卷之四下

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

蔡仲之命

敘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蔡叔之子也蔡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此篇原第在冏命之後費誓之前自是編篇錯亂故偁孔擬其文而移次君奭後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爲太宰左定四傳祝佗之言也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周書作雒文也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亦祝佗之言也三年不齒周禮大司寇職文也其于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侯而命之以蔡亦祝佗之言也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

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聰聽祖考之彝訓酒誥文也其命辭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定四傳祝佗所引古文也乃祖二字見盤庚然盤庚以偁其臣民之祖仲之祖固即王之祖也豈得偁乃祖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僖五傳宮之奇引周書也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左襄二十五傳衛太叔文子引逸周書常訓篇文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以蕃王室左襄二十九傳文也舊章見詩大雅嘉樂篇予一人汝嘉見左傳無荒失朕命盤庚文也

多方

敘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按方偁也猶邊際也成王政將蒲姑多方三篇偁孔以爲成王即政後淮夷又叛王親征之此皆空臆說不可信細繹經文是即征四國之事歸奄後或尙有反側者故誥教之并示以遷洛之意也遷洛當

距此時不遠非必成周既成後始遷也多士之誥則在成周既成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愚按武王崩于乙亥年冬十二月成王生丙寅年十歲至戊寅年三月免喪此二十七月內周公爲太宰百官總己以聽蓋常禮不在攝政七年之中管蔡流言當是戊寅年三月後因公之不返政而然公因託二公攝政而自避位居東都二載至成王感悟郊迎當在庚辰年之七八月此二年中太公召公攝政不得歸之周公周公攝政當自庚辰年起遡數七年也庚辰誅管叔辛巳黜武庚壬午踐奄癸未建侯衛甲申營洛邑成王時年十九即辟于鎬京正天子位周公留洛即辟者前公居攝時成王幼所行政教號令公自專輒不報今則凡事稟白于王也乙酉丙戌二載公留洛行天子事仍在攝政七年之中至丁亥返政乃就臣位錫錫如畏成王時年二十有二矣若制禮作樂自是七年中事非一年可成不得定爲何年也此經五月丁亥蓋成王嗣位之七年周公居攝之三年辰月日也王來自奄者公東征時王亦親往前誅管蔡黜武庚亦然惟有事則往事畢則歸不同公之亞征三年耳宗周西都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猷當作猶發語詞也四國管蔡商奄也多方庶邦也殷侯指武庚也尹治理也罔毋也降隆也猶尊重也言告爾四國多方之君及

前殷侯所治之民我惟大降重爾命欲保全爾爾毋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大也圖謀計也猶竊謀度之意寅居敬也言管蔡商奄皆類竊天命弗長敬念以保守祖宗之祭祀自取滅亡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此追述周之代商猶商之代夏皆由天命人必不可違天也格感也動人心也逸泆也淫蕩也慼憂也昏惛也迷亂也迪導也攸所詞也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感動于夏而夏桀大闢其淫蕩不肯有憂戚之言加于民乃大淫亂不能一日勉于上天開導之意乃爾所前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麗羅也猶言罔民也崇叢也猶集也甲狎也習也內亂謂有施氏女妹喜也靈善也承也旅猶衆也罔無也丕不也進賮也猶財貨也恭龔也給也紓荼也毒害也叨號也痛呼也懫當作懥忿戾也欽歎也興也劓乂也猶窮也言夏桀類竊天命不能開于民之綱乃大降暴虐罰戮無辜積亂于有夏因狎習于內嬖末喜爲鳥獸之行不克善承于衆民無不以貨財貢獻之供是急以大荼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號呼忿戾者皆興思亂以劓割夏邑湯誓所云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illegible]是也主[illegible]也人所桀例者也顯[illegible]也明也休喜也美也刑誅殄絕也言天惟是之故求可爲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湯俾之誅絕有夏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illegible]也大也義誼也人所宜也享猶受也恭龔也給也爲僞也作也不克開即上文不克開民之麗省文也言天不與桀者大矣所以然者乃惟桀以道誼賢德之人黜退之使不能長享祿位惟桀所供職之士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乃相播虐于民至于百事所作遂長桀惡不能開于民之綱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柬也擇也言湯能立賢無方故代夏爲民主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麗羅也綱也言湯不虐于民慎卹用刑則民知感而勉于善刑戮有罪則民亦知懼而勉于善所謂怙終賊刑眚災肆赦民乃大明服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祖乙也湯七世孫商之十三世王也要猶中也合也釋捨也言商之賢王至于帝乙無不明德慎罰如湯所爲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紂也言紂惡如桀故亦不能以多方受天之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釋捨也周公先自歎息而稱王命以誥之總承上文所言曰此非天用意捨棄夏與殷也自取之耳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圖天之命若竊大命如紂言我生不有命在天也屑動作切切也言其動作所爲之事皆有罪狀可指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圖謀畫也集就也造也時是也喪亡也間猶代也言夏桀圖謀政事昏亂暴虐不欲就享天命之永故天亦降是喪亡之禍而使七十里之小邦起而代之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上逸佚也下逸泆也蠲潔也善也烝承也受也言紂以泆蕩爲安佚其圖謀政事亦如有夏之不者承于天天亦降是喪亡之禍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也罔妄也亂也作爲也狂倨慢也克勝也勝己之私之謂克念思也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武王即位至十三年伐紂也須頃也待也暇閒也猶寬也言聖者罔念一生即可漸至于狂狂者克念一動亦即漸至于聖故天思欲寬待之覬紂或改行爲善或紂死而有賢子孫大作民主罔至五年而武始代殷此皆天意無如紂惡不悛身又不亡而無可念聽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順眷觀也堪任也實王也猶當也言天于是求四方之可爲民主出災異之威以大動天下之心開其足爲天之眷顧者而多方之諸侯無可以當上天之順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敷也主也式試也用也用以也教告也簡柬也擇也尹正也治也言我周王眷承于衆深得民心能任此天位以德足以主神天之祀天惟用告我周以休祥擇與以殷命乃治正爾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降讀爲隆言我何敢煩瑣多爲誥命乎亦惟尊重爾四國民命欲保全之耳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忱誠也信也裕讀爲繇導也夾猶備也介猶助也乂變也猶安也畋平田也惠猶順也熙光也言爾何不信我之教令爾導之于爾多方乎爾何不輔助安我周王同享天之命乎我誅其君弔其民故爾今尚安居樂業居爾宅治爾田也爾何不順王以光天之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妯也動擾也屢當作婁數也猶言頻頻也靜竫也安也愛恧也悉沒也宅度也量也屑動作切切也播讀爲判猶棄也典猶法也忱洗也順也正政也猶刑法也言爾乃動爲不靜是爾心未順服從是于爾乃不大度量天命矣爾乃動作播棄天命矣爾乃自作不法欲沈沒于圖家之刑殺矣可乎哉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懼也忌難也用籲也猶頌禱也殛誅也康寧也猶安也寧盜也安也洪範言五福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速召也言我惟是其教告汝我惟是其懼要囚汝不修刑而修文故告汝至于再三也所以隆重汝命不忍置之于法也若乃不感頑我隆重汝命之意狎而玩之反側無常我不得不執法以誅罰汝矣此非我周執德不安殘虐于爾也乃惟爾自召罪以取禍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三監也祀年也商曰祀告殷多士故言祀也五年者自武王封武庚後四國未叛之前有五年也言爾奔走臣服于我三監者已有五年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越粵也于也胥讀爲糈糧也伯讀爲賦斂也正政也臬猶準也法也承奔走臣我監而言五年中凡糧賦及大小之政事爾于其時亦無不克守法度也糧義見尚書大傳 自作不和爾惟和

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和穌也諧也睦亦穌也明旁也言前此之叛是自作不和爾今惟和哉前此之叛是爾室亦不能安和爾今惟和哉爾在茲新邑能黽勉相勸各圖其本業斯爲能勤爾切己之事也蓋將遷殷頑民而先示以遷之之意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諱惡也古文作惎義同凶德指從前之叛也穆穆重言形況字和敬皃也閱猶更歷也積日曰閱介价也善也言爾尚無以前此叛逆之凶德忌諱于懷恐我周之異視爾爾亦自今以始則和敬以居位能積久相安于爾邑斯爲圖謀之善也上節告殷民此節告殷臣也猶多士之言爾小子乃興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洛邑九畢之地也周書作雒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介猶助也賚予也迪導也簡柬也庭廷也尚上也加也服段也猶用也僚官也言爾乃自是遷于洛邑尚長勤治爾田爲安居恭順之民天惟予爾憐爾我周惟其大助爾予爾有賢者則進擇于朝授之以職事若有才德出衆者則用之爲大官此又總士民而勸勉之以殷士民嘗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言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忱訦也信也逸泆也放蕩也頗猶傾邪也探取也致送誥也離讀爲謗猶絕也逖遠也歎息言爾多士若不能勉信我命爾亦則惟不能受此福爾凡民亦惟不能受此福爾乃放泆頗大遠棄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上天之威怒我則行天之罰放流之以絕爾遠爾于此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祗敬也命天命也誓我不憚爲此多誥者我惟敬告爾天命之當然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是也初猶始也基也言今與爾更始若又不能敬于和則自取誅戮可無我怨勿謂我誥之不早也

立政

敘曰周公作立政按立政篇本在周官之後史記云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辨百姓百姓說按百姓百官族姓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咸僉也皆也戒誡也敢數也託以羣臣之言戒于王也左右ナ又也常伯秦漢侍中之職常任漢官中常侍之職準人疑秦漢廷尉之職三官即夏商之三宅周之常

三事也綴衣疑尙衣之官侍帷幄者虎賁周禮之虎賁氏守王宮者也五官皆近臣故曰左右愼愿也鮮善也吉也周公託羣臣之言皆誠于王曰王左右之五官焉罷公歎息美此羣臣之言而言君能知憂難得人懼用此官豈不啓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古之人大禹也迪由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就也彊也詩曰無競惟人籲詩也材過千人曰俊尊崇也猶奉也忱誠也恂信也九德皐陶謨所云也宅度也猶籌計量也心能制義曰度下文文王惟克厥宅心蔡邕石經作維厥度心則宅爲度無疑事常任也牧常伯也準準人也謀慄也要也面猶外貌也丕讀爲不訓順也猶從也義誼也民人之通偁也言夏禹蹈行此道左右之大夫皆賢所招誶者俊傑以兆天功以崇事上帝由其人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以告于君曰量度用此三官茲惟爲君之要矣若要取外貌之逢迎阿諛而用不順于德者以此度人則三官皆無道矣誼之賢臣矣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暴桀也猶惡虐也言夏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往日先王之任用賢才惟暴德之人是任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句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越度也猶及也陟登也釐理也猶順也耿光也嚴儼也敬也惟思也式法也商邑邦畿也言及湯登天子位亦大順天之光命乃用量度此三官能就所度自謂三官皆必用俊傑果能所就者皆俊傑惟其敬用相度之大法用能三度皆俊也故其在邦畿之內用以叶和于其邑其在四方亦以此大法顯湯之聖德也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受紂也暋冒也猶家暋而强悍也羞狃也猶習也逸泆也放蕩也欽戕也殺也伻當作抨使也夏中國也式試也用也奄覆也甸讀爲定甸定雙聲言紂之爲德褒暋强悍惟習刑暴德之人同于其邦乃惟衆習泆德之人同于其政在位者無一俊傑之賢故天殺罰之乃使我有此中夏用商湯所受之命而覆冒奠定萬姓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灼焯也明也長伯謂在民上者也言及我文武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帝立以爲民長伯謂所用皆賢臣如夏之籲俊尊上帝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詩所

謂三事大夫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虎賁下大夫也趣馬下士也小尹疑即趣馬之屬圉師也左右攜僕大僕射人也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蓋生時贊正君服位者皆司人周禮之官言扶者三人十有八之類也庶府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類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言都邑之官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伯長也對君側之臣故曰小藝當作埶表臬也猶民臬也尹正也常讀爲掌吉善也藝人卜祝巫匠之類也表臣爲民師表如州長黨正族師之類也此百司謂都邑之百司也太史下大夫也尹伯大夫職官之正爲諸職之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之類也庶常吉士謂衆掌各職之者士爲士職之長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諸侯三卿文武時爲諸侯與牧誓所敘同也亞猶次也旅猶衆也再命之大夫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四夷也微盧二國見牧誓烝訪也君也尹正也監于其國者也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三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按阪陝隴崎嶇之山地也故曰居險成皐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轘轅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降谷當是函谷關之轉也漢武帝徙函谷關于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縣蓋商以紂暴虐亳之民多有歸服于文王者各有其長分之爲三而周又設官以監之亦爲尹也尹者總微盧三亳而言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此皆私說不可從文王惟克厥宅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宅蔡邕石經作度是也以用也言常事司牧而不言準人者承上省文也言文王惟能其度心之故乃能立茲三事之人皆用其能俊傑有德者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言獄辭也愼疑獄也牧常伯也夫準夫也訓順也用當行之事也違韋也當改之事也猶今言准駁也言文王無所兼于獄訟之聽惟責成司其事之常伯準夫獄成而告亦順其所定當用當違之法而已疑當時成王左右之寵臣得罪王授意于治獄之官不使治之故召公不說而求去治獄之官即司寇蘇公也觀周公反覆述文王之德又言勿有間之末又評蘇公特召之似情事當如此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茲此也識詞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述也循也敉撫安也義誼也容猶寬大也言武王率循安民之功不敢廢文王所行之義德循其謀而從其寬大之德所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句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灼等也明也若順也亂治理也相襄也猶助也和龢也諧也間以我俊與其間也歎息言孺子今已卽辟爲王矣自今以繼我其數

汝文武之立政所立常任準人常伯我其必能明知順德者乃大用之使其治理以助我所受之民和平我眾獄與眾疑獄如是則委任既專
我慎勿使與之而掣其肘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猶
終也惟思也彥美士也乂壁也治也成德之彥疑隱指召公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
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徽織
也眚也繳即妖字文彩也文子文孫成王守文之主于武王為子于文王為孫也誤謬也正大正也治獄之官也周書嘗麥云王命大正正刑
獄乂艾也治也言刑獄者天下之大公其毋謬以私意間之惟大正是治之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句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宅度也由抽也
引也繹猶尋緒也總結前文自商至文王皆于三事之官始能圖度以慎其選繼能抽繹以盡其才此乃所以使國家治安也國則罔
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憸人險詖佞人也訓順也顯彰也勱勉力也相助也此憸人疑
即隱指君奭序所稱左右之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牧夫常伯準夫也即上文勿有間之之意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勅也謹慎也陟登也猶履蹈也迹步處也方旁也溥也服畏也治也覲見也耿明也揚顯也烈業也此節似非立政篇語氣與上下文皆不
相承接疑顧命高祖寡命下脫簡在此非用兵之時而忽言此是導王為秦皇漢武必不然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立
政其惟克用常人常長也猶恆久也常人有常德之人皋陶謨所云彰厥有常也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愚按
是時成王左右偶有憸人而王寵任之其人或以私事觸法或以公事獲辜斷斯獄者司寇蘇公也既已成獄而王不欲置之于法蘇公以希
旨模稜召公必欲執法識之而勢有所不能故不說而求去周公既作君奭留之因作立政以告誡成王而篤終特許蘇公勸勉之蓋一篇之
結穴也此篇編次似宜接君奭而多方應在多士前也太史司寇者由太史而新擢為小司寇也太史下大夫職小司寇中大夫職也蘇國名
當在今河南懷慶府已姓以國為氏式試也慎也敬肅也由以也猶用也列例也比也中即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罔非在中之中猶正也
言居是職當怵惕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今茲有獄亦宜怵惕謹慎以例用中正之罰執法從事不可稍有遷就也今偽孔以蘇公為忿生蓋據

左成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也以太史為別一官而告以蘇公治獄之敬按太史非刑官不當舍準人而反獨
呼之詩小雅序蘇公刺暴公亦忿生之後稱蘇公疑此蘇公即忿生之子以太史而陟司寇者也
賄息慎之命敘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按東夷淮夷也息慎即肅慎亦作稷慎東
北夷也其後為女眞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武王克商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入為卿大夫者周語有榮
夷公其後也賄財也主國贈賓之禮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亳姑敘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按尚書大傳云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
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王曰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示
天下不敢臣周公也畢即九畢在成周之地亳姑二字未聞其說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周官敘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
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以王命討不庭左隱十傳文也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逸周書篇文也按周禮九服今書大又治官之屬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言百官也王曰若昔大
猷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之于未亂老子之言也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
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禮記明堂位文也萬國咸寧周易文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鄭志十一卷趙商所引周官篇古文也坐而論道考工
記文也三公典調和陰陽漢書丙吉傳之言也然漢三公乃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耳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
九為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皆漢書百官公卿表文也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禮文王世子之文也冢宰掌
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

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五典本虞書然周司徒掌十有二教與唐虞五教不同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禮記王制文也大宰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周禮小宰之職文也刑改爲禁用秋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而不知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禁非刑也改事爲土川左定四年傳聃季爲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九牧見逸周書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左昭十三傳叔向之言也僞孔以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十二年一盟爲十二年一巡顯與周禮大行人不合且禹貢五服周禮六服又有九服今前曰六服罪辟後曰五服一朝可乎三考黜陟堯典文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而反是反汗也漢書劉向上封事之言也以私害公左文六傳臾駢之言也學

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先王議事以制左昭六傳叔向之言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猶正牆面而立也皆論語孔子之言也然使不讀論語牆面二字何以解之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業大版也用爲事業之業此六書轉注之法廣業見周易自孔子始用之三代無其文左昭十三傳有事而無業亦言貢賦之版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戰國策平原君之言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孟子之言也無載爾僞左襄三十傳引詩之文也居安思危左襄十一傳引書之文也罔不祗畏金縢文也出禮不畏入畏揚雄太元禮次七之文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學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荀子非十二子篇文也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

民萬邦惟無斁三事大夫詩專指三公此增暨字欲彙括孤卿也

君陳敍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按君陳周公八子之一伯禽弟也諡曰平公成周在王城近郊五十里內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爲成周故城西北二十里爲王城故城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雖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周語單襄公之言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引書云也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僞書割去上二字以令德孝恭代之作起筆至貽誤後人幷論語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左襄十四傳王賜齊侯命文也惟民其康乂康誥文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我聞曰見康誥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僖五傳宮之奇引周書之文也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引君陳之眞古文也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論語孔子之言也然下文有草上之風必偃一句其誼乃明今割去下句不知何解此與一簣牆面顯露破綻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圖厥政多方文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緇衣所引君陳眞古文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嗚呼是惟良顯哉禮記坊記引君陳之眞古文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如是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此數語而釋之者也然此數語必非成王之言出之成王是導諛也當是篇中夾人臣之言如顧命篇體也僞書竟作王言謬矣又咸若時見皋謨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禮記文王世子文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無求偹于一人論語文也必有忍也若能有濟周語富辰引書之文也韋注若猶乃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民生厚而德正左成十六傳中叔時之言也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禮記緇衣之文也汝亦罔不克敬典康誥文也）

顧命（敘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按顧還視也臨終遺書曰顧命率讀爲遵先導也相讀爲襄猶俌助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四月者成王即政後二十六年即辟後二十八年嗣位之三十七年壬子卯月也王年四十有七哉生魄者四月三日也懌當作釋猶怡悅也疑當讀爲忿喜也與金縢不豫之豫同爲叚借字耳不懌者有疾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讀爲澡洒手也馬融訓濯髮非鄭訓借爲濯則所濯不惊頮當作沬或作頮洒面也相贊也猶助也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太僕之職也檀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則射人亦與焉被猶覆也冕當作元冕視羣常聽朝之皮弁服加一等也憑當作馮讀爲凭依几也玉几以玉爲飾之几王此時當在路寢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公時已百餘歲故特著其名明非別一太保也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芮在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彤在今華州畢在今長安縣衛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毛在今甘肅鞏昌府秦縣召公芮伯皆周同姓彤伯禹后姒姓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畢公名高毛公未知名鄭名聃者也衛侯卽康叔武王母弟以上三公六卿太保召伯兼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徒太師畢公兼司馬衛侯司寇太傅毛公兼司空也師氏中大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尹正也百尹各職之長官御事百尹之屬是時有當治之事者）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疾疒也病也漸進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也彌當作彊弛弓也喻身難畱存而不能起坐也獲得也誓以言約束也猶命告也嗣新主也審猶詳也歎息言疾今大進惟危加甚之勢日至若當身歿淹畱之際恐不得告命以示後嗣故及此時詳訓命汝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

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宣暴也明也重纏也增益也重光者太平之世日袞重光謂日偹其精重光以見言祥也馬融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重光此千百年所僅有之一時亦屢數之適然文武時斷不能覩見即見亦非文武之德所致也奠定也猶成也麗讀也猶華也所謂日月光華旦復旦也陳也敶也肆習也遠言肆者氣嚅而語重也違常也背也違謹也也詩曰謹彼殷武或已遠行不相過也讀如吳語達王于甬東之達或曰達讀爲大詩曰變代大商克勝也二說存參言文武聖德日顯其瑞重光而成華民服其教敝陳而不背大人相應用是能伐殷亂而集大命于我周邦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僮也猶言沖人猶予也古文作夏后之訓亦僮也蓋夏讀之余后讀爲後猶康王之誥云在我後之人也迓當作訝迎也昏惛也猶迷亂也逾越也言予敬迎畏之天命故繼守文武大訓不敢昏亂踰越也）可今天降疾殆弗興（殆假也類也興起也悟語也）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也時是也釗康王名濟渡也難亦艱之借字如戲謔之句皆古人習用之連語也言天降疾殆將棄世弗能起弗能語矣爾庶幾宜是我今所言者以敬保長子釗大濟渡于艱難之際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柔遠能邇見堯典）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人猶言凡人也亂治理也儀義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義可象謂之儀冒蒙而前也貢當作贛讀爲陷自高而入于下也非韋背也幾危殆也言思凡人當自治于威儀爾無以釗進冒于背理之事退陷于危殆之地也）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返也王返于寢所也綴聯也綴衣帷幄之屬帷幄必以綴聯故曰綴衣將發顧命即路寢而張之王起坐綴衣中事畢撤去出之于庭中也庭延也路寢之廷也翼本作翌昱之誤字也昱明日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仲南宮皆氏桓毛皆名即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也爰引也齊侯呂伋呂氏伋名太公子丁公也二干戈桓毛一執干一執戈也百人虎賁士也周禮虎賁氏八百人今取）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用百人所以衛元子也逆迎也南門路寢門也古者天子崩于翼室此當于廟然後入以爲喪主延亦引也翼室路寢左右之室在翼曰此常居東翼室恤憂也宅居也宗猶主也言居憂爲喪主也）丁卯命作册度（册所以書成王命詞者也度猶法制也受册時法制猶今言儀注單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二伯相王室者蓋召公畢公也士山虞匠人之屬須當作頒讀爲頒分也材以作椁與明器者分之以度其所宜也）狄設黼扆綴衣（以下亦皆伯相命之也狄讀爲翟樂吏之賤者翟以舞者下士也黼扆畫斧文之扆于其上與黑白謂之黼蓋路寢中間廡之東戶之西設扆如今屏風畫斧文于扆其刃白近之黼黑）

其質絳帛天子朝諸侯依倚之處也綴衣者黼綴帷幄張于其所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牖間兩窗之間也嚮當作向猶對也下同戶牖夾兩窗窗即牖也敷席于牖間當扆前也敷設也重者天子之席三重今再重但用莞席篾當作蔑讀爲末言小蒲莞也即今之席艸兩重不異不用生時繅席次席也純緣也謂緣邊也白黑相間華玉五色玉所以飾几仍因也几坐所以凭者古人坐地几制卑如今炕几也仍几者同生時所用之几不如席之有異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此生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序牆也底讀爲底猶平也以青蒲爲席柔滑而平也蒲大莞小莞如細葱莖圓而中空蒲較闊大所謂蒻也綴績也畫文備五色以青白相次赤黑相次元黃相次者績之于繒以純席也文彩也文貝貝之有文者其類有十亦以飾几此天子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猶華滿茂美也蒲席之編以五采即周禮司几筵之繅席也畫但畫雲氣以爲文也雕彫也刻鏤也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路寢之西偏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也筍讀爲筤竹外青皮即箬篛也馬融王肅皆以上三席爲蒲席此一席爲竹席鄭康成則謂四席皆竹也恐非然而有赤色者爲元紛讀爲份彡彰兒蓋以元組爲緣也漆讀爲桼木汁可以髹物此几以桼髹也此親屬平時私宴之坐也天子朝覲聽政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

各因事而設今並設以隨神之所憑也按文王遷豐作靈臺于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所以言入太室裸也若鎬京宮室未嘗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下文有東西房如諸侯之制不爲明堂制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猶及也玉與寶即下文所言也陳敶也列也寶讀爲宲藏也藏珍寶之所也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蓋所以華國也赤刀武王佩刀周尙赤以爲飾也大訓五帝夏商之書也宏猶大也璧瑞玉環也其名曰琬曰琰度皆尺二寸琬者宛宛而圓也琰者璧上起美色也皆美玉所謂玉二重也陳于西序坐北大玉小華之山有瑤孚之玉也夷玉東北醫无閭之珣玗琪也天球禹貢雍州所產中磬材質玄如天色者皆未琢治之贄玉所謂玉三重也河圖出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伏羲軒轅堯舜禹湯以至文王皆受之也皆陳于東序坐北胤疑夏臣胤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出江淮之浦大如車輪即文王拘羑里時散宜生取以獻紂者也鼖鼓大鼓也長八尺亦前代之物考工記所云鼖即仿此制而爲之者房在堂後室旁夾室之後皆有墉以間之所陳之物必當房屋之直北堂上皆得見之也兌和垂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疑垂舜共工官也東房堂東室傍之房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

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讀爲路猶車也大輅玉輅所以祀者賓階西階也面猶前也綴輅玉路之貳車十二乘茲陳其一聯綴于玉路後者也阼階東階也先路象路所以朝者左右謂爲夕又一塾當作塼門側北向之堂也左塼西堂也次路象路之貳車也右塾東堂也先路與玉路相對次路與綴路相對王之五路不陳金革木者此時但有朝祭無迎賓即戎田獵之事于禮無當也凡所陳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者士服也雀弁赤而微黑如雀頭色者弁制如冕惟前後平不俛仰又無藻璪也惠狀斜刃宜芟刈者鄭[illegible]以銳[illegible]二字之音擬之僞傳以爲三隅矛畢門即路門也綦騏也如馬之青黑色也戈平頭戟也其刃橫出可句可擊上刃者刃外向也一在西階之西一在東階之東相向而立所謂夾兩階也戺堂廉直下厓也一在東南堂隅之東一在西南隅之西當前廉之兩旁厓下皆南向所謂夾兩階戺也冕大夫服也劉如漢時之鑱斧鉞讀爲戉大斧也堂者堂上近序處也戣與瞿如漢時之三鋒矛垂者堂上之遠邊謂東夾之東邊牆外餘地西夾之西邊牆外餘地也銳當作鈗矛屬側階東下階也立東垂者在堂上立側階

者在堂下康王翼室在東故東階獨多設一人王出受顧命必由東階降至庭中再由西階躋而至殯前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麻冕細布以冒冕綖之版也亦十五升麻之布爲之與朝服同升八十縷則其經已一千二百縷矣舊解三十升則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一尺三寸七分半斷不能容二千四百縷也黼裳衮冕之裳刺黼黻二章者隮升也自西階者未受顧命不敢遽當主位且殯固在西也蟻裳者元裳如蛾色也服色參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入者入路門也即位卿即中庭之東西面諸侯即中庭之南北面也 太保太師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太保召公太史史佚太宗大宗伯彤伯也彤裳纁裳也承即奉也介玠也玠圭天子鎮圭大尺二寸上宗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一人也同讀爲鍾酒桮也此當是圭瓚以挹鬯祼祭者瑁亦玉爲之上下方一如鉏刃四寸諸侯執命圭朝天子天子以瑁冒之所以齊瑞信者奉同一人奉瑁一人也自東階升者天子世守之重器故也秉執也書所書顧命之册也御讀爲訝猶迎向也册命者王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讀册書以命王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大君也憑當作道導也猶言也揚

舉也嗣訓繼守其訓也率述也猶遵也循順行也卞當作弁辯爲憲猶法也山井鼎致文作帥修大辨疑卞本作平辨別也燮亦和也和讀爲

餘諸也答言作荅讚爲合對也揚易也猶明也光廣也大也史佚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汝繼守茲訓君臨周邦述行爲君之大法以和天

下以應揚文武之大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眇眇也眇也猶少小也予余也末亦眇也能材也猶賢智也亂治理也忌誋也賓戒也長也言王拜起而應曰我微末小子其

何才能而治理四方乎惟以茲大訓敬慎戒懼于天威耳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

饗右手受同左手受瑁也宿讀爲肅猶進前也祭酹祭也束茅立之祭前用圭瓚盛秬鬯酒沃茅上酒塗下若神飲之也咤當作吒讀爲亻

郤行復位也饗者謂神享之也按咤說文作託訓奠爵酒引此文然下文太保受同爵既奠則不得言受乂當江氏疑飲讀如齊然齊與祭是

一事不得分言故知鄭箴不可易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王既三祭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置于篚也盥澡手也以異同秉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爲柄所謂璋瓚也酢酢也

報也酌酒報主人曰酢蓋太保以璋瓚代神酢王王雖不嚌而飲嚌之意已成故即授宗人同而拜宗人小宗伯也王荅拜者禮記燕義云禮

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又受宗人之同代王酬已

祭之地而嚌之以飲福嚌嘗也酒至口曰嚌至齒曰啐皆似飲而實不飲也宅度也謂嚌而不啐有節度也于是受宗人同而受命嗣位之禮

成矣此皆吉凶之際變禮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降而王與諸卿大夫皆降可知收者徹諸陳設

及冊斂同瑁等也廟門亦即路門也俟竢也待也待朝也言邦君則卿士可知

康王之誥敍曰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尸猶主也明受順命之時即誥非踰年即位而後誥

也按鄭本以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下分篇爲康王之誥伏生歐陽大小夏侯則合于顧命是別有康王之誥爲逸篇也今僞孔以

王出在應門之內起分篇尤非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出者出路門也應門之內治朝也王日視朝于此在中庭當宁而立者也

天子五門路門之外應門雉門庫門皋門是也有三朝皋門內爲外朝庫門雉門內皆無朝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是也畢公代周公

分陝爲東伯召公爲西伯故各率其所治之諸侯也率遂也先導也布幣也猶獻列也乘四馬也黃朱黃馬朱鬣也賓諸侯也稱再也舉也圭

命圭也幣所以享者覲享同時同地並行此亦吉凶之際變禮也諸侯皆爲王藩衛者故曰臣衛壤土地也凡國土所出之物其定也定安于

地也蓋旣也宜也康王宜嗣周德今已爲諸侯主雖未踰年即位亦無所據矣故荅拜也若新喪受朝以定王位老臣安國之計而所行之禮

亦皆變禮也太保曁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曁衆也與也咸僉也皆也揖以

手通指如今拱手也相揖揖卿士邦君皆使前也皆再拜稽首通卿士邦君言也言者太保一人見羣士邦君亦如是言也羑進善也若順也

恤恤也安靖之意言天革殷命惟允文允武大受而進順之能安靖西土之諸侯民人故天下歸心也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陟登遐也猶後世偁大行也畢戰也盡也協龢也賞謂封建嗣謂討叛戡伐也克也敫敷也遺饋也猶與也休喜也

猶奘也張猶開也皇大也張皇壘韻連語猶詩云整我六師也六師即六軍也高祖謂文王也凡曾祖以上皆可稱高祖也寡少有之詞猶言

寡妻寡兄也按嘉謀嘉猷當告于天子者多矣而特言張皇六師者對厥之詞召公有鑒于成王嗣位多難不增故獨言此以攝服諸侯之心

有深意存焉〇此以上皆順命一篇之文僞孔以作康王之誥非也且讀其文勢疑本是顧命全篇有此報誥爲一時之詞而別有康王之誥

已亡伏生歐陽大小夏侯之今文是也馬鄭強分耳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

誥報讀爲復實爲白猶明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文武文德武功也非斥言文王武王丕大也務冒也猶犯也咎災也底致也送

詣也齊猶同也乂辥也治理也端猶正也訓順也言昔君有文德武功之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不犯于災故其功德所及之處人無不信之

以能昭明于天下而民心歸向則亦有勇猛之士忠一之臣安治王家變伐大商以正命于上帝天于是嘉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須曁顧綏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建樹皆立也屏猶蔽衛也在存顧也天子偁同姓諸侯曰伯父胥暇也猶助也曁衆也與也綏當作綏猶繼也

服猶事也恤恤也猶安也若順也遺饋也猶予也鞠育也猶稺也羞醜也猶媿恥也言文武封建諸侯立爲屏蔽以存顧後嗣子孫今我一二

伯父庶幾用與顧念繼續爾先公之臣事于先王雖爾身爲藩服于外爾心無不存在王家以奉安其順道無貽我沖子之恥也羣公

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相揖太保芮伯揖之使出也趨疾行也出出應門也釋解也反返也復也觀此收束文法自是連顧命爲一篇而康王之誥實亡逸也

畢命敘曰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按册畢下當有公字傳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釐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不與此序相應按漢書律厤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命作策豐刑所稱畢公似即此篇而未審豐刑者何謂也豈畢命豐刑爲一篇耶抑二篇同時所作耶要之鄭所見畢命乃命霍侯之事則非此畢命也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至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志采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文也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汲郡古文亦有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召誥文也赫赫宗周詩小雅正月文也按唐僧一行大衍厤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父師二字徵子文也用克達殷集大命顧命文也惟時受有殷命哉君奭文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頌長發之篇也克定厥家詩周頌桓之篇也遜殷頑民見多士書敘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左昭四傳文也則予一人以懌康誥文也其以宋升降乎左襄二十九傳叔向之言也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晉語智伯國之言也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公羊傳文也德嘉績于朕邦商書盤庚文也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愼子之文也馮翊垂拱蒙成漢書薛宣傳文也武王之佐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垂拱而受成功淮南道應訓高誘注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太公六韜之文也有國家者彰義癉惡禮記緇衣文也君

于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云告之訓典左文六傳文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韓非子文也利口見論語帝其念哉皋陶謨文也世祿見左傳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左襄二十七傳叔孫之言也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文也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不剛不柔詩商頌文也乃命三后呂刑文也澤被生民荀子君道篇文也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文也欽若見堯典成烈見洛誥

君牙敘曰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康王之孫昭王之子也名滿大司徒地官也牙禮記緇衣作雅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惟乃祖乃父盤庚文也加之以忠貞左僖九傳晉荀息之言也服勞字見論語昔公勤勞王家金縢文也惟王有成績洛誥文也紀于太常周書嘗麥篇文也今本作大帝嚳字惟予小子詩周頌訪落之篇也嗣守文武見顧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文侯之命文也漢書谷永傳引之顏師古注以爲君牙文非也其能而亂四方顧命文也履虎尾易履卦文也如履薄冰詩小宛之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

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汝翼皋陶謨文 也股肱心膂周語太子晉之言也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左襄十四傳賜齊侯命文也敷敷五教勸我五典皆虞書文也然虞制非周制也和民則見左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文也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所引君牙眞古文資讀爲至而僞書又刪一日字增下一咨字改其句讀也圖艱于其易老子言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丕顯六句孟子引書文也用答揚文武之光訓顧命文也追孝于前文人文侯之命文也乃辟見文侯之命

冏命 敘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按冏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及說文皆引作䍐正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夏官之屬掌正王之服位此篇亡于秦項之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夕惕若厲易乾爻詞也必有怵惕之心禮祭義文也人之齊聖詩小宛文也罔有不欽盤庚文也發號出令禮記經解文也亦見戰國策萬邦咸休洛誥文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惟予小子無良禮坊記引太誓文也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孟子文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言也必交修予無予棄楚語文也選論士衛觀前

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僕匡其不及皆賈子新書語也巧言令色孔王皋陶謨文也友便辟論語文也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立政文也 耳目見皋陶謨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瘝厥君康誥文也

呂刑 敘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傳謂呂侯受命于穆王爲司寇訓說夏后氏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按穆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其時紬于財用故申虞書金作贖刑之法名爲施仁實亦足用也夏中夏也刑讀爲刑篇中皆同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侯卽甫侯四岳之后也呂甫同音通字也故呂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之西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也享國百年者穆王五十即位又五十五年而崩今享國之五十年也耄當作耄老也荒妄也亂也度猶謀也咨禮爲度謂訪度于呂侯使作贖刑也詰猶治也方傍也東南西北四傍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神農時諸侯強暴者以盧山之金作五兵書逐帝于涿鹿之野帝乃徵師于少典國軒轅黃帝與戰于涿鹿而禽之平民猶齊民也攻劫爲寇殺人爲賊鴟梟鳥也義狀貌也奪敓也強取也攘擾也矯撓也亂也虔戕也殺也虔戕一聲之轉言古俗數亂蚩尤氏始暴虐爲亂

引及于眾民無不習于寇賊狀如鴟梟之凶惡內奸外宄惟以強取亂殺爲事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三苗爲九黎子孫故即稱之爲苗民少昊氏衰九黎上效蚩尤又作重刑其後顓頊誅之者也靈良也善也淫甚也猶大也刵當作刖跀也劓刖截鼻斷足也椓致也去陰之刑也黥刻其面而以墨涅之也越粵也于也茲此也麗羅也猶言文網也罔無也差猶等殺也不齊之意辭曲直之讞辭也言九黎非用著制作殘刻之刑視古人之五刑爲虐而以爲法殺戮無辜之人于是始大爲劓鼻刖足椓陰黥面諸法于此羅致于五刑並制其命無所差別于曲直之辭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漸漬也漬染之言泯當作湣讀爲惛棼讀爲紊泯泯棼棼重言形況字言昏亂也覆猶敗也方旁也溥也監視也德登也腥讀爲胜或爲鮏言蔵臭也言此時之民挺而相與漸染昏亂之極信不由衷詛盟于神亦反覆無常民愈詐而政愈虐威行于獄之受戮者普告無罪于上天天視民無馨香之登聞所發聞者惟刑虐蔵臭之氣爾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顓頊也矜當作矝讀爲憐亦哀也報當辜人也遏讀爲渴

遏也絕跡也言軒轅次子顓頊哀矜庶刑之及無辜苗民亂虐大亦報之以威罰絕之誅其身流其子孫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子即堯時羲和之先也格假也猶登也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也降下格升也羣后狄諸侯也逮及也在下臣民也明弱也明明猶勉勉也棐輔也常長也蓋害也傷也言絕地天通則無有恐于天神之降地民之升者故是時庶邦諸侯以及在下之臣民皆能勉勉以輔行常道而刑罰清明雖鰥寡之獄民亦無有偽者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皇帝謂堯也帝嚳之季年九黎子孫三苗復九黎之德故堯命重之後羲黎之後和欽若昊天以授人時而又辭問下民凡鰥寡皆有辭說上陳為有苗之暴狀堯乃以德威之而無不畏以德勉之而無不勉也禮記表記引德威二語而曰非帝其孰能如此乎蓋堯舜合道同德命官行政皆堯作之而舜述之故曰無為而治凡偁堯者皆可以偁舜而偁舜者亦可以偁堯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后君也恤憂也降典之降讀為隆猶崇也折斷也主名者立山川之主名山川之名也殖植也猶樹也殷盛也猶正也墨子尙賢中篇引作假則讀為假至也言命三后監盡民之功伯夷崇其典祀以禮斷刑而民心正禹平水土奠定山川而民居安稷下播種農樹嘉穀而民生厚所謂正民而不為邪安也按虞書伯夷無折民惟刑事知堯時刑法蓋伯夷兼之至舜有天下乃選于衆舉皋陶而專重其任也下文士乃司刑之官不止一人亦不為重職非舉陶也後漢梁統傳引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衰楊箴傳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舉陶不與焉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堯時士官如今刑部司員不為重職伯夷統之也僞傳以士為皋陶非是百姓大家族姓法先行于貴近也不輕不重之謂中祗敬也言制百姓于刑罰之中正非虐威之也敬而納之于善所以教之敬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和敬也明顯也明明猶勉勉也灼焯也明也率遵也先導也乂彝發也治理也棐輔也彝猶常也言堯和敬于上三后勉勉于下其道昭明于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導治于民以輔其常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也主也訖

吃也言愆也忌諱也誠也擇釋也敗也克肩任也元猶大也配妃也猶匹也享猶受也言凡主獄之官往往嚙嚙難出不能謹言以審究者非為威福即為利疚其是當敬而戒之使無有敗言在于我身也惟任乎大德則大命自我為之可配副于天而受永終之祿于下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播譒也散也迪道也匪非也麗麗也猶相附也庶遮也遏也奪敢也取也庶威猶訖威奪貨猶訖富也亂治也蠲佳也善也辭詞也歎息言四方凡司政主獄之人非偽為大姦民者乎今爾何所視法豈非是伯夷用刑之道其今爾何所懲戒惟是苗民不審察于獄之附麗不擇善人使觀于刑之中正惟是法遏于威或利奪于貨斷治五刑以妄治無罪之民上帝弗善之下禍與于苗苗民亦無詞以解于天罰乃遂絕其世此則所當懲者也苗民之虐顓頊流之堯誅之舜又竄之禹又征之絕厥世者無世守之君長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

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童僮也未冠之偁聽猶從也有能也格恪也敬也慰恚怒也曰當作曰或有也戒誠也齊猶平也俾使也非終即康誥之眚災惟終即康誥之自作不典逆迎也雖畏勿畏不詑于威也休喜也雖休勿休不詑于富也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歎息言我同姓諸臣皆從我言庶幾能恪恭天命今爾無不以武怒嚴酷亦自謂勤能故爾無有自誠于不勤者豈知以刻為事非天意也天公平而愛民不過使我一日為民之上代天治之耳有不可殺者有不可不殺者在人自犯無容我私意參之也爾庶幾恪敬以近天命以承我一人勿因勢可畏而懼勿因富可喜而貪惟敬五刑以成正直剛柔之德無偏無黨間天子慶其功兆民賴其福天下安康久而弗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此告庶邦諸侯也祥猶善也度猶謀也心能制義曰度及讞為逆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也故史記引作何居非其宜蓋史公所兒理之本度作宅故以居字代之王歎息言凡爾有邦國土地者告爾以善吉之刑在今爾欲撫安百姓當何所選擇非司刑之人乎當何所敬慎非用刑之地乎當何所審度非儀刑之時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無過 造主也獄之兩曹在廷東赴訊者主此也具俱也備備也師士師也辭訟也猶今言口供也簡見也有左證眞見其情實也孚信也正定也罰贖也服及也猶受治也言訟者俱至方質士師聽其相訟之辭其辭信實則定其當入于何刑就其辭以定其罪當矣而其所以致罪之由非出于故或勢所不能已爲意所不及料者則辭雖情實而僞非情實所謂皆從適屬也則使出金贖罪若罪倘不足以服其心則定于五過之條竟從赦免也贖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君其審克之 疵病也言害法也官挾勢也反返也報復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謂賄也來當作求以情干請也均由同也審知諦也克劫也尤勸也言五過之定于赦宥者其間不能無弊病當詳審精嚴也或因勢威之奪或報恩怨之私或徇女謁之請或受賄賂之行或憐哀求之情以此出此人之罪即必入彼人之罪則治聽訟者之罪與犯法者等亦即以所罰罰之也凡此當審察者尤宜勤勢勿忽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赦從罰罰赦從過亦宜如五過之詳審精嚴也蓋上文言五過之疵有此數端其實五刑五罰皆同先言五過者相承順文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申言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也 稽計也猶考也具俱也嚴儼也敬也言五辭之聽旣有衆證久當察兩造之貌而參考之周禮所謂色聽也若不簡孚則不理其獄刑者代天用威之事當恪敬行事毋輕議刑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即黥也辟辟也法也罰者以銅爲罰也鍰皆作鋝鋝重六兩又十六銖也百鍰四十一斤也閱實猶簡孚也倍陪也猶重也劓罰惟倍八十三斤也剕刖足也差猶二也倍之外又加三分所倍之二則爲鍰百三十八斤有奇也宮者男子割勢女子閉于宮中也六百鋝爲鍰二百五十斤也大辟死罪也千鍰四百一十六斤有奇也屬猶類也尚書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詞者其刑墨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其類也周禮五刑屬各五百此則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從減焉上重也下輕也比附于例也僭假也亂亂也辭兩造之詞也不行者已革除之法也察覈審也言上比下比期當其辜無假亂其辭或飾辭以指示之如今之教供或鍛鍊而周內之如今之改供也凡科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條之已捐除者勿再比用若復用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也凡此皆繼維當察專用今法其精詳而勢勉之也按大辟可贖則殺人者皆不死豈可以爲訓故唐虞之世贖刑承鞭扑而言不在五刑之列穆王假託而一切用之所謂耄荒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適之也服及也治也權縣也縣以稱物輕重者也世當其時也齊猶一也倫猶理也要猶中也言本在上刑之條而情之于輕則減等治之本作下刑之條而情之于重則加等治之輕重諸罰令皆如衡有縣惟其平耳不可執一也世輕世重按有兩說周禮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此一義也荀子正論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揚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舉罔當重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此又一義也惟穆王之意用夏刑大辟二百宮辟三百贖辟五百之數則于周制五刑各五百爲從輕疑當如荀鄭之說也惟在齊其參差不一者而使之平則凡刑罰無不理而順中而正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佞巧譞高材也良善也差不齊一也啓居也開也胥相也質毀也占帖也背署也輸猶寫也謂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獄獄于王也備備也具也言罰以懲戒于人人卽非死已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愼也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因人罪于辭則容有辭屈無以自解而枉入于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公正不偏無不合乎中也供辭或有參差于其參差精察之以求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耳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當哀矜敬愼明開刑書相與隱度而揣署之庶幾皆切于中正或刑或罰其詳審而勤勉之不宜苟且從事也至獄成而信輸寫其本末以告于王亦無不信其刑之麗當備具于上也或有一罪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則並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句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刑官之長族姓同姓諸侯也德悳也猶惠也相胥也猶助也配妃也猶對也單辭一人之言論語所謂片言也兩辭兩造之言私厶也背于公也私家猶偏向也寶保也猶守也府猶聚也功訌也濟也或日恐也懼也庶猶衆也尤試也辜也極猶中也令猶爲良善也歎息言爾官伯族姓無不當敬刑也我言之猶倘[illegible]從我敬于刑以刑罰者正所以惠民非所以賊民今天助民作之君以配于下土使代

天用刑在先明清于一人之辭即知其情僞禁民之所以治者無不在中聽獄之兩辭無或偏向于獄之兩辭凡折獄有偏向鬻貨爲多不知

以獄得貨貨非可守但聚其罪而可畏可懼天將報之以衆罪也故所當長畏者惟刑罰之用耳天道至公非稍有不中之處惟人自取之故

天命之罰也天非獨罰民也用刑罰者不建中以敎錫庶民而無善政在于天下則天亦將罰之也五行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嗣孫嗣世子孫

也監視也德惠也猶惠也歎息言嗣孫自今以往何監豈非施惠于刑民而得其中正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 哲人謂王也惟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思也猶圖度也疆竟也猶羣也辭詞也猶聞譽也屬猶續也五極洪範之五皇極也嘉祥皆善也師衆也按尙明聽之哉以上王言已畢哲人

惟刑以下乃呂侯之言宣揚王命也言明智之人立此新法敬愼用刑將有無窮之聞于後世蓋其道接續于洪範之五皇極皆協于中而有

福慶所謂錫福庶民會極歸極也有典獄之責者庶幾受王之良民而治之視此吉善之刑罰也言嘉師者民本無不善其罷于刑罰者非迫

于飢寒則陷于習染耳

文侯之命 敘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幽王取申國之女爲后生太

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而立之遷于東

都是爲平王國語曰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此之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賜之秬鬯圭瓚秬鬯釀黑黍爲酒也圭瓚勺之以圭爲柄

者所以酌鬯酒祼祭者也宗廟之盛禮諸侯非賜不得用九命乃錫之馬本王上無平字劉向新序馬遷史記皆以此篇爲襄王命

文公重耳恐非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左右昭事厥辟越大小謀猷罔不

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天子于同姓諸侯偁伯父義和文侯字也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故名曰仇仇讎也古人名

字相應或相反以爲應故字義和義誼也和龢也猶言宜龢也義和亦疊韻連語鄭康成讀義爲儀從爾雅訓匹不知儀仇訓匹者借儀爲儀

借仇爲讎耳恐非也呼字不名者尊寵之也馬融訓能以義和我諸侯則以文侯爲文公重耳亦非顯聶也明嗣也猶黽勉也德一也昭明也

升登也猶上也先正謂晉侯祖父也昭劭也勉也越粵也于也猷當作猶諸爲儀圖度也率述也循也肆故詞也先祖謂成康以後也懷安也

猶安也言周之先允文允武能愼勉其德格于上下故受天命爲天子亦惟爾先世之祖能輔助勉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不述循順文武之

訓故我歷世先祖皆安于天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

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閔猶病也造遭也遭也資積也猶積

也戎犬戎也純屯也難也御事謂王朝治事之臣俊當作咎服當作躬兒漢武帝詔令從之克肩任也祖父祖行父行也伊詞也恤也續功

也綏安也安也歎息言傷予小子繼遭天降大愆絕先祖之積澤于下民爲犬戎侵犯我國家受其屯難即我朝治事之臣多有死傷則皆予

無能肩任之咎曰惟爾庶邦祖行父行之侯其憂恤予身乎又歎息言能以勞定國有功于予一人予庶幾長安在位也 父義和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

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昭光明也顯祖當謂唐叔虞也肇劭也敏勉也刑型也猶法也扞衛也猶護也紹繼也前

文人先文德之人謂其祖父也戡功曰多修飾也猶掃除也扞斁也止也言汝能光乃顯祖汝敏勉以效法文武之道用護衛嗣續乃君追孝

于爾先人汝功其多于我艱難之時除患定亂如汝者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

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民也

寧寍也安也秬鬯以祼祭者也卣即酉字中尊也彤赤色盧黸也黑色馬四匹車一乘也禮緯含文嘉云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

五納陛六虎賁七斧戉八弓矢九秬鬯經文不備者禮緯亦後世之書未必周制如此也荒忘也忽也簡柬也猶閱也恤恤也猶安也蓋遺令

歸國而言其歸視爾民安爾國用賜爾秬鬯弓矢車馬以奉祭祀以專征伐以箭勞勛父往哉其柔懷遠人而順恕其近者以仁安小民爲事

庶幾無忘忽無安佚簡閱爾衆安靖爾民于爾國都以成爾光明之德也

費誓 敘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按費諸爲粊魯東郊地名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已無考

若費國于春秋桓莊之世并于魯爲季氏邑則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非作誓之地也粊史記作肸伏生

大傳作鮮一作獮未詳曲阜其山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徐夷徐戎淮夷也時伯禽有三年之喪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此與三監及淮夷叛作大誥乃兩時兩事史記誤合爲一也是篇古文在呂刑前魏晉間人移于秦誓之上使諸侯之書從其類以

比魯頌之居詩末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公魯侯伯禽也五等諸侯在本國臣民皆稱公

嗟常作㗇嗟也發聲也人謂軍士及費地之民譁讙羣也徂往也淮夷淮北之夷徐戎戎之在徐州者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爲寇者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無敢不善 敹擇也敿謂穿徹之也乃猶汝也甲在身冑在首敵擊連也敿謂繫也干戰也盾也弔謂爲假善也備葡也具也鍛小冶也以金入火焠而椎之愈段愈堅也礪常作厲皁石可摩以利刃也鋒常作逢兵端也刃刀堅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甚也大也舍捨也釋也牿謂爲梏手械也牛馬以前足爲手施木其上使不得疾走奔逸也杜敵也閉也擭柞鄂也柞鄂者竹之箝木之格連絡交互穿地淺者設于其中以爪持獸足使不得躍出也敜塞也穽陷也穿地爲塹以陷獸者也常長也刑荆也法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
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牝牡相誘曰風風則狂走而逸臣妾厮役圉養之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有餘子二十五人任刈艸汲水炊烹養馬者是也古軍中亦有丁女不可爲法逋逃者亡也越逸也踰也逐追也越逐則失部武行列故禁之祗敬也復還返也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之者常敬還其主也商賚也賜也賚賜也越逐者失律不復者攘竊故告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 寇强取也攘竊也猶言徒手奪之也誘相訹評也猶引也言無敢如此敢則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
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
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獨言徐戎者攻擊有先後也峙當作峙讀爲庤儲置屋下也糗熬米麥也路食爲糧逮及也大刑大辟也國外四面曰郊鄰在郊內郊外四面曰牧遂在牧內此言三郊三遂者東郊之人留守不從征也凡築牆木植于兩耑者曰楨版設于兩邊者曰榦築者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也供饋也給也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存軍使給厮役反則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不殺之也芻刈艸也茭牛薪也亦名馬薪棄細銼似芹牛馬喜食之故茭亦訓乾芻也糗糧芻茭供人馬之食軍中一日不可乏者故有誤則皆服大刑

秦誓 敍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按秦今甘肅秦州清水縣也鄭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晉在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帥遂也猶領也崤當作殽晉地在今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山有東西二陵道出其間春秋傳魯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穆公與之盟而還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以爲不可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薨未葬子襄公墨縗絰以從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俘其三帥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女也請于襄公而釋三帥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次哭而迎之是其事也還歸作秦誓當謂三帥歸而公作此誓也史記則以爲事後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遂此茅津渡封殽尸而還作誓未知其審莫能定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士通臣民之稱也予余也首猶言最上也羣言之首最言中之弟一誼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汔也猶盡也若順也盤辟也樂也責諫也數其失也斯詞也難即艱也俾猶從也如流如水之流順而相從也言古人謂人盡自順其性喜于惟其言而莫違是以多樂豈知忠言逆耳利于行以我責人則易惟受人之責從之如流水此爲難也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故深有味于古語而首舉之也按般難艱叶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
云來 憂慼也愁也逾越進也邁遠行也云國也回也言我心之所愁者前日之事既往今追悔而無及若日月之邁往而弗能轉來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古之謀人謂蹇叔百里奚也公穀史記皆以蹇叔百里奚同諫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同送其子而哭之不可執左氏而沒其實也未當作來形近而譌就猶成也予余也忌恐也毒也今之謀人謂杞子也姑爲也聊且之詞也將將也扶也雖假設之詞也則之爲言曾也云曰也然噍也猷當作猶讀爲依猶謀也詢當作訊問也茲此也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愆過也言于老成之人則曰來成余毒于少年新進且相扶以爲親雖曾謂然自今思之庶幾謀問此老成人則無所過失耳按然愆叶韻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
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皤也老人頭白貌也旅膂也膂骨也膂強則力壯愆樸也偏緩也仡勇壯也違韋也猶失也截截重言形況字簡括明晰之意諞便巧言也俾使也易傷也辭詞也皇應也猶暇也言老成者士雖膂力已衰我庶幾其有之新進勇夫雖嫻于射御我庶幾不欲用之若巧言便佞之人能變易君子之詞使聽者以爲患則萬不可近我豈暇多有之以自誤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句 黎民

亦職有利哉昧昧猶默默也介者孤特之意斷斷誠一之貌猗兮詞也他過也猶寡也技巧藝也休休寬容貌容猶受也美士爲彥聖通爲聖容猶受也黎實也猶衆也職猶主也利猶爲賴猶恃也言靜言思之如有一耿介端愨之臣誠一不僞無他謬巧其心寬大能容物人之有才藝者如己有之人之賢聖則其心好之不但如口中之實美如是之臣能容敷善以助國以故能保安我子孫也則衆民亦主有倚恃者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句黎民亦曰殆哉冒冢也猶蔽也疾妬也妒也亞諍也相毁也或曰亞也猶惡也違離也猶遠也俾使也達通也殆危也言人有技則衆敝如害以詆毁之忌其能之勝己也若彥聖者則必遠之使不能通于君毁其德之能感悟人也如是之臣不能容人者以誤國以故不能保安我子孫也則衆民亦危矣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當作阢阢隉猶卼齧連語猶臬黜不安也由辭也猶從也榮瑩也猶尤明也懷致也猶安也尚庶幾也慶猶賜也或曰幸也言國之傾危由于所用之一人國之光榮而安亦庶幾所用一人之賜用人可不詳愼乎哉按悔過者修身之要用人者治國之本穆公此篇殆幾乎合于王道故夫子錄之以附于尚書也

尚書古注便讀刊誤表

卷	頁	行	錯誤	更正
一	二	二十二	騐其實	驗其實
一	三	一	六旬	有六旬
一	三	十四	啓言也	啓肩也
一	四	三	舊詞	楚詞
一	四	九	否圖也	否嗇也
一	七	七	横舊	横楚
一	八	二十	司馬訓	司爲訓
一	九	五	因禹	因垂
一	九	五	此二	此三
一	九	十四	夒曰	夔曰
一	十	十	汨（三汨字皆改汩）	汩
一	十一	十八	析中	折中
一	十一	十九	罪格 功格	罪疑 功疑
一	十三	十三	熙見	照見
一	十三	十四	夾第	次第
一	十三	二十二	彊而戰	彊而義
一	十三	二十二	衍	衎
一	十五	三	致致	致之
一	十五	八	决	決
一	十五	十一	山行乘檋	山行乘樏
一	十六	七	六宗也	大章也
一	十六	十七	可揚不揚	可揚而不揚
一	十七	十四	杌隉	阢隉
一	十七	二十二	戞擊	戛擊
一	十八	一	備鏞	笙鏞
一	十八	二	以帛爲之	以韋爲之
一	十八	十一	石罄	石磬
一	十八	十五	叢脞哉	叢脞哉

尚書古注便讀 刊誤表

一	十八	二十	雙勝雙聲	雙陛雙聲
二	一	七	乃大禹	乃禹
二	一	十三	一役者也	一役也
二	一	十五	大原原之大者	太原原之大者
二	二	八	者阻	者[illegible]
二	二	十四	東南距沛	東南據沛
二	三	七	東嶽太	東嶽泰
二	五	九	餘祇	餘紙
二	六	十二	用入之	後入之
二	六	十二	後之物	用之物
二	六	十三	冡嶺	冢嶺
二	六	十六	熊貝	熊耳
二	六	十九	望豬	望諸
二	七	六	嶓家	嶓冢
二	七	六	山形如家	山形如冢

二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尚書古注便讀 刊誤表

二	七	六	亙甘牆	至甘肅
二	七	九	府棨	府条
二	七	九	乎号	平号
二	七	二十二	溺弱	弱溺
二	八	八	播縣	番縣
二	九	廿三 廿四 廿二 七	冡字共五	冢
二	九	二十二	淮澤	匯澤
二	十	二十二	冡	冢
二	十一	一	潤瀘	潤盧
二	十二	四	鄭敷	致數
二	十二	六	漸種也	漸穗也
二	十三	十八	鳳王	厲王
二	十四	二	詔告	召誥
二	二十四	八	周語至文也	周語單襄公引夏書之文也 [illegible]
三	一	四	帶告	帝告

尚書古注便讀 刊誤表

三	一	七	子有言	予有言
三	一	十一	升而陑	升自陑
三	一	二十一	今如其日	今汝其日
三	二	二	息者命	息者念
三	二	二十	昭民	兆民
三	二	二十一	飲祖	飲徂
三	四		咸有壹德一篇當移太甲篇後	
三	四	十二	未命[illegible]四字常在斯大雅者	又[illegible]
三	五	一	永底	永厎
三	五	六	三腹	三朡
三	五	十一	伊尹祀	伊尹嗣
三	五	十二	冡宰	冢宰
三	五	十四	冡宰	冢宰
三	六	六	遥舞 恆于	恆舞 恆于
三	六	八	十愆	十愆

三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尚書古注便讀 刊誤表

三	七	七	昧爽	昧旦
三	七	二十	寔萬世	實萬世
三	八	八五	[illegible]	躬
三	八	八	聽德以聽	聽德以爲聰
三	八	二十二	桑穀	桑穀
三	九	一	穀楮也	穀楮也
三	九	十八	大記	大圮
三	九	二十	事事也	事宜也
三	十	一	決也 決意	決也 決意
三	十	一	兇詞也	況詞也
三	十	二	決 兇	決 況
三	十	三	由粤	由咢
三	十二	十五	褻褻	褻黷
三	十二	二十一	懷寔也	懷褒也
三	十三	一	過奮	過舉

三	十三	六	臭朽也	臭朽也
三	十三	八	朽敗	朽敗
三	十三	十六	故我以	故我亦
三	十三	二十一	冣也	褱也
三	十三	二十一	與與也	與与也
三	十三	二十一	餘也	條也
三	十五	十一	冲	冲
三	十五	二十	念囗之	念敬之
三	十六	一	胥廱	胥廱
三	十六	二	臧文人	臧丈人
三	十六	七	所記左昭	所記譽作則左昭
三	十八	二	見師	見詩
三	十八	十二	冲	冲
三	十九	七	天允	天㬪
三	二十	十三	衍	衍
三	二十一	七	自決	自決
三	二十二	一	一輒	一轍
四上	十八	十五四	神况	神況
四下	一	五	冢	冡
四下	五	十六	所学皆鋼	

華西大學國學叢書之一

尚書後案駁正二卷

〔清〕王劼撰

清咸豐十一年刻本

尚書後案駁正卷上

巴郡王劼

正編

學者明經義凡以存先聖之道要在安上理民也孔聖往而微言絶七十子無而古義乖天下失綜覈名實之治位有尊卑臣無賢佞學有大小師無純駁善善相承雖治亦亂則學術之害甚於不學至人心無所循持相習以成其性之惡而詩書爲虛器莫能救所以然者君臣之道不明自經義始詩垂臣教毛氏傳出於漢鄭箋淆之以致朱集傳毀之王魯齊欲竄移篇目得何子恭一言救正幸於經文無或改作書言君道孔氏傳晚出於晉皇甫世紀依之孔正義宗之蔡書傳遵之吳才老怨生疑議至梅鷟閻若璩等遂爲專書斥爲僞孔以袒鄭而經文乃不得安其舊蓋鄭君務博末學好異鄭伸毛抑鄭貭孔僞勢相因也漢世去古未遠不無聖言流傳口説諸儒竊取作僞有由購書以金作僞不免王莽傳亂欲托經術作僞獻書所以梯榮晉無是焉僞孔何爲鄭注杜林三十四篇絶無師説二十四篇卽史記所謂滋多於世之僞書漢人不見孔傳題曰古文一時之誤今鄭學並尊爲貭古文而變置孔壁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於外作後辨如王西莊尚書後案者譬入魔趣不辨昏曉然安國尚書序云所以示人主以軌範者謂君道在於任賢去邪也使謨無大禹則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益稷則暨益暨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綱經義晦矣況仲虺之誥大甲説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須若與微子之賓賢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陳畢命君牙惟爾惟公予一人膺受多福者概變置焉將使君道日就昏亂人心世道日就詭隨而曰以復古學復古學何爲哉往歲在成都與何子貞談經梓潼宮修竹下嘗言此事咸豐丙辰暑雨陋居抑鬱復閱後案聊駁正數則以俟將來

攻孔傳者首惡安國書序猶攻毛傳者首惡毛詩序然歷來言尚書事無不依序卽攻孔傳亦不能舍此之外另立一説如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類事理確實不能變也孔安國書序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用藏於屋壁漢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俟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云云此孔壁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四十六卷所原起而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之名所由來也按云增多伏生則非增多孔壁增

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自爲三十三篇明矣非增多孔壁之三十三篇孔壁自爲五十八篇明矣伏生自爲三十三篇言伏生者不得牽涉孔壁矣孔壁自爲五十八篇言孔壁者不得參互僞書或十餘篇或二十餘篇矣後案之書盡心鄭學而必就孔書序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四十六卷定五十八篇以爲說者鄭注杜林三十四篇在伏生孔壁之外其所不注之僞書十六篇又在杜林之外在杜林外者以絕無師說先亾杜林得立爲鄭氏學博士後與孔氏學博士並行於南北隋唐漸以尊信孔傳而鄭注隨杜林亦亾惟其摹擬孔書未確故

不足取信於後今將止收鄭注三十四篇而漢藝文志明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兼收無注之十六篇則與增多伏生涇渭不相入又鄭注泰誓爲同於伏生篇目孔經泰誓爲增多伏生篇目若不割裂孔經無以祛疑鄭注故以增多伏生爲增多孔壁增多孔壁爲更增益之僞書於是杜林反爲安國所傳孔壁止有伏生所誦五十八篇不得爲安國所有杜林泰誓又轉爲伏生所有於是伏生本無泰誓而有泰誓則更增益之僞書二十四篇以無泰誓得與之合爲眞古文伏生旣有泰誓不可更有泰誓則增多伏生之二十五篇以有泰誓不

合而爲僞孔然實此合而彼不合也何也若泰誓在伏生之外斷不得有三十四篇以泰誓入伏生之中則又不止三十四篇泰誓三篇加於三十三爲三十六必抽出舜典益稷二篇以歸於僞書二十四篇於篇數始可云合然言僞書二十四篇者皆云十六卷以泰誓入伏生二十八卷中爲二十九卷二十九加十六只四十五卷是篇合而卷又不合雖借百篇序爲一篇以合卷數然五十八篇添入一序則爲五十九篇是卷合而篇又不可合矣所以成王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得不合爲一篇非謂此乎此後案因鄭注僞書變置篇目以亂經欺

世而仍不得不就孔書序增多伏生定五十八篇之事類作偽也然其言曰孔書增多伏生篇目二十五與鄭所述逸書二十四不合全經卷數四十六與漢藝文志兼序四十六又不合爲偽孔一極大關目按卷首正義言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舜典汩作九共等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乃孔沖遠自言偽書篇目非鄭述也漢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言經不言序也此則任意矯說以上誣古人下誤後學一無忌憚不顧將來豈無張目讀書者請將各書篇目開明同異學者審之則思過半矣

計開

孔傳五十八篇目

堯典同 舜典同 大禹謨多 皋陶謨同 益稷同 禹貢同 甘誓同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同 仲虺之誥多 湯誥多 伊訓多 太甲上多 太甲中多 太甲下多 咸有一德多 盤庚上同 盤庚中同 盤庚下同 說命上多 說命中多 說命下多 高宗肜日同 西伯戡黎同 微子同 泰誓上多 泰誓中多 泰誓下多 牧誓同 武成多 洪範同 旅獒多 金縢同 大誥同 微子之命多 康誥同 酒誥同 梓材同 召誥同 洛誥同 多士同 無逸同 君奭同 蔡仲之命多 多方同 立政同 周官多 君陳多 顧命同 康王之誥同 畢命多 君牙多 冏命多 呂刑同 文矦之命同 費誓同 泰誓同

同於伏生三十三篇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但以篇目計之其增多伏生者非增多安國也其同於伏生者非伏生也孔壁同出安國同傳梅頤同上不分二物與杜林三十四篇之逸書更增益二十四篇之偽書先後異出一有鄭注一絕無師說者不同

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目

堯典合舜典 皋陶謨合益稷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合康王之誥 呂刑 文矦之命 費誓 泰誓 無泰誓伏生口授最錯號今文少百篇序六十七篇少孔傳古文二十五篇傳歐陽生大小夏矦凡三家後因孔傳未出民間別得泰誓並行於時共二十九篇後歐陽氏失其本義夏矦則疾此僘冒猶復疑惑經以散軼篇目獨存

鄭注杜林逸書題曰古文三十四篇目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

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
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
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呂刑
文矦之命　費誓　泰誓　伏生散軼孔傳未出摹
擬者依伏生合泰誓篇目爲之稱逸書前儒林傳所謂
網羅遺失兼而存之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者漢平帝
立爲古文尚書傳至杜林衞宏賈逵馬融鄭元作訓注
題曰古文尚書漢世目爲尚書古文經至晉元帝時梅
頤上孔傳乃以此爲尚書鄭氏學置博士與孔氏學博
士並行歷南北隋唐積久而八漸廢之以亾

亾書四十二篇目見經與釋文
汨作　九共九篇　膏飫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
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
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歸
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愼之命　亳姑
安國書序所謂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合之隸古定五十八篇爲百篇其
有所謂棄稷豐刑篇目則鄭學諸君之書不見經傳
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目見正義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
歌　允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正義曰漢儒知孔本
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杜林之外僞
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漢藝文志據現行尚書合而一之目爲尚書古文經而
別於伏生經二十九卷以此然篇目不確絕無師說鄭
亦不注故不傳
後案於此分孔壁篇目同於伏生爲眞增多伏生爲僞
是分一書爲兩書也以杜林摹擬伏生篇目加入泰誓

書序題曰古文尚書者爲安國古文是合三書爲一書
也採杜林三家注以孔壁爲之經是通一注於兩書也
因杜林僞書有鄭注並無注之僞書亦爲眞古文是牽
兩書於一注也而自以爲論定於予蓋以無注之僞書
絕無師說卽亾於漢伏生與歐陽夏矦並亾於晉杜林
亾於宋皆爲今人所不見意可任意顚倒錯縱一無證
驗耳故自顧閻以下立說攻孔傳者攟摭篇卷言人人
殊然入泰誓於伏生篇目中爲卷十借百篇序雜以鄭
書贊馬王書序爲卷三十則仍馬鄭傳注之杜林本耳
翁方綱經義攷補正曰伏氏所傳尚書其初止三十八

篇故當時以爲取象二十八宿及武帝時增入泰誓一
篇故史漢諸書以爲二十九而又有三十篇者乃後漢
馬鄭傳注之本增入書序一篇者也後漢書儒林傳云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
文尚書遂顯於世今攷馬鄭所注亦不出伏生二十八
篇之外則知杜林古文篇目仍即伏生之書多書序一
篇耳陸氏釋文於小序多載馬氏之傳而後漢書言馬
融傳杜林古文則可知其序之出於孔壁傳於杜林而
西漢諸儒或見或否至馬鄭之徒始以之合於二十九
篇之本内而爲尚書三十篇此翁氏不知杜林之書非

伏生之書杜林之序非孔壁之序故以或見或否自蓄
其疑然合序爲三十篇總之不自今日始則何有於論
定乎且有待論定者以孔傳孔經皆篇卷不合而爲僞
也何以泰誓百篇序外所列即孔傳經文所變置二十
五篇外仍不能不取孔氏傳文朱詩集傳攻毛序仍不
能不本序說掠人之美以爲己長而反誣之君子不爲
後案無如鄭注實杜林之僞書不得不依托孔經即不
得不竊取孔傳陵雜不安而云論定且於播弄篇卷之
外更有四謬一疑傳記所引有不合者爲失眞引經者
取證義類不必校對字句豈必符合一誣傳記所引之

有合者爲綴緝引經者本經立說並謂經所從來何解
於引詩引易引禮一删改史傳以就已說也精嚴之語
無枝葉極辨之詞有曲折則原文豈可割裂一舞文駢
辯以亂羣書也專斥者或倚輕倚重泛論者或見全見
偏則危言豈容假借善讀書者知此四端之是非則知
後案之是非矣夫何論定之有

逸書之名出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
多於世矣以所得之書爲逸書與傳注引稱逸詩逸禮
爲所亾之書者不同故劉歆移書太常云天下衆書頗
出皆諸子傳說者諸子傳說謂未足爲信也故卷首正

義列逸書二十四篇目而引藝文志曰孔安國者孔子
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
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
不見孔傳也沖遠亦知別錄藝文志皆因不見孔傳誤
以僞書名逸書而言孔安國者爲不足據也孔書遺巫
蠱未得上經藏秘府傳藏私家伏而未發當時之言尚
書者如魯周霸雒陽賈嘉等知有孔書五十八篇四十
六卷則有橅仿歐陽夏侯等篇目合之別得泰誓爲二
十九卷三十四篇者作僞於前又有仿佛竊擬爲十六
卷二十四篇者附益於後傳聞未確故無仲虺之誥大

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而有
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與前三十四篇皆托為孔氏
所伏而未發之書名為逸書行於當世平帝時立為古
文尚書藝文志則據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為
五十七篇其半絕無師說其半傳至杜林為古文尚書
學鄭承衛賈為之後作注其不注之十六篇兇亾至晉
元帝時古文孔傳始出置博士鄭與並立亦置博士由
梁陳至隋鄭氏雖微隋志猶載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
即漢藝文志五十七篇之半也知非孔書者鄭注杜林
時孔書未出知為孔書鄭不當止注其半必知為逸書

者武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文與此不同彼
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亾其
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謂彼偽武成也既漢志
引武成為逸書則藝文志所載非逸書而何後案不欲
以鄭注汙於逸書之名而改稱為眞古文又礙於眞古
文何為止三十四篇其絕無師說之十六卷二十四篇
若不並為眞古文則不合古文之數若不與鄭氏相涉
亦何得與鄭注同稱此萬不足以欺人之事故計必以
二十四篇屬於鄭也則於正義自列二十四篇目者强
為鄭述且於又有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尚書二十
十四篇之語強辨之曰鄭析九共為九故二十四篇若
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
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為眞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為
眞則東晉二十五篇為偽亦可決也以二十四篇言為
鄭之惟其非鄭之也以二十四篇言偽孔可決惟其不
可決也東萊張霸偽書百兩篇人所共知正義言張霸
之徒非言張霸言偽造二十四篇非言百兩篇孔沖遠
等豈不知張霸書為百兩篇者哉百兩篇外豈無張霸
之徒者哉雖張霸之徒偽造之書與杜林無異然於鄭
注則不相涉何得為鄭之二十四篇何得以非張霸之

書即為眞古文可決增多伏生之二十五篇有孟子荀
子與之合皇甫士安王子雝孔沖遠陸德明蔡仲默皆
無以異何以為偽亦可決陸釋文載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之目又載亾書四十二篇目而汨作九共典寶肆命
原命在其中其逸書十六卷之目不載亦以其為偽造
既鄭所不注即與鄭無涉不足論也後案深惡之斥其
情且妄焉獨於其言永嘉之亂眾家之書並滅亾而古
文孔傳始興者稱之曰眞古文亾於永嘉始見德明此
條惟此一言甚佳惟此一言可取然釋文實不言眞古
文亾於永嘉其言眾家之書亾亦非逸書顧亭林謂為

歐陽大小夏侯諸家是也若鄭注杜林之逸書尚傳於後則未亡其不注之逸書絕無師說則已先亡然則逸書以僞書而忽爲眞古文者後案也逸書非亡於永嘉而必亡於永嘉者後案也後案改逸書爲眞古文可謂起滅自由矣

安國書序增多伏生云者逌訓隸古篇皆增多於伏書之數凡言增多二十五篇皆增多伏生省文鄭注杜林一依伏生篇目故卷首正義言壁書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增多鄭注猶云增多伏生其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者則名之爲更增益僞書而不同曰增多伏生也多者少之對更者類之充自孔壁視伏生之少言之則曰增多於作僞增益之書推其類言之則曰更義意既殊稱名各異後案竟敢舞其文曰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之篇但述其目此欲借增多之篇混更增益之僞書耳然增多之篇既在伏孔俱有之序中鄭何爲注其序不注其經不注其經但述其目況徧檢羣書不見有鄭述僞書二十四篇目者又曰而於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又檢鄭注書序亦無見引其文者惟武成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畢

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皆非引其文亦非述其目又曰卽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此段疏出所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者但云則鄭注書序中所有之二十四篇目而不言爲鄭述後案之書自欺欺人大率如此此則欲以增多伏生之眞爲僞而以更增益之僞書爲眞乃作此惝怳之詞試問鄭述亦何關眞僞哉鄭注杜林經字多異如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爲柳谷者雖題曰古文尚不得飾其僞豈鄭所不注之經文不足信篇目又可疑而稱爲更增益之僞書者轉以一述而可抗於眞經文不足信如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故曰丹朱之類篇目可疑如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之類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何述焉

敍案言增多之書雖亡其篇數篇目鄭具述之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汩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捃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此最譸張爲幻之詞以更增益之僞書冒孔書增多伏生之名一也以鄭所不注亦絕不言其篇目者誣爲鄭具述之二也以鄭所不述絕

無師說自起自滅之僞書反謂孔書與之不合三也以孔書之詞嚴義正具載訓經垂教大旨者謂爲不顧鄭學四也以尚書大傳所有九共篇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等語而謂不能憑空構造五也一言而共五妄意必自負爲足幻惑人矣然不謂僞孔之於羣書或袒其意或同其文或采其字乎如旅獒篇爲山九仞句爲山二字既謂取之論語九仞二字又謂采自孟子則無一字須自出心裁卽與一篇非憑空構造使欲照撰汩作九共豈獨少傳記援拾哉又如仲虺之誥篇夏王有罪一節據墨子非命篇

不妨三引各不同其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據左傳隨武子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不妨并綴其釋書之兼弱釋汋之攻昧以爲句周官稽治官二字出周禮專指天官不妨泛及於王又大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或周官逸文不妨據鄭志答趙商問摻入周官況業廣惟勤句業字三代詩書無事業義不妨以爲事業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出古本論語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不妨從今本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此通融有何不可照撰之篇則憑空構造汩作九共等夫復何難

漢自文景以經術爲治術典籍斯重然終未能幾及成康制禮作樂之盛者則以網羅遺散購書以金一時諸儒作僞爭奇以趨利祿而亂聖經儌然也前儒林傳曰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注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其中故兼而存之是當其中者如逸書既當在書類之中則以之題爲尚書古文經可見前儒林傳班氏原不作定論故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自注爲五十七篇蓋亦以孔壁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未見而疑當時之尚書古文經篇卷或有未確但是當在其中者故載其卷數之實而注明篇數之虛以待後之學者猶史之闕文也豈鄭云

亾其一篇之謂後案乃於藝文志刪去尚書古文經五字而言四十六卷爲兼序序豈可以爲古文經哉

卷首正義曰百篇次第孔鄭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後案則曰賈逵之書卽杜林本而出於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眞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塗惲之業雖在前儒林傳安國尚書中後儒林傳則無卷首正義特明別錄藝文志不見孔傳並列安國之誤則前儒林何足爲據乎卽謂塗惲實傳安國而杜林亦不受業塗惲賈逵父

傳塗惲而逵自注杜林其不相師承如鄭雖箋毛而自
爲韓詩弟子馬融傳杜林而自傳尚書仍依孔傳況安
國實不傳塗惲賈奏別錄豈得爲安國嫡傳領校中秘
書者漢文學臣之兼職如今之武英殿校錄陸德明曰
後漢黨人既誅儒者多坐流廢後遂私行金貨定蘭臺
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靈帝乃詔正定五經於石碑之
上劉子政當尚書滋多雖有虛妄莫不兼存中秘之時
安得遂見眞古文使其果見壁書何待其子歆陳發秘
藏校理舊文始得古文三事請立學官況子駿所得猶
是十六篇鄭所不注之僞書乎然則賈逵非傳孔安國

劉向不見眞古文鄭據賈奏別錄爲次者以譌傳譌耳
故蔡仲之命實爲成王書鄭次穆王冏命之後時序顚
倒後案反以孔次君奭篇爲僞豈復有是非
詩則三家之外有毛傳書則歐陽夏矦馬鄭之外有孔
傳皆不得牽合而混同之也如呂刑孔本劓刵椓黥夏
矦等今文作劓刵劅剠鄭注古文作臏宮劓割脰庶剠
顯別三本可知孔傳總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者不惟
逸書之纂擬未確卽伏生之傳說亦異但當以此正彼
不得以彼誣此安國序正義云四十六卷不見安國明
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

六卷以五十八篇内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同
序共卷減其八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
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
二以五十八減十二爲四十六此就孔書篇卷計之合
乎自然之數也後案乃比例而播弄之曰伏書之康誥
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
書僞書假名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
卷無論伏書僞書皆無序鄭所注杜林書序以益稷爲
棄稷者妄不足據亦已亾卽曰有之而同序異卷異序
同卷何爲哉是欲彌縫其參差而參差轉甚矣

鄭詩箋曰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
義各置於其篇端毛詩序既有然矣安國爲書傳亦引
書序各冠其篇事理相同有何可疑後案謂此亦古僞
孔極大關目其意特欲以序爲一卷就己說也鄭注之
神怪泰誓不入伏生不足取信入於伏生爲二十九卷
加逸書十六卷止四十五卷必須借序作一卷以補伏
外泰誓之卷數本不若孔書通編合計無所謂十六卷
二十四篇亦無所謂二十五篇但以同序同卷異序異
卷計之自合五十八篇四十六卷者爲的今使其無序
可借則伏書逸書卷數不合將依杜林卷數神怪泰誓

不大可疑乎故舜文巧詆斥孔引序於篇端實惡其置
序於卷外耳分序附經何關眞僞
古人經傳初每各自爲書嗣或不無變置漢藝文志載
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逮鄭氏作箋遂經
傳厠雜不必馬融之周禮就經爲注鄭氏注易具載本
經而附之彖象也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於漢武
梅仲眞奏上孔傳則晉元時矣其間授受流傳豈必能
守原本初分後合事理或然閻若璩謂馬融以前不得
有就經爲傳之事實非通論後案是之非也
附惠之徒攻孔傳不自慊因及孔經曰文從字順而易

讀掇拾傳記而無遺讀二典三謨無不文從字順者統
今文古文無不可云掇拾傳記者然孔傳爲僞孔經不
爲僞則鄭注逸書陋句未免相形見拙孔傳一僞孔經
又一僞則鄭學攻擊私心未免遷怒見疑故不若謂其
經傳僞出一手也然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惟大甲元年
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卽鄭
注杜林題曰古文尚書也漢世所用與孔傳本惟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之文
雖有不同而十有二月乙丑則無以異其無異者未言
湯崩踰月不踰年太甲卽位改元於十二月是湯崩年
之末亦未言湯崩踰年大甲改元至十二月郊祀十二
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兩說不同孔鄭各執其一皆非
經旨而鄭注之經不僞孔傳之經獨爲僞出一手豈十
有二月果如鄭說爲湯崩年之末乎蔡沈書傳云元祀
者大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
二月爲正月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
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
皆以寅爲首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大甲卽位則十二
月者湯崩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
此孔氏惑於書序之文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

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
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
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漢仍秦
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明矣且
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
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
以十二月朔奉祀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
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大甲卽
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據蔡說孔傳旣大失經

旨尚可謂僞出一手乎更可笑者鄭注經文書元年孔傳經文書元祀後案則曰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年古人臨文卻不拘此元年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然則合於時制爲繆必不合於時制乃不謬矣

隋書經籍志曰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安國爲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漢書儒林傳）謂之古文尚書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

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其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融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云云隋書根據阮孝緒七錄最爲精核其言傳都尉朝授庸生特誤於前儒林傳至謂安國作傳未上故永嘉之亂不亾杜林傳古文尚書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得其實爲

孔鄭分岐之端至梁陳有孔鄭二家隋猶孔鄭並行俟非梅氏奏上安國傳大有勝於鄭注者何以孔氏行鄭氏遂廢後案欲謂孔安國不得注尚書乃斥其梅頤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且云近某氏據此遂謂所獻者特傳爾其經文則即兩漢秘府所有也意以毛西河此說爲不然按毛氏所據亦核實之言蓋安國承詔作傳時經文先上送官傳成不復以聞經遂沉於書府摹擬作僞之所由來孔傳敎啟於家微而不顯散在民間久而猶存故李禺於僞泰誓每引孔傳作孔安國曰王子雝尚書注多與孔傳合皇甫謐帝王世紀往往

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皆先梅仲眞見孔傳而秘之者至梅氏奏上其傳不必合併於經毛氏據隋志申言經即漢晉秘府所有不誤

後案既言孔安國不得有注尚書事心不自安又言雖有孔傳眞古文亦已先亾於梅仲眞奏事之前矣故淡有取於釋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亾之語然後案因以逸書爲眞古文者永嘉之時逸書有注者已爲鄭氏學博士所講習其不注之十六篇則久已絕無師說顧亭林日知錄謂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亾是也如後案說眞古文亾於永嘉不知其爲單鄭不注

之眞古文乎抑並鄭注之眞古文乎單鄭不注之眞古文亾則鄭注之眞古文猶存何永嘉之前秘書見存僞書不得施行永嘉之後鄭注仍存僞書轉得施行非自相矛盾乎若並鄭注眞古文亦亾則晉宋隋唐所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爲何尚書乎鄭注未亾孔傳並行可謂孔氏博士非孔注尚書乎孔鄭並行非一時一代鄭廢而孔不廢可謂非眞僞之不昧於人心者乎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又北史儒林傳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

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後由南北朝至於隋唐新唐書藝文志猶載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豈此諸文皆應從抹摋乎

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者謂魯恭王得書不獻以還孔氏藏於其家至武帝時安國乃獻其家藏之書明非得於民間爲虛妄之說者比也豈謂孔安國家非孔安國耶豈安國爲武帝時博士不得獻書而有待於其家耶其家藏書惠襄尚有主名獻書大事豈安國子孫如卬如驩者皆不足稱名耶解此則荀紀中家字與羣書略無異義閻百詩乃臼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朱竹垞乃曰可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皆是故作張皇已覺無謂至後案更欲實其言而作自欺欺人之語曰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余以鄱陽胡氏影摹淳熙辛丑尤延之本按之實無甚矣後案之拙也天下豈遂無宋本文選哉

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忠凡十代載其年歲外其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生卬卬生驩皆不載年歲而於安國言蚤卒者當時經生多易貴顯安國獻其家書由博士遷諫大夫至臨淮太守遂卒故惜其向用方隆而云蚤耳非夭年之謂閻百詩有意欺罔欲借以言安國不得與聞巫蠱事朱竹垞附會其說又引史公自叙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云是安國必卒在太初前然則史記不得有太初後事矣何以自叙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又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時事則史記不訖於太初安國何必不卒於太初以

後古人以八十爲中壽史公慨歎之文於安國六十七十無礙也後案乃謂閻朱二說俱佳且云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非武斷乎果爾世家何不依子上生求子家生箕直書曰年四十乎

後漢儒林傳承前書言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而不復及前書庸生以下胡常徐敖塗惲諸傳蓋知其誤存其舊以示闕疑也膠東庸譚即劉歆移書大常所謂民間有膠東庸生遺學與此同者乃鄭所不注之僞書十六篇與杜林別二本後案欲以杜林爲傳安國之業曰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

敏蓋豫周防丁鴻揚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朱龔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桼書不本於安國不知桼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東漢古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黜梅頤未來安有別本此欲借桼書爲樞紐牽涉儒林傳攀援安國無論庸生遺學與同爲十六篇十六篇與杜林不爲一本杜林所傳古文並非其所得之西州桼書一卷也即桼書亦何必本於安國哉攷周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在孔子前則桼書豈必科斗王隱束晳傳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當時所尚則科斗豈必壁書張霸已黜張霸本使未盡黜豈得無刑

本朱竹垞說是也後案特多稱名此傳中述傳古文者以眩後學亦明知杜林非孔壁古文故引杜林得桼書一卷必刪去一卷二字欲以是桼書影射於真與其引正義遂有張霸之徒僞造尚書二十四篇則刪去之徒二字欲以非張霸脫卸其僞同一技倆然皆不若於埶文志刪去尚書古文經五字以便其兼序四十六卷之說爲大膽也

後案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漢書藝文志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稍異師傳故也此雖曲說然歐陽異

於夏侯夏侯勝於歐陽固所知也何於鄭書贊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之語乃欲尊歐陽引盤庚迪優賢揚歷謂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爲失其本義非以心腹腎腸同於孔傳乎然自是夏侯之伏生元本非歐陽之已異師傳豈以夏侯等爲失其本義可與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同日語乎且鄭注杜林盤庚曰憂賢陽視優賢揚歷已謬視心腹腎腸尤不詞復何有於疾此蔽冒哉

孔冲遠書序云江左學者咸祖孔傳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後案遂引北史儒林傳辨之曰江左尚書則孔安國

河洛尚書則鄭康成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僞書先
行於江左而河洛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然北史明
言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下里諸生不見孔氏注解武平
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是北史實
尊尚孔傳而言南北好尚不同者乃兼易詩書禮春秋
各傳注言一時風會不同並無優劣之分何得自識南
人輕浮又云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並南人也直至二
劉僞書之聲談始張二劉者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
皆載北史儒林傳非南人孔傳聲歆張於河朔卽在武
平末年更不可謂北人仍守鄭學况士元光伯北地通

儒史既稱東都惟二劉學通南北則北人不通孔傳者
特下學耳何南北新舊之有釋文引北史永嘉之後宇
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皆盡後案既斷之曰古文尚書
非亾於永嘉而何此復曰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知鄭
學是否眞古文尚書何以旣亾於永嘉而復守於魏齊
也又於卷首正義梅頤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既
辨之曰前晉秘書見存僞書豈得施行此復曰僞書先
行於江左不知鄭學是否秘書何以河朔仍守鄭學而
僞書竟得施行也

卷首正義引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

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阮
元挍勘記曰棘子下生于字衍文是也後案乃以意移
加于字於安國上引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
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然著其爲師可稱子
冠氏上不可稱子冠於名上安國名也卽如其移加已
比擬不倫乃復强爲之說曰衛宏字敬仲賈逵字景伯
馬融字季長皆尚古學故鄭宗之但後儒林傳云衛宏
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由是古文大興
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衛宏長於古學見林闇然
而服林前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原文有一卷二字常寶愛

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衛子
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據此諸文則鄭出於衛賈
馬而衛賈馬實出於杜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
則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前儒林傳
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
敖授塗惲然則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鄭既宗賈
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然前儒林傳載塗惲傳
安國者由於膠東庸生而後儒林傳止言庸譚不言塗
惲以劉歆移書已言明庸生遺學與逸書十六篇相同
則胡常徐敖塗惲豈尚得云傳安國乎鄭事馬融不師

衞賈衞宏受林學不授賈馬鄭賈馬鄭注林書不受林學各傳班班可攷賈逵悉傳父業而以大夏矦尚書敎授則其父徽之塗惲尚書必非安國其與衞馬鄭同注之杜林夫何得爲安國哉釋文於杜林尚書云按今尚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杜林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善讀兩儒林傳者鄭書贊稱我先師推尊泛語鄭氏於易公羊春秋師第五元於詩禮左氏春秋師張恭祖於古文尚書師馬融皆不稱我先師所以正義引書贊言是鄭意師祖孔學何意鄭注尚書亾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

同此沖遠不知鄭云先師如言經師所云此學卽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所云安國亦好此學者蓋以班書不見孔傳但據逸書稱古文載尚書諸傳迨范書成於宋元嘉間在陳壽三國志後孔傳已出班誤已見故前後兩儒林傳參差不一鄭在東京末孔傳雖未出應已知藝文志非孔氏古文儒林傳非孔學眞傳故不言安國所傳之學而曰安國亦好此學也然其於衞賈馬之業不得不尊其所聞則於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亾而云已逸安得不與孔異所注杜林古文實摹擬伏生今文則篇

數安得不與三家同後案全不理會悍然改移正義本衍字强言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欲以鄭爲安國嫡傳安得爲安國嫡傳

鄭氏當漢季綱羅遺書天下衆書頗出雖諸子傳說虛妄不經皆得廣立學官之時故其注書甚雜眞僞不分衆家並列無妨改字以就已說亦可引已注以爲左證雖汙蔑聖經不顧也故詩箋毛傳則不知詩垂臣教任引雜說令周召之政教不遺於後賢書注杜林則不知書垂君教僞題古文令堯舜之明哲不慕於後玉孔子訂經垂教之旨爲之不存以致君有堯舜臣無周召民

厄於粉飾之太平而賢愚俱窮貧富交困上下知利而不知義無不造僞飾詐趣巧無耻爲鄭學者猶務博名高謂其雖害義而不失爲大儒之學辨正者終爲小儒之見學術何賴此大儒哉今觀鄭注杜林三十四篇已亾其散見者惟神怪泰誓爲多卽此以推則杜林之光怪陸離庸俗譾陋不從可知乎其不注之十六卷不更可知乎後案尊杜林以鄭注而鄭注泰誓之外實皆孔經借孔經爲杜林而多於杜林者則爲僞孔至誣僞孔以其有泰誓也而鄭注杜林之僞泰誓反爲眞古文將謂其泰誓之譾陋爲古文質實乎何以與典誥平正通

達者不類將謂其泰誓之神怪爲古文嘆與乎何以與
盤庚誥屈聱牙者亦不類然則杜林斷非孔經不止不
注之十六篇爲僞書矣鄭注不如孔傳不止焦理堂補
疏之七善矣
孔傳亦不免訓詁之失然訂書爲經以明君道大旨猶
傳家學故其序曰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此孔子訂經垂敎之意孔
傳獨闡明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爲鄭學者圖張鄭學
曲詆孔傳或謂爲姚方興或謂爲劉炫至誣孔經爲僞
出一手是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也旣謂鄭注爲眞

古文不注亦爲眞古文又造言亾於永嘉而恚爲天喪
斯文是欲尊鄭而不憚於誣天也然世之虛慕古學憚
於讀書者多則不能不爲之眩惑耳溯疑孔傳者自作
叶韻讀詩經以誤後學之吳才老始或云朱晦翁則未
必然也蔡沈書傳舜典曰梅頤旣失孔傳舜典亦不知
篇首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
至姚方興得孔傳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遂疑
其僞蓋過論也觀此可見蔡仲默固不以孔傳爲僞者
蔡受朱學其集傳序云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
猶新又中庸章句序曰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

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者舜之所以授禹也然則朱氏豈以今本爲僞者哉孟
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蓋謂史文
不盡實故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亦引以爲疑書
之證者鄭學自知理曲無論俗說淺見但有微忤孔傳
皆奉之若天書然大儒名賢匡正鄭注亦復不少皆疾
之不啻冠讐故於正義則曰穎達乃黜眞而扶僞何其
謬也於釋文則曰甚矣德明之憒且妄也而於同爲鄭
學者稱爲予輩且曰予輩今日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
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

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
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又於世紀自引之
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嗟乎此言何其甚也
孔傳本舜典首無二十八字以於王肅注無施也皇甫
謐帝王世紀引史記太甲嗣立固與孔傳不合也王子
雝皇甫士安學皆純正豈有此詭譎心思後案因其不
好鄭學作此虛空羅網周內無辜小人哉
釋文云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仍用者不廢梅氏之
舊也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時
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

典而無孔傳乃梅頤本非王肅本然王肅注今文雖合於堯典而大類孔傳當時謂其私見孔傳而秘之或舜典非堯典於王注中有可見者梅氏乃因王注分愼徽以下爲舜典故梅本實用王肅本迨後姚方興得篇首二十八字並全篇孔傳上之有罪事寢書亦隨失至隋開皇復得其書而梅氏之本以全釋文作書在後全經皆以孔傳爲正則舜典自亦應依孔傳以補梅氏之闕故全篇既爲孔傳作音而篇首仍因王注聊出二十八字所以明二十八字由攷證相符而得非可假托聊以王注無施出之存其舊耳故於篇首載曰若稽古帝舜

二句注之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按云孔氏傳本無者言梅氏所上孔傳無此姚方興所上篇首十二字也凡二十八字而言十二字者姚書隨寢無據七錄所引止此而開皇所得之書卽建武所上實二十八字故知十二字以下更有此四句也既知有此四句猶言十二字既於孔傳出二十八字復爲孔傳作音既全篇大字載孔傳而仍不廢王肅本於此見陸氏謹信具以疑傳信之深意焉然則十二字與二十八字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釋文大小字之分謂爲劉炫所造矣梅氏闕二十八字與姚氏得二十八字亦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疊錯口傳誤合訓爲姚方興所造矣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大禹謨之異文亦無二本不容因引無篇名而謂別有舜典矣姚方興所得開皇所購求卽王注頗類之所私見亦無二本不容因先失後得而强生疑議矣後案欲以舜典爲王注所分故曰經文用王肅本欲以孔傳爲姚氏所僞故曰傳文用方興本然實只二十八字異已於王注無施出之夫何王肅本方興本之可用哉至云梅氏獻

書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亾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亾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亾二篇必不可合一等語凡皆以已度人而不知人心之所同者理耳其奸巧詐僞固有他人所不能同者矣若元德之訓亦必泛引羣書證成爲道家語則商頌之元王桓撥將爲道君皇帝蜀漢先主字元德將與淮南子同爲道家者流

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按棄稷一人經傳言棄則不言稷言后稷則不言棄

從無稱棄稷者卽此一序可見漢世僞書得諸傳聞摹擬謬誤者多鄭氏務博一槪據之此逸書序杜林所傳不同孔壁後因謬誤難信乃借孔序以補經而不用逸書序蓋爲鄭學者之淺計後案復據稱別有棄稷之篇而以孔本益稷篇爲皋陶謨引蔡邕獨斷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云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漢世孔傳未出有司所采自係伏生合益稷於皋陶謨之書其稱皋陶謨固宜齊詩譜正義引皋陶謨弼成五服亦此之類蓋孔傳晚出伏生行世既久舜典爲堯典益稷爲皋陶謨皆以合篇相沿驟改不盡耳揚

子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則非益稷亦非棄稷後案亦借之曰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只因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然則何不名篇以稷契而云棄稷乎然則揚子何不云言合棄稷而云稷契乎書序大禹皋陶謨而益稷在謨外正以不載益稷之言也子雲自言言合稷契與此篇原不相涉蓋稷粒民契敷教子雲借稷契言教養謂言合敷養之謂忠故不云謨合禹皋之謂嘉豈大禹謨獨不嘉何必對舉益稷篇乎若云今之割皋陶謨下半以爲益稷者乃晉人所

分篇中並無益稷一言此更不知益稷名篇之義所以示人主用賢之軌範在於能暨益暨稷者以食民而乂萬邦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以成幾康臣鄰之休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乃不以不賢爲賢而明良喜起禮樂可登若不分出此篇君道大綱進賢退不肖之事功不著孔壁以此爲虞書終篇垂教百世帝王愼憲省成不僅托諸空言本非益稷謨何必有益稷之言乎大禹皋陶爲謨言明哲之心法益稷不爲謨著平成之事功所謂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訂書爲經精意所在惜哉數千年無人識此

毀孔傳以袒鄭最難以鄭注之今泰誓爲非僞也趙岐孟子注滕文公下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此據鄭書論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言也又曰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此指鄭注杜林本中別得泰誓之神怪譎陋者言也又曰諸傳記引泰誓皆古大誓也則指孔壁古文之大誓三篇與鄭注今泰誓不同者言也此古大誓今泰誓之別也安國序正義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

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晰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說最明確今泰誓非伏生無可疑故攻孔傳最力之閻若璩亦言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爲僞泰誓後案於歐陽章句之三十一卷係於二十八卷中分出舜典盆稷康王之誥者爲之詞曰以意揣之謂歐陽分出二篇必泰誓蓋欲重泰誓於伏生爲二十九卷然則二十九

卷止分出泰誓反不分出舜典盆稷康王之誥亦不分出盤庚二篇何也且又以意推改伏生篇次爲泰誓卷十合顧命康王之誥卷二十五更以意增設僞書篇目則爲汩作卷三九共卷四典寶卷十五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泰誓卷二十三仍合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而借百篇之序爲卷四十六皆特爲安置一泰誓而設其泰誓有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云云淺陋神怪

如此歸震川謂聖人之書可賴以別眞僞惟其文詞格調之不同觀此泰誓文詞格調即比於後案前後諸篇合乎否乎陸釋文云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爲三十三篇漢世行之然泰誓之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夫漢世所行之書多張霸之徒所造而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有不同者何也孔壁未藏之先原本流行旣藏之後不盡滅沒故左傳國語孟子在泰燔之先者引用不失其眞杜林逸書大傳汲郡竹書紛紛變亂於後者作僞猶得其似推之孟子所引有

不見於伏孔者其時刪存之書猶有存於百篇之外也左傳所引或多在五十八篇者其言雅純縉紳先生樂道之也他如墨子尚同篇有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則孔傳未出摹擬者衆諸子羣緯戴記不免駁雜皆誤於漢世網羅遺失荒妄之說兼而存之者也由是推之傳記之書多流傳則意義之純駁止當就正於經而不足以亂經矣徵引之人各以意則字句之參差不必考訂於經而亦不可以疑經矣後案皆不顧百計攻擊孔傳古文泰誓三篇而實此馬鄭王皆疑神怪謭陋之今泰誓於馬融曰泰誓後得神怪子

所不語王肅曰泰誓近得非其本經概置不論而獨舉
鄭六蓺論民間得泰誓之語強辨之曰豈疑之耶正明
別得之書與伏孔合耳六藝論是其師說不可顯與之
悖特曲爲之解然六藝論亦不言別得之書與伏孔合
正義載李禺於僞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蓋李氏集注尚
書時今本孔傳始出經傳俱別故引之以辨僞泰誓也
後案尤惡之曰據此則禺似曾見眞孔傳矣然孔果有
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且禺東晉人其時若有眞
孔傳今僞本豈得行世斯言應從抹搬抹搬者爲其不
能爭辨也孔傳東晉始出漢魏諸儒何從言及鄭注杜

林漸次亾於東晉之後正僞本不得行世也置辨矛盾
故非抹搬斯言不可誠哉遁詞知其所窮矣
後案曰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惠方知釐正
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余論始定蓋爲仍合顧命康
王之誥而言也故以閻惠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爲
小誤且謂惠顯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然觀釋文本馬
本皆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其於康王之誥引馬本
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
夏矦同爲顧命者陸氏述馬而兼明歐陽大小夏矦之
誤也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滌從二十八卷中分出盤

庚益稷康王之誥大小夏矦章句各二十九卷係於二
十八卷外加泰誓一卷其在二十九卷者或爲同於顧
命不可知其爲三十一卷者則有以知其必不然矣馬
本既謂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則
釋文何曾以馬注爲異惠氏亦何曾與馬注相違顧命
是成王之書康王之誥是康王之書無從合爲一篇之
理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惠松厓古文尚書攷雖亦播
弄篇卷而必分之爲二以四十六卷不可借序爲經後
案借序補經合此爲一而稱定論旋有江艮庭集注音
疏即仍分之段懋堂撰異列書序爲第三十二亦仍分

出此篇非以二篇有斷不可合者乎孫淵如今古文注
疏復合二篇爲第二十五以書序爲第三十祖述後案
不知後案雖腆然合顧命康王之誥二題爲第二十五
而於王出在應門之內句下引孔疏曰伏生以此篇合
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而分而爲二馬鄭王
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
始爲康王之誥諸矦告王王報告諸矦而使合報異篇
失其義矣沖遠疏本明確後案引之復合二題爲一則
亦忸怩之甚矣康王之誥既斷自王若曰已下無論馬
鄭王本是否孔氏之舊即或自王出在應門已下或自

王若曰已下篇首雖異其不屬於顧命則同何以既爲兩篇而復合爲一卷有所謂與抑任意爲之與

畢命正義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已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此篇正義最明確所載漢書鄭注書序班班可攷雖作筴豐刑册命霍侯皆當時張霸

之徒所爲要不得謂爲無畢命明矣作僞篇目由於摹擬卽或摹擬未確如汨作九共不過僞一有之人皆非棄絕無師說不至再誤三誤或曰作策豐刑或曰册命霍侯之事觀漢志鄭注書序外汲郡古文有云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與孔傳合非摹擬之得其似者哉後案因漢書引畢命而僞書十六篇無畢命之目顯然不確故欲改畢命爲冏命引閻百詩曰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矣按閻所謂今文指杜林依伏生今文爲之者畢命本增多伏生篇目自爲今文所無若更增益之僞書閻始以古文名之者豈能同其古文所有劉歆亦據當時傳聞舊語爲說合之大傳帝告篇可見漢世孔傳未出摹擬者衆僞書在十六篇外者或爲孔傳所有或爲孔傳所無皆當以孔傳證之閻百詩欲竟無畢命惠松厓謂卽爲冏命字之譌皆私意也按古今人表冏作衆在第四師古曰穆王大僕也畢公文王子在第二各有其人各有其職豈得以冏爲畢鄭氏注經動輒改字或以音近或以形近或以義通似此無所不可詩書豈有一言能自保者流獘至此鄭氏當亦有盡然心傷者矣其謂律歷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

非夏正是月朏爲庚午尤爲臆說漢書時月皆用夏正故大初以前未正歷百二年間歲首皆書冬十月因以十月爲歲首故行朝歲之禮史記叔孫通傳曰諸侯羣臣朝十月謂改正不改月也則六月自是夏正建未之月唐書歷志載僧一行大衍歷日度議云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後案猶曰此乙酉出竹書紀年或言紀年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歷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既與用夏正者合則是夏正明矣復何未詳

右二十六條就其謬妄淺曲者著之其淺陋不足辨者

置之期於分明是非而止若其全書大抵以欺人爲心故其自敘云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開口便錯然則三十四篇有今文無古文二十四篇爲古文餘皆今文何以陸釋文於孔壁五十八篇外不爲今文作音歎其闕謬處多故不別記又云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二十四篇卽十六篇鄭具述其目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此爲自欺然則三十四篇與二十四篇鄭既具述其目何止注三十四篇自安國遞傳至衛賈馬鄭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何云二十四篇絕無師說

又云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然則衛賈馬王同爲之注者皆不得其眞鄭既得其眞何復西入關師事馬融又云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然則增多二十四篇在百篇序中者何既注其序而不注其經又云至晉又亾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泰誓故於三十四篇刪去泰誓然則此好事者因眞亾而作僞也何又多撰未亾之泰誓至云晉人所傳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則不知眞古文何以乃有二者又云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亾則沖遠之權亦大矣哉然作疏之時去晉永嘉已遠在新唐書前若謂二十四篇亾於永嘉書疏未作何曾先受反誣唐藝文猶載鄭元注古文尚書則三十四篇何曾因反誣而亦亾況孔疏言張霸之徒僞造者止鄭注外之二十四篇不言漢注三十四篇何以與之偕亾耶論此一叙詞意之偷識議之謬西莊不得爲善讀書者矣然借逸書攻孔傳苟正逸書之名其誣不待深辨而後案作數十萬言竟不一名逸書似亦非不善讀書者何則逸書僞書之托名始見史記儒林傳曰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世矣此傳語分三段史公之意蓋以古文尚書屬之安國以周霸賈嘉爲逸書之所自出故於前段平提三人中段言孔書止起其家起啓也論語不憤不啓啓其家則不教授於外末段言逸書滋多於孔書五十八篇之外因孔書止教其家也故三段後不復言尚書事班氏作漢書多本史記而不能善讀此文輒以魯周霸雒陽賈嘉附於伏生傳末以僞書雜入孔安國傳中於尚書滋多語下接言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則似僞書卽孔書失史公意矣邵齊熊曰漢書武帝以前皆承用史記舊文而一字損益意味已

迴乎不同則其輕易變置輙以失實滋疑百世也宜矣孔正義知之故斷以逸書爲僞書陸釋文亦曰案今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蓋言自鄭注杜林之後梅氏未獻古文以前凡言尚書者無非僞書西莊盡心鄭學不知僞書爲逸書而以爲眞古文直似眞古文非逸書者然非辨於史記分古文逸書爲兩事而心知漢書雜逸書於孔氏古文之誤者不能如此然則西莊爲此以誤天下後世非讀書之心力不精惜務學之旨趣不正跡其生平以第二人及第大考第一驟至閣學左遷以歸時鄭學甚盛乃爲此違心之書借通聲氣以爲利祿之路如宋王魯齋之於朱氏學也故於狄逞敘中串言予於鄭氏一家之學盡心焉耳而於爲鄭學者覩爲予輩其意存可見原不必㴱與之辨惟恐斯世待治方殷而學者習此欺僞將必黨其異同拂其好惡無是不可爲非無非不可爲是則鄭學之爲害滋大矣雖然鄭氏務博不明至道駁雜不免若因以昧沒經義至於變亂經文使君臣之道不明以致人心世道趣向不端是非無定亦由末流弟子附會所爲而鄭君有不獨任其咎者請爲附論鄭學諸君之說於後

尚書後案駁正卷下

巴郡王劼

附編

國朝言學者必推顧亭林言顧氏之學者必舉日知錄日知錄長於治典雖小必悉蓋有㴱見於明季之亂政也其說經除音韻而外皆非專門余箸毛詩讀不能從焉然於其曰夫子删詩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不容没一等等陋說亦不引辨以害於詩經大體也至其說尚書云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則牽率伏生安國杜林爲一家割裂孔壁古文爲二書斯害義矣夫安國書序所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乃統計全書不能盡得百篇覩之伏生三十三篇目爲有增多云耳其三十三篇同於伏生者非伏生也其二十五篇增多伏生者非增多安國也祇爲一編之書與逸書十六篇附於杜林所傳二十九篇兩種並行者不同漢藝文志未見孔傳所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合杜林所傳與逸書言也又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也不云尚書古文經二十九卷當時杜林與逸書尚無區別其篇目亦不同於伏生也不云逸書十六卷以與二十九卷既同托名

古文流行於世不必爲之區別也歸震川曰藝文志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四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故別於經不以相混歸氏只知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僞書而不知卽杜林所傳三十四篇與諸家不注之二十四篇又不知又經二十九卷爲伏生非古文而目之爲經蓋意其爲鄭注杜林之三十四篇故惑於鄭學疑孔書爲晚晉雜亂之書其說如此在顧氏不容不知藝文志又經爲伏書古經爲僞書後分爲逸書者鄭自爲鄭伏自爲伏孔自爲孔安得有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先失而後得本其所固有非自

外來豈是梅賾姚方興合而一之後儒林傳言馬鄭注杜林古文尚書顯於世陸釋文且必辨之曰按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蓋恐後學誤讀儒林傳不知馬鄭所注爲僞書伏生所誦爲今文並非孔氏古文顧氏乃謂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加今泰誓爲二十九則是馬鄭注杜林爲伏生之今文矣何以杜衛賈馬之書皆題曰古文尚書乎又曰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不與其間自有不得與於其間者非以其爲更增益之僞書乎又曰梅賾得安國之傳上之增多二十五篇以合於伏生之二十

八篇二十八篇卽三十三篇然則伏生本今文豈孔氏古文無三十三篇乎雖顧未至分出二十五篇而立言不當已似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非一不與其間之十六篇爲非二矣故箸左傳杜解補正於杜注稱逸書者皆曰今大禹謨今允征今咸有一德今旅獒今蔡仲之命今君陳且於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更別之曰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則顯以今書爲非古文矣然攻孔經者不曰掇拾傳記而無遺乎何獨有此遺句乎此左氏因上文楚昭王知大道矣句意加入帥彼天常一句天常大道也古

人引用詩書取證義類字句增損不必拘對印合往往如此故論語堯曰章引書皆不同原文惟取其義又左氏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亦與原文不同漢書陳忠劾陳禪阻夷狄之技引詩云以雅以南亦以意加入韎任朱離一句淺人疑爲三家顧豈不知惟其宗鄭懷私樂爲借助故作此疑似語以誤後學後之以鄭注二十九篇爲眞古文並以逸書十六篇亦爲眞古文因置孔氏古文二十五篇於外者皆肇端於此古之經師大小皆專經後或兼一二則純駁不免鄭氏乃綜羣經羣緯不分眞僞無不爲之注以務

博名高而經術從此誣士習從此僞故宋人乘其弊也一掃而棄之今之學者又乘宋學之弊欲反古道而誤於鄭氏涉獵不精駁雜不純如顧亭林等胸中不知幾許不確不實之義而一代巨擘推馬爲害甚矣

一時與顧亭林齊名者有閻百詩作尚書古文疏證攻孔傳於孔傳五十八篇中劃出二十五篇爲僞孔以逸書十六篇代之稱眞古文曲說謬解居之不疑視顧亭林無心誤會非敢自欺欺人者異矣其謬在於明知漢儒之書多摹擬口說流行凡傳記所引不免僞書托名古文如杜林所傳馬融賈逵鄭元所注雖題曰古文不過與逸書十六篇民間所得泰誓三篇同爲張霸之徒所作卽與張霸之百兩篇無異因其時不見孔壁古文故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書正義直目之爲僞書是也百詩乃稱爲眞古文祖鄭以攻孔而復欲援鄭入孔謂鄭學爲的有源委且於史記之文尚詭激宋儒之論托虛無者廣借爲鄭注駁雜不純之助謂鄭注杜林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賈馬鄭同注杜林謂上與之合可也劉歆與杜林何涉徒以劉歆移書太常有與膠東庸生遺學相同一語庸生名在儒林傳欲

固其誤以上攀安國下援劉歆不思劉歆陳發秘藏所得古文三事中惟書十六篇乃鄭之所不注者卽史記所謂逸書十餘篇正義所謂僞書二十四篇既同庸生遺學則庸生是僞書之學非安國之學明矣儒林傳以僞書之傳爲安國之傳亦明矣賈逵父徽自受尚書於塗惲逵與鄭氏各爲杜林作訓亦不必爲一家之學若其同也則皆同庸生之學者何獨鄭爲安國嫡傳爲尊門講授的有源委之學哉安國山東大師也杜林古文若出孔壁安國豈不爲之注而待鄭注況劉歆所得同於庸譚者又別有十六篇鄭亦不注就前儒林傳言之由庸譚以至塗惲皆傳安國就鄭注言之所注五十四篇不注十六篇則二者必有一非安國謂鄭傳安國將傳於庸生乎傳於塗惲乎傳於庸生而三十四篇非庸生之遺學傳於塗惲而十六篇絕無師說是鄭學之源委不的矣若其攻孔傳二十五篇云其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惜後人讀書少而不覺如其言以推二十五篇外之三十三篇亦何能有一字無來處則不得不惜百詩讀書亦不多矣百詩以前不無疑孔傳之說然未有如此放恣言之飾智驚愚至斥人心惟危四語爲僞古文者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君子小人

操心之異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哲王知人之難也此舜命禹陟元后首在於知人以用賢也故接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申言危微精一卽在考言詢事與篇前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相應皆言事功之實非命以性道之虛故荀子解蔽篇論人君進賢蔽於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全本四語立說其曰道人謂道心之人不道人謂人心之人曰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卽人心之惟危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卽道心惟微其曰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卽惟精惟一之事曰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卽所謂允執厥中也故篇端衰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篇終結言君子小人遠邇成敗特於篇中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以命禹之意繹之曰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明而能知非精一執中之謂乎百詩不善讀荀子不知其云精於道壹於道之道卽中也乃以道爲虛無之道斥大禹謨四語爲僞孔既失解蔽立論之意又昧於釋古語以命禹而妄謂續以論語允執厥中成十六字之僞古文尚可與讀尚書哉翁方綱經義攷補正不知書言君道故不知此四語是百世帝王近君子遠小人心法而稱朱子援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斥百詩等過加糾摘爲翻駁程朱則以朱子爲重尚書爲輕矣然使百詩果能翻駁虛僞之道統以正經學亦不失爲學者何作毛朱詩說又右朱集傳而左毛公序曰鄭衞諸詩皆淫者自作非刺奔也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删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爲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概之曰刺淫

此其所由失也自朱子詩集傳出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持論乖謬百詩學識本如此宜乎馮山公切譏之解春集曰百詩亦頗稱通儒何大謬無忌憚至此其誤蓋本程篁墩之邪說篁墩則據劉歆傳而删改以就已意者歆傳中有移太常博士一書其本文㞘爲詳悉明白篁墩輒删之曰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删去下文故爲疑實案本文云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此言三經師儒說經所始非言至是始有詩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爲者說也學也如女爲周南召南高叟之爲詩也之爲）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删訂之舊本矣

見今張澍所刻昭代叢書乙集此緣誤解爲字同造作義又未達相合而成是成詩傳非成三百篇也既而讀宋史王柏傳乃知篁墩之謬又本於魯齋遠有端緒而非自篁墩始也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亾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而黜鄭衛淫奔之詩其無知妄作敢於非聖如是篁墩百詩承其濫觴又何足怪也觀山公此說後學可知删改傳記就已說之風不自今日始則知攻孔傳者於藝文志删去尚書古文經以四十六卷爲兼

序於釋文改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亾以爲真古文亾於永嘉者皆篁墩之邪說百詩之無忌憚者矣

惠松厓作古文尚書攷計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附閻若璩尚書疏證十三條共爲一卷其博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閻說猶不過附會百詩變亂是非耳至其改稱孔氏逸書梅氏古文則尤爲狡獪其以藝文志四十六卷爲兼序言之亦自松厓始然其最易眩誤後學更在證孔氏逸書九條有不容不辨者一謂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又引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是九共篇義信有徵矣然則孔書後出無九共篇者何以王後案謂其不能憑空構造耶一謂五子者武觀也引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然則鄭注書序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者非也一謂鄭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玄黃詩正義言當在古文武成篇者不知逸書有嗣征篇漢末猶存故鄭

氏引之然則鄭何不注嗣征耶一謂論語堯曰篇敢用玄牡云云孔安國注言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是非湯誥之文然則注何不云此湯誓之文而言此湯伐桀告天之文後述墨子非明其引作湯誓者爲不得其實歟一謂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作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又緇衣引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是鄭以尹告爲伊尹告成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今孔傳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太甲失之遠矣然鄭注

實不云伊尹告成湯告成湯而可云惟尹躬及湯咸有一謂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篇與律歷志同又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然則劉歆所引畢命獨非僞書存於漢末者乎而謂爲非畢命是冏命何也一謂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而劉歆三統歷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云云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然則三統歷引伊訓畢命皆別見僞書不可於逸書武成非一篇見之乎一謂旅獒序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康成注獒讀爲豪西戎無君

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是本逸書爲說然則國人可遣來酋豪何足爲强大有政者且失上下之分非盛德之感召矣一謂逸書有冏命冏當作畢字之誤也而引三統歷載畢命豐刑之文又鄭注畢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矦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皆據逸書爲說按正義引鄭注不同與此序相應下有非也二字謂其不同與此序相應知逸篇之非也故鄭曰畢命亡冏命逸未見孔傳故同與此序相應之畢命亡也若以冏爲畢則冏命亦亡與鄭異刪去非也二字又與鄭異凡此皆附會閻百詩之過其他四條

十五條兩條十三條無不皆然又於附載閻氏疏證辨僞中引百詩所云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一條爲之說曰閻氏云僞泰誓無孟子所引用者是指謂西漢之泰誓也案西漢之泰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一人私言）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閻氏既知東晉之泰誓是僞作何耕疑西漢之泰誓亦僞耶又於閻氏辨大禹謨引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精於道壹於道以爲非其能造語精密一條而爲之說曰荀子之言危微與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愼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精而後一也且微則已造

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然此二說實皆不如閻說之狡徒見松厓既不尊信孟子亦未能讀荀子而反欲爭勝於百詩是松厓更不如百詩也然百詩松厓次五十八篇雖用逸書篇目猶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卷尚書後案轉以爲誤則又西莊之不如百詩松厓者矣

五十八篇次序閻百詩所未大更張者惠松厓乃引漢時逸書篇目參雜其閒遂分出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加以梅氏之號是可謂之妄人也已矣若孔壁無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當時諸生傳說何由有逸書二十四篇若

逸書可爲增多伏生古文鄭氏親見之何以絶無師説不爲之注江艮庭師事惠松厓沿其妄謬逞其兒嬉作尚書集註音疏乃亦不載孔氏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於所存孔氏三十二篇又復任意點竄更叅入逸湯誥一篇此書若存將尚書從此無完本不惟二十五篇遂廢三十三篇亦失其眞至推尊鄭注於本傳外歷舉所注羣緯乾鑿度叶覽圖通卦驗是類謀考靈曜等以張鄭學可也乃更引世説新語云鄭君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已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

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己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云注家意見體裁各有其所明眼自能分別服不得爲鄭鄭亦豈可爲服新語流傳無實之説何足爲信鄭君不注春秋傳亦不失爲學者何須艮庭輩掠美盜名作此醜語豈鄭君意哉其書閒用説文以爲古文如學草書之鸜哥嬌者每卷題曰某書幾篇有逸文者幾篇有目無文者幾篇幾篇存等語與卷末附載數條皆失大雅而所謂有逸文者即孔書增多伏生篇内爲諸傳記引用之文但據所引以爲逸文於其目下注曰篇亾孔氏書亦未有已甚狡獪更於傳記所引

僞書句下注曰孔氏逸書第幾今亾皆承惠松厓孔氏逸書梅氏古文顛倒是非之邪説而殫其聰明材智之誤用欺人不恧自反不綸雖知不足信今垂後猶創爲從來未有之體例自注之而自疏之有非惠松厓周易述據漢説爲注而疏之可比者但圖縱恣曲説故於他書引用僞書字句與孔書少異者皆是他書而非孔文曲注曲疏不厭其煩如顧命篇在後之侗孔傳爲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序上下語意順適艮庭改從説文在夏后之詞自注夏中夏也后謂諸矦詞共也言在中夏爲諸矦之共主又自疏引曲禮諸矦見天子曰臣某

矦某是則天子乃諸矦所共尊爲君者此之謂共主宋儒謂鄭注煩塞難通尚不至此又於無逸篇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改從中論惠下無于字不下無敢字又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改從谷永傳隸釋其上無則字觀于作酒無田上無于字惟上無以萬民三字又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改從説文無上無民字或下無胥字又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改從蔡邕石經聽作聖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皆謂孔本爲妄改妄增且於篇後綴厥兆天子爵五字此必逸書僞文與神怪之泰誓

相類者乃自疏云白虎通爵篇伏生大傳引之今無此
文蓋僞孔於此篇妄增妄改豈不亦妄删乎不知其意
以此五字爲從篇中何處删出至於湯誥目下注曰孔
氏逸書十六今在史記則取史記殷本紀中維三月王
自至於東郊誥女毋我怨等句爲逸湯誥之文與三十
三篇經文同列而自注自疏之豈非斡棄周鼎而保康
瓠貞不悉於童惛孟浪矣至其於堯典篇終帝曰欽哉
注云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飭敬其職可述於紀事
之後不可述於紀事之前故帝曰欽哉接嬪于虞紀事
句下文義至順今祖述百詩不以欽哉句屬上文使句

義無著反謂與下文緊接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
按二十八字以下愼徽五典八句是史臣稱頌非紀事
也卽謂紀事亦無未紀其事先懸空著一欽哉文法況
愼徽五典納於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四端非一時
之事而先以一帝曰欽哉飭之文義實無此顚倒且飭
之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以取驗於人猶可言
也烈風雷雨弗迷乃先飭使之取驗於天乎蓋愼徽五
典八句如堯典之克明俊德七句是歷敘成功非言職
事與篇首二十八字亦如堯典篇首二十七字先由帝
德推本治功同一章法一曰欽明文思一曰濬哲文明

上理之世君德惟明臣德惟聖故帝哲知人重華協帝
語極精詳有非姚方興所能造確然孔壁原文豈可因
其先失後得而以隔篇之語强爲聯屬遂足欺天下後
世乎毛大可欲取帝舜紀月正元日以前之文補舜典
固屬多事馮山公二十八字駁謂首稱帝舜爲君在卽
眞律以朱子綱目書法有乖大義更爲迂腐當虞史追
述其君之日何有於朱子綱目書法哉鄭曉辨二十八
字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史記濬哲掠詩長發
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
南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列傳則如學語小兒自鳴得

意而胡渭復續之云升聞二字又掠大戴記用兵篇斯
可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乃朏明揶揄之言艮庭同引於
疏尤無分曉堯典舜典分載鄭注書序曰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不與堯典止於觀厥刑于二女嬪于虞
帝曰欽哉相應乎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
位歷試諸艱作舜典不與舜典始於愼徽五典相應乎
愼徽五典爲舜典使無二十八字愼徽句豈能突如其
來觀放勛乃殂落屬於舜之登庸二十有八載而舜生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居篇終以總述
大舜生平尚可謂是堯典而更別有舜典乎書殂落于

舜典中所以著舜之事堯也書陟方乃死於堯典中何
爲乎諸傳記引舜典稱堯典者以伏書先出旣合舜典
於堯典故相沿稱堯典爾攻孔傳者每欲借助朱子而
孟子集注有曰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于舜典蓋
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書序爲鄭注孟子爲宋注艮庭
亦夢及之否其書末附載尚書經師系表稱伏生爲元
始歐陽表題縣空平列周霸孔安國賈嘉豈三人爲歐
陽學耶大夏侯學中不載賈逵豈逵傳以大夏侯敎授
者非耶古文學中不載王肅子雝學識最純正特以其
不好鄭學黜之可見其說私而不公欺而不信阮芸臺

刻皇清經解泛收此類未免勞民傷財
惠松厓言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
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觀此言可見爲鄭
學者但趨時尚非必以鄭爲可宗亦欲依附各經宗師
以文飾鄭之駁雜不純也然鄭以爻辰說易祇與何妥
同非傳費也爲毛詩作箋每用三家非傳毛也所注尚
書乃杜林所傳逸書題曰古文非傳孔也松厓欲借言
鄭傳孔學並牽涉費氏毛氏豈未見鄭之易注詩箋耶
段懋堂訂正毛詩故訓傳黜退鄭箋頗稱有識何意作
古文尚書撰異乃謂漢博士抑古文與馬鄭不注古文

逸篇皆同秦火爲尚書之離厄不知惟杜林非安國之
古文尚書博士安得不抑之惟逸十六篇更不若杜林
之古文尚書馬鄭安得而注之使非然者平帝時旣立
古文馬鄭注遂顯於世則博士安得抑古文鄭從張恭
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復西入關師事馬融則
馬鄭安得不注古文逸篇卽此漢博士之抑馬鄭之不
注正可見杜林逸書皆非古也事理明而易見段氏以
說文解字讀耗眘精神之後至不識衞賈馬鄭與杜林
爲一書當時以不見孔傳題曰古文實爲僞書迨梅氏
奏上孔傳行之其書遂不得並存於世非僞不可勝眞

乎猶爲鋪張揚厲分列多名而曰杜林之桼書古文尚
書衞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
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
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本果爾天下旣曉然知此等爲
孔安國遞傳之本何此等皆亾而僞孔獨存將欺人耶
抑自欺耶殆老將至而耄及之耶故其書亦如江艮庭
音疏三十二卷但無逸湯誥一篇而泰誓三篇不入於
次差勝於江然徧搜羣書所引或眞或僞者載於泰誓
序注又以百篇書序次於三十二皆惑於王西莊等進
退無據左右難安之邪說而不覺其忸怩之甚也故自

序亦云畧於義說文字是詳知難語於識大亦庶幾乎
不賢包愼伯常爲余言段懋堂非卓識者殆謂此歟然
其於堯典合舜典爲一之處知以帝曰欽哉連書於嬪
于虞下而注之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二句自
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記事則是以欽哉屬於記
事之下爲飭戒二女之嬪于虞者而注不明之心知其
意待人自悟特重於違衆耳則賢於閻惠遠矣
孫淵如作尚書今古文注疏乃以帝曰欽哉冠於愼微
五典之上而不注則更不及段懋堂矣所謂今古文者
尚書大傳爲今文司馬遷爲安國古文杜林爲孔壁古

文凡三家皆二十九篇然以大傳爲伏生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爲今文謂今文爲尚書大傳似矣而以泰誓爲
第十百篇序爲第三十則不知司馬遷杜林同一古文
有如是耶抑安國與孔壁各一古文有如是耶段懋堂
撰異三十二篇不載泰誓以諸傳記所引或眞或僞之
句附存於編後泰誓序中葢有惡於其神怪也淵如竊
其意凡傳記所引無論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與當時流
傳虛妄兼存之僞同一採錄以離綴於書序篇目而爲
經意謂僞書有引用可因以爲眞增多伏生有掠取可

證其爲僞此其用意有深險於惠江者然名之曰今古
文注疏則陋矣尚書大傳僞書非伏生何得爲今文說
史遷從安國問一語乃班史無稽之談漢初古文六經
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史
記一切信之甚者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此
蘇穎濱古史所由作也則史記何得爲安國古文說杜
林止三十四篇亦僞書題曰古文者何得爲孔壁古文
說若因以爲五家三科則安國古文與孔壁古文豈非
一科杜衞賈馬與鄭伏生與歐陽夏侯豈非一家此違
宮堂皇論斷屬員是是胥吏唯唯言莫予違則可也而

著書命名取義奚其可自敘云經廿九篇幷序爲卅卷
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敎於齊魯立於學官大小夏
侯歐陽爲之句解傳述有本一節從來歐陽大小夏侯
章句解故說義皆未嘗有百篇書序是自欺也又云孔
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書十六篇後漢衞
宏杜林賈逵許愼皆爲其學未有注釋一節更自相矛
盾孔壁以科斗爲文故名古文獻自安國何以又謂之
逸書何以止此十六篇此十六篇之孔壁古文杜林既
爲其學何以三十三篇出於伏壁爲大傳今文者又爲
杜林之學且鄭注杜林之三十三篇既爲伏生今文何

以題曰古文尚書注解鄭不注之孔壁古文十六篇衛杜賈許皆爲其學何以馬融言逸十六篇絶無師說又云書大傳孔子謂顔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凡此七觀之書皆在廿九篇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以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故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可證漢儒篤守廿九篇一節大傳僞書七觀計十六篇卽謂爲孔子之言亦何由知其推七觀法斗宿而選二十九篇乎二十九篇獨有法漢儒獨守何以衛杜賈許

皆不篤守此而又爲逸書十六篇之學乎劉歆移書太常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乃斥保殘挾私一輩以不備爲備之言非謂尚書備於七觀也孔子訂經明道不秉義類而法斗七宿不三之五之而必四之爲二十八何義不以七爲斗而以一爲斗又何義此讖緯術數之陋說孔子如果出此不聞贊易十翼刪詩三与於何取法觀其書名與其自敘可知任情縱恣狎侮聖言凡記誦之多收藏之富適足佐其謬妄以滑經而欺世耳夫世道之衰由於事無是非人無廉恥淵如頗稱博覽當王西莊江艮庭

攻擊孔傳殘毀聖經之日不思闢邪說而狥時趨何殊扶植小人以禍君子後世將由其書以論其人由其人以論其世不免以人才悲學術以學術悲世道矣自閻惠而下攻孔傳者淵如與西莊祿位少高不期驕侈成其乖僻淵如更斥西莊兼存孔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爲非而同於西莊復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又於三科之條五家之教顯異鄭注三科爲虞夏商周五家爲未詳之說則更敢背其師矣王後案江音疏而外此爲尤劣殆期於正解抹滅務盡於曲說彌縫無遺以剷絶是非眞僞之迹使天下後世無可得而挽救之者謂非

事物之極乎詩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嘉慶甲戌揚州校鐫全唐文余與其役淵如後至與莫寶齋爭分書卷數聲色俱厲以末卷無句讀無挍對耳同事笑之後覽其書乃復笑當時不足以爲謬也

近人治尚書必斥僞孔一時風氣所尚否則不入鄭學不成名士故攻宋朱氏者有人無人敢攻漢鄭氏毛大可至爲姚方興作冤詞惠松厓大笑之謂反證成其罪可見羅織周密鄭學之聲燄張矣孰意有焦理堂者作尚書補疏乃於衆取二十八篇之孔傳鄭注平心論之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孔傳皆以順考古道

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僣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孔傳則以爲禹之

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孔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孔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

然孔傳則訓辟爲法居東爲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孔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郝說害義二千年矣焦理堂獨具心肝發此力挽狂瀾之論就此七善推而廣之孔傳之有關人心世道如此其可以爲僞乎今鄭眞而孔僞且經與傳僞出一手則孔傳何足以說鄭經孔經更何足當鄭注按補疏曰王西莊作後案力

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孔說亦多取之孫淵如屏孔傳而綴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終不能不用爲藍本理堂於此可謂心平智周言近指遠學者於此須知孔傳古文五十八篇是一書非杜林與逸十六篇爲二書者之正理堂特不敢左袒孔傳但作此舉偏見全之論未人以攻孔傳不能不仍列孔傳屏孔經不能不藍本孔經則觀此七善而七善之外可見矣觀此二十八篇而二十八篇之外可推矣其分孔壁五十八篇爲二書非

謬乎其置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於外者非妄乎雖亦祇於五十八篇中取論二十八篇然與他人之分置二十五篇用意殊矣嗟乎孔子訂六經周衰無用期月三年之效未試秦火殘之漢收散軼眞僞並出如君子小人並生而君子常不勝則漢儒訓詁宋人理學有以使然世運遞降以來訓詁以資僭亂理學以容庸鄙人才喪於假是非事功騖於眞巧僞大臣當附會時事小臣務粉飾太平源流授受於此學也自今以往愈歧愈遠愈墜愈淡斡旋補救未必可期則如焦氏補疏者亦將孤存天壤徒供藝林之談柄而已

詩義旁通十二卷

〔清〕李允升撰

清咸豐二年易簡堂刻本

咸豐壬子清和月刊

詩義旁通

易簡堂藏板

敘

文登李謟蹊先生篤學人也道光己酉余任視學先生之子敦蘩適為臨朐教官其孫厚愷又余選拔所得士也余因是以知先生既敦蘩學博手先生所著詩義旁通若干卷來求序余惟毛傳鄭箋而後各持己見以說詩者衆矣自朱子採衆說為集傳元延祐定科舉法因以取士遂承用至今蓋集傳者詩義之正宗也顧其中雖多自論定要

亦取用舊說王伯厚謂其叅考
三家闡意渺指卓然千載之上
豈不以詩無達詁非博稽而總
貫之我無以自免於末師專己
守殘之陋也今觀先生此書沈
潛經義淵源小序博取漢以來

二

諸家講述有合於集傳者引而
伸之其可與集傳並存者附錄
焉至邶風狐烏之喻鄭丰叔伯
之稱出其東門為異國之人衆
薇出車紀中興之烈蓋持己見
以求合者名曰旁通明不敢自

託匡宗之意亦以見解經之法
不必專守一途抑又朱子叅考
三家之遺旨也若夫詩教之重
尤在諧聲是編音韻以陳季立
古音考為宗而以顧亭林之本
音叅之將因是以復明經韻其

三

益通乎文字訓詁之原也已余
既重先生之殫心經訓而又欲
導其後之人也故序之道光二
十九年八月高要馮譽驥序

敘

昔遊歷下侍　藹蹊夫子講席每為解說經訓無不貫徹古今灼然於是非之界而得其本真蓋其寢饋於典籍者深矣越數載嗣君款麓選授臨朐學博時　夫子告歸文山迎養來朐邑人士多問業焉士風為之一振時輯詩義初成名曰旁通蓋示人以通詩之要而因以見解經之慎也詩序傳箋相傳古訓也朱子因鄭漁仲之說復激於呂成公之辨乃力詆小序創立集傳幾自成為一家言然謹守集傳者隘過泥傳箋者拘互相剖擊者更無當於經義　夫子學術醇實著述最富四書證疑一編深切著明多前儒所未發而是書則根據傳箋旁通諸家埽除宋元以來門戶之見以靜體夫興觀羣怨之旨蓋決擇綦嚴矣夫小序原於子夏六傳至毛而授受分明毛學肇於漢初三家既廢而標準一致鄭表明其隱畧實在注禮之餘孔統貫夫羣言竝兼二劉之義雖下序間有附益傳箋不無異同而北宋以前率皆恪守以其淵源甚遠也然則遵序而可通者斷無容別出新解遵序而難通者乃可以旁參他說不然者其不至解經而悖經者幾希是編所采注疏而外不主一家宋則永叔本義子由集傳東萊詩記華谷詩緝皆為善本

國朝於官書則錄折中於諸家則多用陳啓源之毛詩稽古編朱鶴齡之詩經通義蓋折中鎔鑄衆說足昭千古陳長發專明古義朱長孺又以古通今者也音韻取前明陳季立其他古今諸儒凡有關詩義者多所采取而論以己意或獨抒心得或闡明古訓或由此詩以通他詩或由詩以通他經沈潛反復務衷於是其遵序而不盡從序者意所難安無庸附和也不從序而猶錄序者以由來既遠祇當闕其所疑不容憑臆見以去之也其畧於訓詁者則以集傳訓詁多用傳箋學者已

各守一編若欲逐字推求自有注疏全書在也玆者敦麓復來秉鐸吾邑本家學以宏敎育更校是書付梓可謂善承先志嘉惠後學者矣清源披讀數四乃知 夫子兢兢焉以求合於無邪之訓知人論世之要者集上下古今之成而非出於易易也爰述所聞以告世之求通於詩者

咸豐二年夏五月受業劉清源謹敍

三

序

通經之難也不通一經不足以通羣經而於說經之源流不能悉其同異辨其是非亦不足以通一經源自束髮誦詩讀集傳於鄭衛諸風每覺有所難通迨究序傳箋疏撥諸夫子無邪之訓庶幾可通矣而迂回膠固之處亦復不免觀其會通正未易也及取宋元以來諸儒說觀之大抵或遵小序或宗集傳彼此糾詰莫衷於是今讀

李謫蹊先生詩義旁通一書乃始恍然曰通詩之學其在是乎蓋古人之書以後人之解解之不如以古人之解解之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古人不無所失而得者固已多矣說經以詩爲最古小序傳於子夏大小毛公又六國先漢人也康成何等大儒初學魯詩後睹毛傳便舍魯而從毛

一

迨毛傳行而三家浸微此如春秋左傳行
而公穀遂絀非漫然矣然則欲通於詩舍
傳箋奚由哉然而泥於傳箋卽葛覃一篇
已復難通何論楚茨大田諸什乎　先生
是書原本小序根據傳箋而於說之難通
者或通以諸說或通以己意惟其學之也
博故其取之也精惟其得之也深故其論
之也辨歷觀古今詩說注疏而外於宋莫
如呂東萊讀詩記
國朝首推陳啓源稽古編後則以是書爲
最善矣源獲交　先生嗣君敦麓有年快
睹斯編而爲後之誦詩者幸焉爰不揣固
陋而爲之序世有通詩者其當以余言爲
不謬也夫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夏五月晉陵世愚姪
閻濬源頓首拜序

二

詩義旁通序

謐蹊年伯夫子立身服官一本經術生平著
述最夥而精力所萃尤在四書證疑詩義旁
通二書證疑早刊行贇自髫齡從遊卽受而
讀之詩義則時當編輯未竟未獲遍讀也
夫子沒後數載嗣君敦麓凡復任臨朐學博
乃寄是書相示謀付諸梓而屬贇以為序披
讀之下恍如重聞提命一一昭然若發矇也
顧贇何足以序是書哉猶憶吾　夫子之訓
曰思無邪者詩教也國風中有刺淫之詩決
無淫人自作之詩小雅節南山以後三十餘
篇不無治世之音詎必盡為刺幽王則古序
與集傳未可偏廢要之小序最古毛鄭輔之
雖未必盡醇而淵源所在正當本之以求通
耳竊嘗由　夫子之言而考之詩序不無漢
儒之攙續而子夏而後經師授受端緒炳然

一

故北宋以前老師宿儒謹守傳箋無有異議自鄭漁仲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朱子因之作集傳以後遂分從序攻序爲兩途從序之弊失之拘而有本之學終近醇實攻序之弊至或因不信序而並欲刪經甚矣詩無達詁其所以由來者漸矣　夫子是書遵古而不泥古於序說之易通者證以諸儒之說於序說之難通者通以諸儒之說閒申己論或

二

以意逆志或論世知人大義攸關要不外觀其會通而得之昔宋呂成公讀詩記根柢毛鄭證以諸說識者重焉顧所輯特宋以前及同時數家耳厥後代有名家迨我
朝經學昌明通儒輩出若顧亭林陳啟源朱長孺惠定宇諸人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是編悉採其精華蓋古今詩說源流畢貫矣其有裨詩教豈淺鮮哉夫通經所以致用不於先儒

後儒之說博觀而約取之徒沾沾守一家之言經無由通也名曰旁通大旨不昭然若揭予願即以是爲世之誦詩者告咸豐元年五月中浣受業年愚姪夏與賢謹序

三

齊魯韓三家詩傳攷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陸釴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鮮矣

毛亨詩故訓傳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　四庫提要云俱係明豐坊僞作考證確鑿無可疑也

漢楚元王詩傳攷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蟠境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産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

毛萇詩傳攷

漢書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宮獨毛詩不得立惟河閒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

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詩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陸釴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陳第毛詩古音攷　焦竑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閒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

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凡例

一詩說自齊魯韓三家廢而序專行漢唐以來皆遵之紫陽辨說多駁序然未可盡廢也茲編以序爲首次毛傳次鄭箋次孔疏而列諸說於後傳箋疏不備載以便覽也序則多備錄從其朔也

一序分上下兩截上截或云傳自子夏之徒或云作於大毛公其時尙有口授下截則東漢時衛宏作所以申上截也去古益遠傳聞多訛因有去取惟三頌則有上序無下序且與蔡伯喈所述若合一轍當是眞諦茲並存之俾知諸家之說淵源有自來也

一朱子集傳凡名物山川草木多用傳箋已極詳明茲不更贅其所採諸家之說精粹尤多亦無庸更錄讀詩以集傳爲主而後參以衆說故凡集傳登者不更贅

一集思廣益古人所貴詩自集傳外說者無慮數十百家奈生長僻壤所見甚尠特因生平所疑者偶見他說而渙然以釋遂即人所習見之書薈萃以求折衷減之又減以從簡便間又附己意於末非敢獨斷亦以質疑故曰竊疑稱攷

一序說本有可疑如小雅刺幽王者三十餘篇魯頌皆僖公詩變風變雅有刺無美此類皆未必確而亦別無可據只得存疑若鄭衛則有刺淫之詩而無淫人自作之詩不得因鄭漁仲之說而屈古人以從後人此則斷然無疑者況程子云讀詩不讀序猶入室而不由戶其時蘇呂歐王諸家用序者居多考亭初年亦從序說晚歲乃更移也

一詩無叶韻之說與易書左傳史漢凡歌謠之詞皆爲一例後人失其本音而用叶其所叶之音多本音如家本音姑華本音敷行本音杭友本音以皆只一音又有一字而兩音三音者皆有一定非可任意叶也茲第於其旁注一字或反切二字皆屬古音可以一目瞭然且使學者知有古韻焉

詩義旁通卷之一

文登李允升藹蹊輯

受業[illegible]校字

孫厚愷睦堂編次

國風

周南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五章此從古本今易爲三章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毛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鄭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

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后妃覺寐則常求此
淑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
菜
孔疏爾雅關關雝雝音聲和也雎鳩郭璞曰鵰類今江東
呼之爲鶚好在江邊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鷲定本云鳥摯
而有別摯之言至言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窈窕者謂淑
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以淑女
己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
者非也
張氏綱云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臣曰鼓瑟鼓琴

鐘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鐘鼓既設蓋燕禮
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因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
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
樂樂之而極其懽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
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
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
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
豈自外至哉
竊疑自古皆以后妃爲文王求淑女荇菜以供祭祀故

采蘩章毛傳云王后則薦荇菜後世以爲文王求淑女
而至於寤寐輾轉則誤甚果其聘定何待於求若猶未
聘可云寤寐求之乎以此誣聖人而又美其辭爲好德
適足爲天下後世好色者藉口婦人事舅姑和娣姒入
門尙難驟見文王於后妃何以預知之而思之若此蓋
婦人以不妒忌爲德后妃爲文王求淑女如此其至德
爲何如哉故李厚菴云關雎后妃求賢於內鹿鳴文王
求賢於外確論自不可磨又漢魏以來詩賦用窈窕多
以地言靜女章鄭箋亦云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
可以配人君安知非旁求幽深之處如書言揚側陋乎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
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
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
母
葛覃三章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
以婦道也

毛傳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

鄭箋夫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張南軒云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詠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竊疑以此爲后妃身親其勞則泥矣后親蠶乃在公桑蠶室棘牆而外閉之烏得入中谷之地爲刈濩之事耶蓋后妃生於深宮之中知民間之勞雖以絺綌之至賤而溯其由來之不易謂此絺綌由葛生中谷經時物之變費刈濩之力而乃能爲此服之安得厭棄乎與此而錦繡不待言矣周公七月之詩亦詳言之猶此意也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毛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鄭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役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知其然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

孔疏后妃輔佐君子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勞欲令君子賞勞之

折中卷耳可以佐食比賢人可以養民也采而不盈比求而難得也左傳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歐陽永叔云后妃因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呂東萊云夫婦一體也內外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一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一也

竊疑首章我我文王也懷人指文王屬意之賢下句言得其人則列之高位不當枉其才也陟彼崔嵬以下又

言使臣之勞金罍兕觥言當憫其勞而待之以禮也我
馬虺隤猶皇華章所云我馬維騏之類鄭箋白不可易
又禮記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則知出使而
還者必有饗末章念及其僕則慮之益周或云婦無專
成后妃不得預外事然不得爲其事而可以有其志此
詩意在爲國家用人所繫甚大其視關雎爲后妃之德
葛覃爲后妃之本義更深遠且自漢唐以後得賢后匡
輔者多矣唐白樂天韓昌黎詩金許魯齋叅疏皆以周
行爲大位且安得以左氏之學而誤解詩耶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鄭箋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

孔疏藟與葛異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亦延蔓生

王景文云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

鄧嶧山云將助也思若或敵之而使開發行若或翼之而
使順適旋繞之周為縈成者諸福之物可致之辭莫不備
至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三章

序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
也

毛傳螽斯蚣蝑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孔疏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折中詵詵和也振振壯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揖揖讓
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也雍睦而聚處如

螽之盤蟄也

朱長孺云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眾妾所作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鰥民也

毛傳于往也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宜家人一家
之人盡以爲宜也

孔疏此桃之盛華以喻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有天
天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
折中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
之家父母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弟婦子
婦是也宜其家人者蓋宜一家之人也長幼卑尊各得其
所也
羅端良云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中最多子
朱備善云之子所謂宜猶后妃所謂淑然淑以德之蘊于
內者言宜以效之著于外者言
竊按古禮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古人嫁娶起于九月至

二月止故曰迨氷未泮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會計也亦
因昏禮至此宜畢故計其數而趣之非謂至此始行昏
禮也夏小正綏多士女亦此意此詩以桃夭起興亦有
此意二月桃無實無葉非以二月爲昏姻之時也又疑
此當爲周室之女親后妃之教者蓋以諸侯之女嫁于
諸侯故大學引之與下節則宜兄宜弟一例若如時說
則宜家人即是國人矣何王可以教國人耶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逑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也
毛傳肅肅敬也
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折衝禦難于未然腹心言可
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孔疏毛以爲有文有武能匹耦于公侯之志故爲好匹
折中肅肅整飭執事有敬也丁丁椓杙聲用力有節也敬而
有節則勇而不亂可以爲公侯之扞衛矣中逵衢會之所
也施于中逵則是敬以集事握其樞要而物不得遁故可

爲善匹中林邃密之所也施于中林則是敬以揆幾智深
勇沈而人不能知故可爲腹心
李厚菴云此詩之作必登用之後追述其功美文王立賢
之無方也
金仁山云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計此詩必爲此而作也
竊疑此必當年實有此事故散見於他書豈得以墨子
而疑之若盛稱人才之多不宜獨言兔罝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三章

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孔疏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

鄧潛谷云芣苢葛覃之感也志和而音平

竊以婦人羣遊何足爲美或云此夫有惡疾而婦采芣苢以療之遂得痊故詩人美其事而傳之言所采之多以見其勞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休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永本作羕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箋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何元子云士昏禮婿御婦車授綏御輪以行今日秣馬謂親迎也游女舟中之女言人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寧可以非禮干之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三章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鄭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巳之君子賢者

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孔疏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亾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

朱備善云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

竊攷古皆以爲從役者之父母王弼注易云周室陶復

而有汝墳皆以為三分有二之證已以父母指文王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毛傳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定題也麟角所以表其德也

孔疏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

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折中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興子定皮膚也在趾之巔近於末矣故以興孫角又在皮膚之外矣故以興族譬之於木趾猶根定猶枝角猶葉也

嚴華谷云有足者宜踶有定者宜抵有角者宜觸惟麟不然是其仁也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如麟然

竊以古人言必有序況詩乎惟周南顯然餘多不可攷自后妃以下由內及外由近及遠麟趾則概言宗族耳序謂衰世之公子當有所本今則直言文王之子時文周無不可耳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王臯謨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折中婦無外事酒食是議安於拙而順以從夫德之盛也故關雎取其有別鵲巢取其無為

朱克升云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宜受諸侯之重禮

朱長孺云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

李厚菴云侈其車之盛則知從者之多漢書云陽以大生為功陰以不專為美是女德之首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蘩三章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毛傳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

鄭箋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髢

折中不知其人視其被被之僮僮其人竦直可知也是未祭而敬先積也被之祁祁其人安妥可知也是既祭而敬猶留也

朱長孺云王后首服有三一曰副若今步搖服以從祭祀二曰編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三曰次若今髮髢服以見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

止我心則降 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

鄭箋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

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
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
母故心下也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
朱長孺云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君夫人之職此篇
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大夫妻之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毛傳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
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
藻
鄭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
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
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
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
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
惠定宇古義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小顏云
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于以鬺之當從韓詩作鬺廣雅
鬺飪也音傷
竊疑毛鄭皆以此為先嫁三月教成之祭疑自鵲巢至
采蘋由諸侯夫人大夫之妻以及諸侯大夫之女采蘋
為教成之女猶桃夭為后妃所教之女與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三章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
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韓氏嬰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
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
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百姓大悅耕
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
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竊攷朱長孺云召伯當文王時未爲伯史記周召分陜
在成王初年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
召南耳據此則知二南不必皆文王之詩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谷）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
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箋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韓詩外傳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未備而欲迎
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李厚菴云一說施横暴於人者必有家之人恃其富貴者也
羔羊之皮（坡）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施）
羔羊之革（極）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
孔疏素絲以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旣
云素絲卽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
胡雙湖云縫之突兀謂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
總
折中紽兩皮相接之處素絲爲組以英之三英高起故曰紽
也革毛皴而革見也緎界也紽皴而界見也縫線綴之也
革皴而縫見也合兩爲一曰總緎皴而總見也裘皴不易

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
竊攷解者以德如羔羊取其羣而不黨贄不鳴殺不號
乳必跪受彼衣虎狼裘者何謂也或謂德如羔羊之詩
所言亦曲爲之解惟以爲裘皴而不易則節儉之義明
矣蓋羔裘已歷數年故露其皮與革與縫而素絲之在
紽與緎與總者俱宛然可見也然第以退食自公爲從
容恐未盡其義自古安有居官者從容無事而國家可
以長治者乎委蛇者言雖裘皴而能安舒無患貧之意
也退食自公言其退食也自公朝而來則見其勤于公
事無或失職鄭箋以退食爲減膳亦或然也如趙盾食

魚發公孫宏飯脫粟傳以爲美談也襄七年引此詩杜

註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毛傳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

鄭箋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呂東萊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三章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黃東發云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戴岷隱云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歐陽永叔云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於衰落乃期於庶士以相婚姻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昴古作留）

小星二章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毛傳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

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孔疏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

陳季立云昴漢志作留與下裯猶皆順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喜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三章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鄭箋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江水流而
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朱長孺云鄭箋使已獨留不行謂不同宮中進御之行卽

序所云不以備數也若以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夫
待年於國豈嫡之過而後乃以爲悔乎
戴岷隱云不我以只是不以之侍君子非遇勤勞也無所
怨以俟其悔斯爲媵之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樕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野有死麕三章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毛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

其肉白茅取潔淸也誘道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孔疏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詞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
將之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
行也
折中此同田之人勸士無往誘也言女德如玉不可輕犯當
徐而緩圖之勿疾走以動我佩巾恐其失儀也勿突往而
驚彼尨犬恐其生事也蓋所以保女之貞淑而止士之邪
妄其相爲也深矣
呂東萊云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導之毛鄭訓誘爲
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此古訓也

竊疑以此爲惡無禮是矣或謂貞女欲人以白茅裹麕
肉而來時說多從之夫世安有貞女而自謂懷春教人
誘之者且又以末章爲女子拒之之詞夫謂人徐徐而
來勿驚犬吠尙可以謂之拒乎況强暴旣多又何以爲
文王之化惟以爲同田獵者戒其人則見田野之人皆
知禮義遇有少年輕狠者相與戒之言我輩所獲田獵
之物猶必以茅包之欲其潔也況如玉之女可不以禮
道之乎末章言當從容守禮勿以失儀而聞於人爲同
輩羞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三章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正義曰此文王

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正天下則稱平王
折中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四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爲平王猶武王之爲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爲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以桃李二華與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詞也未成婚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以絲爲綸既成婚之詞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
鄭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孔疏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

歐陽永叔云召南風人美其國君順時畋於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嘆虞人之得禮
嚴華谷云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御也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
竊以歐陽嚴華谷之論詳矣惟東方朔以騶牙爲獸朔

語多旂譜亦不得以牙爲虞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
虞者囿之司獸者誼在朔之前經學尤深可據也壹發
疏云中一而已集傳以禮古發必四矢盖中一則舍其
四中二則舍其三即四矢俱中亦舍其一故爲不盡殺
易所謂舍前禽記所謂不合圍也至以騶虞爲麟趾相
配非古義矣

詩義旁通卷之二

文登李允升藹蹊輯

邶

鄭氏詩譜云武王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國置
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誅之更於此
三國建諸侯以殷遺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子孫稍
併彼二國混而名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
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
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
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
飛

柏舟五章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毛傳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君子
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
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鄭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折中衛君棄君子而用小人故君子憂之而賦此詩也日諭
君月諭臣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
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微故
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可澣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
處親賢心憂宗國雖時不可爲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

恝然而奮飛也
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向上封事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
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台毛序之意夫一
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何元子云首章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
嚴華谷云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身雖不遇而惓惓
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氣象劉向列女傳以
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
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竊疑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作此亦晩年用鄭漁仲
之說耳列女傳多引詩以論後世事非皆本事其註每
子則以憂心悄悄爲仁人不遇當爲正論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箋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無過差之行心之善也古
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謝疊山云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
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
憂何時能止也
竊攷左傳衛莊公無廢嫡之事只云莊姜美而無子杜
傳不見荅亦應度之詞要之未嘗廢也故以戴嬀之子
爲莊姜子州吁只有寵而好兵未嘗立爲世子也故莊
公薨而莊姜之子立爲君未聞其失位也綠衣之詩正
莊姜惡州吁之辭所爲公弗禁莊姜惡之者也綠衣黃
裏正以綠比州吁黃比已子謂其假州吁以威權有匹
嫡之勢耳非以莊公寵妾爲憂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
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
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
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
燕燕四章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折中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野者有所謀也能承
大事曰任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因桓公
之母家于陳佯爲善州吁至鄭邓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
吁于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
因也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其故亦
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
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
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
任矣
竊攷左傳敍殺州吁之易與史記所載石碏與陳侯謀
意必有先爲之地者故論者以燕燕之詩爲莊姜與戴
嬀預爲誅州吁之謀曰任曰塞淵殆以此也而又惓惓
于先君之思尤足以知莊姜之賢而謂有怨詈其夫之
事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
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
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
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
述
日月四章
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先君
以至困窮之詩也
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折中之人謂州吁州吁弑桓公將不利於莊姜故莊姜憂之
也言此人不以道相處是亂未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俾
也可忘言設能有定則無良之音我亦可以相忘蓋止求

一國之安而不顧一身之辱也報我不述言先君之國家
獲安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置之不論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
序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毛傳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言人無子道以
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懷傷也

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
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
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　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
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
陳長發云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也正之維何曰聲
其弑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然非婦人所能爲故受其
侮笑不敢怒也悼之而已爾至于莫往莫來斯亦已矣然
家國之禍其能解於思乎三四章正言憂悼之情無時可
解然則莊姜所憂悼者宗社之大難也亂賊之横行也而
豈眷眷於州吁冀其篤母子之愛以是爲溫柔敦厚也哉

楊龜山云見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
謂極母道矣
郝仲輿云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則傷于
怨矣
竊攷日月終風序皆以爲遭州吁之難義本顯然今則
皆以爲不得志於莊公而作夫夫爲妻綱夫有過而諫
之可也乃作詩以怨詈之至斥爲逝不古處甚矣而又
以爲不我報惠然肯來何無顧忌也以莊姜之賢而爲
此何以教天下後世之論其良人者耶竊以莊姜當州
吁弑新君之時坐不安席大爲衛國之社稷憂其曰日

月照臨言明明上天也曰乃如之人言罪不容誅也曰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言何以安定國家如我之區區者
可以不顧也蓋不爲一身計而大爲衛國憂春秋之始
猶秉周禮州吁雖弑公子完而不能不朝君夫人故曰
顧我則笑惠然肯來其謔浪笑傲莫往莫來則眞紈絝
公子情態且簒逆之人其舉動肆行無禮不知伊于何
底是以思之悠悠所謂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也夫
惟莊姜未嘗一日忘州吁之亂故能與大臣定謀以平
其亂而措衛國于泰山之安先君之思莫大於此而豈
徒切切然爲嗟怨之詞已哉或云終訓既既亦猶終也

如終和且平終溫且惠亦然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曾南豐云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

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

何元子云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旣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暈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

朱子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竊以此詩集傳詳明無庸更採他說至王肅以第三章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云我此行未有歸期亦未知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然安知非敘其實而必以爲預決耶朱子所謂身犯大逆尤爲探本之論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鄭箋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故云慰其母心

朱長孺云睍睆羽好貌非鳥聲或云字從目能伺人顏色

嚴華谷云母不復嫁則七子養親之志成矣故序曰美孝子也

竊以七子能慰母心而不嫁故謂過小而其事遂傳爲美談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

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
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朱克升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

顧麟士云六帖云念其久處不常但得保全亦幸正思之

最深最切處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竊疑此爲因亂而思朋友之詩雄雉文明之物取以喻
友泄泄其羽言才堪華國也當日勸其仕而今悔之故
曰自詒伊阻下上其音喻友之能直言無隱也直言恐
及于難故曰實勞我心瞻彼日月四句望其相見也百
爾君子四句知不可見而勸之以德庶可以免患也序
言因時之亂而致怨曠豈必謂婦人作乎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四章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折中匏者渡水之具今有苦葉尙未可用喻所學之未成也
濟者渡水之處今有深涉則未可濟喻世途之甚險也無
匏而涉則必厲揭故當詳審而愼處之不可輕進也濟盈
必濡軌而今不濡喻人之名聲洋溢而底蘊甚淺也雉鳴
當求雄而今求牡喻人之美言招賢而實引匪類也徇名
而不察實聽言而誤信之則必失其身矣雝雝鳴鴈納采
之物也旭日始旦行禮之時也士如歸妻喻同道之君子

以禮相求也迨冰未泮言及時而往從之也言舟子招渡
人涉而我否者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類故需我友而後涉
以喻當路之人雖亟相招苟非其人寧守道以待時不可
借匪人以共事也

朱長孺云爾雅由膝以下爲揭由帶以上爲厲注云揭上
衣也厲爲濡褌　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有六寸軌居
輪之中實得其半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所謂轂末
之軌也疏以爲轍跡非是

竊疑此詩本難索解讀折中令人豁然詩本以戒仕進
欲其審出處之道故荷蕢以譏孔子且語淫人以昏禮

無此迂說序只言衛之所以亂故不可仕耳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

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谷風六章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折中婦之事夫德與色而已若不知好德而惟慕其色以新間舊以妾陵嫡家國之禍不可勝言矣故關雎好德足以保天下谷風好色并不能保其妻
呂東萊云韓愈謫瘧鬼詩白石爲門畿畚以畿爲門閫也

項平甫云洸水始涌出貌暴怒之狀如之潰水勢橫溢貌盛怒之狀如之
許叔重云方併船也
季彭山云下體舊說指根莖非也惟錢氏以爲凡菜近地之葉多黃腐不可食此說得之以其近地故曰下體
朱長孺云玩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婦人蓋有子而見棄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二章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因安之
孔疏此及旄丘皆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亦所以刺衛君也
顧亭林云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旄丘之葛（揚）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及）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四章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孔疏旄丘責衛伯也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修連率之職以救己今衛侯不能修職故黎之臣子以此言責衛也

蘇潁濱云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亾則衛及矣柰何龐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

朱長孺云按毛傳鳥少好長醜爲流離本爾雅陸璣云卽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言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其後果有狄難

李厚菴云葛節暑候也狐裘寒候也四序更易其久可知羇寓之人卑末而在人後易曰旅瑣瑣

李迂仲云其後衛爲狄滅齊桓以管仲之言救之觀衛之德齊爲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爲甚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毛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

鄭箋簡擇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申公曰東伶官名自呼而嘆毛本誤東作簡

呂東萊云詩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嘆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竊疑此爲伶官之友嘆惜之詞非必伶官自謂故東萊以美人指碩人當爲確論今則以爲文王乃時文相沿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迷]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瑕猶過也

嚴華谷云先以脂膏塗其車塗畢乃設舝于車故曰載脂載舝

朱長孺云瑕過也言我之歸衛不爲過也然得毋有害於義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

序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毛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折中窶則不能爲禮無出外之具矣而且貧則無以自給有內顧之憂矣來不可辭曰適敦則迫不容緩陸續不已曰益遺則委擲不恤

顧亭林云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共國之事謂之政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折中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邪媚小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目皆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

陳大士云北門得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遯之初

為而無其繫戀

竊以狐烏色旣不伴各從其類葢言烏獸不可與同羣

耳不必概以爲不祥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

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旣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

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

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

以成灋

鄭箋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

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呂東萊云、此詩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

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葢靜之至

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橫

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

女史之法葢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懌則所

悅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

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葢所以贈之者

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竊疑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傳亦以爲義在彤

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毛傳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

鄭箋籧篨口柔常觀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

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竊疑籧篨戚施、非必衛宣實有此形貌乃國人深醜之

以爲非嘉耦耳新臺者、古人婚娶每有臺故秦穆夫人

登臺卽當日初見秦穆之臺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折中二子乘舟於新臺之後者著淫禍也有識行者必有奇禍夫新臺之要納伋之妻非欲殺伋也伋且不殺何有于壽然而嫌隙既生讒間必起雖欲不殺不可得矣得禍之慘莫此爲甚而原其初則一念之不自克以至於斯也情慾之灾烈於酖毒枕席之變慘於兵戎讀此詩者宜何如戒愼哉

朱子曰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猶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竊疑錄此以見衛之所以滅亦以其使父有殺子之名爲千古人子之戒朱子之論正不可沒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義）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三章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毛傳髦者髮至眉

鄭箋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

孔疏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今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傳云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以治爲亂也

朱備善曰衛詩前乎此者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茨人道盡天理滅矣乃於其間而有柏舟之節此天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聖人所以錄之鄘風之首也夫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竊以此則所謂淫風矣然實刺淫之詞非淫人自作也

玉篇引作冓云中夜之言廣雅曰冓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偕老三章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毛傳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

鄭箋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禮記作襢衣

顏師古曰彖當作褖盛飾也

王平仲云蒙彼縐絺即周禮所謂素紗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素紗之文總在六服之下

竊攷舊解展衣覆縐絺之上爲之紲褻論語絺綌必表而出之古註表訓著謂加衣於絺綌之上也正與此同蓋蒙彼縐絺非蒙以縐絺也子之不淑言若子不善如何有此儀容非直言其不淑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折中詩人疾之而賦是詩也託言采唐而思孟姜男好淫也期之要之送之女誨淫也期我要我送我公然言之不恥也詩人如其言而述之當局者不恥而旁觀者恥之也

朱長孺云鄭箋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是桑間濮上本有定所此詩恐樂言桑林之中耳衛在古兗州桑土之野河淇之間何地無桑況記以桑間濮上與鄭衛別言似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竊疑此與前後數篇一例惟前後刺其君此則刺其臣故直言無隱耳天下安有淫亂之人無端表暴謂所思某某所會某地者我非詩人自我我馬維騏我徂聿至皆用代也蓋詩人見有此事深惡而直陳之曰孟姜孟庸孟弋赫赫公族之家而有是也曰桑中上宮淇上昭昭耳目之前而不恥也風俗敗亂如此焉得不亡故曰可以觀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荒）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楊龜山云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攷之歷代見淫亂未有不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

竊疑序以爲鶉鵲之不若其說亦恐未然或謂奔奔者雌之淫彊彊者雄之淫故以鵲比公子頑以鶉比宣姜耳說可存參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姜）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叶鄰）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叶香）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毛傳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鄭箋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

孔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

折中說于桑田者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也如是則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

鄒嶧山云懷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交所以爲寔質
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於近利所以爲淵深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毛傳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

程子曰虹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陰
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于
陰也陽感陰則陽倡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
楊氏旭云崇朝其雨即今諺東鱟音吼日頭西鱟雨之驗也劉
公瑾通釋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
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韓昌黎詩云禮鼠拱而立謂相鼠也
陸農師云鼠有見人則交前兩足而拱者謂之禮鼠
竊疑此與采唐諸篇皆目擊時事而深嫉之者殆所謂
衛多君子耶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
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

干旄三章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
折中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兩帛四馬組之三束也故馬加爲
五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故馬加爲六都城遞近則
禮遞加
程子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
蘇潁濱云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竊攷諸家皆以素絲爲旄旌之用、良馬爲大夫所乘、獨程蘇三家以爲贈賢今皆用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鄭箋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歸氏子慕云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夫人之意不在歸唁也衛滅野處許爲昏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爲辭而未顯其旨所以諷也

徐退菴云禮父母歿無歸寧惟使大夫問於兄弟是跋涉之大夫也

竊疑詩中所言歸唁馳驅皆意中之景非實有是事而大夫跋涉則非可設言豈有夫人不告于許君不示于諸臣而忽然遠出致大夫跋涉而止之者鄭康成謂衛大夫來告難于許似爲可從蓋所以欲歸唁者以見衛大夫之跋涉而不能不憂也徐退菴謂大夫卽許君使大夫問于衛者亦或然也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淇奥三章

序云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孔疏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萹竹異也與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折中式上横木曰較與式重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

朱長孺云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爲一義初無淺深補傳較高五尺五寸軾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軾上故曰重較

劉公瑾云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故以猗較目寬綽焉

竊疑此篇自古皆以咺爲宣著朱子集傳亦然他詩赫皆訓大大學赫喧朱子特合解以爲宣著盛大而讀者或以宣著爲赫盛大爲喧竟不敢以此篇詩傳正之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三章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毛傳薖寬大貌

孔疏王肅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差其言或得傳旨

毛西河云適說文云草也猶云碩人之草茅軸猶車軸也
輪旋之謂也猶云碩人之所盤旋也
朱長孺云軸者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詞孔叢子子曰吾
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朱子本此爲說甚明而以
爲非刺則不然賢者隱處知時君不能用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

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
孽庶士有朅
碩人四章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
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
退然後罷
鄭箋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
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
大著
孔疏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美好頎頎
然也玉藻云禪爲絅故知褧禪衣也
朱長孺云褧說文本訓檾枲屬沈存中謂檾麻織布爲之
嚴氏詩緝則謂褧以縠爲之縠縐紗也名物疏庶士毛云
送女者朱云媵臣按送女是卿不得言士卿止一人不得
言庶朱說爲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
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
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
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
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
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
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毛傳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鄭箋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
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三
歲爲婦有舅姑曰婦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歐陽永叔云桑之沃若喻男子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
又喻男子情意易得衰落三歲爲婦不應容色遽爾凋謝

毛西河云總角出奔爲婦三歲何遽言老箋曰我欲與女
俱至於老老乎女反使我怨也形容極妙
何元子云澶州臨河縣南有復關城復關堤當是古關名
鳩食桑葚則醉而淫
竊疑此詩沈鬱婉摯妙悉人情令讀者悚然警惕必當
時有是事而詩人寫其情抑亦忠臣義士與世齟齬而
藉此以抒其懷與豈淫婦所能爲耶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竹竿四章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郝仲輿云朱子辨說云是詩無不見答之意使直言不見
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言之所以爲厚
歐陽永叔云衛女思歸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
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
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

兮
芄蘭二章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鄭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
威儀不知爲政以禮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
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
朱長孺云尚書注云國君十二以上冠佩爲成人惠公即
位之年非童子也然驕蹇自尊德不稱服則猶是童子而
已惠公以讒搆取國爲左右二公子所惡逐之奔齊春秋
書衛侯朔出奔齊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是詩也其即二

公子之徒爲之歟
呂東萊云甲爲狎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惠定宇云甲字韓詩作狎尙書多方甲於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說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箋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

楊氏旭云按刀字篆書作𠚣似舟形後人加舟于旁作舠
呂東萊云宋襄公爲世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知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兮四章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毛傳諼草令人忘憂
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孔疏過時者謂三月一時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
陳啟源云考工記廬人爲殳蓋木器而說文殳積竹八觚則積竹而以木爲之幹也
竊疑詩固未定其爲何時要以過時不反爲譏且伯之稱疑爲公族似不宜從軍者如小雅祈父之刺耳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毛傳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帶所以申束衣無家室若人無衣服
朱長孺云王氏曰岸近危曰厲陳啟源曰深衣之岸定是可危故以厲言之若解作涉水之名不與梁側爲類

李迂仲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而多昏覲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蓋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蕃育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刺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

詩也。

毛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鄭箋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

孔疏孔叢子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朱長孺云蘇傳言微物必當厚報況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者當何如。

竊疑美齊桓非以桓之德比木瓜也。我我齊桓也。言桓之待與國甚厚。其意謂投我以木桃而我即報以瓊瑤。所謂先君之好是繼也。衛人美齊之厚往而薄來。謂衛不能備禮。而齊則必厚報之也。昭二年傳北宮文子賦淇奧。宣子賦木瓜。

詩義旁通卷之三

文登[illegible][illegible]撰輯

王

鄭漁仲云、七月西周之風、黍離東周之風也、世謂黍離降爲國風、此說不然、西伯尊爲文王矣、周南何以不升爲雅、魯且有頌矣、豳風何以不遂雅頌之、夫風固詩樂之名、王風之爲風、以音節命也、非貶爲風也、周雖衰、春秋紀事必尊之曰天王、豈於詩而獨肆然貶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折中大夫行役興懷於彼黍彼稷者、傷周之物產而爲黍之禾盛也、周之民人而供黍之賦役也、呼蒼天而問何人、蓋嘆平王君臣以國與人、不知誰實俑爲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舉世皆知、而又問何人哉。

朱長孺云、稷言苗言穗言實、劉元城所謂往來非一見也。或以彼黍只云離離、乃變文叶韻、不知離離垂也、自秀至實皆可言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鄭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尙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何元子云、不知其期、計時也。不知何時可以竣事也。曷至哉、計地也。并其所至之處亦不能知也。禮記注、括猶結也。挈也、蓋以繩繫之挈而來歸曰下括。太元經四馬就括義同此。

陸農師云、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曰羊牛者、序其歸之先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毛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鄭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

折中君子隱於伶官相招為祿仕簡兮之伶官以執籥見鄙尚思用世也故以賤為悲也由房之伶官以執簧相招止求全生也故以賤為樂也

輔慶源云古之樂官非甚賤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禮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官如簡兮詩之類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往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鄭箋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朱長孺云廬陵穎濱俱云此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總是行役不均之嘆如果室家不當以彼其之子目之古未有擕其室家而從軍者戍人亦不當以此為怨

竊疑室家無從軍之理之子鄭謂鄉里之處者疑指及期當代者耳當代而不代齊人以此致亂矣至序謂屯

戍母家未必甫許皆為母家也謂平王但知有母家亦未必然書缺有間後世儒者但知平王之有母家耳且自東遷以來周室日弱安能以其力助三國鄭語云申呂方強亦無資於弱周之助也或曰西戎之侵賴晉鄭與秦禦之而荊舒淮夷之在東南不能不遣民戍之以為衛蓋在申許甫之地而非以其兵助此三國也此亦事之或然者後世儒者只以平王不能復讐之說橫據胸中而遂取文侯之命及王風等篇力詆平王其於此章也則曰王室有故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而天子鄉遂之民祇以供貢賦是天子可以無兵矣彼書所

云詰爾戎兵詩所云我車旣攻又何以稱焉夫平王所
處暴雖耳嘗幽王之時人心離叛不能如共和之世何
可有爲西戎之强鄭伯死之合秦晉衞之力乃能平戎
而立王至於棄岐豐而東則大勢已去欲如宣王之命
將興師難矣至平王二十一年而秦始能大敗戎師則
其東遷之始殆亦勢不獲已而敗戎之日又安知不承
王命耶平王在位五十年未有失德想亦崎嶇艱難危
而能安儒者事後論人特以其不能中興爲罪然使如
後世之論畿內無兵徒欲指揮天下諸侯與唐室藩鎮
等耳其所謂愚學張僞幟者乎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
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
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
矣

中谷有蓷三章

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
爾

毛傳蓷鵻也暵菸貌

朱長孺云本草茺蔚子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溼必陰潤而
後能生故暵則乾矣以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
相棄也暵其修矣言修長者亦爲所暵也暵其溼矣言雖
生於溼者亦不免也

何元子云條猶長也漢郊祀歌聲氣遠條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尙寐無吪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尙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尙寐無聰

兎爰三章

序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

折中無爲不生事也小人得志則必生事無造不造言也小
人生事則必造言所造之言非貲謗以惑君志卽萋菲以
陷正人故有一造卽爲一憂庸功也小人造言生事則必
邀功以聚財而得功必有病於民以用兵而得功必有害
於國故有一庸卽有一凶

蘇潁濱云兎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

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

朱長孺云兎之狡則脫矣而雉之介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則受之

竊疑兎或以喻戎狄或以喻在朝之小人皆未可知不必其爲諸侯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所賴於諸侯者大矣不得執繻葛一戰背天下之諸侯而以兎例之也蘇子之論甚切情事序所云構怨者正首亂之人耳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

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三章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黃才伯云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似此詩託興之義

朱長孺云葛藟枝蔓連屬有宗族之義焉夫葛藟必生山谷邱野之間緜延草木係枝之上今生於水厓則非其地以興宗族之失其所依也

爾雅夷上灑下曰漘灑猶洗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齧入若脣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

序采葛懼讒也

毛傳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葛所以爲絺綌也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

郝仲輿云讒口傷人多乘間而入趙高盡二世人不得見而後鹿馬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桀之譖入故曰一

日不朝其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

竊疑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或據此以蕭艾爲讒人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朱長孺云聞車聲而恐睹毳衣而懼見古大夫能聽男女

之訟也末章言古大夫能使男女有禮其生死信誓之言皎然如此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邱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邱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及）

邱中有麻三章

序邱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鄭箋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以為賢

朱長孺云此蓋賢人退處邱壑藝植為生國人嘆其身留於彼而不見用故庶幾其來耳考留本古邑名後人以為姓當時必實有所謂留子者隱居邱中之地若夫子嗟之為字歟子國之為子嗟父之子之即前二人歟則固無從而考矣

竊考傳箋云子嗟教民農桑故去而人思之子國子嗟之父言子國者著其世賢也此詩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故王風以此終篇云

鄭

陸氏音義鄭者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

胡宗一曰鄭初封在圻內風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為之也桓公時王室多故謀及史伯寄帑於虢鄶之間以陰謀鬱成大國然新鄭即成皋榮陽虎牢之分巖險閉天下故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

顧亭林云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何以知其然邶鄘之存其名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太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在王畿之內故次於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訛）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六卿三孤爲九卿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

蘇頴濱云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還乃司徒退食而還其私室也彼自有粲固無待於人之授也而我授之者特以致其愛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仲諫而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桑木之衆也檀堅韌之木

鄭娶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秦松齡云三章摹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衆口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范逸齊云美且仁謂其威儀也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美且武謂其善御也

許益之云終篇雖全稱美畧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禍敗之來豫知之矣

嚴華谷云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臾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竊疑詩人惜其有才如此而不閑之以禮也非美之也至以爲黨私之言如河朔之於安史抑又甚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

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
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李厚菴云廣韵鴇烏驍今本多誤作鴇

大叔于田三章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

鄭箋列人持火具舉言眾同心

孔疏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
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矣叔能磬騁馬又能控止馬能縱
矢以射禽又能縱送以逐禽

嚴華谷云言能後手騁而縱前手擲而送 騁音聘 拽也

郝仲輿云凡詩諷刺不在多言前篇言巷與羣小狎可知
此篇言禮裼暴虎粗豪不檢可知莊公知而不知禁則是
陷弟於惡

竊疑將叔無狃戒其傷汝愛之惜之而實以深警之存
此以見天下雖有軼羣之材而教之無素終於貫禍不
可以不戒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
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
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公子名素作此詩

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孔疏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

黃實夫云左旋是挽車盤旋以為戲右抽是抽刃撫視以
為樂

竊疑詩無一語及文公蓋婉而多風意在言外大類如
此後人所以從序說者賴有左傳為證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之等

折中英裘縫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歷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粲也

朱長孺云詩所以稱彼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

竊疑此亦意在言外言如彼者乃即我國之司直矣羔裘雖美不稱其服矣邦之彥兮猶衛風所謂邦之媛也特無左傳爲之據耳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攬持其袂而留之

嚴華谷云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也

呂東萊云莊公徇權謀專武力所任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哉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朱長孺云此詩即難定爲莊公之詩而繫思舊好情詞藹然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改爲淫婦見棄挽其人而留之蓋據鄭聲淫一語以概鄭風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非其詩之謂也

陳啟源云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古之言淫者多矣於星言淫於雨於水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幻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孔疏同與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食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

汪澄源云家之興始於憂勤道之成始於閨閫雞鳴夫婦早夜警戒矣又以親賢友善爲君子願內有賢助外有良

明士之所以成德業顯當世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毛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將將鳴玉而後行

鄭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

折中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德音不忘子柳賦蘀兮取其倡予要女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然則此詩之義亦可知矣

陳啟源云左傳忽兩爲君始以桓十一年五月是年九月奔衛繼以桓十六年六月歸十七年冬遇弑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

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忽之立而輒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世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甄別賢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二詩作於忽之既奔後四詩作於忽之未弑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奔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

竊疑自此以下數篇雖未必皆爲忽而作然其爲賢人君子憂時憤世之詞無疑也陳氏闡發詳明不愧知人論世或云有女同車指忽所要孟姜所不要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呂東萊云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今覩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陳啟源云扶蘇喬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草也宜

於隰反興昭公用人高下大小失宜山隰之不如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二章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毛傳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

何元子云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言忽之必爲突所逐猶蘀之必爲風所吹也叔兮伯兮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陳啟源云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以爲君謂臣之辭言倡者當是予和者則是女也鄭以爲羣臣相謂之辭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

竊疑此詩深得忠臣惓惓愛國之心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范浮夫云昭公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

朱長孺云程子謂春秋書鄭忽不以爲君故詩目爲狡童此說非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故不書春秋此類多矣惟嚴華谷謂忽昧於用人非狂則狡此詩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爲告忽言之故斥狡童爲彼而稱忽爲子彼者薄之子者親之也此解抑揚分明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

之事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

孔疏此狂童斥突也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

朱長孺云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意正與序合可證古說相承如此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杭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

序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鄭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

孔疏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衣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

竊疑此詩相傳爲悔親迎不從然叔兮伯兮當作何解耶只可闕疑

詩義旁通 卷三 三十三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二章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折中除地爲町曰墠圃畦也阪者曰阪畦棱也茹藘茜草可以染絳圃者之所種也賢人不仕而隱於圃栗表道樹也在圃之外踐行列整齊之貌君子隱居必修內行有踐家室如酒掃庭內琴瑟樽姈之類覺其整齊嚴肅也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

楊氏旭云此思賢之詩序云刺亂謂因亂而賢人隱也男女云云恐是漢人妄益

竊疑序何以有大序小序蓋上文辭之簡者宜爲大乃子夏之徒所傳下文辭之繁者宜爲小則漢時衛宏所增去古日遠則傳聞多訛其始本以申解序後乃統謂之序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基基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聊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

詩義旁通 卷三 三十四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毛傳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鄭箋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逢亂世不改其節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

范逸齊云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嚴華谷云世亂俗敗士之怵於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陸璣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

竊攷此與子衿章俱大義朗然雖至今日古說猶未廢

也餘多以辭害志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黎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故思之甚

孔疏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城之上别有高闕

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强聒也子寧不思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絶於善道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竊疑程子以序說讀詩朱子亦皆用序後乃聽鄭漁仲之說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折中樂不在於境而在於心心以爲足廣境皆足以爲不足無時能足矣能守分而安貧亦何入而不得故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大於知止三復出其東門之詩所以造生民之福者無窮矣

竊疑此詩恐非本國之人所作玩一其字或入其國者見之而因以自明其志如此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孔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

蘇穎濱云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乃以有美一人爲婦人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界之亦婦人也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孔疏男女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此故陳之以刺亂

朱長孺云詩人累其事以刺如衛之桑中云衛非奔者自敘之辭

竊疑當時賢人君子見鄭俗之敝而刺之如此若云自序則篇中士女並舉敘者士耶女耶抑兩人共爲之耶世豈有不待訊而自供者耶蓋其嫉惡之意與衛風采唐同旨而刺淫之詩則衛實多於鄭淫人自作則鄭衛

俱無之知采唐溱洧之非淫詩則知三百篇中更無淫人之語矣　李厚菴云國風除采唐溱洧外別無淫詩然須知此章亦刺詩非淫人之詩論語鄭聲淫淫訓過謂聲音過其節也即天降淫雨之淫前載陳氏之論詳矣

齊

陸氏音義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邱之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毛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

政夕歸治其家事

孔疏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

朱長孺云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階下曰奏則必有詩矣師乙亦云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豈即此詩與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鄭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章本清云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辭不加一語刺之之意隱然言外

竊疑此皆詩人曲爲形容之辭以見其禽荒也詩中譏刺述其辭而不加一語如此類者甚多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著三章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毛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青青玉黃黃玉

竊疑譏不親迎乃衛宏申序說耳近日山左多不親迎而尚華侈觀詩所云袞一地而頓改服飾有瓊華瓊瑩瓊英之尚或當日已有矜誇之漸耶傳分君與卿大夫

士之禮恐亦未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毛傳履禮也

鄭箋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發行也

孔疏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詞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倡已乃訴之

折中東方之日美見賢也大夫以禮就見而賢人喜之也見賢者日出而來其心誠矣履我而即其禮備矣朝來而暮去其言終日相得也將發而猶履其敬始終不倦也

李厚菴云即者相見所就之位發者導引而行之路

竊疑此當以毛鄭爲近是孔特因衛宏之序而演之然亦非謂淫者自作也且日出而就月出而去亦豈類淫奔之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夙早莫晚也

鄭箋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何元子云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管子亦云諸兒以長得爲君政令無常無常即序所謂

無節此詩之作當在襄公時

陳啟源云東方未明東方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相備故詩序云刺無節蓋太早太晚兼之不然與警鷄鳴問庭燎者何殊而以爲刺哉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
又極止

南山四章

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以去之

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種定本作蓺）

鄭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取妻
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孔疏上二章刺襄公淫亂下二章刺魯桓公縱恣文姜

呂東萊云貴賤各有偶也屨與緌爲偶雖五兩之多各有
偶冠緌之雙自爲偶也襄公文姜非其偶猶冠屨之不可
雙也

嚴華谷云齊民要術種麻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
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甫田三章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毛傳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蘇潁濱云田甫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
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自服而遠人自至矣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此失諸侯之道也

朱長孺云末章疑是欲速而求大功之喻

盧令令（鄭鈴）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
故陳古以風令焉

朱長孺云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
待陳妾之餘序以此詩刺襄可信

何元子云襄公荒于田國人賦此以風之鬈與偲明是見
其人之狀貌非陳古也

竊疑美襄公者猶所云好頭顱誰當斫之耳況鄭叔段
亦以爲美且仁矣而此又以鬈偲與盧令並傳得非着
笑甚于怒罵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鄭箋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

朱長孺云三章皆惡魯桓公以刺文姜非刺莊公

郝仲輿云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帷薄不修之比也莊公于文姜爲子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夫不能制其妻則固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毛傳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豈弟者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鄭箋此車乃襄公乘焉而來與文姜會

孔疏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釋言云豈弟發也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又引此詩云齊子豈弟

竊疑詩人言此疾驅而盛車服者何往乎乃齊子從魯道而來也汶水言其路之長行人言耳目之多豈弟翱翔遊敖無忌憚甚矣誰使之然耶自古皆以爲刺文姜齊襄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

折中春秋書公及齊人狩於禚夫禚齊地也曷爲狩於禚公如齊也公曷爲如齊朝襄公也朝則曷爲狩誇其善射也曷爲與齊人狩齊襄卑公也公不恥也而誇其善射其所

以自爲者乃其所以自辱也三言猗嗟深哭之也

朱長孺云或問趙氏制其僕御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也考莊公之立止十五歲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慶父庶兄也其才不在人下叔牙次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於其上其得立也盖齊襄公爲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國非其有也安能不俯首帖耳惟母欲之是徇乎哉

竊疑此章謂人以魯莊爲齊侯子故曰展我甥兮意太惡薄且又安能以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知其非齊侯子乎或曰爾雅謂壻爲甥故堯以舜爲甥左傳莊二十

四年娶哀姜而前此則如齊納幣如齊觀社遇于穀遇于扈皆莊公所以結歡于齊也齊因以哀姜妻之夫不能爲父復讐而乃結昏于齊故詩人刺之謂其容貌威儀技藝之美可爲我國之佳壻矣然諱其父何亦以美之者刺之也此論亦可存參

詩義旁通卷之四

文登李允升謹輯

魏

陸氏音義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毛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

孔疏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者不待三月雖卽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助祭行亦未成婦也

朱長孺云左辟婦入門避夫不敢當尊也象揥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襋以自服歟

竊疑所謂好人當卽所刺之人葛屨履霜卽賦其事以
起興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鄭箋於彼汾沮洳之中采其莫以爲菜是子勤儉之德美
信無度矣雖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
旄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毛傳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

季彭山云士未仕之稱彼人指當國之人

朱長孺云桃殽果也棘小棗也園有桃園有棘亦可用其
實以爲殽爲食與國雖小亦可用其政以爲治今彼人不
能故中心憂之其曰我士蓋賦詩者士也

竊考李厚菴云園有桃不獨玩其華而已將以食其實
也亂國之政多有文無實視其文則是矣責其實則非
也似較鄭箋爲優諸家多從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
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

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
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伐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鄭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
所在之處

孔疏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毛傳云无草木曰岵有
草木曰屺與爾雅正相反當是傳寫誤也

朱長孺云鄭箋作思其父母兄之戒較想像思己之言更
有味。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閒二章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張子曰周禮國郛之外有毖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
以毓草木。
呂東萊云政使周制果家賦圃廛十畝魏之小豈容拘守
古法詩所云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爲定數也

朱長孺云閑閑泄泄毛氏訓往來多人以見國之削小此
解未安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其朝思相率歸於
農圃語意豁然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
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
飧兮
伐檀三章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鄭箋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孔疏飧水澆飯也從夕食
黃實夫云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
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
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貆特鶉之富

竊疑檀輻輪皆以喻任重致遠有用之材也寘之河則
棄而不用也然其守之潔如河之清故寧自食其力而
無求於人彼不稼穡不狩獵而大有所獲皆無功而受
祿者君子不爲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
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
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姚處佐云居上者導利惠民上之直也居下者安生樂業下之直也爰得我直蓋謂此可以安生樂業云爾

嚴華谷云直猶伸也受抑於此而欲伸於彼也

范逸齋云蠶之食葉食盡方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之食物且食且驚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竊疑古者分土而治有仁人則民歸之而土益闢否則其民去而他適故曰財聚則民散此實境也而解大學者乃以爲心散非人散亦未諳於古今之大勢矣魏風終於此知失衆之所以失國且以爲天下後世有國者警

唐

陸氏音義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鄭箋荒廢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折中居者所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

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之地親疏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朱長孺云序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朱子謂特以諡得之小心畏忌曰僖非惡諡也朱傳改為民間歲晚行樂之詩說自可從蓋國儉示禮其義通於上下

竊疑此詩只一開一合上四句言可樂之時下四句言樂不可極所謂憂思深遠也解者多泥於刺儉似勸其行樂者則後四句為贅矣至謂以諡得之謂一歲之中多廢禮皆迂說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折中昔先王之教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蓋將以用之也因所有而善用之則所以厚生者即所以正德是故曳婁衣裳以章身也馳驅車馬以立功也洒埽庭內以行禮也考擊鐘鼓以奏樂也酒食可以娛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富而教之之實功豈徒曰及時行樂已哉

嚴華谷云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將為他人所有欲以覺悟昭公託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得其言外之意必瞿瞿然懼汲汲然思為防患者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琴瑟以為樂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歐陽永叔云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加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

嚴華谷云考史是時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後序之言過矣有命言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益反其辭以見意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引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君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當作亦既形之於

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

竊疑嚴說勝諸家遠甚晉昭若能有爲民心非不可用也詩所以教人無邪安有奸人助逆謀而聖人錄之者且知采風之說則知孟子所云詩亡非指東遷之時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何元子云按爾雅朹檕梅科者聊謂檕梅名朹其科者名聊也科說文云高木聊即朹之高者郭璞云朹狀如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朹音求　科音斜　木下曲　檕音係）

嚴華谷云其辭皆言桓叔之强而意實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唯意主昭公故稱桓叔爲彼其之子彼其者外之之辭

鄧潛谷云椒聊憂晉也曲沃昌晉微矣碩大無朋言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言厚施得衆也其旨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

竊疑何氏據爾雅謂檕梅名朹其科者名聊則聊即檕梅之高者亦木果名非語助詞矣郭璞以爲小柰本草以爲與山樝爲一物　孔疏引陸璣說謂椒似茱萸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則又後世飲茶之所由來非但易荼字爲茶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音）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

序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於中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
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
凄涼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
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爲禮而見者亦貧
不能資助故共相嗟歎以爲無如此良人何也
竊疑毛鄭說無關大義惟以爲貧不備禮者得之束薪
三星極目荒涼末二句尤有沈痛之味自誤解周禮仲
春會男女爲合昏以桃夭詩爲二月遂以三星爲非
其時其訛甚矣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
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
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
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爲沃所并爾
呂東萊云言公室枝葉凋殘曾杕杜之不若也苟以他人
爲可恃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
胡不外求佽助也信乎他人之不如我同父也

姚虞佐云杕杜凡三見一見於此傷已之無兄弟也再見
於後傷已之寡弱不足特也三見於小雅傷征夫在外而
未歸也總是孤特無倚之意
竊疑無兄弟而求助于人恐非正理似宜從東萊之說
謂公室自失其助足以發明序意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也
毛傳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
比之貌

鄭箋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
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
孔疏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
孫叔然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
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恤其困是窮極人也
嚴華谷云自從也言爾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很
何元子云居古通作倨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
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孔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盬爲蠱字與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敗穀者皆謂之蠱

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董氏曰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固訓之

竊疑序謂君子從役所以取喻于鴇以鴇不樹止也盬字宜用杜說非獨此篇朱傳亦用此解惟朱解靡字其云王事則不可攻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

序美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鄭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孔疏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

竊疑此亦詩人揣曲沃伯之意以爲言耳而其目無天子之意隱然可想朱子謂爲倨慢亦然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鄭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

折中武公以篡得國諸侯不與也然以逆取之能以順守知立國在於得人故欲君子見輔而飲食之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衾篋枕席韣而藏之

鄭箋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

范淳夫云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竊疑此章所以表貞婦之志非特刺亂也故蘇氏以爲唐風之厚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鄭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也

呂東萊云苓生隰苦生田野葑生圃今必曰生首陽則窩虛之詞耳故以與讒言之不可信胡得焉言徐察其言從何而得之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言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張賓王云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

折中驪姬之譖申生其事至易明也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已六日矣未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腐者苟亦無信則其情立見而借乎其遽信而遽從之也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且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間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

秦

陸氏音義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賜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爲諸侯周爲附庸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鄰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鄭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

呂東萊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竊疑詩固是創見而寺人之令已兆趙高之禍矣並坐非所以肅朝儀必有慢易之漸遂至矯其失而令殿上不得操寸兵也是以立國者愼終于始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驖三章

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毛傳驖驪阜大也

鄭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孔疏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

朱簡脩云媚子指左右便嬖從公于狩卽前者寺人之令意

朱長孺云禮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美仲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篇美襄公故盛稱其田獵園囿序說各有當也

竊以有國者覘其始封之君觀秦開國氣象已屹然有兵雄天下之勢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

駵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
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三章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
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
揜軓也拚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

孔疏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

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四馬八轡而經言
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
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
軜者納驂內轡繫于軾前其繫之處以白為觼也

何元子云鏤膺上下皆言弓不應訓為馬當胸帶飾按弟
子職執箕膺揭此乃以虎皮為弓室而以金鏤飾其胸也
與采芑崧高韓奕之鏤膺不同

顧亭林云中字不入韻古人之字必有定音非盡字而可
叶也中字止有竹冲竹仲二反或通為仲字

竊疑三章俱詳言車馬甲兵之盛誌秦所以强溫其如
玉溫其在邑有如後世所謂風流儒將者蓋師克在和
和以御衆故能制勝非徒恃武勇而已厭厭秩秩尤可
想見將風度也疑此為秦君勞還師之詩如小雅出車
杕杜之意首章言將駕次章言已行末章則旋歸也俴
駟言去甲鋈錞則置矛蒙伐也以下皆櫜弓載寢載興
何其融融此歸後情形也秦君亦能得此意以通上下
之情故能强兵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
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

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
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
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

折中言時至深秋葭蒼露白將結為霜肅殺之氣也秦政[illegible]
急有此象焉故君子感時事而歸隱在水一方不可招而
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

將終不可得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
終不能溯游從之也
郝仲輿云周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一旦襄公據有其
地始以攻戰得國思昔太和景象不可復見故東望河洛
有游從宛在之思焉
竊疑蒹葭蒼蒼滿目秋色令人有今昔之感知秦之逈
非周比也蓋岐豐之民沐周之德澤久矣一旦入秦嚴
厲日甚始猶白露漸則成霜矣見威不見德宜賢者之
隱遯而不可得見也下二章言見幾之早當白露未晞
未已之時而已高蹈矣或曰思周之子孫也時已東遷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迷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顏如渥丹其君也
哉齊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
忘

終南二章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
謂之繡
鄭箋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
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
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
程子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
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
之位紀棱角堂平寬紀與禮法堂與德度言當修其德保
其位故曰壽考不忘
竊意此更有期望其君之意非但如車鄰駟驖之矜見
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鄭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特謂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秦人哀傷其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王平仲云詩序哀三良也曰哀則不必有譏之之意矣王
粲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若康公能爲魏顆不從亂命則三良其何以死乎君子是以深尤康公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毛傳先君招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鄭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者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

程子曰以晨風與君子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爲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

竊攷穆公霸西戎得士力爲多至康公替矣箋謂爲穆公之言以刺之意最眞切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毛傳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朱長孺云三言王于興師者王肅云疾其君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爲王興師是也周室覆于西戎岐豐之地雖屬秦矣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同儕相謂之言如此欲其君之上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讎之舉也

竊疑此詩當以朱子之論爲正文亦雄厚或據左傳謂

作于申包胥乞師之時然其時倘有採風者乎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

孔疏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

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甥氏
朱長孺云三百篇無齊桓晉文之詩卻附見衛秦二國於衛風錄木瓜以表桓公存亡繼絕之功於秦風錄渭陽以示文公沒後秦晉不當兵爭累世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公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毛傳夏大也

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

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孔疏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

案崔與王俱以屋爲室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

朱長孺云楊用修駁王肅以爲夏屋即大俎引閟宮詩大房爲證甚合古義

竊意秦以詐力相尚久無尊賢敬士之實所用不過商鞅李斯之徒如魯仲連等皆恥入其境無仁賢則國空虛故秦風終于權輿知秦之不能王也向嘗疑四句三言飲食於文義未合而檀弓言墓有若覆夏屋者房尾無仰者何得言覆遂疑爲魯頌之大房覆則體員而頂平今墓之圓者似之及見鄭箋以爲食具乃快然而楊用修又引詩大房以爲證更信其不爽也

詩義旁通卷之五

文登[illegible]

陳

陸氏音義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冑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邱之側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邱三章

序宛邱刺幽公也

毛傳子大夫也

輔慶源云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度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

范淳夫云冬夏祈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朱長孺云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耳

竊意傳以子為大夫亦以風自上而下也故首諸篇似不得泛言遊蕩之人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鄭箋鬷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朱簡修云于逝之逝有忘返意以鬷而邁謂男女成羣如雲如荼也如荍之贊男悅女也握椒之奉女暱男也至是直與溱洧秉蕑之謔勺藥之贈同風無復先王禮教之遺矣

竊疑此與溱洧相等序皆以為刺詩子仲之子猶所云美孟姜也不績其麻即所云休其蠶織也故曰風化之所行則自上而及於下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二章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鄭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

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水之流洋洋然饑者見
之可飲以療饑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
蘇潁濱云夫棲遲必大屋樂饑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
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
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
之心以待之則亦終不為美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
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歐陽永叔云首章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立事則亦可以
有為二章三章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大國不可待而
得

竊攷諸家皆本序說今則皆以為隱居矣然與下二章
不貫既隱矣何必計及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
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

切化也
范淳夫云紵以當暑菅以為屨
張元岵云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泚
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二章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
煌然
孔疏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
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
失時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
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
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
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
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

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
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
竊疑鄭箋未甚明孔疏乃瞭然矣桃夭章及周禮仲春
大會男女之義解俱當以此正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
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
予

墓門二章

序墓門刺陳佗也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

焉
鄭箋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
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
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折中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
必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
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
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
程子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
之使然梅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
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蘇穎濱云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
之去昔者誰為此乎
竊疑詩人立言每多含蓄直指其人者蓋寡作序者年
代尙近因得有所傳授遠勝後人之臆度也今遇叔于
田齊子歸止等篇則無異說而未言其人者概以為無
據而駁之後世詩詞明言其人者有幾耶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鄭箋誰誰讒人也女眾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
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
孔疏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邱地美故旨苕生焉以
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
歐陽永叔云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如防有鵲巢積
漸構成之爾又如苕饒之蔓引牽連也中唐有甓非一甓
也亦以積累而成鷊草雜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
惑義與貝錦同
竊疑衛多婬俗鄭多憂國陳風則殊靡靡矣然此詩則

有所憂患豈類桑中之約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懆）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折中佼美也佼人謂夏姬也舒夏徵舒也
輔慶源云窈糾懮受夭紹大抵是人心憂思牢結而難解
之意然有淺深至於糾緊則甚矣
竊以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天下勞心之事多矣男女相

悅安得率然直陳如此或亦陳之人見其事而歎息之
耶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稅）于株野（墅）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焉
毛傳大夫乘駒孔疏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
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
適株故作者並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折中說于株野者暮來而不返也朝食于株者未暮而即來
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爲也哉則
不必問而可知矣
張還白云意靈公諱言夏氏而託株林以爲詞故詩云然
竊以詩人多含蓄此則人人共覩之事矣然猶不忍直
言如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
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
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

枕（展）
澤陂三章
序澤陂刺時也
毛傳陂澤障也荷芙蕖也傷無禮也蕑蘭也菡萏荷華也
折中美人賢人也澤陂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
一人也有一人而不用則其傷心當何如哉涕泗滂沱如
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不容已也儼孫莊之意靈公荒淫
泄冶諫而殺之諫臣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泣而末如
之何故寤寐無爲也
竊疑國風刺淫之詩陳爲最多衛次之鄭只溱洧一篇

陳風至澤陂則亚非刺淫乃悼賢者之亡耳當時必有人焉爲民之望而或爲靈公所殺或見幾而去詩人以此知陳之必亡也故至於涕泗滂大且卷言其體貌之偉儼則言其威儀之莊無仁賢則國空虛故陳風以此終篇

檜

陸氏音義檜本又作鄶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堂公堂也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孔疏七月云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是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竊疑同一羔裘也鄭風以美其大夫此則以刺其君何

裘之有幸有不幸也疑鄭風與此皆刺而所以刺者固不在裘也猶緇衣爲美而所以美者固不在緇衣也今乃以此爲潔其衣服而不强於政豈爲諸侯者必兼美裘服垢衣而乃可謂自强耶謂狐裘所以朝天子彼終南之狐裘何謂耶惟逍遥翱翔見其怠於政而如膏有曜則不稱其服之意耳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毛傳素冠練冠也

鄭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

孔疏韠蔽膝也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劉公瑾云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黃才伯云如一謂視彼準繩求不爽尺寸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許南臺云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則無賦役之累

朱氏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恣於政刑不知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朱子謂政煩賦重國人不堪其苦而作

文義粲然兔爰之尙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皆此意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嘌嘌無節度也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

呂東萊云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務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能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爭書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曹

陸氏音義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邱之北雷澤之野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鄭箋與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

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謝疊山云此忠臣愛國憂君之至情其感深其思遠

李彭山云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卽有可見者雅引管子掘閱得玉或曰閱當作穴

竊疑刺其君則蜉蝣亦太卑瑣玩鄭箋似上二句言其臣下則嘆其君之無歸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毛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媾厚也薈蔚雲興貌

鄭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范逸齋云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之爲國觀此可知矣

歐陽永叔云鵜鶘當居泥水之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其翼味如彼小人高位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竊疑此詩卽以左傳乘軒者三百人爲確證知此時詩猶未亡也特以朝廷無人令旁觀太息亦以見何地無賢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

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毛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陳定宇云心結而儀一且不忒內外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琕雅男事與布穀鳴女功與戴勝鳴鳲鳩名布穀

王平仲云帶絲弁騏正謂其儀一也服飾容止似屬小節然德器學問於此徵之

竊疑正四國稱萬年當指諸侯有國者故大學言治國引之或賢臣以此規其君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毛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鄭箋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孔疏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　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

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言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

折中京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

陳傳良云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稂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

嚴華谷云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竊謂文武成康之澤遐矣齊桓猶勝於晉文故聖人謂民受其賜於衛存木瓜所以美齊桓於曹存下泉所以刺晉文

詩亡辨

竊攷自邶鄘以及檜曹皆爲國風風與雅皆詩也此時王政雖不行於天下而其事已往其迹未熄天下猶得據其迹以論是非而詩作焉而太史採焉列國猶有所顧忌也逮魯宣成以後告朔不頒典章日紊天下習見以爲常而詩不復作亦不復採間有傳誦名曰逸詩此則詩已亡而人心無復有是非矣孔子所以修春秋也春秋爲魯史孔子以魯臣而修魯史守周公之舊也其始於隱公者以其時詩未亡而史已非其舊也故匪風思天下之無王下泉思天下之無霸知齊桓晉文之時天下未嘗無詩至小雅亦多隱桓以後之詩以其事繫於諸侯則爲小雅耳自有黍離降爲國風之說遂以詩亡爲雅亡是國風皆不可以言詩也豈小雅中更無東遷以後之詩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追論往事也豈幽王時可爲此語耶

豳

陸氏音義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郇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太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比敘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孔疏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

顧亭林云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之謂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
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
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毛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
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
舉足而耕矣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萑爲萑葦豫畜

萑葦可以爲曲也　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　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
著火所在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
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
其事又愛其吏也　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
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
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　自七月在野
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
有漸非卒來也　至此而女功止　既以鬱薁及棗助男

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　十月民
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閑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
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
頌
孔疏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
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
事也七月暑退則此星流於地之未位　孫毓云小民耕
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
爲辱身就耕民公媓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
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

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飱
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
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穫稻作酒云以介眉
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棗瓜瓠農
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
春酒凍醪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即淸酒也荼以爲菜
樗以爲薪各從所宜

朱備善云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
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
食故以七月爲首

李厚菴云春日載陽以下三章申言謀衣之事五月斯螽
章言居處以終卒歲之事六月食鬱以下三章申言謀食
之事

劉公瑾云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
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疑此詩獨闕
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

蘇潁濱云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
改歲十一月周正也

曹純老云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商
人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

王伯厚云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
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

徐子先云蠶之未生者煮桑沃之則易出今俗猶然故毛
云所以生蠶

呂東萊云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
鳴可蠶之候也陰氣生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豳之先公
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豳人得以朋酒羔羊躋公堂而
上壽也

黃東發云說文乾葉爲蘀當從之

程子曰食鬱以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食瓜以下皆

爲壯者之食

顧亭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
惟弗禁且勤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
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
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
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
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
訓矣

朱長孺云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考之於詩未見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桑女感時思歸是豳風吾酒介眉壽是豳雅兕觥祝君公是豳頌或謂隨時而變其音節可爲雅亦可爲頌或又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雅噫嘻載芟豐年是豳頌朱子以爲諸說皆通

竊疑首章分提衣食二三四章皆言衣而以裘爲助六七章言食而以菜果爲助周公生深宮而悉民間之勤與太姒葛覃章蓋母子有同心焉特太姒爲嬪妃言故言衣不及食周公爲成王言故衣食並重太姒言絺綌

而不言錦繡者以錦繡人所重而絺綌恐易忽也周公言蠶績而不言耕耘者以耕耘王所知而蠶績恐未悉也而其中急公養老御寒備暑祭神饗賓無不畢具言民俗而王政舉矣其先衣後食且詳於衣者先儒以爲豳地寒故急於衣臨朐譚又亭云人無貴賤未有不著衣而食者三日不食猶不死而一時無衣不可以立於人羣故衣者禮之一周公以禮治天下者也此論前人所未發　百穀自宜兼黍稷楊氏存其一說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

鴟鴞四章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毛傳鴟鴞鸋鴂也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徹剝也拮据撠挶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

孔疏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成此室以喻先公先王亦世修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

王業

程子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爲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毁壞我王室也

朱本思云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

蘇穎濱云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柰何既成而將或毁之哉

何元子云承上章毁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家則於末章予室翹翹

可難過且汲汲自多其功於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葢一室毀則探鷇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

劉公瑾云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恤之意葢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

蔣仁叔云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殷民洶洶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卽過絕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乘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字作致辟說於

一時事理爲長也

竊疑鄭謂周公以此詩救其屬黨果如所言公方自救之不暇何以救人史記謂周公奔楚尤誣夫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聞一流言而卽遠遁謂成王何謂天下何且使流言者得以藉口而三叔武庚伺朝廷之釁而起矣卽或謂居東以避一時之嫌察流言之人俟人主之悟而天下之大權未嘗去也葢公以叔父之尊承父兄之業其所處尤與召公太公不同故其綢繆拮据彌深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家室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鄭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旣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

用兵者不陳　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
喩丁寧之多
孔疏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士昏禮云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
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
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
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喩其威儀丁
寧之多也
輔慶源云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
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朱長孺云東山注疏不言其地季本云當在魯魯盖古奄
國時商奄四國連兵以叛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孟子所
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卽東征之事也公之東征未必
用兵攻戰特經略東方三年而後歸耳古人用事有虛有
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彼謂桑扈之領如鶯之文
此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其義一也
王平仲云讀東山而知宗周之爲樂國也士雖從征而田
廬井邑無恙也出入守望黨賙閭邺可恃也故歸士思家
不過以伊威蠨蛸麋鹿熠燿爲言而已如祈父嘆有母尸
饔則其思念者奚暇及伊威熠燿哉至漸漸之石睠心於
涉豕何草不黄惕志於芃狐又無論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哥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
休
破斧三章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
惠定宇云四國是皇皇匡也爾雅皇匡皆訓爲正白虎通
云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嚴華谷云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
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幽人所用以采桑
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
奉王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至卽窮蹙自守周公
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也惟行
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事爲多歷時之久必敝故詩
之言若此如謂兵器破缺則是與之血戰僅而勝之恐非

東征氣象也

竊疑周公與管蔡斷無用兵之事所以稽時日者合友
邦冢君之勢俾叛者束手就縛耳故東山之詩不言戰
功且小雅召伯南征亦未有戰爭也據白虎通四國正
謂四方之國而注疏必以爲管蔡商奄則彼四國是王
正是四國又何指乎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二章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毛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以其所願乎
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鄭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
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
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
者又先往

何元子云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
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也此篇言
以饗禮迎公下篇言以晃服迎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

序云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毛傳袞衣卷龍也所以見周公也鴻不宜循渚也周公未
得禮也

鄭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喻王欲迎周公當有
其禮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
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秦松齡云諸家多以爲東人欲留周公之辭夫居東周公
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
公爲喜謂東人留公者未必然也故先儒謂此章祈反公
誠切之意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二章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折中狼性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

管蔡欲窺何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公因此被謗亦危疑之至矣而赤舃仍几几然不改其安重之度也以赤舃爲言者人心有感足容易動懼則喪履喜則折屐故觀赤舃之几几而寵辱不驚可知也

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舃几几然也

朱長孺云毛氏以狼之跋疐不失其猛與公之不失其聖夫詩人比興必以類是以香草比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

竊疑論語以雌雉之時比孔子此詩以狼之不失其猛比周公其誼一也以爲反興較可矣以比管蔡其義尤勝彼雌雉之不能舉與翔所以不能遠害正可以此詩例之經義中此類甚多不求諸心不驗諸物而膠守一家之說以相沿安頼有讀書人哉

詩義旁通卷之六

文登李允升謹輯

小雅

陸氏音義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四十四篇是幽王之變小雅

鹿鳴之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叶杭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毛傳苹萍也鹿得苹呦呦然鳴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

賓客當有懇誠相招以禮戒也

孔疏鹿既得苹草有懇誠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誠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

顧亭林云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篚筐非徒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廉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輕禮重貨者

朱長孺云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於宮則懼溺牀笫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於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引翼之賁啟沃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竊疑鹿鳴爲文王之詩唐以前皆此說也故小雅以此爲始蓋四始皆主文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五章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毛傳周道岐周之道也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臣受命舍幣於禰乃行鵻夫不也

鄭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

蘇潁濱云祝鳩孝鳥故不獲養者稱焉

竊疑數篇多指文王此說由來久矣何可廢也蓋鹿鳴尊賢敬大臣此則體羣臣也此章言王事當即以服事殷之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

呂東萊云周爰咨諏古語多倒用也後人多解爲周徧然國語曰必咨于周則毛傳未可非也

朱長孺云周禮大小行人出使諸侯其責甚重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遣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

竊疑此我馬與卷耳篇我馬元黃相類所謂君使臣以禮也文王之與太姒亦可謂黽勉同心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毛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柎同

孔疏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　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者此也

何元子云嘗經脊令友弟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以爲喻

蘇潁濱云妻子以好合[illegible]兄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有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

竊疑康成先生所云譏古[illegible]

思古道感彼[illegible]作[illegible]也其好合

章朱子集傳甚精言必兄弟[illegible]而後可以和妻子蘇說

末章亦確申肅宜本此義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毛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酤讀爲縮

鄭箋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故連言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尙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

孔疏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

嚴華谷云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有朋友之義焉

何元子云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亨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筭也此詩言有肥牡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筭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筭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蓋禮之盛也

陳啟源云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之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內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大傳云六世親屬竭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之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之外歌伐木以燕之

竊以黃鸝冬月藏深谷中以塗泥自裹樵夫有見之者故唐人詩題有鶯出谷後人或以爲誤未深考耳何氏古義尤爲淹貫孔疏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尤得朋友之義陳氏以爲無服兄弟所以異於常棣也君子篤於親及不失其親皆當準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

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毛傳十千也百姓百官族姓也

鄭箋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天又下予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家之汲汲然如日不足也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何元子云單與殫同以新易舊曰除

嚴華谷云此祝君之福而曰爾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全篇獻諛豈古君臣相與之義耶

顧亭林云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何自而降福乎

王平仲云月不言望日不言中皆指未盛而言未盛而後不可量也蓋降福已盈而迓福之王躬未盈也

朱子曰松栢葉非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故有承繼之義

竊疑康成先生分析處多不可廢如此篇首三章尤精

核不磨詩書中百姓多爲百官尚書古文不盡然所以可疑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
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
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
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毛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鄭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

輩可以行也

孔疏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强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
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
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

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必稱
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

許氏云鄭云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此名月扶陽抑陰
固聖人之意然名其月爲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
言而欲奪造化之實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
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胚胎乃在亥中則小雪
之時正六陰之極陽絕於上而回於下之幾也以此故名
陽月

段子武云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焉在
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
言之也

顧亭林云小人所腓正是隨動之説古制一車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
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步乘相資短長相
衛行止相扶所以爲節制之師也

竊疑序以此爲遣戍之詩而將行時便六言歸且一月

三捷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豈將行時之言耶不知朱
子何以無異辭諸家亦無疑之者或作詩本詠實事後
遂於遣戍而歌之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
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
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

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
洪
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基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
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

序出車勞還率也

毛傳出車就馬於牧地龜蛇曰旐旄于旄鳥隼曰旟王殷
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朔方近玁狁之國也交龍爲旂
鄭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

歌異日殊尊卑也玉藻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
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未有休息草蟲鳴阜
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
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
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斥南仲
也伐西戎以凍釋府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
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
孔疏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

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
得出車就之以仍有在廄供用者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
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我車者以戎車自戎馬齊力尚強
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
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
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
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
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眾所建畫
異物矣

呂東萊云喓喓草蟲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
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
豈室家思望之語乎
陳啟源云汲冢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
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
武稱合此二條可爲出車詩之證帝乙三年乃文王即位
之五年正初立時也西距昆夷則昆夷爲西戎無疑而北
備玁狁亦在此詩蓋南仲乃殷大夫帥王師出會諸侯者
文王正與之同事然則南仲非文[illegible]屬而天子豈殷王
紂耶

竊疑陳說是矣或與采薇出車類不似周初詩意豈
王中興自紀其功而又恐是與後采芑相類亦可
存參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
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
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
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及)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夫邇止
杕杜四章
序杕杜勞還役也
朱長孺云杕杜雖識時物之變而義取於杕亦因征夫在
外傷其孤特無依杜實在秋冬之交
鄒嶧山云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
故念其當歸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室家之期
也故念其當歸
何元子云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
以堪卉木萋止復從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一杕杜

嚴華谷云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
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歸則曰憂我父母蓋
謂父母憂之當早歸也

南陔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之什

白華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以上三章註疏及仿宋本俱在魚麗章後

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
竊疑古者燕享必歌詩而即因是以教人倫鹿鳴尊賢
也四牡皇華以教忠南陔白華以教孝常棣以親兄弟
伐木以厚朋友而化必始於閨門其合樂必以關雎葛
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且
自宮中以及鄉黨閭門皆用之所以端風化之原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毛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錢文子云古者川澤之利人不得專之惟寡婦之家上所矜閔使得織曲薄絕水爲梁以笱承之以時取魚若遺秉滯穗之意
呂東萊云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毛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篧也汕汕樔也鵻壹宿之鳥
鄭箋樔者今之撩罟也　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朱長孺云嘉非魚名自蜀都賦有嘉魚出於丙穴而埤雅引之遂取以釋此詩然此詩嘉魚非專指丙穴魚而丙穴魚乃因此詩得名也孔疏止云善魚孔是唐人豈不知丙穴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爲證蓋後世事不可以訓古詩其識過後人遠矣
嚴華谷云烝有進衆久三義此烝然當訓衆意　又者燕而又燕也禮上公三燕侯伯再燕
陸農師云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　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以貴下賤之況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
范逸齋云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曰汕汕恐其伏

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禮賢也曰槑之乃瓠之自槑曰來思乃雖之自至此言賢者之仕於其朝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五章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鄭箋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歐陽永叔云高山多草木以興周大國多賢才

呂仲木云臺萊多根故以興基桑楊遠發故以興光

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

體註栲全天年杻號萬歲杻可以為弓幹栲可以為車輪有久之道也 文選李善注枸曲也楰腴也

朱僩脩云爾後指君子後人培養厚則流澤長邦家之基永固矣

陳啟源云以為燕饗通用則斥序為非然序所云作詩之本意也聞歌三詩用詩為樂之事也作詩時原不為聞歌釋詩者自當推求作詩之本意序說可概廢乎

竊疑此詩意在得賢故大學引之以明好惡所好即賢所惡即不賢也或云上樂只君子指賢人說下樂只君子指用賢之君說各章皆如此要為有國者言

由庚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邱

序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陸德明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以其俱亡使以類相從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鄭箋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及於遠國也

陸農師云蕭微物而香能上達故以況四海之諸侯

蘇潁濱云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

張子曰有譽處兮謂接之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朱長孺云鄭康成謂諸侯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疏引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此一說也王介甫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東萊謂韓奕之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此又一說也

竊疑和鸞在末章似宜爲天子所賜爲優亦以見天子須美諸侯之意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毛傳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夜飲必於宗室

鄭箋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

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存參

陳啟源云毛云夜飲必於宗室箋疏俱無訓宗室謂宗廟之寢室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

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鳧鷖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為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為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

竊疑鄭分同姓庶姓二王之後說未必確故多不從然雅頌必無合掌之文此當有師承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故節錄焉蓼蕭湛露皆諸侯朝于天子而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其所頌之德所祝之福皆諸侯也後遂以為諸侯相贈答之詩不知詩當作[illegible]序所云奄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亦可見其為周初之時也

詩義旁通卷之七

文登[illegible]

[illegible]

彤弓之什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即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以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傳之

彤弓三章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載以歸也

鄭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

孔疏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不得謂醻酒傳醻

報言爲饗以報其功
朱長孺云燕饗固異然饗畢卽繼之以燕左傳鄭饗趙孟
禮終乃燕是也
竊疑孔以藏屬諸侯與集傳異然我字似以天子爲主
而受之藏之者究屬諸侯之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

序菁菁者莪樂育才也人君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
矣
毛傳君子能長育人才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鄭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者官爵
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孔疏言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
故茂盛以興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
之長育故使德盛
王介甫云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
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

朱長孺云此詩毛鄭以君子爲人君則既見君子主賢才
言之不如謂人君樂於得才其說爲長莪蒿雖微物美而
可食故爲人才之比首章二章言王者育才如陵沚之育
物見此濟濟多士爲之喜樂且有禮儀以晉接之也三章
錫我百朋言朝廷重人才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末
章言楊舟於物無不載以興國之人才無不可用今既見
之故我心安適而休休也序云天下喜樂之乃是旁意
竊疑此詩與棫樸俱爲得人而作則序說自不可廢且
此詩所咏似由鄉學而升者蘿蒿處處有之中阿中沚
中陵言無地而不有才也楊木亦可爲舟言才皆可用

也後言菁莪廢則無禮儀知前此儀尙未備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
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
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
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六月六章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下者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毛傳日月爲常服戎服也　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

鄭箋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于曰匡正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

文武之人備　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御侍也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孔疏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　徽織者史記漢書謂之旗幟以絳爲䌤畫爲鳥隼又絳爲旐書名於末以爲徽織　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之而已　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曹純老云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

嚴華谷云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

顧亭林云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王畿千四五百里安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唐叔所封之國也今之平凉後魏始置原州其所以立名或取詩至于太原之文玁狁侵西周其去也宜從涇北平凉之太原以出安有渡黃河而至山西之太原者哉

謝疊山云漢唐而下搢紳介冑分爲二途不知三代將帥

必文武兼才
竊疑首二章于必訓曰者以見宣王命將而非親征也
冠甚急時甚猝而應之嚴翼佁閑故不戰而屈天下之
兵傳所謂好整以暇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
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
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
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
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
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來威
采芑四章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
後用之

鄭箋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司馬法兵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隼急
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
孔疏所以新美者謂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妥征役也不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軍未至戰時故
不言戎車某氏云說文錯金塗也車軝曰衡塗金於軝所
以爲文故荀子錯金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陸農師曰鷹之擊物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以爲興
曾南豐云芾與佩同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方
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

祜輕裘緩帶盛著功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但
咏其車服之美而已
竊疑詩人只美其車服都雅足以從容運籌耳故曰克
壯其猶末乃言其威能制敵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謂善陳者不戰與前篇意畧同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說文作𢪒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毛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音計）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

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鄭箋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呂東萊云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

徐鳳彩云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獵田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謝疊山云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則矯揉之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之强弱弓强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

陳啟源云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安見有積則舉柴當在澤宮明矣

朱長孺云決拾章事在田獵之後文在田獵之先者孔氏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禮惟既田乃有班餘射獲古說如此儀禮注

引尚書大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蒐狩以閑之也凡祭所餘獲陳於澤宮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賤勇力向之取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於澤宮揖讓之取也

竊疑毛傳田獵之禮此在當時皆有古籍可考自董卓西遷以後遂多散佚尤甚於秦火古禮之不諳久矣射獵所以講武而不驚不盈有聞無聲仍示以雍容不迫言宣王能復古所以諸侯用命也

吉日維戊（茂）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
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
醴

吉日四章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孔疏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

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伯馬祖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

折中田獵之法作圍場開二門從田者開左右而入焉傳大芟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率有司率之也燕喜也天子田獵非爲從禽盍以纘武功也今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以奉其上則有勇而且知方庶天子見而喜之也

竊疑左右必據毛傳開二門之左之右爲確兩言天子言所以朝諸侯有天下也御賓酌醴曰非徒以講武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
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
驕

鴻雁三章

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毛傳之子侯伯卿士也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不知者以爲驕也

鄭箋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嚴華谷云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雁嗷嗷然哀鳴赴訴于使臣使臣能撫卹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朱長孺云毛鄭解之子爲侯伯卿士盖指巡行邦國者左
傳文十三年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鴻鴈注云詩義取侯
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可證古解如此今謂流民相謂
雖亦可通然去古義遠矣

竊疑既以之子屬使臣則非使臣之詩矣既有興作則
不免於驅使矣劬勞似爲所驅使者註左傳者以爲義
取侯伯哀恤鰥寡有以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庭燎三章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孔疏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樹於門外曰
大燭門內曰庭燎

陳啟源云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不必真有是問也
註疏以未央爲夜半未艾爲雞鳴之前鄉晨爲辨色時亦
是設爲漸次如此非真有三度問也假令未央時庭燎已
設諸侯已至王眞應起而視朝矣何得未艾時又問向晨
時又問耶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
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
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
興

沔水三章

序沔水規宣王也

毛傳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　湯湯言放縱無所入
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

鄭箋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湯湯喻諸侯

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飛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
伐

朱長孺云規王之聽讒而諸侯貳也國語秦伯享公子賦
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其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
反國當朝事秦正此詩首章之義　墨子及汲冢周書皆
言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殆以讒言致然觀此所規容有
之矣

竊疑此篇之旨似諸侯之國有公族卿士規諸侯之詞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
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

序鶴鳴誨宣王也

毛傳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

孔疏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形狀大如鵝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陳啓源云集傳引程子之言甚美然斷章則可非正詁也詩以他山之石喻遠國沈滯之賢非以玉石相對為一美一惡之喻

朱長孺云毛鄭謂教王求賢其說必有自也鶴善和鳴魚多潛伏故以比賢人園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也鶴鳴聲聞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蘀朝廷當上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為錯旁求側陋則可以治國也 穀從木不從禾卽楮也其皮可擣為紙

竊疑古人多指實事後人好談空理至謂理無定在則尤非古訓所有所謂強古人以就我之繩尺者也何如鄭孔之言用賢有關於治國之大

祈父之什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

序祈父刺宣王也

毛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 尸陳也

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孔疏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

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運官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

輔慶源云上兩章言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

朱長孺云祈父即書圻父古圻祈畿字通用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宿衛天子所謂爪牙也六軍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所謂轉予于恤也

竊疑詩既自謂王之爪士則其責望者必非王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獲）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鄭箋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縶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

嚴華谷云愛其人而並愛其所乘之駒雖食我之場苗而不恤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此意

蘇潁濱云賢者去而君子思之故于其去也猶欲其于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于去耳客亦非執事者也

謝疊山云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彩蓬戶蓽門皆有輝華也

陳敬源云四爾字皆指賢者言爾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優游遁思志在自樂其慎之勉之而已　此章兩句一韻天然相協思字重出亦詩所常有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芒）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荒）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

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

序黃鳥刺宣王也

毛傳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去是失其性 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

孔疏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此以諸兄爲宗

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于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

竊疑今人見此必以爲異說不知君非婦人只云歸故國耳不必言諸父諸兄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孤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鄭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孔疏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敕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

竊疑觀箋疏則知下論所引末二語正承上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而言謂喜新而厭舊非錯簡也蓋此爲婦被棄而責其夫之求新言愛憎無常則其喪德敗行一至

於此惑之甚者也 集傳謂實不以其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正與此意合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天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義唯酒食
是議無父母詒罹羅
斯干九章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毛傳約謂縮板也椓謂擿土也跂翼如人之跂竦翼爾棘
棱廉也革翼也
鄭箋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

去也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
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四如者皆謂廉隅
之正形貌之顯也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正
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
煨煨然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折中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賢並
祝女賢蓋男賢則興己之家女賢並能興人之家天下之
福莫大於此而必托始於相好之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
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弟相好弟也以爲必先行敦於孝
弟而後能慶衍於子孫聖人之所以錫福于天下後世也

嚴華谷云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南太乙於後則浮渭
據涇此詩言南山卽終南於是大水之旁卽涇渭諸川也
顧亭林云古人自祖妣以上通謂之妣周人以姜嫄爲妣
是以妣先於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前
王介甫云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
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黃東發云瓦是覆膝以索麻繩者今俗猶然非瓦屋之瓦
朱長孺云劉向昌陵疏云宣王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其言與鄭合然則宣王考室非必不及宗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

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
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
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
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無羊四章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孔疏牧人六畜皆牧此詩惟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靑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宣王之牧正梁鴦能馴鳥獸王使毛邱園傳其術鴦曰夫

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在吾庭不思高林曠澤雌雄在前孶尾成羣

朱長孺云爾牧人之官鄭云爾宣王也恐無此理歐陽義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羊乎

竊疑觀梁鴦之言亦于牧而得養民之術矣或據爾雅以眾爲穀名言魚之多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南山十章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毛傳猗長也

鄭箋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齊均也

孔疏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
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太師既尊盛矣而又益
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　氏毛讀從邸若四圭
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
呂東萊云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
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潘時擧云恐只
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此
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嚴華谷云尹氏不躬親王事而信任匪人庶民所以不信

服也君子豈眞不可用哉不詢問之不任使之勿誣君子
以爲不可用也以君子對小人不宜指王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
京(羑)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戸)好言自口(苦)莠言自
口(苦)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
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
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戦)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
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烈)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
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郎)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
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
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　薪蒸
言似而非仇仇猶謷謷也慘慘猶戚戚也
鄭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辜
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所罪而已林中大木之處而維
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　以車之載物
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
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彼彼尹氏
太師也　民于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
政又復椓破之
孔疏釋訓云仇仇敖敖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隱公六

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
昭公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箋以夭
是夭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既爲
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歛其
財人以財盡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曹純老云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
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
嚴華谷云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
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
竊疑此詩已不知爲何王之世矣豈有幽王在上而直

云褒姒威之者謂東遷以後無雅詩者誤會孟子詩亡
之語也鄭解臣僕與毛異玩其字似鄭爲優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朔月月字依仿宋本）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
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
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
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孼匪降自
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
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月臣道曰君道噂猶噂噂沓猶沓沓

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此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孔疏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

朱長孺云唐書志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又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伯陽

父嘆爲亾國之徵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語合鄭桓公爲司徒桓公死于驪山之禍其司徒必代番爲之者此詩自當爲幽王時

項平甫云幽王時爲惡者皆宣王時故家申伯蹶父皇父尹氏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用

鄒忠印云此時周尙都西鎬而向在東都畿內皇父旣總集朝權何肯去此徂彼夫亦見西戎之强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所以逃死乃東寄帑賄于虢檜蓋當時

諸侯皆有鄔塢之築爲而皇父爲之首其背公植私如此卒至王室播遷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斯固勢所必至者竊疑以天子之后稱爲豔妻而與羣臣排列無此體例或曰卽皇父之妻也當如後世女謁之流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昊天疾威昊字依仿宋本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𠀤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爲政也

毛傳舍除淪率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孔疏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會我侍御小臣知天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

陳啟源云舍毛云除也舍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徧得罪

朱長孺云周室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疏謂責王不若集傳以爲責臣蓋蒙上凡百君子言之度王欲聽之言則答之不敢直諫也一聞譖己之言則奉身而退二語極臣下落落之態　先儒謂此東遷後詩周宗既滅恐非逆料還于王都正指東都也若祇以去而挽之來則曰還曰歸皆可何必以遷爲詞

竊疑序以雨爲自上下比王之教令蘇傳以爲天災與雨無其極皆想當然耳或曰國無正大夫離居也雨乃國之誤義似較長惜無據　朱長孺之論甚爲明快亦足見其非幽王之時先儒謂爲東遷以後詩不誣也

小旻之什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衣）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就）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備）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集就也

鄭箋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惠定宇云左傳襄八年子駟引詩如匪行邁謀杜註云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不得于道衆無適從顧炎武云古有以匪字作彼字者或古匪彼通用

竊疑自節南山至小旻序皆以爲刺幽王然玩其語意各有所指或責大臣或責羣臣及同僚或勉其兄弟無直斥幽王者而鄭又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亦所謂發言盈庭矣匪彼通用如匪風發兮匪車偈兮之類是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

鄭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

陳啟源云鳴鳩是鶻鳩即莊子之鷽鳩所謂決起而飛搶榆枋者非班鳩也

何元子云上章危以命此章感以子恭身者親之枝子者身之枝敬威儀以善吾身所以繼先人也式穀以教吾子所以繼吾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惠定宇云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

神之米故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得卷握之粟求兆於豬肩扃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

竊疑此詩未見其必爲刺幽王朱子謂兄弟相戒以免禍誠爲渾雅常棣以脊令爲同母之鳥則征邁章亦此意第五章握粟得惠定宇之說而瞭然乃知不博羣書不能通一經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朱）
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沚）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
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
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
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

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小弁八章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毛傳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壞瘣也墐路
冢也

鄭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無不依恃其母今我獨不得
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無恩於我柳木茂
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
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大音泰）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
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
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毛傳祉福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鄭箋憮敖也祉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屢數也盟之所以
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
盟謂之數顏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
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

嚴華谷云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寡斷所謂懷狐疑之

心者亦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許氏曰共恭也讒人往往謬爲恭敬以欺其上則明告之
王曰是非實恭也徒爲王之病耳
輔慶源云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
己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僞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
誠有似乎毚兎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
朱長孺云碩箋訓大大言者不顧其後大言任口既非可
信矣若巧言之人工爲譎間蔽實淑然是烏可不加察耶
呂東萊云彼何人斯章非特賤讒人之詞蓋言其本易驅
除特王不悟耳

竊疑集傳以碩言爲善言可從朱長孺申鄭說亦可備
一義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
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
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
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
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
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
側
何人斯八章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箋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陳堂塗公館之堂塗也女
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
孔疏禮弔生曰唁既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
讓也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明是譴責未加刑殺也汝始
者能於我甚厚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
唁乎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慙
朱長孺云蘇之絕暴必因國事參商故責其反側若薄物
細故不應詆斥若此　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
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

也

張氏萱云他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惟壎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伯宮也仲徵也古人所以喻兄弟

黃才伯云吹壎吹篪者言相與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爲和附而不拂逆也如貫者言同爲王臣之時勢相聯屬而休戚安危相倚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迷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祀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乳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其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

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孔疏陸璣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李彭山云貝不可以爲錦但以其背有錯雜之文有似於錦遂以錦名以比讒言起於疑似亦以見文致之意也

朱鬱儀云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

何元子云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

嚴華谷云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織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 捷捷然輕儇幡幡然反復

朱克升云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畝田之壟也邱如田壟故曰畝丘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日棄予如遺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咸

谷風三章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孔疏釋天云焚輪謂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章夢易云谷風和調及其久而大也則兩從之又及其變也則為焚輪矣若有崔嵬之山蔽之則旋轉阻鬱而草死木萎矣夫其初之和調非不善也而後乃至于迴旋害物以比朋友之始相慕用後漸疎遠以成仇怨也維山崔嵬是比讒間之人此四句當以易象山下有風蠱之象證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鄭箋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何元子云羅願云匪莪伊蒿蒿猶有子者匪莪伊蔚蔚則無子蓋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以見父母

得我之難今皆無報則有我之不如無也

呂東萊云莪蒿不能報天地之長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此意也

嚴華谷云釋草蘩之醜秋為蒿注云醜類也繁蕭蔚莪之類氣味既異為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甚明蓋莪美而蒿惡故菁莪以喻人才而蒿止為鹿食喻父母生我初以為美至于長大乃不能終養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正同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毛傳捄長貌七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跂隅貌襄反也不能反報成章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挹𣂷也

鄭箋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言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祭器有畢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于行列而已

孔疏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以匕載之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

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 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天河雖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鴛鴦云畢之羅之月令禁罻羅畢翳無出國門此田器有畢也所以掩兔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註云畢狀如叉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傳以畢爲掩兔箋以畢爲祭器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

嚴華谷云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于寒冽之泉則溼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

朱長孺云首章思周道也先王之世侯國豐饒蓋殖棘七百禮皆備蓋由周道坦直賦役甚均其時君子小人恃以各得至于今則不然是以睠顧焉而出涕也　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北斗七星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引故曰揭北斗七星南斗六星朱傳具載二說凌蒙初云詩明言維北有斗于二十有八宿之南斗何與

竊意東國困乎役則受其困者在諸侯之國矣其他亦可類推也朱子謂[illegible]大之國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鄭箋爰曰也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構猶合集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朱備善云此詩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

秦松齡云先祖匪人難解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何爲忍不憂䘏使我不得祭祀左

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棐季文子賦四月杜注謂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可據

王氏云亂出于上而受患常在下其極也乃適歸于其所出其亂離之病不獨天下受之且還歸于國家也

王平仲云我有謂知其瘁也若卷耳之金罍永懷四牡之將母來諗則所謂我有也

董氏曰韓詩四月歎往役也大夫行役四國自初夏歷秋至冬而未得歸故前三章敘其始末以發嘆也

竊疑左宣十二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亦言還歸于其人也以爰爲奚者後世之訛前篇既言東方諸侯此則及於江漢南國言天下諸侯皆然非獨云王不我有也

北山之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米)

溥天之下(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欣)

四牡彭彭(旁)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杭)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俄)或靡事不爲(譌)

北山六章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鄭箋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己行役不得其事

孔疏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　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

何元子云鞅馬鞅也掌手中也控馬者執組在手一釋手而馬逸矣故以爲任事之喻

鄧潛谷云北山刺不均也蓋四牡皇華之意索其盡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何元子云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思之深也

顧亭林云疧石經作痻從氏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爲氏今人書昏爲昬猶其遺也後人乃于氏下添一畫而讀爲氏則誤矣宋劉彝謂當作疧音民病也

郝仲輿云將者推之挽之也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必傾君子無所不至如王介甫引用呂惠卿後每嘆爲福建子所誤

荀子大畧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

愼取友道不同何以相友抱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類之相從如此其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

戴岷隱云詩言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故憂之

竊以此篇或謂世亂多恃大國不知國大政煩亂乃滋甚如大車之有塵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

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鄭箋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四月爲除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詞

孔疏四月爲除釋天文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預註云正直爲正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

曹純老云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情尤切也

朱長孺云靖共四句鄭解作不求仕之詞意太曲折不如

從朱傳爲長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處最易從風而靡故以正直是與戒之

章夢易云昏亂之朝遠之猶可以免禍近之實難以保身故小明之大夫遠行久出雖其甚苦而不敢即歸者畏歸而有罪罟譴怒之反覆也若在朝之僚友進退維谷罪罟譴怒在所不免惟靖共正直可爲神明之所佑耳

謝疊山云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四章

序鼓鐘刺幽王也。

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懸皆同也

鄭箋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籥舞文樂也

孔疏鄭於中侯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萬卽武舞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故樂記云古樂之發旅進退

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淒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熊與可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籥受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

朱長孺云攷儀禮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是謂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二節笙也笙入於堂下歌南陔白華華黍是謂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于是間歌三終堂上堂下歌與笙相間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丘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此樂之三節也于是合樂堂上堂下鼓瑟及笙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

笙吹采蘋合之是謂合樂三終此樂之四節也升歌以磬爲上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

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
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
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
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
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

楚茨六章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
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毛傳楚楚、茨棘貌。肆陳、將齊也。或陳於牙、或齊於肉。爨饔
爨廩爨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稷、疾也。敕、固也。

鄭箋先王之政以農為本。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
成。則倉庾充滿矣。皇、暀也。先祖精氣歸暀之。凡適妻稱君
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胗也。后夫人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
美者也。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編

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
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
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

孔疏郭璞云將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
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
上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
就牙上而齊之也。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王肅云執事
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
出是祭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與之燕特牲云
祝命徹胙俎豆籩設於東序下註云胙俎主人之俎設於

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
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脤膰社
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朱長孺云祊祭有二。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
於祊。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於祊此乃正祭之祊
也。楚茨詳薦熟以後事而畧于前信南山詳朝踐以前事
而畧于後此亦互見之法也。

李寶之云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筮無父者
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

王平仲云稱君婦者蒞以祖考也。猶前章之稱孝孫莫莫、

卽奏格無言之意

嚴華谷云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

劉公瑾云主人以肵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鄭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孔疏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　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毳耶曰物色血以告殺亦楚語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

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

蘇潁濱云疆者正其經界理者分其土宜

李厚菴云我疆我理于天子卿大夫不相似當為諸侯之始闢土地者

陸農師云言霢霂溓霑漬如人之沐惟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霢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霢也

呂東萊云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王平仲云祭交于幽何以孔明君子思其居處笑語入室

則見乎其位出戶而聽則愾然聞乎其聲幽而愈著所謂
明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
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
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方迎四
方氣于郊也。

鄭箋甫之言丈夫上地穀畝一鍾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
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
法如此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
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孔疏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
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祖
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
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折中求倉求箱者將以大車載黍稷稻粱而納於曾孫之倉
也納於曾孫之倉而以爲農夫之慶者曾孫不自食又將
取陳以食農人也農夫飫和食德咸欲報君共祝君壽之
無疆上下相親之至也

朱長孺云周禮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
以樂田畯而此詩有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故說者以爲卽
豳雅也但祈年田祖與社方不同時徐元扈云此詩本報
賽之樂當作于秋祭時而首述耘耔次述省耕末述收穫

蓋詩人敘事錯舉成文必拘拘於時月次第則失之矣

謝疊山云民生三代之後其命制于天民生三代以前其
命制乎君取民常少與民常多自古豈無水旱霜蝗而吾
民常如有年者斂散得其道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
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
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通

大田四章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方阜堅好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孔疏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方謂米外之房言其孚甲米生于中若

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

曹氏云多稼或宜高燥或宜下溼或利先種或利後種說文稂作蓈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蟘抵冒取民則生蟊

劉執中云穉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亡束縛所不及者遺秉謂束而聳載之所不及者滯穗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遂者皆稼豐稔故也

朱克升云曾孫來止四句與甫田同但彼爲耘耔之時此爲收斂之時

朱長孺云前二詩爲烝嘗之祭故多報祀之詞後二詩乃祈報之祭故多勸農之語

竊疑楚茨四詩先儒以爲天子之詩且指成王後儒以爲卿大夫何爲不言及諸侯詩中言君婦言曾孫諸侯爲邦君亦稱曾孫省耕省斂粢盛之供天子與諸侯並重而此詩則意指諸侯故列于小雅論者以爲刺詩故歸本天子後世力矯其說謂多與少牢士大夫禮合玆專指公卿然諸侯者天下之治亂所關而王畿內亦有諸侯王者得天下先布告諸侯何爲於此詩遺諸侯而專言公卿耶至以爲傷今思古專刺幽王幽王豈必廢

祀典而及其衰亂又何暇言祀禮幽王之前後豈別無可美可刺者惜柱下之掌不傳而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句後世又誤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莇

瞻彼洛矣三章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毛傳韎韐所以代韠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孔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釋器以蜃者謂之珧說文云
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
璆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鏐即紫磨金也
朱備善云周人尚文其弊必至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
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發奮以聳
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

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
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
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是固
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
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復會諸侯於此序所謂明王也安
知非當時美之之詩而必別之為思古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
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
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

裳裳者華四章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毛傳言世祿也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
也
鄭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

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章禮文也多才多
藝有禮于朝有功于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
世祿子孫嗣之
朱克升云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
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左之宜右之有則因其所設施
而推其所蘊蓄以見我心寫兮之故
竊疑以似為似續從世祿之說也攷東遷以後周之世
祿亦多矣安見其絕功臣之世而以此詩為刺幽王斯
干言似續矣良耜言似續矣安在其必為世祿耶

桑扈之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鄭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

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
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
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則
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安外能捍蔽患難內能立功為
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兕觥罰爵也古
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
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撫敖自淫
恣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
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折中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比諸侯秩然而有禮也桑扈之

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
辟也天子以禮饗之則方伯連帥益勤其職故可以為萬
邦之屏蔽也言既為之屏以藩其外又為之翰以固其內
使所統之諸侯皆奉之以為法是其德盛而功亦高矣然
且收斂而不敢自恃然且審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豈
有不多者乎酒能發人之剛故思柔所謂溫克也
朱長孺云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
武吉甫萬邦為憲也從朱說甚安記曰高而不危所以常
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戢難那福之義也彼交匪
敖即戢難之見於飲酒者也中亦寓戒勉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焉
毛傳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
而羅之
鄭箋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

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言愛國用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外為福祿所養也

朱長孺云畢之羅之不射宿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廄馬摧秣飼之有其時又有其節也王者之世物無駭羣國無妄費即此可見宜其享福祿於遐遠也

竊疑此篇之旨難明姑存毛鄭之說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歌)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黎)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誘)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三章

序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此詩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微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諭也

鄒嶧山云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

陳大士云頍弁猶常棣之志也

朱長孺云序謂刺幽王不能宴樂同姓然詩云既見君子庶幾悅懌末又云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此詩兄弟甥舅已同在賓筵且厭厭夜飲矣何鄭箋云宜以宴而弗為乎

朱子作宴兄弟親戚之詩是已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以)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妒)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囊)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胥)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

心

車舝五章

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折中史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然則德音心爲豈眞新昏云爾哉取友求賢皆當如是矣

朱長孺云其時申后被廢非不德也詩人何不諷復故嫡而乃勸以别選賢女豈不悖哉今按左傳叔孫婼聘於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則此自當從朱傳爲燕樂新昏之詩然汎言新昏不得

入小雅意詩言季女碩女猶關雎之淑女必是納爲后夫人者詩人喜得賢媛爲君子配故一則曰德音來括再則曰令德來教諷君子之勿悅其色宜好其德也

朱備善云正小雅有鹿鳴以宴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竊疑朱長孺駁序說甚是意此詩不必爲王后作亦非新昏者自作或公卿有新昏者而其友爲之燕飮以樂之言不在色而在德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榛所以爲藩也

鄭箋言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孔疏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圃園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

陳小南云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

歐陽永叔云以青蠅喻讒言其飛聲可以亂聽猶云聚蚊成雷也其曰止於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于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爲藩也三章一例皆比

竊疑鄭謂遠物正以青蠅與蒼蠅有異汙穢能變物非徒變黑白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飮酒孔偕鐘鼓既設擧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四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必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

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毛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

鄭箋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鐘鼓於是言設者將射改縣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嘉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其登餕獻爵則以上嗣是也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

孔疏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注云當避射位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

朱長孺云皮侯大射侯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毛氏以此篇爲燕射鄭氏以爲大射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集傳參取毛鄭

黄一正云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注於爵也

嚴華谷云式發語詞從就謂就告也言勿就其位而與之言則彼益號呶使之爲怠慢也

竊疑賓筵抑戒同爲衛武公所作何以分大小雅意賓筵爲在國時自儆之詞故列於小雅抑戒則爲王卿士

有陳戒於王之意故列於大雅與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在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箋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充肥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

呂仲木云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

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許益之云豈樂飲酒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飲酒樂豈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竊疑周之東已非鎬矣若仍在鎬何事云在鎬乎此或爲思古之詩與箋謂人物皆得其所亦得先王茂對育物之義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五章

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毛傳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

鄭箋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牲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芹菜也可以爲菹周禮芹菹鴈醢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

禮法
孔疏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故云平
平辯治繘訓為綷綷（音律）是大縆（呂登切）縆訓為綆綆又為繫正謂舟
之止息以縆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諸侯既
不得違畔於是揆度其功德而以福祿厚賜之
姚虞佐云人臣之上交以敬敬則謹嚴整肅無一事之少
紓
劉執中云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
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
枝葉諸侯也氣脈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

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
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
固也
嚴華谷云天子葵之言天子錫予當揆度其親疏隆殺之
宜左傳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虢公晉侯來朝
皆錫玉五瑴馬三匹君子以為非禮是不能揆度其宜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竊疑此與桑扈鴛鴦俱無以見其為刺詩也安見平桓
以後必無諸侯朝王之時篇中四言天子亦未見其為
天子答諸侯之詩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
毛傳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
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鄭箋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
焉式用也
折中馬之年以齒為驗言小人讒間骨肉誑而不實如指老
馬以為駒不顧其後之不驗也又如食者但知宜飽而不
顧非禮酌者但知孔取而不知其量之不能受也無信而
貪得小人之常也負氣而莫肯相下吝財而莫肯相遺不
遺而且私積之不下而又長傲焉則爭財爭氣而相親之

本性亡矣千古兄弟之不令皆由於此也

嚴華谷云讒人之言老馬反指爲駒顛倒是非久則自敗

呂東萊云婁如屢空之屢言其驕之不一也

竊疑以爲此不能親親則章章矣以爲刺幽王則不可

攷耳劉向災異論引雨雪二句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正承上君子小人而言亦可見直在枉之上自能化枉爲直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菀柳三章

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毛傳蹈動靖治極至也

鄭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

孔疏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

顧起元云邁過也過分者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瘵者不忍其予邁也

折中此幽王徵諸侯以伐申而諸侯不至也言有鳥高飛上至于天亦可以止矣以比有女入宮至於爲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不止也觀褒姒爲后之後尙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於亡周不止也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久矣

朱長孺云蹈卽樂記蹈厲之蹈言奮足怒厲不安靜也言我何能靖之但見其以凶暴驕矜自居而已卽角弓所云式居婁驕也夫子錄蓼蕭諸詩於正雅又錄菀柳於變雅王者待諸侯之道亦可見矣

都人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

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毛傳周忠信也綢密直如髮也

鄭箋都人之士所行歸於忠信萬民咸瞻望而法傚之都人之家女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

孔疏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較今之都邑也說文云琇美石次玉則實非玉也

鄭仲輿云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於此王畿首善之地明王端好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於是取正焉卷髮如蠆謂鬈髮曲上者後世燕尾髻之制蓋自古有之

朱長孺云吉鄭讀為姞即大雅韓姞之姞左傳我聞姬姞偶其子孫必蕃尹是氏姞則姓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采綠四章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鄭箋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唐本草注綠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以染黃極鮮俗名菉蓐草綠藍皆染草婦人所有事也

鄭仲輿云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托閨怨以刺之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郵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夫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孔疏此時南行是畢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謂憫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國

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竊疑此與大雅營謝爲一事而此爲行役者言其服從則爲小雅耳何刺之有召伯者有事於諸侯者也或諸侯以此美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

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

鄭箋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折中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產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知此詩之意矣

陳啟源云隰桑之思君子猶邱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而能著庇廕之功周尙

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棄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八章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鄭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比於白華爲脆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桑薪薪之善者也宜以炊爨我反以燎於烓竈(音扃)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鐘鼓於宮中而欲外人

之不聞亦不可止鶖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雄雌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

折中凡篇中言之子者皆謂褒姒言碩人者皆謂幽王也

李迂仲云以遠我爲病非爲我之失愛也正以王自賤則失其所以尊耳漢成帝立飛燕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卽此詩末章之意

竊疑此詩皆似申后自言而序云周人爲之作是詩則知當時有是事而詩人代寫其情者多矣後世詩亦多類此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

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

教載之故作是詩

鄭箋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張還白云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

章小東云周之盛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賑窮四

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緜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
變矣
郝仲輿云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况詩人之
旨不敢懟而自託於鳥不敢辭而但告哀於人志苦而詞
卑所謂溫柔敦厚也
竊疑此欲有所擇者自比於鳥之得止耳未嘗托爲鳥
言也觀疏引論語知忠愛皆泛言非必父于子臣于君
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旁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灼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裒
瓠葉四章
序瓠葉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
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爲牢熟曰饔腥曰餼亨熟也熟
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凡治兎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孔疏凡治兎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
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脯腊則加之火

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折中瓠葉示儉也風俗之壞皆由於奢而燕飲爲尤甚杯酒
之間殽羞山積富者習焉而貧者效之於是乎貧者日窘
富者日荒荒而不已亦至於窘非小失也聖人録瓠葉使
知田園所種罝弋所獲隨取一二即可以行禮則主無過
費而賓無失儀且可以不時舉行使情通而儀習民足而
俗厚天下之福莫大於此也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
是也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
之彖曰二簋可用亨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

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崒
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
矣不皇今作遑唐石經及宋板俱作皇
漸漸之石三章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
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戎狄衆彊不可得而
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廣闊不可卒

服。

陸農師云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波也爾雅豕四蹢皆白曰豥豥者躁疾之名如雨尤先出如易需四爻出自穴之出

胡雙湖云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竊意此詩如唐之末世天下多困于兵出塞諸篇是矣

序以為下國之刺良然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採

苕之華三章

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毛傳陵苕將落則黃華落葉青青然

鄭箋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朱長孺云牡羊三歲曰羝牝羊三歲曰牂牡羊首大牂羊首小三星之大而易見者莫如心故鄭訓心星

向景岩云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後五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

折中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乘也周禮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是也周道大路也言長尾之邪獸循彼幽草之中以比得時之小人日為隱昧之事也小人陰謀於內而棧車之士為之奔走道路以承其意而推行之此所以經營四方永無暇日矣

竊疑自漸漸之石三篇序皆言戎夷之禍而其故則不在戎夷也正可以推盛衰之故知世道之防故曰詩可以觀

詩義旁通卷之九

文登李九升藹蹊輯

大雅

陸氏音義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幽王之變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七章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鄭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周王以德不以彊

孔疏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昭十年左傳陳錫哉周能施也夫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呂東萊云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盡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睽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竊疑傳所引敷錫俱指文王施惠哉訓始似箋說爲長不必以天命言也尙書言安汝止欽厥止此詩敬止大學引以爲安所止且詩中止字凡不入韻者皆爲語助此則與下子字爲韻不必概以爲語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偪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
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
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
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八章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
天謂三辰效驗天子造舟周制也
孔疏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有效驗者
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知君德能動
上天所以言赫赫在上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
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杜預
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
嚴華谷云予侯猶言我后商人稱之也商人謂武王以諸
侯而興起與前篇訓維者不同
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
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
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
輔慶源云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
應行險而順者也
朱備善云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

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
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
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
水經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牧
野之地故詩稱洋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

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
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
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
行杭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

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

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毛傳捄虆也兌成蹊也

鄭箋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
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
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
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諸侯之宮外門曰皐
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文王見大
王立冢士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
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
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見文
王使者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
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代混夷文王所以然者我念之曰此
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
奔奏使人歸趨之

孔疏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
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說文云

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
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為衆築者用力
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

賈氏公彥云古者窟居平地則累土為之謂之為復高地
則鑿地為坎謂之為穴皆如陶竈然復穴皆開其上取明
然此只民俗如此耳非必大王自居之也

嚴華谷云疆則畫其經界理則分其土宜宣則導其溝洫
畝則度其廣狹

姚虞佐云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
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於山川而

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知此理而悉不難識矣

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君國都邑規模之大概也

何元子云郊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郊而南一百三十里有梁山孟子踰梁山是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水經杜水合漆水入于渭疑土即杜

蘇潁濱云文王始國于岐山之下由方百里起其後克密須而國于岐渭之間克崇然後涉渭作都于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止行于西南至虞芮質成則東北既集矣

陳啟源云首章先言岐地之荒涼下章方言相度經營之事未有家室正與下俾立室家相應皆指岐周言耳緜生與初生亦相首尾周家王業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於大王與序義合

朱長孺云不殄厥慍章專指大王未安孟子云文王事昆夷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之事

竊疑此篇言周之王業始於大王而成于文王不應九

章詩只末章言文王鄭箋以不隕厥問爲文王事正與孟子合且朱子亦云已爲文王時行道兌昆夷駾二句則箋不如朱傳之直捷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

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毛傳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鄭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與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孔疏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衆盛樸屬喻賢人多藉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

許魯齋云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半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尺有二寸公八寸侯伯七寸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也

輔慶源云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勘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

王平仲云首章言文王得人之助次章言助祭得人三章言師行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者舉重而言也然一代之才天生之必君成之四五章遂推文王造就人才之本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鄭箋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孔疏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于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程子曰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君子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

朱長孺云林屬于山爲麓承山之氣者也旱麓之榛楛衆多惟得山氣厚也山喩祖先麓喩子孫榛楛喩福祿也所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游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周家作人其氣象如此言作人而即以助福得福繼之蓋祖先遺子孫之業莫大于人才

竊疑中庸言上下察正引此以明君子之道能使萬物得所耳康成注中庸尤申此旨宋儒乃付之空空以爲妙諦而今遂牢不可破理學本乎禪學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毛傳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

又曰越乃御事

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李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其曹與蔡管郕霍乎

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正己妻以正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言民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王之功業廣大

豈不長遠乎

朱長孺云說文御使馬也此御郎御車之御邦家之眾猶車馬然整齊之調適之所以御也淮南子引月令律中無射高誘注云九月陽氣收藏不出也詩言雖無散越而猶加保守

李厚菴云文王上有王室之暴外有敵國之憂其疾也大矣然而光大之德終無虧者蓋其性焉安焉不待有所聞而後依法德有所諫而後入于善也

郝仲輿云毋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不在此無斁者乃其所以聖也無斁則純純一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二南之化始于宮闈孚于祖考達于家邦故首章言毋妻之賢和敬藹于壼內其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于鬼神其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肅雝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

竊疑孟子言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引此以御于家邦以字為徵最為確切言舉斯心即愛妻子兄弟之心可以及人也疏特申以字可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斯）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駐）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以）則友其兄（篤）則篤其慶（光）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喜）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以對于天下（以篤于周祜依仿宋本及註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
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
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
方以無拂

皇矣八章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
毛傳天徙就文王之德也對配也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
侵共按止也京大阜也小山別大山曰鮮方則也仇匹也
于內曰類于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
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鄭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　作邦謂興周國也作對
謂篤生明君也大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　德正應和曰
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畔援猶跋扈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
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天之言云我
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
夏以變更王法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
貴性自然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
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尙促速也伐謂擊刺
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孔疏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

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
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為密須
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共其職敢興兵
相逆大國侵周地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
也故以方為則也文王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
出兵之時于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于是為禡祭既克崇
國于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于是依附其先
祖宗廟于周為之立後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
社稷于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
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者

葢以崇侯虎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
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嚴華谷云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
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
觸類而通克長能爲人長克君能爲人君君又尊于長矣
學記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克順能和其民克比能親
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
金仁山云橫渠嘗言殷自中世棄四方之地不顧又昆夷
玁狁爲患非王季不足以當之故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使專征伐九命作伯見孔叢子

王氏云以涉川喻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以比黨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
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
劉公瑾云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
豐邑
呂東萊云聲與色謂聲音與笑貌夏與革謂侈大與變革
也不大聲與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與革則不縱私意矣
朱長孺云陟我高岡單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也既畧
定密地即徙都于程鄭箋仇方謂旁國諸侯暴亂者又按
毛云仇匹也謂匹己之與國如秦誓所云友邦也文王爲
西伯其連屬之國必多自鄭訓怨耦曰仇因以崇侯虎當
之不若從毛爲當
陳白沙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楚子使解揚登巢車以告宋人葢臨車之類也孫武子曰
攻城之法修其轒轀葢衝之類也
竊疑首三章舊說俱指文但第三章明言大王王季當
以集傳爲是　登岸原無道字當是危而得安是致是
附古義尤不可沒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
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四章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
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文
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

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

王平仲云庶民子來民之太和也麀鹿魚鳥物之太和也鼓鐘辟廱君臣之太和也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說苑積愛爲仁積仁爲靈蘇傳訓靈爲善

劉氏云經謂度其規模營謂定其基趾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西郊故振鷺于彼西廱王制云大學在郊

毛氏牲云樂記論倫無患謂論其倫也講求鐘鼓之度非以論爲倫

何元子云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師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此正有義可論言鼓鐘則八音皆舉之矣

呂東萊云三代之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暬御征行之扈從無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隷也

陳白沙云辟雍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其制始自文王後遂以爲天子之學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毛傳武繼也則謂則其先人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

鄭箋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于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孔疏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書叙言武王旣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愼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

錢公承云王者通乎古今通乎四方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爲求福在子孫爲繩武在今日爲媚茲在萬年爲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王平仲云文王有聲曰繼伐則此言繼文者非繼文王也繼三后之文德也　朱子謂不當作文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箋王公公事也文王遂行太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于豐城之旣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孔疏旣言辟廱卽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嚴華谷云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為說

王平仲云繼伐當為功伐之伐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且旌君伐杜預注伐功也

朱長孺云遹追來孝謂追述先世以來相傳之孝鎬京旣宅首舉辟廱之禮養老教士所以悅服四方而成龜兆之吉也末遂以豐芑與人才之盛武王之時多士烝烝其才豈不皆可仕乎帝王之愛子孫莫大乎貽之以人才

呂東萊云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貽厥子孫固非大誥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

竊以治世莫大於用賢而興賢必資乎立教曰思皇多士曰疏附後先曰譽髦斯士人才衆矣而必本於壽考作人此辟廱鐘鼓所以肇其端而大明皇矣之業之所由成也洎乎有天下則尤以興學講禮為燕翼子孫之謀蓋所以奉先者在此卽所以裕後者亦在此也觀周公所以惓惓于成王者莫重乎此則知握髮吐哺殆非虛語王荆公之論偏矣

詩義旁通卷之十

文登李允升靄蹊輯

生民之什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
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
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
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
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
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

毛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迹敏速也從於帝而見於天
將事齊敏也歆饗旁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嘗之日涖卜
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所以興來而繼往也

鄭箋后稷之掌稼穡者有神力之助方齊等也種生不雜
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嗣歲今新歲也以
先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
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

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
臭之誠得其時乎

孔疏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去其草種之以黃色而茂
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
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穊之處謂春生之
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
至秋禾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
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
故收入宏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
之家室焉

何元子云歆即下居歆之歆首章帝帝嚳也與下兩言上
帝有別實方在種襃之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爾
雅叢生曰苞䆃以種爲苗生不雜蓋種之黃茂已是擇種
故方苞之後爲生不雜也發爲發管秀爲成穗堅穀漸漸
也好無災害也穎者垂天栗者不秕　軷祭有二有出行
之軷有冬祀行之軷此云以興嗣歲當是冬祭行　巨迹
之說出列子司馬遷好奇而載之康成信讖緯而傳會是
說遂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誕莫甚焉司馬貞云邰古作
斄國后稷於母家以顯姜嫄之烈
竊疑既禋祀以求子矣何爲無人道帝即帝嚳履帝武

敏歆者蹤帝嚳之迹能敏速拱祭祀神饗之也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如此其鄭重也不坼不副言胎衣未剖也
無災無害言無病也居然者子在胎衣中未出見者驚
以爲妖不知其爲子也故棄之至於鳥去而呱則子自
胎中出而始有聲矣然後收取之覃訏言其形之大載
路言其聲之大至此而始知之前此未知故棄之耳蓋
近世亦有下如肉卵者亦有生而胎不破者此則以其
不破遂以爲肉卵而棄之也帝嚳援服求子而謂無人
道此事無容置辨但當思其所以棄之之故要不出經
文之外　居即居吾語女之居坐也古人坐如跽有拳

曲之狀故子在胎中如之今時文所用居然則與倨通
猶儼然也與此不同胖字猶夾持愛護之非乳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
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
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
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
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四章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鄭箋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木
方茂盛以其將成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况於人
乎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既爲設重席授几
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醬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
加故爲之嘉殽之言釋也句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
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者爲
次第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以禮引之以禮

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孔疏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口上曰滕口下曰函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朱備善云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

朱道行云老者既加几使有所憑則道飲食祝噎哽左右之者不得其間故御曰緝

朱長孺云酌大斗祈黃耇朱傳不用序說引古器物款識以爲頌禱之辭然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飲飫時固當行養老之禮矣養老則乞言矣前章筵几緝御正爲黃耇而設詩序當從甚明

呂東萊云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

竊攷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冠榮曰公劉敦彼行葦世稱其仁按此詩在生民之下疑惠說爲是然至習射養老禮儀彬彬似非豳家酌匏時所暇及或首章實本公劉之遺與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壼廣也

鄭箋禮旅酬之類事講旅惠先後及歸俎之屬景大也言天又助汝以大德福五福也公尸以善言告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

孔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此篇言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因考終命也故箋言五福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嫌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當時傳記

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石渠論云周公祭天以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

輔慶源云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朗令終則又欲其高朗之極於常久而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斯能善其終今既有其始矣

劉公瑾云特牲祝酌酒奠神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

曹純老云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

蘇潁濱云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作此詩以美之

竊疑古人祝必有規此詩祝以福而必本於敬且孝則規之者至矣末三章亦見作事當爲萬年子孫法式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毛傳沙水旁也渚沚也亹山絕水也

鄭箋涇水名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之沙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潨水外之高者也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藝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孔疏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

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旣以水爲主然後
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旁故次在沙而水中
高處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
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

徐聖期云來成祖考以福祿成就之

鄒嶧山云爲訓助天休之至有扶持翼相之意

輔慶源云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黃氏云崇者待以殊遇有
隆無替積之而益高以大也

朱備善云無有後艱則自今以往永無墜失矣

歐陽永叔云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

及水旁得其所耳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耳鄭氏曲爲分
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竊疑鄭箋此詩歐陽力詆以爲臆說甚是但詩中興體
必有用意存此以備覽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
之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
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
塈

假樂四章

序假樂嘉成王也

毛傳宜民宜人宜安民官人也

鄭箋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
樂仰之無有怨惡

輔慶源云率由舊章能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用天
下之賢也

何元子云羣臣之才品高下不同各循其匹而衡量之盡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謂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朱公遷云百辟在外之諸侯也卿士在內之羣臣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末二句無韻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
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卽

公劉六章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毛傳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獻

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三單相襲也

鄭箋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什一而稅謂之徹

孔疏有兵圍遠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也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音儼謂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因以爲名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公劉新至豳國禮禮也傳云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蓋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有備也箋云單者無羨卒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以南北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夾之過澗橫故在北嚮之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而授之田芮鞫爲水之內外

朱長孺云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卽方行天下之方

譚氏云舟字訓作佩古字自有此解

黃實夫云言言語語者見斯民歡樂之情矣語于此而非勉從也

嚴華谷云于豳斯館處新域也域之至者公劉爲作館以居之

李厚菴云諸侯三郊三遂公劉民戶未衆僅有三郊故曰三單

陳啟源云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未遠較所聞當有據夫十餘
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與太康同時此足證本紀及幽譜
之失
竊疑生民以下諸詩大抵積功累仁以得民爲先世德
在此積緒亦在此讀此詩則後世井田兵賦已基於此
矣三單句毛鄭說有異然敵行時弓矢干戈本有婦女
在內强壯在外之制初手亦然至於相陰陽觀流泉則
在民居安集之時定爲三軍而無羨卒故爲三單似當
以鄭說爲優國語十四王而文始平之特言其有功德
者耳不然夏四百年契至紂四十四世豈稷至文僅十
四世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洞酌三章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毛傳君子指王也
鄭箋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
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
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

孔疏濯溉俱洗浣之名溉清也謂洗之使潔清
輔慶源云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
之意
蘇頴濱云流潦至薄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見物皆可
用是以君子之於人才强教之悅安之猶父母之無棄子
也可濯罍可濯溉喻人才養成無所用而不可也
李厚菴云一行潦也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
下者可以滌器物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
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
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

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
喈 基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卷阿十章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鄭箋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
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
然其來也爲長養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

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
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鳳凰往飛
翽翽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
仕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
親愛天子奉職盡力鳳凰鳴於山脊之上皆居高視下觀
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
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
孔疏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伴乎其有文
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說文云鳳神鳥也鳳飛則羣

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
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
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
謝疊山云不求非常之才而止曰吉德蓋孝於親必忠於
君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皋陶九德皆才舜舉元愷之才
皆德
呂東萊云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傅于天言布散也萃聚
喻在朝廷與下媚天子應布散喻莅民社與下媚庶人應
何元子云媚天子恐近容悅惟媚於庶人乃所以媚天子
耳

竊疑此詩十章似前六章規成王後四章述成王所以
喻諸侯之意末章矢詩二句詞氣可想不獨媚于天子
何爲人臣言也要之亦以培養人才爲本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
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毛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

鄭箋惽怓謂讙譁好爭者勞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式用也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孔疏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昭二十五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

王介甫云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若反正則無正矣

徐退山云小者不敢過望之辭

嚴華谷云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戎雖小子皆戒同列之詞詭隨卽書所謂面從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

竊疑此下數章多是規戒同僚此章則明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王欲玉女非面斥厲王也而諷諫之意已在言外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八章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

毛傳夸毗體柔也蔑資無資財也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价善也
鄭箋民道喪禍亂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汝所行善惡可不愼乎
顧氏初云天以安民爲心反其常道故曰板此二句見天變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己回天也
朱備善云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言必同也如取物之必得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

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
朱長孺云管管小見也言無通明之德但自用其私智小見耳民方殿屎刑罰峻也喪亂蔑資賦斂重也
陳啟源云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曲盡小人之態而皆見於詩合之他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論語巧言令色足恭亦此類也
竊疑篇內明言及爾同僚小子而鄭箋以前後皆斥厲王盍借同僚以警之而意在厲王也

詩義旁通卷之十一

文登[illegible]輯

蕩之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咀)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試)既愆爾止靡明靡晦(戲)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郎)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杭)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拔)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揭)枝葉未有害(歇)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毛傳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屆極究窮也炰烋猶彭亨也不醉而怒曰㬅

鄭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

顧亭林云彊禦之臣其心多所懟疾獨竊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勛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

生于內怨詛興乎下矣

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

王雪山云楚俗多鬼鬼方蓋指楚也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

竊疑此章設爲文王刺紂之詞不敢直斥王也其解集傳己備勿容多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杭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
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毛傳讐用也童羊之無角者而角自用也緡被也溫溫寬
柔也

鄭箋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此時萬
民失職亦不肯𠫤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
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

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
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柔忍之木荏
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
基

孔疏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豫
戒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善惡人皆
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
王釋詁云讐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爲之讐爾雅
屋漏孫炎注屋漏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不主祭祀言

呂東萊云所謀必計天下之安危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
也既大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必長慮卻顧思其所
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

陳啟源云童羊而有角蓋以喻王朝用事之臣無能而自
謂有能也詩言彼必實有所指

李厚菴云德行必覺者而能修有覺則四國順而從之矣

朱備善云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
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
之章乎

朱長孺云考武公嘗爲幽王卿士此詩編入大雅知必武

公入相王朝之時借自警以托刺平王之初武公將兵平
戎有功則戒戎作遏蠻方亦素所敢厲者然乎或據亦聿
既耄語以爲武公年九十五歲作此又不然若曰女且長
大矣且老耄矣日月逾邁可不省乎知以詩有亦聿既耄
節云作于耄年則亦既抱子將亦云作于抱子時耶

竊疑此詩或爾公以自警無繫于王如此則不應以侯
國之詩登之大雅蓋亦如蕩之詩不敢直斥故以自戒
者隱諷王耳朱長孺以爲相幽王時作故編入大雅亦
自有見觀所云謹爾侯度屢呼小子決非直斥王者

漢明帝臨雍詔作無言不讎可爲疏之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矜 沂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谷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壑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遹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書韻 與歌叶 與寇叶

桑柔十六章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毛傳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步行頻急也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中垢言闇冥也

鄭箋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於兵役家盡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者西風謂之大風征行也賢者

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對答也貪惡之人
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
孔疏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莽云不
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在
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
事也
嚴華谷云競強也左傳叔向曰諸臣不心競而力爭一云
君子實國家之綱維則心所秉持不當與天下爲競一有
競心將爲荼毒爲回遹無所不至矣
錢氏云梗水浮木壅水者斷梗也

陳啓源云旅本訓爲衆詩意責在朝諸臣莫肯竭力憂國
非謂己無力以念天禍也念天禍安用膂力
李厚菴云莽與屏同民雖有敬事朝廷之心者皆推卻自
云不逮竄伏田野　其聽吾之言也則勉強酬答而已與
之誦言則如醉人然不可醒也既不能用善言則必以我
爲悖
朱長孺云職涼善背涼薄也言民心罔中者由小人主于
刻薄善爲反覆職競用力言民行回僻由爲政者彊力相
尚故也
王平仲云危亂之國必多制多制之國必尚力多制尚力

則好邪得志而善良罹禍矣何則庸主遭亂以爲積弛之
所致也則必不論事之鉅細緩急人之智愚賢不肖一切
以操切從事亂世之法惟作好足以避之
竊疑此篇亦告戒僚友之詞雖有惠君子實非對王語
其言民者十有一則以其時之亂大臣多歸罪於民而
不知皆上之所使也意芮良夫周之世臣故愷切如此
隧經道也古以爲兩旱之交左傳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融人所行穴道也竊謂遇大風則有隧可行以大谷空
虛可避風如用賢可已亂今有遇大風行山谷路避之
者且大風喻亂猶前言遡風征責也猶征斂之征中垢

言其中藏垢惡也人皆見其作爲之善而後乃斥責之
以爲其心叵測也千古好人往往用此法以誣善人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
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隆)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韋)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
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
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
見憂故作是詩也

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先正百辟卿士也先
祖文武爲民父母也

鄭箋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
視天河望其候焉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里本作㾕爾雅作
悝並同

孔疏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注云
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水旱皆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以
災旱不熱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
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非言祈禱必能止災
也何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
羣臣爲友也散無紀綱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于
飢不能如常相紀領非卽分散去朝也王肅云大夫君子
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于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
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

謝疊山云聖王無日不爲民慮祿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
宗農之始耕先祈穀於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
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

嚴華谷云人君以臣爲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
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之故云散無友紀也

竊以篇內言旱者八言天者七千載下如聞其聲如見
其情自能使當時人人共見其心可以大有爲於天下
矣然猶其臣代爲之而非宣王自作之則知三百中如
此類者正多也　此篇集傳已詳惟散無友紀及無贏
何宜參他說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

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成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
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

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藐藐美貌肆長也贈增也
鄭箋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
謝成法度于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圭長尺二寸
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退行嘽嘽安舒
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孔疏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
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
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也
易稱揉木為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謂順
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贈人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
行增于義故云贈增也
謝疊山云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于邪曰柔惠且直

異乎小人之佞柔矣
何元子云江漢言徹我疆土此言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
貪暴而徹法壞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也邁行
也信邁猶云果行也謝于誠歸者鄭云誠歸于謝也
朱長孺云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申伯
韓侯皆自諸侯進為州牧故皆以公圭錫之介者大言之
耳郿即董卓郿塢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不于鎬而于
郿者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周先王廟在岐周故王至
岐周册命申伯而餞之於郿也
竊疑鄭康成注禮記以為甫即仲山甫何於詩則以為

穆王時人耶。蓋言申伯而先言仲山甫。猶召誥之先言周公也。言崧嶽與四岳何涉。而乃舍近圖遠如是。或曰甫爲字。申爲國。然一言其字。一舉其爵。如此類甚多矣。
蕭曹言其名。留侯舉其爵。何疑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賦 賦韻求詩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方月切首二句無韻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鄭箋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出王命者王舌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頌。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

孔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欲使之遄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

朱子曰式是百辟則爲冢宰。王躬是保則爲太保。

黃實夫云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仲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也。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

嚴華谷云保身非自爲身謀。乃所以定國也。銷禍亂於未萌措邦家於磐石。此正保身之事也。蓋將王命者行于朝廷。明若否者掌四方之事。如周公爲冢宰兼東方侯伯。召公爲冢宰兼西方侯伯。大臣非徒以死効官者也。

林少穎云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

謀甚悉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韓奕六章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毛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鄭箋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蹶父既善韓國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賢故于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

孔疏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于禮當顧故傳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無國不到爲王使也

鄒嶧山云榦訓正不專言征伐亦示以大分誨以彝倫之意正彼不庭之國以風遠人之歸則布德宣威以佐汝辟者在是而職業以修世業以繼矣

楊升庵云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所謂韓侯顧之也

季彭山云淑旂綏章旂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

服飾也鉤膺鏤鍚馬飾也鞹鞃淺幭所以示于車者鞗革金厄所以施于馬者

黃東發云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謝即南陽宛縣衛武同以制楚韓即今韓城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所在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

竊意序于崧高言建國親侯于烝民言任賢使能于此篇言能錫命諸侯皆禮樂之事也下二篇則言征伐之事數篇皆屢言王命言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故特錄之以見中興之大端其亦春秋之義也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孔疏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當祭之時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時實居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

朱備善云封建井田皆先王之良法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土疆將以復井田之舊也

嚴華谷云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

呂東萊云自召康之後其風烈寥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于戎事以繼其功我用是錫汝以福也戎即戎之戎

朱長孺云疏云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此蓋謂康公也下言于周受命此方是就文王廟命之以告文王耳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業作一韻遊騷一韻霆驚一韻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赦以無罪掠為害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孔疏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掌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

為卿而兼內史也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何元子云王師先據地利截斷淮浦而居之彼欲拒則不能欲逃則無路所以服也

顧亭林云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營而後能為陳管子霸國之諫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如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張文潛云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也不留不處徇神速貴

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逐利保者軍行必依
水草山陵所以爲固也
朱長孺云淮夷徐戎並興挻禍自伯禽就封已然穆王時、徐戎率九夷以伐宗周遂有偃王之亂厲王時淮夷入洛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宣王五年夏伐玁狁秋征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詩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王帥師伐徐詩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二師意同時並發蓋淮徐接壤勢相犄角又徐大而淮夷小故淮夷則遣召穆公徵兵江漢南下經畧而徐方則以天子六師臨之
竊攷傳以爲命于太祖之廟箋以爲皇父之大祖謂出

車篇南仲爲文王之屬也似箋說爲長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有與收奪與說爲句韻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

身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孔疏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寬者謂敎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
朱長孺云介狄謂犬狄周語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竊謂治天下莫大于用人書終于秦誓以秦穆之論用人獨深切也雅詩終于凡伯召旻人亡而國與俱亡也
讀召旻末章只數語而周家一代之盛衰瞭然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七章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毛傳臯臯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貶隊也

鄭箋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

孔疏釋訓臯臯琄琄刺素食也是頑不知其道也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也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知足臣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廖用中云治民者必得明哲之長與夫肅乂正直之人然後民以安而國平今皆反此則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

小大內外昏而不明椓而肆虐靡共而慢侮潰潰而泯亂回遹而邪曲是能相率以爲亂而已

蘇頴濱云疏麤也粺精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也

潘笠江云瞻卬言內惑於嬖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姦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二詩非千古之永鑑哉

陳啟源云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繫以召旻化之衰者

必有思於二公也

竊疑箋以昏椓爲奄人前人必有所本後世廢之孔仲達奄人之論尤所稱古誼若龜鑑以聽邛召旻合讀則知女子與小人矣

毛鄭注詩功蓋千古而有難盡信者大小雅拘於正變之說遂以宣王中興諸詩爲變小雅變大雅似非所以考鏡得失蓋以宣與幽厲相形不轉瞬而治忽判然矣所謂可以觀也何得俱謂之變且大雅自文武以迄厲宣幽固多可據而小雅中不必無列國諸侯之詩非獨菀柳賓筵也安見平桓以後之無雅詩哉

詩義旁通卷之十二

文登李允升謌蹊輯

頌

周頌

鄭氏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一章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

張文潛云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呂東萊云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

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

孔疏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

范逸齊云於己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爲於孫子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

竊意詩書言天命或以運行言或以祥殃言皆人人共見者所謂天有顯道也無如後世之元渺者箋疏解溢與收尤切實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

序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劉原父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

何元子云象箾而維清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

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箾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陳啟源云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無明文先儒相承之說當有本也況文王七年五伐其武功最多豈必專象其文耶

竊疑此詩或云維清爲句合下成與禎爲韻然毛氏甡云樂章分解自爲節次不以韻義爲起絕假如清廟詩每句一唱三歎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爲一章武詩於皇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則亦一句爲章故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俱通體無韻觀此可知須與

雅之不同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鄭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

孔疏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釋古文云序緒也則繼父祖之肩緒也

王介甫云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疆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如此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

竊意箋疏俱謂錫諸侯以祉福似不如集傳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也詩不顯即丕顯篆改爲隸多失其本不獨此章至以爲幽深元遠則其義贋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徂字依仿宋本）

天作一章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毛傳作生荒大也

鄭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輔慶源云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

郝仲輿云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

然詩幷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乎旣祀太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何元子云周易升言王用亨于岐山則岐山之祭周固有之矣季彭山以此爲祀岐山之樂歌亦一說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毛傳基始宥寬密寧也

鄭箋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

天命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孔疏寬者體度宏廣性有仁恩其下效之不復爲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爲政清靖其下效之不復爲殘暴擾亂此所以止苛刻息暴亂

濮斗南云朱子采歐陽時世論以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其爲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

竊疑賈誼新書引此詩謂夙夜基命宥密密者寧也命者制令也夙早也成王者武王之子也據此則西漢時

早以爲頌成王之詩矣基命即洛誥基命謐爲寧靜即不煩擾之意下又云仁以臨民則宥字之意與鄭箋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同意後世專以存心言遂以宥謐爲宥密與繫詞退藏于密同旨然先王無不由心而達之政者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鄭箋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言神享其德而右助之

范逸齋云明堂之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爲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爲之也

劉公瑾云天比文王爲尊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文王比天帝爲親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朱長孺云說文右訓助鄭云右助之是也神無不在豈可言在羊牛之右乎季本云右與佑通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

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鄭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王巡守而明見天子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右序之效也兵不復用又著震疊之效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孔疏言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單從故

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
有罪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
無六軍也春官鐘師凡樂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鶩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
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廖用中云政教所加莫不震動疊息蓋巡守之際有削地
黜爵君討君流之事
輔慶源云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
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
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
序執競祀武王也
毛傳無競競也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
鄭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
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
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孔疏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
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
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
即經之來反也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一言降福於羣臣
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
郝仲輿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
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諡王
釗率祖考以為諡耳
竊疑凡言不顯皆丕顯也亦古今字耳成康句毛鄭以
為成王業安天下後世多以為成王康王然既於前章

據國語以執競為樊遏以時邁為肆夏以思文為渠列
於周禮九夏為周公所作則當以毛鄭之說為是而郝
氏尤能明其義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毛傳極中也
鄭箋立當作粒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
孔疏后稷播殖五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傳不解立但

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牟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麳小麥麰大麥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但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歆也

鄭嶧山云養民者稷之功得以教民者亦稷之功其於天生成覆載之德眞可配矣德足以配天則祭以配天誰曰不宜

朱長孺云頌稷以文農功盛而文治始興也陳常道於中國即富而後教之意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一章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毛傳嗟嗟勑之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鄭箋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徐聖期云修稼政備稼器因地利順天時皆成法也我周自有邰肇基其法講求最久王固有以錫爾臣工矣

錢天錫云錢以起土用於耕鎛以去草用於耘銍以穫禾用於穀

朱氏云當知錢鎛之用方勤而銍艾之收忽至豈久而難待哉胡宗一云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於菽粟故農事當首天下之政周官巡稼稽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穜稑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恤懸其法式行其秩敘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甿如興士焉及其朝巡慶則始於土田之闢罰則始於田野之荒故當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之臣工君戒其臣舉不外此也

郝仲輿云戒農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馮嗣宗云保介即戎右高誘注云副也

何元子云此耕藉之詩記言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民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明堂朝覲我將載見諸詩是矣耕藉何獨無詩耕藉禮三公五推卿九推此嗟臣工正指公卿之屬至嗟保介其義益顯

竊攷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則何氏說似爲可從箋釐訓理似首四句言國事以下則尤以農事爲重也朱傳既訓前篇來小麥牟大麥則此篇宜仍之新畬亦當如毛傳二歲曰新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矩

噫嘻一章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毛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鄭箋駿疾也發伐也服事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

孔疏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說文

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

蘇頴濱云歎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佃田之農夫令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者雨耳是以告之天也

吳草廬云遂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詩所謂十千維耦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三十里

竊以成王當依朱傳指成王曾須有僖公矣周豈獨無成王以後之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孔疏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云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云虞賓在

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

朱子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廱

王介甫云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

錢公亦云爲勝國之遺易起猜嫌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

陳止齋云惡屬客斁屬我

竊以錢陳說甚有見中庸引此語正爲後世王天下者言之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

序豐年秋冬報也。

孔疏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蘇潁濱云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李厚菴云古者報賽必先家祭故楚茨信南山皆祭先祖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皆自祖妣以洽百禮之證也。

曹氏居貞云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謝疊山云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豐年矣。

曹純老云秋冬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箋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朄音引

孔疏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淸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

章俊卿云柷方三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爲本虛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故敔爲伏虎之形則實而已。

謝疊山云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一章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槮槮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

彭執中云祭時九州美味莫不畢具然樂歌必言其所與之地取所產而薦之者示不忘本亦思其所皆之意也

王平仲云知三星在罶爲凋殘之狀則知潛有多魚爲豐裕之徵頌于廟宜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一章

序雝禘大祖也

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孔疏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時也

劉子政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曹純老云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

李迂仲云周人以諱事神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憲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王介甫云皇考武王也烈考謂文王也

呂東萊云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克宣克哲其君允文允武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太姒焉

竊疑論語以雍徹或以雍爲禘帝嚳祀后稷者以不考箋說而於烈考文母之義亦未協矣朱子以爲武王祭文王之詩亦非祀后稷之謂也疏以烈考爲武王子與母相對於義未安似當從王呂之說但不必言得禘之

由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見一章

序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鄭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

孔疏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

鄭嶧山云此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凡典禮法度皆是。但中間因革損益或有不同。故來朝時稟而行之以爲循守之規耳。

何元子云竹書成王四年春始朝於廟。是詩之作當在此時。或以爲七年親政則非也。和亦鈴也。而疊云和鈴者車中之鈴有二。在軾者名和。或在衡或在鑣者皆名鸞。言和鈴所以别於鸞鈴也。干寶云和鸞皆以金爲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鶬當依說文通作瑲。玉聲也。金厄所觸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毛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淫大威則。

鄭箋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

孔疏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爾雅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

曹純老云威等威也。

何元子云萋且儀物之甚盛也。大雅菶菶萋萋與籩豆有且可以互證。詞雖頌客而亦告於廟。故皆爲頌。

竊意先王之世迥異後代。後代取人天下多滅其後。亦不旋踵而爲人所滅。惟唐太宗錄隋室宗室猶有三代遺風。可爲萬世法。而解此詩者或以淫厥爲誅武庚。何

其陋也夫武庚之誅誠不得已而又從而封微子且使
用其先世之禮樂此其心可同於天地日月而宋亦恪
守臣節於周又何損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
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

序武奏大武也

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謂舞也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
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正天
下之暴虐殺人者

孔疏六十曰耆耆為老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當誅之
猶尙冀紂改變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

李厚菴云武王嗣文王之志其勝殷也以除殘去殺而已
是以至于老而始定其功

朱備善云於勝殷見其義於遏劉見其仁此大業之所由
成也

李迂仲云案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言大舞之舞其始則
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旣而戰鬪旣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
其為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
殺其類一也

竊疑箋疏皆以耆為老可為未命之證然訓致已久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鄭箋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
行為子孫法度也於乎君王嘆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
其所行不忘

輔慶源云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

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
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

姚虞佐云緝熙敬止原是文王之家傳武王受丹書曰敬
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
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鄭箋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

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

孔疏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爲安明爲尊禮運云君者所明

注云明猶尊也是安而且尊也

輔慶源云冲幼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

朱長孺云爾雅艾歷也幼小未有所歷也多難指管蔡之事而言

竊謂將予就之二語想見省身克己精神所由緝熙于光明也人以成王爲太平天子孰知其乃生于憂患耶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鄭箋佛輔也仔肩任也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

孔疏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于一月則有可行

何元子云案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爲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德行謂德見於行者先

王已然之成跡皆明德所流露

李迂仲云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爲不易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是天命常在日前也

嚴華谷云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也學記其求之也佛孟子云法家佛士

竊疑尚書言敬言學言德行者不一而詩則頗尠獨此詩備舉之且前後四篇俱見懇摯悱惻兢業深心可以想見成王學問之功與周公輔導之力矣此殆所謂學知利行與湯武之反同歸者而後世談道之士獨鮮言及成王者何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

鄭箋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不愼後爲禍大故王求忠臣早輔已爲政以救患難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

孔疏小毖詩者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

李厚菴云莽與屏同謂驅之也

陸農師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若繫之以髮性巧故俗呼巧婦又營巢如刺韈一名韈雀

嚴華谷云人近蜂則被其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求之也

沈仲容云莇落謹始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

陳啟源云桃蟲飛鳥之喻汎言事理如此當慎之於微非

定指管蔡流言之事也鄭氏謂懲不誅管蔡以致叛亂謬矣管蔡乃成王叔父安得先事誅之家多難方入管蔡未又慮將來事變以見求助之切

竊疑爾雅莽為馬帚意并草而束之為帚今人遇蜂猶揮帚以驅之前數章足見好學之誠此章尤徵才藻之富漢唐以來聰明才智之主未有能比者古今人眞不相及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箋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

國家有榮譽

孔疏厭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郭璞曰芸不息也

劉公瑾云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

嚴華谷云芟芸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為田先除其土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麃是除苗間之草也

何元子云濟之爲言齊也謂人衆而力齊也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言在廩

范逸齋云說文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大烹以養聖賢故爲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黃耇故致胡考之寧

竊以此章言養賢敬老所關甚重故祈之下章言今已室盈婦寧矣故報之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良耜一章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鄭箋筐筥所以盛黍稷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

孔疏此荼非苦菜與蓼皆穢草王肅以荼爲陸穢蓼爲水穢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

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陸農師云因暑雨化之則草木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

嚴華谷云此詩爲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又預言冬稷也記曰有祈焉有報焉有載芟之祈而後有良耜之報故二詩相次

竊以此與前章一爲祈一爲報乃序說之必不可廢者疏以黍爲貴以稷爲賤可證稷爲高粱非穄也穄乃與黍爲類特黍之不粘者陸解荼蓼朽止尤妙非僅去之而已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

之休徵。

孔疏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惟此一句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

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雖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尙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醻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弁當爲爵弁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繹必在門故基爲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鼎圜弇上謂之鼐　朱子語類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張横渠云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郝仲輿云此祈蠶之詩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大昊木德之君司蠶桑者爲衣祈蠶也靈星龍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蠶爲絲故衣絲也夫農桑國之本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篇故特存

竊疑靈星之尸此說不行久矣今畧輯諸說足以知古人考核之精不可忽也郝氏以爲祈蠶當有本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鄭箋介助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孔疏來即寵受人皆羨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

鄒嶧山云時晦之時天命人心未始不歸周特紂惡未稔耳故先儒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也

蘇潁濱云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

賈氏公彥云舞則勺者謂爲之舞則歌勺詩以爲曲
嚴華谷云此酌頌言武王始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
之宜也考漢志周公作勺勺是成王樂名樂莫盛於韶勺
以皆繼治世也序云告成大武則此酌是武舞之樂與勺
別也
朱長孺云酌詩本頌武王又以爲成王之樂者蓋成王時
周公所作耳　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云勺詩作酌
　竊疑嚴氏解酌字似較勝序說觀鄭氏說知論語周之
　德宜兼文武朱氏說尤爲圓通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

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桓一章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箋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爲
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
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
孔疏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
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
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王肅云於乎周
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伐殷定天下

李迂仲云保有厥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
郝仲輿云講武類禡武王所以克商也而其心在乎安民
保土定王業答天心非利天下而爲之也故曰武志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繹思
賚一章
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疏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
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皇甫謐云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

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輔慶源云武王之封賞功臣人皆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
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
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
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疏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
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中國川原以百

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言然祭之可知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秩於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望山喬嶽允猶翕河皆言秩祭之事。

曹純老云說文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意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錢公永云裒時之對若虞典所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聚而朝之方嶽諸侯各朝於方嶽非盡朝於一方也。

李厚菴云武王因般遊而望三途嶽鄙顧詹河洛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後遂歌于武廟。

朱長孺云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爲武王作也。

竊攷鄭氏以頌爲成王時然亦未必無後人之作蔡伯喈獨斷其論周頌與序無異除清廟而外別無贊語可知傳誦已久無可易也。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四章

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毛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繹繹善走也祛祛彊健也。

鄭箋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孔疏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

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駕馬主
給雜使責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强健也
姚廣佐云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
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眞有無疆域之可限者
何元子云作即易震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羅端良云馬目欲得黄又欲光而有紫艷若目小而多白
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又在後
許益之云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
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至其卒
章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
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也

嚴華谷云孔氏謂魯頌作于僖公之身後非也觀閟宮等
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俾爾耆艾黄髮兒齒明是
生前祝頌之辭盖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自解耳未
必作于得請之後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
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
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

序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毛傳馬肥强則能升高進遠臣强力則能安國飲酒言臣
有餘敬而君有餘恩
鄭箋此謂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
盡其忠飛謂羣臣飲酒醉欲退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
豐年其道則可以遺子孫也
姚廣佐云詩本燕飲而章内都著夙夜在公句章首更著
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幾務政有餘
暇然後燕以樂耳

何元子云此詩疑僖公飲酒泮宮而作以振振鷺于飛意
之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鷺固澤鳥也又疑爲喜豐年
而作以自今以始歲其有意之春秋于僖公三書不雨既
而書六月大雨歲其有者始有年也
歐陽永叔云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
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鄭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墍井刊木之類

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孔疏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皐陶者獻之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

李迂仲云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虛設也故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

蘇潁濱云言多士無忿狷之心故能逖遠淮夷于東南也雖烝烝皇皇其大未嘗有讙譁趯揚相告于訟者故能成功

朱備善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須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鄒峄山云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固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蓋亦寓規戒之意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
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
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
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
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
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
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
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
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八章

序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
是禖宮也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常許魯西鄙南鄙新廟
閔公廟也

鄭箋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

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屆極虞度也三壽三卿
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
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
之廟廟之先也

孔疏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在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
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
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公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
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卽伐木傳曰國君友
其賢臣是也許魯朝宿之邑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
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故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

許田此魯之有許也春秋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燕于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皆謂爲之祝慶

陳啟源云居岐之陽兩見於詩皇矣言文王則程邑也此言大王乃周原也大王遷周文王宅程皆在岐山之陽相去百里而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種曰稙後種曰稺釋文引韓詩云稙長稼也稺幼稼也因黍稷熟有早晚菽麥種有先後故有四者之名

李厚菴云令妻壽母似不應並讀旣自祝其母又使其妻爲母壽也

曹氏云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禘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用天子禮也

惠定宇云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社稷幾不血食至於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於文王三分有二尙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武王初循殷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太王之緒也

嚴華谷云此詩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詞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以題之非其實也考春秋所紀僖公伐楚侵陳伐鄭圍許等役皆齊晉主兵其自用兵者伐邾敗莒滅項皆小國爾豈有膺戎狄懲荊舒荒大東服蠻貊之事乎

王介甫云周頌約約所以嚴德有餘也魯頌繁繁所以誇德不足也

王子邕云太和中魯郡於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也

馮嗣宗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尙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云全作牛形開背受酒

朱克升云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車之定數

何元子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爲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袵金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竊疑駉與有駜體近雅與泮水閟宮皆魯僖時詩則詞東遷以後無雅詩者非矣意小雅多侯國詩而魯以宗國獨列於頌與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毛傳烈祖有功烈之祖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商尚聲

鄭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奏鼓堂下之樂也又奏升堂之樂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顧猶念也將扶助也

孔疏呂氏春秋云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

何元子云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報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

陳大士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

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藉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陳晉之云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

朱長孺云置鞉奏鼓此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時也鼓管交作依堂上升歌之玉磬此樂三闋迎牲而祭時也鏞鼓萬舞則九獻之後祭將畢時也

朱克升云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

劉公瑾云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

序烈祖祀中宗也

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約軝軝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言得萬國之懽心也

姚虞佐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來來假來饗是神之來

張還白曰湯爲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

子文孫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一章

序玄鳥祀高宗也

毛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鄭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

孔疏元鳥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湯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

耕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肇當訓爲始

歐陽永叔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

陳大士云商世以兵起武湯後又有武丁克復舊物故曰

武王靡不勝

顧亭林云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祥桑雉雊惕于天之見妖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矯誣甚矣

嚴華谷云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徹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

輔慶源云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祈祈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

朱長孺云武王卽成湯以其于成湯之事無不勝任景山

在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正臨大河景員維河紀武丁紹湯中興之地

竊疑惟此爲祀高宗之詩故特稱武丁之功其推本武湯者猶頌僖公而推本太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

序長發大禘也

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能盡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湯旣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遭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依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孔疏中候握河紀堯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皐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率履不越明民從政化教令則盡行卽達之驗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玉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眾之祿於是總聚而歸之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得掌征伐以威四海

王雪山云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竹書紀年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乘馬卽甸賦也

何元子云契始封商至相土遷於閼伯之虛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卽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

王平仲云契在虞廷功在人倫且敷教在寬何以稱桓撥也水土未平亂在中國粒食既奏亂在人心契獨以五教撥之昏者撥之使明獷者撥之使擾懦者撥之使振畫者撥之使趨非武而何

曹純老云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

嚴華谷云詩故云旂所垂為旒眾旒所著為縿萬邦惟正之供共供通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于天下也

顏師古云成湯興師本于仁義雖秉鉞以欽為先也

竹書紀年夏桀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朱長孺云綴旒以旌旗喻駿駹以馬喻綴旒喻諸侯附著駿駹喻能乘載諸侯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偪）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

序殷武祀高宗也

毛傳罙深䆞敬也封大也丸丸易直也虔敬也

鄭箋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敕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爲桷與眾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

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謂其國父死子繼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黃才伯云裒旅謂斂人心之渙散收荊楚之叛眾而致其來如所謂是致是附也

李迂仲云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爲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

何元子云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爲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劉公瑾云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朱長孺云人主繼衰亂之後非武功不能中興此頌高宗而首陳伐荊楚者三代以前皆都西北楚據南方世亂則先畔世治則後服天下常視之爲向背也　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說者謂鬼方北狄種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今觀此詩頌高宗武功止曰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而已其時之不來王者自在南不在北意鬼方即荊楚之地夷俗尚鬼故以鬼方名之考竹書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此亦可證

鬼方之非在北矣。

竊疑商家賢聖代作。故頌各不同。然以寥寥五篇而已各有所頌之人。可知周詩之多。不應數十篇皆刺一人。亦不應前爲正而後俱爲變也。第渾然以爲幽王之時。不能詳其人與其地。是以概多可疑。說詩之難。更甚於他經矣。 經旣云荆楚。則所謂鬼方。斷指南夷。不待竹書之證也。朱長孺所謂世亂則先畔。世治則後服。眞通論也。至末章朱子集傳更不可易。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八世之後人。爲先世立廟。至王所居之路寢以施政教。豈獨高宗爲然耶。鄭說迂矣。其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畧同。則魯頌多鋪張。以此爲套借耳。亦可知序說之不誣也。

〔清〕王劼撰

毛詩讀三十卷

清咸豐刻本

毛詩讀

道州何紹基題

敘

無人讀毛詩久矣經術無用詩教不明學者但姑存其疑似之說則毛詩有不可不讀者然孔子訂四詩垂臣敎而風言化無正言臣德變言哀反多賢才雅言政有商周之嫌頌言成功祇郊禘祖宗之禮使不識序通經義傳述寓言䀜於刪其所有之詩而晳於婦德以成王道久矣文王不得不稱王天下不得不責成於聖母賢妃方疑周官公孤坐論爲多事凡其冢宰佐王治典以經教典以安禮典以和政典以平刑典以詰事典以富者無一非誣乃序傳猶於正喻明臣道夫何足信乎則毛詩亦誠有難讀者今請與讀周南召南者言化化本諸身科條刑政之世上僞下欺非不精嚴難臻上理化不足也唐虞無爲而成化其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爲乃之休是謂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故毛公傳詩必自關關和聲王雎摯而有別之德始序以后王妃匹名具關雎和摯之德者明淑女寓言賢臣以風詩無正言賢臣德化也若以爲王后無由曰后妃何由以和摯致麟趾騶虞之美化於遠哉鄭箋誤於怨耦曰仇之訓彊以淑女謂三夫人以下爲君子和好怨耦曲解后妃爲天子之妃曰后致周召本身之化不著二千年於玆

王道衰矣且請與讀十三國風暨六月民勞者言衰衰則變周召德化繫於二南文王臣道明於二雅謂之正而衞鄭晉之武公皆以其德其功稱美風人吉甫方叔申伯召虎皆爲輿衰撥亂之才何謂之變乎然共姜守義早死共伯蓋衞武公也鄶之滅由叔妘蓋鄭武公也曲沃幷晉賓器賂周蓋晉武公也詩教進賢卽演惡夫賢非其賢三武皆欺世盜名與周宣有初鮮終之一時人才相等故采芑傳曰言其彊美斯劣矣明變詩垂教不專於惡之彰明較著者而重於賢之似是而非者以其甚於貪淫愚懦尤乖風雅也雅者政也且請與讀鹿鳴文王者言政人存則政舉文王周召其人也文王商臣追王曰王孔子稱爲至德亦以其詩立臣道之極觀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知小雅大雅莫非文王之臣道其敘耆武成著於書者不錄於詩雖武王肆伐語見大明而旣醉太平不指言殷周祇爲遐不作人之應故下武繼文德也文王有聲繼服事殷也生民行葦言周家比類殷家也因其所有之詩委曲見意以明敬止有必致太平之道使願爲周文王者知文王以作人爲明事殷爲德政舉功成而頌聲可作且請與讀清廟者言誠

功王道之成臣道之美也周公以二南二雅致太平作周頌非賢臣乎明堂位謂其踐天子位祭統謂其用天子禮樂後世乃有效周公輔成王踐天子位者今觀清廟之三冠於頌以尊文王不王何容周公上僭況以載見成王卽政攷之知卽政在禘郊祖宗之前是周公不踐天子位之證以雝禘太祖太祖文王攷之知禘祫一祭二名天子諸侯名同祭異是周公非用天子禮樂之證伊尹攝政不關祀以天子禮樂周公攝冢宰致流言而王不知仍不失其聖豈可踐阼故魯頌四篇化不外於牧衰不外於在公政莫大乎在泮之法度成功莫大

乎啓宇蓋以四始歸於周公推之商頌三君以賢治見關雎進賢古今無二道其獲君而有效者如咎單伊陟巫咸甘盤傅說祖己一比於長發大禘卿士阿衡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其詩意也說命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此經意也詩垂臣教諄切如此劼成毛詩述義失橐歸田重輯此者詩教不明君道獨重臣道轉輕世運升降之故心不容已雖老矣猶思於四詩申明風始於化變始於衰雅始於政頌始於成功皆不外乎賢賢易色之教故正風正雅旣著賢以德治必錄變風變雅垂戒非賢之以色進者俾知訑訑之聲音笑貌顏色最足爲世道憂雖江漢常武不無可觀而召旻仍閔無周召之臣惟其非關雎進賢不淫其色則事功皆張飭爾然則合關雎之和摯而有別鵲巢之均平如一徵諸麟趾應禮騶虞應信其德與色所由辨卽風雅所由歸頌聲所由作歟讀者本其德觀其應懲其衰法於大小之政以求成功則周召之業可臻三代之治可復矣咸豐四年甲寅二月辛未日巴郡王劼自敘

附存毛詩述義敘

毛傳詩義在故訓中雖簡可尋無能尋者不識詩義故詩垂臣教十九寓言惟序明之惟傳申之序傳皆傳於子夏述於毛公欲尋傳義必通序義乃可逆詞中之志推意外之言而知周召美教化達事變由廢興告成功有以範圍古今曲成仁知者豈僅溫柔敦厚以理性情云爾哉魯齊韓三家春秋之公穀鄒夾也毛傳亦如左傳後出而不可廢鄭氏箋之未通序傳之旨或參三家之義孔疏分其所同合其所不同遂令魏王氏肅劉氏璠晉孫氏毓等爭辨歷隋唐無定說以至宋人苦其紛

蔿序除古義不顧序傳所由來詩教斯墜詩序者古史流傳孔子訂經所據子夏毛公述之而已不善讀序者知周召爲周臣而不知文王爲商臣知風雅爲王道而不知爲王臣之道乃以二南爲王者之風有之然關雎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諸侯之風繫之召公二公非治內治外之臣乎況變風終以豳變雅終以召旻其偕周召垂教臣道亦尤顯其不善讀序因之不善讀傳者更以二雅歌文王之道爲文王受命稱王而君道獨重於是變與頌所以推驗賢否治亂責備臣工之義皆不著夫文王詩所稱王之藎臣緝熙敬止者也遐不作人以事殷有以必致太平守成者其不得於殷猶得於周地則無定理則有定也故訂經旣以宵雅肄三官其始長育人才樂其終爲小雅明政本於化雅猶於風卽以文王之事殷德惟明歸於卷阿進賢用吉士爲大雅明政有成功雅所以爲頌詩義之至莫過於此若謂太王已陰有翦商之志文王遂受命稱王武王因繼伐以伐紂是周家祖孫父子皆莽操而稱譽於經豈非爲亂臣賊子勸復何詩教之足云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謂關雎和摯鵲巢平均之德爲道化之所以行其雅首鹿鳴嘉賓頌首清廟多士變首邶柏舟曰慍

於羣小凡以反覆爲政在於得人者成統於周南召南焉故關雎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六義攸分雅不得言男女及時賤妾進御風焉得言能官用士則托君臣於夫婦風詩使然或於序首關雎后妃之德惑之爾雅后訓王妃卽配字訓匹注疏沿譌而外正經前史無名王后爲后妃者周書之后皆斥王周禮全書終無妃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言君臣夫婦同也序傳因詩言夫婦經喻君臣以王之仇匹言后妃明詩垂臣教首重仇匹其君者之德不特周召爲后妃卽文王亦爲后妃雅則后妃之政有大小者也頌

則美后妃之成功者也變則非其后妃者也四詩之義二字可尋二南之義二字以晦於此歎讀書之不易矣劼少聞后妃之德爲妻道心竊不安嗣審詩始齊家爲謬說念風天下決非正夫婦之事及覩唐宋以來世道日下廟堂之上臣心爭傳舜禹王業不求周召太平可飾郅治難期因悟風化雅政頌美成功皆舉周召明文王之爲臣以立常變不易之法佀訂經垂教早爲後世所謂大臣立之防者又於變風變雅美刺相因曲盡亂亡之所由來者悟王道不專於王持此以求序傳眾說紛糾無不釐然渙然不揣固陋輒於傳文精者併之簡

者繹之散者屬之一者通之變者例之以述傳義而明序義恐學者不知經義在序義之中序義在詩義之外重於序文引而伸之或加案說博徵曲證期於會通庶幾詩教明而臣道重是非著而廉恥生苟後王取法俾進賢者無誤於不賢賢者無誤於其自賢焉孔子編詩之意與毛公傳詩之意或然不引三家其書散軼眞僞莫辨不足徵也獨辨鄭者鄭實誤毛鄭說不屈毛義不伸非得已也墨守之譏在所不免私淑諸人豈敢云然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

初習舉子業詩註疏獨勝鄭新於毛也漸久覺互有得失亦疑宜無異同反覆其間少得要領乃知毛誤於鄭淺矣罷官無事心力正彊因纂述成書竊念聲名祿位不足見重於時特精擇之先漢訓詁而博徵近世說詩片語有合不分時代計約五十萬言不免引辨包愼伯云集傳已可不辨追及其他遂節去三萬餘言陳碩甫又惜其有可存者見者輒請校鐫時猶討論未竟年來南北舟車頗多觸發不意於戊申三月滕王閣舟次偷兒誤作玩具攜筐以趨其書原卷三十附以篇名解二卷經傳字句攷異一卷又周官存眞五卷晚晴樓文稿八卷詩稿十五卷竝大函

中抽讀本都爲一箱者失之新建崔令不之索閩鄭芝生乃持還抄去此序勸先梓行意其書或在人間當必有收存而心識之者劼又記

凡例

一漢書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經內有序一卷實止二十八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序各冠篇端而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作三十卷今仍其舊

一古經傳本各自爲書鄭氏箋詩始以傳厠於經段玉裁定本釐次傳文還其舊每篇具載經文於前是以經從傳今爲分章繫傳使傳從於經

一序傳皆子夏傳之毛公述之故傳經不傳序但依序作傳後學或不知傳而薄序或亦尊傳而黜序至援後

漢書譌誤本指爲衛宏作更分截首句擬爲小序之目凡以便其攻擊之私皆不能讀序者今還其舊各訂爲一篇名曰詩序

一以傳厠於經時箋即參雜其間本易混淆又轉寫不免譌脫正義雖載釋文本往往與各本不合阮氏校勘記亦不能盡得其是今據經序義例詳加審定傳脫入箋者還之箋攔入傳者退之並經序中譌字譌句無疑者正之有未確者辨之於注

一鄭氏以韓詩弟子而箋毛年職自高不暇演求輒易傳本三家之餘今不引三家而必辨鄭者遏也他如焦氏易林劉向列女傳等之別有所謂以及羣籍雜說概置不錄家語大小戴記別而擇之與諸子諸史後學傳注苟足證明經義者皆不分時代時賢著述尚古每誇斷自兩漢然則大清經學後人復何取焉

一訓詁宗兩漢引證不遺羣書以發明序傳本文可謂詳矣更有待於詳說者乃加案說或謂說經不貴詳明則有鑒於毛傳簡晦也或苦其不厭演曲不與淺嘗浮慕者共學也

一毛詩大義固不在名物象數其或誤於禮注沿習既久者亦不免爲說詩之陋如三正二袺五門五章之類

典制攸關特爲考正其他天人輿地禮樂兵農草木鳥獸擇於衆說中引其一是以損煩碎

一字音以陸氏釋文爲宗間涉於集韻等書者考據尤精也述義亦論音韻後以陳季立毛詩古韻顧亭林詩本音孔巽軒詩聲類江愼修古韻標準各書校之互有是非迄無定論大抵古音不可復識矣因刪置不存然於叶韻心竊非之據徐蕆序吳才老韻補曰聲音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有爲云九切而賄洧鮪痏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十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徐蓋不知

云九切爲今音其羽軌爲叶者古音非叶音也且旣言字之諧聲有不可易何以行露家字二章音谷三章音公騶虞虞字首章五加反次章五紅反非便文改讀乎陳振孫曰韻書擧於隋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魚虞模庚耕淸靑蒸登等斷斷乎不可以雜若此者豈惟古所未有卽漢魏以上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者但當隨其聲讀之按陳說是也苟聲入心通天籟自合自可意中生意不必音外求音善讀詩者誰能體會及此

毛詩讀目錄

第一册 周南國風 召南
第二册 邶國風 鄘 衛 王
第三册 鄭國風 齊 魏 唐
第四册 秦國風 陳 檜 曹 豳
第五册 鹿鳴小雅之什 南有嘉魚之什
第六册 鴻鴈小雅之什 節南山之什
第七册 谷風小雅之什 甫田之什 魚藻之什
第八册 文王大雅之什 生民之什
第九册 蕩大雅之什
第十册 周頌三什 魯頌 商頌
附續刻
第十一册 篇名解
第十二册 經傳字句考異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毛詩者傳詩魯人大毛公名亨題姓以別於魯齊韓三家也國風十五國詩之屬於風義者題以合於變雅頌爲四詩也大題在下三禮注漢書三國志同正義周南關雎第一詩國風九字大師舊題故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河間獻王加之

巴郡王劼讀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未審毛即題或在後金壇段玉裁定本曰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本三十四章鄭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段氏定本曰各本章句在篇後今案孔穎達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氏正義本章句在前可知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雎士胥○關雎篇名三百十一篇皆作者自爲名后王也妃匹也后妃王者之匹偶晉語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惟王妃兮章昭注言重耳當霸諸族爲王妃偶此詩經首篇言淑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蓋寓君臣於夫婦序故以后妃目之舊說誤后妃爲王后他經前史無稱王后爲后妃者即本經何彼穠矣序亦云下王后一等葛覃傳王后織元紞采蘩傳王后則荇菜是序傳側稱王后與周逮合惟關雎八篇序傳合正喻二養而立此名示人以臣道之重有偶王之責不得加後世公痹徒卑以自牧也必寓言者經垂臣教而首風風詩不得正言賢臣道化凡言臣道皆雅故托淑女寓言以同爲王之匹偶也德者本傳和摯而有別關雎之和摯冠全經以其爲后妃之德也此序者明經首關雎之義風之始風詩之始明四詩各有其始風詩以夫婦寓言君臣注后所以妃風化天下而始於正夫婦正君臣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若謂后妃斥王后王后之德足風天下風天下而止於正夫婦豈不文義俱失乎或曰后妃兼后夫人而言以后夫人風化天下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然大學[illegible]詩齊治平教人本身出治之序其言齊家亦非止

於正夫婦其言治平亦非待聖母賢妃暨三夫人以下風其德於天下也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是用之鄉人燕禮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是用之邦國此一節領起風詩後乃推言四詩之始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樂洛與去聲譎古穴○此節承上關雎風始接言風詩以詩成音樂故推言音樂以風首六義故備舉六義也詩之名風兼風教二義風動教化本於賢才風詩之所由作故曰動之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一段言作詩之事情發於聲一段言採詩入樂之事單出曰聲雜比爲音音和成樂別三名對文則別散則通聲音之理通於政治亂亡國之政不同音亦以異然音樂本於聲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以樂爲用者其理實莫近於詩蓋先王採詩入樂以是風教所被足雜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付之大師作爲歌采寓言臣道而詩之用乃廣矣大矣故詩有六義焉不止於風風之中有賦比興風之外有雅頌莫不皆然而風兼風教則通乎上下上之所以爲風而化下者美惡不同雖變亦化也下之即其所風而刺上者勸戒相因雖美亦刺也主文者不以貫君臣之言寓於夫婦當舒所指托諸古人凡以爲譎諫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風詩之義備矣故曰風結言風詩正義六義次第

如此者風爲先詞具賦比興創次風之下明雅頌亦如之雅頌後者風雅頌同爲政稱風動之初曰風齊正之後曰雅功成乃謂之頌事有積漸也賦比興如此次者直言爲正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因學紀聞引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類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苛寒歌風其福風○上節言風詩此接言風之變而泣及變雅二南敎賢者以和摯有別平均如一節以禮成於信爲正風至於王道以人亾政息而之衰禮敎廢失則有變風變雅由異政殊俗而作

不列大題因於六義國史錄之以明乎王道得失之迹然其哀傷所指吟咏以風告達於時事之變而懷其舊俗之正者也故雖變風亦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性之變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不可變也卽先王之澤不可變見民性之變必有以變之者國史王朝之太史列國之史官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上節言變風變雅此接言雅別於風之義一人秦誓一个臣也秦誓曰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故謂繫一人之本形著也虞書曰臯陶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故謂形四方之風雅者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廢興之政有小大焉小雅言小臣之政大雅言大臣之政小雅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則小人反道敗常之禍可推矣大雅以文王立臣道之極爲其可王不王而止敬作人以事殷有必致大平守成功者然豈卑攻吉日江漢常武之可

以爲歷德乎故以今之賢否亂古之是非則是者非而非者是言其顚美斯劣矣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此節言頌王道之成臣道之極頌容也鄭譜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正義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舉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文心雕龍風雅兼正變頌義必純美言不變也魯僖四頌四始所歸商頌三宗賢臣之美爲結四詩而設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結上文風變雅頌四節風變雅頌詩別四名然非有詩而後有此四者名也名從其後義原於始朝廷以風變雅頌之徵中人心其相感在啻怨志發情動嗟嘆永歌皆有出於不得已不自知者故后妃之德爲風之始王道衰爲變之始政所由興爲雅之始致盛德形容之美爲頌之始皆未有詩先有詩所原起因以名焉風也變也雅也頌也不繫乎作者之聲情而本諸朝廷之運量是四詩之名謂四詩之始學者按四名而觀四詩推四詩以溯四始知德惟治否德亂先務進賢則

百世以下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莫不可知夫何有於賢奸治亂之昧昧也哉此詩教之所以爲至也隋文仲子作續詩以化續雅以政續風以頌續頌以歎續變則不可言四始矣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節由四詩收到二南本二南首篇序也二南國風而言王者商書王曰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是其義關雎麟趾文王臣道所致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公尊文王也南言化自北而南者釋二南名義陳啟源稽古編云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謂鵲巢騶虞之德者德化互文先王之所以教大王王季爲諸侯時所以敎成於國已如此故繫之召公召公明教南國足當此諸侯之風也魏書梁武帝問於李業興曰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化繫之召公何名爲

檗封曰鄭注儀禮曰昔大王王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豐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既周南之教行於文王其關雎之后妃非文王乎既召南之教行於先王其鵲巢之夫人非大王王季乎曰周公召公者以先王文王之臣道足明於二公爲法於後世故不曰業之周南召南也然則周南召南非後世周召致大平守成功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乎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是以關雎句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樂洛收

到關雎本篇風變雅頌名於其始如彼二南正始基化如此是以詩首關雎托和摯而有別爲德以言樂得淑女配君子惟其德不惟其色焉說文淫云浸淫隨理也國君進賢始失於巧令卒誤於容悅皆浸淫於其賢之色取行違而賢以不進故憂在進賢者必不淫其色雖哀窈窕至寤寐反側亦惟思賢才之必

得而無傷善不遇之心以不淫其色斯賢賢易色而賢可進矣若齊雞鳴思賢妃陳東門之池思賢女小雅車舝思得賢女皆刺不悅德而好色則是思賢才而有傷善之心者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樂其得賢而不淫於色取也哀不得賢而不傷善不遇也是關雎而冠全經之義也據此序關雎只是垂教進賢以王者之匹儷言賢臣故本傳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又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皆以祭祀燕發明寫君臣於夫婦鄭氏不善讀序傳破哀爲衷說終煩塞序義昧沒久矣

劾譏案鄭氏先從張恭祖受韓詩而箋毛多引雜說以立異致紛訟者於其立異之處置辨毛義大綱微旨反略焉序傳或幾乎廢則以鄭箋爲毛詩斧斤也可然猶未敢曰毛詩序爲參雜而大小之也古者采詩於廟廷之上閭巷之下寄托不一非序將無可辨識編詩者推其義類以爲典則無序亦安能鑿空爲之說後世詩人寓言十九同時猶不盡悉其意旨所在何論往古故孔子錄其篇門人卽本其國史而藏有司者爲之序師承之家唯恐失墜以爲必有所受之也成伯瑜毛詩指說不知序傳皆子夏傳之毛

公述之而强生分別云關雎序子夏全裂餘唯子夏裁首句而毛公繫之詞以致宋儒分爲大序小序更抑之曰東海衛宏作小序據今本後漢書儒林傳云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又云馬融作毛詩傳若衛宏作爲毛詩原序亶馬融作亦毛詩原傳將毛詩無序傳乎隋書經籍志載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四庫提要正之云隋書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今本譌脫爾推此則後漢書豈免譌脫亦所當爲攷正者宏受毛詩作毛詩序或作毛詩序注如鄭之箋毛可也何作僞而作序邪大抵毀序者利以序爲淺近爾不知編詩爲經詩中有正喻二義經中又有正喻二義序將立說於四者之中以垂教旣不得如講家作纇纇之談則一句或兼二義或通數篇是自成一家之書自成一種文法陳子龍史記序云太史公之書每不立正詞往往見於抑揚之中疑似之說自非博學不能洞知其意徒信其詭激宏肆之辯溺其旨矣史記尚不易讀况聖門流傳國史所藏之文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鳥了窕徒了好如字逑求同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興也去聲後皆同摯至閒閑○

直言爲賦取譬爲比後世文章有此二義毛傳虞興之終昧也故著之謂其不同於比箋疏言興乃與比同南有樛木正義曰興必取象爲興然則比非取象爲比乎興者起也引起下句入正意或以事或以物或以詞都不取象但自言其言而於若有意若無意之中含蓄乃深毛傳或申其言外之意或明其意中之言皆非如箋疏增益經文以爲比也如此篇風人之作以河洲關雎之和摯引起窈窕淑女有此關雎

之德而入君子好逑正意傳於首二句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是爲中言外之意於下二句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是爲明意中之言稱后妃者依序作訓詩中淑女非大姒大雅思齊傳大姒文王之妃此若大姒必應有傳不爲淑女作訓但依序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明關雎言德不言淑女淑女言賢臣不言大姒以此是與不是比鄭變誤於怨耦曰仇之訓乃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據此箋無論妾有怨耦文王之刑于以隘且旣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則於關雎河洲不得不喩言王后乃令義入于比正義謂鄭唯下二句爲異登知其實誤以興爲比異在上二句各本上二句傳中有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凡六十五字是箋語非傳按傳以關雎爲和摯是兼剛柔爲德非說樂君子無不和諧也鳥摯而有別者以辨善惡明是非如色斯擧矣翔而後集之類非謂正位乎內外如夫婦之有別也窈窕幽閒之訓在下文關雎句中無愼固幽深之義傳語精覈豈作可以風化天下以下如許衍文序傳相發不相忤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謂賢賢易色傳豈得以愼固幽深爲不淫其色序云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是兼和摯說傳豈得謂夫婦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況傳以淑女爲后妃不以關雎爲后妃故於淑女句下申淑善義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不應於窈窕句前先言后妃惟鄭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以窈窕爲深宮爲三夫人和好怨耦之處故須於上二句補出后妃有說樂君子之德乃有此剌謬序傳之語當從箋中情義摯然而有別下爛脫入傳今除歸箋關關鳥聲而曰和聲雎鳩王雎釋鳥文又曰鳥摯而有別河洲水中地而曰可居者毛公傳詩此爲開章第一義特以明經首關雎爲千古人臣傳授心法在於和摯有別以自居也和者氣平以擇君子而不摯則疑敗謀矣摯者氣沈足遠小人而不和則動有悔矣古大臣致君堯舜無不有和摯之德居其位以用人行政故鹿鳴爲官始肆三之首和樂且湛謂和君子是則是傚則摯而有別之謂非之曰樂只曰豈弟曰敬止曰明德皆不外是至於卷阿以鳳凰樂德言天下和洽以車馬閑馳言行中節馳中法安在非辟辟在宮之和肅肅在廟之摯而有別故後世朝廷能和而不能摯則私而不公能摯而不能和則忌而無友如變風曹刺不壹變雅節刺不平皆無關雎之和摯使然故周官首冢宰注冢大也宰以制割調和爲事干寶曰濟其淸濁和其剛柔而緇之中和曰宰同此傳意釋文摯本作鷙音義同摯而有別能擇別善惡也左氏昭十九年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亦本此傳蓋有別卽是摯非徒謂威伊尹名摯重此德也箋訓摯爲至謂至誠誠則明故有別是申傳非易傳明正摯意曰幽閒卽和曰貞專卽摯逑匹釋詁作仇匹仇逑通用字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謂賢才宜爲王者匹偶全詩不以君子斥王者此與淑女對文作喩言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參所金差楚宜荇杏寤誤寐昧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也寐寢也思服服思之也悠思也余餘共恭或作供○參差不齊貌荇接余釋草作莕接余其葉荇郭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左右無方也流求釋言文以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引起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詞與例也傳不重言興統前章後倣此詞與無義此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者明取喩荇菜以宗廟之事重其人古者錫予功臣必於宗廟常武傳王命南仲於大祖也是其義據祭統夫人薦豆凡祭以豆爲重則此共荇菜爲王后薦豆可知然采葉傳曰王后則荇菜也此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不曰王后以明喩意重在賢臣故以備庶物事宗廟廣言之箋欲改爲賦以就求三夫人和好怨耦之說顯背序傳矣寤覺寐寢無時不然言求之切不得其人則爲天下國家憂憂在進賢如此若求大姒無論屬之何人皆不安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毛報 樂洛）

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鐘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樂如字○旣夕注與賓客燕飲用樂器故曰友之言友樂之者換）

下樂之作訓明友樂同義芼訓擇擇以爲芼進賢之道又在於采擇不可以不賢爲賢也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夫婦之樂無鐘鼓祭祀之鐘鼓非爲夫婦惟賓臣德盛宜與於朝會燕饗則有鐘鼓之樂中喻意以明正意亦傳例也重章疊句都是求之不得期於必得序謂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以此若以上章爲不得則如彼此爲得之則如此詩旨索然矣

詁謹案傳中再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者明詩中淑女爲序中后妃從來說詩以淑女爲大姒若然大明篇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淑女時爲世子婦周本紀西伯蓋在位五十年淑女當爲諸侯夫人思齊詩作於追

王後淑女則爲大姒無后妃名也后妃名者周公制禮作樂此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垂敎進賢特以淑女寓言儷王一德之賢臣爾疑者不知鄭謂以大姒凡言王后凡言王后何以不依采葉傳王后則荇菜之文郎據此詩之荇菜名王后乎如鄭文王本諸侯則召南序傳例稱夫人郎謂文王實稱王則更不可不稱王后白虎通義加王何王者不臣也至謂統官中如月令后妃帥九嬪御祠于高禖又后妃齊戒躬桑之類則后妃是一后三夫人之文不可以名一淑女必如箋云謂三夫人以下則衆淑女是豈易言乎竝后有譏三夫人亦可風天下乎況寤寐反側琴瑟鐘鼓變在進賢專言后不可可兼言三夫人乎然則諦非依序以兼二義之名名喻賢臣之淑女而何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師敬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覃徒南 澣戶管 濯直角○本者修身爲本也承關雎言王者誰不進賢人臣亦）

誰不自爲賢使承弼厥辟皆不修身之君子何以成其德於和摯而有別乎然風詩亦不得正言賢臣修身故錄葛覃女功之事而序之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卽關雎之王臣後六章言后妃倣此后妃在父母家言家修也志在女功志於道也與卷耳之志於進賢一在父母家一在君子家不同躬儉節用爲道日損也服澣濯之衣日新其德也尊師敬傅不自聖也以道德爲修身之程以聖賢爲修身之則然後可以出爲王者匹偶領撫閫家故曰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經言臣道就詩言之則婦道也此就詩義婦道說與下篇卷耳序就經義言臣道者作互文以見正喻相資爲三百十一篇序例發凡也不然古今豈有以婦道化天下者哉卽周世有賢妃不得云化天下者大姜大任大姒也

詁謹案謂后妃爲大姒爲文王齊家以治國者不得不謂葛覃以下七篇爲大姒之詩觀此關雎次篇若言大姒在父母家則文王於大姒將先齊其父母之家乎抑文王有待先齊於父母家之大姒以齊家乎

豈關雎爲文王齊家而葛覃卷耳則使大姒齊家以治國乎此毛詩大義害於鄭學之旁鶩猶淺害於宋人之不好古爲淺也鄭不難改典章文物就其訓詁然其事以鑿實而難誣宋人高談予罕言命與七十子不可得聞之性然其事以蹈虛而易僭故訓詁之害至於雜霸驩虞君子猶可指其非理學之害鄰於佛老小人無不可自爲是於是理學興而訓詁廢齊家重而治道衰讀詩者置葛覃卷耳以下垂敎臣道之徽言大義於不問生令帝王身家隱爲庸臣塞責之地顯爲亂臣藉口之由可勝歎哉然論語論詩不言齊家論政不言齊家與弟子不言齊家與大夫不言齊家與列國之君不言齊家稱堯曰則天稱舜曰恭已禹至無間湯蕘不仁文王在茲之文武王盡美之武皆不闕由后夫人也孟子與曾子門人同時其言必稱堯舜而不云齊其家推觀堯不得於其子舜不得於其父母兄弟禹湯不借塗山有莘之賢文王刑于寡妻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武王有婦僅得同於九人詩書史冊所載從無言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獨詩首關雎爲齊家以治國且必待后夫人有葛覃之本卷耳之志者乃由樛木不妒忌以治國平天

下乎且觀大學齊家節內孝弟慈仁讓恕之推己及人以爲法於父子兄弟者不止於正夫婦以齊其家何有於正夫婦以治其國又何由化天下以婦道乎大學所謂齊家治國不過修身所推暨謂本身出治自能先齊其家可也若謂化天下祇在於賢妻之德而正夫婦爲萬化之原與六經垂教君臣者不亦戾乎子華子曰黃帝首山神鼎攀龍遺弓本假以指喻之言而人亟傳之以相訴欺者不知古之聖人範世謂俗有直言有曲言曲傳久譌則知者正之然則於毛詩序之后妃夫人曲傳久譌者當如之何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施以攷灌古亂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絺恥知綌去逆摶博取才句閒問○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明興義因女功之事以葛爲引起其覃施谷葉皆無關喻意也箋疏謂延施猶女當外成葉茂喻女之少壯者皆是說比黃鳥摶黍明非倉庚黧黃小雅傳黃鳥啄粟故一名摶黍灌木取木釋木作灌木叢木取積也夏小正傳灌也者聚生者也取聚音義同喈喈和聲即關關和聲也之遠聞也者申喻意以黃鳥飛鳴言后妃在父母家修其和摯之德而有才美之聲達於遠正意即在喻中故不僅曰喈喈和聲而以遠聞申成詞意以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之理然竝無指實正義引大邦有子文王嘉止爲先有才美之稱是謂附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刈魚廢濩胡郭斁亦

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精曰絺麤曰綌斁猒也古者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煮渚猒於豔本亦作厭紞都覽紘獲耕綖延朝潮○莫莫成就之貌明三句亦爲與仰以成就引起刈濩正意與上章萋萋引起黃鳥喻意者不同刈取也濩煮之也釋訓文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邢疏煮葛爲絺綌以煮之於鑊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是通濩爲鑊也服事也絺綌煩辱之事斁猒釋詁文服之無斁事之無厭倦也古者王后織元紞以下魯語敬姜言同紞縣瑱之縚纖五采爲之元爲尊紘冕弁之繫屈而仰屬之於兩旁纓者冕上覆元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大帶禮帶祭服大夫自祭元衣纁裳朝服士朝於君元冠細衣素裳庶士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公侯夫人加以紘綖則爲紞又爲紘綖也士妻加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引此明王后至庶人之妻皆有所事王后之事稱王后則關雎傳之后妃非王后可知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汙烏害戶葛

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否何也私服宐澣公服宐否歸寧父母寧安也

褘輝見賢遍○言我釋詁文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其轉注假借以示人知如言不訓我以言於我者詁爲言我通古語也關雎傳流求謂沿流以求之也卷耳傳吁憂謂吁歎由於憂勤也行露行葦傳行道謂所行之道女曰雞鳴傳宐肴謂宐以爲肴鶴鳴傳錯石謂攻錯之石小旻傳一非謂一事之非旱麓傳流鬯謂流於鬯者瞻卬傳幾危謂幾於危者臣工以銍器穫麥曰銍穫也振鷺以雝土爲澤曰雝澤也有客

以亦然於周曰亦周也闕宮以犧牲純色曰犧純也此類尚多同爲相因見義讀毛傳不可不知此例故形弓之言我受而藏之者文王之言我長配天命而行者與此言於我爲告教者皆詁言爲我以明古語言兼我訓此詩風人代我其人謂言於我爲告教者有師氏其言於我爲教告者言我于歸以安父母之道也師女師明非傳姆女師教女於公宮宗室傳姆則隨女同行者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昏義文注婦德貞順婦言詞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引以明師氏之職祖廟未毀四句士昏禮文正義引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同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宗室大宗子之家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箋公宮宗室族人皆爲貴引以證女師教歸嫁之道有所教之處爾非謂此詩爲教歸嫁時作亦不謂教於公宮教於宗室薄污三句在父母家之平時躬儉節用如此亦非謂歸嫁之時婦人謂嫁曰歸通訓章內二婦字薄詞也污煩箋煩撋之用功淡澣謂濯之爾王肅曰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引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

見於君子而別之曰其餘則私也者申私訓燕服則兼衣皆爲副褘之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司農云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內司服王后六服注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正義並引特牲士妻祭用纚笄宵衣及士昏禮纚笄宵衣見於舅姑之文者爲祭服朝事舅姑義證亦申傳意統以士妻見舅姑之纚笄宵衣同於六服爲公其餘則我私我衣皆私也段小箋害本不訓何而云何也則可知害爲曷之假借此一例也若假干爲扞直云干扞也假鞠爲朝直云鞠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爲二害字作訓何者爲私服則宜澣何者爲公服則宜否序所謂躬儉節用女子在父母家習之可期于歸而宜其家人矣寧安也釋詁文歸安父母請于歸而父母之心足安慰庶幾無父母詒罹耳草蟲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衡衡然又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必下也皆本此詩寧父母爲文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不枉行以遺憂故美

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又推此傳箋之義後人乃因左傳杞伯姬來歸寧也之句遂以歸寧必爲歸父母家又不讀毛傳婦人謂嫁曰歸寧安也之訓則據後義以駁古義宜哉舊本此下有父母在則有時歸寧爾九字案序傳互相發明序云可以歸傳則云婦人謂嫁曰歸序云安父母傳則云寧安也不應增此九字與序相戾段小箋毛云寧安也意同草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妟安也引詩以妟父母卽此經之異文毛公精於訓詁不得以安也爲問安九字恐爲後人所增陳奐云此九字是箋語竄入傳文今正之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卷眷上聲詖彼寄謁堰入聲○志者志於進賢也葛覃言本待借女功之事卷耳言志則

有進賢之詩風詩不得言修身而得言思賢才也訂經取義詩中或有或無不免借喩序以明之故關雎以下后妃八篇皆非有爲后妃其人次第撰述何必爲大姒之作亦何必爲大姒而作但訂詩爲遷垂教賢才以其和也則內有進賢之志以其摯而有別也則無險[illegible]私謁之心詩所不必有序所不可無讀詩不能領[illegible]經義聖人何賴此等學者此毛公之所淡懼也故又申之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則更淡勉和摯有別者以賢賢易色爲不易矣

劫謹案范祖禹周官家宰論曰古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家宰實總六卿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其閒此毛詩所以首重於后妃之德后妃所以又當有卷耳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卽大宰職以八灋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之詔本之於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灋官刑官計以用其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之柄

而歸於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禮賓焉於是施濃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歲終則令百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凡此皆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之事然則后妃則周官冢宰其所職八灋八柄八統何在非和摯而有別者哉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傾寘之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寘周之列位畚本○憂者之興明興義也傳言興凡百十有五均無變文惟於此言憂者謂爲憂者懷人之引起竝無取於采采之事卷耳之物推此可知興義不同於比必取象此蓋爲興義發凡也采事也采采事采之也者明

事采之不一也卷耳釋草文注枲耳也頃筐畚屬畚之口不能平者易盈之器也者申喻意易盈不盈引起周行之憂嗟歎詞我輔佐君子者下皆同思君子官賢人寘周之列位者釋懷人爲思官賢人之君子淮南子俶眞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與傳義同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崔嵬五回虺灰隤徒回罍雷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言石戴於土上與傳無異姑且且詞也憂在進賢者或陟彼崔嵬王我馬虺隤以望賢人嗟冐通我

而不遐則姑且酌酒以消憂也極盡形容之詞人君黃金罍詞訓人君諸侯大夫有君人之責者許氏異義引毛詩說云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其云諸臣之所酢與傳人君黃金罍自合知非以人君爲天子也正義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故以傳人君爲天子乃孔說之誤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兕徐履觥古橫

山脊曰岡馬病則玄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春積○重章以厚其意正義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詞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箋解之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釋詁云元黃病也馬病則元黃各本作元馬病則黃傳寫之誤兕觥角爵箋罰爵也許氏異義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角者觸也觸罪過也與兕

觥爲罰爵義合是知傳言所爵箋言罰爵皆以兕觥即四升曰角之角爾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砠七餘亦作岨瘏塗痡敷

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石山戴土曰砠釋山作土戴石爲砠亦謂土戴於石上釋詁云痡瘏病也吁憂憂歎聲合之永懷永傷憂者之事卒章不言姑酌是憂思終不可解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如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樛居糾逮徒帝妒丁路以色曰妒○逮下和摯有別之德逮及於下也上篇既垂教后妃又當進賢爲志而古今大臣類不能進賢者凡以有嫉妒之心使然能逮下而無嫉妒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之謂夫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非必寵遲也惡其礙己之奸欺疑其防己之登進則及其論沈下

位無力自致之時百計蔽之一意除之或以爲不安分或以爲顧大局雖識其忠貞知其寃抑亦莫不明目張膽變亂是非惟其不能和摯而有別猶自謂能破除情面一例從嚴謬爲董正治官以欺其上於是進賢之法反爲讒賊妨賢病國之具故訂經垂教進賢必於卷耳之後錄此樛木逮下序以無嫉妒之心明之蓋合萬世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局致其意也凡序云言者皆明訂經之意非謂詩中有此言後倣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藟力軌纍力追樂洛綏息遺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履祿也綏安也南土周之南也纍纏繞也木下曲曰樛申喻意明以下曲引起逮下葛藟草名毛詩提綱云葛藟一名燕薁正義引陸疏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疑

孔因鄭箋分葛藟爲二名而改陸疏據易釋文引本草作葛藟一名巨荒亦葛藟連讀則以爲二名非是南土之葛藟茂盛明以茂盛引起福履爲興如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使衆妾得上附事之則是比非興只詞也君子斥逮下之大臣言天下樂此君子進賢逮下得天人之所助爲福祿之所歸此風人詠歌文王遐不作人以服事殷而得福祿也與大雅旱麓篇干祿豈弟求福不同同意說者不識后妃詞周南前八篇皆歌詠大姒而詩無達詁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奄於檢○說文荒云蕪也一曰草掩地也又奄云覆也奄覆即掩地之義掩地曰荒掩樹亦爲荒將大釋詁文魯頌俾爾昌而大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旋辭戀○詩例重章有爲先後之序者有不爲先後之序者此詩只以福祿之綏而安將而大成就無虧稱頌君子進賢逮下之美三章無淺深先後也惟其無先後乃愈覺稱願不已范處義詩補傳曰凡二南之詩言南者皆指其地而言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螽終○聖人訂經垂教子孫衆多何關治理知錄螽斯者亦以爲寓言也序者曰言若螽斯明衆多比義又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申言由樛木和摯不妒忌致此螽斯之衆多樛木爲賢螽斯爲民論語子曰庶矣哉孔注庶衆也言衞民衆多也富教議加必由於庶則治世莫先於庶然非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有以休養生息而庶無由此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說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詵所巾振眞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信厚也蚣松蝑胥○比也釋文云

蚣蝑一名斯螽幽州謂之舂箕蝗類也一母百子或曰一生八十一子風人美子孫衆多者取譬於螽斯之衆多螽斯羽蟲言羽以見其多詵詵衆多言其羽宜爾稱美子孫衆多者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呼弘

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釋訓云薨薨衆也齊雞鳴蟲飛薨薨亦言蟲飛衆多釋訓云繩繩戒也淮南子繆稱訓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亦是戒愼之意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揖緝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揖會聚於會聚見衆多也蟄蟄和集於衆能和集見其安阜呂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言衆多之狀三章自有次第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夭於喬鰥古頑○致者有所爲而得之者也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可也不妒忌而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豈一王后妒忌遂致國中男女皆不得以正昏姻皆不得以時乎蓋不妒忌者和摯有別之德既於樛木螽斯不妨賢病國而休養生息者衆由是推之可期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所謂既庶何加富之教之有如此者故曰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其室家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少壯灼灼華盛皆申喻意盛壯引起之子于歸之及時也于同於故訓往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明覩之子及其壯盛得以于歸可知凡宜以有室家者無或踰其時矣通典束晳曰桃夭篇序昏姻以時謂盛壯之時非日月之時三章皆取喻壯盛非謂嫁娶用桃夭之月昏月仲春爲鄭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又家語曰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毛故依用以秋冬爲昏時諸儒各從其家以爲鄭主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亦各有證據但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按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即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卯在驚蟄之前即荀子之冰泮殺止也又通典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皆與荀說合則毛義不得其實矣鄭所據周禮媒氏文自係期盡蕃育之法不可謂昏姻正月因束晳說附識於此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蕡浮雲

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蕡實貌謂蕡然大也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申喻意以明正意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蓁側巾

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者承上二章明至盛正意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詞訓上二章分言華實見壯盛之時無或踰此章總言華實知其至盛宜於家也詩中前分後總章法大學引詩故取卒章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罝子斜好呼報○后妃之化即關雎之化者關雎和摯而有別爲后妃之德既於桃夭見其德之所致矣然使禮法具備足以約束其民而民不免於偷猶僞也有兔罝之武夫莫不好德足見賢人衆多爲關雎和摯所推暨有實效焉嚴氏詩緝云能敬即是好德劼謹案五臣十亂不聞由於英皇任姒而說詩教齊家者必謂桃夭以下莫非大姒之化行是謂不能善讀詩序矣然前六篇皆詠涉室家猶或昧之可也至此兔罝之武夫好德斷非嬪官淑女所得風化及之者事理至明人所易曉故序者舉關雎之化言后妃之化是即以關雎爲后妃著后妃非王后也學者於此尚以后妃爲天子之妃曰后張爲之詞致經義終晦則序傳訓示苦心亦莫如之何矣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椓陟角丁爭赳上聲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杙羊職○賦也一章於杙聲知其人可任將率扞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椓擊也杙橛也凡掩取禽獸者皆擊橛地中張罝其上此則於丁丁占其肅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

其大公侯國君干扞假借字扞城扞敵若城左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柳子厚封建論云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公侯扞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如字

逵九達之道二章於中逵知其人可爲腹貳施寘也釋宮云九達謂之逵中逵言非邪徑仇通作逑關雎傳訓逑爲匹此仇亦訓匹爾知武夫爲公侯好仇亦與淑女爲君子好逑同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三章於中林知其人可匡正其君也中林林中謂隱微之際蘇轍詩傳曰丁丁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者於其腹心隱微之際制斷其理欲所謂格正君心之非呂氏讀詩記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歎美無已意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芣浮苢以樂洛○曰后妃之美不曰美后妃者關雎至芣苢八篇皆垂教學者以和摯之德修禮義之化本無后妃其人何從美之正義以八后妃爲一人故云螽斯以前后妃身事桃天兔罝芣苢三篇皆美化所及總上五篇致此三篇是由不知樛木螽斯皆言德化故不知總上三篇致此五篇並後三篇此承兔罝賢才衆多言婦人樂有子非妊子也有才慧之子足爲娛樂則隨事多欣而又非止一人所由賢才衆多爾蓋人生而教之已晚矣聖人致一世於和平將以教之於未生人之先而使人生於和平生於和平則性善生於不和平則性惡性成於天地父母之氣化非必善必惡故上世不無頑愚而聖賢有以感格之後世不無才知而事業多誣皆性之也生之謂性豈教之謂性哉故兔罝之賢才衆多矣使非芣苢婦人皆有子足樂則和摯之化猶未幾於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舃昔○賦也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就一人言其所事此云非一詞也者明采芣苢者非一人卷耳正義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是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釋草文各本有宜懷妊焉四字淺人所增車前並不宜妊毛公博物君子不應作此附會語采取有藏明爲兩事二章掇之捋之即采取三章袺之襭之即有藏首章總冒後章分應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說文拾云取也捋取捋而取之也掇是拾其子之已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陸堂詩學曰卽捋之一語可證芣苢爲車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袺結襭戶結

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衽入錦扱初洽○釋器云執衽謂之袺注持衣上衽又扱衽謂之襭注扱衣上衽於帶說文衽云衣裣也裣云交衽也深衣之服不殊裳前後正處用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上狹下廣屬於裳之兩旁玉藻云衽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服如深衣袺之襭之謂以裳貯芣苢而或持其衽或扱其衽於帶爾陸深詩徵曰此詩三章總四十八字內采采字十三芣苢字十二薄言字十二除爲語助者才餘五字爾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塗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困學紀聞引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學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詩以漢廣四句指德化詩人意中江漢爲主游女爲賓故不以喬木弁首而以漢廣名篇序者曰德廣所及廣大也明后妃之德化由兔罝芣苢而被於南國爲關雎和摯而有別之大驗蓋和摯有則者此可不由於禮南國無思犯禮之非和摯之德廣不及不曰后妃而曰文王明上篇后妃卽文王夫文王商臣也以雎肅之聖德致二南之美化繫之周召二公特追王後不欲屬以臣道然道化實非二公所得專故推其義類則曰后妃正其主名仍稱文王正義謂變后妃言文王不知乃變文王言后妃爾文王之道被卽關雎之化行被於南國不止江漢此則美化於江漢見之極言女子無犯禮之思則知雖求之而不可得非謂有求之者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爲泳思詞也永長方泭也竦栗勇泭芳于一作柎又附○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引起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詞興例也正義本思詞也在漢有游女之上故云詩之詞大體韻在詞上休求字爲韻末二字俱嘗作思舊本誤作休息然釋文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按傳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讀求思爲思想之思不以思爲語詞則詩本以求思與休息對文息與思同在心母以雙聲爲韻惠氏九經古義引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子息作諰說文諰云思之意疑古思息通今按古雙聲多通用思之通息亦以其字之同母爾至傳思詞也自解下詠思之方思孔廣森謂寫者倒之正義以故致疑遂有意改爲休思者其說是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明不可求自無求思之者漢水出陝西漢中府沔縣嶓冢山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爲漢又東至湖廣漢陽府大別山入江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岷山之羊膊嶺一名汶江四瀆之一東南至成都府灌縣始大又東流至湖北漢陽府與漢水合東北入海廣大也說文永云水長也方泭釋言作舫泭孫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說文泭云編木以渡也詩釋文引郭璞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又云水中箄筏蓋箄筏散文則通釋水大夫方舟庶人乘泭美炳璋廣義曰昔何以盬冶今何以貞淑詩人悠然神會而歎之曰誰爲爲之乎意中想着德化目中卻注此江漢恍見文王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直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其遙錯倉各秣莫葛

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翹翹薪高貌也說文薪云蕘也蕘云草薪也楚荊也以言刈其楚引起言秣其馬亦詞興無喻意若如蔞言欲取女之高絜者

致禮係焉則傳例必中明今只訓秣爲養傳意但訓之子于歸時必秣馬後行何楷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爾豈可以非禮干之乎士昏禮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夏官庾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蔞力居

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蔞草中之翹翹然者明蔞亦爲薪管子曰葦下於雚雚下於蔞則蔞乃雚葦之屬也高誘注淮南子時則修務篇云馬五尺以下爲駒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曰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首章不可求正說止一言之秣其馬秣其駒加倍說故疊言之漢廣四句無限歎慕故須三疊言之皆增減不得此古詩重章疊句之法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墳符云○上篇文王之道被此文王之化行皆謂關雎之化行也皆明文王爲關雎后妃也上篇正義云序於此旣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言道化行也此旣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郭璞注釋水之汝爲濆謨引此詩作遵彼汝濆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然汝濆名篇不言所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者何爲乎據詩文實作墳不作濆郭注厓岸之墳大防曰謂隄本傳亦曰墳大防也從知修治隄防著於篇名墳字序故不推原閔勉君子事爾偁序者每以序文推說爲煩似此少簡轉費講求可知詩序只患其簡不患其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枚梅惄乃歷調周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

賦也汝水出河南嵩縣分水嶺由天息山東北流至汝州經汝寧府至安徽潁州府南汝口入淮墳大防釋邱文說文條云小枝也枝木別生條也枚云榦也榦者本也君子平治汝水之隄防者婦人念其奔走河千而事薪樸以爲久未得見何嘗不飢渴思也調朝假借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以自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

肄條條枚之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申喻意以明正意有逾年之久思得見之不我久遠棄也既見擬議之詞言甚思得見以起下章但王事不可解父母孔邇意以爲勉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符方頳敕貞燬毀

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釋魚魴魾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魚勞則尾赤明以魚勞喩其君子之勞由於王事之急切也燬火釋言文謂急切也當紂之時大夫行役雖汝在周南猶以王命臨之而期令急切致婦人以如燬言王室作閔勉之詞劉辰翁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甚邇一言不可遺祿養意是一層家聲意是一層貽罹意是一層雖則如燬猶當黽勉從事正以父母孔邇之故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迺解章帶就孝廉之舉范家相曰觀磐讀詩之歎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呂辛○此篇亦採自江漢汝墳之國不必周召子弟關雎之應后妃之德之應驗也德爲和摯而有別然和者不以禮將至同流合汙摯有別者不以禮則亦黨同伐異故關雎之德化必以禮爲之節至天下無犯非禮而和摯有別之德無少偏倚無少歉闕矣衰世謂殷周之際信厚猶和摯也公子信厚致此麟趾之詩故雖不致麟卽如麟趾之時

爲關雎之應

劫謹案正義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唐虞之世麟鳳游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今以麟趾爲關雎之應則關雎卽黃帝堯舜之時黃帝堯舜致麟之時亦卽爲關雎之時致麟卽關雎之時則後來行關雎之化雖當衰世皆得如麟趾之時序意圓到全在之時二字謂和摯如關雎自可致其時於黃帝堯舜然麟趾固不爲關雎作也詩人志之所之一人一事吟咏性情何必都有寄托定有關一繫自編於國史定於聖人因其文比其義類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廣矩宏規有不僅在章句之末者序以明之亦不僅爲三百篇詩題作注故序中之事不必皆詩中所有詩外之意不必泥作詩之時如此詩不過歎美公子以居周南之末則以爲關雎之應豈作詩以應關雎者哉本傳麟信而應禮爲關雎之德及於漢廣無思犯禮則禮修矣瑞應之占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人君則當方來應關雎之后妃人臣也故修禮屬火火生土麟信爲土獸之瑞以應之是謂關雎之應爾鄭駮異義云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

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端是其義也鄭意尊孔子以人君當方來應乃以麟爲金義之獸然於此箋則云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亦以麟爲信與駮義自異不知孔子亦臣道也自衞反魯放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文成獲麟正爲麟信應禮得修母致子之應與麟趾爲關雎之應同至瑞應之說後儒不信由於後世無誠實修致之事删詩錄麟趾騶虞明爲瑞應正以垂敎後世爲王如偶者有以文不以實則符命天書祇形其僞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振眞于偁居

麟之趾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詞

陸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麟信而應禮依序作訓以足至者也申喻意明如螽斯羽蟲則曰羽以喻子孫衆多麟以足至則曰趾以喻公子瑞應公子下章公姓公族皆是于嗟歎詞歎美公子以爲麟也信而應禮修母致子也左氏哀十四年傳服虔注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亦與左傳說同修母致子者白虎通義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生者爲母所生爲子此子母之說也洪範五事一曰貌屬木爲仁二曰言屬金爲義三曰視屬火爲禮四曰聽屬水爲知五曰思屬土爲信麟信應禮是修火以致土騶虞應信是修土以致金騶虞白虎金獸也先儒以五靈配五方龍東屬木鳳南屬火麟中屬土白虎西屬金神龜北屬水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母以致其子五行之精也亦與傳合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題啼○定題釋言文郭注頟也公姓公同姓者禮記大傳鄭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公同姓謂公同高祖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麟角所以表德者以其一也公族公同祖左氏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杜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故公族則爲公之同祖也趾言足至定言題角言表德皆舉大端爾不必詣趾不踐生不定不抵角不觸

卷一終

召南鵲巢故訓傳第二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詁謹案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境內帝王世紀岐山南有周原本黃帝子昌意國降居若水後爲周公邑括地志岐山縣西南有召亭即古召公邑當堯之時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夏衰大康之亂不窋失官竄居戎狄至公劉始居豳至古公亶父當殷王小乙時避狄難遷於岐躬行召南之敎傳王季文王行令周南之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分岐陽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邑其時岐未名周也故稱周公周公名旦武王弟在文王時稱子孝篤仁武王封之魯子伯禽就封公畱輔成王政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姬姬氏食采於召故謂召公文王時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治四方諸侯甚得兆民和武王封之北燕亦元子就封公畱輔政詩有周南召南考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制禮作樂採文王作人事殷風從所及之詩屬之太師垂教臣道時文王已追王故分化行之地近屬周公遠屬召公君奭篇日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即文王之詩屬之二公之意竝曰南者言風化自近而遠被於南國漢汝江沱非謂南樂其後周澤既衰風雅俱變孔子乃就太師正雅頌頻爲更訂首表二南爲正風於周南見近則化行草野於召南見遠則德齊庶位自先王積累言之本先召南周家之事也自臣道內外言之則先周南萬世之法也次第相承凡二十五篇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尸鳩乃可以配焉

行去聲○召南周南所推暨由近以及於遠也關雎后妃之德化既自北而南矣又當推及四國諸侯惟正言諸侯之德則雅故錄鵲巢夫人之詩序者明以爵位爲王者之鵲巢以國君之積行累功借喻於夫人而言起家居有也德如尸鳩曹風鳲鳩

傳曰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據彼傳以鳲鳩之平均如一喻君子執義如一則是平均爲執義爲鳲鳩之德於此不言於彼見之鳲鳩平均之德爲諸侯之所以配王即關雎和摯之德爲王臣之所以稱妃妃配同字和摯平均同義有內外之殊無彼此之別周官立家宰以佐王均邦國宰以和言均即平也王臣近王但德備和摯自足致協恭之雅諸侯治其國非平均如一不能𢡈義正之宜然必和摯有別然後是非可明亦必平均如一然後好惡不惑天下古今未有是非明好惡眞而不治者即未有是非不明好惡不眞而不亂者此臣道之大綱也故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詁謹案魏書李業興日昔大王王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敎以興王業夫二南文王風化所及當大王王季居岐陽時尙無召南之詩何有召南之敎況鵲巢爲夫人之德采蘩爲夫人之職下此大夫妻以至賤妾嫡媵王姬皆後世婦女之事又何以爲大王王季躬行之敎乎惟關雎序亦曰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先王即大王王季皆諸侯則其躬行召南之敎有不誣矣然大王王季非召南之時岐陽非召南之地而召南之敎行焉將何以行於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小星之妾江有汜之媵乎然則讀鵲巢序而不知夫人寓言國君可乎蓋鵲巢詩自爲夫人作經借爲諸侯之喻序以明垂敎朔爵惟五爲王配偶當有其德即葛覃之所謂本也葛覃爲宰輔故於其諸侯宰輔近王則以后妃言之諸侯主其國故於其夫人見之此周南召南之別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御五嫁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尸鳩秸鞠也尸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尸司又作鳲秸吉鞠菊百乘去聲○尸鳩秸鞠釋鳥作鳲鳩鴶鵴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獲穀尸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者申喻意以鳩居鵲巢引起之子于歸而言諸侯之禮百兩也兩一車也乘四馬也風俗通義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

車稱兩馬稱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申百兩義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有之也將送也方有之也釋文一本無之字按廣雅云方有也無之字本是也將本訓行引伸作送大雅韓奕傳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能成百兩之禮也者明有其德乃能成其禮序所謂德如尸鳩乃可以配左氏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與序傳合

維鵲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蘩煩

劼謹案周禮內司服賈蔬引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又白虎通義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然則夫人不失職於祭祀者謂宗廟之事夫婦共之者言也左氏文三年傳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杜注言沼沚之蘩甚薄猶可用之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左氏說采蘩為舉人以周與人之壹與序說似不合然祭始於遊士成於備官言不失職於祭祀舍舉人與人何以哉覩風雅編中有宗廟之詩無郊社之詩中庸曰宗廟之事所以辨賢也不可知風雅以祭祀言進賢乎不可知采蘩夫人之不失職卽卷耳求賢審官之志見諸行事者乎故射義士以不失職為節則取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皤婆

蒿好平聲○賦也蘩皤蒿釋草文郭注白蒿也水陸二種陸生宜蠶此言沼沚水生可知與豳風小雅言采蘩祁祁者皆不同于於古今字此訓下二于字其上于以之于則語助也公侯夫人至此猶可以薦申詞外之意明蘩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所以寓言求賢審官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夏小正傳榮堇采蘩皆為豆實祭事以豆為重祭統夫人薦豆卽王后亦薦豆也醢人四豆之實皆有菹豆實為菹故知蘩不為羨王后則荇菜也者通訓傳例明采蘩亦猶關雎以進賢言荇菜也又以見夫人寓言國君猶淑女寓言王臣也不然關雎序傳何不稱王后此何不曰后妃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也釋名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釋宮云宮謂之室訓宮廟者羣公之廟曰宮廟為宮中之一室也上章言所用之事此章並言所用之地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僮同祁巨私還同旋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飾識竦悚○總言夫人奉祭全體之容始終之敬被首飾非首服鄘君子偕老箋副既笄而加飾是也此箋以被為髲髢乃自引少牢注少牢文日主婦被錫衣移袂注被錫讀為髲鬄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移其袂爾其追師注引少牢衣移袂則以為移祿衣之袂兩說自異見猶未定當足轉引為證乎按少牢今文錫衣作緆衣襐衣注綠緆也士喪禮注祿之言綠緆為綠緆衣卽祿衣矣少牢緆字當屬下句作緆衣移袂追師注所謂移祿衣之袂者上句主婦被卽此傳被首飾為副既笄而加飾者其云周禮所謂次也亦自引追師注追師文曰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蓋以副編次為鬄

三名攷禮經只昏禮云女次純衣他無服編服次之
文其服以告桑服以見王皆正義所謂以意解之者
王六服同冕不應后首服有三先鄭釋爲副編次云
副者婦人之首服引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
立于東房證之而不別釋編次意謂編髮爲副之次
第也君子偕老傳副婦人之首服編髮爲之是其義
髮鬄者後世假紒婦人常服豈足爲禮昏禮女次亦
必非髲鬄或副自有等次如冕之旒數不同等爾鄭
既誤以被爲非副於夙夜在公說不通乃改釋在公
爲視濯溉饎爨之事視濯溉饎爨是否首服次而緖
衣禮無明文惟郊特牲宗人升自西階視濯溉主婦
視饎爨於西堂下則士禮也少牢大夫妻已不視饎
爨此采繁夫人豈更視濯溉乎祭統君致齊於外夫
人致齊於內然後會于大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
褘立于東房此夙夜在公事也祁祁舒
遲兼還歸作訓故申之曰去事有儀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關雎后妃寓言王臣鵲巢夫人寓言國君此草蟲之

大夫妻寓言大夫可相因可見義矣不然后夫人以下
又責備及大夫妻果婦人可任天下乎若云皆修身
齊家之事則此以禮自防與葛覃之志在女功鵲巢
之德如尸鳩皆在父母家之先本傳待禮而行隨從
君子亦非君子齊家以後然則能以禮自防非謂古
之人又惡不由其道者乎禮者卽尸鳩平均如一之
德平均如一然後賢否有別好惡
無私則待禮之大夫可在位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喓於遙趯託歷阜婦螽終忡敕中覯古豆降戶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
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
歸宗之義止詞也覯遇降下也躍藥蠜煩適釋往也○草蟲卽草螽蟲與

螽古通用字阮元揅經室文集云凡詩中有同字相
竝爲韻者卽改一假借之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
之例此詩下言阜螽上句不欲作草螽則以蟲爲螽
之假借故此云草蟲常羊釋蟲云草螽負蠜疏一名
常羊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阜螽
蠜釋蟲文邢疏人謂蝗子爲螽子究州人謂之賸是
負蠜之小者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興禪同類
是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申正意以明
喻意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爲憂心作訓古之嫁
者三月而後反馬左氏宣五年傳冬來反馬也杜注
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是未反馬之先有歸宗義也覯遇釋詁作遘遇覯與
遷同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見在覯先見覯
分說是鄭重語合後章三疊殷勤是渼慰意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蕨居月惙張劣說悅

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惙惙憂也說服也鼈卑滅○正義召南

也大夫不越境迎女而傳曰周南山不言召地者周
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孔蓋不知先時周召屬岐後
文王受命作周則周召之地皆周傳據其後作訓曰
周南山也蕨鼈釋草文郭注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
之鼈託言采蕨引起憂心下采薇同凡詩
云陟彼多是託言非必自往亦與義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
思相離也夷平也說文薇菜似藿嚴緝引項氏云卽今之野豌豆蜀人謂其葉爲巢菜
蘇東坡改曰元修菜與釋草薇垂水者別嫁女之家
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者禮記曾子問文作三夜不
息燭引以明傷悲之意夷平釋詁云平易夷也言樂
易也降是釋然放下對衡衡說說是欣然得意對惙
惙說夷則樂易而安矣對
思相離說三章有淺深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蘋符申共恭○儀禮射義卿大夫以循法度爲節則取采蘋與詩序合猶士以不失職爲節則取采蘩也職分於下待國君進賢而不失采蘩進賢故以教士不失職法度明於上非賢者在位不能循采蘋惟賢故以教卿大夫循法度法度不專於祭祭祀則法度之大端而對越祖考者也儀禮歌詩越草蟲而取采蘋自以采蘋專爲祭祀作王應麟詩考疑采蘋舊在草蟲前者非是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濱賓潦老

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蓱瓶厓五佳○賦也

釋草萍蓱其大者蘋郭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瀕厓水厓人所賓附也聚藻亦名薀藻蘋一作藚藻一作藻同類異種沈者曰藚浮者曰薸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此教成之祭之樂歌首章言祭之初采蘋藻之事左氏隱三年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盛成筥居呂錡宜綺釜父

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小雅甫田傳在器曰

盛有足曰錡以釜自無足故別作錡訓首章采之事此章盛湘之器下章奠之所皆言蘋藻也饔烹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祭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蘋藻爲鉶羹之芼而以季女主之成其爲婦禮也故重言蘋藻若他祭則不必於菹實中執其一二始終不置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堂練下上聲齊側皆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亦訓奠爲寘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疏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此宗室大宗之廟也者教在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亦小宗卑故也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戴震詩補注曰祭祀在室中之奧此獨言牖下異於常奉祭祀也攷之禮牖下或室中或戶外以女禮則知爲戶外古者宮室之制戶設於室東南牖在戶西奧又在牖西爲室西南隅之名牖所以爲明奧其地幽奧以奧爲牖下者誤薄物四句有齊訓也與采蘩傳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義互明古之嫁女者必先禮之謂祭禮也於宗室者以祭主設羹之禮先之於宗室也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昏義文引以明教成之祭傳本不誤箋舉昏禮記父醮女而俟迎者之語辯之曰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祀也意以傳禮之爲醴女之誤正義調停謂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然則傳何以曰禮之於宗室乎豈於宗室可云醴女而俟迎者此讀傳之誤非傳誤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周南無周公召南美召伯者二南皆

文王爲人臣之道周召岐邦大夫周公治內統於文王召伯所明亦文王之教以在外而得自見爾然周南推驗化民成俗不言其美爲其有自然之次第也召南三美詩則於其難見其美者妒忌之害詩教最重故江有汜之媵得備數爲難和摯之德關雎所推故何彼襛矣之肅雝爲難此南國非岐治文王之化自北而南遂令召伯教明南國亦事之所不易而化之至神者也乃特書美以總括召南十四篇其垂教後世召伯之意切矣世家云召公治四方甚得兆民和四國諸侯布王者之化於兆民因地因時用人行政

雖後世郡縣天下猶任封疆大吏之自爲禮刑修則一國家其福兵農皦則天下被其災而治亂之迹王者受之故平均如一之教不可不明於早也鄭小同撰鄭志答張逸問甘棠若在文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謂文王與紂之時乎謂明教在先作詩在分陝之後非文王時也故稱召伯范補傳凡二南之詩非必竝作於一時後世之錄詩者隨其所得而取之聖人第存其可以爲後世法者初不計其先後也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今河南府宜陽縣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芾非貴棠堂茇跋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茇草舍也舍去聲○

賦也釋言芾小也甘棠杜也釋木說文同又說文棠云牡曰棠牝曰杜分牝牡者棠不實杜實而可食故謂之甘棠牡棠牝杜析言之也杜得稱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云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以木色之異異其名也翦去去其枝葉伐擊擊其花實草舍草止也周禮夏官敎茇舍注軍有草止之法此甘棠爲

成亭之所樹合下章愒說言召伯曾稅駕止息於此歷久而詩人猶歌詠之舊本草舍也下有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不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三十七字據宋本岳本爲箋召伯明敎不必聽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愒愒去例

愒息也敗壞也各本愒譌作憩按說文無憩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憩說文作愒云息也是知憩卽愒之俗體釋文本又作揭者卽愒字之誤攷菀柳民勞皆作愒傳皆訓息故從段定本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始銳

說舍也舍捨○拜屈也施士丐詩說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李光地詩所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承勿翦遞說愛護愈至說通作稅揚子方言稅舍車也郭注稅猶脫也舍車今言御車合上草舍止息舍車詞異意同孔叢子曰於甘棠見宗廟之欽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侵七林○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謂文王與紂之時也鄭志荅張逸問

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爾何訟乎曰實訟之詞也民被化久故能有訟於不能侵陵見聽訟之明蓋君子小人天地所竝育智愚邪正古今不相容詘伸之理消長之機或不免於訟乎故聖人知本之論必使絕其詞畏其志於無情者焉自蒙蔽之朝顛倒以顧大局迴護而與重比雖但抑揚之文行而功可爲罪賢可爲奸小人無不可以誣君子於是有情者反畏其志不得盡其詞引身而退以托於識時務乃令天下無是非矣然是非爲治亂所繫而古今之是非不同古以爲是今以爲非古以爲非今以爲是同一事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一人也先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幾至無非不可以爲是無是不可以爲非安在彊暴之男不可侵陵貞女哉此召南於甘棠明敎之後錄行露聽訟示後世以是非爲治天下

之大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厭於葉浥於及

厭浥行露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

道路也以道中之露引起夙夜言不可行豈不言有是也者明有是昏禮夙夜之時正義夙卽昕也夜卽昏也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釋文曰致禮用昕親迎用昏雖有是昏禮夙夜之時謂可蹈此多露而不顧乎設爲貞女之詞以多露喻非禮引伸喻意於正意之後與麟趾椒聊同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穿川女汝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室家不足昏禮紨帛不

過五兩也墉角紂側基○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申喩意以明正意女之速獄似有家者女汝其人家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召告也獄墉盧植云相質穀爭訟者也昏禮紂帛不過五兩媒氏文紂同緇納幣用緇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十箇爲束貴成數也禮尙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日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引以明幣可備也其不足者雖速獄不可彊折中日昔徐吾氏之女欲適子南而公孫黑彊委禽焉所謂不足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墉庸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

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說文牙牡齒也段注牡齒當作壯齒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

牙釋宮云牆謂之墉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通上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爲義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者明聽訟者不令棄禮從之也既訟女從豈能自主而貞女之志竟得自伸非聽訟之明不及此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桃夭后妃之所致者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化成於民也羔羊鵲巢之功致者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德徧有位也鵲巢之功即文王之政猶關雎德廣即文王之道彼以明變文王言后妃此明變文王言夫人惟文王之德如尸鳩平均如一行其政明其教又於行露聽訟正其是非乃能在位皆節儉正直如此羔羊之詩豈夫人大夫妻所可致乎詁謹案鵲巢夫人之德也鵲巢之功致即夫人之德所致何云化文王之政哉使非詩序之文正喩互見

豈文王之政以化夫人夫人之功乃致在位何夫人致羔羊之美不由於王后王后致兔罝武夫之賢而不及夫人是夫人與王后之德絕不相因而周南言后妃之德至漢廣則曰文王之道被召南言夫人之德至羔羊而曰化文王之政是后夫人與文王之政反展轉相屬可不謂鵲巢之夫人爲諸侯乎可不謂關雎之后妃爲文王乎文王王之靈臣亦諸侯也周南寓言王臣召南寓言諸侯不可於漢廣羔羊詩序中之文王見之乎序例喩言不名正正言不爲喩喩言如王臣稱后妃諸侯稱夫人姍大夫稱大夫妻士稱賤妾不命稱媵同姓公侯稱王姬其事則各從其類之稱是也正言如王者之風繫之周公諸侯之風繫之召公文王之道召伯之教及此化文王之政猶文王之化文王之時之類是也喩言稱正覽者不識正言爲喩說者何依故經師必辨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它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它徒何本又作他委平聲

小曰羔大曰羊素絲五它素白也它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

可從迹也數色角下同英映從足容從迹亦作蹤跡○賦也小曰羔大曰羊對文則異它數未詳眾說皆不可從謹關疑焉英飾也裘飾素絲其制亦無聞大抵羔羊素絲即是節儉不必說革爲儆縫爲補委蛇即見正直爲其行可從迹如此形容節儉正直自覺意溢於言至今誦之宛然可爲矜式劉向新序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矦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漢書楊興薦匡衡曰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師古注反衣者其毛在內蓋古裘無似今之向內者大裘尙質羔裘有文故素絲英裘有其制也玉藻曰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又日君在則裼盡飾也裼者卷禮服之兩褒而露其裘故君子狐商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皆言褒也鄭注袒而有衣曰裼言袒則亦謂褒古者冬月禮服以裼爲常襲則褒不卷爾然則朝服之裘必有裼衣加於外而卷褒露裘之處安能見其五它五緎五總哉傳故申之曰大

夫羔裘以居明其爲退朝之時釋朝服而表裘以居也正義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者疑羔裘爲朝服爾攷王之公卿大夫士以皮弁服朝王冠弁服聽私朝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以冠弁服朝君元端服眡私朝元端裘裼同朝服與祀天之大裘不裼異故禮曰朝服羔裘緇衣裼然則緇衣羔裘方爲朝服非羔羊之皮卽爲朝服不可以居也儀禮士冠禮主人元端朝服緇帶素韠按士之朝服緇帶諸侯則素帶朱綠終辟大夫則素帶元華辟垂此言素絲英裘之制不言帶韠其非朝服可知司裘職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示質者以其袞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然則黑羔裘無裼惟祀天之服爲然此言大夫羔裘非黑羔大裘黑羔大裘乃無加袞使猶加袞則裘爲衣內禦寒之具何必名於五服之上不惟郊特牲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不可據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注先鄭後鄭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者亦未悟黑以代元裘以代袞不必更被袞加元之義其元冕十有二旒纁裳赤舄自如袞服因以示質故異於表裘不入公門若泥表裘言之則被袞

加元卽爲襲裘襲裘亦不入公門何敢以祀天乎明此則凡言裘裼者皆與大裘祀天不相涉自梁及隋唐後皆服黑羔裘無衣無誤惟誤於元冕無旒爾至宋神宗從陸佃之議服裘被袞禮意亡矣而攷據家反以爲古制復明特爲辨論於此退食食於家也公公門諸侯之門退食自公言自公食而退也公食卽公膳古者卿大夫有二朝魯語所云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也其在公各有治事之朝勤於治事不遑家食則有公膳可食詩言退食自公正著其盡心奉公緇衣詩還而授餐欲其還食於家所以見君之優賢也行可從迹也者詞訓王安石曰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絕無私交之事所謂行可從迹也今之大夫執從而從迹之哉常璩華陽國志載廣漢太守遣子詣州修歡使君欲納之陳湛日不可失羔羊之義後有言州都私交者攷之無得乃明是謂可從迹者

羔羊之草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緎域

草猶皮也緎縫也 縫去聲○草猶皮也正義對文則皮草異散文則皮草通故曰猶也

緎縫縫緎之界詩志五緎言素絲五英皆當縫之界域也范補傳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符龍總子公

羔羊之縫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縫殺之縫符用

殺所界○疏衣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宜寬也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者舉衣以明裘也總數猶它數王引之詩述聞云紀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紀四紀爲緎四緎爲總乃凡改西京雜記之文按西京雜記曰五絲爲䋈倍䋈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異六名止一緎字與此詩次章緎字同而傳已有明文曰緎縫也王氏之說旣須背傳又須改䋈爲紀改緵爲總且或則二十五絲或則一百絲或則四百絲不嫌太煩乎不嫌其制不一乎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隱○召南之大夫非召伯之臣凡自周南而東而

西而南之國皆召南大夫也遠行從政謂載贊出還仕於異國自諸侯有鵲巢之德又不失采蘩之職而大夫遂能以草蟲之禮自防更能循采蘋之法度於是甘棠之敎明行露之訟理凡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召南有何不可仕之朝哉故遠行從政者堂家憫其勤勞堅其來歸而以雷雨經綸施近被遠之義勸之非在位皆賢無彊纍之侵陵何以得此北承羔羊化文王之政說來以見已仕之賢無不得其詠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振眞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何此君子也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比也山南曰陽日之所照風人以遠行從政不如歸取譬於殷靁致雨不在遠靁出地奮震驚百里易豫震卦詞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中言靁雨之用明比義也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違去論語去而違之至於他邦莫敢或遑遠行徙勞也振振君子呼之以致殷勤也歸哉歸哉何必去父母之邦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山北曰陰左右皆側也亦在其陰與左右者言亦不遠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下處上聲苁

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也處居也或在其下要之不遠居止也說文處止也節氣中有處暑謂止暑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摽婢小○此詩爲將仕者之托詞序推觀之以爲未仕之賢才得以及時登進也周南既錄桃天召南何必復錄摽有梅凡由甘棠行露以觀政平訟理又推之羔羊殷其靁固已百僚師師和氣洋溢豈必復以男女及時美道化哉況召南十四篇皆言在位不同周南言草野風化故序知男女及時爲寓言賢才得以及時登進野無遺賢不惟羔羊殷其靁之已仕者爲朝無倖位矣詁謹案摽有梅又推言文王化被蓋召南皆遐下作人之事也風雅一貫小雅之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大雅之既醉太平鳧鷖守成莫非本於關雎和摯而有別鵲巢德如尸鳩平均如一以爲豈弟作人者故周南變文王而言后妃召南變文王而言夫人終必借證文王明道化必待其人況賢才得以及時尤非文王之遐不作人不及此爲詩教所最重大雅所以借文王立臣道之極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七尚在樹者七吉善也隋迨果○盛極則隋落者梅明以摽落言盛也尚在樹者七明以七言猶盛作引起我風人我將仕者庶士士也女以夫爲士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詩若謂待嫁之女則士不可以庶言矣故知爲將仕者之托詞迨及也吉善善時也三章分說三等人首章謂年猶盛者則及其盛而擇吉成禮矣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在者三也今急詞也在者三言在樹者三則較遲也次章謂已及昏時者則時不可失矣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墍取也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蕃煩○頃筐畚屬墍取取之於地則在樹者無矣三章謂限盡者亦無或踰其限所謂得以及時謂之不待備禮也者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徵請期不待備此四者而親迎爲不待備禮故又引會而行之申釋謂之不待備禮也大戴記本命篇曰男十六其施行女十四其化成盧辯注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墨子節用篇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周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三說不同各據先期當年限盡言之限盡云者男三十女二十爲不可踰之昏限故周禮仲春之月令會計其三十之男二

十之女未能備昏嫁之禮者許其殺禮媒妁通言而行蓋有此會然後三十二十之限不可踰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行下孟○惠及下與樛木之逮下同言不槃陵下位也既於羔羊摽有梅言文王此復言夫人者序何正喻互見之文惠及賤妾承得以及時者為說小星在郊邑與樛木在宮府者別故言進御於君而能盡其心也命有貴賤言命數也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貴賤攸分明辨晢矣惟險詖私謁之風行才德不稱命數貴賤乃不足言故錄小星以敎四國諸侯苟序官惟賢足厭一世之人心自無以新進之命數慢其職而懟其上者矣管仲平戎於王辭上卿之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鄭伯賜子產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是皆知其命有

貴賤而能盡其心者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呼惠寔是職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同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噣張救更庚見賢遍○賦也此下位托為賤妾之詞言星夜在公以職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小星衆無名者明三心五噣及下章參昴皆大星也正義心三星柳五星釋天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噣喙同今星圖心仍三星柳則八星豈古本五星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故傳曰四時更見明以所見為賦非喻言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者言九命之數貴賤各有次第不同等也列位嫡媵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參倉含昴卯裯直留

參伐也昴留也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襌單○參非伐伐在參後參伐相統互舉以見史漢言昴皆曰留變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正義引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又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或說以三為參五為昴故參有七星中列三星為中軍正中大將兩旁參謀名參以此則以參為三可也昴實七星犬牙相錯斷不能分指其五或引五老游河飛為流星上入昴謂昴為五星反駮宋書符瑞志五老為金木水火土五精之說為非然則五星聚奎五星聚於營室皆可以奎與營室為五星乎被寢衣也論語鄉黨篇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說文襌云衣不重也裯襌被與衾同以厚薄言非牀帳抱者賤妾進御有事衾裯非謂賤者抱之往貴者抱之還內則注妃妾進御之次兩兩抱帳之說俱不可據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汜祀媵孕嫡都狄○不美嫡而美媵美媵正所以美嫡也古者女嫁姪娣從之曰媵內則注諸侯取九女姪娣六人喪大記大夫撫姪娣士昏禮注若或無娣猶先姪媵是諸侯大夫士無不有媵召南敎列國在位而錄媵詩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一輩而設勤而無怨率其職分之所當然嫡能悔過久鬱下僚之才終備命數則上位無不知人此遐不作人之極致也合上篇小星觀之上下惟賢君臣相悅即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世界有非徵招角招之樂所能罄其形容者矣詁謹案進賢美名後世不務無闕雎和摯尸鳩平均之德而妒忌誤之也詩敎進賢即妨妒忌自樛木螽斯桃夭推及小星丁寧告戒蓋知其為百世不可免之繫矣特錄江有汜序以為文王之時有然夫文王

二南之主名也二十五篇莫非文王之時獨於此言之明非有加文王之臣居上位則妒忌終虞難免不免則不治能自悔則亦大治妒忌之害甚矣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為汜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決古穴復扶富○此久屈下僚者美其上終能知已而設為嫡媵自幸之詞決復入為汜明喻意引起不我以而復悔之子嫡也我媵也以使也不我使不使我備命數嫡能自悔悔不我以也遇勞無怨序者推說不在句中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渚諸呂

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釋水小洲曰渚水枝成渚申喻意小洲由水枝而成亦有決復入之義與猶以也箋嫡悔過自止謂自止其妒忌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沱徒何過戈

沱江之別者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郭璞曰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齊息園水道提綱曰江水至灌縣西北境折而南曰灌口經縣城西曰湔江亦曰都江卽古離堆地江至此分為二派支渠縱橫其南流者正流也其東流經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南經簡州資陽資州富順至瀘州復合者沱江也自灌口至復入處曲折行九百餘里云江之別者言其別復入也過相過君所箋嘯蹙口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五經通義歌之言驕也其嘯也歌狀其悔而感傷因以釋然渙然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麕俱倫亦作麇惡去聲○召南承周南天下無犯非禮而言德如尸鳩則尸鳩平均如一之德自無不由於禮故有惡無禮者自無犯非禮者可知

然錄野有死麕則為後世乘釁蹈瑕窺竊神器立之防序特以彊暴相陵遂成淫風明之商書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淫風者邦君卿士放恣之愆非男女奔誘之事蓋邦君卿上之放恣猶褻牖縕極之悖逆不患於天下無貞是非而患在天下無貞好惡好惡不明則是非不正是非不正則善惡不分人人無不棄善而從於惡則欲不放恣悖逆其可得乎故必被文王緝熙敬止之化乃雖亂世猶惡無禮也

詁謹案雖當亂世猶惡無禮非必文王之世惟然抑之後世無不然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害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之人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召南垂敘列國在位至小星江有汜百官修輔之後而錄野有死麕序之曰被文王之化惡無禮也非欲以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雖持百世常變不易者乎奈漢人附會時事證文王受命稱王周公攝政踐阼則不惡無禮也孔子訂經之意微矣惜哉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苞通茆

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殺所戒道導○比也或謂此傳文錯誤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十三字當在白茅取絜清也句下然案郊外曰野苞裹也字訓就字訓下統釋詞意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申將之義曰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文義亦順且傳意以昏姻之禮譬言事君必以禮雖當亂世君德未隆猶必有禮以為誘道故先作義訓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

其蓺田之獲三句是又申詞訓而以白茅絜清明臣節也茲無錯誤或謬非是釋獸麕牡麌牡麌其子賢其跡解絕有力豣邪跡辨麕類說文麢麢也麕其總名也囟荒則殺禮者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儷兩也束帛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是納徵必束帛儷皮今但有麕肉而無帛為殺禮矣有女托言人君春不暇待秋也者古禮秋冬為昏姻正時仲春之月周禮會計限盡之男女不能備昏姻之禮者通言而行是謂不暇待秋以明懷春喻言無德吉士謂賢臣也范補傳射禮有誘射謂以禮道之正此誘道之義如文王卒商之畔國以事紂是謂以禮誘道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蒲木樕速純徒尋

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苞之也如玉德如玉也 釋地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衛林林說于株野說于林林亦以林與野對言則林猶野也釋獸麃牡麎牡麀其子麕其跡速絕有力麝邪疏辨鹿之種類也說文解角獸也羣萃善走者也

純耦也射禮一算為奇二算為純昏禮儷皮以兩為束故樸樕可供薪芻死鹿可為儷皮物雖殺禮亦必以禮兩束之純束猶苞之也者通上章作訓明苞之亦耦東也純束亦猶有以將之也如玉德如王者明雖懷春而德無害如玉玉瑕不掩瑜也故無不可禮誘道之後世指斥失德而法唐虞禪受湯武征誅者皆不知有女如玉義也有女如玉猶言天王明聖臣如文王則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為之時湯武故不免懾德矣困學紀聞引離騷曰閭中既以遂遠分哲王又不竊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徵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敕外帨始銳尨美邦吠符廢

舒徐也脫脫舒貌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而爾也而我對待字戒言爾宜舒徐帨佩巾士昏禮施衿結帨注帨巾禮服感我帨言犯禮非禮相加則狗吠明無感無使為惡無禮者之詞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正釋詩本義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襛如容○此以王姬為後世同姓諸侯垂訓承上被文王之化說來雖則王姬猶執婦道與上篇雖當亂世猶惡無禮皆非專指其人其事乃序者推廣其義於天下後世以明訂經詩切之意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纘總服厭褕翟也巾車職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總安車雕面翳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樞連車組輓有翣羽蓋服六服見爲覃本傳肅敬雝和即關雎之和摯也鵲巢尸鵲之德變和摯而言平均蓋非和不平非摯不均非和孳乎均何以成肅雝之德乎漢書諸侯王表云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聯孫積逆以害身喪國則由不知王姬肅雝之義也猶執婦道

申喻意以明正意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自葛覃化天下以婦道至此而極其效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 移移○王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棠棣移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胡後箋引說文云移棠棣也白棣棣也棠唐仰常棣以棣爲白棣者意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之此卽召南及論語之唐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而毛傳云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後人互易致誤壘莊說是也陸疏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其華或白或赤廣雅又名郁李齊詩詩之鬱奧郁字之通奧鬱聲之轉

總之皆唐棣也曷不何常不然此詩不爲比者以曷不語中有實義序雖則王姬猶執婦道即就曷不字中明勉勵之意若讀作何其肅雝便失詩旨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矦之子

平王之孫齊矦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矦之子適釋○承上章言唐棣之華戎戎如桃李也武王女文王孫明平王爲文王正義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周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語本此劉瑾詩傳通釋曰稱文王爲平王猶棫樸之稱爲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謚也或以東周實有平王李樗詳解曰商頌稱成湯曰武王靡不勝安可以爲周之武王乎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安可以爲周之成王乎宋朝大祖曰聖祖大宗曰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大宗乃不復稱則此平王豈必爲東遷之平王乎適齊矦之子正義武王后齊大公之女太公子丁公伋與邑姜爲兄弟所謂齊矦者殆是丁公伋齊矦之子則乙公得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矦之子平王之孫緡王貧

伊維緡綸也綸倫○維同惟玉篇惟爲也說文緡云釣絲繫維絲伊緡以絲爲釣繫也絲緡繩也昏姻之喻折中曰未成昏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矦之子君臣義也既成昏則尊夫故以齊矦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蒐所留○鵲巢之化行諸矦之德被也人倫既正天下無犯非禮朝廷既治在位皆節儉正直所謂和摯有別平均如一至此可以爲眞寶不虛矣然聖人於後世之賢才猶不能不疑慮而防杜

之故復借證文王取應騶虞以爲無徵不信焉然麟趾應禮而言禮騶虞應信不言信者文王之化由行露之貞信明於聽訟之是非則天下純被無不信與麟趾言關雎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同也庶類蕃殖蒐田以時詩中本事仁如騶虞如此騶虞之詩與德如羔羊同一句法合言若螽斯信厚如麟趾之時等句讀之可識詩序自成一種書自成一種文法胡後箋觀羔羊序鵲巢之功致及麟趾序關雎之應騶虞序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即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書合眾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於篇外壁莊可謂能讀詩序者矣凡讀召南者若不會通於鵲巢之德如尸鳩爲平均如一何以知其教明南國由諸矦而推自草蟲之大夫以至小星江汜庶僚下位官無不備化無不行又何以知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爲王道之成乎故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王道之成臣道之備天子之樂莫大乎是

劫謹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歐陽詩本義本之爲說謂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其官之備於虞爾騶虞非獸故騶虞之名見王會傳太公六韜山海經淮南子道應訓伏生大傳皆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封禪書囿騶虞於珍羣中興徵群說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狀如白虎黑文其尾參倍說文虍部虞云騶虞也白虎墨文尾長於身據諸說確有此獸名序曰鵲巢之應者應信而至如周南之麟趾應禮也關雎和摯有別非禮無以化其偏尸鳩平均如一非信無以防其僞自鵲巢以下十三篇所謂臣有常憲百廢具修者何不可以僞托使徵應不至當時賢才德乎色乎洪範五事休徵風雨麟趾騶虞非氣化中物乎故近言之作周恭先者禮也麟趾以信應禮有徵遠言之作周乎先者信也騶虞以義應信有徵周南錄麟趾召南更錄騶虞凡以推驗和摯有別平均如一之德而期於至正不評也然詩人固不知爲鵲巢之應經編卷末序明瑞應於是騶虞之詩即無載爾僞之訓豈後世讖緯符命所可同日語哉若關雎爲王后鵲巢爲夫人草蟲爲大夫妻惠及小星之賤妾化被江汜之嫡媵禕翟盈廷則麟趾騶虞有不足爲瑞應者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側劣反 葭百加反 豝百加反 于嗟 吁

茁出貌葭蘆也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牝頻忍翼弋○賦也箋言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說文豝牝豕也釋獸牝豝與二歲爲豝不同義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也者正義翼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按吉日王者之事故曰天子召南諸侯之風故曰公明天子諸侯皆有驅禽之制又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于嗟歎美詞非美騶虞因庶類蕃殖蒐田以時歎美王道之成由道之美於此騶虞見其信而有徵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周書王會文不食生物是義不是仁至信者何是非不誣也古今諸侯誰不平均如一但有今之是非無古之是非且不患天下無眞是非而患在君子之無眞好惡騶虞不應斯不足語於王道之成毛公傳詩於關雎曰和聲也摯而有別也麟趾曰麟信而應禮鵲巢曰能成百兩之禮也騶虞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非汎汎語學者於此知德以禮爲歸禮以信爲成悟聖人垂敎臣道不過崇古而不徇俗茲無高遠難行則亦何憚而不自勉哉劼謹案召南之風是非課吏之法魏校曰蘇洵有言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於人人而課於朝廷則其長又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僚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繆斯言可爲知要矣今誠使內外之官遞課於其長以覈於朝糾以臺諫則自上及下所課之人皆不多而易得其實用力寡而成功多矣此說假是然三代而下何時不然惟各以其時之是非爲是非而是非顚倒好惡游移則成功者或寡非有其禮無其信乎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蓋以古是非古好惡爲至信也訂經垂敎之旨乃淺切而著明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豵子公

蓬草一歲曰豵 蓬草釋草齧雕蓬薦黍蓬注別蓬種類一歲曰豵與箋豕生三曰豵同字異義大司馬職注鄭司農曰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統言獸之大小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則專言豕上言五豝是豕牝見畜杳者廣此言五豵是小獸見孳生者蕃陸堂詩學曰明宣德四年滁州獲二騶虞獸獻之朝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黃標集解曰王者之化必至於匹大匹婦莫不純被鳥獸草木莫不咸若而後爲極至苟賢人君子自絜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知禮而民不免爲盜賊則不足以語王道之成也

卷二終

邶柏舟故訓傳第三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邶蒲對

劼謹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河內今河內縣朝歌今淇縣皆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與鄘衛之地皆不相遠為商紂故墟武王克商三分其地紂城而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漢書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以監殷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或曰因陳詩之舊名或曰分一國之卷冊皆衛詩也然亦自為始終以垂鑒戒自此以下十三國詩為變風劼謹案十三國風次第訖無定論集傳不提及疑則闕也然謂其未必有意則不然後世選詩猶嚴體例聖人訂經豈同摭拾試觀鄭氏詩譜本三家檜附鄭毛經以比於曹周樂歌風豳先秦毛經移殿於後并確有意義存乎竊意變風者變乎正也嚴稱關雎鵲巢詩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既二南正風以王臣之德化為天下法則垂戒小人為國家者自當先其姦僞之甚次第以及之故邶柏舟言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足賅變風而鄘柏舟共姜守義即衛淇奧之武公賢非其賢共伯無過攻之墓上無父無君禍變烈矣豈待申侯戎禍始致周東遷則次王於衛所以甚衛也豈聖人敢降王哉鄭桓公謀寄孥賄武公因通檜夫人而取十邑烏有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有由然也故次王齊晉霸國而尊王齊以鳥獸其行禮義消亾致篡弒之變故次鄭曲沃并晉變由家庭而滅魏卒以分晉賢者不為故次晉秦雖疆盛然不能用周禮即彊暴侵陵之變於野有死麕者陳則蕩於宛丘淫於株林即無犯非禮之變於漢廣者移檜比於曹匪風下泉之思同也亂則思治變則思正思尚賢以與周道其惟周公乎周公周南所繫二南之正十三國變之十三國之變非周公孰能正之次豳於變風之末與二南繫之周公召公同教為人臣者守成撥亂皆當式法周召也其他所謂賢則適其才之大小為其變之先後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頃傾謚法甄心動懼曰頃○頃公康叔七世孫釐公之父正詩以篇義為次變詩則以時序此衛詩無先於柏舟者然莊宣家國之變亦由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階之厲也四詩反覆於賢否進退以為治亂所繫故特以仁人不遇明變風之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汎數劒耿古幸敖五羔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其流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汎流貌段小箋凡經文一字傳文壘字者例此柏木所以宜為舟也明柏舟為有用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明以有用置於無用為喻正意即在喻中故下接言隱憂其不遇正意在下三章言之如有隱憂如與而一聲之轉古通用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者訓微為非明憂不可忘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如預據蘇路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 度入聲○此下三章正言不遇也鑒所以察形心非鑒故不可以測度小人之情狀兄弟同官之稱平時如兄弟有事則不可相因依往愬與辨職事之是非仁人固不愬不遇於小人彼怒怒我之明辨所謂不可以茹者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卷上聲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爾棣棣富而閑習也不可選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數色主○箋言己心堅平過於石席君子三句爲威儀作訓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者訓選爲數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引詩釋之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各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昭九年傳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皆謂各有威儀不可數也威儀之不可數皆本於心有不可轉不可卷者改絃易轍不幸而仍見阨枉己狥人不幸而重取戾故君子不爲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擗有摽悄七小慍憂運擗避亦摽符小

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擗拊心也摽拊心貌孟子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朱注本言衞之仁人怒于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趙岐誤以怨訓慍謂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於于字詠義不合覯遇也正義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王安石曰君子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又從而侮之詩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迭待結

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日月無傳據下篇日月傳云日乎月乎知居諸爲語詞胡何迭更微蔽也箋係天道告凶日月頻食故曰迭微羣小亂政所致仁人指言憂淺以冀君之一寤也傳作詞訓曰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只謂憂之無可奈何不必同姓有不去之思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上時掌僭尖去聲○莊姜莊公夫人齊東宮得臣之妹姓姜氏妾上僭者州吁之母妾上僭夫人位與上篇柏舟之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爲一類事變詩之首連類錄之以證二南之后妃夫人皆寫言賢臣遇於時之事若謂后夫人之德可風天下則莊姜豈不賢歟姜廣義莊姜傷己者三此篇傷不得輔君子成內治也其傷之始致亂之本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已以

綠衣黃裏興也綠閒色黃正色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閒去聲○以綠衣黃裏引起心憂傳申喻意云綠閒色黃正色明心憂之故以邪干正賤凌貴也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者家國之憂蓋不由已范王孫詩志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若隱見他日之禍者箋云褖衣自有禮制也褖衣禮制無聞黃裏亦不害義困學紀聞引李邦直云毛之說簡而淺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褖衣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此綠衣閒色在上黃裳正色在下故以上曰衣下曰裳明顯倒失其位曷維其亡箋亡之言忘也曷維於彼而能忘之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女如字治平聲俾彼訧九

綠兮絲兮綠末也絲本也俾使也訧過也綠末絲本者絲爲受

采之本綠爲染夏之末許謙曰綠字包前章衣字在內非也絲所以爲衣者綠分絲分卽綠分衣分之異文絲不自綠綠不自衣惟所治之女爲之古之人衛其本末順其上下俾無訧焉爲可思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亦以謀釋所治以不犯釋無訧[illegible]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由衣裳推言絺綌精曰絺麤曰綌所以來風之物也絺綌以風得時之宜因以傷己之不得其時宜而思古君子絺綌以風者是必知我今日之心憂矣左氏成九年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因文子賦韓奕以言宋士似韓樂而穆姜答以但思其順時措宜惟得我心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妾戴嬀也戴諡嬀姓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爲桓公在春秋前魯隱公四年爲衛桓十六年州吁弒之於是戴嬀大歸而莊姜遠送于野國當大變不得以婦人迎送不出門言禮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差楚宜涕他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鳦乙○比也燕燕鳦釋鳥文郭注一名元鳥齊人呼鳦姚炳詩識名解鳦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譬諸草木吾

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注差池不齊一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者申喻意明以去留不齊一取譬於燕燕之差池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明與桃夭之子于歸同文異義遠送過禮變以舒己憤盡己情申傳明篇義于於古今字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嚴緝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弒國危隱然在不言之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竚立以泣頡戶結頏戶郎竚直呂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行也竚立久立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段小篆上下字轉寫互譌久矣頡之言抑抑降也下也故爲下飛頏之言亢亢高也舉也故爲上飛陳奐曰當是頡頏二字之互譌遠于行之所謂送者自崖而返行者自此遠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下亥駕上時掌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南陳在衛南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依經文二句亦轉寫倒亂陳在衛南者衛今衛輝府淇縣陳今陳州府輔廣日泣涕如雨初別也竚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壬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凶玉

仲戴嬀字也壬大也塞瘞也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瘞於側○仲戴嬀字正義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塞瘞崔靈恩集注本作實終既溫和也淑善慎誠也莊姜思之不置故稱其字而美其德大也塞淵秉心溫惠接物淑慎持身所謂大德先君之思思先君也寡人莊姜自謂莊公不立州吁而立桓公可知於莊姜不過禮遇之薄至桓公立十六年而遇弒莊公則有不受其咎者矣先君之思莊姜豈待勗於戴嬀耶戴嬀以勗必非泛泛空言可知後石碏告

陳涖殺州吁於濮說者謂戴媯之歸討賊之由語難無據但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弒母歸兩燕燕郊闗泣別豈不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而菁臺不糜出姜過而魯人皆哭則以州吁之討由於此別亦不爲無見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去聲○州吁之難君弒國危傷己不見荅者追述往事致慨今日以至困窮之所由來也詩前三章皆追述往事卒章致慨今日困窮莊公既立桓公莊姜非終不見荅矣左氏隱三年傳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不禁莊姜惡之是謂不見荅於先君也䟽序詩者則以賢不見荅爲邪風十九篇之通義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處昌呂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也古故也胡何也定止也賦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明居諸爲語助言日月照臨以誓不誣也之人是人謂州吁逮及也逝不不及倒文下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可證逝不古處不及古處也古故釋詁文故處猶言常理止極也胡能有定猶云何其有極箋寧猶曾也馬通釋曾猶乃也引孟子爾何曾比予于管仲趙岐章句何曾猶何乃爲證是也寧不我顧先君乃不顧我之言是爲追述往事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好如字

冒覆也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也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也覆浮去聲○箋覆猶照臨也不及我以相好也者下篇終風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不相好今人以俗語釋古文謂相好爲夫婦疑詩爲莊公作又疑爲篇第失次皆非是盡婦道而不得報也者報荅也明其有盡道之言而不見荅於先君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也良善也禮器大明生於東注大明日也生謂始也易繫詞虞氏注三日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謂月至十五日莫明滿象乾出於東方甲位所謂盛也故日皆出東方嚴緝德音言語也傳不更詁德字明德音非必有德之音稽古編傳意以爲聲聞不令也俾也可忘言使我何可忘於往事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述循也日爲父月爲母因日月而疾呼父母尤爲痛切箋不述不循禮也不循禮下篇終風且暴是也上不我報是不見荅於先君此報我不述乃致困窮言今日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正義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不能正者不能聲罪致討受其侮笑不敢誰何惟中心悼之而已然家國之變豈能已於思乎思之至寤言不寐而所願仍憲跆不得行乃徒淶傷己之不能正云爾稽古編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情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安得反於梟弒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陳氏此言可賊自來以溫柔敦厚說詩者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謔許約敖同做悼導
終風且暴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
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笑侮之也者申正意序所謂侮慢也言戲謔不敬也者明
州吁他事悖亂非必戲謔莊姜故與笑侮分別作訓
中心是悼莊姜既受其侮慢又不能正其戲謔惟自
悼之而已許伯政詩渶漢廷臣詣奏昌邑之罪於太
后前斥其引納騶宰官奴居禁闥內敖戲與孝昭宮
人蒙等淫亂大后日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
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大后所詰昌邑者相做
終風且霾惠然肎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亾皆肎肯本字
霾雨土也惠然肎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人無
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雨于付○興義不必
兼喩觀此終風且霾與惠然肎來絕不相蒙則上下
章皆可類推則凡言興義皆可不必附會故曰自言

其言若有意若無意者興也釋天風而雨土曰霾惠
順肎可也言時有順心也者謂亦時有順心而來但
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己故申之曰人無子道以來事
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正釋莫往莫來悠悠思
也晉書褚大后日未亾人不幸罹此百憂
感念存殁心焉如割與此悠悠之思正同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於計嚏竹利
陰而風曰曀嚏跲也跲夾○呂祖謙讀詩記日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
焉最苦之詞然只是引起自傷寤則憂而不能寐所
願皆不得行而嚏爾願言願正其罪跲躓也姜炳璋
廣義曰諸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
又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嚏皆所謂溫柔敦厚之
至也嗟乎以溫柔敦厚
說詩者其蔽必至於此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虺虛鬼
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雷之聲

虺虺然懷傷也呂記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未有開霽之期
然亦只是引起不寐則懷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于亮○左氏隱四年傳宋殤公之立也公子
馮出奔鄭衛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
矦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君爲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陳蔡衛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所謂平陳與宋也使公孫文仲
將詩中之孫子仲也以弒立而逞兵故謂暴亂以助
公孫滑之亂而鄭來伐爲怨故謂勇而無禮然皆經
文言外之意序者推
之以明其民之怨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吐當漕曹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
兵也漕衛邑也賦也此從軍者之詞兵械也土國土功也漕衛邑定之方中序野處漕邑
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行陳宋皆在衛南國人或役
土功城漕邑我獨用兵南行從陳宋正義從軍出國
恐有死傷則爲尤苦范補傳意當時內修城漕之役
外爲伐鄭之舉故國人以爲與其遠出南伐不如土
國供
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忡勅忠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
宋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也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依序作訓子仲其字文
仲其諡陳見陳國風宋子姓殷之後武庚畔周公滅
之封微子啟於宋今歸德府商邱縣平陳於宋謂與
字爲於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往伐鄭也不我以
歸不與我以歸期也詩志南行以伐鄭爲名伐鄭以

修先君之怨爲名然國人知其心不在鄭而在求寵於諸侯故詩人不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斷州吁之志在陳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喪息浪下胡雅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也山木曰林爰發語詞有不還者以不還訓居處也箋申之曰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求喪馬于林下民不用命也箋軍行必依山林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契苦結闊苦活說如字

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偕俱也數色主○契闊勤苦齊書謝朓傳含未場圍春筆冤圍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又隋煬帝遺史辭書於時同行軍契闊戎旃皆以契闊爲勤苦至以言別離則後起之義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說數具數也說文閱云具數於門中也

毛詩讀卷三　邶　十二

从門說省聲亦以門中說字訓具數又數云計也此言死生勤苦之中與子計約惟願執子之手相與俱老不在軍陳而死摹寫軍中愁慘相依情狀若作室家別離則尋常語爾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荀信申

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信極也于嗟歎詞承上章偕老意轉生歎息闊契闊勤苦也不與我生活也者明雖契闊勤苦恐終不使我得生存遠久也極止也久遠不得歸是不使我有止極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凱開在○美孝子以見淫風流行若云此亦僅有也成其志者初雖不安其室終能不嫁非七子克盡孝道以慰母心豈能成其母之志節乎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於驕劬其俱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

樂洛長上聲○正義本興也在首二句下然疏云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則興也當在三句之下樂夏之長養申以風喻棘心難長養者申喻說文棘云小棗叢生者劉熙釋名心纖也棘心小棗初生之纖細者棘心夭夭言由纖細難長養而至於盛壯則母氏之劬勞不可言也風人設喻述七子之自責故稱母氏序曰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善上聲

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叡悅歲○棘薪其成就者明喻意以令人爲成就也聖叡

毛詩讀卷三　邶　十三

洪範叡作聖二字轉訓我無令人無所成就也上劬勞望其成就下勞苦莫慰爲無所成就故特於棘喻中補出成就義以明自責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浚峻

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浚衛邑今直隸開州顧祖禹方輿紀要州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言有益於浚者中喻意七人無所成就俾母氏勞苦是無益於母不如寒泉有益於浚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睍胡顯睆華板

睍睆好貌慰安也睍睆好貌明喻意黃鳥好其貌好其音以慰悅人釋鳥皇黃鳥邢疏自此以下諸言倉庚商庚鶩黃楚雀倉庚鶩黃之文與此一也以母氏之不安自引爲七子之莫慰詩測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只消玩此四字其負咎引慝之意可見矣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刺七賜後皆同數色角○箋淫亂者謂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不恤國事不進賢退不肖使國事日非而不之憂恤以致於亂春秋隱四年宣公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旣爲鄭敗又與齊鄭謀俘魯桓求好待於桃邱弗遇卒來戰於郎此軍旅數起也詩言大夫久役推之國人男女怨曠箋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吳澄曰誦其事而嘉歎之曰美未嘗顯言而隱中其情曰刺序言美自凱風始言刺自雄雉始蓋就變風言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泄移世詒以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也詒遺也伊維也阻難也遺維季○此風人之詞並不托爲室家思怨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也者明泄泄中有雌雉軍旅怨曠由於淫亂不恤國事故喻起淫亂也懷傷也淫亂不恤國事以致軍旅怨曠誰生厲階乎亦自詒其難爾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下亥駕上時掌

展誠也陸佃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安能如燕燕之下上其音然上章泄泄其羽既有一雌飛在則下上其音自有一雌鳴在亦爲淫亂設喻可知展矣數詞君子斥久役之大夫因久役數其時無救正者徒令我心勞於國事日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瞻視也日月謂歲時也悠悠久也此章正言大夫行役無期度王風大夫思行役者曰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詞意與此正同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行下孟忮之豉

忮害也臧善也承上章言皆由於百爾在位不知德行而多忮求也借語百爾以斥國君何用不臧何必爲此軍旅數起范補傳曰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無忮害無貪求則何所用而非善胡安國曰不忮則能懲忿不貪則能窒慾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匏薄交○夫人夷姜也史記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夷姜與此序合說詩者疑宣姜配公之謚當以宣姜爲夫人不知此曰夫人謂衛夫人非宣公夫人本傳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也語甚明辨新臺詩曰燕婉之求與此雉鳴求其牡詞義相反豈得謂宣姜求宣公爲淫亂乎宣姜之亂宣公啟之而見於宣公之後此詩在新臺前則宣姜猶未至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厲例揭苦例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瓠戶故上時掌○以斥公與夫人通篇不露正意一句匏謂之瓠同物異名箋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享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苦與枯通少時謂之甘瓠言其實堅強時爲苦匏言其葉故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國語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明厲有二訓以衣者去其裳也水由帶以上則當去裳二訓義相中成釋文厲以衣涉水也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是厲即涉揭揭衣也釋水注

謂褰裳也遭時制宜六句明喻意即是正意後漢書
張衡傳渼厲淺揭隨時爲義本此無禮義將無以自
濟也者卒章傳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
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其義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瀰彌爾鷕以水

釋文作以小乃說文水字之譌濡而朱軌轍美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渼水也盈滿也渼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衞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上爲濡軌違禮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所難乃旦之行去聲漬前智輈逐北音作平聲○承上章言遭時制宜渼淺當然而今乃有此二有

毛詩讀卷三 北 十五

字句義似平然傳於瀰盈下只曰渼水人之所難也
於鷕鳴下補出衞夫人有淫泆之志五句正意是二
有字自有淺渼賓主故訓下二句亦獨以違禮不由
其道屬之猶雉鳴而求其牡矣篓云渡渼水者必濡
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
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似猶未識傳意非平列也軸
車下横木兩端以貫轂者由軸以上爲濡軌各本作
由轅以上爲軌然轅曲不可以爲節也軌名物不可
指爲由上也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轛頭是也又
云依傳意宜音犯按說文軌云車轍也從車九聲龜
美反軛云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轛頭所謂軌
也則非是詩遮間引李成裕曰陸不知軌字自有二
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轛頭
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並言顯然兩物
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
謂轛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合周禮禮記觀之
是車轛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轛頭在軌之下車之濟
盈必濡其轛頭不必作軛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西
反牡莫九反此章瀰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害若執字
作軛則出韻無是理也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

相沿之誤尋文究理由輈以上爲軌輈本作軸古轍
軸同聲故輈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爾知
非由輈以上者爲承衡者高承軫者下但曰由輈以
上則其爲上曲爲下曲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
高下故不得言由輈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
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名上言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
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陸德明
孔頛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輈軌上又脫濡字於是
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輈上之物而疑爲軾
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軓則既失其義而又
失其韻矣王說是也今正之飛曰雌雄
走曰牝牡明以雌求牡爲所求非所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旭許玉

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昕許巾○鴈鵝也納采用鴈士昏禮文說文旭云日旦出貌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鄭目錄日入三商爲昏三商三刻也昏昕對文日入三刻謂之昏則先日出三刻謂之昕大昕過三

毛詩讀卷三 北 十六

刻矣故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歸妻猶云娶妻上
二句言昏禮納采用朝日下二句言昏時霜降逆女
冰泮殺止省明昏姻之正前後三章言貌言濟言厲
言揭以及雉鳴濡軌舟子我友離奇漫衍幾不知命
意所在此章乃以納采之文歸妻之正於宣公上烝
夷姜對面一照遂令雜沓煩冗都有義可尋風人之
旨
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招照遙卬五郎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號戶羔召潮去聲○以手曰招以言

曰召訓招招爲號召明兼二義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則主濟渡者號召當渡之人人皆涉以下明正意即
在喻意中是承上章歸妻又設一
喻仍從首章涉字生情章法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正義此指刺夫援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其道非謂夫婦並刺也經述逐婦之詞序以爲化於其上宣公之朝其上自有以新昏棄其舊室者致其下夫婦離絕國俗傷敗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變詩列爲四始以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黽莫尹葑一作蘴孚容菲妃鬼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

菲芴也下體根莖也芴物莖何庚○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孫注谷之言穀穀生也陰雨膏潤百物由谷風之和以致以喻室家之好亦由於和繼嗣生據下章遑恤我後作訓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明經二句兼領起四章黽勉有亾卒章有洸有潰葑須釋草作須葑從說文作葑須從正義引義疏曰葑蕪菁或謂之芥今蜀地菁菜江西呼芥菜是也菲芴釋草文郭注土瓜也今福建呼紅蕎爲地瓜下體根莖也明葑菲皆根莖可食無以下體而遺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晉文公引此詩曰君取節焉可也春秋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亦引此詩坊記注言人之交當取其一善並同左傳毛義則統君臣朋友於夫婦之無棄憔悴矣德音聲也莫違聲相應也同死偕老之謂言夫婦之和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以起下文被棄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畿祈荼徒薺齊禮

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承上章轉出被棄情事說文遲云徐行也既行於路猶遲遲然者心有違離之苦也爾近也畿門內所謂爾也何楷曰此非眞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既行矣汝與我決別即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至於畿乎薺甘菜荼甘如薺謂苦甚於荼也嚴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荼苦及采苓之采苦縣之堇荼皆苦菜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也出其東門之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亦英荼之類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涇經湜殖笱古口後胡口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屑絜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平凉府平凉縣笄頭山東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渭水出今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府華陰縣入

河呂記詩人多述土風此衛風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共知如海鹹河淡也湜湜水清貌止止水也止水常清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者明涇常濁而渭仍見其止之清也反喻新昏宴爾而我乃不見絜度屑絜絜度也說文屑云動作切切也小徐注故言不以屑是不以動意也此不我屑以即不以屑倒文訓屑爲絜絜度亦動意之往也周禮獻人注鄭可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賈疏云謂偃水雨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故曰笱所以捕魚也說文笱云曲竹捕魚笱也淮南子兵畧篇魚笱門高注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可出是其制然則笱用竹或用葦薄又謂之罶魚麗苕之華傳皆云罶魚梁也寡婦之笱也寡婦之笱即所謂敝笱發亂也逝梁發笱謂亂我成業閱容箋我身倘不能自容何暇發我後所生子孫也謂成業所以遺後今則不暇發恤

就其淺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亾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亾無匍蒲匐蒲北

舟船也有謂富也亾謂貧也追述往事如此方泭也見周南漢廣有謂富亾謂貧箋申之曰有求多亾求有也劉瑾曰濴淺喻有亾方舟泳游喻勉求偭勉卽首章偭勉同心也朱道行曰有喪之救相夫子恤鄰敦厚不是說自家去救可見古重睦鄰爲治家大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讎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慉許六賈古不讎酬與爲讎字二義鞫居六覆芳服

慉興也阻難也育長也鞫窮也慉興起也言起家也承上章言不念我能偲勉興起家道而反以爲讎阻難難於自見德之阻而難見譬如賈物用是而不讎也讎售古今字育訓長如字育之又義也與既生既育本義不同言長在恐懼之中長處困窮之際乃昔日與爾顛覆時事今則不惟家道興起且既已生育子女而乃比予于毒乎李迂仲曰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汝

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蓄丑六洸光潰戶對詒怡塈許器

旨美也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蓄藏也急就篇老菁蘘荷冬日藏謂乾菜也禦當也蓄菜亦可以御冬月之乏何爲不以我御窮乎御窮謂日用所歉鈌洸洸武潰潰怒經文一字傳文疊字者一言不足則重言以形容之傳例也洸潰詒肄讎毒之謂息安息也蘇詩傳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後於黎城黎回上黨東北衛之附庸也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然則武王亦就其故國而封之也王存九域志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今山西潞安府箋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其時黎之宗社未滅故其臣勸以歸也朱公遷曰衛風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旄邱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驰泉水竹竿作於他國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用也微無也中露衛邑也賦也釋訓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注言至微邢疏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按邢謂以君被逐乃申傳式用之用爲以也胡不歸勸以歸也嚴緝今不可歸則向不必來矣來亦爲歸來後不可歸則今不必聚矣聚亦爲歸聚蓋國謀歸計是羣臣本懷句踐入吳羣臣送之江濱有三祇辭大都悲楚微烈都爲歸計意亦類此微無微字又義上式微是本義故不訓傳例也微君之微卽微管仲之微皆訓無故故難也用禮宮正國有故注故謂爾與中露衛邑路史高辛紀帝虒有子名元堯封之於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爲中路氏路氏中露疑卽中路其地不

可考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躬古通窮論語鞠躬聘禮鄭注作鞠窮此微君之躬言窮困也泥中衛邑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縣地黎陽屬東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卽開州之東旄邱既在開州則中露泥中必在其間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旄毛率所類○正義引左傳宣十五年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蓋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魯宣之世乃赤狄奪其地云爾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文引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雖
殷法周亦因之以連帥屬方伯今衛宣公爲州伯佐
方伯而黎侯來奔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也序原責衛伯之由經述責衛臣之詞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誕徒旱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與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
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
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也 釋邱云前高旄邱寰宇記旄邱在澶州臨河縣今大名府開州地諸侯以國相連屬三句明喻意以葛之蔓延及於闊遠如侯國之相連屬也非喻多日叔伯呼衛大夫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必有與言與仁義也必有以必以有功德也 承上何多日也

說荀子議兵篇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
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
除害也荀言禁暴除害爲仁義故知必有與言與仁
義也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命得專征伐又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
二伯禮爲牧伯惟有功德者故知必有以爲必以有
功德也言必有者爲處久作原諒之詞謂尚期其於
處久之後與仁義之兵以牧伯之職來有功德於己
也起下章
靡所與同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大夫蒼狐裘也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
也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 白虎通義衣裳篇大夫狐蒼與傳說同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衛大夫容服亦似有事車馬亦非不東來但無救患恤同爲我來者狄患黎衛所同後衛亦有狄禍故經云與同傳云恤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素果褎由救

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
微弱褎如充耳褎盛服貌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
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少詩照長上聲愉以朱樂洛稱去聲○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說文鶹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皆流離異文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者申少好長醜正意稽古編以云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於衛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喻之其說似曲自是以少好長醜之流離自喻微弱而以衛大夫之服飾尊盛相形言外見其不稱方伯連率之職爾充耳盛飾盛服之飾也古者惟緇布冠無笄其餘冕弁皆有笄有笄則有瑱瑱謂之充耳故云盛飾瑣尾流離久成漂泊套語傳訓罕有知者

旄丘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泠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泠零字從水或作伶譌○泠官樂官也職賤皆可以承事王者則屈抑之賢猶不止此可知故風人作刺而序者題之曰刺不用賢也與北門刺仕不得志者皆用特筆著國風之變原始於此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
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 賦也簡兮簡兮猶云大哉大哉四方山川也既訓將爲行又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是又明四方兼言宗廟探下公庭作訓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者行萬舞必先期教國子弟其時當日之方中此泠官者顯著堂皇乃在前列之上處爲呂記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名也籥舞者文舞名也鄭氏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

聲故去篇爾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俁疑矩組祖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
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
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治平聲○承上言此泠官乃大德之人容貌亦俁俁然而
大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者明親近之地
得以知其賢織組者動於近而成文於遠執轡者如
之大叔于田傳文此則以有力如虎喻武功以為執
之如執組喻文德而御眾似執轡執轡似執組為三
事轉相如也故重明之惠古義曰呂氏春秋先已篇
引詩云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
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
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

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籥餘若赭者
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
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畀如寐煇運胞
步交閽昏散素但○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此云六孔釋樂云三孔廣雅云七孔或傳寫有誤翟
羽雉羽也執以籥則謂之籥舞執羽則謂之羽舞
赭赤色渥厚漬也一本無漬字承上言此如虎如組
之才執籥秉翟以供萬舞赫赭其容而公乃錫之以
一爵焉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祭統文曰
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
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
者守門之賤者也引此以明公言錫爵之義祭統不
言寺古閽寺並稱爾見惠不過一散箋散受五升祭
統曰以散爵獻士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姜[illegible]
義從方將萬舞起一路到赫如渥赭說得十分剌眼

種種異人而以公言錫爵一語收煞頓使英雄短氣下章乃從此轉出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榛側巾苓零
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
宏在王室也說文榛云木也一曰菆也木叢生曰榛
與果實之榛為兩植苓大苦釋草作蘦
苓蘦同字沈括筆談云葉似荷莖青赤乃黃藥也其
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承上言榛有於山
苓有於隰何獨賢人不得其所令我淡有念於西周
得位之賢人也箋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周召
風人望古遙集恨不置斯人於其世故明之曰乃宏
在王室也若謂此詩為碩人自作則是仕於本國而
心別有所托恐
不足以教世矣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句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賢遍○嫁於諸侯父母終是一句申言不得歸之義非謂父母之
喪猶云諸侯夫人父母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故曰
思歸不得以義不可得也然有懷于衛者以其不遠
有害故因不得歸而
作詩以見己志爾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毖悲位孌力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
名也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泉水今衛輝府輝縣之百泉也
衛女憂衛之不能遠夫有害托言思歸以毖泉之涓
涓不塞將成江河引起衛事而言有懷傳故以泉之
始出毖然流也申明之淇水出今彰德府林縣東流
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山海經曰沮洳之山淇水出焉

南流注於河靡日不思思歸之不可得非思歸也
願欲也願與之謀謀衛之不能遠害亦非謀歸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泲子禮餞踐禰乃禮遠于萬

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

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軷蒲末○連下章皆諸姬與謀

之詞言出宿者祖祭設于國門之外出門而後祖祭
故曰出祖祖祭者即宿於外明日始取道故曰出宿泲
水出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泲非濟泲濟二字同音經
傳因通誤泲爲濟惟此經文不誤祖而舍軷正義祖
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之軷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
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阻舍軷即釋
軷也於時送者飲於祖側曰餞皆爲重始有事於道
也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府冤句縣北七十里今荷
澤縣地出宿飲餞擬歸衛也而思及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之義乃不可得問讀如寡人問子以璧之問

既遠父母兄弟矣祇得使大夫歸而問我諸姑伯姊
左氏文二年傳引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
而先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征于衛不

瑕有害舝胡瞎還旋遄市專害如字

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

還我行也遄疾臻至瑕遠也上章言義不可歸此言雖不得歸而思不容已

干言所適國郊也者通上泲禰作訓泲禰爲地名則
干言亦地名可知也干言爲所適國郊則泲禰亦所適
國郊可知互訓傳例明出宿飲餞泲禰干言皆約略
之詞非指言其地其事釋文舝車軸頭金也嚴緝未
設舝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既畢
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脂舝其車以還我
行也者明雖不可歸而猶思出宿飲餞脂舝遄征者
以衛之不能遠夫有害也瑕遠假瑕爲遐不遠有害

謂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及不恤同不用賢皆有害於
家國者困學紀聞引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山言山
今直隸順德府詩志在周爲邢
國則賦泉水者其邢侯夫人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歎平聲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須漕衛邑也寫除也釋水作水歸異

出同流肥水經注肥水引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
山俗謂連枷山北流分爲二水即本詩傳爾雅爲文
又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須
城在今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即白馬縣亦在今滑縣
東此詩以三思字爲章法其靡日不思者既以遠父
母兄弟不得還我行則亦可以已矣然我猶因女子
有行而思出同歸異之肥泉茲之永歎焉又因不得
遄臻于衛而思衛之須與漕邑於心悠悠焉蓋禁不
得歸者禮不禁不得思者
情也出遊寫憂憂難忘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此仕不得志者

所自作序者推其意以爲刺玩其詞以爲忠又知其
托憂亂於憂貧而曰不得行其志爾夫重祿勸士之
朝必無終窶且貧之士朝士憂貧時艱可知然外不
見知於君友內不見諒於室人志慮乖沮不隨北風
之詩人相攜持而去猶僶勉王事而繫思於時事之
不可爲再三歎息於天實爲之北門之忠臣不同於
簡兮之賢
者如此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窶其矩已以

出自北門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

於財也鄉許亮○天道面南爲陽人事鄉明而治故以北門引起憂心北門背明鄉陰窶喻己仕

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終旣也窶亦貧也言窶無禮貧困於財者明旣無以爲禮且困於財焉將至禮義消亾人心思亂故托憂亂於憂貧也莫知我艱莫知我憂也已焉猶云旣然旣然天實爲此我其奈之何李集解繫念於天人者正有無窮之心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埤避支徧古遍字讁直革

適之埤厚也讁責也王事上所命政事職所治之平也適我謂不一而足一埤益我謂分任無人此仕不得志者職亦尊室人以其偏亂而仕故責之而已於時事之鬻獨不能忌也顧炎武日知錄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敦都昆遺唯季摧徂回

敦厚也遺加也摧沮也沮阻○敦厚釋言作惇厚加猶益也上訓埤爲厚不爲益作訓此訓遺爲加不爲埤作訓互訓例也敦我者天書之明珠遺我者新法之條例沮止也室人慮其賈禍而沮之而時事之憂愈不容已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穴圭○自柏舟之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以致日月賢不見苔而簡兮北門賢者又仕不得志於是威虐盈廷小人得志君子危矣百姓百官族姓威虐之朝法令不足過抑小人而獨能巧中夫君子勢孤援絕又不爲朝廷所顧惜若猶冒觸求仕期爲補救不顧小人所忌而威虐遂以及其身矣故既處不可爲之時即有不可酉之勢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侯終日莫不相攜持而去此泉水所謂衛之不瑕有害者不待將爲狄所滅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雨于付雱普康好呼報邪徐亟紀力且子餘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愛也行道也虛虛也亟急也以北風雨雪之威虐引起好我攜持同道而去而言時爲威虐者盡虛邪之人至令國事日急也虛邪者不學無術科名愧負惟知讒行事上挾勢而君妨賢以病國病國以行私雖至內憂外患交迫要益自遅也虛虛也正義本作虛徐也曰傳壆經文非訓虛爲徐段小變虛徐也三字爲句以釋經似是但經文作邪鄭始改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弟子職篇之志無虛邪故訓虛爲虛謂此上虛字卽空虛字也急迫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喈皆霏芳非

喈疾貌霏甚貌攜手同歸歸有德也甚猶盛也歸有德也者明虛邪之朝一無德政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其言如此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攜手就車也說文狐妖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豐後埤雅狼狐搏物皆以虛擊孤格物論烏大嚎及白頸而不能反哺者南人謂之鬼雀又謂之老鴉鳴則有凶咎此以狐烏指虛邪爲政之人狐赤烏黑莫能別也者正義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威虐之朝莫能別其在位而非虛邪者攜手就車去之者百官族姓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本傳女德貞靜而有法度可以配人君明是諷刺在位無能持法度以匡正其君者此作詩之意也編詩於北門北風之後新臺乘舟之前錄靜女則非欲靜女救時特明衞君無道序以詩言女德反刺夫人而召南夫人有寓言國君之例故曰刺時卽申之曰蓋刺衞君無道而托於夫人無德也稽古編謂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詞是也顧何以竝言衞君無道陳氏蓋不知詩序文法故不能體會二句遷說之意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姝赤朱搔蘇刀踟直知蹰直誅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
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言志往而行止
說悅○比也貞靜幽閒專貞之謂靜女猶言淑女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者申靜貞之義卽揆下文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訓彤管爲法度也我風人我其君子以靜女其姝不可見取譬於城隅之高不可踰箋申之曰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是也周禮匠人疏引五經異義曰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矣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處言志往而行止者明兼正喻爲說段小學詩多用于偶有作於者如此篇及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孌力兗貽怡彤徒冬煒于鬼說悅懌亦女如字下同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言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
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
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
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
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
心正人也
遺去聲著入聲○變猶姝也訓彤管爲古人之法明能循持古人之法度能不當道我以彤管也可以配人君與鵲巢序乃可以配同義古者后夫人以下古書成文引以明彤管之義董仲舒曰彤者赤漆爾史官以彤管赤心記事也困學紀聞諸子引西京雜記云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又通典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法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何注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彤管以赤心正人也者中言彤管所以可說懌也如衞上烝下淫紛紛失紀誰爲書以彤管記其進退日月俾澟澟知畏以正其失哉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荑徒兮洵旬

牧牧田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言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
其人能遺我法則
爲去聲○牧田田官也周禮牧田任外郊之地本或說作田官歸饋也敢歸諸下執事之歸茅菅也始生爲荑終成爲茅祭以縮酒故申之日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明正意女德始於貞靜終於有法度爲洵美且異也訓美人爲美其人美其人能遺我法則者法則彤管之謂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美在彤管用毛義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急要於遥惡烏路○伋宣公世子范家相詩潘曰考傳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爲伋求要於齊六禮未行公閔其美乃自求爲夫人齊人許之而公往娶新臺之作所以說宣姜國人惡之故曰納伋之妻要之河上云爾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泚此籧渠篨儲鮮平聲
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行去聲○賦也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鄄城今山東濮州水所以絜汙穢管子水地篇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者申詞意蓋燕婉之人謂伋也齊女之來燕婉是求於斯臺也乃得此有醜面目胡不遄死之人籧篨編竹席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不能俯也鮮如字左氏昭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列子湯問篇張湛注人不以壽死曰鮮不鮮與下不殄同斥言當死而不死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洒七罪浼每罪殄徒典
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重章以致深惡之意釋上云望崖洒而高岸夷上洒下滑段小箋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陡峭也浼浼平地也水極盛則與地平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離如字戚于歷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離麗也再就燕婉之求設一喻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對上籧篨不能俯爲義說戚施者皆不可據姑闕疑焉歐陽本義曰明其俯仰有愧云爾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爲去聲○事具本傳又左氏桓十六年傳云使盜待諸莘服注莘衛東地毛奇齡曰莘在河西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證之盜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言乘舟者本傳國人傷其乘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蓋爲借喻之語而二子實死於陸竝非舟中莘地名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險要自衛適齊之道也陽平今山東莘縣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駛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取去聲駛史○賦也二子伋壽以下作詩本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駛疾而不礙也者明乘舟非事實但喻涉危指二子言故

不爲與礙止也不礙爲景字作訓王詩述聞景讀如憬魯頌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此不礙亦遠行之意願每也皇皇者華傳訓每爲雖此願言思子言國人雖思二子徒中心養養然不能救故申之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逝往也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也往者一往不返也言二子之不遠害也者惜其不能遠身避害不瑕有害經凡兩見泉水特爲瑕字作訓此作詞訓與彼互明

鄘柏舟故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詁謹案通典衛州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今衛輝府新鄉縣又有鄘水出安蘇山楚邱與漕見於此篇者皆在河南故曰紂城以南爲鄘正義云鄁柏舟序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鄁在前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凡變詩以君世爲次一君有數篇者以事之先後爲次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共恭蚤早○共伯釐侯世子武公兄也名餘諡共伯共姜妻從夫諡姜姓索隱以史記和殺共伯代立之說爲非謂爲武公諱爾乃欲據此序衛世子共伯蚤死一句爲與史記不合更不然按史記衛世家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以賂養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云此序稱衛世子共伯者諸侯卒其子雖立以未命於王猶稱世子唐無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是其義爲其已立故諡共伯言蚤死者據當時避諱之語正義謂蚤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是也坊記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稱君之子猶曰世子則此序書衛世子何足疑乎武公雖有賢名而實斯世盜名之流鄘風首柏舟終載馳正以武公垂戒後世無本之賢不足爲治也不然共姜守義正夫婦也何得列於變風乎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髧徒坎髦毛它他只紙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以舟有定在引起彼髦我儀而言之死靡它也髧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既夕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長大猶存謂之髦又注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共伯男子故兩髦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潄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何楷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范詩濡謂拂而扱於冠纓故父母在雖長不去是髦之有無祇分親之存殁髦卽拂之謂也內則注拂去塵而著之非是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共伯死釐侯之羨既葬脫髦矣因不敢言成君之飾而言髦飾所以避武公爾天謂父也桓十五年左傳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共伯被弑共姜或亦大歸故又天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慝他得

特匹也慝邪也李黼平毛詩紬義曰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義亦作匹敵也靡慝卽無邪不僻靡它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夫持志之不可易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茨徐資頑王鰥○正義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彊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注昭伯衛宣公之庶長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公子頑卽昭伯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冓古候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冓內冓也醜於君醜也蒺疾藜梨○以不可埽也引起不可道也詞興一側牆所以防非常明喻意稽古編蒺藜有二種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藜布地蔓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欲埽去之反傷牆也者申喻意以明正意欲道言之反傷君也中冓內冓漢書梁共王傳應劭注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內冓猶言內室於君醜也君指惠公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惡去聲○審推究也惡長也者惡其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抽也辱辱君也束而去之通上埽襄作訓讀抽李紬義引顏師古匡謬正俗言抽當作籒从竹擂聲擂即古抽字按說文籒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仍以讀訓讀也說文繹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注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蓋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爾辱君猶於君醜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母也人君小君也正義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偕老謂能守義貞絜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笄雞珈加委於危佗待何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言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如山如河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行易並去聲○賦也言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者明章內所言居尊位服盛服皆以其有能與君子偕老之德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者明副編

一物衡笄一物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不言編爲假紒次爲髲髢笄爲卷髮與後鄭以副編次爲三物衡笄爲二物者異與此傳正合六珈爲笄飾之最盛惟后夫人有之九嬪及內外命婦以此爲差故曰珈笄飾之最盛所以別尊卑也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跡也佗佗者德平易也互訓惟其德平易故行可委曲蹤跡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就象服言尊者所以爲飾箋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明子斥小君若是象服是宜可謂不善乎不善訓不淑可謂乎訓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玼此鬒眞忍髢徒帝瑱吐殿揥勑帝且七餘晳星歷

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翟羽飾衣也鬒黑髮也如雲
言美長也屑絜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
廣也晳白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
審諦如帝揥他狄○其字承上章子字此章翟下章展皆承象服分言祭祀賓客之用三翟以從王奉祭祀云翟褕翟闕翟翟羽飾衣也者稱古編按說文釋褘為畫衣褕為翟翟羽飾衣陸農師謂祠祀二翟日翟而褘衣變翟日衣當是褘衣畫雉而衛從闕翟皆用羽飾此詩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屑絜見挪谷屬不絜言不動意髢假髮髮美故不動意於豈瑱塞耳也或曰充耳揥所以摘髮玉導玉搔頭之類象揥以象牙為之揚眉上廣也齊猗嗟傳揚廣揚同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天謂昊天帝謂上帝極形容其尊重爾胡然胡為其然非以德稱其服而何箋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鉤曰東方蒼帝其名靈威仰南方赤帝其名赤熛怒中央黃帝其名含樞紐西方白帝其名白招拒北方黑帝其名汁光紀皆

緯書僞說
玼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玼一作瑳七我縐側救紲薛袢煩媛于眷
展禮有展衣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
為縐是紲袢也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清揚視清明也
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為媛縠胡谷○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絺之靡者為縐絺之尤精者也展衣不必服於夏夏則褻衣縐絺是當暑袢延之服也以袢延釋紲袢為當時語無可考焦里堂曰蜀都賦累縠疊跡叛衍相傾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袢延之服袢延即叛衍袢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按古音每以相近為假借焦說不為無見說文於褻字下引此語彼自用二

家詩字清揚視清明也謂目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也謂眉眉目之間為顏眉兩旁為角展誠信也
信如此人可以為一邦之媛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東門之墠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乃不待媒氏以禮會而行之此刺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寶是淫奔之事故曰政散民流淫亂成風而不可止詩淵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則桑間濮上之音所繇來也至若此詩雖有桑中字衛土宏桑比比而然何所見洪沬之桑中即為濮水之間乎按地理志洪沬東去濮水隔漕沬等地不但數十百里而遙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沬妹要於遙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
也言世族在位有此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
名也賦也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孫注別三名郭注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沬今淇縣言世族在位有此惡行者一篇通訓按衛貴族無美姓合下弋庸皆列國之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者通典偏州有上宮臺采唐沬鄉者非采唐也有所思也其誰之思有美孟姜也思之奈何無過期之要之送之云爾我詩人我淫者其人其地皆約署之詞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弋羊職
弋姓也春秋定姒穀梁作定弋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姓也漢有膠東庸生又有庸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鶉純○正義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母儀一國作者意有所主作詩當在惠公奔齊復入之後宣姜與頑生子女若當然惠公亦習爲常故詩人斥其禽獸不如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彊交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良善也

兄謂君之兄比也風人刺爲兄爲君之人失其常匹而取譬於鶉鵲之不亂其常以反刺之

鶉鶴鶉埤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淳春不越橫草又鵲傳枝授卵不墮地故名乾鵲范補傳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其亂匹而鬬也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授卵而不淫也君之兄者公子頑惠公庶兄言人之不善我國人猶以爲君之兄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國小君國小君宣姜也詩或誤爲惠公自作惠公宣姜子防閑則可可曰鶉鵲之不如乎且於爲君句詞義不協一惟國人言之揭出一兄字宣姜難堪再揭出一君字宣姜又難堪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攘如羊說悅○史記衛懿

公卒子懿公赤立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九年狄伐衛懿公發兵兵或畔狄於是遂入殺懿公衛人思復立宣公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常代宣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矦伐狄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即公子頑通乎君母宣姜所生子也鶉鵲之餘孳豈足爲美以其建城市營宮室國家殷富國人說之爾故本序既言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衛風又終以木瓜美齊桓公明衛不即亾不在文公之賢非其賢者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揆葵癸榛側巾椅於宜漆七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

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椅梓屬賦也

首章言建國規制釋天營室謂之定定正也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元宮一曰清廟篓定昏中而正爲小雪時夏正十月農事已畢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爲每歲營作之候以其既當農隙又正南北名之營室原兼二義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徐而興作是也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水經注河水篇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漕邑在白馬城南滑原隸東郡韓非子八儒有仲梁氏之儒陶漏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者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放之極星以正朝夕注水地者先以水平地無有高下乃爲位以樹八尺之築槷柱也縣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縣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

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旋轉晝地爲圓規朝則景端指西暮則景端指東兩端長短必爲規齊則東西正矣又於晝漏午時參日中之景日中之景最短者也可以正南方之位也南正則北亦正矣南視定者卽謂昏正四方北準極者北極也在天之北夜攷極星相去遠近則知南北之正也南北既正然後可以朝夕正東西也室猶宮也明正星以作楚宮揆日以作楚室爲互文樹植也陸璣曰榛栗屬皮葉如栗子小形似杍子椅梓屬正義本作椅桐梓屬云釋木椅梓湛露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椅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疏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漆古字作桼說文桼木汁可以纂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爰於也嚴緝榛栗可供籩實梓漆可備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爾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虛漕虛也堂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卿大夫

誄力軌○承上章推原將遷時審愼之意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虛以望楚丘既審其形勢得宜復察其蠶桑茂美可以居民於是卜之而云終吉然後正星揆日愼之至也堂邑今東昌府堂邑縣釋丘絶高謂之京引建邦能命龜者證建國必卜遂及田能施命以下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倌官說始銳 騋來牝頻忍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也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騋騋牝騋馬與牝馬也

三章徙居後重農務本爲國家殷富之由雨明春時星明夜駕不是雨止星見說文倌云小臣也夙早也說舍次也戴星言駕以舍次於桑田迹其命倌人之事非徒庸君也者范補傳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緝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彊衞文兵車之賦左傳已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矣此騋牝三千特國馬之踰制者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攷校人主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有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二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推以一乘四匹阜十二匹繫三十六匹廄二百一十六匹匹而知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注曰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筴也又以校有左右知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知合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也校人又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以馬六種分左右各六廄爲十二閑知駑三良者爲一閑也諸侯馬四種六閑大夫馬二種四閑其良者既種各一閑則駑三良者知分三閑各如良之廄數也注曰降殺之差每廄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則皆分爲三謂邦國馬制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合之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則此三千爲過禮矣故彼注曰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歟此箋曰文公滅而復存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蝃丁計蝀都動○以道化民者風化及於民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經云乃如之人是外之也言惡

之世人道盡天理絶新臺牆茨之詩何非夷狄之俗所謂其禮先亾必及於夷則狄之入衛有自來矣詎得謂衛懿公好鶴亾國哉史稱文公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意定之方中以後豈乏歌詠新政之什聖人特錄一蝃蝀一相鼠序者一則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一則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道化民是周南之教正羣臣是召南之教以見德化流行如此其速卽以見前此不能躳行周南召南之徹如彼其極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已乎聖門垂教不外學爲周公召公道化及民禮正羣臣之事措衛文公亦非其人此雖云道化其民而不免淫奔相鼠雖云正其羣臣而不免無禮儀干旄雖云好善而猶有待於人之告以善者故終無以幾衛於二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遠于萬 下同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賦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明虹氣卽淫氣

故曰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呂記此與泉水竹竿詞同而意異此爲國人惡淫奔者言女子尚以適人傷離別何爲反自犯禮也泉水竹竿爲衛女思歸言女子禁於義不得慰其情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隮于西

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周禮十煇之隮先鄭以爲升氣後鄭以爲虹劉熙釋名亦云蝃蝀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於西方也周禮賈疏虹日在東則西邊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故詩言隮於西也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變朝有升氣於東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上章以虹爲過禮之氣此章則以虹爲雨應自然者古以曉虹爲淫氣所感朝虹爲正氣所應一正一邪故兩章詞意不同然則此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與上章又詞同意異此言女子自有適人之道何事犯禮惠周惕詩說曰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爲女感男而盡朝隮于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爲男先女而感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按惠說以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爲止奔之詞則與泉水竹竿語意亦別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之人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知命不待命也承上二章言乃有如是之人但思男女之欲大失貞信之節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也不待命也者不待父母之命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革其桑中之俗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宣公之化淫亂無禮儀者李黃集解作不承先君之化所見本誤也歐陽詩本義不讀傳雖居尊位

猶爲闇昧之行句乃謂只是刺人無威儀容止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以爲篇直明白卻於胡不遄死詞意不合皆不明經義之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闇同暗 行去聲○比也風人斥言人而無儀取譬於鼠猶有皮鼠字無傳可知非說鼠猶有禮但作一物字看無禮儀者合三章作訓皆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者也禮運引此詩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又曰壞國喪家亾人必先去其禮亦非特謂賓客祭祀楚子元之振萬殺於王宮齊慶封之易內執於朱方皆所謂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者不死何爲有死之道也非詬詈語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所止息也俟待也無所止息者爲闇昧之行故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支體也遄速也支體皮齒也左氏定十年傳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一意三章無淺深變換若有非三章章不足竟其意者更若有恚忿之色溢於三章外者疑相鼠之詩人意中猶有宣公在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好去聲樂洛○詩爲浚之賢者美其邑大夫而作大夫之賢傳意無過願以組轡御馬之法御民一念爾序則美之曰好善可見邑大夫之賢但一念在民歌頌及之而邑賢之取益至足也惜乎此意不得語於今之守令矣文公臣子多好善推說篇中祇說浚大夫之事三何以句是賢者樂告以善因賢者樂告以善故云臣子多好善爾並無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等事箋誤會經文乃有此說宋張魏公令南昌遭帥聘蘇雲卿於東湖猶屬屏去車從使浚大夫果建旄求賢將見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不納矣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居熱紕符至畀必寐

孑孑干旄之貌干旄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旃諸延○賦也風人美浚大夫建其干旄以御民者願以素絲紕組御四馬之法御之是爲好善也浚邑之人樂其和順誰不思有所裨益然將何以哉字書孑孑特立貌此亦謂干旄特立之貌干旄注旄於干首者釋天注旄首曰旌李

注旄牛尾著干首大夫之旃也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郡國志沐有浚城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者明此大夫世有浚邑者也郊外曰野據縣地言紕所以織組也字訓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申喻意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者明詞義以素絲紕組之法喻御馬即以御馬喻御眾也簡兮執轡如組傳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與此互明良馬四之例下傳驂馬五轡四馬六轡此當爲服馬四轡傳不言者以御四馬是合下章作訓可互見也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恭其容貌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是則浚之賢者所以心好而樂予之者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旟餘予與

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素絲組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五之驂馬五轡

隼息尹○稽古編次章干旟與首章干旄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朱善曰旟上有旌旄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旄以其畫鳥隼爲飾謂之旟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百官卿大夫也下邑曰都浚都也縣亦爲都簡兮傳組織組也總以素絲而成組也者承上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爲訓驂馬五轡對下四馬六轡成文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姑沃

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織也六之四馬六轡

析羽爲旌司常職文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縿都城亦浚城也祝織雙聲謂織組也四馬六轡正義大夫以上駕四馬共八轡驂馬內轡納於觼唯執其外轡實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經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明漸出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首章四

之爲服馬之四轡次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五之卒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從左氏文十三年襄十九年傳服注杜注釐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唁彥○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處漕邑者戴公於前文公繼之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者禮諸侯夫人父母終使大夫問於兄弟故因許大夫往唁來告賦詩以見己志也春秋譜曰許姜姓堯四嶽伯夷之後周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今河南許州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跋蒲末

載詞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賦也許穆夫人思衛許大夫有往唁衛侯還自廬漕慰告夫人者而夫人以爲大夫雖勞跋涉我心則憂不能已詩爲夫人自作故以大夫之往爲歸唁跋涉統上四句說汪珂王說和之載馳驅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雖指其憂心焉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描寫汪氏蓋不知作大夫來告正是寫驅馬悠悠爲作詩本事和之殆淺於詩者惜其流傳只七十二篇又不可得盡見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遠于萬閟悲位

不能旋反言不能旋反我思也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濟止也閟閉也嘉慶也謂慶慰也衛猶廬漕往唁而來旣不能爲我慶慰自然不能轉我歸思爾爾衛人不臧言廬漕也不能遠衛也者視衛之不臧而力不能救則我思更何能遠而舍之止終也不止猶不能旋反也閉壅也不閉猶不能遠衛也重言以足其意舊說旣不我嘉爲許人不善夫人視爾不臧爲夫人不善許人合下衆稺且狂無我有尤等句讀之覺通篇皆譏讓詬詈之詞恐非經旨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且狂蝱盲稺直史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衆稺且狂是乃衆幼稺且狂也狂進取一槩之義蝱貝母也釋草作莔

貝母陶別錄云貝母生晉地十月采根此許大夫跋涉之時故引以爲喩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瘵疾申喩意以瘵疾喩起無以解憂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尤過箋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呂記女子雖多懷思然令之所以迫切之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是乃衆幼稺且狂也者謂尤之人皆幼稺無知也進取一槩謂無所裁別是非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芃薄紅控苦貢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控引極至也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者明於春時卽思歸唁今已久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此麥時當爲僖元年之春故設言芃芃其麥以見歸思之久引援引也至來至也歷時既久所謂控引大邦以復衛者不知誰可因依誰有來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大夫謂往唁來
告者晏君子思
中賢者無我有尤勿罪責我也不如我所思之篤厚
也者通上句百爾所思非訓我所之爲我所思也之
篤厚方是訓之字
篤厚猶言急切
劼謹案春秋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在僖二年春載
馳詩言至於漕似不應居定之方中之後或曰他國
詩附見衛亦不盡然詩[illegible]封衛雖僖二年而定之方
中是十月陟阿采蝱亦[illegible]十月俱當爲僖元年之十
月但文公徙居在諸侯封衛之先許穆夫人作詩則
在徙居楚邱之後何也露處漕邑本無定止倉促轉
徙許不先閒故定之方中載馳與蝃蝀相鼠干旄皆
一時之事而許詩流傳至衛則少遲爾錄鄘風者以
其時次垂爲鑒戒見牆茨鶉奔有愧柏舟至於顛覆
何復以戴公文公詩穆夫人鷄鵲之餘學爲美哉特
因以著倫理乖外雖定之方中借齊桓而殷富然文
公之身豈能消國人淫奔之恥在位閭昧之行哉故
雖好善多賢而道化非其人既爲露於漕邑所山來
且能依不再見顛覆於他日乎則殿載馳所以垂戒
遂才救敗而
不得其人者

卷四終

衛淇奧故訓傳第五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劼謹案漢書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
更名衛今衛輝府淇縣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
王時頃侯子釐侯卒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弒共伯
自立爲武公子莊公楊卒子桓公完立州吁弒之國
人殺州吁迎桓公子晉立爲宣公卒子惠公朔立奔
齊立桓公子黔牟惠公復入卒子懿公赤立爲狄所
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今
滑縣戴公元年卒立其弟燬爲文公徙居楚邱今滑
縣白馬城文公卒子成公又徙帝邱今濮州歷穆公
至君角又二十二君自康叔共四十世凡九百年秦
二世廢君角爲
庶人最後滅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奧於六相息亮○正義
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
車則入相爲卿士也據史記衛世家武公將兵佐周
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武公入相於周乃平王
之世其賓之初筵托刺幽王者而
云武公既入則幽王時未入可知
劼謹案國風美詩無言某公之德者詩教進賢即是
德德之全者無可指美凡言美者皆賢非其賢之類
故采芑傳曰言其彊美斯劣矣蓋天下至大非偏材
私智所能勝聖人訂經於風則以周召爲矜式於雅
則以文王立臣之道極之而皆不言美乃於變詩衛武
鄭武奸雄之流與周宣之吉甫方叔申伯南仲有名
無實者美之特以其斯世盜名垂教爲人臣者非取
法於周召有葛覃之本卷耳之志無愧於文王止敬
作人之明德處隆汙而不變則無以持盛世而不衰
撥亂世而反之正也雖機巧變詐無難見美於一時
而適開家國禍害之端乃爲聖人之所淡惡如衛武
公弒共伯無父無君反以文章規諫禮防爲德序者

正以明其有懿德爾故鄭緇衣美武公亦云美其德乃存檜風明通檜夫人以取其國也此淇奧美武公之德乃存鄶柏舟明攻弑其伯以自立也皆史漢於他傳見本傳之例索隱反因淇奧致疑柏舟謂爲賢者諱豈非天下無是非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所由來哉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猗於宜磋七何僩遐板咺況晚諼況元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如切如磋道其學而成也如琢如磨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貌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隈煨芻初萹扁道導○奧隈釋厓岸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綠王芻釋草作菉王芻郭注菉蓐也今呼鴟脚莎竹萹竹釋草作竹萹蓄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稽古編云水經注引漢武斬淇園之竹寇恂伐竹淇川故事而辯之曰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萹竹不異毛興此善長得於目驗當不誤矣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者明以淇奧爲引起淇奧綠竹是康叔之餘烈也匪卽斐之假借字君子指武公篇中所言皆有匪之事治骨曰切四句釋器作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如切如磋道其學而成也如琢如磨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者道由也明武公由其學先有成就又能聽其規諫以自修故既如切如磋而又如琢如磨也論語大學引詩皆同傳意大學說詩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蓋推言之以爲至善云爾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琇弋久瑩榮會古外弁卞

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琇瑩美石說文琇云石之次玉者瑩云玉色也是琇言其石瑩言其美禮天子瑱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矦用瓚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君子偕老章言玉瑱表其玉也此言琇瑩表其石也諸矦與夫人同用瓚三玉二石也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據段定本依正義改正義引禮記云用弁般哻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各本作弁皮弁所以會髮不詞由淺人不解會者所以會髮之文乃刪會者二字倒置其文今正之會所以會髮者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注故書會作髖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髖同書之異爾亦謂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然則會弁謂以五采組束髮乃加弁也弁師注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琪矦伯琪飾七子男琪飾五玉亦三采卿琪飾六大夫琪飾四諸矦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正義武公本識外諸矦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琪飾七如星箋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簀責倚於綺重直恭較古岳謔香畧

簀積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也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言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簀積茂美而積盛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芳草如積金錫鍊而乃精圭璧有質不無瑕明詩人牢譬工切重較卿士之車明武

公入相於周爲卿士倚依也較車兩傍上橫出式者釋名卿車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賈疏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武公入相於周故得猗重較也至雖戲謔不爲虐可謂學之美矣孔叢子曰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槃蒲寒○詩自言隱居之樂序推之以爲刺而又申言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賢者去之於是碩人之娶妾故之妃桐肇其喪亂何莫非竹竿芄蘭之無禮有以使然箋窮猶終也正義言先君者皆指其父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不能繼先公之業則武公也武公於衞有賢名而莊公爲之子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淇奧綠竹之美終不免木瓜瓊琚之詣可歎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澗古晏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樂洛○賦也在澗而成其樂者乃碩人之德之寬有無入不自得之趣故獨寐而寤言猶永矢弗忘此樂顧鎮虞東學詩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無眞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反復詩言毛義渼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薖苦禾過古禾

曲陵曰阿薖寬大貌說文阿云曲阜也寬大以地言與上章寬字不同義在阿而成其樂者蓋碩人以此爲托足之寬若將終身故歌以矢志弗欲過此而之它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軸迪告姑沃

軸進也弗告無所告語也語魚據○高平曰陸傳不言者人所共知軸進釋詁竹迪進軸即迪之假借字在陸而成其樂者蓋碩人以此爲進德地也宿久也無所告語也者知其不可爲而無所爲也李穆曰永矢者知其無可奈何而決之之詞其心豈嘗忘天下哉王志長曰君子讀離騷而知楚國之將亡誦考槃而知衞風之不振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嬖補意上時掌僭作念○嬖妾謂州吁之母賢不見荅與上篇賢者退而窮處爲一類事編詩者但謂賢者退非閔夫人也作詩之意則祇閔夫人之無子而推言其賢不荅日月序不見荅於先君是也憂者憂州吁說此詩者因誤讀本傳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句不知爲追述往事文謂莊姜初來即不見荅與序不合而以翟茀以朝爲初朝於莊公亦與傳不合又以無使君勞爲君夫人新爲配偶宜親之則更陋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頎其機衣錦於旣褧苦迥邢形

頎長貌衣錦褧衣衣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襌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賦也衣錦文衣也者訓錦褧衣爲錦文衣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襌申詞義明錦褧只一衣爲錦衣加錦襌而已非褧襌別一衣也衞雅衣蔽前謂之襌亦謂衣上飾褧顯同明也褧襌制不可攷總言盛飾非惡其文著意與中庸衣錦尚絅句文不同彼自爲逸詩也左傳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注得臣齊太子名邢國今順德府邢臺縣一統志山東濟南府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蝤似修蠐齊瓠戶故犀西螓匠鄰蛾五禾倩七薦盼敷莧

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領頸也
蝤蠐蝎也瓠犀瓠瓣螓首顙廣而方也倩好口輔盼
白黑分蝎曷辯補遏類蘇蘇○蝤蠐蝎釋蟲文郭注在木中桑蠹也瓠犀瓠瓣釋草作瓠棲瓣也棲同犀瓠中瓣螓首顙廣而方箋螓謂蜻也方言蟬有文者謂之蜻蜻蛾蠶蛾正義此經手膚領齒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口輔兩頰也白黑分目中也論語馬注盼動目貌與此傳相足成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敖五刀說始銳幩孚云鑣卑遙茀弗朝直遙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驕壯貌朱幩鑣鑣幩飾也人君
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夫人以

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
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鑣表驕○農郊近郊公桑蠶室也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是也據周禮詔后始蠶必於北郊諸侯之國則不必北郊但於近川之郊故後世或東或西也此言夫人躬桑說于農郊當即親耕之東郊言近郊者以別於遠遠郊三十里近郊半之十五里說文幩云馬纏鑣扇汗也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以朱絲飾鑣是爲朱幩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者明此爲夫人躬桑之馬飾故不言迎送也巾車職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連車故夫人有翟車茀蔽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蕤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蔽釋茀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以朝以翟車眡朝也知非朝於君所者通下大夫句傳爲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作訓曰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明君與夫人聽朝之禮皆大夫退然後罷則無使君勞爲小君謂夫人可知則翟茀以朝爲非朝於君所亦可知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孼孼庶士有朅活古闊罛孤濊呼活鱣陟連鮪于軌發補末葭加菼他覽揭其謁孼魚竭朅欺列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
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孼孼盛
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鮥洛薍五患○河水在齊西北流活活流流水聲也釋器魚罟謂之罛說文濊云凝流也施之水中朗凝流之義鱣鯉鮪鮥魚有二名葭蘆菼葭葦之巽類庶姜姪娣之媵者盛飾妝飾也禮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齊衞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明風人追述往事以言齊

之彊盛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莫耕喪息浪妃配風福鳳泆逸○此篇與邶谷風情事不同彼由洸潰而被棄故曰我躬不閱此以至于喪爲喪其妃耦之道乃困而自悔焉末相棄背也正義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之所陳言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孔說是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蚩尺之貿

莫豆頓都寸將七羊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爲頓丘愆
過將願也
賦也布幣者周禮外府掌邦布注布泉也
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日泉其行日布又
載師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
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注又
云或曰布泉也言布參印書者舊時說也然則布有
布泉布幣二義此抱布爲布幣乃相傳古毛詩說其
布泉則泉刀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謀謀爲昏姻一
成爲頓丘釋丘丘作一成爲敦丘敦頓音同郭注成猶
重也水經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
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駟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
遷頓丘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於頓上者也魏徙九
原西河上軍諸胡置五軍於頓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
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地有頓丘故城愆過釋言作
警過秋期霜降爲逆女正時良媒秋期見女子初本
持
正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具
毀垣
袁漣連筮市
制賄呼罪
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
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
體賄財遷徙也
蓍尸○復關君子所近也者明借復
關以斥君子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
能自悔者明秋以爲期禮之正望復關而泣涕笑言
亦情之至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
皁也今開州西卜筮無咎氓再來之詞爾言卜筮之
體無凶咎我乃信之於是車來賄遷不待六禮之成
箋用心專者怨必
深申傳故能自悔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于吁
甚甚
耽都
南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
士耽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鶻骨樂洛○以桑
葉沃若喻初時之
樂不可極故又取譬於鳩食桑葚也桑女功之所起
明取喻於女功之事與葛覃同鶻鳩五鳩之一亦日
鳴鳩甚桑實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明喻意于
嗟嘆詞非但作悟後語直謂即樂時已是錯不待至
于桑矣耽樂釋詁作妒樂妒耽通士夫也苟子非相
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爲不
可說作訓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故
猶可解至於女惟守禮義傷禮義則不可解矣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韻
謹徂
昨胡湯傷漸子廉
貳他得行下孟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極中也
桑落黃隕喻人事變遷茲無華落色衰之意徂爾往
之爾家三歲言其久食貧言貧而無怨水盛漸車帷
裳以濟喻淫風流行之地已能修飭自謹極中中則
一二三則不一矣士貳其行各本作貳貳副也後世
乃借作二字下句二三其德既作二上句不應有異
按釋訓說此詩日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恨士失
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
釋詩不作貳明矣忒字一作貣洪範衍忒史記徵子
世家作衍貣易四時不忒管子作如四時之不貣蓋
忒本字貣借字貳譌字貣貳相似當爲傳寫之誤今
依王述
聞正之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咥許熹

咥其笑矣咥咥然笑悼傷也承三歲食貧推言持家與邶谷風僶勉求之同意靡室勞矣不以室家之事爲勞靡有朝矣非止一朝一夕既遂至暴猶云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婦道本無虧兄弟不知反以遇暴爲笑思思往事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泮判已以

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旦旦信誓旦旦然坡本一作陂北皮○初念原謂及爾偕老今老乎而使我怨何也泮坡猶岸也有岸有泮喻己若無泮岸然禮記子事父母總拂髦婦事舅姑總男女未冠笄者拂髦總角據禮記似總與總角有別此言女曰總角結髮甫田傳言男曰總角聚兩髦似總角亦有別然禮記既於子言總拂髦於婦言總又於男言拂髦女言總角是總角本女子未笄之名通之爲聚髦結髮之名而女子既嫁結髮又謂之總故以結髮言初昏也宴居息也旦旦信誓旦旦然箋言其懇惻款誠阮氏校勘記據釋文引說文說旦爲怛之假借字是也反者晏晏必反疏旦旦必反輕前日曾不思及此今既反疏反輕矣使於是猶不思而自悔則亦已焉哉終無反正之日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錄竹竿者以衛女之不見荅而能以禮申言碩人之莊姜不見荅致禮義消亡以明衛之將亡一由於賢不見荅也婦人以夫家爲歸適異國而思衛本非禮然因不見禮遇而但以淇泉之樂言不得歸之思則能以禮可見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籊他歷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殺所戒○殺者梢漸細削也以竹竿釣淇引起思淇莫致傳申喻意曰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明思淇正意在不得禮不成爲室家也爾爾淇水也遠莫致之猶云室是遠而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遠于萬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泉源小水之源水經注淇水篇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者爲肥泉曰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二源皆出朝歌西北故曰在左呂大臨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由西北來注之左右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是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申上遠莫致之之意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瑳七可儺乃可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瑳巧笑貌碩人傳所謂好口輔也楚詞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嫣只自有瑳字義不必以瑳爲笑而見齒儺行有節度說文無度字文不備爾范補傳於是申言幼時在父母家游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其樂可想爾不可復矣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滺由檜古會楫集

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游思鄉衛之道也櫂濯鄉去聲○楫所以櫂舟也說文楫云舟櫂也謂使舟櫂進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申喻意以明正意在不得禮出游思鄉衛之道也者淇水爲衛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丸○衛之將亡一由於無禮義錄

芄蘭而序之曰驕而無禮以申言眠之禮義消亡由於慢賢也國無禮義必及於夷是焉得不為狄所滅驕而無禮者長樂陳氏曰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童惛無知非謂其以才能驕人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觿許規悸其季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儀容可觀遂兮佩玉遂遂然垂帶悸兮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也治平聲○芄蘭草也釋草云雚芄蘭疑傳當作芄蘭雚也郭注芄蘭蔓生此以芄蘭之支引起童子童子斥惠公左氏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注蓋年十五六君

子之德當柔潤温良明取喻芄蘭之義說文觿云佩角銳之耑可以解結說苑修文篇能治煩決亂者佩觿故申之曰成人之佩也又曰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明因其童幼無知佩觿作戒早成其德謂成其柔潤温良之德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者謂不成其德則不自謂童幼無知徒見容遂垂帶而已容兮容儀六句詞訓明經文二句為諷刺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韘夫涉

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甲狎也射食亦○說文韘云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非箋所言沓沓則著於左食中無名二指者與韘為兩物狎習也能不我甲乃不自謂不習於射御而反以驕慢人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心之所安曰止不止者言心有所不安於衛以衛將危亂故也若言思宋則不止為不詞況大歸思子之作有何關繫焉得盡錄之或謂戴公渡河而南於宋已無河可渡或謂襄公卽位之前於桓無思往之理因以疑古經篇次莫定者皆不知錄河廣於竹竿芄蘭之後特以見衛之危亂婦女所知滅亡已兆爾安得謂戴公渡河而南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葦韋鬼跂丘豉

杭渡也賦也河在衛宋之間者禹貢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處衛都今衛輝府在河北宋都今歸德府在河南誰謂河廣無以河為廣一葦桴栰之小者而可渡也跂同企舉踵也望之可望見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曾層此本音惟人姓及曾

孫字音增○曾則也乃也箋不容刀亦喻狹小小船曰刀崇終也曾不終朝亦言近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爲于僞○折中曰東遷以後王室微矣而諸侯欲有所爲猶假王命以行之以爲非此不足動其民故諸侯之尊王多假而百姓之尊王則眞觀伯兮之詩一言爲王前驅則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王於此見之然不足救衛之亡何也兵役殃民所以亡國而又挾天子之命以迫虐其民殫民財竭民力不亂猶以致亂況衛之賢不見荅禮義消亡者乎箋指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非也春秋之例不來告不書左氏因事補傳於經之所不書者往往而有此爲王前驅者何必爲春秋所譏其事反在宣公之前乎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朅欺列殳市朱

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賦也
以州伯于役王事過時不反風人追敘其初去時君子朅然執殳之狀而美其爲邦之桀又美其爲王前驅也
正義州伯謂州里之伯非牧下州伯乃諸侯也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閒史閒府亦謂州里之伯辨名記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僕千人曰英萬人曰桀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轂兵同彊注尋有四尺卽丈二尺轂兵用以轂打人者言無刃也同廬上下同堅勁前驅先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膏高適都歷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之東
行役所往地承上文言行役者之室家雖暫時已無所主起下文過時不反之思飛蓬髮亂貌管子形埶篇飛蓬之問不在所賓注飛蓬因風搖動不定適主夫主也夫不在故曰誰主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杲古老

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甘厭也其雨不成雨喻曰歸不得歸言過時不反也願每也每言思伯非一日之謂厭心於憂思致飛蓬者成首疾矣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諼況爰痗每

諼草令人善忘背北堂也痗病也各本令人忘憂釋文本爲善忘作音
日善忘巳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毛傳亦曰萋草令人善忘是毛傳本諼草令人善忘正義本作令人忘憂者諼也正義又謂諼訓爲忘非草名不知諼與萱同音取義如栗爲戰栗桑爲早起棘爲吉桑爲喪之類以萱爲諼訓忘引伸之爲萱草忘憂也嚴緝傳云諼草令人善忘是有其物北堂正義引禮注云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善忘之草不可得首疾之憂無可解歷時愈久而厭心者又成心痗矣四章只歷敘憂思當時軍旅無休室家怨曠如見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所以育民人也
喪息浪妃配殺所戒○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者本荒政多昏爲說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本仲春之月會男女爲說以育民人乃古者妃耦之道衞時喪失其道故刺之嚴緝有狐之詩桃夭摽有梅之變也錄此以見衞民離散生意乏矣時事可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綏雖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綏綏匹行貌申喻意以明正意心憂其時男女無匹行之樂也石絕水曰梁絕渡也之子無室家者依序作訓男曰室女曰家男女

失時無室家之配則如無裳以配衣者故申之曰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誤讀序喪其妃耦以爲寡而憂後人遂謂寡婦見鰥夫欲嫁之以有心世道之作湮沒於無稽市井之談寡婦不能守節非女子生而願有家可比錄詩者何取乎此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之名所謂衍也深可厲之旁者明步約之旁非橋梁之上釋宮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郭注梁卽橋也石杠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約也邪疏此別橋約之名正此詩梁厲分章之義帶所以申束衣者明正意無室家無以收束身心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側猶厓也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者通三章無字作訓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遺唯季○正義戴公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左氏閔二年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犬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遷文公也又僖十七年傳冬十月齊桓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殺公子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是役也曹伯衛人邾人實從宋公齊難未平三國之師先去故經書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甗傳謂宋敗齊師立孝公然則衛於齊難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故風人追思齊桓欲厚報作詩以諷衛君而曰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瓊求營琚九魚

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也琚佩玉石楙茂○比也風人謂衛當報齊以永其好而取譬於微物投報恆情也釋木楙木瓜注葉似奈實如小瓜陸農師曰江左右者名租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爲又下謂之木李此木瓜木桃木李之別也瓊玉之美者應劭曰瓊玉之華也段小箋引伸凡石之次玉者皆謂瓊佩玉石舊本作佩玉名段又曰佩玉石者謂佩玉納間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間琚瑀皆美石此傳石誤爲名久矣匪報也謂瓊瑤鄭重尙非可以言報當求永以爲好者焉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瑤遙

瓊瑤瑤美石瑤美石段小箋正義本云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可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玖久

瓊玖玖玉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苴子餘○玖玉石段小箋王風傳云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玉石見揚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次玉者也美廣義凡詩數章章各有意而此篇別無淺深正以一唱三歎意猶餘於詞之外乃見其銘德之深也

勿謹案衛國之風分繫邶鄘或曰因陳詩舊名或曰採詩異地大抵以變風之首爲賢不見答禮義消亡之最而錄詩獨多乃本其所乘之國分而繫之爾漢地理志邶鄘衛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則衛本非一國地於是以其賢不見答者自柏舟至二子乘舟屬之邶則新臺伋妻乘舟伋壽皆不答之賢矣以其禮義消亡者自柏舟至載馳屬之鄘則柏舟共伯載馳兄妹皆消亡之禮義矣衛本國都首淇奧蓋以武公非有木有志禮讓爲國者爲主名也終木瓜見無賢無禮旄告益至雖有齊桓乃無可厚報矣其間碩人賢不見皆則有竹竿之女以禮不答思歸去之氓之禮義消亡則以芄蘭之童子驕而無禮不能閑之逞儺之女非關雎之淑女乎容遂之童非鵲巢之國君乎其首變二南如此故與邶鄘所分繫者備錄之以列變風之首而屬之武公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並至河廣知其亡伯兮有狐刺其時因以木瓜同於邶之乘舟鄘之載馳見其內憂外患不免於顯覆云爾學者反以爲幸衛之復存何不讀毛詩序哉

卷五終

王黍離故訓傳第六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劼謹案王王城也王城卽雒邑今河南府周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成王使周公營雒邑爲時會諸侯之所自是謂鎬京爲西都宗周而雒邑爲東都王城十一世至幽王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避戎亂徙居王城爲東周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今河南洛陽懷慶等府是也周本紀平王卽位五十一年立太子泄父子林爲桓王二十三年子莊王佗立十五年刪存王風惟此三王詩也其後自莊王十一世至敬王丐徙都成周成周在王城東時子朝據王城稱西王又五世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續周公之官職號西周桓公桓孫惠封少子於鞏以奉王又號東周惠公自考王六世至王赧時東西周公分治王徙王城從西周武公乃入於秦後七歲秦襄王竝滅東西周公困學紀聞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于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

劼謹案王城之地先以宗周爲東後以成周爲西皆王國也國史錄其詩之屬風義者而以王城之地題曰王國之風不曰周者異列國也次於衛者衛武公以無君無父爲賢而平王廷臣之不賢未見其甚爲故次於衛而名爲王時非無雅但無足錄風亦不止於此取其有關詩敎者錄之豈政狹不雅王降而風之謂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亦謂褒貶繼美刺而作以美刺之不足徵爲詩亡爾非謂無詩亦非謂無雅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復能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彊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意謂幽厲能以酷虐被諸侯故爲雅平桓政敎不及畿外故爲風也信如斯言則暴虐賢於微弱矣豈可爲訓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覆芳服○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犬戎之亂宗周覆滅平王東遷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因有懷於當日之秉國政者而閔其無賢臣也虞東學詩按史記平王賜秦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卽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鎬故都仍隸周境特爲戎殘破平王視同敝帚不復加葺鎬駝荆蕪固所不免爾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中心搖搖憂無所愬也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愬蘇路昊胡老旻密巾○賦也程瑤田九穀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其不黏者曰麋說文麋穄也北方呼黍子麋子穄子其米通呼黃米經傳中有黑黍黃黍白黍赤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養酏粥之屬故篇盛實麋爲之以供祭祀而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獨有異名者祭尙黍也不黏者有麋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又曰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作秶秫稷之黏者重文作朮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或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管子書曰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蓺稷今之正月也故曰稷爲首種以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衆次之黍麋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故謂五穀之長故司農之官曰后

稷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因之爲祭粢之總名也稷爲首種黍最晩生而詩言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者高梁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遲言黍離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離離也實亦離離也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離而稷或已實時有先後種有早晩大致不差非可執一論也程說是也據據憂無所愬也釋訓云據據憂無告也蒼天以體言之者莊子逍遙遊篇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是蒼爲天之體尊而君之五句則禮大宗伯賈疏引古尙書說同因釋蒼天而類及之此何人哉言當時在廷諸臣爲何如人而令至於此極哉傷當時之無賢才也若如箋云此亾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則爲臣子而指斥君父恐非經旨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穗遂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

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更見庚○次言黍穗離離之間又有稷之穗也說文穗云采或从禾惠聲是穟爲采之或體又采云禾成秀也以字從禾故就禾釋穗禾本爲嘉穀之槀而諸穀之槀皆可借言禾則諸穀之秀無不可借言穗矣釋木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分別華榮之異名木華草榮舉大名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英猶華也榮而實者謂之秀秀卽穗也穗秀爲榮之小而薄者小雅出車篇黍稷方華亦言黍稷之穗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者明篇義所指不一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噎於結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也中心如噎憂不能息也自黍離離見稷之實也者承前二章爲又一時三章黍只言離離稷乃分苗穗實者稷高大猶顯見爾噎憂不能息者不能喘息如噎然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風並去聲○在朝之大夫思僚友之行役無期度錄詩者以爲風危難也在古陵替之朝尙有和衷之設令則無之矣宜乎說詩者疑爲婦人思其君子而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曷寒末塒時

鑿牆而棲曰塒賦也風人以僚友久從征役而言不知其何以久何不歸至歸來也觀此棲塒歸牧萬物休息之候則彼久役者如之何不令人思卽景生情非謂不如雞不如羊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

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佸古活括古活

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杙羊職○不日不月言其久也佸會見文承上曷至而言來會括與佸音相近至與會義相因苟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范補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亾祇其苟無飢渴以生患也僚友之憂思在於危難與伯兮之婦人甘心首疾者固自不同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遠于萬○稽古編中谷有蓷云仳離啜泣兔爰云百羅百憂則良可閔也此篇相招祿仕陽陽其樂似難同論概以爲閔周何哉蓋善人隱居下位則當國皆小人可知內之必以病民外之必至召寇政荒民散納侮啟戎皆由於此見幾之士詩以紀之詞雖樂情實悲矣序云閔周旨哉據陳說前黍離後中谷兔爰之言閔者皆閔周無賢才也乃能窺見訂經垂敎之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簧皇 且子徐 樂洛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房國君有房中之樂

賦也風人言君子遭亂世者陽陽然執樂器招我與就泠官而用房中之樂聊以樂此無憂危之責邢昺曰笙管必有簧故或謂笙爲簧國君有房中之樂者明房非房室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困學紀聞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據此可見漢安世作房中樂時尚不以二南之后夫人爲陰教適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其說最爲雅暢正義此賓大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也只且語詞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遙 翿徒刀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敖遊也 纛徒報 翳於計○上章言樂此言舞

樂舞一事翿纛也翳也釋言文李注翿舞者所持纛孫曰纛舞者所持羽郭曰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翳周禮樂師注翇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所謂纛翳也此以纛訓其名以翳訓其用敖遊燕遊也箋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乃申敖遊爲燕遊明上章房爲燕遊之樂此敖爲燕樂之舞故曰燕舞之位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屯徒門 戍東遇 思息嗣○竹書紀年平王三十六年王人戍申申在陳鄭之南今河南南陽府迫近彊楚楚人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德申侯而不能號令諸侯自遣甸卒戍之畿甸守備王室之人古未有用爲諸侯戍守者況遠戍母家意出於私故周人怨思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其如字 還旋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鄭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言能流而不流也此亦以能流而不流引起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斥諸侯方伯連帥之國應與我戍申者申國名今南陽府宛縣嵩高傳申爲四嶽之後是姜姓也史稱幽王廢申后是申爲平王之舅明屯戍母家非公義懷傷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木也甫諸姜也

楚木叢木也荆屬輕於薪者甫卽呂國書呂刑禮記作甫刑括地志故呂城在南陽縣西四十里鄭語史伯曰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意平王奔申呂有功焉故戍申必及於甫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草也許諸姜也

說文蒲水草也葦屬更輕於楚矣許見載馳序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疏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是許有立平王之功故戍申甫必及許許字亦作鄦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蓷吐雷 饉覲○周南之賢美教化而厚風俗時則桃夭之民無鰥芣苢之婦人樂有子今乃凶年飢饉瓢室家相棄其夫婦衰薄非無賢才所由致亂故曰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暵呼但 仳匹指 嘅口愛 嘆平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也仳別也艱亦難也鵻隹菸於據又於○說文蓷云萑也
段注云萑當作隹各本皆誤王風傳曰蓷鵻釋草作萑蓷蓋爾雅本作隹與毛傳鵻字同後人輒加廾頭爾正義引三蒼云益母本草益母茺蔚也說文暵云乾也易燥萬物者莫暵乎火又水部鸏云水濡而乾也引詩鸏其乾矣不知許所據毛詩作鸏今誤作暵或三家作鸏毛作暵爲假借字但毛訓暵爲菸貌與許訓暵乾者不同與其訓遇水而乾者義近則暵即鸏可知又說文菸云鬱也一曰矮也矮鬱猶菸邑楚詞九辨葉菸邑而無色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者申喻意以明正意女遇衰薄而傷仳離言有者見不一有艱亦難也合二字爲一義艱難謂飢饉遇飢饉而相棄者爲衰薾之一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
人之不淑矣歗嘯

脩且乾也條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又有所遇之人不善不必艱難而相棄者且猶又也且乾猶云又甚禹貢厥木惟條注條長也漢郊祀歌聲氣遠條條亦言條然而長釋文歗籀文嘯字召南江有氾箋嘯蹙口出聲有所思而爲之此則狀其長歎息也淑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啜張劣
濕雖遇水則濕也啜泣貌更有啜泣者則爲無所愬而不能言不忍言非嗟嘆之可及者矣薙氏職夏日至而薙之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也蓋草焚烈可蘇水溼則化故脩甚於乾溼甚於脩以喻歗甚於嘆泣甚於歗分三等說見相棄者罙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樂洛○左氏隱三年傳周鄭交質又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爲桓公五年周桓王之十四年構怨傷敗此其一事也經言兔爰雉離用心不均畧不涉此以非風人之所言也序詩者本其採詩時所具事實言之明在位無君子其禍有必至於此者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吪爲僞罹力知吪五戈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罹
憂吪動也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者緩於治小人而急於治君子明喻意以兔爰爲小人致亂幸免雉羅爲君子捍患受禍也兔爰雉離王師傷敗所由詩人不言誦詩者自可論世而知尚無

成人爲也者詞訓荀子曰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注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此成人爲即成之在人謂之僞天下大患何非成之在於人爲者生初尚無生後逢之言其速也尚寐無吪言不如大寐無吪尚爲得所所謂不樂其生宋靖康兵亂蔡京南遷門人獨呂辨送至長沙問曰公高明遠識亦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蔡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其時宣和舊臣悉巳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御令我輩橫屍路隅正同此詩意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罦孚覺古孝
罦覆車也造爲也罦覆車也釋器文郭注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造爲猶成
人爲也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尙寐無聰罿昌鐘

罿罬也庸用也聰聞也罬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同物異名用猶爲也無覺無聰猶無吪也重章無淺深意愈急切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藟力軌似葛藤也○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歐陽本義作父族母族妻族兼異姓者非也據詩意正指平王厚於母家申呂而薄於宗族因其在桓王詩後乃疑爲桓王詩或疑秦火之餘篇帙失次不知古序本合爲一篇豈得失次此詩實作於桓王時因周道日以衰薄棄其九族而君子追論其失以爲自平王始曰刺平王者陳古以刺今也鄭風刺忽諸篇皆在淸人文公詩後亦此之類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滸呼五遠於萬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緜緜長不絶之貌水厓曰滸終遠兄弟兄弟之道已相遠矣以葛藟在河滸緜緜不絶引起終遠兄弟故申正意曰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太平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葛藟一名燕薁好生河滸邊得雨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有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謂他人父言王旣遠兄弟則王之兄弟雖欲謂他人爲父母兄弟豈可得乎亦莫我顧疏者不可使之親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涘俟

涘厓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也段小箋正義謂王又無母恩爲箋蓋誤不言王無父恩王又無昆恩者不待言也嫌王非母故特釋之有父道者必兼母道有相親有山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漘順春

漘水隒也昆兄也隒魚檢○漘水隒釋丘夷上洒下不漘郭注洒謂涘也厓上平坦而下水涘者爲漘不發聲廣雅隒漘厓也水隒厓有重岸也昆兄釋親文段小箋禮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親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詞也此詩自稱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稱也謂王曰父母者九族中從祖父母族父母從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是也王述聞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范補傳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汲黯不顧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

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讒故以一日爲久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葛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也葛所以爲絺綌也合下蕭共祭祀艾療疾皆言有所事事以爲引起故申之曰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以明篇義姚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後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所以共祭祀共平聲○釋草蕭萩賈疏一名蒿今人所謂萩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說文以爲艾蒿者非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所以療疾釋草艾一名氷臺注今艾蒿也三章喻意皆非實事更不可言使事特借喻耑小事漸若一一指實言之不傷煩乎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二南之訟聽於行露則衰亂俗微貞信教明而王化基焉今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以致男女淫奔禮義陵遲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檻胡覽毳尺銳菼吐敢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冕以決訟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也賦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毳衣鄭司農曰毳罽衣也周禮掌皮共其毳毛爲氈注毳毛毛細縟者後漢書李恂傳注罽織毛爲布者罽一作編居例切按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是毳衣非大夫之服而云大夫之服者按下子字作訓也菼騅釋草文注菼草色如騅又曰蘆之初生也者明菼色在青白之間如其初生則白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者申明毳衣大夫之服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出封謂封受采邑鄭注謂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非是天子大夫無不受采邑而封於八州則甚少封於八州非如衛武鄭武安得復決王國之訟乎如子男之服卽毳冕也司服之五冕猶虞書之五章尙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以此推之毳衣爲宗彝白故曰如菼爲璪火赤故下章曰如璊皆於此如子男之服明之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者明著義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也者訓子爲子大夫是出封五命者其政教化民有如此豈不爾思不爾思風人設詞非有爾思者畏子不敢亦非有敢焉者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啍他敦璊門

啍啍重遲之貌璊赬玉也赬勑貞○赬赤色毳衣三章璪火赤也經如璊傳赬玉皆以玉色比言毳衣之璪火彝者不待禮而昏姻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古了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承上章言淫奔之風息民篤於夫婦而自矢也有如皦日有如此白日何言必信也女子之貞固有之艮誤敗之則無可如何爾既以有所畏而不卽於邪自知其

卒免而思歸於正故家室之內生死相要皦日盟信以民格之淫見大夫格民之淫也皦白也當在生在於室二句之下寫者因穀生字訓連及之致顚倒爾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古者用賢以治民其賢否卽以民之好惡爲辨爵人於朝與衆共之非若後世專付之上位也王者無不以上位爲賢而上位則不自知其所以賢但以上下相臨之勢有薦劾無是非勢重理輕轉移無路雖舉一朝之典章法度盡廢之而不足惜於是險詖私謂以爲能詭隨邪曲以爲才其平康正直盡心敎養者或以剛直獲咎或以疎闊被尤或以才名招忌無非由於時遇之不明也於是君子旣去小人斯來逞威權於卑鄙肆荼毒於陰柔節義全消紀綱陰墮民困於下國危於上乃令去思之在民者久而愈淺此丘中有麻之詩所由作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將施竝如字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

墝苦交埆苦角治平聲○賦也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今河南府偃師縣劉留古今字留大夫氏氏其邑也子嗟字子以子爲美稱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子嗟之所治者明其繫去後之思有此實政故重呼其字咨嗟嘆息以爲如彼之賢放逐而去將望其復來蓋施施然難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子嗟父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也子國子嗟父明留氏世其官邑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者著其世賢正義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爾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先言其子乃言其父父子俱賢近者光切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所謂飢渴待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貽怡

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遺唯季○之子是子言如彼之賢說文玖云石之次玉黑色者正義美寶猶美道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能遺我以美道謂在邑時所施之政教也

鄭緇衣故訓傳第七　毛詩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劫謹按鄭桓公友周宣王母弟宣王封之鄭其都本在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陝西同州府華州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謀東寄孥與賄於虢鄶虢鄶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者虢鄶鄢蔽補丹依疇歷莘也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又二歲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下竝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乃滅虢鄶周語富辰曰鄶之亾由叔妘韋注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武公通之以滅鄶因滅虢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是爲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故鄶風舊附於鄭武公子莊公寤生莊公卒子昭公忽立大夫祭仲以其弟厲公突入昭公奔衛復入弟子亹子儀兄弟爭立歷厲公子文公捷至君乙凡十九世韓哀侯滅之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側基○史記鄭世家桓公友封三十三歲幽王以爲司徒武公嗣之故曰父子竝爲周司徒也父子善於其職而不曰美桓公詩作於武公時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者徵詞謂美其父子善善相承以能有國爲其德其功爾

劫謹按以明有國善善之功謂善善相承有其國爾桓公謀寄孥與賄於虢鄶武公因善鄶公而通其夫人滅虢鄶取十邑鄭人謂其善善相承以有國爲功以宜人爲德無不可者而序亦美之何也以然觀莊文之後猶多剌忽有不止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則知與衛淇奧之雖美亦刺正同故鄭譜鄶附於鄭猶鄶檜舟之附於衛一以明衛武弒兄一以明鄭武滅鄶皆無本之賢欺世盜名不足爲治也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蓋鄭武公也即此有國善善之功注脚後人謂好賢如緇衣乃作者

記緇衣篇者坒文生義之說呂記據爲辨論誤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粲七旦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受采祿朝直遙更平聲○賦也此鄭人從武公爲司徒於周者之詞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緇衣本諸侯聽朝之服而武公爲周司徒故以卿士言之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此中傳也緇衣卽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覲朝故禮通謂爲朝服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覲朝卿士旦朝於王亦服皮弁不服緇衣惟外諸侯入

爲王卿士仍得服其諸侯之朝服以聽私朝故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緇衣改爲言世居其位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者申改爲之義卽以明緇衣非言朝於王所下適館方爲朝王箋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引攷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還非還鄭亦非還采都只是言自公退食爾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者中粲餐之義明授之爲言受也治事王朝則退受采祿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好猶宜也造亦爲也古今之賢非其賢者淚心大力原足欺上枉下要譽一時但美好於焉詠歌卽綱紀於焉墮壞當時不知後人不知可歎也風人作諷不知聖人垂教不知尤可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蓆席

蓆大也黃佐曰緇衣之大者蓋服而不衷只見其小今桓武相繼善於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莊嚴尊大也作亦爲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將七羊勝升祭側界

聽吐丁○春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左傳稱鄭伯譏失教也公羊傳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傳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三傳不同按叔段居京母氏之請使其柔撫京民以圉吾圉何克鄢之有若故縱之如祉稷何至謂居京以成於殺則有庫之封亦處心積慮乎在莊公當日實以不堪其母之故任其弟之自爲以致於亂譏其失教責其小不忍自無可辭必大其惡非平情

也或者反是公穀而駁此序以爲未盡莊公之惡然則左傳亦失之縱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踰平聲杞起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

木名也折言傷害也賦也請告也仲子祭仲依序作訓地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里爲二十五家家授五畝宅一里積百二十五畝我我莊公風人設爲莊公拒祭仲之詞左傳祭仲日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據此祭仲實有踰里折杞之言而莊公不能聽者無踰我里言無預我家庭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傷害我兄弟也懷思也仲子之言雖可思父母之言亦可畏左傳姜氏欲之焉避害困學紀聞杞有三將仲子之無折我樹杞杞柳屬也小雅南山有臺之南山有杞湛露之在彼杞棘檡杞也四牡之集于苞杞北山之言采其杞四月之隰有杞楰枸檵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諸兄公族垣袁○衆木常木也孟子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麟趾傳公族公同祖也合下章人言亦可畏卽序所謂小不忍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檀徒丹

園所以種木也檀彊忍之木種去聲彊其良○說文園云所以樹果與亦木也忍周禮注作刃訓堅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尙可得駮馬檕迷一名挾櫨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挾櫨先殫左氏襄二十六年傳衛侯如晉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至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非有感於無傷害我兄弟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市戰治平聲說悅○此與下篇皆國人擧段事諷莊公猶左傳厚將得衆不如早爲之所意曰刺莊公者諷卽刺也此篇當作於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時繕善也許白雲詩鈔詳味其詞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乃君子知義者所作也稽古編叔段人飲酒工服之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誦宜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讀毛詩不可不知此種文法若徒望文爲說鮮不失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蘇遵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賦也叔大叔段者採下篇大叔于田作訓明大叔于田卽此叔于田也里塗正義里內之塗道二十五家爲里塗道也字當作涂風人擧大叔居京之事以爲諷刺言從叔者衆里巷爲空以注心於叔洵美且仁也下章飲酒服馬只從此人字分出不如他人所不如也不如字內自有莊公在洵信仁愛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狩手又

冬獵曰狩獵力輒反○冬獵曰狩釋天文郭注狩得獸取之無所擇按釋天春獵爲蒐注搜索取不妊者夏獵爲苗注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注獮順殺氣也穀梁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與釋天不同又公羊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三田者夏不田此田獵之說雖異而冬狩則一至火田爲狩則爲田獵之總名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則因行狩會諸侯也從于狩而飲酒見國人之和由於叔之好和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適之也

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從于田而服馬見國人之彊由於叔之武健也合上章凡仁且好皆國人注心於叔者以爲然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好去聲○正義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袒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擧是得衆也是也至謂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公不知禁故刺之則不然蓋莊公刺詩三獨將仲子一篇正議其不知處兄弟之變故序備論其本末而以小不忍責之申明刺義爾叔于用只是詩稱叔段諷喻莊公前篇泛說國人悅歸之象此篇就叔從公田時情事切實指黠若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故序者只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以申明諷刺之旨後人誤作議刺乃有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不義者莫之與等說以致駭者謂序文不備不純成於參雜則非駭序者之誤釋序者之誤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後章同藪素口袒旦一作禮裼素歷將七羊狃女久女汝

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也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袒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從中竝去聲俱平聲搏博

○賦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按勘記云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爾當以釋文本爲是叔之從公田也者明大叔段從莊公田國人指其才勇得眾之事以爲諷也乘馬四馬備分正義云大叔于田之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鄐車似織組說段田獵之技是爲實御也本篇正義則謂執轡二句非大叔親自御之下又良御忌乃言

叔身善御兩說不同正義非出一手無足怪但添出一御者之善前後豈不兩歧觀驂之與服和諧中節語傳明謂執轡是執驂與服之轡而於如組如舞見其和諧中節也又良御忌工張本於此簡兮正義謂爲段自御者不誤藪澤禽之府者釋藪爲澤申之云禽之府也烈列具俱假借字明火有行列袒裼肉袒釋訓文注脫衣見體日肉袒公莊公暴虎獻公見叔之好勇將請也習狃也顏師古漢書注國八變叔故諸之日勿忕爲之恐傷女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磬苦定控口貢

乘黃四馬皆黃也揚揚光也忌詞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騁敕領○兩服中央夾轅者上襄形勢高舉鴈行與服相次序揚光正義謂舉火而揚其光非訓揚爲光也善射良御謂叔多才忌詞語詞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鴇保掤兵鬯敕亮

驪白雜毛曰鴇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也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驪力馳弢吐刀○驪白雜毛曰鴇釋畜文邢疏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閒者名鴇齊首馬首齊也言首齊則力等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調良也如組如舞是來時奮迅之狀上襄鴈行是射時騰驟之狀齊首如手足畢事整暇之狀掤一作冰正義昭二十五年左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犢丸爲箭箙冰爲箭箙之蓋可以取飲釋之則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弢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本言多才好勇結以釋掤鬯弓綷有餘裕是加一倍寫法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呼報惡烏路遠于萬將子亮御魚呂翱五牢○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正義引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云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禦之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公子素漢書古今人表作公孫素劼謹按詩譜正義云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此孔氏之臆說也古各序原爲一編詩僴可云失次詩序不可云失次十月之交序刺幽王箋云當爲厲王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爾十月之交非失次尚可移清人果失次何獨不可移然則清人刺文公第於前者必有說矣

駮刺忽序者曰昭公常爲鄭君非有大惡致民疾如冠譏且猶在位豈可忽君臣之分名爲忽曰爲狡童何非知言哉褰裳五篇明明非一時事而正義曰前後皆刺忽在其開者皆爲昭公詩以致駮序者又曰春秋最苦是鄭忽不其然乎雖然詩有陳古刺今之義鄭有昭厲出入之變其名爲忽曰爲狡童者清人以後文繆之時蓋有之矣邶鄘衛譜正義當云鄭氏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如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卽作也何於鄭風獨不然或者曰後世托詞先君豈應如是指斥則因文公爲厲公子有昭屬爭立之嫌也或者曰文王詩作在後何以編次仍在前則彼蓋實指其美此但托以爲刺也鄭忽之失止於微弱東萊博議辨之甚審厲公紾奪而世及勢權所在又離閒小人抑揚其聞則天下之不美皆忽矣彼楚漢以來仁篡之稱誰不其然序於清人特標出文公劃清時代又於遵大路表一文公時思莊公朝去位之賢以例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錄昭厲在位時詩豈無一刺突者其義不大可見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旁補彭矛莫侯重直龍英如字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 賦也清邑杜氏春秋釋地中牟縣有清陽亭今開封府中牟縣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者明御狄于竟左氏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食采於彭爲彭封人是彭在衛鄭之閒介甲馬被甲也言狄已去徒見其車四馬介甲旁旁然北山傳旁旁然不得已矛有英飾箋各有畫飾干寶注續漢書百官志云英刻畫也二矛各有刻畫之飾故曰重英是也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軾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軾四尺謂之六等此兵車常制其夷矛長三尋者或設或不設也此言二矛蓋酋矛夷矛兼設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矛夷矛高下不等故曰重英下曰重喬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消搖 麃表驕喬橋消搖又作逍遙

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 累荷並上聲○消河上地無攷言在彭者又或在消也正義引釋詁云喬高也矛建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曰重喬傳解重喬意曰累荷沈重曰二矛之飾相負荷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逐陶徒報

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中軍作好居軍中爲容好 射食亦○軸河上地無攷言在消者又或在軸也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者明左右互文形容閒散無聊居軍中爲容好者訓中軍爲軍中與中林林

中中谷谷中同義言狄既去無所防禦但左右車徒或講兵或校射作軍中之容好爾非必左軍講兵右軍習射亦非謂御在車左勇在車右容好猶云游戲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朝直遙風福鳳○羔裘與遵大路當是同時之作此篇言古之君子不可得也下篇思如前代去位之君子亦不可見則文公時無君子在位可知詩所陳皆君子立朝之美左氏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濡儒洵荀其如字舍赦渝以朱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 賦也言古朝廷服羔裘之君子澤潤

於身德稱其服均平正直爲有人君之度舍安也命定也彼其人謀國有定而無變故能安國家管子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卽釋之假借釋舍古通用字鄭文公四年獲成於楚六年盟幽復服於齊後此或齊或楚斯不可言舍命不渝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緣悅絹○唐風羔裘豹袪羔裘豹褎亦言以豹皮緣爲袪褎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裘褎飾異皮孔武言有彊力可以禦亂稱其豹飾也主宰也主直則不曲故後世以名官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嚴緝書立政三俊注亦以爲剛柔正直英卽俊也英俊同爲才德之稱粲著也言三德與羔裘之鮮盛竝著釋訓云美士爲彥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去上聲○鄭莊公卒於魯桓公十一年文公立於魯莊公二十一年相去二十有九年至文公十三年鄭棄其師賦清人此在清人之後豈有去國之人如此之久猶繫人思說者故皆疑爲莊公時詩矣果爾則去者必有主名如彼畱子嗟之類今祇汎汎曰故曰好可知遵路執袪不過望古遙集豈眞有其人哉必稱莊公者桓武善善相承至莊始哀以至昭厲出入國無君子久矣亦陳古以刺今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摻所覽袪起居又起據惡烏路寁市坎

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寁速也擥覽袂而世○賦也摻擥雙聲方言摻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摯或曰摻說文擥云撮持也撮亦有斂義自與執別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唐羔裘傳曰袪袂末則袪袂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爾故擧類以曉人按元端之制士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喪服云袪尺二寸者是士之服也速召也讀如大夫相食親戒速之速行露傳亦曰速召也故故舊言不能使時君召速故舊故思擥其袂於去路而謝之曰得無我惡乎我不能使國君進賢也嚴緝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詞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市由好呼報

魗棄也魗棄說文作𣪘云棄也好愛好也又思於去路執君子之手而謝之曰得無我遐棄乎我不能使時君召速其愛好之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說悅好呼報○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經來之言有功順之言有德好之言有才統謂之德此爲善申序傳本傳賓主和樂無不安好是說說德不說好色詩義祇言德不言色也序明反刺不說德而申之曰好色謂色亦具有便辟善柔便令之德以取容悅於當世孔子曰未見好德如好色子夏曰賢賢易色則好色衆於說德可知故關雎進賢卽憂在淫於其色以德與色不分兩端有好德正以爲好色者有好色反以爲好德者誰非不說德而好色者詩陳來之順之好之統謂之德乃可免於色矣非然者不說德未有不由於好色始故序以好色言不說德也說者見一女字便以爲女色而於雞鳴昧旦謂爲不好然則風人作刺將令有朋友無夫婦乎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羊職鳧符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
於政事則翱翔習射也已以見現閒閑〇賦也王總閒日此詩婦人爲主予輿視
夜以下告婦人之詞篇首設爲問答昧旦列于將旦
昧爽之交士曰昧旦言猶未旦也釋天明旦星謂之啓
明有爛天將明而眾星沒則明星獨爛然傳不曰啓
明而日小星已不見又言翱翔習射必日開於政事
者昔明句中具有勉勵意非徒流連光景女復於士
曰于廷視之小星必已不見則不爲早須及時聽政
政事閒乃可翱翔
習射以待賓客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偕皆
宜肴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
主和樂無不安好也肴交亦作殽樂洛〇承上章弋鳧與鴈言弋也加加豆周禮醢

毛詩讀 卷七 鄭 十二

人加豆之實有鴈醢故弋鳧鴈者將於加豆爲子之
肴也偕老永好之謂飲酒偕老皆言賓客非女與士
故明之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也箋謂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者非傳意蘇
軾後赤壁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需正本此詩意曲禮士無故不徹琴瑟既夕注與
賓客燕飲用樂器此言在御者酒肴
既具琴瑟斯張庶幾賓客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去聲贈昨亘好如字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珩衡璜黃琚居瑀禹衝昌容〇
大東傳來勤也采薇序曰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
勞也勤也皆褒慰有功之謂承上章言賓客之中有
此三者又將繼以問遺來之者所當勞來其功順之
者所當承順其德好之者所當結好其情告雜佩者
貴重之物說文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石也
瑀石之次玉者玉藻佩玉有衝牙動則前後觸璜而

成聲月令章句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
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正義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
之類以包之玉藻古之君
子必佩玉注君子士以上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常有
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妻七計取促句〇左氏桓六年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大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又請妻之固辭
與此序合惟齊女既非賢忽不以師昏本其自求多
福之言固古今篇論鄭昭失國豈由不取齊女然則
此序爲不足信乎蓋經設爲同車之女謳不如結齊
爲好而托於刺忽序明其托言之事爾然曰齊女賢
則非指刺忽可知攻鄭自文公四年獲成於楚六年
雖服於齊而十六年楚伐鄭文公復欲與成十八年
竟逃盟首止以致諸侯圍新密齊人來伐乃殺申侯

毛詩讀 卷七 鄭 十三

以爲說是皆不能結援於齊之所致也
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卽此詩意
劫謹按春秋之例既葬稱君桓十一年秋七月葬鄭
莊公九月書鄭忽出奔衛者鄭人來告於歸者稱突
不得不於出者稱忽亦以既葬未久諱之若未成君
者然故桓公十五年來告鄭伯突出奔蔡則曰鄭世
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猶前諱成君意也春秋因來
告書之以彰其失材注誤曰鄭人賤之以名赴說詩
者遂莫不日鄭人賤之也然則於突出稱鄭伯何獨
爲可貴乎於忽入稱世子何不復賤之乎忽以世子
再成爲君名正言順豈因不昏齊遂可任國人貴之
賤之也東萊博議曰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
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禍鄭者哉然則忽之辭昏亦
未可厚非況禍魯如文姜安所謂賢或謂又請妻者
非文姜則不可稱孟矣刺忽諸篇編次淸人詩後焉
得强屬之昭厲時忽諡昭矣諡厲絕無刺厲者不可
知爲文穆時
陳古刺今耶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車尺奢
同車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
以納閒也孟姜齊之長女都閒也迎魚敬槿謹閒夬聲長上聲○比也
言結齊足以爲援反譬於同車之女徒有容儀不足
爲美舜木槿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陸疏奚一名椵
一名櫬一名木槿朝生暮落者是也閒雅也自來說
此詩者皆謂同車之女卽孟姜獨巖緝能嚐會有女
彼美之詞以同車者爲他國之女而爲之說曰親迎
取色如木槿之華不足恃也翺翔佩玉徒有威儀而
無益也曷若彼美齊女若取之則有大國援不至見
逐然亦未知此詩於六義屬比前四句只是取譽於
舜華佩玉寓言獲楚雖可觀後
二句乃正言服齊洵足美備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
音不忘

行行道也英猶華也佩玉將將鳴玉而後行也將將七羊
○鳴玉而後行謂行有節度也德音令聞不忘卽孔
叔棄德不祥之謂言齊有德聲於鄭不能忘也若指
不取之文姜安所
謂德音不忘哉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美善然如是也鄭文公四年獲成於楚其時自
以爲是而不知其非者多矣托忽作刺序者明之以
爲忽之所美非美亦有如是者朱濡經學質疑謂所
美非美爲賢者佞智
者愚則更何世無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且子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木也荷華荷扶
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

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詞也胥疏又相如渠強魚亦作蘖菡戶感菡度感○
扶蘇扶胥木也段小箋此從釋文本無小字正義本
作小木乃用鄭說增字非也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蔬爲大木
古蔬胥蘇字通用荷華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又小箋
荷本葉名以爲花葉之總名陳風傳亦曰荷夫渠也
菡萏荷華也正義本刪下荷字乃不詞矣言高下大
小各得其宜也者通下章作訓明扶蘇荷華以大小
言橋松游龍以高下言皆於山隰各得其宜以喻起
不見乃見者
不得其宜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橋其驕一作喬狡皎
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橋喬通高也游
蔓也龍紅草也者釋龍爲紅爲草名釋草云紅蘢古
其大者蘬狡童昭公明托詞也抑新臺之戚施不日
宣公衞芄蘭之童子不日惠公小雅白華之碩人不
日幽后以彼惟肖之形容此則迥不相侔者故著之

以明其爲托詞也不然傳者豈不知狡童不可以斥
時君乎上章分言子都爲美狂且爲非美是以狂且
斥楚子此章以子充非所美而言美狂且者爲狡童
也故訓爲昭公二章不同一詞此章依序刺忽作訓
然不日狡童忽而曰狡童昭公
使人於其不相倫者知詩意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他洛倡昌亮又作唱和胡臥○倡
和本傳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左氏僖三十一年傳鄭
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公子瑕出奔楚日洩駕
惡鄭伯亦惡是洩駕爲先鄭伯因之
其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一端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女汝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倡予和女君倡臣和也槁苦老長

上聲○槁落也以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引起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詞興例也然蘀槁待風吹與臣和待君倡又爲詞中之義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明唱和正意叔伯言羣臣長幼倡予和女君倡臣和也者明古君臣稱謂予臣也唱予君唱臣也女君也和女臣和君也正義謂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女臣失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匹遙亦作飄要平聲

漂猶吹也要成也

段小箋漂與吹不同義而漂因吹致故曰猶吹也凡訓詁言猶者視此要成也易繫辭傳原始要終謂成於終也樂記要其節奏謂樂成於節也此倡予要女謂君倡於前臣成於後稽古編引箋叔兮伯兮羣臣相謂之詞曰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按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爲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擅善戰○左氏僖三十年傳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會秦伐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求成於晉僖三十二年鄭文公捷卒穆公蘭即位侯宣多恃寵專權穆公初政不能與賢人圖事賢者憂之故借忽作刺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七丹

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也不能餐憂懼不遑餐也

遑皇

○賦也凡美刺之詩序有主名者傳例不作訓如衛淇奧有匪君子之類此序旣云刺忽傳猶曰狡童昭公且申之曰有壯狡之志變例也變例以明托詞之不類也或引箕子麥秀歌謂以狡童目昭公不爲不類不知麥秀之歌後人所擬乃識襲此詩詞何足爲證試以微子之書按之箕子豈得有此卽謂有之亦在商其淪喪以後而謂此詩作於昭公在位可乎我詩人我賢者借狡童斥時君不與我賢人圖國事則爲子專權之故使我憂懼危難而不暇飲食也子權臣擅命者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食不與賢人共食祿也不能息憂不能息也

不與賢人共食祿也者孟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趙注位職祿皆天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與傳義同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褰起連恣資利行下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此詩當作於遂伐鄭時狂童予瑕也恣行挾楚爭國大國齊晉也國人懼楚將納公予瑕故思齊晉之正己箋謀以刺忽諸篇作於昭公在位此詩在其間遂謂爲突篡作原繁有言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突初於魯桓十一年歸於鄭郎於武父於曹屢列會盟旣無

所謂正至其出奔入櫟則魯方會宋及衛陳一於家而於曹謀納之復何思見正之有若曰別思大國其時晉猶曲沃楚陋荊蠻與魯宋衛並大者惟昭公不昏之齊矣正義謂由宋衛蔡魯助突故思大國亦未攷其時爾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凡溱側巾且子餘

惠愛也溱水名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行童昏所化也

行下孟○賦也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說文溱云水出桂陽臨武人涯从水秦聲側詵切又滑云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滑與洧側詵切是溱滑字異聲同段氏注曾聲在十六部秦聲則十二部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然說文水經皆云滑水在鄭溱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爾說文引詩爲滑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臨武今湖南桂陽州臨武縣鄭國今河南開

封府新鄭縣古鄶國鄭所都也然則溱本作潧水經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於洧水據此潧水在鄭之東北齊在鄭東北境故鄭人憂楚師首思齊助而賦詩以語齊鄭言米鄭則涉溱也褰裳言其易自虎通義引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于職言搖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是謂褰裳者與搖衣同義言狂行童昏所化也者化爲也謂于不我思立能無求於他人以國有狂行之童昏恣爲狂悖故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洧乎訛

洧水名士事也水經注洧水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左氏襄元年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方與紀要今洧水出登封縣陽城山經密縣至禹州新鄭縣合溱水爲雙洎河又經長葛洧川鄢陵扶溝至西華縣入潁大致東南流也據此洧水在鄭西北晉在鄭之西來鄭則涉洧上章子斥齊卿此子則斥晉卿也士事正義以其堪任於事也左氏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又曰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正釋他人他士二句不有是事謂不有是堪任於事者其能終相善乎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丰芳凶缺邱悅○正義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爾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果爾相配爲說則詩序以支離見疑取誘何足怪乎不知此倡和字從蘀兮來蘀兮序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有不倡而和者有倡而不和者事理相因爲作詩本義男行而女不隨乃詩詞所托昏姻之道以寓君臣之道序兼言之故曰詩序乃兼正喻爲說内成一種文法於此不序亦彰明較著哉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

賦也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丰豐滿也者丰與豐通訓爲滿也正義叔于田傳巷里塗此言門外以迎婦自門出故繫門言之送致也荀子富國篇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内送逆無禮楊注送致女逆親迎也此傳不爲悔送字作訓而曰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直以違不至釋悔不送然既不至復何悔昏禮成於親迎親迎有禮而不至則女非矣故此與陳東門之楊篇同寓言徵聘不應則不訓悔送欲人知違不至非女也孟子曰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爲速即此悔字義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即卒章爲予與歸之意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將行也昌盛壯貌釋昌爲盛中詞意爲壯貌堂門内也正義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王肅曰升於堂以俟先言巷後言堂更密邇矣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衣錦如字褧苦迴

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己者褧頻同明也褧衣褧裳禮經無文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憬乃驅憬明也與褧音近義同當即所謂嫁者之服注譏云加之以爲行道禦塵接碩人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褸毛公必有所本禮先其文當據傳加褧褸以爲盛飾以釋士昏禮加憬之文惟碩人言衣不言裳此言錦褧衣錦褧裳者婦人之衣不殊裳可分合言之彼單言衣亦兼褧此竝稱裳亦統於衣故云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合二句爲說彼言盛飾此不言盛飾無取於盛飾也與行同行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婦人謂嫁曰歸重章反覆以明予望之殷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善一本作坪

音義同○上篇丰有達而不至者此篇卽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亦相因之事勢孟子所謂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風人故有懷於室邇人遠之賢序明其爲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作也古謂禮不備而嫁娶者曰奔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豈有不禁之令而頒諷刺之苛說者曰非年時俱過不得備禮亦爲風人之所刺然詞經者何取乎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茹如藘力於阪反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

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

如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町町土鼎茅貌

交蒐搜○比也町町平也釋名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軵之閭言平夷之也皆除地爲壇之謂茅蒐茜草可以染絳風人托言男女遠邇之義而取譬於東門之壇茹藘在阪故明之曰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之在阪又申近遠之義曰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但以壇平易踐喻有禮阪峻難登喻無禮不必泥東門茹藘崗爲之說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踐在演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卽就也行道也左氏襄九年傳斬行栗也是也承上章言東門行栗之下有淺陋之室亦甚邇豈不思爲昏姻然子不得禮則不能使我得相就非甚遠乎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有如此者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左氏文九年傳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十年宋華御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春秋書曰楚子蔡侯次於厥貉杜注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故不列於諸侯當其時也鄭國臣民能不思君子之不改其度者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喈皆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胡何夷說也說悅○以風雨雞鳴喻起君子故申喻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明君子雖處亂世遭侮慢猶當守常不改其度故言願得見之胡何字詁定本無此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膠交瘳勑留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瀟瀟一本作瀟瀟段小學云考說文無瀟字廣韻屋蕭韻皆有瀟字無瀟字毛詩風雨瀟瀟入聲音肅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肅俗誤作瀟見明時詩經舊本作瀟瀟瀟瀟暴疾也與召南小星傳肅肅疾貌同義愈瘉同說文瘉云病瘳也瘳云疾瘉也此言積憂爲疾見君子乃可愈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晦呼內已以

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衿金一作襟說文作袷被力孝○言學校廢者謂鄭國學校之法度廢也非謂廢毀其地故曰世亂則學校不修焉程伯淳曰世治則序

序之教行有決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用不尚
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師友之義所勸督故
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世亂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
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
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爲自棄之人雖有
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傷之而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

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賦也學子不修庠序之業賢者念之青衿青領釋器衣皆謂之襟注襟交領也說文衿交衽也衣衿上承領下統衽兩幅相對如目背然故曰交領亦曰交衽深衣之制如今之袍制在外曰大衿在內曰底衿亦取義相交也學子之所服中言既服其服當不墜其道縱我不往教子豈可不時習所業中說房元齡問於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嘗嘗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

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徐氏引詩正本傳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者爲音字作訓墨子公孟篇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百讀如陌陌猶通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瓀如兗珉亾巾○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士佩瓀珉而青組綬者爲青青作訓正義禮不佩青玉云青青謂組綬是也不來者言不一來也謂不一來學校習業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挑他羔

挑達往來相見貌在城闕兮乘城而見闕也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挑達往來相見貌明學子荒於嬉遊說文闕門觀也釋宮觀謂之闕孫注宮門雙闕邢疏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閒闕然爲道是觀與象魏闕一物三名公羊昭二十五年傳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魯借天子故亦設兩觀此何氏曲說不足據其賓臺門兩觀天子諸侯所同無一觀者乘城而見闕也者明學子不來學校共爲挑達乘城以望闕縣象魏而執其是非焉拔諸侯三門外曰庫門中曰雉門內曰路門雉門即闕在庫門之內庫門即城門乘城者外可眺達內可見闕故爲挑達往來之所在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鄉校論執政之然否即此風也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者明一日三月之義序所謂學校廢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亾

而作是詩也春秋魯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染指於鼎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歸生子家也此所謂無忠臣良士賊托忽作刺風尚所趨積久猶然序者特以閔無臣明之見鄭風多刺忽者皆刺非所刺猶變詩之美所非美同以垂鑒戒云爾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迋女鮮息淺女汝迋俱往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

漂束楚乎迋誑也漂匹妙誑九況○比也揚激揚也王風傳同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言能也風人以激怒之子公不可謂不能行夫事取譬於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束楚乎又設爲守家之詞曰終鮮兄弟維子與女女靈公也迋誑[illegible]信字無信其人矦讀之言其人實誑女人斥子公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說文薪云蕘也蕘云草薪也上章楚叢木棘類亦草薪也二人同心也者靈公與歸生兄弟不止二人故以同心明二人之義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左氏宣四年傳鄭人立子良辭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又因子良言留之皆爲大夫注逐羣公子公蓋有徵於靈公之亂也此閔亂之詩人托言公子五爭實則心傷於靈公之亂爾正義桓十一年左傳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執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執之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忽復歸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服虔曰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與之盟而舍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古老綦巨基樂洛員云

如雲衆多也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賦也如雲衆多合下章如荼言白互見喪亂者衆下傳云言皆喪服也亦承此衆多爲訓思不存乎相救急者明雖閔其多而無心於救急以生聚者尚未可保也正義引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說文綦云蒼艾色也蒼即青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此詩人自言其男女之服願聊以樂我室家何暇思存乎衆員釋文本作云箋員古文作云正義以爲助句詞揚用修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爲證是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闉因闍都荼徒且徂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樂洛○闉城陳鵬飛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正義闍是城上之臺出其闉闍猶云出其東門也荼英荼箋荼茅秀釋草有荼苦菜又云荼萎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萎葉也此英荼則是茅草之華故爲茅秀非苦菜亦非萎葉言皆喪服也者明如雲如荼皆言白色吳語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注曰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也思且從思存省且韻茹藘茅蒐之染女服者釋草茹藘茅蒐李注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是染草名因以爲所染之服名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蔓萬○思遇時爲士不遇時者思期會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爲士之常然時危民困悲憫爲懷得所藉手以爲拯拔亦君子所期望無窮者易瞭九二遇主於巷无咎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故東門之墠之不待禮而相奔則爲刺此思不期而會者不爲刺也若謂實詠男女則此思不期而會者與不待禮而相奔者有何軒輊曾刺詩異同辨云遇者請侯未及期而相見也思遇時思與大國會遇藉其力以定亂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之時失之案皆說亦可謂善讀詩序矣但單言遇乃可引諸侯不則而會

日遇為說此曰思遇時則為傷士不遇時而思流君之澤下被於民曰非遇於時者不能此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為一句是作詩正意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乃申言思遇時也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以為惠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韓宣子以為善皆美其得遇於時也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靈鄭丁正義本作零漙徒端邂戶懈逅一作遘胡豆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我願兮適其時願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靈善也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是申傳以明喻意有美一人能流君之澤以及民者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詞訓君子偕老傳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猗嗟傳曰好眉目也君子偕老祇作字訓猗嗟狀其善射此則概言一人之美詞意不同傳各明焉邂逅不期而會者思其人遇於時適其時願者賢者遇時則時清一世之人心可慰

野有蔓草靈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瀼如羊

瀼瀼盛貌臧善也盛貌猶盛多也臧善善世也左傳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荅借臧意亦謂賢士遇時君澤下流之善吾轉有望於孺子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溱說文引詩作潧見褰裳方輿紀要洧水至新鄭縣合溱水為雙洧河在鄭都城南為溱洧合流當時鄭國人游觀之處云刺亂者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以致士女嬉游為淫風莫救爾箋誤讀鄭聲淫句乃曲說此等詩以實證之又強改他事詩以附會之斯害義矣揚用修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所謂鄭詩皆淫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蕑古顏既且徂洵旬訏況於樂洛謔迄却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賦也溱洧俱見褰裳蕑蘭香草也此周南芣苢喬木之變風也春水盈盛士女尋芳芣苢不然也士因女曰則以既往且觀洵樂誘之喬木無是也伊維也相謔交相謔浪勺藥香草江蘺也陳鵬飛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瀏酉

瀏深貌殷眾也說文瀏云流清貌是瀏本訓清引伸有深義上秉蕑亦言殷眾此殷盈即言秉蕑兩章首四句作互文陸佃謂來者日益以眾失之俱言洧之外者洧大溱小嚴緝將相將也

卷七終

齊雞鳴故訓傳第八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劼謹案括地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封禪書齊之所以為齊以天齊也齊之先呂尚者東海上人遇文王立為師武王既平商封師尚父為齊太公都營邱今青州府臨淄縣其子丁公汲嗣位於王宮卒子乙公得立乙孫哀公不辰周夷王用紀侯譖烹之弟胡公靜立徙都薄姑今沂州府莒州哀公母弟獻公山攻殺胡公自立定都臨菑今濟南府十一世至莊公購時周東徙雜十二世釐公薛父九年為魯隱元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公孫無知弑之襄公弟桓公小白立霸諸侯四十三年卒其子孝公昭懿惠遷及又四世至莊公崔杼弑之立莊弟景公杵臼卒于晏孺子荼立田乞召公子陽生立為悼公弑晏孺子鮑牧亦弑悼公立悼子壬為簡公田常弑之又四世至康公貸凡二十九世田和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姜氏絕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召南諸侯之風鵲巢序則稱夫人此齊國風而稱妃者妃匹也賢匹賢臣也序則兼之而曰賢妃與關雎序稱名后妃同一義例風人思得賢臣為君輔翼而托言貞女既曰賢妃又曰貞女亦猶關雎序既曰后妃之德又曰樂德淑女也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亦是兼君臣夫婦為說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朝潮蠅餘仍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也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也賦也向書大傳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階下此云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引常義以明匪雞則鳴為警戒先時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也者明雞鳴非實有蒼蠅之聲亦不必實有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也纚山買又所綺笄雞○纚笄見舊覃注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何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纚笄而朝君臣之禮也白虎通義嫁娶篇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王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是君聽朝於朝已昌盛之時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亦謂先時警戒或謂夫人纚笄而朝為夫人視內事於正寢然詩警戒人君前後皆言人君聽朝之事不應兼言內政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薨呼肱夢呼宏且七也憎作滕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妃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且歸矣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妃配朝會如字治平聲惡去聲於夫符○薨薨眾多也甘美古之夫人妃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者通上二章言蟲飛宵夜與君子同夢豈不美而雞鳴東明不敢忘惟其敬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釋會且歸矣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同此傳說無庶庶無倒文夫人若人也庶幾無以予故而使君子見惡於若人箋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予戒之也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還旋公好呼報之好

蒿綸〇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哀公以此化民成俗至於國人徒知以田獵爲賢驅逐爲好則雖有便捷茂美昌盛之才不得如兎置之野人以肅肅見於中逵中林明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猫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猫乃刀一本作嶩肩古賢亦作豜音同儇許全

還便捷之貌猫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賦也

風人設爲田獵者相遭相譽之詞方輿紀要猫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獸三歲曰肩七月傳豕三歲曰豜肩豜同正義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晏子春秋下篇公孫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呂覽知化篇猶懼虎而刺猏猏猏皆肩之俗其爲大獸可知儇利猶便捷也章潢

毛詩讀卷八 齊 三

日子之還兮己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己也竝驅則人己皆與有能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猫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茂美也重章見不止一人一時而不離乎猫者當時田獵之處爾雅翼謂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故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從其牝是三章皆言狼胡後箋謂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故首章舉其大者言之次章舉其貴者言之末章舉最猛者言之較爲有據

子之昌兮遭我乎猫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釋獸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孫注迅疾也臧善善

於田獵也姚舜牧曰所尙者弋獵便捷見齊俗之急功利所遇者相稱譽見齊俗之喜夸詐

著三章章三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著直居又直據迎魚敬〇范補傳著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

迎之禮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而以卒章之人君禮不親迎者與卿大夫士之禮當親迎者竝言之以爲刺也本傳言士及卿大夫人君之服而不言不親迎以經文於著於庭於堂次第只在堦家其不親迎自明正義輒謂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毛傳之誤於箋疏往如此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待也門屛之閒曰著素象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瑱天見〇賦也風人設爲嫁者之詞纔說一俟宁不親迎宛然可見我詩人我嫁者著夫家之著也釋宮門屛之間謂之宁著宁通李注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注門內屛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此言士家亦

毛詩讀卷八 齊 四

有宁者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寢門外有東塾則有西塾可知則兩塾之間有屛以宁立亦可知象瑱瑱充耳也士以象骨故曰素指其堦之冠飾也尙佩也士之服也者明瓊華與充耳不同一物箋以素爲縣瑱之紞以瓊華爲充耳之瑱失之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瑩永兵

李如圭曰堂下至門謂之庭說文廷朝中也廷皆不屋宇當作廷陳防有鵲巢傳唐庭塗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而云庭塗者亦謂堂下至門之中路彼傳此經庭字皆當作廷通作庭李說是也青青玉者卿大夫以青玉爲瑱也說文瑩有兩訓一曰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衛風淇奧傳以美石爲琇彼瑩字自是玉色此詩三瓊字皆玉石之美名此瑩字故是石之次玉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堂人君路發之堂與鄭丰

篇庶人受女之堂異黃黃玉者人君以黃玉爲瓊也人君之服也者明以諸侯禮不親迎則俟於堂而刺卿大夫之俟於庭士之俟於著爲非禮傳意天于詩俟不親迎當時所知無別白讀者不知反據爲諸俟親迎之證左氏隱四年傳逆婦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卿不行非禮則卿行爲禮可知諸侯不親迎矣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正義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由於君臣皆次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男女風俗在禮化不在明察故詩言君臣如日月而不能禁男女之犯禮者化不足也二南必以化行俗美推驗仁賢之德有以夫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姝赤朱

東方之日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者中正意明盛照察不足以化民也姝者初昏之貌初昏之女也我室壻室也時君非不明察而彼姝者子固不待禮而在其壻室矣既在壻室則儼然備禮而壻就者矣明察足恃哉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他達

東方之月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月盛於東方者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謂三日月生明象震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月上弦象兌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月望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就故日盛滿也與傳說合傳例有上章合下章發訓者有下章合上章發訓者此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合上東方之日爲說何不以月言君夫人可知經義不以道化責后夫人也若二南之后妃夫人非垂教臣道則此男女風化豈反不屬之君夫人讀此傳可悟闕睢鳩巢之序義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鄭注達夾室也達卽闥故曰門內此詩國人雖無夾室五然內不妨門內有夾室也發行有女同行之行言儼然備禮而同行者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朝直遙挈苦結〇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㯺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注令

軍井令軍眾知井壺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令舍使軍知當舍止轡所以駕令故以轡表舍令糧令軍知當廩假畚所以盛糧故以畚表糧序聚㯺以次更聚擊榛備守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疏乃更代而哭使哭不絕聲以水沃漏也以火視刻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九十六刻晝夜長短不齊循環差積歲異四十八次故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今時憲書歲題晝夜異刻者一歲凡四十八其遺意也按其節次置其箭縣壺水於上稱其漏下以浮箭視其箭刻晝夜以告時於朝以令軍喪舍糧皆挈壺氏所掌之職也今齊君輿居無常節其軍喪舍糧之號令皆不以其時以致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故曰刺無節也無節荒淫怠慢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都老

上曰衣下曰裳賦也此挈壺氏自嘲之詞上曰衣下曰裳者以衣裳上下兼爲顛倒作訓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此則以東方未明爲非召對之時而已有自公

召之者爲無節爾顛倒只是形容倉皇失措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晞希令平聲

晞明之始升令告也未至明之始升較未明又早已有令告較召之更迫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瞿俱具莫暮

折柳樊圃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夙早莫晚也睡七剔〇承上章召令不時無可守之節而取喻於折柳以爲藩圃無可守之禁也圃菜園也者周禮大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申喻意賈勰齊民要術凡作園籬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卽編數年長成共相迫蹙交柯錯葉折似房櫳此折字義也無益於禁不足爲守

狂夫守圃者古有此名狀其瞭望奔走如狂爾瞿瞿無守之貌申言狂夫亦無可守引挈壺氏職者明篇義嚴緝哀公與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蕡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辰時時節也莊子齊物論見卯而求時夜正義不能時節此夜之滿刻也莫訓晚明非日莫既不能時其夜則有時時不早而又晚矣刺意一語結出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行下孟去上聲〇左氏桓十八年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二月夫人遜於齊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左傳於會禚云書姦也於會防云言齊志也杜注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禚與穀在齊地姦由夫人祝邱與防皆魯地姦由齊侯此詩之作當在桓十八年文姜久畱於齊莊元年左傳不書卽位文姜出之時故齊大夫不欲仕無道者作詩而去國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蕩徒黨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易去聲〇南山齊南山也者晏子諫上篇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而後登之是齊南山卽牛山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者明南山喻國君尊嚴雄狐喻襄公邪淫以南山雄狐合喻在尊位而有邪行也胡後箋引李集解曰雄狐亦如雄

雄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此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齊子文姜齊侯之子也適魯之道文姜所由歸也婦人謂嫁曰歸既歸矣何爲復思此道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屨九具兩如字緌如誰

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五交午也張惠言曰說文解字之義惟初大始道立於一二三三皆從積數五象交午古文从乂六从入而八分七象氣出於一八象分別相背九象屈曲究盡十象氣具四方中央以奇偶象陰陽之氣交午於五而具於十五兩者屨各有兩自相交午也綏冠纓之下垂者二組屬於冠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謂之緌雙止亦言各有偶也故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明喻意無貴賤尊卑莫不各有其匹蘇詩傳葛屨五兩則屨具

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爲又相從哉庸用鞠訓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齊子庸止亦謂用之成路而歸從從襄公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魚世或作藝衡橫從足容取娶告入聲鞠居六

蓺樹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也鞠窮也 獵良涉○東西曰衡南北曰從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者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申喻意以明正意告父母乃得妻齊民要衡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是其義必告父母廟也者春秋桓三年秋公子翚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其時惠公早薨故知無告父母之事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則桓公必告父母廟也告父母則夫婦定夫婦定則文姜爲魯桓夫人曷又窮然於魯而久畱於齊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里歷

克能也極至也 伐柯傳媒所以用禮也此以用斧得薪喻起用禮得妻而言既得之非不以禮曷爲復至於齊反覆推勘至此擇君者不可以一朝居矣胡後篗全詩本皆爲刺襄而作後二章乃惡其君之大惡無所歸咎而責之魯桓敝笱之作亦此意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襄公卽位於魯桓公十五年其年會於艾謀定許也十七年以疆事及魯師戰於奚莊元年遷紀三邑郱鄑郚之民而取其地三年會魯人伐衛紀季以鄭入於齊四年與陳侯鄭伯遇於垂紀侯大去其國以違齊難五年會魯宋陳蔡伐衛納惠公歸衛俘於魯八年圍郕郕降於齊師是皆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之事見於經傳者也志大心勞所求非道實揭襄公當日心事困學紀聞引李栴和伯曰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衛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皆讀詩者觸類之引伸非詩本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甸莠羊九忉忉刀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爾 此爲詞與一例無毋通禁止詞田治也莠草也大田過度者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此數則廣而難治也故曰無人功終不能獲以申無田喻意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爾申

無思正意正義引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霸襄卽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以國大民衆故欲求諸侯以霸也嚴緝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求言無田無思者蓋襄公求之非其道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必不可得故不如無之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怛旦末

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重章以致丁寧呂記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禾之狀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若弁兮 婉於阮孌力轉丱貫幾居豈突吐活弁皮眷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稺也弁冠也 少詩照翬毛稺同稺直利○總角聚兩髦也衛氓傳總角結髮也彼爲女此爲男同總角者既夕注男角女羈三結處

羈兩為角分言之也通言之則皆為角男則拂髦總聚也丱卽聚兩髦之狀為幼稺之飾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弁亦冠也言總角童子見之曾幾何時而突然加冠為成人有自然者箋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爾加冠為成人也蘇詩傳總角之童丱然而弁豈其求之道有必至也君子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令零好呼報風福鳳○畢綱弋繳射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之事而不聽國政見國語及管子小匡篇百姓苦之苦其不修民事非必苦其田獵畢弋故經三章仍言修民事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同樂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其聲之令令然 樂洛說悅○賦也盧田犬正義引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言人君能有美德以下明使襄公修民事則雖田獵畢弋百姓方聞而樂之此謂反刺故設為百姓聞樂之詞其人指君也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傳意正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直龍鬈權

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 正義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段玉裁曰說文鬈髮好貌因其字从髟也傳申為凡好之稱箋讀鬈為權正義箋以諸言且者皆詞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故易之稽古編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序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鬈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梅偲七才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一環貫二也正義謂一大環貫二小環說文偲云彊力也偲本為彊力因彊力以見才如能部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亦其義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婢世又符滅亦作弊笱古口惡烏路○桓公之世魯不微弱有以微弱之者桓弒君自立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齊僖公親送之魯桓親受之於讙百兩御送之禮無能及者其驕伉難制桓為之弱有所由來也十八年桓與如齊通襄公致斃魯君而成齊國之惡則二國交被其患矣風人推其淫亂之端不在如齊而在歸魯以為魯桓不能防閑由於微弱而微弱由於嫁從之盛故經言歸止序言魯桓微弱互相發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魴房鰥古頑從去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如雲言盛也 笱以捕魚敝敗則不足為制況大魚乎故以鰥大魚明喻意陸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鰥或曰鰥或曰鯤或曰鯇不必如正義引孔叢子其大盈車也王肅曰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齊子文姜歸止于

歸也其從致女者衛碩人之庶姜庶士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象呂

魴鱮大魚如雨言多也 上不言魴鱮此言魴鱮大魚則上魴亦大魚可知陸疏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如雨言多小雅雨無正序云眾多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維癸

唯唯出入不制水喻眾也 淮南子魚笱門高注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可出故此言出入不制也上如雲言盛如雨言多此不曰如水而曰水喻眾也者明以水喻盛多之眾亦泛濫不制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箋故猶端也左氏莊七年傳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注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此詩四章皆先言齊侯自係齊侯之志居猗嗟狩禚篇前其為四年夫人享齊侯于祝邱而作可知祝邱魯地故詩言魯道有蕩也詩溱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兩此篇獨繫之齊人正使讀者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夕發于魯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齊人目擊載驅想見發夕而後詩意了然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簟徒玷茀弗鞹郭

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 賦也風人言此疾驅薄薄而有聲者襄公之路車也而於魯道有蕩之中齊子乃夕發至旦而來會釋器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彼分別車制前後之名有革有竹竹即簟也通言之則告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者明為襄公之車飾也小雅采芑篇路車有奭簟茀魚服是其義東方之日傳發行也正義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驪力馳濟濟子禮爾爾本亦作濔同乃禮豈開改弟上聲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眾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樂洛易去聲○四驪言物色盛也者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疏六者皆有毛物不同故皆以物色言之此言四馬皆驪故是物色之盛承上章簟茀朱鞹之外又有垂轡爾爾然眾

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以樂易釋豈弟字齊子發夕而來不以遠道為勞反融融然樂易焉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失章彭必旁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 彷旁徉羊○曹粹中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主安邱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說詩者主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引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夾水有文姜臺陳啟源謂說汶水者不一此為有據鉅平縣今山東東昌府彭彭多貌君行師從也翱翔猶彷徉廣雅云翱翔浮游也此言齊子迴翔自得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土刀儦表驕

滔滔流貌儦儦眾貌 遊敖流蕩忘反重章著意在行人句所謂播其惡於萬民者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於宜○

惠士奇春秋說曰莊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於祝邱其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小雅車攻篇言狩而及射是狩有射之禮故詩三章皆言射序則曰魯莊公有威儀技藝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謂人因其失子之道而惡之誚其爲齊侯之子爾非果有其事也王總閒謂莊公早年桓公巳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强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允黃氏懋容皆於莊之不能防閑有怨詞焉不知當日齊人之惡貽二國患者則有不暇爲之怨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頎祈蹌七羊

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

好目揚眉也蹌巧趨貌賦也抑美色者於退抑中見儀色之美也揚廣揚謂顙額之際廣闊揚起君子偕老傳揚眉上廣是也正義此三句歎美莊公之容貌下文美目乃爲善射張本好目揚眉也者好目於揚眉見之此句言目與上句揚宇二義蹌巧趨貌通美目句言出射時臧善也詩人以文姜貽患二國由於魯莊不能以禮防閑故舉其威儀技藝猗嗟而歎息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射食亦正征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仰俯之際視容清明也承上射則臧兮言其持弓矢審固儀者射五善之謂容也成定也儀旣成兮言其志定而往省括於度爲終日射侯不出正張本二尺曰正正設於侯侯者其所射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注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此言侯以飾得名饑外諸侯亦得用三侯而異其飾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鄭司農注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个半之傅地故短也此言侯制中方外則上廣下狹其職又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春以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五采之侯以五采畫正之侯遠國屬諸侯朝會主與之射所謂賓射也射人職王以六耦射三侯三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二侯熊豹也豻侯者獸名也推之侯則一侯爲麋也後鄭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異文相足畫虎侯則設五正熊侯則設三正豹侯麋侯豻侯皆設二正若畿外諸侯大射則大侯設五正參侯設三正此言賓射之侯不設鵠而三侯設正不同等司農曰正所射

也引此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明此詩爲賓射正爲賓射之所射也後鄭亦曰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其職又分別言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同張三侯不同上文言正則大射三侯設鵠賓射三侯設正明矣司裘司農注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亦謂鵠不同於正後鄭疑其以正鵠同在一侯故不從而引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者縷晰侯道之數以爲侯中之數以爲鵠方之數復於射人注易之曰鵠乃用皮其大如正似與二尺曰正爲不合然其注射人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則曰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又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蓋五采之侯亦參分其廣而正居一正之方外必如鵠中二尺乃以五氣相剋之色層遞及外分五正三正二正爲所射之畢也然則所謂鵠大如正者謂如正之方外中則二尺仍與司裘注及此傳二尺曰正無不合矣大射尙質不書采天子將祭選士以射觀德故所射鵠大於正爾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大射儀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並

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禮射三而止矣正義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常中非禮射終一日案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後鄭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量侯道法之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侯中之大小取法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參分其廣而鵠居一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司農又云四尺曰鵠舉其中數言之也侯道去侯遠近之道遠近三等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中侯身也侯身上下各有布一幅夾之虎豹之皮各飾於其側羣亦作準釋獲古文釋為舍外孫曰甥箋申以姊妹之子為甥意以姊妹字兼刺襄公然不若王肅據外祖以言者為刺不弟卽不孝意更明切箋展誠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然當時本無此言將何所拒鄭蓋誤於穀梁傳桓六年子同生云

疑故志之時日同乎人也范注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故有此說左氏傳則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杜注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禮故史書之於策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禦魚呂）

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乘矢（中張仲乘）

繩證〇孌只好貌曰壯好婉亦只好也曰好眉目者皆就本章末句申足其義舞者射儀搢三挾一出次及物進坐橫弓卻手取个順羽左還皆舞節也故大司樂云及射令奏騶虞詔諸矦以弓矢舞樂師云燕射師射夫以弓矢舞射儀別無所謂舞也選齊字訪選從巽聲虞氏易注巽為齊選之為齊是從聲得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子選又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言雜出不齊也此於射而言舞齊謂自出次至於左還皆齊於樂節習貫中者大射釋獲司射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算此言中節不出正也四矢乘矢者大射儀射三侯將乘矢注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之謂復以禦亂兮謂足以捍禦四方之亂過篇稱其善射而以禦亂結之蘇詩傳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爾今莊公徒以為技而已

葛屨故訓傳第九　毛詩國風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劼謹案漢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今解州平陸縣左傳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詩譜周以封同姓則魏姬姓國也世家無攷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三晉有魏氏非故國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屨俱具褊必淺陿洽隘於解嗇色○篇中褊心謂夫人未三月執婦功也早氿婦功爲失無幾風人作刺則以其君之儉嗇褊急然儉嗇褊急僅見於早執婦功失亦無幾則以其民機巧趨利而君無德以將之也無德以將之者謂無眞儉之美德則儉嗇褊急卽機巧趨利之所由來將必流於貪鄙重斂而不自知也

劼謹案魏國七篇說者或疑爲唐詩以葛屨序攷之明言魏地陿隘其君儉嗇則不可以爲唐矣豈得以公行公族爲晉官安知魏不亦有此名况傳不以此爲官名乎今合葛屨七篇而論儉美德貪鄙則惡矣而始於刺褊刺儉終於刺貪刺重斂中三篇以無德教不能用其民致數侵削於大國莫非儉嗇而貪鄙之流弊然則魏風固與後世托爲君子以遑其小人之私者爲一類故聖人訂之於經以著其於時不免侵削於後不免滅亡所以垂戒賢非其賢者作偽徒勞云爾然侵削滅亡之者爲晉則一卽之務也畢萬封魏之日卽韓趙分晉之端旋得旋失覬衛武弑共鄭武滅檜其遺害爲尤著故聖人附魏於唐又以戒諸侯放恣者顧可謂魏詩卽唐詩乎况疆暴侵陵有以段弱小於儉嗇而貪鄙者莫甚於後此耶縣之世荀在上者無以晉獻之滅魏爲快在下者無以伐檀之盧囿爲樂則大法小康是爲罰經者附魏於唐之

所淚望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糾居酉摻所銜要於遙襋紀力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女手之人繚了纖息廉見賢遍

褸於晉○埭也方以智通雅釋詁引神農本經云泰芃出泰中羅紋交糾者佳此糾糾卽交糾也爲屨閒絲飾繚繞之貌夏葛屨冬皮屨者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絇繶純皆用絲爲飾也夏用葛猶絺綌所以當暑亦必有絲飾而其紋交糾也葛屨非所以履霜訓可以爲非所以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中女手非所以縫裳爲末三月廟見也經言女傳言婦一也無三月廟見爲婦未廟見爲女之分箋言女者未三月未成爲婦非傳意後人更附會其說云三月廟見始成昏鄭誤毛後人復誤鄭如此要褸也說文無褸字玉篇褸襻也集韻褸衣襻也衣系曰襻今言紐襻襋領衣領皆爲部碎好人女手之人者明女手縫裳之人卽好人也好人猶言新人事服事也禮公侯夫人織紘綖乃三月執婦功以後事魏夫人於入門之初卽有事領襻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提徒兮一作媞辟避揥勑帝

提提安諦也宛然左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諦帝○安諦猶安詳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者明篇義士婚禮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西階面右故辟尊則宛然而左象揥所以爲飾者見君子偕老承上章言此新人入門之

初容止安詳避不當尊象揥爲飾固爲知禮無可刺者惟末三月執婦功是君子褊心也是以刺之詩中明言所刺只此一篇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扶云沮子預洳如預○葛屨刺褊非刺儉也汾沮洳刺儉乃刺不得禮也是儉本無可刺者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聖門論儉只如此自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不能如是非禹之道不足謂墨於是大禹克儉之德弊而菲飲食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冕卑宮室盡力溝洫之意微矣後世儒不能墨或以儉封其貨或以儉飾其貪則儉於人者未必儉於己儉於外者未必儉於內而明者得於其儉不中禮竊之故汾沮洳之詩人以儉而能勤爲不得禮取譬以爲刺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莫暮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路車也漸如字又接廉○比也汾水漢書地理志大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汾陰今蒲州府滎河縣沮洳其漸洳者廣雅釋詁漸洳溼也莫菜陸疏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入繅以取繭緒始生可以爲羹路車明公路爲同公之車親近之臣以儉勤之不得禮取譬於汾沮洳之采莫見莫非沮洳之物公路非儉勤之人而言君子當有美德不可以尺寸爲度者殊異乎此同公路者之徒事儉勤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范補傳一方水之隅也桑亦非水濕之物也禮別名記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此曰萬人爲英亦謂美不止於一儉從公之行者猶言在於王所公路公行公族只公行見於齊晉爲官名公路無明文公族有文而非官因疑魏詩郎晉詩者皆以爲晉官名致不以爲晉詩者猶必以爲魏官名然以主君之軞車爲公路而軞車郎戎車之倅也以公路爲郎掌戎車之公行而巾車之五路賓居守也以餘子爲公路而餘子自有所掌之政也以公族爲大夫文王世子有云公若有出彊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則公族不盡爲大夫也是皆臆說不足據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藚續

藚水舄也公族公屬舄昔○藚水舄說文神農本草繹澤瀉一名水瀉蘇頌圖經春生苗多在淺水中汾曲則大水麟趾傳公族公同祖也此曰公屬者彼對同姓言同祖亦斷自三屬以下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侵七林削息約○國雖小自有其民可用不能用之者以迫而儉嗇也然使有賢才之德教則亦能趨事勸功於內有勇知方於外何至日以侵削則其民之不能用不在於儉嗇而在托於儉嗇之無德教矣故曰刺時者刺無賢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殽爻謠遙蓋胡臘

園有桃其實之殽與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

人謂我欲何爲乎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者申喻意以明正意其實之食各
本作其實之穀既元按勘記云傳穀字小字本相臺
本作食按食字是也此傳以食字解穀非復舉經文
正義説箋云明食桃爲穀正用傳今據正之心之憂
矣憂不得民力也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心樂卽
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則歌爲總名不必合樂士卿士也心憂歌謠乃有不
我知反謂我爲士也而驕者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者
夫人釋經彼人謂我釋經子曰何爲釋經何其明彼
人爲是士驕之言者蓋謂我之歌謠欲何爲乎然則
我心之憂知之者誰則合勿思矣然亦不能勿思也
王釋詞謂凡言蓋亦者以亦爲語助按釋詁曰蓋合也
單言蓋是決詞果言蓋亦有審處意孟子曰蓋亦反
其本矣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言蓋當者以蓋亦反
其本矣句有特恐以一服八者不能反其本一層虛
神在言外故以蓋訓蓋亦累言語氣不以亦爲語
助也此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亦謂既莫知我憂之所
爲者蓋當勿復思念以自止言外有然其如不能勿
思何一層詩意乃爾瀎婉若以亦爲語助止作合勿
思則索然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極中也説文棘云小棗叢生者行國猶出遊也罔極非中道也歌謠以爲驕行國以爲非中道皆謂其誰知之者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岵戶數朔○此承上序言迫則賦儉嗇言數見侵削
則由無德教役乎大國則因不能用其民也詩言父母兄弟離散序推言民散之由亦在於無德教以用其民
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已上
愼旃哉猶來無止已以
山無草木曰岵上愼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
尚義也賦也山無草木曰岵釋山作多草木岵不同當從傳爾雅纂錄諸注記成書毛傳亦其所
本惟採取既雜異同不免正義以爲轉寫有譌出爲
之説此父母兄弟離散者登高以望親不知其處而
思親之念已也夙早夜暮無已言父念已行役無休
息上同尚庶幾也言父念已庶幾戒愼於勤勞止廢
也愼於勤勞乃可來至而無廢事故曰父尚義也釆
薇勉成役以公忠則曰我行不來陟岵兼父子之思
義則曰猶
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句行役夙夜無寐上

愼旃哉猶來無棄屺起
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猶來無棄
母尚恩也少詩照耆常志同嗜○山有草木曰屺亦與釋山無草木峐相反段小箋岵取瓠落
之意屺取黃滋之意毛公所見爾雅似勝然毛公未
必見爾雅但爾雅不但見毛公爾趙國策大后曰丈
夫亦愛憐其少予乎對曰甚於婦人大后曰婦人異
甚此故以少予言母無耆寐明母念已行役不得嗜
寐也呂記母尚恩故曰
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句行役夙夜必偕上
愼旃哉猶來無死
偕俱也猶來無死兄尚親也錢天錫詩牖曰行役夙夜必偕見離我同胞而
與同役爲侶猶來無死祝其無災害故曰兄尚親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此序亦承上篇故不更言削小之由正義無所居謂土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上篇父母兄弟離散當廣耗之此無所居反似番庶者其時其地有不同也或曰國削則民隨之未有地亾而民存者然非所諧於投田之世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閒閒戶閑一作閑還一作旋

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行與子還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賦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言十畝者當是兩宅之地樹桑之閒桑者蠶婦蠶月條桑遵彼微行人各不暇給矣今以削小致四鄰男女無所事事互相往來故明之曰閒閒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來相就者或來還去復還者明皆無所耕稼居生故相與往來於此桑者閑閑之地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泄以世

泄泄多人之貌十畝之外則不止兩宅之閒泄泄多人則不止往來無別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此於多人見其泄泄然浮於事也逝去也遷分行來訓行來還訓還其實皆來也此章行字賤上行還二義逝則兼或行來者或來還者皆以無所事又將去而之他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甫曰刺儉旋曰刺貪儉嗇與貪鄙相因之勢也然使君子在位身可為律政可為閑貪鄙之無功受祿者自遠今則伐檀之君子反為貪鄙者阨抑不得仕進矣漢書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亾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吉疏與傳義正合范補傳詩人本以在位皆貪鄙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非謂君子自為伐檀之事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苦感寘廛猶於宜廛直連縣懸貆桓本亦作狟又暄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素空也比也檀彊刃之木可為輪輻于厓大水之傍正義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此詩人以河清難俟言君子不得進仕而取譬於伐檀寘於河干以俟用也故傳明喻意曰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申正意曰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胡何也言何其易也一夫之居曰廛者以居訓廛宇鄭司農注載師廛里及廛人珍異之有廛者皆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引孟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證之乃市廛也與此不同共注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則云廛居也引楊子雲有田一廛而曰謂百畝之居也蓋一夫有百畝之田卽有一廛之居與此傳合釋文云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孟于云五畝之宅是也然則一廛之宅為五畝一廛之田則百畝三百廛為田三萬畝禾三百廛則為三萬畝之禾矣曹粹中曰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下章三百億其數與三百解更相遂絕知詩人性情之言固不拘於名數李集解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皆此類也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析言也渾言狩獵不分貆獸釋文貉于也貉字一作貉釋獸貈子貆說文貈似狐善睡獸貆貉之類淮南子貆貉得埵防弗去而貉高不稼穡而多禾不狩獵而有貆是為貪鄙無功而受祿也空食者祿以報功無功而食不祿不穡之禾不狩不獵之貆是空食也君子所不為公孫丑曰詩

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輻輻輪轑也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億於力

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
特 輻檀輻輪人注今世輻以檀側猶厓也亦謂大水之傷直波說文波水涌流也蘇詩傳木平則流直萬萬曰億豐年傳數萬至萬曰億正義引九章算術亦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麐弨弓曰齊傳三歲曰肩豜傳三歲曰豜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然鄭司農注周禮亦云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與毛正合校勘記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漘順倫囷邱倫鶉純飧素門

輪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圓
者為囷鶉鳥也孰食曰飧 孰俗作熟食祥吏○輪謂輻牙亦承上伐檀為說說文漘云水厓也釋水小波為輪匠人注囷圓倉也孰食曰飧所父傳孰食曰饔饔飧義同為凡孰而可食者大東傳飧孰食謂黍稷以別於牲牢之不皆孰食者本箋飧讀如魚飧之飧公羊宣六年傳趙盾方食魚飧魚飧亦是孰食其事本與傳無異正義誤以孰食為禽牢之飧引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之文而曰鄭以為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薪食益失傳箋旨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石○魏風以葛屨之褊始而終於碩鼠之重斂明重斂以為奢者有施重斂以為儉者無施儉以養廉之人世不多遴其巧擾於下者則以儉樸自居斯其上而橫暴於上者亦以悃愊無華說其下常見碩資重望做衣菲食以示於人或假道德或托學間然其家益日富葬夜至門無非以鄙陋名於邦國之輩而人主方目為名臣擧朝亦稱為正士已則覘然畢賢自居及其一二敗露撿著無方或至絕筆猶作盟心請以欺世亦可哀矣范補傳饈食黍無時而饜盡而後已愉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安愉食畏者莫切於此序者發明風人之旨窺見物理之妙如此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女汝去羌擧樂洛
貫事也 比也箋碩大也以國君之重斂取譬於大鼠食黍而乞其無之碩鼠即爾雅之鼫鼠易晉如鼫鼠鄭注即引此詩易釋文鼫引子夏傳作碩是古字本只作碩貫事釋詁文納貢賦之事也三歲言其久也女女君也莫我肯顧冀其君之顧念也逝逮適之也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作者歌此詩是詩正意呂氏春秋擧難篇甯戚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鼠也後漢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則又相傳為賢人欲遠行從政以有適彼樂土之語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得我直得其直道 德謂修其政上章顧念下章勞來皆謂德皆謂修其政也人心雖去挽回有道其如莫我肯何戴詩攻正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亦可通姚舜牧詩經疑問曰居上者導利惠民上之直也居下者

安生樂業下之直也爰得我直謂於彼可以安生樂業云爾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肎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勞力報號戸毛

苗嘉穀也號呼也呼大故○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蘗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程九穀考苗即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碩鼠之詩無食我苗毛傳云苗嘉穀也春秋無麥苗何注公羊傳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然則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粱其大名則曰嘉穀言其色則曰黃茂而禾粟米粱之次第載說文中又如物之在貫焉以雜厠部居讀者不能綮爾莫我肎勞箋不肎勞來我糞其君之勞來也永號長呼息也嚴緝魏人爲重歛所迫至於長歎彼樂郊則誰長號乎言無數息愁恨之聲也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爲爰君之至謂雖去國而猶不忘其君

卷九終

唐蟋蟀故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劼謹案唐者古帝堯故墟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曰唐叔虞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地叔虞子燮爲晉矦晉矦子寧族爲武矦武矦子服人爲成矦徙都曲沃今絳州聞喜縣成矦孫宜曰爲靖矦當共和之世始入年表四世又徙於絳今平陽府曲沃縣又二世爲文矦當周平王東徙文矦卒子昭矦伯立封文矦弟成師於曲沃潘父弒昭矦立其子平爲孝矦曲沃弒之立其子鄀於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乃失唐號而曰翼矦猶虞初封稱唐叔也曲沃莊伯伐翼翼矦奔隨于光立爲哀矦後翼人迎翼矦於隨內諸鄂又稱鄂矦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今解州夏縣地是時曲沃伯成師之後則曰曲沃莊伯曲沃武公翼矦鄀之後則曰翼哀矦翼小子矦武公旣虜哀矦其子小子矦立四年又誘弒之於是周桓王乃使號仲伐曲沃立翼哀矦弟緡於絳命之曰晉矦亦猶虞初封稱唐叔也其先叔虞子燮謚晉矦非改稱晉後人謂以晉水稱晉豈有父始封唐而其子自改稱晉者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矦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使號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矦晉始命於緡武則繼世也二年卒子獻公詭諸城新絳居之今絳州絳縣獻公卒里克殺其子奚齊悼子而立夷吾爲惠公卒子圉立爲懷公晉人殺之立獻公子重耳爲文公乃霸諸矦後又歷十六世至靜公俱酒凡四十世魏韓趙三分其地號之其封號中更晉大而顯唐遠而隱凡傳注在後者皆據其後以立文故詩序言晉史記世家亦言晉惟經典在先者乃本其初故國風曰唐太師樂章亦曰唐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蟋悉蟀所律僖許其有過曰僖史記作釐中仲虞同娛樂洛○鹽鐵論通有篇孔于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大儉故不中禮而無以自虞詩人因以虞樂諷之然虞樂不足爲訓序爲明之曰此刺晉僖公也而其國固謂之唐故風人本其風俗要深思遠欲其以禮自虞乃有唐堯之遺風焉堯之遺風謂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使儉而用禮虞樂自有以復於古此明作詩本意非謂以有堯之遺風名爲唐也漢書地理志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即本此序爲說謂之唐者唐叔既封采詩陳風者即有此唐國風名藏諸太史後更號晉其能改祖宗以從予孫乎且國風名唐乃叔虞之唐非帝堯之唐若以有遺風故名爲唐豈唐堯可列國風歟從來說此序者皆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聿允橘莫暮除直慮已以好呼報瞿俱具

蟋蟀在堂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蛬俱勇○賦也自嘲自解以爲諷刺非斥言時君也蟋蟀蛬釋蟲文郭注今促織也楚人謂之王孫里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是也九月在堂爲歲莫作訓九月歲遂莫一歲之日月去矣可不及時行樂乎但無過於樂而存思常主於所居之業則雖好樂而無荒自不失爲良士也瞿瞿然顧禮義也者明儉而用禮是依序作訓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俱衛

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邁行亦去也禮樂之外者明樂非聲色狗馬則禮樂虞樂之外自有道德事功主其心思矣蹶蹶然動而敏於事者明以禮虞樂必無廢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慆吐刀

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樂洛○正義引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時也慆過亦去也漢傳毅舞賦哀蟋蟀之局促又古詩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與傳除去邁行慆過正同憂可憂也者家國之事當思鄰以國易休休樂道之心者思其憂乃可以休休樂道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樞烏侯與戶樞字同音義異洒所解埽蘇報又作埽○既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危亡矣又何鐘鼓朝廷財用之足惜乎讀本傳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方知詩意只就國君之財貨如衣裳車馬廷內鐘鼓酒食者皆言一身所繫與國家危亡憂在宗社不同詞也故序者曰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正義四鄰即沃叔謀伐晉也桓二年左傳注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當時必有知曲沃終不利晉而哀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者作此詩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榆以朱曳以世婁力俱愉以朱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婁亦曳也宛死貌愉樂也荎田節樂洛○樞荎釋木作蓲荎郭注刺榆也陸疏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國君有財貨而

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申喻意以明正意弗曳弗婁弗馳弗驅爲不能自用其財言國君者本詩意立訓詩詞只設爲朋友諷贈朱通義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托爲同傳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爲迫切周棣圖書影引林若撫詩談亦同朱說且云注者以爲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也曳引也宛死貌者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鶴之所詩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道者亦不宛氣宛氣猶言死氣宛釋文本亦作苑淮南子本經訓百節若苑注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又倣眞訓形苑而神壯注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是宛郎苑訓枯病此兼詞意則爲死貌愉樂釋詁文言死則他人將以爲樂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擊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栲考杻女九

栲山樗杻檍也洒灑也考亦擊也保安也樗勅書檍於力灑色

蟹○栲山樗釋木文郭注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栲栲漆相似如一又杻檍注似棣細葉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王逃聞衣裳車馬廷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廷內謂庭與堂室非庭之內也洒灑假借字正義酒謂以水湮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也永引也離力智○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也者明詩非斥國君正義謂總大夫士以上孔意上文旣言國君此君子應斥昭公不知上言國君乃釋詩意此君子就明詩詞不必强爲之說傳永訓長此日引者酒食鼓瑟引此日而長之明永日猶言引年也他人入室蕭牆之禍非同敵國外患故言入室呂記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所以激發之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即此詩意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沃烏毒○沃曲沃言沃者從詩句省左氏桓二年傳初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封桓叔於曲沃惠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皆春秋以前事昭侯穆侯孫文侯仇子桓叔成師昭侯叔父故曰桓叔亦曰曲沃伯嚴緝時沃有纂宗之謀潘父主之此詩正發其謀以告於昭公若眞欲從沃必不作此詩以泄其事然則所謂國人將叛而歸沃者其潘父之黨與前序四鄰謀取者亦指沃此乃補言封沃之事以詩于沃有明文爾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襮博從以用樂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素衣朱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繡秀黼甫○鑿鑿然鮮明貌明喻意引起素衣朱襮也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者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孔疏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之冕服無不有中衣中衣言著於襃衣禮服之閑夏葛冬裘春秋以素謂無文也惟諸侯有繡黼丹朱之飾傳特以明曲沃時爲大夫僭用非禮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地從子于沃說爲潘父之黨相謂君子謂桓叔云何不樂樂強盛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皓胡老鵠戶毒

皓皓潔白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云何其憂言無憂

也朱丹朱也繡黼卽中衣之丹朱爲緣繡黼爲領劉昭漢書輿服志注繡領卽黼領亦謂素衣之領或繡或黼鵠曲沃邑無攷言無憂者沃盛彊昭公微弱無禁制之憂也此及下椒聊篇皆刺昭公而詩反似言桓叔之美與鄭風之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莊公而詩反似言叔段之美同義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粼刊新

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粼粼清澈謂水清石見也稽古編廣尺湥尺爲く廣二尋湥二仞爲巜く卽畎字巜卽澮字書濬畎澮距川言湥く巜之水會而爲巛也揚之水白石粼粼從巜不從巛說文水生厓石間粼粼也曲沃有善政命當如齊陳氏厚施之類潛通逆黨收拾人心詩人見微知著故曰聞之而不敢告人爾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正引此詩然此云不敢以告人則有

迫欲告之情亦卽婉以告之語矣嚴緝昭公諸詩皆以沃强爲憂此章反詞見意故泄其謀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此詩不作可也故言我聞有命者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其激發昭公之意切矣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詩以蕃衍喻盛大序兼言蕃衍盛大者合正喻爲詞序例也言沃既盛彊又能修政教知其日寖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箋謂爲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失之黃集解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君子於桓叔之世已逆知者蓋觀人之國於微晏子謂齊景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也諸刺昭公者其謂此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且子餘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朋比也條長也比必履○釋木云朻者聊朻卽捄也又云椒檓醜莍莍亦捄也箋以一捄之實申傳謂椒聊椒卽椒捄椒是也段小箋謂椒聊疊字疊韻單呼曰椒莍呼曰椒聊似未分明升量名盈升言一捄之實蕃衍之盈不謂一實一樹積古編引攷工記㮚人疏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縱横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積方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平方一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十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當不謬也之子桓叔碩大卽蕃衍所喻比方也無比莫之與京長遠也言椒聊芬香長遠如之

子令聞長世將有晉國詩中先以喻意引出正意復於正意引伸喻意往往有此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匊本又作掬九六

兩手曰匊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李集解引陸農師謂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倚篤厚釋詁文左傳厚將得衆言聲之遠聞也者汪龍謂此當本在條長也之下後人誤析之爾不知上章曰條長明喻意此曰聲遠聞明正意上但作字訓此則總經文二句明之乃互訓傳例非後人誤析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綢直畱繆忘侯○此亦寓君臣於夫婦之詩國亂所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也讒奸在位邪正是非不明於上則臣下之勤勞不恤

在野之遺賢必衆所以君子不得及時仕進焉風人
寓言於昏姻設爲怨曠思不期而會之詞與野有蔓
草同
意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綢繆束薪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
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
三星在天可以嫁取矣良人美室也子兮子兮者嗟
兹也參倉含見賢遍芻楚俱取去聲○曹粹中曰詩
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匪
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參伐也
始見東方王肅曰謂十月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昏
旦之中此言在天次言在隅卒言在戶以月令孟春
之月昏參中逆而推之知昏始見東方爲十月男女

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申喻意三星在天
可以嫁取矣明正意正義云毛以秋冬爲昏時故云
然良人美室猶言美人也漢書外戚傳漢因秦之稱
號適稱王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即本此詩爲
義張載詩說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
也嗟茲歎詞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
哉正義如何猶奈何
奈此良人不得見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邂戶懈逅胡豆
隅東南隅邂逅解說之貌解蟹說悅○東南隅由十
月始見東方漸移而南見十
於東南隅也正義云在十月之後謂十一十二月亦
嫁娶時也解說者相望維殷相說以解之謂解字一
義二音而有別凡初解音古買反剖之也旣解音
下買反解釋也故釋文於此傳音蟹乃下買反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粲采旦
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月令孟春昏參中古人戶恆南向參自十月昏始見
於東方十一二月昏見於東南隅至正月昏中昏中
則正南故直戶也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故十月至正月皆爲嫁取之正時大夫一妻二妾申
粲字義王肅曰言在位者亦不正不能及禮國亂無大
夫貧不能取此以明寓言大夫不能與其臣雖同升諸
公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爲沃所幷爾杕徒細幷必政○曲沃禍晉六七十
年更六七君此詩所刺非昭公可知
積世微弱不能修明政教以爲沃所幷有不僅不親宗
族骨肉離散者此風人則以爲公屬親近見曲沃之強

而心切
比佽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湑私敘比毗志佽七利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
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佽助也湑湑枝葉不相
比申喻意以明
正意獨行爲無比佽豈無他人國君非獨行踽踽者
我我君也同父釋親云父爲考父之考爲王父王父
之考爲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是祖
曾高皆謂王父則凡同祖曾高之舅弟皆同父也呂
記苟以他人爲可恃則行道之人胡不相親比凡人
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湊曉晉君以行道之人
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
助也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求營

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睘睘本一作煢煢焭

獨也無所依猶無所親同姓同祖也者程瑤田宗法小記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麟趾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彼公同姓者於公子爲從祖昆弟公之從祖昆弟於公子則爲族爲族字作訓乃以從祖言此以祖言之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唐風刺時者三杕杜刺君也羔裘刺在位也鴇羽刺征役也然杕杜之宗族不親由於羔裘之小人在位鴇羽之不能養其父母亦由於在位不恤其民此唐風所爲內憂外患相因而王者特以不求賢自輔而在位無君子故爾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袪起居

羔裘豹袪袪袂末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

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袂弭弊褎也比眂志○賦也羔裘豹飾大夫之服袪袂末鄭遵大路傳袪袂也此必言末者明詩意以袂爲本袪爲末寓言在位與民異心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者言不恤其民致使我民人懷惡不相親比也胡後箋據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按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郅都傳丞相條矦至貴居亦以居爲倨墨莊說居字是也居居之義當以李注爾雅爲台既使我民懷惡不相親比矣豈無他國可往然以子猶爲國之故舊不比於曲沃之新君附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 褎猶袪者褎大名袂屬幅袪爲褎口段小箋褎袪本

義不同故云猶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孫炎注究究窮極人之惡窮極人者不爲人畱餘地之謂懷惡不不相親比必至不畱餘地相因見義故究究猶居居也惟于之好惟子猶爲我君之愛好不同於曲沃之讐仇凡言此者諷其在位無或事讐曲沃爾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鴇保養羊亮○昭公之後曲沃莊伯弒孝侯鄂侯奔隨入鄂武公虜哀侯又誘弒小子侯伐晉侯緡滅之故曰大亂五世則此詩作於緡時矣君子言在位者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何其有所 栩況羽盬古蓺魚世怙戶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羽聲也集止苞稹栩

柔也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致也怙恃也 稹之忍本又作縝柔食汝一作杼致本作緻音同○苞稹釋言文孫注物叢生曰苞齊人名之曰稹栩柔釋木文說文木部栩云柔也其阜一曰樣樣云栩實也陸疏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鴇之性不樹止者巾喻意明以鴇性不樹止喻趸君子下從征役爲失其所釋文鴇似鴈而大無後趾正義鴇鳥連虢性不樹止四牡傳盬不堅固也此致爲緻之假借攻緻亦堅固意左傳周桓王二年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是年秋曲沃叛王王使虢公伐曲沃而立哀矦十六年曲沃殺小子矦王命虢仲立晉矦緡號仲芮伯梁伯荀矦賈伯伐曲沃王師屬臨於晉詩作於此時故言王事雖當無不攻致但日月無期使我不能樹蓺稷黍則父母何恃以爲食乎何恃以爲嘗乎正義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何其有所言失其所也失其所則何其極何可常亦是接成其義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何其有極翼逸職○苞棘易眞于叢棘何食承上何所恃以爲食極止也承上言失所之苦無極胡後箋引左傳襄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產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此謂固事晉楚乃所以蕃王室卽王事無不堅固之意王事無不堅固則從王事而不能蓺黍稷語意原自直截王述聞欲破盬爲苦引爾雅苦息也謂王事靡息故不能蓺黍稷未免強人從己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何其有常

行翮也翮戶革○行翮宇訓釋鳥羽本謂之翮鳥以羽行者故鳥行訓翮不得云鳥翮有行列也程九穀考引說文云稻稌也稌稻大名也稬其黏者也稉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秈七月詩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釀稻爲酒醴是以稻爲黏者之名黏者以釀也糜黏黍稷黏秫皆可以釀者也而食皆

之職牛宜稌鄭司農說稌稉也又引爾雅曰稌稻是又以稉釋稻稉其不黏者也職方氏揚荆諸州亦但云其穀宜稻是以知稌稻之爲大名也白華詩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稻宜水也生七八寸拔而更蒔皆在水田中有一歲再種者又曰禾粟之有稾者也其賁粟也其米粱也南方人呼其賁曰粟穀米曰粟米有赤苗白苗之異謂之蘡芑詩曰維蘡維芑是也內則言飯有白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此言稻粱皆爲有據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幷卑政爲于僞使所吏○此序有謂美或作刺者謀上篇揚之水云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則曲沃僭用諸侯章服久矣既幷晉國特欲假天子之命以正名爾故意不在衣而詞氣驕慢與唐劉仁恭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語同豈得爲美乎所謂美者特如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淇奧美衛武公鄭緇衣美鄭武公車鄰美秦仲駟鐵小戎美襄公又小雅吉日等篇大雅雲漢等篇之美周宣王皆所謂美猶刺也正義本作刺自是淺人所改武公桓叔孫桓叔成師始封曲沃子莊伯鱓于武公稱遂幷晉李集解莊十六年武公伐晉滅之當是時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爲之請命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是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七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也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賦也七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也者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七章無明文依禮注則羣經多不可通惟司服職言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釋鳥鷩雉以毳冕織毛絺冕葛衣元衣絲衣類之則鷩冕當以織羽爲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其爲君者明請命之故謂七

命之衣吾所自有但未請命於天子故不如子之衣命於天子者爲安且吉也子之衣下章天子之卿六命之衣也欲使者爲之請故以天子之卿謙之呂記引周禮注曰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黹以爲繡說本鄭氏按司服注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冕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冕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巳是以謂之元焉此鄭說也然五冕之外不能明八章六章四章二章衣裳繢繡之數其九章亦止五等猶尙書大傳五服五章之義則鷩冕七章爲大傳之諸侯服四其文作繪宗彝璪火山龍不得云鷩冕以雉謂華蟲也無論華蟲未必爲雉而服四卽去山龍降至元衣無文裳刺一黻周尙文未必如此觕陋雖大傳虞制至周不無損益然鄭司農則曰鷩冕裨冕也不言華蟲爲雉苟于禮論裨繞黼黻文織注裨之言卑也王五冕衮冕爲上其餘爲卑先鄭以釋鷩冕之義後鄭禮注以裨爲鷩字之通借以爲華蟲而裨義淫矣不知

裨可訓驚不可爲驚故荀子富國篇大略篇皆言大夫裨冕淮南子齊民訓亦言大夫裨冕斷非諸侯之驚冕可知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奧兮奧本又作燠於六

六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也奧煖也此言天子使者之衣亦曰豈無者推上章子之衣假如言也孔廣森經學卮言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是也六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也者明非六命之數但爲六命之節也司服職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據此侯國之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等而同服元冕推之天子六命之卿當服毳冕四命之大夫當服希冕是謂以爲節也鄭禮注不言陰數之章意亦必以五冕分其等而爲之節尙

書大傳五服五章因革至周猶爲五冕彼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則毳冕爲服三爲宗彝璪火山龍希冕爲服二爲璪火山龍元冕爲服一爲山龍以卿大夫服之皆不如其命數此任大椿弁服釋例所謂命服高下惟眡乎爵不眡命數之說所本其典命宮室車旗衣裳禮儀或曰以爲節或曰亦如之或曰各眡其命數者特謂各眡其命數差次之等以爲之節亦非以其命數爲數之謂弁師所謂各以其等爲之是也不然禮數降殺皆以兩先儒謂章數旒數皆從陽數故無六命之章安得有以六數爲節者況必以命數爲節則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固不得與於再命受服之列矣然則此天子之卿六命以六爲節者其服爲五章之毳冕所謂以爲節也所謂命服之章高下不眡命數惟眡乎爵故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卿大夫命數不同而服同元冕則不眡命數之證大行人大國之孤皆眡小國之君孤只四命而小國之君列五等之爵則惟眡乎爵之證五禮通攷引蔡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爲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

異而元冕無服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服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按蔡說亦同任意皆與傳合可爲定論自禮注以九章配九命羣經煩塞難通故具論之伊川詩說奧煖亦謂安爾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武公寡特由於翦滅宗族孤立無助序言不求賢自輔詩言賢人去之意當時必有以弁晉爲非義而不肎仕於其國者田間詩學曰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云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即此詩義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肎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噬市世好去聲飲於鴆食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噬逮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者申喻意引起明正意爲噬肎適我噬逮釋言文作遾方言北燕曰噬逮及也噬肎適我期望之詞既望其來又恐未必好之未必飲食之故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以諷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者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肎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游觀也周讀如周旋中規之周周曲謂道之轉曲處大雅卷阿篇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者爲求賢用吉士而來此則不可必得而期望之爾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好呼報喪息浪○箋喪棄亾也夫從征役棄亾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曠故陳其妻之詞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蘞廉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蒙依賴也陸疏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者申喻意以明正意箋予我亾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爾是以從軍未還今無於此申成傳意戴攷正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婦無所依托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吾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詞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托也東原此說與箋義微別于詩詁官記亦引檀弓以證此誰與爲婦人自問之詞皆不如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爾義爲尤允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域營域也息止也棘小棗叢生也營域謂營窟之限域孟子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營即後世營兆之義傳以營明域亦在野後誤作塋字遂有疑爲葬其夫處者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輒而藏之齊如字斂力冉篋口協輒從木○齊讀如一與之齊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輒而藏之明予美亾此爲不齊也藏攷正引漢書不以在亾爲詞云亾此者今不在此也齊與夫不在對文則齊言夫在可知輒內則作禍注韜也內則曰御者畢凡斂席與篹縣衾篋枕斂篹而禍之異文同義王肅曰見夫齊物感以增思亦謂見夫在此時物也箋讀齊爲側皆反乃作攝主主婦猶自齊行事之說正義申之曰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他人代夫爲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但夫婦共祭夫登可代乎又曰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既非用以自齊將出夫衾以枕齊攝主乎可乎況此詩言國人鄭氏引禮齊祭則以士大夫言之矣旦日出而作也上亦息日入而息也獨息獨旦皆謂獨處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言長也者明以夏日冬夜之長引起百歲之長言誰於百歲之後待征役者歸其居也其存其沒家莫聞之實有此怨曠情景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猶居也重章以致殷勤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苓一作蘦力丁好呼報○獻公聽讒莫著於驪姬之譖太子此詩不必謂此事作然使獻公聞此以爲戒則夜半之泣投政之請胡得售其術哉則謂此詩卽爲驪姬作也可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舍捨旃之然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

也苟誠也苓大苦見邶簡兮首陽山今蒲州府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皆申喻意以明人言無信人之爲言箋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此陸因箋語作于僞音而以作僞字爲非其意以如字爲是也經文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人爲如是無信之言者箋言爲人爲善言已誤或作僞字則更誤矣王蕭諸本皆作爲言讀如字者以苟誠傳是合上下二苟字作訓明誠爲無信之言則當誠無以爲是謂察之精而處之決故知爲言是爲無信之言若作僞言何須又言苟亦無信乎旃之也下爲言卽謂上爲無信之言者焉然也張楊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審察之際故舍旃舍旃爲此讒之法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也無與勿用也苦菜正義此茶也陸疏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茶如飴是也勿用不可用也易師上六象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千古小人之禍未有非君上自用之以爲害者首章爲無信之言次章爲無用之言末章爲無從之言而皆繼之以無然者蓋直斷其無是則爲此等之言者何得施其技哉傳訓苟爲誠箋乃訓苟爲且訓然爲荅謂且無信受之且無荅之後儒因說爲舍言當舍亦且無遠舍而徐以待其省察則是猶豫狐疑聽讒之根尙伏幾何不復爲讒人所中哉傳箋之不相及如此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菜名也葑見邶谷風從自也無從無所自來之言驪姬之言曰君耄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申生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讒在中矣君故生心是之謂讒人罔極

卷十終

秦車鄰故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劼謹案秦者古成紀地周封非子於秦谷故名今甘肅秦州其先柏翳佐禹平水土舜賜姓嬴氏非子事周孝王息馬汧渭之閒汧渭二水名汧水出鳳翔府隴州汧山西北入於渭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同穴山東南入河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四世至秦仲宣王以爲大夫死於戎其子莊公伐戎徙居其故西犬丘今西安府興平縣其孫襄公當周平王東徙雒邑將兵送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聘享之禮子文公還居秦谷十六年伐戎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文公孫寧公當魯隱公時徙居平陽今平涼府又三世至德公始居於雍今鳳翔府自德公四世至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穆子康公又十六世至孝公始都咸陽今西安府設四十一縣令初爲賦孝子惠文王孫武王武弟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西周亾昭襄子孝文王孫莊襄王曾孫始皇帝二十六年始并天下自非子至始皇歷三十六君始皇五十一年崩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三年趙高弑之弟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 句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釋文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范補傳秦仲未爲諸侯謂之始大蓋覩其先爲大爾車馬禮樂侍御昔所未有故國人創見而美之虞東學詩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劼謹案鄭語史伯曰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故說者謂以秦誓繼周書聖人知秦之將王矣然觀秦風十篇車鄰駟鐵小戎言其疆蒹葭卽言其不用周禮周禮周官爲後世用人行政之本秦不能

用則無以固其國而終南諸侯之服爲可戒者以黃鳥殲我良人晨其風未見君子致無衣之用兵失民由於渭陽不念其父忘先君之舊臣而不成權輿也然則知其且大將與故錄秦誓亦知其與桑不終則錄秦風錄秦風者所以示後世苟非法周禮周官用人立政則雖彊盛如車鄰驅鐵小戎不足以爲訓也事不師古卒以其國千秋炯戎其在斯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顛都田 令力呈

鄰鄰衆車聲也白顛旳顙也寺人內小臣也 旳下歷 顙桑黨

○賦也鄰鄰衆車聲明向非無車馬今秦仲以附庸入爲王朝大夫規模大而車馬衆多也白顛旳顙釋畜作馬旳顙白顛注顙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王安石曰白顛蓋名馬正義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燕禮諸侯之禮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傳以內小臣訓寺人者寺人內小臣同官也張栻曰寺人之令若今之通謁者令使也未見君子須通謁則又有寺人之可使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樂洛 耋田結

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耋老也八十曰耋 阪彼寄又普羅

又彼皮○興例統前章此詩首章不爲興二三章爲興也以阪隰之有喻起君子之有通前章車馬寺人言不止禮樂既見由寺人通之得見竝坐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箋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正義引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日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爾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又見其禮樂焉者上章已見其車馬寺人矣沈萬鈞詩經類考曰擊甕扣缶彈箏拊髀而歌烏烏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見可知逝者其耋言逝者如斯不樂將老樂其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非徒荒樂謂圖樂於功名須及時爾八十曰耋劉熙釋名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注皆同大雅板傳又云八十曰耄蓋八十曰耋又曰耄曲禮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九十之稱八十亦可言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亾 簧黃

簧笙也亾喪棄也 喪去聲○小雅鹿鳴吹笙鼓簧簧在笙中吹笙則鼓動其簧故言簧

卽言笙也逝者其亾所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沈守中日未見而傳衛之森嚴既見而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卽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讀車鄰則秦之規模可見矣

車鄰三章章四句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狩舒救 樂洛

○箋始命命爲諸侯秦初附庸也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正義諸侯之君乃得順時游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但言車馬禮樂侍御止爲大夫所有此則田獵園囿自是諸侯之制故曰始命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阜符有 媚眉冀

鐵驪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驪力

知○賦也正義引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鐵色黑故爲驪也胡後箋引說文云詩四鐵孔阜今詩四作驪注詩言四牡四騏四駱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言驪介倢驪皆作驪謂有所以加乎驪者謂一乘也故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馬者乃謂之驪今詩作驪鐵驟而千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說文鐵字下皆作四不誤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馬內轡納於觼故六轡六

轡在手言調良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卷阿詩媚於天子是媚於上也媚於庶人是媚於下也道不可枉豈以媚人媚人亦必有道爾王肅日卿大夫稱子言從襄公者大有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舍捨 拔蒲末

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麋亡悲○箋奉時辰牡謂虞人也虞人驅獸以待射而因時之獸皆碩大詩言冬狩引冬獻狼以以下以廣辰牡之義公日左之周禮保氏注鄭司農日五馭逐禽左也疏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車攻傳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髃為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毛詩明莾錄日周人尚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為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義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亦用右體故逐禽來者必當左而射者命車必日左之矢末矢桰也獲得也

游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輶由九又由鑣表驕獫力劍歇又作猲火遏驕又作獢許喬

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輕遣政又如字喙況廢○因上田獵遂言園之樂游觀也北園無攷閑習非調習明諳習之狀雍容爾輕車非驅逆之車游觀不驅逆范補傳馬既閑習車亦輕利是也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蔘蕭傳在軾日和在鑣日鸞鸞每言八馬有二鸞也說文金部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箋以為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正義申之則云夏官大馭及王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左傳正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爾詩詞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其辨甚明足破鸞設在衡之說矣載再也讀如乃賡載歌之載謂游觀之樂馬閑車美鈴鸞和鳴再有田獵之獫歇驕從之威儀氣象異先時也諸儒謂以車載犬犬不容車載古今物理同然詩中載字訓最不一春日載陽始也八月載績事也雨雪載塗及也文王初載識也載飛載止載清載濁語詞也若必以載為車載采菽篇之鸞聲嘒嘒載驂載駟豈可謂以車載馬乎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范補傳備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國人宜議之今乃矜其車甲婦人雖閔其君子亦無嗟怨詩人且為美何哉案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叛滅犬邱大駱之族大駱者秦祖非子所自出也至周宣王命秦仲為大夫又為西戎所殺復與申矦伐周弒幽王則西戎者周與秦不共戴天之讎也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以討之以天子命討君父之

之賊仗大義而復世讎矧秦人尚氣喜勇宜乎為之用也范氏蓋不知詩序雖美猶刺之義故其說如此姜廣義本之為說且謂襄公奄有鎬京文公盡有岐豐之地穆公遂霸西戎駟鐵一篇郎車攻吉日之吉也小戎郎采芑六月之義也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此論雖美亦不可與言詩小雅魚麗序日文王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乃周之盛也其車攻吉日采芑六月則周道之所由衰秦之造邦一於彊兵而不能用周禮是治外而不能治內故雖有天下輿纍不終訂經錄秦風正以垂戒後世務彊不務德之賢者所美非美也序日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此豈美推之詞乎讀詩序者不可不知其美刺之用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俴錢淺楘木輈陟留靷以忍鋈沃茵因暢勑亮騏其馵之樹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
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靳環也游在
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
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文茵文虎皮也
暢轂長轂也騏綦文也左足白曰馵板屋西戎板屋
也
句古侯靳居釁禦魚呂愼或作順揜於檢軓犯綦
其○賦也小戎兵車者齊語五家為軌故五人為
伍軌長師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師
之韋氏注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今小戎五十人也俴淺釋言文鄭東
門之墠傳踐淺也同義俴為踐之假借字俴收連文
俴自屬收言隧中者誤也收軫者攷工記軫方象地
據輿人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車廣六尺有六寸參
分車廣去一以為隧隧深四尺有四寸是輿中不得
言方矣惟左右軫有左右輈前軫出輈前一尺一寸

為側立陰板之處後軫亦出輈後一尺一寸為升車
之處前後軫出輈共二尺二寸合中隧四尺四寸符
車廣六尺六寸之數為正方也故曰軫方象地以車
下四面橫木為言說文云軫車後橫木以車後升車
之處橫木獨顯實則四面橫木皆軫以為輿下四面
材合而收輿者故曰收也五束歷錄說文楘云車歷
錄束交也束交束之互相交有文歷錄然輈在輿下
正中自後軫任正前出軓軓前十尺共丈六尺六寸
謂丈四尺四寸者誤前五尺採之為句穹隆有梁義
故曰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者先鄭
云四馬之轅牽尺所一縛五尺故五楘轅卽輈也游
環為服馬外轡驂馬內轡交關之用服轡在手故環
常游服背足以靳禦驂馬使不旁出故曰靳環游在
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自兩脅而維於後施之服馬
以止其退而入內故曰愼駕具所以止入也若驂則
無所謂入矣戴震攷工記圖以揜軓為軓者誤阮元
車制圖解曰陰者輿前式下板也下垂至輈上弁軓
亦揜之故名揜軓且為輿前容飾是也以其板自前
軫揜於式而陰映其內也荀子楊注引說文靷所以
引軸也靷屬於軸駕驂肩古用皮有續環當陰下垂

故繫陰言之以白金鋈之為飾續靷環名也正義本
文茵虎皮也段小箋虎上脫文字爾雅斥山文皮謂
虎豹之皮說文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皆虎皮為文
之證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暢轂長轂也者老子三
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
空虛輪得行也司馬法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長轂
兵車也攷工記言轂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
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
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是轂長卽圍也覩於輪祟而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是兵
車之輪祟於田車之輪兵車之轂長於田車之轂矣
騏綦文說文綦云蒼艾色又青驪文如博綦曰騏釋
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王肅曰小戎駕二馬謂
四馬只騏馵二色君子駕小戎者婦人念其君子從
征西戎板屋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隴
西安定北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駵留

騧古花盾順允觼
古穴軜納內也
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
內轡也在邑在敵邑也
喙許穢口也○四牡四馬皆
牡孔甚皁大也魯頌駉傳赤
身黑鬣曰騮此傳不言於彼見之黃馬黑喙曰騧釋
畜云馬黑喙騧箋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龍盾畫龍其
盾也者盾以捍身揚雄曰盾或謂之干陳祥道曰盾
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綸以龍外又
綸雜羽繫之以繡韋合合而載之王肅曰合而載之
以為車蔽也說文觼云環之有舌者或作鐍以繫驂之
內轡於式前龍盾之旁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為
轡司會均入以為軜盧注軜在式前歛六轡之餘盡
司會均入以參互攷之六官之成綸之軜在式前雖不
敘六轡猶歛六轡之餘六轡之餘者在手六轡之外
兩驂之內轡納於觼者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
之方以何時為歸期乎胡為使我念之久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求敦厹錞

苑於阮韔勑亮本亦作鬯鏤魯豆緄古本縢徒登厭於鹽

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
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
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厭厭安
靜也秩秩有知也鐏徂寸紲息列知智○四介馬薄金爲甲以介馬也孔羣言駟也曲

禮進戈者先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先其錞錞鐏同類爲戈矛之下端鋈之以白金爲飾也說文討云治也治設色之工也討羽者繪龍之外又繪雜羽中干卽中盾虎韔以虎皮爲弓室膺馬帶箋鏤膺有刻金飾釋器云金謂之鏤采芑傳膺馬帶也此日馬帶彼路車之制則又有棼纓爲飾紲弓韔也以竹爲之所以槃弓弓體使正緄繩縢約所以繫閉於二弓而交韔之弓人碑如終紲引如終紲亦謂柲所而逵非弓

毛詩讀卷十一　秦　八

之利如終以竹閉繩繫之也此又念其君子寢興不違而祇其安靜以畢智慮孔昭德音爲邦之榮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蒹古恬葭加○

周禮周官也惟周公召公妃偶成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日官禮之書雖麟之意有天下國家者所待以維持其國者也秦襄公不能用則不能任官惟賢可知其後雖丁亂世暴與不終卽由於此所謂無以固其國非特今日矣風人以禮賢則治否則亂者取於水喻垂教於前變風之九渓切著明者趙文哲日試思作序者如果蹔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僞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必不懲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納敗闕也可知其遠有傳授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遡蘇路洄回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
一方難至矣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
中央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
涉曰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薕廉○釋草葭葦蒹薕葭蘆疏此蒹蒹葭

等生成之異名葭一名葦卽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蒹一名薕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薕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而後興申喻意以明正意待禮謂待用周禮之人依序作訓一方難至者水遠難至也箋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是申難至之義王肅日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又申水喻之義傳意更明正義謂箋爲易傳不知惟水喻禮故下傳日逆流而上冂遡洄

毛詩讀卷十一　秦　九

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日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順逆云者名實之別也古今無自居不用禮之名者而難有能用禮之實者故以順逆言之道來迎者其人方欲迎我何難至哉莫能以至謂道阻且長未濟道來迎之訓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晞希湄眉躋本又作隮子西坻直尸

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躋升也坻小渚也

隒儼○此日未晞下日未已則上章未爲霜可知上傳日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功成者謂待其爲霜也以時攷之白露八月節寒露九月節霜降九月中待其爲霜而露猶未晞未已乃八九月之間夏小正七月秀萑葦幽風八月萑葦種類繁多秀不一時而霜露之際景物尤宜湄水隒釋水水草交爲湄釋山重甗隒然則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也躋升箋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已以
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右出其右也
小渚曰沚涘厓說文涘云水厓也厓云山邊也右出其右也者天道左爲順右爲逆故以右言逆禮也出其右對下句沚字爲訓釋名水出右曰沚卯釋卯云水出其右正卯正卽止之謂水出沚右則沚在於左左爲順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史記秦本紀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當時岐東西盡昭於戎平王命襄公討之卽賜以其地也漢書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則

襄公以伐戎之功受命爲諸侯時巳取周岐西地其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不必爲初至岐矣其子文公伐戎戎敗走盡有岐東西之地收其餘民以岐東獻之周還居汧渭之間則岐東岐西分周秦者乃襄公後世事其先襄公逐戎所取岐西之地自不一也貢集解襄公世巳得周地而未必盡至文公遂終有之自是通論諸儒因李許解之說言終襄公之世不取周地辯說蠭起不惟序取周地爲証卽詩稱終南亦大謬於是作詩疑者不止駁序而駁詩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
稻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
服稻吐刀柟如鹽朝直遙○潘安仁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下之中在都之南都洨西都今陝西西安府周鎬京地故曰周之名山也條稻釋木榣山榎注今之山楸梅柟釋木文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荆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梗棻似豫梂無于也與墓門有梅同與標有梅異宜以戒不宜者本序作訓申喻意以明正意言條梅爲終南所宜而錦衣狐裘非賢德則不宜也君子襄公錦衣采衣裼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者明非祭服之大裘不裼王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凡裼衣象裘色貫疏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元衣爲裼氣裘用繡衣爲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眡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凡在朝君臣同服錦衣訓采衣者素不一色非必備五采也書大傳命於其君得命衣文騂錦未有命者不得衣正此詩義渥丹與簡兮渥赭同也哉歎美詞言襄公至自伐戎受顯服顏貌亦稱宜其爲諸侯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黻弗將七羊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繡紀基讀如厥父基之基堂畢道平如堂也者釋水云畢堂牆李注石厓似堂牆曰畢郭以畢爲終南山之道名是讀此傳之謨今人謂石厓平正者爲壁立卽畢音之譌李注以堂牆釋畢知此傳堂以高言平正也基以寬言平正也黻衣卽衮衣釋言曰衮黻也論語言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爲衮云黻衣者謂加衮之服卽元衣中衣也衮備五色加於中衣繡裳所謂卷龍傳不訓其衣裳而引畫績文者與圖風九覡傳衮衣卷龍小雅采菽傳元衮卷龍作互訓此詁其字彼訓其衣五色六章十二衣之制從可識矣攷工記畫績之事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畫繪之事別五采彰施于五色之名原無所謂黹也以黹爲繡後世之事周人無之自鄭君改虞書絺絺爲希又通希爲黹乃有幾章畫於衣幾章刺於裳之說學者從之不思其所謂刺於裳之黼黻繡皆顯列

畫繢之名攷工記別無黹刺之事是經之可據者此書人引畫繪釋黻繡則凡言衮衣黼衣黻裳繡裳莫非畫繢可知此黻衣為加衮之衣繡裳為衮備五色亦可知矣若依禮注差次九章之服云侯伯去山龍則秦襄公為諸侯有不得言衮衣者據尚書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周尚文本虞五章為五冕未必侯伯即去山龍以後世章服例之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其不去山龍者為近是故天子言衮諸侯亦言衮白虎通義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惟此為異是諸侯不去山龍之證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則服四者似不得謂五色備謂之繡然五服五章以山龍華蟲作絺宗彝璪火而言非謂山龍之外無青華蟲之外無黃作絺之外無黑宗彝之外無白璪火之外無赤也將將佩王聲洪範五福一日壽言壽考者舉五福之全不忘者德不忘於後王後民也此之謂戒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穆公史記作繆音同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與序合焦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以從死故以惴惴為秦人臨視其壙者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日繆則三子非自殺審矣胡後箋引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日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兮言田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日過之郎此可見三良之死由於遏迫非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孽臣飲酒酬言日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中行鍼虎許諾及公甍皆從死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揚雄法言遂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為信其後李德裕謂三良之死殉榮樂非殉仁義與粱郎據安陵君同議焉得為百夫之特是且以詩言為儐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惴之瑞慄栗殲子廉贖食燭又樹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奄息名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惴惴懼也殲盡良善也葛覃傳黃鳥摶黍也小雅黃鳥傳黃鳥宜集木啄粟者緜蠻傳緜蠻小鳥貌皆與此互明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申喻意以明正意子車氏奄息名例下為訓乃特百夫之德者明奄息有特出於眾之德言三良臨穴惴懼不得其所雖係設言不必實有然呼蒼天以哀之欲百身以贖之可見其事之謬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比也或以比方釋比然百夫之比方為不詞皇矣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此訓防為比明其有防民之德而民比從之也防坊同字坊記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百姓言坊報禮重即比此防比之義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鍼其廉又針禦魚呂

禦當也當相當也有足當百夫之德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稽古編穆公雖不爲盟主然實晉救荆霸西戎亦嬴之雋也而得士力爲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縶公孫枝之徒濟濟然傳謂賢人歸之信矣康公嗣立秦業遂衰終春秋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也繞朝謂之曰子無謂秦無人可見康公棄賢有人而不用卒爲晉所紿詒笑於諸侯非自取之乎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鴥尹橘本作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鸇之然駛所吏○晨風鸇釋鳥文陸疏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鄉風搖翅擊鳩鴿燕雀食之北林林名無攷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申正意以明喻意君子賢臣思望之釋未見心中欽欽然釋憂心釋訓云欽欽憂也言賢者歸之如此其速以先君憂思之故今則忘之矣明今日不如先君也我詩人我賢者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櫟盧狄駮邦角樂洛

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倨居御○櫟木釋木云櫟其實梂陸疏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此秦詩也宜從其方言柞櫟是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釋畜文郭注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駮言六猶櫟言苞苞叢生也苞亦非一范補傳獸三爲羣六則非一羣喻言先君招賢其得賢如山櫟之苞隰獸之羣者由於未見賢則不樂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棣唐棣釋木唐棣移常棣棣與此不合或有誤字檖赤羅釋木作檖蘿陸疏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陽檖樹及實如梨但實甘小異一名鹿梨一名鼠梨言樹檖者亦不一之詞胡後箋謂箋以憂心爲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已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即指詩中忘字是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此篇居晨風渭陽之間其爲刺康公無疑蘇詩傳呂記嚴緝皆以爲陳古刺今之作已有定論何楷等猶號義紛紛不免強作解事案正義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於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然秦俗尚氣好勇用兵攻戰本亦所樂從而刺之者則以不與民同欲爾修繆公之舊業不忘先君之賢臣是國家富強之本而用兵攻戰之所恃民之所欲於是在焉康公忘之故刺用兵者亦刺其棄賢爲不與民同欲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矛莫浮仇求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仇匹也襺古顯樂洛○袍襺釋言文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襺衣裘鮮食而寢注重襺重衾也衾中之纊曰襺意以示溫故不曰重衾而曰重襺玉藻纊爲襺縕爲袍縕者縕於中也以纊爲之襺縕於中乃爲袍是袍以襺爲名故曰袍襺也古人固無所謂單袍夾袍者周禮用則制度同賢者進則風俗同傳故依序作訓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明康公不能與民同欲也陳辭道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可以捨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正義引攷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爲長二丈謂酋矛也夾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記又曰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文引之以明王于興師之義秦自襄公伐戎皆爲敵王所愾今康公之攻戰有非王于興師者故以爲刺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潤澤也作起也澤潤澤合上章袍下章裳言其色澤也箋易之曰襗褻衣近汚垢正義因以說文證之然說文當云襗袴也袴脛衣也並不謂褻衣近汚垢段小箋謂潤澤毛時古語故箋申之曰褻衣亦彊爲之詞箋謂車戟常也正義常長丈六尺劉熙釋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行往也甲革衣也陳祥道曰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用金攷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裹肉但取其表裏合以爲甲賈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眾多故言旅上旅衣也下旅裳也兵五兵也攷工記盧人六建既備注六建五兵與人也據記車有六等之文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則除軫與人只四兵言五兵者以盧人爲盧器戈殳車戟酋矛而外更有夷矛夷矛不常用故六等去夷矛而始軫盧人職五兵故六建去軫而終夷矛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康公罃穆公子也正義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晉文公時已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左氏文七年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時晉趙孟使迎立公子雍於秦康公以雍爲文公子追憶文公之入賦此詩序曰念母對晨風權輿之忘先君爲說因其贈送在即位之前故曰及其即位而作詩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渭陽贈送時之言

訓謹案晨風刺忘穆公之業權輿又刺忘先君之舊臣非謂康公不克家歟何渭陽序曰康公念母說者遂爭以孝歸之張南軒謂介狐之役康公怨欲害乎良心爲不能終其孝而爲之詞者又曰令狐之役曲不在秦康公仍不失其爲孝嗟乎上下二千年眼光盡埋沒於乘黃佩玉中矣試觀渭陽序不言美刺傳亦於詩意不置之詞而晨風權輿近接左右皆以忘其先君爲刺明示學者人君之孝在不忘先君之業不在念母之私述其念母正以議其忘先君也不合前後篇讀之則或謂爲孝或謂爲不孝皆宜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繩證

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賦也舅氏晉文公也渭水名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地胡渭禹貢錐指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秦州至咸陽縣南灃水東北流至咸陽東北而注於渭所謂東會於灃也又東逕咸寧縣北涇水自涇陽縣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與渭水合所謂又東會於涇也又東逕臨潼渭南至華陰縣北入於河是曰

渭口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當時秦都雍今鳳翔縣口晉在秦東行必循渭水北日陽故日至渭水之陽不必如正義所云至咸陽也董逌日巾車職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故人君之車日路車鄭大叔于田傳乘黃四馬皆黃此日乘黃四馬也者明黃卽馬釋畜黃白騜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騧黃白雜毛駓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思息嗣瑰古回

瓊瑰石而次玉 悠悠我思祇不忘舅氏若言思母詩意轉薄序特以追思送舅爲念母爾正義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瑰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

權輿二章章五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姜廣義引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說者因視爲彈鋏無魚之類然賢者欲行其道豈責望夫居食言居食者安知非孔子燔肉去魯之意序日有始而無終正見先君舊臣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翻然決去何以知其不去也學者不明詩教好爲妄論以無衣爲秦民獷悍樂於戰鬭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爲游士食客之作皆視詩經爲詩話爾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胡雅于修居

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 賦也夏屋大屋也蘇傳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然其深廣是也箋云屋具也言爲設禮食大具本非傳意正義強以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例言之不知下章兩言每食此不言每食夏屋也王肅日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居大屋而食無餘自具有始無終刺義楊用修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組魯頌籩豆大房以游戲箋說非爲作證後人反引而據之誤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軌

四簋黍稷稻粱 四簋黍稷稻粱正義引攷工記云旊人爲簋其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又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離爲日日體圓與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可以木爲之釋文內方外圓日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日簋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然則稻粱在簋不得云四簋黍稷稻粱矣李紬義引說文簋云黍稷方器也簋云黍稷圓器也如說文則簋亦可盛黍稷如此傳則簋亦可盛稻粱程九穀攷黍爲北方黃米秬秠糜穄穛其類也梨黍穄也穄黍梨已治者稷爲高粱齋秫其類也一名紅秫一名蜀黍稻爲秔稌稉穊秏稚其類也南方謂之秈粱爲北方小米虋芑其類也始生日苗成秀日禾禾實日粟粟實日粱其大名則日嘉穀又日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日粱米禮設簋篛不稱黍稷稻粟而日粱飯必炊米爲之故舉米名爾無米名者乃稱穀名黍稷稻是也是故言簋簋實則稱粱宜言九穀則稱粟宜言稌穡則稱不宜幽風七月之詩所數者皆稼穡之例也倉人職之云言穀之例也凡諸經傳云粱者皆言其米也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日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申公白生日獨不念先王之德歟穆生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醴哉遂謝病去卽此不承權輿之謂

陳宛丘故訓傳第十二　毛詩國風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訪謹案陳之先虞舜之胄舜子商均封虞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其後或失或續周武王克商復求舜後得媯滿配以元女大姬封之陳今陳州府是爲胡公以備三恪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是也六世王幽公寧子釐公孝六年周宣王即位釐公曾孫平公燮七年周東徙平公子文公圉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桓公卒於魯桓公五年弟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之魯桓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子躍爲厲公弟莊公林少弟宣公杵臼相繼立宣公生子款欲立之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宣公曾孫靈公平國通於夏姬夏姬子徵舒弒靈公自立爲陳侯楚莊王率諸侯誅徵舒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乃迎靈公子午於晉立爲成公又四世至滑公越二十四年楚惠王滅陳滑公二十一年陳完八世孫田常弒齊簡公又四世田和卒滅齊爲諸侯晉太史趙曰胡公祀虞帝盛德之後必百世其在齊乎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亾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怨阮○胡後箋引爾雅陳有宛丘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丘縣在陳城中即古陳國攷說文云陳宛丘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則宛丘爲陳國都可知劉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幽公在春秋之前疑序者以爲無據李紬義古者諸侯皆有史記畤竹世家楚復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得肅慎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教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刪詩時授子夏序之其於陳上世之君號諡行事固有可得知之者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湯他浪洵旬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賦也子大夫也明篇義謂從公游者湯蕩古今字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下也箋謂子斥幽公不知傳意斥從公游於宛丘之大夫則公自在宛丘之上矣洵信釋言作詢信言信有游嬉之情而無人君之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坎擊鼓聲值持也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翳於計○無冬無夏所謂無度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爲翳者揆下鷺翿作訓此稱其名下言其用擊鼓而歌持羽而舞非同社稷宗廟四方之樂舞故不秉翟而持鷺釋鳥鷺春鉏陸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欲取魚時則弭其頭上長毛復有赤者舊鼓吹有朱鷺曲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路翿缶方有翿導又陶

盎謂之缶翿翳也盎本亦作㼜烏浪○盎謂之缶釋器文郭注盎也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爲節宛丘之道水經渠水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翿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枌符云○上篇刺陳君淫昏荒亂此刺其淫荒風化之所行二南化行俗美由於賢才則此爲賢非其賢可知詩淺前篇刺邦君此疾卿士蓋不知詩以子仲之子南方之原泛指風化之所行也正義引應劭風俗通云市特也養贍老少特以不匱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稱市井國都亦因以名之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百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枌白榆也栩杘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杘常汝○賦也東門一地宛丘一地枌一樹栩一樹枌白榆釋木文孫注日榆白者名枌亦名枌榆漢書有枌榆社栩杘見唐鴇羽傳囿之交會男女之所聚者明篇義言亟會歌舞之中有子仲氏之子尤喧墳者亦在此東門枌宛丘栩之下古男女通稱子傳不爲之子作訓詩本統言男女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差初哩

穀善也原大夫氏穀旦猶言佳日箋差擇也穀旦于差差于穀旦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傳注陳大夫原氏仲字是陳大夫有原氏也此言原氏在城南擇于佳日設爲盛會聚國人而觀之於是貧賤之家皆不績其麻而婆娑於市以往說文績緝也箋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鬷子公荍祁饒

逝往鬷數邁行也荍芘芣也椒芳物數色角芘毗芣浮○數行明非一日也承上章佳日往觀之處不一而於雜遝頻數中則有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者將謀投贈事所不免矣荍芘芣釋草作荍蚍衃羅雅翼荍荊葵戎葵之類葉小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株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段小箋芳物即容臭之類箋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謂爲淫亂之所由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愿願掖亦○詩序美刺之外曰勸曰惡曰止曰戒曰閔曰思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懼曰哀曰憂多矣而此衡言誘學者皆不得其說如箋謂詩喻人君不可以國小不任用賢臣而任臣何必聖人則是戒如歐陽本義謂言小國亦可以有爲大國不可待而得則是勸皆非所謂誘也案傳意大抵僖公謹愿好嫚近習而怠遠署拘拘於居處食色而無人君之體國經野之道故風人以樂道忘饑之事誘掖而進之於道爾詩志勿請居處食色之爲事細也居處食色中汨沒許多人品故胡文定與子書日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切要從古聖賢在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是可謂循循善誘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衡門衡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饑可以樂道忘饑賦也藝文類聚引劉楨毛詩義問日横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邶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毖卽泌之假借字是泌本泉水疾流之貌因名其泉水爲泌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爲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引此詩云云今泌陽縣屬南陽府樂饑可以樂道忘饑者詩測樂饑言雖饑而樂猶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也淺陋可以遊息何待宫室之美廣泉可以樂饑何待園囿之游士人樂道人君樂治治亦道也王肅日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饑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取娶

詩志凡人於世境上有不肯將就苟且其於心境之將就苟且必多矣能爭於所大不可故可能大有所取必故不必也此詩全在首章可以後二章豈必語中見義范氏立論深合序傳之旨矣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神農書鯉爲魚之主本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思賢女以配君子即關雎序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其為思進賢救時可知然此言可與晤者是傷士不遇之詞關雎言求之不得者是形容期於必得之心故關雎序日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正以傷善為傷士不遇如此詩也後篇親迎女猶有不至陳佗無良師傳皆賢才不遇致詩人有傷善之心者而由於防有鵲巢之信讒月出之不好德安得不君臣同淫於朝以亾其國哉彼無傷善之心所以為關雎之美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叔姬可與晤歌漚烏豆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晤遇也池城池虞氏易注城下滿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漚柔者攷工記注漚漸也以水漸漬而柔之程九穀攷麻大名也無實者枲有實者苴有實則有黃矣生枲曰蕉三月下種夏至壯麻開花俗呼花痲花落後即先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為夏麻詩八月載績夏刈之八月可績矣苴麻俗呼子麻不作花而放勃勃似花初胎時名之曰黃即實之稚者八九月間子熟則落以數次搖取之詩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為秋麻此以可以漚麻引起可與晤歌詞興一例傳不作訓無喻意叔同淑善也叔姬猶云淑女晤遇易暌九二遇王于巷之遇歌曲合樂也晤歌關雎傳所謂宜以琴瑟鐘鼓友樂之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紵直呂又作苧字

說文紵云檾屬陸疏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一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檄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語相應荅也亦友樂之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菅古顏

言道也道徒皓○陸疏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濩一之日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茗也黃花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花者俗名白芒即菅

也音不義正道注本訓當始皆疏義又讀之於有道義如道訓以言則關也詁言為訓雎葛中訓又訓序覃兼道音詁正傳明無又例始以詞以義也之言義道言此道於故訓則以明我不言以道晤訓同者道訓此我於道言言淑此爾以為必女以雅達本非乃言說道義道可於文為本言言道徒本義之於訓作字訓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言昏姻失時者責在其上大抵謂仲春會男女之介不行爾然會雖不行奔亦不禁女何為親迎猶不至哉獨之武日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正謂昏姻失時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非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乎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牂子桑煌皇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釋木楊蒲柳陸疏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笥楊葉牂盛春晚時也故申喻意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子大畧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又引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皆申傳不逮秋冬為失時之義昏禮以昏時故云昏以為期明星啟明也期而不至也者親迎女猶有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肺普貝晢之世

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重章以致太息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佗徒多○春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故序亦書陳佗也范甯傳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大子而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所謂惡加於民也陳鵬飛曰此詩雖刺佗乃是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也左氏隱六年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五父佗字觀其詞氣正在可成可敗之間及至如鄭涖盟而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是數年之間性情變易如此此其無良師傅可知而序詩者因以見陳無賢良有所由來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以已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傅相也昔久也析星歷閒閑相息亮○春官墓大夫注墓塚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謂以塋域爲墓也墓入

有門故云墓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者中喻意明人心昏翳維良傅相可以啟發之正意卽在喻中夫傅相猶目彼哉彼哉昔久久不去也佗之傅相不良國人皆知而不罷斥誰使之久於此乎歸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誶止誶予不顧顛倒思予鴞戶驕誶粹

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誶告也枏冉鹽○梅枏釋木文陸疏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華赤黃子青不可食又疏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以喻傅相不良如幽閒希行之地有此不材之木而又惡鳥萃止上章反喻此正喻也誶之正義本作訊音信段定本依釋文廣韻作誶誶告釋詁文此告桓公非告佗也顛倒顛覆也思予他日請念之謂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君子在下位者淫荒之風化旣行於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至於思賢而賢不至則讒賊盈庭侜張爲虐何復有憂懼君子厠於其際者然盈庭皆小人在下位者豈無一二君子位卑禄仕孤立無援獨善不能行義不得引領君側有不心焉惕惕者哉王縉階以宣公殺太子巢冠公子完奔齊爲信讒之證是未讀詩而強引雜說最害經義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邛其恭苕徒遼侜陟張切忉都勞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侜張誑也誑九況○防邑邛丘續郡國志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鵲見召南鵲巢苕苕陸疏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

豆藿也鵲謏悅耳苕旨悅口而巢托邑樹草依上陵是爲讒賊在高位之喻此正意卽在喻中一例故承喻意讒賊衆多如此吾人雖勉爲善行知誰將侜張以中之予美托言友朋君子者小人之吟也君子非無爲惡之才知而無爲惡之旨趣小人非無爲善之知覺而無爲善之因緣故君子能容小人小人斷不能容君子詩人所爲心焉忉忉者以此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甓蒲歷鷊五歷惕丑歷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惕惕猶忉忉也令零適都歷一作瓴甋音同○正義引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孫注堂塗堂下至門之徑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爾其實一也案孔說非是周禮鄭注堂塗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賈疏漢時名堂塗爲令甓祴令甓則今之磚也蓋唐爲廟中路堂塗爲路上之階詩言有甓與令甓階正合傳故知中爲中庭中庭庭中也唐爲堂塗堂堂堂下階也互言廟庭上下無不然者甓令適釋宮云瓴甋

謂之甓郭注瓴甋也今江東呼爲令甓鷊綬草埤雅
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綬具五色因小草
似之故亦名鷊鷊誘人行鷊怡人意喻讒人足以或
君心而盈庭高位有之且不一有之台上章二有字
讀之儼然邶北風莫赤匪狐莫
黑匪烏景象君子能不憂懼哉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說悅
美色令色
也德之與色乃君子小人之別有德者必不能飾其
色令色者必不能存其德似君子小人於此無鄭分
別好惡矣然人情相與大抵惡德而好色德者雖無
過亦以其異己而賊之色者即有過猶謂爲好人而
庭之於是舉世不懼有過但爭趨於好人成此容悅
世界幾於有小人而無君子則好色不好德使之然
聖賢每以德色竝言而訂詩更殷勤致意因德色之
界甚微出乎此則入乎彼故鄭之女曰雞鳴刺不說
德也序以爲不說德而好色此月出刺好色也序以
爲不好德而說美色焉皆本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爲義所以教後世取人者當嚴於德色之界而以
卷耳后妃之志爲志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庶幾可免
以色爲
德爾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僚古卯僚
了糾其小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
姿也悄憂也
說文佼好也佼人今時所謂好人荀子
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又成相篇
君子由之佼以好姣佼古通用字窈糾舒之姿也詞
訓宋玉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意本
此悄憂憂其人雖勞我
心猶憂不得遂其志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皓胡老劉力
久本又作懰
懮於久慅七老○釋文懰好貌懮
舒貌慅憂也玉篇懮受舒遲之貌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懆兮燎力召紹於
表懆於到舊
作慘誤○燎明也詩測舒窈糾舒懮受舒夭紹皆言
佼人之舒是此人之佼處盡在一舒後世傻行牖步
履聲橐橐自稱老臣
危素者即此類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株陟
朱夏戶雅○序例凡言刺某不必詩中指名其人如
宛丘刺幽公此刺靈公皆斥大夫以見義序則明之
以垂敎也左氏宣九年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於夏姬十年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即此事也夏姬正
義夏氏之母姬姓之女從乎其後之稱又昭二十八
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昔陳
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
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祖子夏故以夏爲氏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賦也株林夏氏邑郡
國志陳縣注陳有株
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
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南頓今項城縣夏南夏徵
舒者夏氏徵舒字子南也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
氏必托詞云從子南爾風人特折以斷之曰胡爲乎
須遠至株林從夏南乎我知其匪適株林從夏南也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
謔鄭注即引陳靈公數如夏氏作
爲謔之證據正義本有二兮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乘馬乘駒
繩證說稅
大夫乘駒我我孔儀二大夫也乘馬四馬也乘駒四
駒也大夫乘駒明篇義斥大夫以刺君非
從作字訓漢廣傳馬五尺以上曰駒說舍也正義說
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朝夕不休詩
云從夏
南乎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陂彼皮說悅思息嗣○靈公君臣淫樂如男女之相悅憂時君子因感於禮義之消亾有傷夫美人之不遇也喜以淫風說詩者見詩中碩大且卷碩大且儼等句輒造為女悅男之說信序者又因男女相說一語輒指詩中有一女一男而聖人錄詩之意昧沒千古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涕他弟泗四滂普光沱徒河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夫渠也傷如之何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障章亮夫符渠其居○陂澤障禹貢九澤既陂注謂已陂障無決溢矣箋蒲柔滑之物王風揚之水傳蒲草也荷夫渠釋草文作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技勘記據讀經義雜記曰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葉蕸夫渠本無其葉遺句則其葉名荷傳荷夫渠也舉大名澤陂之間蒲荷相媚喻君臣之相說有美一人風人托言憂時君子傷無禮者也無為別無所為涕泗滂沱風人曲盡形容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蕑古顏卷其員悁烏元

蕑蘭也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蕑蘭正義以溱洧秉蕑為執蘭則知此蕑亦為蘭是也又因箋蕑當作蓮而申之云上下皆言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則非是神農本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何得謂非澤中物乎卷好貌盧令傳鬈好貌音義同楚詞九歎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展轉伏枕菡戶感萏大感

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說文蕑云菡蕳芙蓉華未發為菡蕳已發為芙蓉萏即蕳又儼云好貌矜莊亦好也關雎篇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憂在進賢此寤寐無為展轉伏枕是賢者之憂世義亦相因也

卷十二終

檜羔裘故訓傳第十三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檜本又作鄶古外

劼謹案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卽檜之祖也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雖同出祝融皆不卽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王肅曰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蓋就其故墟而封之也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有鄶城是其地周幽王時鄭桓公謀於史伯寄孥與賄於虢檜鄭桓公死於戎鄭武公與檜君善乃通於檜夫人叔妘鄭取虢檜而居之周語富辰曰鄶之亾由叔妘鄭詩譜檜附於鄭者著鄭武公有國之不正也毛以匪風之思周道與下泉之思治同故移比於曹明幽風亂極思治變可以正之義焉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消搖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

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聽待放於郊得玦而去正義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荀子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姜廣義檜國褊小迫於強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消搖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

羔裘消搖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朝潮忉刀

羔裘消搖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賦也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周禮朝士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據此則諸侯之制只庫雉路三門者其外朝亦在路門外內朝亦在路門內也然此之謂內朝外朝就路門內外言之爾若論周禮之三朝則路門以內爲燕朝路門以外爲治朝其外朝天子諸侯皆在雉門之外小司冠及朝士共掌之杜君卿通典誤分爲兩朝乃有四朝之說文獻通攷亦仍其誤其實止三朝也陳祥道禮書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盖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陳氏此說但未知天子諸侯外朝皆在雉門之外爾大夫去國不欲顯斥君非而以其衣服之美於遊燕者作諷言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明之日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是依序作訓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堂公堂也 堂公堂正義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在路寢故在堂爲正寢之堂以聽政服朝服故狐裘以朝者亦狐裘在堂也玉藻又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盖國君與諸大夫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皆在路寢之堂所謂聽政也其視朝云者大抵典禮命官之類則宁立門屏之間所謂廷說文廷朝中也有門而不屋無所謂堂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門過位升堂出降復位之序包注過位曰過君之虛位孔注復位曰來時所過位卽廷也卽門屏之間入君視朝宁立處也由入門而過位則門爲路門位爲內朝由過位而升堂則堂爲路寢之堂也人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時大夫則在外朝治事之處攷工記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繡衣所謂館魯語所謂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之處有所復逆乃入

門過位升路寢之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膏古報曜羊照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劉詩益云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消搖遊燕之日多而視朝聽政之日少爾詩志引詩弋日禮人王未明求衣日出視朝迨日滿朝堂晏甚矣此便是不強於政治傳以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明之悼動正義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箋謂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者誤也經文明言素韠非刺其君卽刺其大夫若時人則有不可以韠言者况大夫祇承於君未有君能三年而大夫不能三年者序曰刺不能三年而不言其人以檜風四篇皆言諸侯之非賢見王道下行於天下故匪風思周道之尚賢也豈可謂時人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欒力端慱徒端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瘠情昔○賦也素冠練冠也明篇義禮器或素或青注素尚白染人春纂練注纂練練其素而纂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屬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按三年之喪初喪喪冠朞而小祥練冠再朞大祥縞冠閒月而禫纖冠踰月吉祭則元冠是練冠爲小祥至大祥之冠也雜記以爲三年之練冠者以其爲三年小祥之冠非三年不小祥非小祥不練冠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朞可已矣齊宣王日爲朞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如此故郝敬曰能練冠則能三年矣傳特以練冠明篇之義箋欲易以縞冠正義遂謂首章思既祥之後素縞之冠

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裳與韠無論先思祥後禫思祥時於文義不順且既至祥除成喪誰復不能三年即謂猶少月日詩人譏之亦與棘人欒欒我心傷悲語意不合此箋之於傳所謂少離輒誤者而後儒反強爲之詞或有謂箋長於傳者棘急瘠音近義通呂覽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與傳合勞心慱慱不得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聊與子同歸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素冠故素衣也者素冠爲練則素衣亦練可知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疏黃裏者黃爲中衣褎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爲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練衣之屬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我風人自我也子子有禮者上章之棘人是也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者訓聊爲願檀弓云非斯人吾誰與歸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韠畢蘊紆粉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孝者之所勉見賢遍衎苦旦樂洛○喪服小記雜記言祥祭朝服皆不言韠箋云祥祭朝服素韠者以朝服如淡衣有韠無裳推之知祥祭之朝服當素韠

也蘊結勞心博博也如一者一於禮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肯者之所勉正爲如一作訓引子夏閔子騫之事與檀弓言子夏子張不同彼疏云嘗以家語及詩傳爲正許白雲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所傳或誤不知此特傳述之文非記事之詞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萇丈羊恣姿剢○箋恣謂狡狭淫戲不以禮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縱恣淫邪爲害於國家而不敢斥言之故托言人之少時情慾未開猶可與爲善也詩三章皆言萇楚猗儺傳訓猗儺爲柔順自是正喻呂記謂萇楚枝柔而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則爲反喻矣然傳訓夭爲少沃沃爲壯佼豈可以夭之沃沃句爲萇楚之生意沃然乎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猗於可儺乃可樂洛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

夭少也沃沃壯佼也銚遙少詩照○萇楚銚弋釋草文陸疏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狭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於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稀也猶儺柔順也釋文本無順字夭少謂人之年少也沃沃壯佼少壯而佼好也箋知匹也正義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互爲匹也稽古編爾雅知匹語殆專爲此詩注鄉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可見後學以義非習見而茂棄古訓者多矣此詩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此無家下無室互文男有家女有室爲妃匹也無家無室亦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華實皆猗儺承上章枝柔言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難乃旦○周道周南后妃德廣所及之道也周南之時汝墳江漢之諸侯無不賢故道化行焉今也不然既不能彊於政治如羔羊又不自範於禮法而且恣其情慾以害其國家則素冠萇楚之國人憂及禍亂有不思治道而懷西周者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發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匪車偈兮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賦也匪風匪車皆指言其事故不爲興漢書王吉傳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與傳意同顧瞻周道箋迴首日顧詩揆云郎此一語低徊欲絶下國之亂

周道滅也全篇通訓周道滅則天時人事皆可於風發車偈觀之矣

匪風飄兮匪車票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票匹遙

迴風爲飄票票無節度也弔傷也迴風爲飄釋天文李汪迴風旋風也一日飄風別二名票票無節度也者車之遲速有鬱和之節疾則無之亦非有道正義定本無弔傷二字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亨普庚燕古愛鬵錞又岑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周道在乎西懷歸也治平聲○鬵釜屬大釜曰鬵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申喻意以明正意周道在治民思明道蓋思治民也老子曰治大國若亨小鮮陸羽明曰瀸之釜鬵顧附能者之後周道在乎西者明言西卽言周西歸歸於周道以治民者則好音歸之矣鍾伯敬

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文武成康之權寵既不足以聯屬諸侯功名富貴之本情俱不足以招俠豪傑徙欲以忠臣孝子之虛聲存鼓舞於一綫此亦無聊之極思而至不可冀幸者矣

卷十三終

曹蜉蝣故訓傳第十四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劼謹案史記周武王弟叔振鐸封於曹今山東曹州府地十二世桓公終生三十五年爲魯隱公元年又三世昭公子共公襄十六年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薄負羈諫不聽二十一年晉文公伐曹虜共公復之又十世靖公露子伯陽立三年國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六年曹野人公孫彊爲司城聽政十四年言霸說於曹伯曹伯乃背晉干宋宋景公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歸殺之凡二十六世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浮蝣也○各本只云國小而迫釋文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按勘記云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爾既論是也鄭釋文正義所見不同亦不得知爲誰誤但鄭譏變風每以其詩首篇序中有某公者爲斷而謂其變風始作無王名者則異其文所云變風始作固不足據而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可知此序原有昭公二字無疑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羽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蜉蝣渠畧釋蟲文陸璣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

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傳般者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淮南子說林訓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終此云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者申喻意指朝廷小人不知危亡將至猶修飾其衣裳也秦策不葦使楚服而見高注楚服盛服心憂國人憂之也小人闒事訒國殃民至有識者心憂無所歸處而彼方章服自謝天下眞有此等無知之人蘇詩傳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衆多也息止也 采采衆多一篇通訓明正意謂小人衆多也正義不思詩須顛句云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所謂望文生義周之盛也羔羊之皮素絲五英不失其制而行可蹤跡至於政敎衰廢賢非其賢治亂不知危亡不懼初則家遑淫慾身競奇邪大小效尤繼而陰惡元奸深文巨猾轉飾樸誠欺於當而私居無度更甚羣僚君子望其衆多如一邱之貉能不心憂於無所歸息哉

蜉蝣堀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堀窟說稅

堀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 堀閱段定本依說文作堀云堀閱雙聲字猶風賦之空穴來風李善注引莊子作空閱來風空孔一也閱穴一也傳云容閱亦是雙聲疊韻字容閱卽史記所謂容頭過身謂蜉蝣自孔穴而出羽必新也段說是也麻衣如雪正指好奢者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古無棉凡布皆麻深衣以五十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諸矦大夫士皆服焉箋獨言諸矦朝朝服夕深衣意謂變易衣裳爲奢不知詩意特以如雪爲奢爾如雪則用功精粹心乎奢侈故以言鮮絜明之若朝朝服夕深衣則禮之定制矣說舍也國旣滅亡於我之身所何歸舍

蜉蝣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候去聲共平聲

遠於萬好呼報○范補傳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所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季女斯飢是其效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何何可祋都律其記芾弗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朝直遙緼溫又烏本黝於糾珩衡上時掌○賦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境注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祋殳古今字廬人職戈秘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同是短兵故須人擔揭也言賢者之官

不過候人者明篇義彼曹朝明斥曹朝大夫芾古作市說文市云韠也韍云篆文市韠云韍也然則市爲古文韍爲篆文芾爲假借字韍之言蔽也上古蔽膝之象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言芾之形制以芾韠一物故曰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三句玉藻文正義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者周禮公矦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此詩所陳乃其實事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徒低濡儒稱尺證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 洿烏又火故○鵜洿澤鳥釋鳥文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曰洿澤俗呼爲淘河陸疏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

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
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水中之梁魚
梁也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中喻意以明正
意彼赤芾之子可謂不稱其服乎乃不稱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咮陟救媾古豆

咮喙也媾厚也上翼以喻章服此咮以喻采祿小人
貪得無厭進取無極食祿已厚猶不
遂其欲故曰不遂其厚望也晉語晉公子如楚成王
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
王日不可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
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禮也
鄭過也引詩之意謂不遂其厚望是謂過矣鄭其過
而效之爲過更甚抜曹共公與楚成王同過詩令此
詩作於晉文公返國之前未必遂流諷於列國可
知左氏內外傳浮兮之文不必盡本於其人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薈烏會蔚於貴隮子兮孌力轉

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少貌孌好

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少詩照○薈蔚字從
草本義草盛貌推廣
爲凡言盛者故曰雲興貌朱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
是也南山曹南山十道志云曹南山汎水出焉漢書
高祖卽位於汎水之陽一統志春秋盟於曹南卽此
地也鄘螺蝀傳隮訓升言虹也此言雲故訓升雲朝
隮亦不終朝之象言欲雨也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
弱者明與采蘋車舝之季女不同特以少弱喻言識
賤詩志雖飢而婉變者自在惟婉變自愛斯飢
爾薈蔚喻小人得志婉變喻君子退而窮處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鳲尸○壹
一假借字

本傳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又曰執義一則用
心固然則不壹者謂執義不壹而心紛於利也外欲
托於義之名而內欲收乎利之實識者知其異心之
不壹也詩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爲舉善以刺惡

姜廣義旣稱淑人復稱君子惟此詩與小雅鼓鐘篇
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爾而詩故以爲君子美公
子臧蠡測以爲美周公詩億以爲美
僖負羈何楷以爲美晉文公皆非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
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淑善也儀義也善
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
義一則用心固秸吉鞠菊莫暮下下上時掌○鳲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
一申喻意以明正意淑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一
於義則不貳於利不雜於名不分於害正義本淑善
至一也一節作箋一段定本曰上云淑善儀義也善人
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文

句相承分屬箋傳必有一誤以楊倞荀子注證之皆
傳也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
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
技而窮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注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秸鞠也尸鳩之養其
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
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
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騏其

其子在梅飛在梅也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飛在梅也通下在棘
在榛作訓明喻意義固隨處而在者執義又當隨其
事也詩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以一該乎一也者
妙三千三百而爲言者也生意滿前活潑飛動故在
桑者有定而在梅在棘在榛者何嘗定也其出身加
民發育峻極機都在此正義引玉藻說大帶之制云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

上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有雜色飾也然則其帶伊絲者與弁騏皆謂不失其制爾不失其制卽可見其執義之一騏騏文綦小戎傳騏綦文說文綦蒼艾色彼騏言馬故訓馬爲綦文此騏言弁故訓弁爲如騏之文也釋文作綦文者譏弁皮弁諸侯朔視朝服皮弁在朝君臣同服故在位之大夫亦皮弁大帶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忒他得

忒疑也正是也忒疑釋詁文作貳疑今本譌爲貳與衛風之士貳其行同誤王述聞謂貳乃貳之譌忒貳通用字是也亦上章其帶其弁卽外以觀內見其執義一而無可疑也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曰忒疑也正是也者言執義無可疑則足是此四國也各本作正長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

爲侯伯挍勘記閩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段小箋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段說是也呂覽先已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言四國取法於身以爲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榛仕巾○榛釋文引字林云木叢生也胡不萬年可以長治久安矣帶弁之義無一可疑正與蜉蝣之衣服相反可以愧二百之赤芾而胡不萬年視蜉蝣之朝暮不亦天壤哉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共公侵刻事實無攷然既遠君子而近小人則其在位必務利欲使刻可知至於下

民不得其所在位之小人爲之卽共公爲之故風人思明王時有郇侯之賢典治諸侯如召伯敎明南國而羔羊在位無非節儉正直所以爲治也聖人訂經移檜風附於曹取幽詩殿於變盖以爲匪風下泉之思垂敎萬世撥亂反正之道豈錄小國亂政以示人哉說者欲以晉文入曹執君分田之事謂爲無明王賢伯果爾則當例以衞之木瓜序曰刺晉文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列浸子鴆稂郎愾苦愛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溉古愛○泉下流也者明非沃泉縣出只泉之下流者也稂童粱釋草文郭注莠類陸疏禾莠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稂田翁甫田云不稂不莠足也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者明喻意下民不得其所愾我寤歎箋愾歎息之意正義愾然我寢寐之中覺而歎息念彼周京念周之盛時有賢伯以倡率諸侯則下民無此困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蒿好刀○蕭蒿釋草云蕭萩陸疏今人所謂萩蒿也京周猶周京也寤歎京周者所謂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呂記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頒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蓍尸

蓍草也蓍草說原草楅三百六十蓍爲之長史記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草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易云蓍之德圓而神昔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逸禮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公羊桓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芃薄工膏告郇旬勞力報

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程九穀攷引內則注云黍黃黍今北地之黃米也又公羊傳注苗者禾也生白苗秀曰禾今北地之白粱也黍苗得陰雨之膏不至病於水而爲稷故茂美以喻四國下民當周京有明王之時則有郇侯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其所郇伯郇侯也明篇義思明王賢伯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水經涑水注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服注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諸侯有事言四國有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左傳王事無曠是也二伯述職者郇侯爲二伯以治四國諸侯勤勞王事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制方伯二伯皆九命而方伯屬於二伯故諸侯有事皆由方伯以歸二伯述職焉

卷十四終

豳七月故訓傳第十五　毛詩國風

巴郡王劼讀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豳筆巾一作邠

劼謹案初舜封棄於邰今武功縣之斄城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其後不窋當夏大康逸豫去稷不務用失其官竄居戎狄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其後至子鞠時復其稷官復居於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今乾州永壽縣地豳在邰東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西北三百餘里公劉自邰遷國於豳復修后稷之業歷世至古公亶父乃避狄患去豳居岐傳季歷以及文王徙都豐武又都鎬周語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楊用修曰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止十五世其居豳最久積德累功最深故周公作七月之詩陳后稷先公之業比敘已志因周南有繫不得名周伯禽就封不可名魯太史乃

立豳國之風而以周公他作附之則七篇皆豳國繼志述事之正風也然文中子曰君臣相請其能正乎風變至陳由變思治檜思周道曹思賢伯而賢伯之能奉行周道足反十三國之變以復於二南之正者舍周公何以哉此豳風之義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經陳豳民農桑衣食而序謂之王業猶孟子之謂王道也后稷官名之虞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言后稷先公則處豳之先公復修后稷之業者自公劉至於大王也釋文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敘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正義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敘已志胡後箋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爲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尚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篇章專官守

之若非追陳豳俗何以名之爲豳若非周公所作又何以鴟鴞以下六篇皆美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冽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觱必栗冽正義本作栗烈褐曷耜似饁炎輒畯俊

火大火流下也九月授衣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冽寒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之四月也舉趾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夏戶雅饋其饟○賦也篇中每章只言一二事而以時令引起似屬興義但引起皆指實故不爲興而爲

賦虞東學詩引蔡宮聞說入章次第以推衍時令成文不知全篇所陳分農桑爲二事泛引時令皆農桑之次第也首章上六句言授衣下六句言勸農以領起全篇大火心星也箋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流下由昏中而下移也晉張趯云火星正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當爲七月矣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五月火在南方午位則六月在未位尚屬南方至七月乃在申位爲西下也與秦月令今時憲不同歲差爾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者明蠶桑爲授衣之政七月九月皆夏正也一之日十之餘爲四言之日作統訓一之日周正月也者明於夏時中變言一之日以言周正之十一月也觱發風寒十一月待風而寒二之日殷正月也者以殷正之十二月例言周正爲十一月也栗冽寒氣十二月雖不風而氣自寒也褐毛布可爲衣者觱發栗冽大寒將至非衣褐恐無以卒歲豳公意中言也卒歲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言卒歲於二之日見歲月不可改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者明周正亦以三之日爲正月行夏時也四之日周之四月也者明不

以四之日爲四月周之頒律惟然也反覆周詳所云明改正朔不改月數爲全詩言時月發凡也易繫辭傳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釋文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又鼎卦注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小異散文則趾足通名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矣正義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今豳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則以豳土節晚而氣寒故也我我民也婦子耕者之家以饟饋耕者於南畝者禮記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司馬法六尺爲步春官籥章擊土鼓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則知爲先教者此言男耕女饁田畯至而喜之則知爲今典農之官故曰田大夫月令孟春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呂覽高注以田爲農大夫農大夫卽田大夫劭謹案白虎通義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全詩紀月用夏時三正不改月也改月則變亂四時矣

北史李業興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周正書月用夏時之證漢大初以前未正歷因泰正建亥之月爲歲首漢書於其百二年閒皆先書冬十月以冬不爲春也後書春正月以正月不爲四月也史記亦然至太初二年乃先書春正月而後書夏四月而後書秋而後書冬十二月其年必備四時正以示人前此改正朔不改時月也顏師古注漢書乃於高帝紀春正月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不知何故須用追改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注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追書十月也按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又顏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云當是建申之月以劉敘案律證之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於是後學於明確不可爭者皆云追改不盡今觀漢書高祖紀首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實爲建亥之月卽所謂諸侯羣臣朝十月者顏注追改之春正月卽緊接此句下此句乃記事之第一事第一句而失於追改何哉秦志

田五禮通考觀象授時篇反引以爲證且據漢書志引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之文日其下文又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喪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乃知伊訓所稱十二月者正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在商爲十二月也此更不知秦氏何以知之按蔡沈書傳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槩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或日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

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書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日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繹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嗣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蔡氏此說可謂明辨晢矣秦氏特以漢志所引有誕資有牧方明又釋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之語故欲以冬至爲夏十一月爾不知此引不在郊祀志而在律歷志引此以明三統求元非以述冬至郊祀其上文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云云然伊訓經文實無冬至越茀之語其誕資有牧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於其上是方明爲覲禮經文明謂正朔改元則祀先王朝見諸侯於方明之下因其歲適値朔旦冬至故律歷志以證是

朔旦冬至之歲爾何以於此乃知伊訓十二月爲夏十一月耶秦氏又稱禮云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所云祀於先王者乃冬至配天之祭然據白虎通云王者改元年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引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所云祀於先王者乃改元配天之祭非冬至配天明矣且漢志下節復引般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府首則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適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云此般歷謬以乙丑爲甲子因以十二月爲十一月使改月朔則商之十一月朔爲夏之亥月朔冬至早不過夏子月朔運不過夏丑月朔今古歷同人所易知若改月斷不至以亥月朔謬作冬至惟不改月數故十二月可以爲十一月也秦氏既引是朔旦冬至之歲而不引般歷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者自知其說不雜矣王鳴盛尚書後案又謂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無論大甲繼仲壬不繼湯卽繼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則只就其所斥僞孔之

伊訓爲說而不理會漢志所引之義更不理會後此大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豈亦可謂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其年末非其年初乎孟子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史記般本紀載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帝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大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書序云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與孟子史記不乖剌也經文惟三祀係承上篇王徂桐宮之詞卽本紀中之下三年卽孟子於桐處仁遷義之三年也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闕自係孔氏之謬閻百詩等讀經不審乃謂經傳同出一手平心觀之傳謬而經不謬也顧炎武日知錄反據孔書傳駁胡氏春秋傳所引伊訓大甲十有二月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豈孔傳於此獨不爲僞乎漢律歷志引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

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此六月夏之六月正周正不
改月之證尚書後案欲謂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
夏正而引唐書歷志辨之曰僧一行大衍歷日度議
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但
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用夏正當與律歷志所引
不合不知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云王氏於此
既知竹書用夏正與律歷志所引適合何不一以不
改月按之則未詳者不從可詳乎雖然孔子作春秋
則周正改月矣然春秋魯史也諸侯尊王正朔爲重
非詩歌之陳於王朝用爲樂章者可比試觀全經發
凡首書之曰春王正月古今史書無同此語者以其
爲特筆也故左傳申之曰春王周正月也明書王之
意尊周正也公羊申之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言乎
王大一統也明以王之歲始爲春非木德之謂以天
下之月令屬王非侯國所得私杜預左氏注曰孔子
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
朔猶行於天下也然則非春書春尊王於天也非王
書王大周於天下也特爲全經改書時月發凡以明
變例正足見他經國史皆不改月試觀歷代國史有
同春秋書天王者乎孔穎達書疏云春秋書勳日月

時年皆具尙書記言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春秋不可
以爲書猶書不可以爲春秋據孔氏說史猶各有例
夫何可以春秋例詩耶故全詩紀月非夏時則不可
通毛傳蟋蟀曰九月在堂葛生曰夏之日冬之夜言
長也七月曰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衣矣正月
日正月夏之四月四月曰六月火心中暑盛而往矣
明皆夏正也然則何謂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
日也則周公之尊周也與春秋書春王同意傳申之
日一之日十之餘也者明變文之義非以一爲首也
日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者明周正月爲十
有一月猶殷正月之十有二月惟於衆月中尊周正
乃變言一之日二之日區以別也日三之日夏正月
四之日周之四月者明周正所以用三之日爲正月
夏正不以四之日爲四月惟於衆月中尊周正乃變
言三之日四之日反證之也反覆周詳更以變言之
日之四月爲周之則其前後衆月不變者爲夏之愈
明然則謂七月通用三正者可以四之日辨之謂陋
國自奉夏正者可以四之日正之蓋傳意特著明三
代改正朔不改月數亦爲全詩言時
月者發凡也衆說多謬故詳辨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祁巨之殆待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微行
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蘩白蒿
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
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及公子同歸殆始及與也豳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離本又作鵹一作鸝同力知○承首章言
見流火而行授衣之政其事非始於秋日也載始也
陽朝陽當春日始旦之時倉庚鳴矣豳女即執筐而
出求桑以事蠶焉倉庚離黃釋鳥作倉庚鵹黃夏小
正月令竝記仲夏倉庚鳴說文鳴則蠶生柔桑稺

桑也蠶始生宜稱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趙
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城保二畝半
故爲五畝其說事理難通按遂人注鄭司農云廛居
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云廛城邑
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廬者也言城邑
者謂或城或邑各就其田之近授之宅居使樹桑廬
荀子大畧篇家居五畝宅百畝田是也遲遲舒緩明
從朝陽出至晚景覺春日舒遲也蘩白蒿釋草蘩皤
蒿皤白義同徐六帖蠶之未出者鬻蘩沃之則易出
今養蠶者皆然故曰所以生蠶春女悲秋士悲感其
物化也者引古語以明感事傷悲之義淮南子繆稱
訓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公子豳公之女子典農
有田畯典桑無專官則使公女躬率民以時出入古
男女通稱子故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
也王肅曰豳君既修其政又親
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子裳萑戸官葦韋鬼斨七羊猗於綺又於宜鵙圭覓

八月萑葦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斨方銎斧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薍五患葭加銎曲容

荑徒奚纁許云○承上章言蠶事且不始於春日也當七月流火之後不待授衣卽於八月豫畜萑葦以事蠶至於次年蠶月惟桑是務爾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者月令季春具曲植遷筐注曲薄也植槌也薄以棲蠶槌爲縣薄柱季春令具凾民則於八月豫畜之蠶月無傳先儒疑此詩闕三月卽以蠶月當之條桑釋文枝落也斨方銎斧說文銎云斧空也以斧斨伐老桑遠揚之枝初生者條植於土數日根生校其長短束之蠶於市蠶者售種之曰荑桑令杭嘉湖二月貨荑桑蒲村墟問之云桑樹老則不歹蠶也黃震

日前云采桑言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鵙伯勞釋鳥文樊注夏至來冬至去夏小正月令皆記五月鳴范補傳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者絲曰紡麻曰績絲日帛麻日布將以染夏謀衣不止於絲故纖絲事言麻事染夏者染五色取夏翟毛羽五色成章爲名舉元黃以橡之非專事於元與黃也正義鍾氏說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纁注凡元色者在纁縓之間其六入緅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故云朱淺纁也陽明朱色鮮明祭服元衣纁裳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引以明元朱爲貴此爲公子裳下爲公子裘不言凾公者公子躬率其民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葽於遙蜩徒彫穫戶各下同隕于敏蘀托貉戶各貍力之豵子公豜古牽

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其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于貉謂取句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纘繼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上章言桑者尊上此因言農於

田狩親上也引起於秀葽鳴蜩者纘武必於農隙稼禾覩其成秀物成自秀葽始也榮而實曰秀釋草文新舊本皆作不榮而實曰秀釋文云眾家並無不字郭雖不注而音義引不榮之物證之則郭本有不字然郭注引生民詩實發實秀爲證而實秀不榮亦無明文可據故郭自申之曰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詩小雅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然則當從釋文眾家無不字爲是葽草箋謂夏小正之王蕢正義謂月令之王瓜或以爲葽月令之苦菜或以爲夏小正之秀幽皆望四月生義惟嚴緝引曹氏詩說以爲遠志本釋草葽繞棘葽注令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此爲有據蜩螗蟬也方言蟬楚謂之蜩陳鄭之

間謂之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夏小正五月蜋蜩鳴爲農功紀候此以五月鳴蜩引起農功而言八月其穫爾其穫禾可穫說文禾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隕墜蘀落說文云草木凡皮葉落隕地爲蘀然則隕爲落蘀爲落地之皮葉也于貉謂取狐貍皮也者稽古編貉本作貊左貉右舟下各切今經傳皆作貉惟爾雅作貊貉本莫白反北方貉種也今以貊代貉而貉則以代貊不可復正矣又曰于貉二字當讀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狐貍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言狐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陳說是也段定本增六字非是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狐貉之厚以居論語鄉黨文引以明裘通上下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引以明仲冬于貉取裘爲來年用正義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其同箋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繼事言常典也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明豵小豜大說文豵云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尙叢聚也又豜云三歲豕肩相及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被爲令典此則豳民自効之証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句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螽絲股古莎素和穹起弓室珍悉墐覲

斯螽蚣蝑也莎雞振羽成而振訊之也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戸蚣相容蝑相魚又相呂訊信本又作

迅牖西篳必○上言豳民之桑者農者無不尊親其上此言豳公之事念其民也上八句皆從豳公意中寫出後三句豳公嗟歎之詞斯螽蚣蝑即螽斯間南正義引陸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羽成而張訊之也者釋言振訊也郭注振者奮迅爾雅翼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校雞一名絡緯釋蟲蟋蟀蛬陸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豳州人謂之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白鷺洲主客說詩予向聽寫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即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戸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於內或檐或戸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戸者今墐戸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出也如詩云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其明證言此三物著將寒有漸正義月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孔蓋不知在野在宇在戸爲農夫出入之節穹窮室塞並釋言文窮竟其所當室之處熏鼠灼鼠而去之免穴地也塞向墐戸北牖則塞南戸則以泥塗之庶人篳戸申泥塗之義箋爲此四者以備寒豳公以蟲鳴警候漸近所寒念今歲務成矣我農柔婦子終歲勤動惟於新舊改歲之際聯得入此備寒室處爾曰爲釋文云漢書作聿爲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王毋羅其災月令季秋命有司曰寒氣

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或九月或十月亦是具令先時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薁於六亨普庚剝普木今字作扑苴七餘樗栜書食我嗣

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蘡於耕凍丁貢醪老刀瓠胡亦作葫拾十

○承上章室處而言養老息農之事故以瓜果引起鬱棣屬劉楨毛詩義問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薁蘡薁也說文廣雅釋草云燕薁蘡舌也王念孫疏證燕薁即蘡薁蘡燕一聲之轉詩正義以薁爲樹名今按薁李樹不名蘡薁蘡薁自是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齊民要術引陸疏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也段說文注李棣皆在木部薁在草部則蘡薁是草非木可知李時珍本草綱目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爲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白莖爲勝大葉小華華紫黃色其子輕盧如榆莢仁四時可種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楨農書葵陽草也其茉易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耐旱味甘無毒蔬茹之要品也今人不復食之菽說文作赤云豆也荅小豆也藿赤之少也萁豆莖也菽配鹽豳赤也程九穀攻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汜勝之種殖書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小豆不保歲難得釋木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稔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擑浽苦棗皙無實棗還味稔棗邢疏別棗類也鬱薁言食葵菽言亨則與棗皆食之也說文稻稌也稌稻也沛國謂稻曰稉又云秔稻屬然則米之蔬者曰秔黏者曰稉稻其總名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則爲粳矣春酒凍醪漢時酒名說文醪云汁滓酒也謂汁滓相將俗呼醪糟今巴蜀田家以爲喜慶賓客之奉冬日尤宜蘇詩王浮粱是也眉壽豪眉謂老者秀眉也箋介助也蘇詩傳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此以果蔬及棗引起穫稻爲釀言豳民室處而養老有備矣廣雅蘢蹢獸掌羊散兎頭桂枝簽箭四祗羅

頭皆瓜屬也左氏莊八年傳注瓜時七月也釋木壺
棗汁壺豬瓠也壺瓠古字通剖瓠可以爲瓢論語一
瓢飲邢疏瓢瓠也程九穀攷麻大名也無實者枲有
實者苴苴麻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熟則落一莖中
熟有先後農人以數大摇其莖而捨取之然則苴麻
子非胡麻乃本草之大麻仁也李時珍曰大麻卽今
火麻亦曰黃麻處處種之剝麻收子有雌有雄雄者
爲枲雌者爲苴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葉五六月開
細黃花成穗隨卽結實大如胡蔞子可取油齊民要
術曰其子黑而重可搗治爲燭卽此也陳藏器曰麻子
早春種爲春麻子小而有毒晛春種爲秋麻子入藥
佳壓油可以油物據此則叔苴者取油以油物或搗
治爲燭爾正義謂此經食瓜則斷壺叔苴亦食之者
誤壺訓瓠以音同字通自爲匏非甘瓠明矣芄回不
之可食神農本草經胡麻一名巨勝陶宏景注八穀
間中此爲最良月令孟秋月天子食麻與犬自以胡
麻爲八穀之良若苴麻子乃大麻仁神農本草經注
大麻曰麻子九月采入土者損人雖堪入藥其可以
爲常食乎傳有四茶苦茱也英茶也萑若也委葉也
委葉之茶與麥同薅自無可食苦茱之茶可食而秀

毛詩讀卷十五　豳　十二

於四月冬日亦無可采箋謂此爲乾荼之茱意主爲
食故云爲茱然使經指乾荼何必言荼荼以華秀爲
名者鄭風傳英茶鴟鴞傳茶萑苕苕卽芳釋草之葦
醜芳也釋草葦醜芳注其類皆有芳秀又蘴荂茶注
卽芳又叅蘵芳注皆芳茶之別名邪蔬云此辨芳茶
之別名也鄭注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荼芓
秀也蘴也荂也其別名茶卽芳也芳又一名叅又名
蘵皆萑葦之屬華秀名也然則此采荼爲采萑葦之
華秀夏小正四月取茶傳以爲君薦蔣七月灌茶傳
爲蔣褚之褚蔣席也以緜裝衣曰褚彼先取以供君
此後采以自爲茵席具爾薪樗以惡木爲薪以槩寒
而爲食以食我農人焉食鬱以下言養老故專言嘉
蔬果酒食瓜以下言息農故兼言器用　豳
民至此可謂物皁人安無不得其所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重直容又作種音同釋文禾邊作重是
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藭之字今人

亂之已久穋六本又作稑音同
上時掌索素洛綯徒刀亟紀力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孰曰重先孰曰穋入爲上出
爲下宵夜綯絞也乘升也
孰熟絞古卯○承上章物
皁民安而言然豳民則不
敢服逸也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字訓竝曰九月築者
以春夏之圃爲秋冬治穀之場也後孰曰重先孰曰
穋亦字訓統曰十月納者會計後先之功也稑支易
傳曰先種後孰曰重後種先孰曰穋意以重穋歸之
黍稷不知傳意竝該禾麻菽麥言也說文禾之秀實
爲稼莖節爲禾乃言禾之又義云禾嘉穀者乃本義
本爲嘉穀引申則爲凡穀莖節之通稱故詩上言禾
稼是統諸穀下言禾麻是專言嘉穀也嗟我農夫亦
就函公意中說旣同言已聚也宮功公室力役也故
以入爲上則出爲下明矣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
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爾爾
民也于茅往取草以爲綯雖云室庭猶有晝取茅草
夜索只爲綯之事索綯者以治野廬也乘升覆芧於
其上又將始播百穀焉物理論梁者黍稷之總名稻
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
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三種爲百穀

毛詩讀卷十五　豳　十三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沖直弓凌力證又陵蚤早韭九
滌廷歷躋子奚兕徐履觥虢彭
二之日鑿冰沖沖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
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九月肅霜肅縮也霜降而收
縮萬物滌場滌埽也場功畢入也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
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
腹福縮所六校戶教○
承上章言豳民樂利皆
由於豳公調燮之宜藏冰出冰其著也月令季冬冰
方盛水澤腹堅注腹厚也左氏昭四年傳深山窮谷

於是乎取之亦謂取冰山林淩陰釋文引說文作勝音淩天官淩人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淩注杜于春云三其淩者三倍其冰謂計足歲用而三倍之以備清釋爾故日三其淩非淩陰也此以三其淩納之於室故曰淩陰冰室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之禘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盖開冰先薦寢廟正義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宿昴爲中日在北陸謂大寒前日在虛於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謂立夏日在畢去昴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覿於時可出冰也引月令仲春文者明其蚤之義左傳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乃頒冰經四之日爲二月故言開冰及其蚤霜降而收縮萬物申言肅縮之義場功畢入申篇滌埽之義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鄉飲酒義言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故曰兩尊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也說文饗云鄉人飲酒也地官黨正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注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

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義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黨正飲酒止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也鄉飲酒義注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卿大夫親爲主人是黨正飲酒得稱鄉人義也曰聿也學記黨有序公堂學校也者明黨正屬民飲酒於序觥所以誓眾也者周南卷耳正義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所以誓眾戒眾使不違禮也萬壽無疆鄉人祝其大夫之詞士冠禮祝詞云眉壽萬年穀粟昭元年傳疆之爲言猶竟也蘇詩傳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於是飲和食德之民於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之後朋酒羔羊飲於鄉校而旅酬爲樂相與祝其大夫焉

劫謹案讀七月者當觀其民無求於上而親愛其上君無求於民而心乎其民纔見上古君民之諠不必以後世典章攷辨名物故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者篇以逆寒暑則曰詩籥以祈年則曰雅籥以祭蜡則

日頌蓋以七月一篇備風雅頌之義如關雎鵲巢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亦六篇同用無所分別七月雖陳民風而政俗之正盛德形容皆無過於此故於詩之義專屬風而於樂之用可兼雅頌鄭氏注禮既指事以附會其名箋詩又分章以遷就其說而非之者更謂別有豳雅豳頌或存或匹顧炎武日知錄據周禮籥章云豳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又引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篇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篪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眠瞭播發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爾其言近是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尺之鴞于嬌遺唯季○周書金縢
篇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即此詩也孔傳以辟爲法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胡後箋謂周公初聞流言自不容遽興問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幾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狩於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益辟非誅役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尚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倘未伏誅斷無出師東征而書罪之曰居東據墨莊說則此二年爲成王改元之二年罪人斯得爲得管蔡之主名王猶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貽王以救周室之亂與前後情事皆不相忤得此說羣經可遍矣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鬻由六
又居六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鸋鴂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室恩愛鬻稺閔病也稺子成王也鸋乃丁鴂決稺直吏本亦作稚○鴟
鴞鸋鴂釋鳥文郭注鴟屬說文鴞云鴟鴞鸋鴂是鸋
鴂爲鴟屬鴞類得名鴟鴞故郭注方言桑飛鸋鴂
爾雅鸋鴂非此小鳥然則陸疏所謂似黃雀而小或
日巧女關西謂之桑飛者雖同號鸋鴂不得爲鴟鴞
矣漢書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蔡邕弔屈
原文云鸋鴂軒翥鸞鳳挫翮皆以爲梟鴟大鳥是也
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申喻意以武庚爲鴟鴞雖
誘陷管蔡將毀我室而不能以我室攻堅之故也寧
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者申喻意中之正意二子
營蔡稺子成王也者明管蔡病王爲遺詩本意王肅
日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
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迨待土杜綢直畱繆莫矦
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殷勤也承上章毀室設喻於鳥之爲巢下民巢
下之人侮予謂取其子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釋正意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拮吉又結据居捋力活租如字本一作租子胡瘏徒
拮据戟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
免乎大鳥之難曰予未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也戟京
劇挶俱局萑九苕條難乃旦○說文拮云手口竝有
所作也据云戟挶也此言拮据戟挶是戟挶卽手口
竝作之狀捋取也荼萑苕苕卽芀謂荂秀也取之以
爲巢中之藉租訓爲魯語租識地德韋注租習也習
亦爲也蓄租言積時習爲於巢事口卒瘏與手拮据
爲互文故曰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明白二
章以下皆取喻於小鳥而以大鳥目取子毀室之鴟
鴞也謂我未有室家也者言如不免大鳥之難則是
使我未有室家矣此以小鳥喻言
勤勞王室期於免乎武庚之難
予羽譙譙予尾修修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之
嘵嘵譙在消漂匹遙嘵呼堯
譙譙殺也修修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殺色界○承上言不
惟手病口病以至羽尾皆病而室猶翹翹然危也誠
恐風雨漂搖不免於難故不能已於音之嘵嘵喻爲
詩遺王詩測通篇只發一揮無毀我室一句罪人既得
王猶未悟其所關繫豈一身名之故則王室事變在
眼前者不得不冀王心之一悟爾不然周公豈自敘
其勞自鳴其功哉古人身處危疑而有不得不盡言
者此類
是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唯東山乎勞力報思息嗣望女汝樂洛說悅○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及
淮夷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爾尙書大傳云周
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故三年而後
歸按大傳說東征三年以攝政之年計之非是豈有
既東征而猶謂之攝政乎卽箋公歸攝政之語亦失
其實何也公以成王亮陰行冢宰之政致被流言
迨居東三年成王已終喪卽政故鴟鴞貽詩王亦未
敢請公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金縢既啓王問諸
史王執書以泣王出郊親迎二公命邦人當此之時
豈猶有待於公歸攝政乎言周公攝政者皆誤於洛
誥注爲害經義不小說詳周頌清廟序今於豳風序

傳求之愈見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誣也如此序言周
公東征三年不言周公攝政三年大傳訓爲攝政箋
又謂公歸攝政三監叛乃東伐之皆序傳中未有之
事豈可爲據乎正義歸士者從軍之士卒周公親征與
將卒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不言勞將率之也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者大夫風人以周公勞歸士之
言意在序其情閔其勞故本之作是東山之詩以美
之非周公作詩也一章言完勿士行枚也二章言思
伊可懷也三章言室家望女婦歎于室也四章言男
女及時之子于歸也皆周公勞歸士之言詩人分章
述之以爲此其所以說民也說
以使民民忘其死易兌彖傳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蜀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慆徒刀濛莫紅
蜎烏元敦堆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
不畢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士事枚微也蜎蜎蜀貌
辟必亦說文法也爲于僞寘田又
蜀桑蟲也烝寘也珍又陳○賦也季氏詩說解頤曰
東山郎魯之東蒙山魯蓋古之奄國東蒙山在今山
東沂州府蒙陰縣奄說文作鄣云周公所誅國在魯
奄君薄姑勸祿父以叛故誅之後成王因商奄之民
封伯禽於魯乃有其地我我歸士徂往也徂東既久
歸路又雨濛可謂有勞矣公族有辟四句文王世子文
注倫謂親疏之比也引此訓西悲管蔡既誅成王在
鎬京素服不畢公亦公族故歸自東而心西悲也制
彼裳衣言成王以上公之服迎周公勿而無通士事
聲爲義行行陣枚訓微隱秘也勿士行枚言已亦無
苦戰詭謀所謂三軍用命克何力之有蜀桑蟲也釋
蟲云蚅烏蠋疏烏蠋形似蠶而大蜀蠋古今字正義
言在桑野知是桑蟲也烝寘釋言云烝塵釋詁云塵
久也古寘塡塵聲同箋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
似勞苦者三章傳敦猶專專也此敦無傳釋文作二
音自非一義敦彼獨宿當言敦然獨宿於兵
車之下也軍旅本非獨宿對下章室家爲言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臝力果施是義蠨說文音夙釋文音蕭
蛸所交町他典又他頂畽又作疃他短
熠以執
燿以照

果臝栝樓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跡也熠
燿燐也燐熒火也栝古活踦巨綺又其宜燐吝又鄰
熒戶扃○二章因往還之勞而推
言軍士思念室家荒蕪爲可懷也果臝栝樓釋草云
果臝之實栝樓孫注齊人謂之天瓜本草栝樓如瓜
葉形兩兩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擣
伊威委黍說文委黍鼠婦也寇宗奭本草衍義多足
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
之甓甃及下溼處多蠨蛸長踦釋蟲文郭注小鼅鼄
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町畽鹿跡說文町云田踐處曰
町畽禽獸所踐處也又畽云獸足蹂地日夻其所蹂
處日畽埤雅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町畽不
專言鹿以鹿場故言鹿跡也正義引釋蟲云螢火即
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
夜光一名熠燿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按文選注李
善引崔豹古今注日熠燿燐也一名燿夜腐草爲之
食蚊蚋是晉魏人皆知燐爲螢火孔言疏矣釋文燐
又作蟎廣雅景天螢火螢也王疏證鬼火有光謂之
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焚鐙燭之光鐙燭有
光謂之熒螢火有光亦謂之焚故傳既日燐也又特
以燐熒火證之處或混於鬼火之燐爾不可畏伊可
懷序所謂
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鸛又作䳥古玩垤
田節洒所懈敦團
鸛鳴于垤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

水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衆也有敦瓜苦烝在

栗薪言我心苦事又苦也蝩又作蟻魚綺好呼報專專圑〇垤蝩冢穴外壅土

也蝩知將雨壅土爲垤故曰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文選張華詩注巢處知風穴處知雨鸛水鳥陸疏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桮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又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鸛好水長鳴而喜也者明鸛好雨而喜引起婦愁而歎箋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洒灑埽拚也穹窴窒塞箋穹窒鼠穴也室家預計歸期故有事于室宇敦猶專專專古圖字行葦傳敦聚也專專亦聚貌瓜苦箋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心之苦者見瓜之專專然者心自苦爾栗薪栗木以爲薪瓜則專專然而已方與衆作苦於薪木故曰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稽古編感陰雨而興歎因洒埽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駁邦角縭離

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

驪畱褘韋與暉音者異義紟今一作衿衣系也帨始鉼〇釋畜注舍人曰黃白色名曰皇孫注驪赤色也說文驃云黃馬發白色段注驃郎皇然則黃馬發白色曰皇赤馬發白色曰駁可知縭婦人之褘釋器文孫注褘帨巾也母戒女施衿結帨者士昏禮記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鄭注帨佩巾又日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衿卽紟無注然曰施衿曰施鞶又曰衿鞶則紟爲鞶系可知母先以之結帨庶母復以之系鞶而盛

帨巾於其內也言久長之道也者正義舊訓爲久言其新昏孔嘉矣其長久之道又如之何遠別歸來可圖室家長久之道其樂必有甚於新昏者矣序曰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兼新舊爲說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烏路〇四國本傳管蔡商奄是也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叔邑今河南開封鄭州其本封之國也爲三監則在衞東之鄘見鄘風又汝南郡上蔡故蔡國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後徙新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縣西南有故蔡城是叔度所封國也商者祿父之國爲衞北之邶見邶風又魯國魯縣有故奄國商諸侯嬴姓奄君蒲姑之國也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逸周書作雒篇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叛者不止此四國四國其主名也美周公而云惡四國者周公之難四國之惡美周公以惡四國一時是非之公入百年享國之

本在此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斨七羊

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將大也隋徒禾又湯果銎曲容〇興也

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銎孔也隋孔形狹而長也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乃傳例於喻意中補明工意之文而不言興者闕文也稽古編隋銎曰斧方銎曰斨二者皆斧爾幽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嚴緝謂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似雖非兵器亦取喻於行師所用然傳曰民之用自然非指行師所用弓矢干戈矛戟之屬特泛以破缺我斧斨喻起毀壞我禮義以聲言四國之罪孫異同評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其意以傳中禮義字屬之成王然觀下伐柯傳言禮義者治國之柄明以

禮義屬之周公則此亦言周公以禮義傳相成王而四國流言毀之毀周公卽是毀國家之禮義也故周公東征四國者爲匡禮義而哀我民人爾王鳴盛尙書後案云四國者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何楷引周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旣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皇匡將大明東征之功亦甚大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巨宜 吪五戈

鑿屬曰錡吪化也 說文鑿云穿木也又錡云鉏鋤也穿木之器其端鉏鋤又鉏云立薅所用也然則鉏鋤與錡皆穿木之器故曰鑿屬吪化謂其化於禮義也逸周書柔武篇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武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銶求遒在羞

木屬曰銶遒固也休美也 說文無銶字木部梂云一曰鑿首攷工記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闕頭斧也柯其柄也然則銶曰鑿首乃闕頭斧柄之下首六寸者名也許故以鑿屬之柄釋其字從木之義然鑿屬以鑿之屬於金者言則其柄首屬木者字可從木而柄以金爲用當亦可從金許書往往兼字故不別收銶傳則訓其從金銶者爲木屬也釋文云錡木屬銶鑿屬陸蓋未知銶曰鑿首之義遒固魯語帝嚳能序星辰以固民韋注固安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柯古河朝直遙○王肅曰朝廷斥成王也此篇經傳皆不見迎公之意諸家以迎公爲說者皆誤於箋爾箋於序下曰成王旣得雷風之變欲迎公而朝廷羣臣猶或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盛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孫異同評辨之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孫說是也豳譜正義引王肅曰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詞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按孔意從王以伐柯九罭言刺皆追刺是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取七喻亦作娶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治平聲○比也上篇傳云禮義國家之用也訓周公東征此云禮義者亦治國之柄明周公治國下篇傳云周公未得禮訓公歸無所皆以禮義屬之周公也此又曰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申正意國非周公之禮義不治明風人追憶往日朝廷不知周公之意自先儒誤以禮義下屬之王室遂令伐柯上三篇詩旨泛無所歸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覯古豆踐賤淺

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 承上章言能以禮義治國者惟周公而以禮義之不遠人情取譬於執柯伐柯也傳明正意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王肅曰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亦以正意申毛中庸言道不遠人引此詩而論之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乃就喻意加一倍說覯見也之子周公釋器竹豆謂之籩邢疏案鄭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蔆芡脯修膴鮑糗餌之屬又木豆謂之豆疏引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登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豆豆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之類是也其飾則三代不同明堂位曰夏后氏

以褐豆殷玉豆周獻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
之以供祭祀燕饗禮制頗多舉籩豆有踐以統之言
我見周公即如置身禮樂
之列言周公能用禮義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于逼朱本附音義云罭
本又作械○此亦王肅所謂東山既歸後之詩與
斧伐柯同時作者當時周公心迹大白朝野上下無
不自樂其先時知公不爽爭形諸吟詠以極美之錄
詩者則以追刺朝廷示後世爲不能知人進賢之
戒竝無疑王親迎之人亦非勸王以
禮迎公之謂爾序文俱重不知爾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鱒才損魴房袞古本或作卷音同

九罭之魚鱒魴與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
魚也袞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緵子弄又子公

罟古卷袞同○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言
小魚之網也者魚麗傳庶人不總罟罟必四寸然後
入澤梁釋文緵字又作總然則總罟目不及四寸爲
取小魚者可知鱒魴大魚釋魚鮅鱒陸疏鱒似鱓魚
而鱗細於鱓赤眼多細紋說文鱒云赤目魚也齊斂
筍傳魴鰥大魚我風人自我也我覯之子風人自言
知公有素袞衣繡裳上公禮服所以見周公也者明
流言之變如九罭之魚今以上公之禮遇之而公乃
可見也袞衣卷龍也通繡裳作訓所謂上兼下袞卷
古音同卷者曲也象龍曲形曰卷龍卷龍作服曰龍
卷加袞之服日袞衣施袞五色日繡裳袞衣爲元衣
繡裳之上爲中衣卷龍者五冕所同白虎通義天子
升龍諸侯降龍唯此爲異司服職公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則諸侯無升龍有降龍而上公如王之
服者竝有升龍矣禮注乃言八命去山龍故五禮通
攷引諸家破鄭周袞九章之說甚備其不足取信於
後已可見矣即卷龍畫於衣亦禮注云然說文衣部
袞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槃
傳本於下之下有裳字五色備謂之繡繡亦書也然
於下裳襹則與鄭說不同拔羣經無言畫袞龍於衣

者將畫於中衣揚之水云素衣朱襮素衣則無畫加
畫於元衣司服職云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元衣則無
文若謂繡裳之上自有畫卷龍之衣是畫衣之外加
中衣中衣之外又加元衣則所謂裼以見美者中衣
以裼之乎元衣以裼之乎惟許說爲有當矣蓋虞制
衣裳不殊周制衣裳各殊虞制冕服畫繪皆爲衣飾
周制冕服畫繪皆爲裳飾虞制無中衣亦無加衣周
制下裳之上爲中衣外加元衣說經者雖因革之書
缺有間而損益之義彙可推如今朝衣有虞氏養老
之深衣也今補袝周之袞衣元袞也單言袞衣不言
繡裳則袞爲卷龍衣爲元彙言袞衣繡裳則繡裳爲
卷龍袞衣爲元衣以元衣加於卷龍者故傳通繡裳
作訓則曰袞衣卷龍也古元衣有裼以見美之禮故
無文今補袝不裼故五采備於中方推之令貂御正
衣其大裘不裼歟今披肩其中衣朱
襮之遺制歟惟芾鞞之意無存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渚諸呂女汝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

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鴻不宜循渚也者申喻意以明正意公不宜居東鴻非所謂大
鴈也段玉裁引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
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圜方最爲
大鳥故箋云大鳥此鴻不宜循渚下陸非鴻所宜止
皆非大鴈可知小雅鴻鴈傳云大日鴻小日鴈因下
言鴈知上言大鴈乃鴻字假借之用令人遂失鴻本
義周公未得禮也者未得其所歸之禮事有必明王
有必悟乃得其禮
矣女所東人而言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高平日陸猶小洲日渚故亦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
復反也王肅日未得所以反之之道說文宿云
止也處亦止也上章釋信此釋處宿互訓傳例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是以者追憶往日之詞袞衣彙繡裳

無與公歸之道也者訓以爲與承上章言有此袞衣繡裳之德而無與以來歸之道得無使我心悲乎五禮通攷載司服職文引鄭鍔曰上公九命當服袞其章九王亦被袞何爲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能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凡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袞服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唯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鍔說詳明然非爲鄭學者所知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郎跋卜末○攝政攝行冢宰之政成王亮陰時也據此序周公以二伯攝冢宰必不踐祚且攝政在流言之前流言爲攝政所致而王不知則居東卽不攝政明矣呂伯恭曰書籍散失序傳所言卽是證據達哉言乎當是時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可經所謂跋其胡蹇其尾也在他人遭此必不能進退自如終始無悠消釋疑謗而負安王室以觀周公間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大義滅親不顧終明其志相成王以致大平制禮作樂所謂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疐至舄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躐獵跲夾難乃旦屨俱具絢其俱○跋躐疐跲竝釋言文說文跟云步行躐跋也或作跋胡云牛領垂也領肉下垂者疐云謂不行也人欲去而止之也跲云躐也老狼有胡五句申喻意以明周公遠近有難不失其聖正意卽在喻中正義老狼有胡謂領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郤頓而倒於尾上也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者明篇義孫鑛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遠矣胡後箋周之追王只及大王王季大王以上皆稱先公豳風指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爲公孫正宜且商頌烈祖祀中宗而稱湯孫魯頌閟宮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其去湯與周公亦遠矣爾雅說是也此豳風終篇美周公相成王致大平以應七月陳王業艱難之意所以見成王之大美成於周公始於豳公故訓成王爲豳公之孫以明毛傳意精矣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舄以通於禪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通鄭司農曰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後鄭曰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

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有舄元舄爲上禕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爾句當爲絢聲之誤也絢繶純皆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絢雜互言之明舄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繶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絢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此曰赤舄爲上冕服之舄故知赤舄爲人君之盛飾也几几絢貌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絢繶純純博寸注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刀衣之鼻飾鉤曲分向如几然故絢在舄頭者家之也襪人正義舄屨有絢繶純者飾也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絢謂屨頭以條爲鼻純謂以條爲口緣此以舄絢言成王恭已垂裳無爲而治之盛非周公其誰與歸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遐

瑕過也上章先進跋其胡而後退疐其尾此既退疐其尾而又進跋其胡顛倒說來其義乃備瑕

過失也周書畢命篇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
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此則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所自來也
劼謹案世運轉移其機在人聖人知後世帝王不可
授受如唐虞繼體之君不能盡責以賢聖乃訂詩經
以文王之道垂臣教而繫之周公召公俾百辟卿士
以爲矜式其周南召南長治久安之術也豳國風撥
亂反正之功也故七月陳王業孟子農桑之學所本
鴟鴞六篇勉後世周召處危疑當仍不失其聖則其
由亂而治由剝而復安在非周公之德音不瑕哉雖
然后非賢不乂賢非后不食使遽尾跋胡王心不悟
則四國是皇終不可得然則使周公進退有難而成
國家之大美者不可謂非成王也呂氏春秋分職篇
云使眾能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
主其主使之也風詩冠二南而首關雎殿豳而終狼
跋皆聖人精切之意所在傳特以公孫成王明之謂
撥亂反治之功只在於人主任賢無誤而以身任人
家國者可不
知所勉哉

鹿鳴之什故訓傳第十六 之什十[illegible]
別詩少可以同卷雅頌篇數多[illegible]
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illegible]

毛詩小雅 文選上林賦揜羣雅[illegible] 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困學紀聞注

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
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云然蓋以篇數言也

巴郡王劼讀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劼謹案風言化也雅言政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然則
政之小大先後非誦詩所宜講求者哉二南既以關
雎王臣之德化爲始則雅言政者莫先於鹿鳴之羣
臣嘉賓示我周行矣臣先勤勞於四牡之勞使臣者
見其事於皇皇者華之君遣使臣者見其德於宵雅肄
三官其始也所以垂教臣道於入官之始也臣道不
變於親舊觀常棣之燕兄弟者觀伐木之燕朋友故
舊者可不與羣臣嘉賓成其政以報其上乎則天保
有焉內事既治必備外防則采薇之遣戍役與出車
以勞還率杕杜以勤歸役恩禮同迺內修外攘三時
不害民和歲豐則魚麗萬物盛多可期矣家給人足
禮由此起則南陔白華華黍孝養宵豐可期矣然天
下之大非一二君子論道於朝廷之上所能數錫萬
邦也南有嘉魚樂與賢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南山
有臺樂得賢者得以之慶洋益四海於是王道可成
大平可致天地萬物無不由其道極其高大而各得
其宜焉故由庚崇丘由儀之盛由蓼蕭君子之澤被
於四海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有湛露以燕諸
矦有彤弓以錫有功諸矦復何水旱兵戈蔽國外忠
之有然非菁菁者莪之君子爲政國中長育人材天
下何由而喜樂之蘇軾歐陽公文集序曰自歐陽子
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
賢以犯顏強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
歐陽子之功爲多其言雖夸然義[illegible]書久材是爲有
臻合二南觀之盡鳴五篇[illegible]君之屢下[illegible]所謂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也於天保不徵王者見賢才有爲
卑之本卷耳之志能成樛木[illegible]之美而歸之采

蘋三篇治外漢廣汝墳所謂漸及於遠魚麗三笙詩備物孝養非麟趾之公子信厚敦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云樂者何樂得鵲巢采蘩之諸侯草蟲采蘋之大夫與召伯明教於甘棠行露也後三笙詩爲蓼蕭之澤被於四海亦羔羊至江有汜羣策羣力之驗使不得賢不與賢而諸侯非賢則教不明訟不理以禮自防之大夫不得進矣大夫非賢居無羔羊之正直出無殷其靁之勤勞則摽梅庶士不得及時小星卑賤不得盡其心而江有汜之不得禮遇者無悔過之望矣矣以成大平致由庚崇丘由儀萬物無不順成哉風言化者重其人雅言政者美其事可參觀也王湛露燕諸侯彤弓錫有功諸侯與野有死麕惡無禮何彼襛矣美肅雝之義反覆相成重以垂教忠貞維持諸侯放恣之樊足使後世人臣親疏遠邇迥翔審處於菁菁者莪君子能長育人材而天下喜樂之則王道乃成於騶虞之信應矣風化雅政同條共貫學於此者本末內外百事之是非四國之得失天心民命事變時宜罔不識微知著妙中經權何有於達政何有於專對哉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飲食並去聲篚匪○經曰嘉賓序曰羣臣謂羣臣皆嘉賓也經曰式燕序曰燕羣臣以詩爲燕飲作也周公相成王致大平制禮作樂爲此燕飲羣臣之樂歌訂經者取爲小雅之首以禮義垂臣教也周語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客合好此燕禮用幣之說也范補傳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遍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惟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幽苹平好呼報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吹笙鼓簧簧笙也吹笙則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 蓱本又作萍樂洛○苹蓱見召南采蘋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者申喻意以明正意賢否進退無不以其類相招呼也後世人主任進賢於不賢猶責呼鹿於犬不知小人相與惟利是圖愛惡反覆全無心肝毀綢亂政實由於此故言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明鹿鳴嘉賓無險陂私謂以其誠也正義謂鹿以同類猶君呼臣子非傳意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類必不謂君臣爲其羣也魏書裴安祖少聰慧年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觀此可知古義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者明爲有蓋之屬與筐筥不同鼓瑟吹笙承筐是將皆燕禮儀文周至行道明懇誠相招呼者惟能惠好其君示君以先王之至道日知錄曰君子不親貨賄束帛箋箋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達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册之間進自閭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荼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賄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呼毛恌他彫傚效

蒿菣也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 菣去刃愉他侯○蒿菣釋草文郭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德音聲也孔昭令聞廣譽施於身也箋視古示字恌愉愉即偷也左氏昭十年傳注示民不恌薄言可法傚也者明君子爲可則傚也則傚謂閭歷大君

子則做君子小人則做小人至於中人可爲君子可爲小人則因道之消長以爲躐歷而趨就之故叔季之人材每不能執守初心以就功名而當時亦不容以臭味羞池致攫成局爵位愈高詭隨愈熟以其所則做者皆爲不可則做者然也鹿鳴美嘉賓以君子是則是做勉其則做君子無或誤於小人內而周南之和摯有別外而召南之平均如一其爲所當則做以昭德音者乎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芩其今樂洛湛都南

芩草也湛樂之久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說文菳云黃菳芩云草也下引此詩則芩非今之黃芩矣正義引陸疏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熊朋來五經說鄉飲之文言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

三終間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眾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未有他樂也如熊氏說是歌鹿鳴時且無琴笙亦未入立於縣中然據詩言當時實兼有琴瑟笙簧豈儀禮之制更定於後歟湛樂之久樂久爲燕明篇義也夫不能致其樂四句爲心字作訓後世臣工能盡其心力於有事之日或寡則臣道之虧也何嘗燕樂有未備乎孔叢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牡茂后勞力報使所吏說悅○本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謂文王以率撫侯國朝聘乎紂故有侯國使臣往來其間文王勞之其後周公因作爲樂歌用示天下後世文王禮賢之政自如此者此作詩之事不入序而入傳傳不參序序有未詳傳以明之傳例也序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爲詩中之意不入傳而入序亦序傳互發之例所謂序傳相因不相襲如此既曰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則使臣之來其爲侯國率王事者來請命於周可知道路紆遠久役不歸故以周道倭遲將母來諗慰勞焉罷非對歸來人語編詩次於皇皇者華之前以四牡言使臣之事皇皇者華言使臣之德事輕爲先德重爲後非正義所謂先勞後遣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騑芳非倭本又作委於危盬古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騑騑行不止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

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思息嗣○賦也古者田車兵車乘車皆駕四馬四馬皆牡物色齊也殷之諸侯朝聘王都其使有不至於周者文王時皆來乘承周命其四牡之行不止於岐周之道則愈覺歷遠故以周道岐周之道倭遲歷遠之貌明之文王率諸侯六句補序作詩之事然非謂當文王之時卽作也文王先有其事周公後作此詩以爲法於天下後世故曰作樂以歌文王之道文王終身爲諸侯其道則臣道也王事商王之事思歸私恩靡盬公義皆爲傷悲作訓無私恩以下又申訓傷悲情思兼公私爲義卽以明詩教人臣率君之道也正義本誤作箋當依崔集註本作傳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嘽他丹駱洛

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不遑啓

處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喘川究亂力軋
跪求毀舍釋禰乃禮○馬勞則喘息明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啓跪釋言文處居坐也段氏說文注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郄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雅詩所謂啓處若蹲則足底箸地而下其雅聳其鄰日蹲若箕踞則雅箸席而伸其腳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左氏襄三十年傳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安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與傳意合正義引聘禮曰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厭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引以證不遑啓處爲言其使於本國時事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篇
鵻佳栩況甫

鵻夫不也將養也夫方于不方浮又作鳺鴀養以尙○鵻夫不釋鳥文郭注今鵓鳩也

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阮氏校勘記浮郎鵓字以翩翩之鵻飛於天而下集於栩喻言騑騑之使臣事於王而來於岐周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於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杞起
杞枸檵也枸苟檵計○載飛載止亦喻起事於王而止於周將母猶將父也重章以致殷勤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騶助
救駸楚金諗審

駸駸驟貌將母來諗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
而尊不至卒章念其自岐周以往猶不得畢役而歸用是作爲樂歌以勞來使臣養母是念之
情也來猶是也正義引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釋單言將母之義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使所吏○言君遣者明爲本國出使之臣非四牡勞來之外臣也遠而有光華者明皇皇者華乃言光華非謂草木之華也詩意君遣使送之以禮樂爲言使臣能使君國有光華於遠者在雖有中和而必咨於周曰諏曰謀曰度曰詢也遍篇皆贊譽使臣之詞所謂君臣相和厚正義以爲君勅之者非也學記曰宵雅肆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肆習也習宵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宴樂相勞來之詩習之所以勸入官之始取其上下相和厚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所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
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每雖
懷和也煌皇○賦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者明華爲光華高下以言遠近使命在途備有光華造專對未能則易其色矣故言無或易者道在於同行之衆雖有中和之德猶自懼不及於事也每雖懷和字詁王肅曰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內多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爲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是也箋改懷和爲懷私又改下傳中和爲忠信但下傳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申此靡及之義是爲不可改爾

我馬維驕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濡如朱諏子須
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說文馬高六尺爲驕箋如濡言
鮮澤也鮮澤亦光華也自此以下四章皆承上章靡及言乘此車馬馳驅原隰凡自以爲靡及者於是榮其忠信之忱以咨訪而善其事焉則爲諏也傳作字諏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明忠信爲

訪問之心訪問是致其忠信之事訪問於善者謂成其諏謀度詢之善是爲咨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其

如絲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爲謀

騏見秦小戎如絲言調忍也者淮南子修務訓高注如絲言調匀也咨事之難易爲謀者事之難易事之宜也文心雕龍周爰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烏毒度待洛

咨禮義所宜爲度

隰桑傳沃柔也咨禮義所宜爲度者詩志謀是就本事而籌畫度則因此推彼而偏計之諷爲虛中以聚人之言詢則從謀度後據成見而參其不遠也劉向說苑奉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曰調則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紘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曰明君之使人也任

之以事不制以詞遣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趙楚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亦謂當因其時而咨禮義之所宜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駰因詢旬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陰白雜毛曰駰釋畜文郭注陰淺黑今之泥驄親戚之謀爲詢者左傳國語亦云咨親爲詢謂咨其本國與出使之國親戚遠通之語也兼此五者以忠信爲周而訪問於善爲咨一也咨事爲諏二也咨事之難易爲謀三也咨禮義所宜爲度四也親戚之謀爲詢五也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合上文每懷靡及成於六德也孫毓詩評曰此傳上下說自相申成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蓋經文先言每懷靡及推靡及所以必兼此五者傳文總調兼此五者成於六德故又申言每雖懷和之義係論

是也箋於上既破懷和爲懷私於此乃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此本欲申傳而未細繹傳文不覺失之傳曰忠信爲周豈可改曰中和傳曰雖有中和豈可解爲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且經先言每懷靡及下言周咨其非得此五者而後自謂靡及明甚如鄭志言此中和卽周之忠信非指上每懷然則當自謂無所及亦非指上靡及乎左氏襄四年傳魯穆叔對晉侯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又魯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既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據此左傳不引每懷故曰五善國語兼引每懷故曰六德而以必咨於周爲一事則同也詩遂聞乃謂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諏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

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日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日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觀經文諏謀度詢四者乎列而皆日周爰咨周爰咨者卽左傳國語所謂必咨於周也必咨於周卽周爰咨例文左傳言咨則不言周國語言周則不言咨皆以之爲一事本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特分作字訓意亦以訪問必本於忠信爲一善故合之諏謀度詢爲兼此五者王說不顧念周爰咨一氣文義又不能體會本傳及春秋內外傳文義而誤於箋說強生分別曰五善無用六德無咨以致參差反謂傳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其視古人未免太淺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棣大計[illegible]范補傳周

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
詩蓋閔之也呂記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
周公之心也
劼謹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閲於牆外禦
其務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
柔天下也猶懼有外務扞禦務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亦云云者周公作詩召穆公意亦
云然也故言周公當周有懿德懷柔天下之時猶曰
莫如兄弟外禦其務而封建以親屏周是此詩作於
封建之時明矣原與周語所稱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閔於牆外禦其務者無或與故韋注國語云文公之
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
親兄弟後厲王無道燕兄弟之樂絕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修作常棣之歌以親
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九王矣又杜
注左傳云周厲王之時周德哀微兄弟道歎召穆公
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周公作詩召
公歌之故言亦云注體會傳文可謂精到後儒謂
此詩非周公作或謂召穆公
推周公之意而作者皆不然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五各段氏小學鄂字從口咢聲今詩作從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韡韋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今聞常棣之言爲今也 常棣棣釋木文
陸疏引說文曰自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
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
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
西多有之鄂即咢字俗作萼以常棣之華鄂鄂然而
外發有光明喻起兄弟之親怡怡而外形強盛也正
意即在喻中下文但申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正義
引王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喻兄弟能內睦外禦
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是也今聞常棣之
言爲今也者明作歌以垂訓後世欲後世子孫
以聞歌此樂之時爲今則孝弟之心油然生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裒薄侯

威畏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承上章莫如兄弟而言兄
弟之恩義篤死喪可畏怖之事惟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言人聚集於原隰者以原隰言兵役也求矣言求
兄弟也者明原隰之勞惟兄弟求兄弟與上死喪爲
二事何楷曰上章所請莫如兄弟於此兩者驗之莊
子山木篇以利合者廹窮禍患害相
棄也以天屬者廹窮禍患害相收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兄也永歎 脊井益令零亦作鶺鴒雝
如字兄也許放歎吐丹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急難言兄
弟之相救於急難兄茲永長也 搖遙又條照○脊令雝渠釋鳥文陸疏脊

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飛則鳴行則搖
不能自舍爾者漢書東方朔傳曰夜孳孳敏行而不
敢怠辟如鶺鴒飛且鳴矣顏注鶺鴒雍渠小青雀飛
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本傳爲說急難言兄弟之
相救於急難者明以脊令喻言兄弟相救急難難勤
苦不能自舍也承上文曰死喪日兵役日勤苦以次
等差莫不有待於兄弟之恩義爲良朋所不可及兄
茲段小篓引出車況瘁篓茲益憔悴戴東原日茲今
遍用滋說文茲草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詞意言不
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韋注國語云况益
也此與桑柔召旻傳今文尚書毋兄日則兄自無同
作兄是作况非段說是也按王鳳喈尚書後案正逸
篇無皇日今日耽樂注云皇石經作兄者兄古况字
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自之是皇
亦與况通詩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瞻兄斯引釋
文皆音况小雅常棣况也永歎釋文云或作兄是兄
况同也詩三處毛傳董云滋然則毋兄日者毋滋兪
日云云也偁孔作皇又則皇自敬德引疏云皇王
作况蔡石經亦作兄鄭從古文作皇與段說同

兄弟鬩于牆外御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鬩許歷御魚呂亦作禦務如字或作侮

鬩很也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烝塡戎相也很戶懇塡田又塵相息亮○承上章言兄弟恩義雖變不失所以爲朋友莫如也歐陽本義既言兄弟之相親又言雖有內鬩者外務猶共禦之王安石曰很於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烝塡釋言作烝塵釋文塡塵久也塡塵古音同箋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此章詞意即谷風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也從上章死喪兵役勤苦設到既平既安兄弟反不如友生蓋傷世之詞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者爲不如作訓不欲設壞朋友朋友原有如兄弟者朋友如尤弟義之充也兄弟不如朋友恩之薄也恩義平列其如不如天下後世況弟朋友自領會之正義引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偲偲勤兢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按論語馬注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儐賓去聲飫於慮樂洛孺如具本亦作孺

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九族會曰具孺屬

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此爲觀兄弟不如友生者當前指點言極人生飲酒之盛與如飫禮者可以爲樂矣然不如兄弟之燕和樂且孺焉飫私釋言文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申傳意對公故言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者周語夫王公諸侯之飫也將以

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章注立成不坐也不坐故不脫屨升堂詩本爲燕兄弟而言雖飫禮不若此樂傳特以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以別白之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區別甚明正義乃謂此詩飫燕雜陳後儒又謂燕飫一事是皆不能體會傳意九族會曰具舊作九族會曰和和樂常義不容別釋其爲具字作訓無疑傳寫之誤也孺屬釋言文史記畱侯世家以若屬取天下之屬等倫也等倫之親無文故以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申足孺屬之義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許急湛啓南

翕合也又以妻子之好合比兄弟之和樂言不若也說文好云愛而不釋也箋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翕合釋詁文亦謂九族會具鹿鳴傳湛樂之久蘇詩傳妻子以好合爾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爾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蘇氏兄弟最和樂故能認得如此親切後人未必解此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讀奴亶都但

帑子也究深圖謀亶信也總上文孔懷求矣急難而言宜宜室家者見室家不可無兄弟也總上文永歎兼戎且孺且湛而言樂樂妻帑者見妻帑亦不得如兄弟況朋友又不得如妻帑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如此苟於常棣之詩深謀之其信然否詩志凡令之人自莫如兄弟何待別白覺周公爲多事必待別白之又反覆別白之又望人之圖究之世道人心有不可問者矣且莫如兄弟原不在喪求急難宜室家樂妻帑上見此亦衰世之言也嗟乎范氏此言豈知常棣廢而兄弟缺有求如詩言而不可得者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正義本亦三章誤作六章始於唐石經今據傳正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刪

同類之稱友爲同事之名故舊先世之親賢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明人臣爲君之所須以成其政也眞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其爲君之所求者顧可不盡其道以負朋友相須之義哉言民之德歸厚者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今常棣伐木之燕旣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爲君者己克盡君道矣而爲之臣者當何如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丁陟耕嚶於耕相息亮矧尸忍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與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況也嚶嚶

驚懼也王肅曰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者蓋以驚而相命爲友道乃推箋意申傳箋云嚶嚶兩鳥聲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申喻意以明正意人不可不求友也終旣也燕樂朋友笙簧旨酒旣極和平則神且來聽王總聞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咸動蓋言燕樂之事起下二章也歸田東京賦以驚鳴爲嚶嚶不必以嚶嚶爲鶯後人治白六帖類入鶯門中相城徐楞亭詩經廣韻乃二嚶其鳴句乃承上文申言嚶嚶和鳴之鳥爲鸎也此嚶字宜爲鸎不知上文嚶嚶但言兩鳥鳴此申言其鳴之嚶嚶者爲求友也嚶字中實兼嚶嚶二字皆肎爲鸎耶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旣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許呼古釃所宜又去聲藇敘羜直呂於烏[illegible]所懈埽素報

許許柿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無也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柿孚廢藪素口湑思敘○

許許柿貌柿同林說文柿云削木札樸也晉書王濬伐吳造船木柿蔽江而下字又借作肺史記惠景間族者年表序云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肺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此亦以柿貌明驗意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段小箋引正義云藪草也按說文漉釃酒也湑茜酒也茜者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茜然則正義釋藪爲草是矣漉湑者或用筐或

用草此言釃是以筐下言湑是以草藇美貌使其酒藇然而美也羜未成羊釋畜文郭注今俗呼五月羔爲羜肥羜肥牡只是言微不惟非體舊亦非折俎故以未成羊明之速召也天子謂同姓諸侯四句爲諸父諸舅作訓國君友其賢臣二句因天子而雖言之依序作訓以明經義教國君大夫士無不當進其賢也我我王也弗顧不顧念宗親於歎美詞箋粲然已灑埽矣圓曰簋說文簋云黍稷方器也簋云黍稷圓器也與此不同天子八簋劉羹曰簋入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酒埽粲然酒食具備寧可召之適自不來無使我有不顧念之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乾干餱侯湑本又作醑思敘酤戶蹲七旬

衍美貌餱食也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蹲舞貌有[illegible]

箋陳列貌無遠所謂兄弟既具也此兄弟泛指朋友故舊非常棣九屬之親失德箋謂見諭諸也言民被誥訓尚以乾餱之細獲愆過於人湑茜之也者釋文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芧泲之而去其糟也酤一宿酒說文醴云酒一宿孰也湑致其絜酤欲其速蘇詩傳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謔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詞也鼓舞極言其盛迨及也箋及今閑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徐聖期日飲乘於暇既不拘好會燕饗之常亦不廢湛朝攷政之期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報下以同胡雅上時亮能下戶祿○報旒報也下下禮下也總鹿鳴至伐木五篇而揭其義日君能禮其下將以成其政也臣必能成其政以歸美於上乃爲有以報其上焉經文所言皆政成民安歸美於上之詞所以爲報

劫謹案正義以報爲荅和詩歌曰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不知樂歌既同作於周公以備典禮非風詩變詩采自輶軒者所同則此篇與上五篇必計議而爲之矣獨是皋禹廣歌於神人以和之後以明庶政屢省乃成猶明良叢脽勸戒相因爲後世拜獻頌不怠規之則何有於鋪張揚厲如天保六章者乎或者曰鹿鳴五篇君以禮下成其政則得禮之臣不可不勉自在其中天保以政成歸美則上之不能禮下以成其政而無美可歸者亦可以鑒矣然正不謂此也夫惟乘時之彥化美政成詩教所重故恭己垂裳無爲而治孔之贊舜何嘗專以地平天成責難於一人哉後世自荀之臣不知歸美報上之義高爵厚祿以爲賓格所臻黨援所遺而坐視夫內憂外患分任無人至令其上畏爲君之難視學術爲不足重於是上下之間以勢相要以爲相勝忠禮不爭萬事以墮咎在臣不在君也序天保者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雖能以教不能似兼君臣爲說然曰下報上也義自重於垂教臣工能成其政則能報其上不能成其政則不能報其上其君之不能禮下以成其政而無美可歸者猶爲此詩第二義夫何嫌於鋪張揚厲者乎讀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乃覺天保之詩人歸美猶有未盡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俾必以單都但除平去二聲同義

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厚也除開也庶衆也賦也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者尊敬之義箋保安爾女王也言天之安定女者亦甚堅矣亦者已事之詞所以保定之期者都在下文首以孔固領起王者得賢臣則福祿可期於堅固也單信也或曰厚也段小箋謂以單爲亶之假借釋詁亶信也又亶厚也信厚謂眞實云厚厚者翁氏附記猶敦厚博厚相連成義作兩訓者明得賢才必敦厚必眞實方是賢不是色除訓開前濆書田紛傳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注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何福不除亦謂除去舊福就新福也多益以庶言賢才善政陳際

泰曰天之福人主必陰其權而若人事自致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戩子淺

戩福穀祿罄盡也俾爾戩穀箋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罄無不宜舉事盡得其宜請能成其政也受天百祿宜與共天祿也降爾遐福無遠弗屆也維日不足日益不足也政成於近而孔被於遠竭書曰允升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阜房九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興盛也無不盛者就天時國勢士氣民風說言廣厚也蓋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地文莊子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是
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人君之福莫大於得其人卑
厚賢才之本卽萬覃后妃之本也何福不除樛木逮
下之福履也以莫不庶周南之化始基於螽斯子孫
衆多也蓄無不宜桃夭宜室宜家皆后妃之美化也
遐福者漢之廣也日不足者江之永也以莫不與可
期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故五如之祝莫譬彤容雖
山阜岡陵方且
巒長而增高焉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 蠲古元饎尺志禴本 又作礿餘若祠詞絲
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公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
所以象神卜予也 予與○上言政成之福由於賢此 下言進賢而官備祭則受福也吉

毛詩讀卷十六 鹿鳴 十六

善蠲絜王安石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
濯之絜春日祠四句釋天文禴作礿孫注祠之言食
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嘗云
祠禴嘗烝便文頌句日禴祠烝嘗爾又禘祫志云王
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禘秋日嘗
冬日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
禘之名以春禴嘗之更名春日祠而以禘爲大祭又
名日祫嘗頌閟宮傳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嘗
唯天子兼之此不及禘祫言時祭也公事謂以四時
之祭往事先王也箋易傳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稽古編書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
稱先王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王蓋以上傳義不必易是
也君訓先君申之曰尸所以象神段小箋著此句者
明其詞出於尸也箋申傳日尸嘏主人傳神詞是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弔都歷詒 以之徧遐
弔至也詒遺也質成也百姓百官族姓也 遺唯季○ 箋餘天非

蒼碧神非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神來一呼一吸
其惠如書古之至人無刻不與天游與神處後世送
以爲不可知之事爾然則非天與神福君以君自福
君也推其本而進之爲詩人忠愛之意質成民事成
也治民之政成於日用飲食者康衢擊壤歌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
哉左氏桓六年傳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此言祭則受福而因及成民之事黎衆也百姓百官
族姓者載震詩攷正引章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
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
言百姓皆此義古者民無姓有土有爵乃得賜姓政
成於民豈一手足之勤故徧爲爾德者皆羣衆官勵
之
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騫起 虔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騫虧也

毛詩讀卷十六 鹿鳴 十九

恆弦者說文恆古文作二中月本以月爲義二爲上
下是兼上下弦爲義故訓弦也升訓出申之日言俱
進也者明恆弦比升出爲上弦也箋申傳日月上弦
而就盈日始出面哉明是也松柏以茂盛而庶類仰
承於其下與月之哲日之升南山之壽同言可久前
三章謂進賢立政積小以高大如山阜岡陵川至而
云以莫不增卽猶有待於增如周南之必推及於召
南也後三章於奉宗神享見備官徧德有以賤鵲巢
至江有氾之庶位惟賢則詒爾多福者乃如日月南
山松柏之愆久無疆矣夫可大可久之業莫非一人
之慶故日無不爾或承如仰承於松柏焉周官
篇日六服羣辟同不承德是爲歸美以報其上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薇微昆本又作混 玁險本或作獫允

本亦作狁難乃旦將子亮率所類本亦作帥勞力報
還旋杕大計○采薇出車杕杜三篇皆文王時所歌
周公制作時因訂以爲遣戍勞還勤歸之樂章義屬
治外故次天保篇後序特以作詩之事明之或謂常
棣是周公作則以後皆非文王之詩或謂此篇既爲
文王詩則前此爲文王詩可知皆不審訂經垂教之
義者稽古編云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
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是也逸周書序曰文
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姜
廣義周世居戎狄之間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
伐周弑幽王者也其北爲獫狁獯師古曰薰鬻獫狁
匈奴別號即前此追逐大王以還岐者也箋天子殷
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
役槷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此與出車五
言獫允唯一云西戎者程伯洊日用師專在獫允而
西戎不兵自服正義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
陳其
勤苦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獫

允之故不遑啓居獫允之故 莫暮本或作暮

薇菜作生也獫允北狄也 賦也薇菜見草蟲作生者明仲春薇生爲遣戍之時歲莫猶言歲晚約暑歸期久遠不免經歷歲時黃佐以薇生爲今年春歲莫爲明年冬程頤謂戍役兩朞而還如宋之防秋皆不然也靡室靡家不得顧念室家之事獫允北狄箋皆匈奴也啓居見四牡首章言遣戍出於不得已故重言獫允之故嚴緝獫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托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喻爾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始生也聘問也 柔始生箋柔謂脆脆之時憂者憂其歸期將晚烈烈憂貌正義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定止也通下章皆言遣戍之情謂我尚未得止於戍所無人使歸問言家事所以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少而剛也陽歷陽月也疚病來至也 少而剛者由初生而柔至於堅強陽歷陽月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中傳意約署歸期須經歷十月也十月即歲莫啓處猶啓居也以王事不可不堅固啓處不遑未免憂心道路甚病不得至於戍所箋我戍役自我也通篇皆設爲戍役之詞故鄭統前後我字明篇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常常棣見常棣路路車也此與下章皆言戍所之事故曰豈敢止而居安猶期一月之中三有勝功則役者豈不更勞箋君子將率也定止也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正義引左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殺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三者之外仍有攻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戒獫允孔棘 騤騤求龜腓符非弭彌氏

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可以解

紛者魚服魚皮也 紛計又結本又作紛○此承上戒車而示以上下之分勉其有勇知方也腓辟生民篇牛羊腓字之訓同四月篇百卉具腓訓病乃又義也說辟訓者多誤作避不知即左右厥辟之辟君也主也言此四牡之車爲君子所憑依者即小人所君而主之者也當祇承而防衛之翼翼

閑諳習也象弭弓反末也可以解紛者謂弛弓而其末可用正義引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注緣謂繫束而漆之又無緣者謂之弭注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亦謂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弛則繩索有結可用以解說文弭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魚服魚皮姚炳詩識名解引羅端良云世所謂沙魚是也箋服矢服也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卽是日相戒警之事言豈不者正勉諭之詞玁允孔急所以作其氣而用之箋棘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雨于付

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卒章想像其歸來時情事楊柳蒲柳釋木云楊蒲柳依依人情也霏霏甚遲遲長遠皆就人意中言之以明歸路之飢渴較昔往時爲尤甚輔廣曰上之人旣已述其情如此則知之可謂盡矣猶曰莫知我哀可見體悉之心無有極也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爲莫知我哀作訓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還旋○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難乃旦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于牧地也僕夫御夫也 賦也時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殷王以玁允西戎之難屬之文王因以王命命南仲率師于襄玁允薄伐西戎於其事定而還作詩勞之而追述其始事以爲賦我我文王也出車就馬于牧地也者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郊外曰牧僕夫御夫謂戎僕也言有召我來於天子之所者我則出車於牧以就馬召僕夫速爲之載以王事多難當急往以承命令焉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旐兆旄毛旟餘旆蒲貝悄七小

龜蛇曰旐干旄鳥隼曰旟旐旆旆垂貌 次章述命將始事受殷王之命歸而出車于郊設旐建旄以命將也無羊傳旐旟所以聚衆也旄訓干旄明注旄於干首旐旟同劉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胡不旆旆言旆旆也段小箋疉字則爲旆垂貌單言旆則爾雅云繼旐曰旆悄悄憂貌以出師之故憂心悄悄然況古作兄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英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允于襄 英英本亦作央襄本或作攘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英英鮮明也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此章陳其職勞王殷王明文王以諸侯爲臣也南仲文王之屬明南仲雖文王之屬而命將則出自殷王也往城于方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正義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北方今楡林寧夏等府地古近玁允之國我我南仲也申言天子命我以襄徐玁允爲南仲赫赫之功如日此將軍之力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雨于付

塗凍釋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此言其役久懷歸黍稷方華箋朔方之地六月時夏小正正月凍塗傳凍塗者凍下而澤

上多也此訓塗爲凍釋是兼雨雪之詞明爲次年春也田間詩學曰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序其來也雨雪載塗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二篇非一時之作後王以爲皆宴勞之事因其詩而分別用之爾然玁允西戎非一地城方襄夷非一事師行往來豈可以一時計之則或以爲出壘征伐玁允或以爲自朔方往伐西戎皆不爲無見大概謂其奔命勤勞也簡書戒命也者謂天子命我策命臨遣之詞本義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申言簡書又義推廣言之傳每有此例左氏閔元年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乃引用又義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喓於遙趯吐歷蟲終○此言其室家思念草蟲阜螽見召南草蟲篇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室家之思見君子而言其不知赫赫南仲方薄伐西戎猶勤

勞未已也薄詞西戎昆夷緜之混夷文王時西距昆夷北備玁允出車命將自兼玁允昆夷二事詩分言之詞有詳畧爾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允于夷

卉許貴祁巨移訊信

卉草也訊詞也夷平也

卒章正言還師時事倉庚采蘩見豳風七月篇箋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正月傳訊問也此爲當問而聽其詞者故曰訊詞也獲馘也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獲馘一聲之轉醜類也執其當問詞者獲其種類之不服者夷平平定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玁允者玁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還旋○箋役戍役也嚴緝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惻之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華板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者申喻意以明正意採下章憂我父母爲詞故曰不得盡其天性箋嗣續也我我行役者續嗣其行役之日言勞苦無休息也日月陽止十月爲陽月日爲陽月之日女心傷悲以征夫歲晚無閒暇遑不遑也不遑謂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也

葉萋猶實睆亦爲得時蕃滋之喻無實先葉後葉先實後之分卉木萋止則在日月陽止之後時也此言歸是不歸與上言遑爲不遑同一句義故以室家踰時則思也明之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幝尺善又勑丹痯古緩

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罷皮○杞枸杞蘇頌圖經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以陟山采杞引起于役者之憂父母也嚴緝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此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華谷蓋不知此詩每章前四句皆是上體恤其下之詞後三句乃推言其室家之思念也檀車役車卬戎車說文幝云車敝貌痯痯罷貌罷病也不遠遠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疚居又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也邇近也匪非載事也疚病既非役事未畢又不見其來已令室家憂心甚病矣況以期過而不至憂疑愈多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爲期逝作義訓明上之曲體其情也王炎曰而多爲恤飢渴賦疾病歟死傷歟何期逝不至也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爾按傳會人占之本承偕止作訓箋合言於繇乃申傳非易傳孔穎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亼云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麗力馳上時掌逸本或作佚樂洛○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始於憂勤言其心也終於逸樂言其效也嚴緝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於逸樂爲後序衍說足開後世人主急政之漸然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是西京已用此序矣蓋推明進賢以致民安物阜之效故書傳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此謂逸樂卽南山有臺之德音是茂萬壽無疆保艾爾後也若疑其開逸樂之漸則言髦期倦於勤者其書不更可疑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罶柳鱨常鯊沙

魚麗于罶鱨鯊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無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偃塞庶人不總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鮀待何槃蒲卜芟删豺仕皆獺勑鎋漁一本作魰同魚罻畏麛亾兮卵魯短塞蘇代又新勒罟古○賦也麗歷釋言歷傳也傳著之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者梁笱非一物而相爲用曲薄也梁水偃也獻人注鄭司農曰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梁以絕水過魚使入笱者笱以承梁而取魚者梁與笱不皆以曲薄爲之惟以曲薄爲梁以笱承之則謂之寡婦之笱是寡婦之笱以曲梁爲名故釋器亦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鱨楊正義云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疏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

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注今吹沙也陸疏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四句明以魚罶之衆多見凡物無不衆多爲君子有酒旨且多作訓旨美也李集解君子爲酒醴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又陳古者畋漁山澤之法度至於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者明衆物所以無不多之故正義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暴風謂十月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枝折葉隕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祭其魚以祭先然後捕魚爾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有二時祭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月令孟秋鷹乃祭鳥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雖田獵不得罔之使匝恐盡物也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以下彼自諸侯以下各

爲等殺所以不同士不假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雨邊不得當中皆假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總罟謂罟日不得總之使小必四寸始得入澤梁不使小魚不得過也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段小箋古然焉通用字得其所然猶得其所焉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鱧禮

鱧鯇也鯇䟽○鱧鯇釋魚文舍人曰鱧名鯇孫炎亦謂鱧鯇一魚獨郭注分爲二魚以鱧爲鮦以鯇爲今鯶魚似鱒而大詩正義誤從之邵晉涵爾雅正義亦爲之說曰或疑爾雅單列六物與前後訓釋之體不符按荀子正名篇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單物之單也兼復名也良以此六物人所易喻故爾雅單舉之無俟兼名訓釋邵說非是此六魚未必皆人所易喻且鱧體音同物異更不宜不爲作釋況爾雅爲訓釋而作無俟訓釋卽無庸備列矣羅雅翼鱧魚圓長而斑頟有七點作北斗之象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鰋偃

鰋鮎也鮎乃兼○鰋鮎釋魚文稽古編引爾雅云鰋鮎孫炎以爲一魚說文鮎亦訓鰋而鰋卽鰋之重惟郭璞分爲二云鰋今額白魚鮎別名鯷本草綱目列鯷魚之名曰鯷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是鰋鮎直爲一魚矣郭氏分其所不當分也陳說是也廣雅云鯷鰋鮎也羅雅翼鰋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一名鰋魚善登竹以口銜葉而躍於竹上大抵能登高其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愈高遠而未止諺曰鮎魚上竹謂是故也詩經通解有者無一不備而多又不足言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以下三章次第承上三章爲言惟上章末句不專言魚酒故爲凡物凡物所以無不多者維其有賢臣能審法度無彌槩侵陵庶物者所以上下有嘉德無違心而庶物乃而成不遺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旨者多且旨也偕古通作皆荀子大畧篇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旨非禮也亦以時宜敬交驩欣言朝廷皆循法度則禮意益於玉帛之外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有者旨且有也說苑辨物篇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與本傳取之以時合皆謂其有法度也六月序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詞段小箋此七字毛公所著劫譔案說笙詩者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爾陸釋文孔正義皆無異說自劉原父謂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亾其詞非亾失之亾乃本無也因令笙詩有無至今訖無定論惟三百十一篇皆作者自爲名未有其詩名於何始六義以詩別也既無其詞義何由見儀禮注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疏云堂上歌者不亾堂下笙者卽亾皆謂先有詩而後亾失非本無也樂歌之事有歌而以器應之者有不歌而以器寫之者然不歌而器始亦必依永於詞後則傳習其聲所以其詞易亾其詞雖亾而其義自存也雅頌各得其所不必繫六詩之存亾孔子刪詩時當已只存其義但借其義明詩教故不入於什中鄭謂毛公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爾而下非孔子之舊殆不然觀魚麗殿鹿鳴之什南陔白華華黍列於後六月序本如此豈可謂孔子之舊有以異乎其由庚崇丘由儀之序與詩篇第不合者推究廢失但明漸積之弊而篇第則別具精義責成後賢若可任意推改何南陔三序不置魚麗之前由庚三序不置華黍之後蓋訂經垂發不同樂諸什第亦大事也毛公於經從不破字何容推改什首謂有其義而亾其詞毛公所著則有之矣鄭氏於此三序旣云孔子論詩時俱在篇第當在於此若非不歌而笙不入什中何爲當在於此乎何又云推改什首遂通爾而下非孔子之舊豈以

上魚麗在什末爲孔子之舊而下南有嘉魚爲什首乃非舊乎讀箋者所以有貴乎裁別也

卷十六終

南有嘉魚之什故訓傳第十七　毛詩小雅

巴郡王劼讀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劼謹案稽古編云小雅次什之首至朱儒而爾更不數六𠃊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以白華爲什首乃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必據此以定詩則閟歌之後尙有合樂三終所奏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亦當移置二南於小雅後乎嚴氏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陳說是也且必據儀禮則南陔等篇更當升於常棣伐木之前而後可困學紀聞引張揖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是無笙詩六篇乃合其數則蘇說亦不可從今南有嘉魚以下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末什大雅及頌皆然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大平君子卽鹿鳴燕樂之嘉賓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致魚麗之美南陔白華華黍之盛是爲大平矣然四國悠遠未必共此太平則嘉賓者更當至誠無僞樂與諸侯大夫之賢者共推暨其美盛焉虞書臯陶謨日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所謂樂與賢者共之如此釋文不知正雅如二南編訂具有精意而強從曲說謂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並𠃊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大抵誤與變風變雅同以時爲序爾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罩張敎 樂洛

南有嘉魚南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籗也 籗助角 ○比也

以君子有酒式燕以樂取譬於南有嘉魚罩取者衆
烝衆也李集解據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謂
在漢中沔陽縣嘉乃魚名也然傳曰南江漢之間魚
所產也則非謂丙穴嘉魚可知又曰罩罩篧也更非
取魚於丙穴之具矣釋器篧謂之罩李注罩篧編細竹
以爲罩捕魚也孫注今楚篧也言罩罩者以罩罩魚
之謂傳釋其物經言其用箋疏舊說以嘉魚喻賢以
罩魚喻與賢則有酒爲推言與賢之事當爲興傳不
言興可知以有魚
喻有酒爲比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汕所諫衎苦旦

汕汕樔也衎樂也樔側交○釋器樔謂之汕孫注今之撩罟也蘇轍欒城集車浮詩序
云結木爲巢承之以簣沈之水中以浮識其
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謂汕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周南樛木傳木下曲曰樛此以木枝

下曲甘瓠上附喻起君子至誠與賢正意卽在喻中與上二章有魚比有酒不同故爲興也箋綏安也與
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以我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鵻隹

鵻壹宿之鳥鵻壹宿之鳥箋壹意於所宿之木也此統前章爲興以專壹之鳥羣衆宜來喻
起賢才來從者衆亦正意卽在喻中於此烝然爲喻
賢可見前章烝然不喻君子又無已也式燕又思迨
我暇矣飲此
湑矣之謂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

上篇與賢言上位之逮下此篇得賢言在位無憸人
范補傳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
爲用也然非君子在上位不能至誠與賢非有至誠
與賢不免所得非賢故郅隆之世妨賢病國者不容
於朝險詖私謁者不倖於位然後
得人之慶臻而大平之基可立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基本
也臺夫須釋草文陸疏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雨是也萊草草名
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兖州
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譙沛人謂雞蘇爲萊玉篇廣
韻並云萊藜草也藜來一聲之轉以有臺有萊喻起
有賢正意卽在喻中故下言天下樂此君子君子斥
賢者爲邦家之本得壽考之福皆天下樂而頌祝之
如此左氏昭十三年傳同盟於平邱子產爭承自日
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亦謂子產爲君子後學以萬壽字疑非祝
賓之詞乃謂君子爲王者劉瑾曰古人簡質如士冠

禮祝詞亦云眉壽萬年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
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自祝之詞則此詩以萬壽
祝賓庸
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君子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故天下樂此君子增邦家之榮曜無
疆猶無
期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杞枸檵見鄭將仲子注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引詩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德音令聞也箋已止也德
音不止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栲考杻女九

栲山栲也杻檍也眉壽秀眉也栲勑居檍億○栲山栲杻檍見唐山有樞
注眉壽秀眉朱公遷曰秀眉眉有秀毛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爲壽徵胡不眉壽言必得其壽也茂美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枸俱甫楰庾耇苟艾五蓋又刈
枸枳枸楰鼠梓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枳諸氏枸枳
枸崔豹古今注作枳椇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子在實外味甘美如錫蜜今名拐棗楰鼠梓釋木文郭注楸屬也陸疏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耇老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注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注耇面凍梨色如浮垢保艾爾後言能保我子孫黎民段小箋依傳經文當作艾保爾後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詞得由其道者順其生遂之道三時不害也得極其高大者充其形體之盛取之以時也各得其宜者適其用之宜無不得其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正義引爾雅注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海之言晦晦暗於禮儀也職方氏及布憲注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則爾雅本有兩文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爾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詩言諸侯來朝被王恩澤之事訂經者以爲建賢治安四海之功故序者曰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湑息敘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寫輸寫其心也蕭蒿釋草云蕭萩也郭注即蒿也嚴緝蒿總名蕭卽蒿之香者也以長大之蕭承湑露喻起四海諸侯之被恩澤正意卽在喻中小雅之正皆周公所定之樂歌以爲天下後世法則蓼蕭亦主人用以頌賓者君子自是諸侯前後各篇君子皆不斥王寫輸寫其心也者明王者輸寫其求治之心也燕安也譽豫通釋言豫樂也蘇詩傳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笑語而安是以有君臣相悅樂之盛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瀼如洋
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龍寵古今字承上章王者求治之心既見能治其國之諸侯卽有寵光之被者以其德不爽也其德不爽則宜壽考且不忘於後世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泥乃禮豈開在本亦作愷弟本亦作悌
泥泥霑濡也豈樂也弟易也宜兄宜弟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也樂洛易夷豉○泥泥霑濡亦露貌豈樂弟易並釋詁文言四國皆安其樂易是以宜爲兄宜爲弟此箋孔甚燕安不誤其首章云天子與之燕乃誤也嚴緝因其首章之誤輒欲改此甚爲盛以就燕饗之說則更謬矣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也者明四國諸侯之爲弟兄者無不相宜則其令德可期不忘於既壽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攸條一作鞗
濃濃厚貌鞗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

曰和在鑣曰鸞段小箋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鋚勒說文曰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鋚也韓奕鞹以爲鞃淺以爲幭鋚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爲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鶬鶬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攸轡也係淺人删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今正蓋毛多古文以攸革爲鋚勒爾段說是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陸佃曰青鳳爲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鑣馬勒旁鐵也雝雝和鸞聲也箋攸所也被此龍光燕譽而歸則治平之福君臣所同鄭蓋以末章言攸華和鸞故知爲受龍光燕譽而歸矣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注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直減○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是也其於經二章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三章云杞棘喻異姓諸侯四章云桐椅喻二王之後者則鑿矣使果如此分別諸侯未必偕來與燕之時將分章以爲樂乎抑合而歌之歟恐分合皆成衍文不足達主人之誠懇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晞希厭於鹽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不醉無歸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渫息列○以湛湛引起厭厭詞與一例申之曰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者明喻意引起註意燕待醉而出也夜飲燕私正義引楚茨備言燕私傳云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畱而盡私恩之義故曰燕私也然詩特詠王者殷勤之意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非謂實有其事故引舊說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之語爲不醉無歸義證非爲經文作訓渫慢也渫宗謂渫慢宗子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在宗夜飲必於宗室此亦以爾在宇作詞與天子燕諸侯不於宗室云夜飲必於宗室者明經文夜飲非實事特況其意之殷勤有如此故曰必於宗室稽古編據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而言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爾然天子燕禮雖無可考而諸侯燕在路寢禮有明文豈天子燕諸侯在廟後之寢室乎陳說誤矣載始考成也言如得在宗廟始得成此夜飲之燕私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以湛露喻主德杞棘喻賢才而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顯允明允也君子諸侯令德德將無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椅於宜

離離垂也桐椅見定之方中以桐椅之實離離喻起君子之有令儀賓之初筵篇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徒冬○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正義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又曰敵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諸侯於是討王之所恨者爲肆敵而伐之旣勝賜之弓矢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

朝饗之　弨昭尺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貺賜也　式弛　氏○荀子大畧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雕弓亦朱彤弓亦朱彤弓不雕故云朱弓也以講德習射者射以講德則非田獵征伐之用矣弨弛貌弛不張也賜弓不張受言者諸侯受彤弓於天子則言我當藏之以示子孫左氏襄八年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是也我詩人我王者貺之言中心者子懋乃勤嘉乃丕績之謂大司樂職大饗用鐘鼓劉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何楷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饗一朝猶早朝也首章總領後二章申成其義載櫜即藏之之事喜好即貺之之心右醻即饗之之禮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喜樂也右勸也　載載以歸者歸而藏之也喜樂樂其有功而嘉既之也右勸我小饗此謂右卽侑之假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淒安賓也知饗禮亦有侑幣者左氏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諸賜玉五瑴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凡以宥爲侑之假借杜注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悉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故曰勸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櫜古刀好呼報醻市由

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　韜吐刀說悅○櫜韜韜而藏之也好說說而貺之也醻報

釋言云侑報也此醻訓報明與侑勸同義謂醻幣也知饗禮有醻幣者胡後箋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醻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醻幣之證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醻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卽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飾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醻則此詩右之醻之卽饗時之侑幣醻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壘莊此說足辨何楷牽合食禮之誤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子丁莪五何長張丈○正大雅之末綠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此正小雅末篇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皆訂經本義但卷阿戒王臣以求賢此則敎賢臣以育材也育材是作育於平日求賢是甄拔於臨時君子卽鹿鳴燕樂之嘉賓長育人材者謂求之必以其賓用之不違其才而又不激成其禍端不掣肘

其善政不抑揚其功罪不顚倒其是非養其氣以風其同無謂屈斯一人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然後禮樂兵農愼簡不匱巨細無怨咨之事綏急有可恃之人故詩人述天下之情而詠歌之序以爲樂育材也前十五篇並六笙詩義莫非長育人材之事然猶懼與賢或有未誠得賢或有未正則必以天下之喜樂爲與賢得賢之實驗所以垂戒後世以色取行違爲賢雖天下痛哭而不知其非者此鹿鳴之應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服注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爲正小雅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莪蘿釋草文又申之曰蒿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者申喻意以明正意據傳文則君子不可以爲賢才明矣此能長育人材之君子謂非鹿鳴燕樂之嘉賓而何既見天下善得見之

也樂且有儀樂其能長育人材於禮儀也苟朝廷長
育區區於舉核黜陟之間將令天下之人材泛泛於
貢格攀援之際典章陽具廉恥消消特由無禮儀
之眞意以將爾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喜樂也小渚曰沚馮名物疏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
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我我天
下喜樂天下喜樂之依序作訓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錫我百朋言天下受益於長育之人材
者多也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五
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
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
而不成貝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
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說文古者貨
貝而寶龜段注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爲一
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爲公

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幺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
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
雅之十龜未嘗
用莽畝法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爲汎汎作訓箋舟者
沈物亦載浮物亦載乃訓載沈載浮以中傳也此章
以舟載之浮沈喻起人材之浮沈而言有待於長育
之君子可見序言長育人材非特教學冏人而已乃
求賢審官之謂嚴緝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
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
歸或成或壞未可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
之則人材皆可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
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
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隊同墜○北伐宣王命吉甫伐
玁允北狄也據竹書紀年爲宣

王五年事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而采薇之作
焉爲正雅六月乃爲雅之變者文王之時雖商道衰
微玁允孔棘然文王以小雅之政正之故征伐亦可
爲天下後世法至宣王承夷厲之後四夷背叛待命
將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而小雅之政盡廢豈得與鹿
鳴和樂之世于
襄于夷者比哉

劼謹案六月首變小雅而汎敘正詩之事者正義云
此二十二篇小雅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
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四夷不守四方
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
爲廢小雅故也故博而詳之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
示法也然則行其事與廢而不行之節次非正變相
因者予此序與正經篇第有不同何也蓋行言其效
廢言其獘效可類推獘由漸積故魚麗之物育於法
度則孝養備見於時和歲豐而南陔白華華黍皆以
其類從焉然法度當由國以及天下則南有嘉魚之
賢不可不樂與矣則南山有臺之賢不可不樂得矣
有賢以立太平之基斯有政以遂萬物之性由庚崇

上由儀皆類聚於得賢之後此效之所可類推者及其廢也則不然既得非其賢矣其不與賢不得賢何待漸積言哉然莫不始於至道無閒鹿鳴廢而有君無臣則和樂缺矣和樂缺由於君臣缺矣君臣缺由於忠信缺矣忠信必先於兄弟朋友而後獻於君者也忠信缺則兄弟缺矣則朋友缺矣君臣者所以同福祿也無臣之國則福祿缺矣福祿始於憂勤福祿缺則由於征伐缺矣征伐不明則由於功力缺矣功力不振則由於師衆缺矣師衆不輯則由於法度缺矣法度不修則由於孝友缺矣孝友不勸則由於廉恥缺矣廉恥不生則由於蓄積缺矣蓄積之缺倉廩爲輕華黍之廢同兼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爲義由庚序云萬物得由其道也此云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者亦謂萬物統於陰陽陰陽賊乎邪正是非明晦消長而聚於仁賢發爲政事其得失之機皆上應鹿鳴下應菁菁者莪序詩者知華黍由庚爲人與政之所兼乃上推下究之所際故變其文於陰陽之失始不云缺矣於是陰陽失則邪正爭是非紊而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下不得其所則萬物不遂矣萬物不遂則爲國之基隊矣爲國之基隊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失其道理云者由儀由庚同乎非然也陰陽以氣機言萬物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與焉故萬物失道則恩澤乖恩澤乖則萬國離萬國離則諸夏衰衰則禮義政教盡廢於無長育人材之君子矣非六月北伐之所由來乎此推究廢失之弊後笙詩三篇所以與正篇有不同者如此何學者輕以移置失次疑之

毛詩讀卷十七 南有嘉魚 十二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棲西飭勑騤葵熾至

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熾盛也賦也

宣王命吉甫北伐獫允來歸風人作詩以張其事首章追敘先期簡閱時惟六月也六月建未之月三正只異歲首紀月仍同夏時凡全詩言月皆夏正也戎車兵車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倅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騤騤彊也日月爲常司常文謂之王旌者

日月也王重其事親臨簡閱則建大常服戎服韋弁服也正義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舃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也戎事上下同服載服載出而計要之我我軍士也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段說文注古本用戒亦作用棘俗改作急戒猶備也以獫允甚熾之故我軍士用是戒備出師以匡正疆圉言王于者征伐自天子出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比備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也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釋文比齊同也正義引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此言四驪是齊力而亦不厭其同

毛詩讀卷十七 南有嘉魚 十三

色故曰毛物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者明閑之維則乃承上簡閱爲言正義引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成備也服事也備我戎事也師行三十里者前漢書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本古制也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者吉甫出征佐宣王也左氏傳二十三年傳秦伯享晉公子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顒魚容翼亦共恭

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也翼敬也承上章事備出師言吉甫將事之敬有足以勝敵者以奏膚公是從吉甫意中寫出鄭重不是預作頌揚公功漢書劉歆傳引作以奏膚功音義同也嚴威各本威下衍嚴字按釋文云嚴威也華嚴經音義下引傳作嚴威也不誤有嚴有翼軍容整也共武之服將事慎也既稱言之又正論之日惟此共武將事

所以能安定王國也

玁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帛茷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茹如豫穫護鎬胡老茷同旆蒲貝央於良乘繩證

焦穫周地接于玁允者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帛茷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戎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正言北伐之事箋茹度也匪茹非料度所及整居正義整齊而處之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焦穫周地接於玁允者釋地十藪周有焦穫其地未詳郭注謂扶風之瓠中者不足據無鐘鼓曰侵鎬非鎬京何楷欲以漢光武卽位之鄗南當之云分鄗爲二字故名高邑縣然高邑在今北直趙州之非周地惠周惕詩說欲以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當之云敖在鄭州滎澤縣通鑑地理通釋引詩爲證然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乃周東矣李紬義謂水經注秦始皇置九原郡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廢勝州西南有漢稒陽縣故城乃漢志所謂古入匈奴大路吉甫之逐玁允實出於此是九原卽大原大原卽鎬然括地志云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則非周畿千里地矣惟正義據出車傳云方朔方近玁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也按朔方今甘肅寧夏府南界固原州爲周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之地州東南一百七十里爲平涼府治卽涇陽涇水源出平涼縣西東流逕縣北水北曰陽非今西安府之涇陽縣矣固原州有蕭關自秦漢以來爲華戎之界居岐周北周地接於玁允者當在此則焦穫與鎬皆當在今固原隰德之地求之織文玉藻士不衣織注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然則織爲文者重於縟給卽帛也鳥章錯革鳥爲章也者釋天錯革鳥曰旟孫注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司常鳥隼爲旟曰鳥章者織之文也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畋是也帛茷繼旐者釋天繼旐曰旆茷與旆同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左氏定四年傳綪茷旃旌注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染赤爲綪茷則帛茷謂素絲可知繼旐卽繼旟正義此旟

而言旐者散則通名元大也明元戎卽大車夏后氏曰鉤車三句司馬法文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寅進也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引爲元戎義證十乘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以先啓行箋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楚戰於邲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輊至佶其一

輊摯佶正也薄伐玁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摯至已以○上言十乘以先爲一戰也此言既安既佶則不再戰一戰勝之因逐出於境輊摯低也攷工記輈人大車之轅摯注摯輈也說文輖云重也重則低故輕軒兼低昂重輕爲義箋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玉篇前頓曰摯後頓曰軒輊摯通佶正說文據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則此戎車既安四牡既正且閑皆兼御者爲說閑習也言逐出之而已者明自大原逐而出之大原非山西大原府日知錄謂周纂玁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慶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曰知錄所謂涇原之閒玁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於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有文有武箋吉甫此時大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文武並用故足爲萬邦所法傚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矦誰在矣張仲孝友飲去聲炰庖膾古外

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孝友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吉甫既伐獫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自鎬來歸也則我詩人我吉甫永遠也飲進者既燕而飲進庶羞也燕飲兩禮燕亦兼飲此言既燕喜受祉又以其役久始歸而飲進庶羞以示殷勤蓋燕禮主敬飲然後盡其私情也飲御諸友白虎通義友者有也諸有如魚麗之旨且有謂無物不備指下炰鱉膾鯉言也或以爲吉甫之朋或以爲宣王之臣者皆誤也鱉介蟲羅雅翼卵生形圓而脊穹四周有帬一名神守謂其可以守魚俗呼團魚嚴緝炰鱉謂火熟之爾雅說文膾云細切肉也陸佃曰熟則有炰鱉腥則有膾鯉舉二物以該其餘張仲賢臣古今人物表作張中中仲古今字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釋訓文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者明篇義作統訓郎以發明非有孝友之臣處內則不能使文武之臣征伐此風人淡悉於古今盛衰成敗而特作此頌不忘規之語也今說者乃謂爲宣王親征夫何足辨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起○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率師伐荆蠻陳仁錫通鑑前編以伐獫允爲元年伐荆蠻爲二年與竹書不合陳鵬飛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正義上言伐此云征便詞爾無義例虞東學詩引王半山曰前三章詳敘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畧而不言或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荆蠻背叛乃命征之詩中無此義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菑緇涖利奭許力茀弗鞗條一作鋚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輿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方叔蒞止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畬餘扞胡旦樊步干○芑菜陸疏芑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困學紀聞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注枸檵也田一歲曰菑三句釋地文孫注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正義引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又二歲曰新田可言美始一歲亦曰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者士軍士明以芑喻軍士以新田菑畝喻新美故箋申之曰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其車三千箋謂羨卒盡起正義釋羨卒引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寇竭作羨餘也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以一人爲正卒餘爲羨三等通之家二人半爾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於公邑然以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皆不合故說者或以爲會諸侯之師或以爲輕重並計實兵車一千五百乘然司馬法以卒一配車之制一日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日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制本不同用必有異其車三千何以知其必步卒七十二人乃繼涑日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若然王六軍共七萬五千人以二十五人配一車適合三千之數師干之試謂以車三千之衆爲扞禦之用也方叔率止以下言方叔車飾美盛翼翼整肅貌白虎通義諸侯路車方叔天子卿士視諸侯故得乘路車非其車三千

也奭赤貌謂朱鞹也齊載驅簟茀朱鞹傳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故曰有奭魚服左氏閔二年傳魚軒注車以魚皮爲飾也王詩稗疏服北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以魚皮輓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箙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箙也鉤膺樊纓也者冠繫兩端屬上曰纓以鞶帶繫於馬腹則曰樊纓何楷曰鉤卽馬腹帶之飾以金爲鉤施之於膺所謂鞶也正義以馬婁頷解鉤以樊與纓解膺但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頷之鉤也鞶首飾也革響首也見蓼蕭傳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英英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軧祁支無下畫有者另一字瑲七羊本亦作鎗芾本又作茀或作韍珩衡

鄉所也約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言周室之彊車服之美也言其彊美斯劣矣鄉訓所中所民居所在其田尤治旂旐簽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眾將帥之車皆備按司常職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金氏禮簽謂司常所云王建大常王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全羽爲旞用以復死析羽爲旌亦有用犛牛尾者師田之所用自王建大常以下凡七物此詩不言大常以王旗也旂旐舉上下以櫝旗旜物旗故鄭以軍眾將帥之車皆備明之英英眾多貌約軧長轂之軧也者軧非轂名轂之外長而旁出者乃轂端也程氏通藝錄引攷工記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

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幅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歟程說是也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注夏赤色縵車無文也然則軝不必皆陳篆陳篆者乃陳於夏縵之上縵爲轂之革所謂幬必負幹者夏縵則朱之而無篆夏篆則陳篆於朱幬之上故云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者朱通義引說文云錯金塗也車軛曰衡金塗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商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軝錯衡則此不必言兵車矣八鸞何楷引後漢輿服志云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鸞雀立衡謂立於衡上口各銜鈴其後車乘異制或衡上不施鸞但設鈴於鑣仍名鸞鈴字亦作鑾故說文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謂馬鑣左右各置鈴故四馬八鸞也詩志卽前有奭之路車又舉其軛與衡與鸞而言之命服上公服也不專芾珩芾珩亦是朱芾黃朱芾也者正義引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赤色珩佩玉也三命蔥珩玉藻文說文蔥云卿大夫蔥珩是蔥珩統三命以上推此知金路非戎

車芾偑非軍服稱鸞非戎馬詩人故以此形容方叔之精神氣焰如武侯綸巾叔子輕裘之類爾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者一篇統訓言其彊美斯劣矣又爲變風變雅之美詩作通訓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名生於不足也顧炎武日知錄云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illegible]美宣亦猶晉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

歕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歕唯必隼准鉦征鞠匊闐田

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秦晨風傳歕疾飛貌釋鳥鷹隼醜其飛也翬陸疏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題肩或謂爲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飛則可至於天亦來集于其所止箋

鉦也鼓也各有人焉鉦人伐鼓互言爾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明以隼之飛集喻起師旅之動靜正義引說
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
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
以靜之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
動之鞫告誓師也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此言將征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鞫旅亦
互言之顯明允信也言方叔號令明賞罰信所以克
勝伐鼓振旅是總其一戰之出入而歎美之入曰振
旅復長幼也者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
旅反尊卑也郭注尊老在前復常儀也按振旅猶言
整衆習戰以爲名行軍亦以爲名釋天通釋行軍習
戰故對言出此明戰勝而止故單言入說文闐云盛
貌郭注爾雅闐闐羣行聲嚴緝闐闐衆盛也此章金
鼓繼前章旂旐以言戰勝是南征正文孫子軍政云
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
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吳子曰鼙鼓金鐸所
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
威於鼓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
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
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蠢爾荊蠻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靁顯允方叔征伐
玁允荊蠻來威 蠢尺允訊信嘽吐丹焞吐雷又他屯霆廷
蠢動也荊蠻荊州之蠻也方叔元老元大也五官之
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嘽嘽衆也焞
焞盛也 說文蠢云蟲動也狀其無知妄動荊蠻正義本作蠻荊依段小學據漢書韋元成傳引作
荊蠻來威然則詩同作荊蠻故傳云荊蠻荊州之蠻
也大邦爲讎雖蠻夷之微亦讎匹於大邦五官之長
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曲禮文引以明元老之義上
傳云方叔卿士則元老爲稱謂非官名可知克大其
道者大其左右天子之道執訊獲醜見出車言戰勝
也如霆如靁形容衆盛以此衆盛得方叔之號令明
賞罰信故征伐玁允即以戰勝荊蠻使之來服
於德威惟畏焉此贊歎方叔以歸美於宣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焉 攘如羊竟境械戶戒〇復古復巡狩之古禮攘除也卻也竹書宣王九年會諸侯於東都言復
會者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
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即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王會
諸侯於東都也自後無聞焉今宣王乃重舉是禮故
曰復也然非修政事攘夷狄克復文武之竟土不能
故原始言之詩言修車馬備器械以爲田獵也序曰
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者倒足文法言
會諸侯因於田獵故修車馬備器械焉古者天子將
行狩獵則同執畢至宣王宏此王綱故曰復古正義
云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先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龐鹿同徂平聲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
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賦也正義宗廟齊豪戎事
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尚純尚彊尚疾毛以義增解
之引者證既同爲齊足因廣言之洛邑今河南府治
居纏水西澗水東非成周成周又在纏水之東爲洛
下邑成王時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宣王行狩以
會諸侯故至洛邑時以鎬京爲西都宗周以洛邑爲
東都王城故駕言徂東也徂東與下行狩互文徂東
以行狩因行狩而諸侯來會諸
侯來會然後狩禮成一篇章法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
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之左

者之左之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艾乂同褐曷椹魚別又魚子[illegible]擊同射食弋抗苦浪綏亦作綏○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大也既好孔阜與既攻既同作五文東即徂東之洛邑甫訓大非地名可知東有甫草東部有傳大茂草之處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乃本韓詩為訛或謂為申傳非易傳實屬調停昧沒傳義矣田者大艾草以下皆中甫大之義行大草之處乃可芟以為防故言甫草以此舍止也罰七布通帛為旃褐纆旃竿為門之兩芻也裘皮質棍質也周禮閑帥射則充椹質釋官釋文椹或作砧椷閾也裘纆椹質為門中之闕以約車軌也閾容握者門廣於軸左右各一握也驅而入試其能也帮同擊擊則不得入罰不共也之左之右防有兩門也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之法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率

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軍門為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旗以為茲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此旃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朔時初入和門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既誓於後表之中三鼓作旗車徒皆作鼓行車徒皆行前至第二表一樊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作旗皆作鼓進車驟徒趨至前第三表樊旗坐作如初乃鼓車驅徒走及最前表乃止鼓戒三閱車三發徒三刺退御教振旅至後表禮畢遂以狩田乃敘和出左右與此始終各舉其一故不同然後焚而射焚其防外未芟除之地而驅禽內於防以待狩獵也抗綏舉虞旗也大小以別天子諸侯獻其所殺之禽不曰大夫士暑之也正義云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毛因大草廣言獵法如此焉言行狩火田曰狩田獵總名天子曰巡狩蓋以行狩為義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薄狩于敖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選徒囂囂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數所主○之子有司從王徂東者夏獵曰苗釋天文選數選徒數車徒也下云無聲此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建旐設旄正義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首拔旗為七旗之一而居下凡言旗則常旌旄物旗旟在其中實祭之旗無羽旄師出則設之析羽為旌旌首為旌皆師田之用故將狩于敖則建旐皆設其旄焉敖地名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敖山水經注濟水東遷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呂記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騶暜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是也薄詞也正義本作搏獸于敖校勘記引尤本經古義曰水經注引云薄獸于敖東京賦同正義本特因箋釋狩以搏獸者謂改經字不知經文上云駕言行狩是承徂東而言其事此云薄狩于敖是承行狩而言其地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舄昔繹亦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諸侯

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言諸侯來會也者明宣王行狩于敖而諸侯來會非因會同而田獵徐聖期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王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是也奕奕大也諸侯赤芾金舄正義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拔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為上斯干朱芾斯皇傳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即赤芾是知箋以金舄為黃朱色即詁金舄為赤舄爾舄達屨也者設小箋達沓古字通鄭注周禮云單下曰屨複下曰舄然則達取重沓之義訓舄為複下之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正義引彼注曰時見者無常期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故論語及此連言之繹陳釋詁文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

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是尊卑各有陳列之位次故曰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決本又作決佽次柴子智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諸侯來會天子之狩故備有決拾弓矢之器射夫之人也決鉤弦者著右手巨指大射儀云右巨指鉤弦拾遂者著左臂收其衣袖以遂弦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抉拾注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佽說文佽云便利也調和也箋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獵人諸侯之人所以佽決拾調弓矢者既同言其衆舉取平列爲義舉謂取禽柴謂積禽助我舉柴猶云助我取積爾柴說文引詩作𢊁石皷詩射夫寫矢具奪舉𢊁其徒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倚不偏也兩驂不倚兩服可知故曰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所謂範我馳驅舍矢如破趙注孟子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矢故曰言習於射御法也上章專言諸侯之人此兼言王人皆正敘行狩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警大庖不盈警居影本作驚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徒輦者御御馬者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髃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譊欵

譁花膘頻小射食亦髃愚髀薄禮䯚餘繞一本作髃羊䩄踐子淺○言不讙譁也者明於事畢歎美其整肅有法度也徒輦者御御馬者二者宇本作也依段定本正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不警警也正義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不盈盈也即謂禽雖多擇取三十焉箋云每禽三十也一曰乾豆以下因盈庖推言殺獸充庖之事第一上殺者乾豆以爲豆實供宗廟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賓君之庖廚惟殺有三等故又分別言之三蒼云膘小腹兩邊肉也說文膘云脅後髀前肉也髃謂肩前何氏公羊注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絜也射右耳本箋射當爲達髀謂股外髃謂水滕也水滕謂脅下凡射獸者皆逐後從左脯而射之故皆由左以達於右而傷者當面射之踐毛者在傷而逆射之不獻嫌於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其害幼小澤宮射宮也射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田以男

凡射以辭讓故取禽以射中不以田也正義云此當有成文接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聞問本亦作問

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也之子卽前傳有司之子于征從王往行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也者以其誠信也釋詁云允展信也又云展允誠也君子兼王人諸侯大成言以誠信成此大狩之禮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禮記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然則田本天子應行之事何足以爲美乎曰美宣王田者美其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然慎重微物之謂既伯既禱禮接羣下謂御賓酬醴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

右以燕天子乃可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皆諛美之先者故曰言其彊美斯劣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禱丁老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乘縄證○賦也維戊順類乘牡也者順其出田之先類行馬祭出田爲庚午順次於前則維戊小宗伯類社稷宗廟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乘牡馬祭也伯訓馬祖申之曰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然則伯非馬祖特馬祖之祭名也較八職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御夫注馬祖天駟天駟房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皆常祭也宣王因田將用馬力特依其正祭而祭之故曰類晉天文志天駟爲天馬注車駕南星日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攷右驂以其箱馬乘之象故祭名乘馬乘馬卽乘

駔乘牡郎伯說文禂[illegible][illegible]牡馬祭也从示周聲段注引詢祝禂牲禂馬注曰社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以伯證禂馬毛傳云伯馬祖也特知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禂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釋既禱周禮之禂牲也杜蓋又本毛說段說是也田車既好以下嚴緝謂爲禱之之詞箋龍衆也正義謂從逐其羣衆之禽獸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麀憂麌虞甫沮七徐

庚外事以剛日也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崔靈恩曰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師田同義故用庚午干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干爲日支爲辰差擇以齊馬力遂

以田於獸之所同處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者既獸獨言麀鹿之義漆沮之水禹貢有二雍州漆沮既從正義以爲扶風導渭又東過漆沮正義以爲馮翊在扶風者爲二水在馮翊者爲一水故大雅緜傳曰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此曰漆沮之水則以爲一水可知戴詩考正此卽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並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當其地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者爲從字作謂天子之所天子所田之防內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祁巨私儦表嬌俟士

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中原原中大艾

草以爲防處郎上云天子之所孔有大有獸也率循也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者訓燕爲安驅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者言射時與上章從漆沮驅致天子之所者爲事正義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殪於計兕徐履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酌醴饗醴天子之歡酒也中仲○首章言馬祭二章言防外驅致之禽三章防內驅禽待發卒章言射獵得禽之用釋獸豕牝曰豝兕獸名狀如野牛一角色青壹發而死言能中

微而制大也者明射夫之善荀子儒效篇弓調矢直
矢而不能以射遠中微非羿也御進也言諸侯以田
所獲一禽進賓客且酌醴焉所謂醴以接下也說文醴
云酒一宿熟也酒正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者成而滓
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滓汁相將盎猶翁也成而
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謂之
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酌醴醴天子之
飲酒也者正義醴不可專飲天子於羣臣不徒設
醴而已言酌醴者左傳云天子饗諸侯之毋云饗醴命之
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之酒故舉醴言之田
獵三殺用各不同此舉賓客以賤乾豆君庖

鴻鴈之什故訓傳第十八　毛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三百三十一句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勞力報來力代鰥古頑又作矜○周至厲王衰亂萬民不得安居以致流離轉徙散之四方而不得其所者久矣宣王能勞來叢內之侯伯卿士還定安集其民至於鰥寡無告皆崇㸚聽序者美之以為無不得其所矣凡變詩言美者皆因劣以見美采芑傳言其彊美斯劣矣正義必謂同於武王失序傳意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劬其俱矜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喪息涙○大曰鴻小曰鴻明同類而大小異爾說文雖鄁雁云雁鳥也雁云鳥肥大琟琟也或作鴻又鳥鄁鵠云鴻鵠也鴈云鵝也是九罬之鴻謂鴻鵠鵝有苦集之鴈謂鵝者其字當從鳥此鴻鴈連言則為雁鳥乃今羣飛作陣之向陽鳥也其字當從隹雁其大者各本皆作鴻鴈傳寫之謂以鴻鴈于飛喻起不得安居之民而言還定安集也之于侯伯卿士明篇義言內外之臣皆用命也矜憐字當從矜不從矜說見苑稱於是安集偏及於鰥散可矜之人而又哀此鰥寡焉偏喪老無夫也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詩以鰥寡賤言孤獨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垣袁堵丁古

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窮也澤中有水之處鴻鴈所飛止也垣築垣也與城爲築城同義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雙易傳引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蓋所據公羊傳之謂也按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二丈高一丈以度爲長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說與傳合鄭據公羊宣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之文而意斷爲板六尺乃與彼傳何休注堵四十尺雉四百尺之說亦異然不獨鄭爲誤也許異義戴禮記皆云八尺爲板雖知五板爲堵爲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仍謂五堵爲雉爲雉長四丈與本變雉長三丈又不合據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此定可知矣故正義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蓋謂公羊五堵爲雉乃三堵爲雉之謂與古周禮及左氏說正合而變之易傳不待辨矣至異義申明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高數之義則何注以五板爲長數之誤可知至鄭駁異義雉長四丈之說謂雉爲五步五步之度爲三丈則許氏誤於公羊五堵爲雉之謂亦可知故孔謂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爾然詩言百堵則非連計堵之長祇以于垣者眾言矦伯卿士劬勞於其民而無告者乃可安宅而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嗸五刀本又作嗷

哀鳴嗸嗸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也宣示也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也者明嗸嗸者以未得所安居也則劬勞于垣者更急切矣我我矦伯卿士呂記引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循爲宣驕也宣示者張大之意蘇詩傳與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爾古今任事之人常居功罪之間凡其可以爲功者無不可以爲罪哲人愚人是爲陰陽消長所繫詩人慨歎及此蓋已窺見汚水之訛言讒言矣宣王之政所以不克有終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燎力照箴之金○未央問夜庭燎關心宣王勤政洵可美也惟庭燎自有其節鸞旂自有其時若過於常度則不能辰夜者將不夙則莫矣因以箴之是詩人言外之意在讀詩者善爲領會唐汝諤毛詩微言引范華陽曰余讀詩至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以汚水規之規之不可則以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范氏此說深得編詩之意非謂數詩皆一人所作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其基央於良將七羊本或作鏘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矦也將將鸞鑣聲鑣表驕○賦也夜如何其風人美宣王勤政而設爲王問夜之詞夜未央言王問夜之時非對王之詞釋文引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也申毛非訓央爲旦以兼未央訓作未旦爾未央何必夜半以下章未艾鄉晨逆推之知當爲夜半爾庭燎大燭釋文引鄭云在地爲燎執之爲燭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鄭司農曰蕡燭麻燭也古燭用樵薪或麻內稭爲之說文蒸云析麻中榦也弟子職蒸間容蒸巷伯傳蒸盡縮屋而繼之皆古燭用麻蒸之證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

上句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注庭大燭爲
位燎也此以大燭爲庭燎亦庭位廣故君子謂諸侯
也者明至止爲諸侯來朝將將鸞鑣聲者鑣馬勒旁
鐵也鸞在鑣故有聲庭燎設而諸侯朝非夜未央事
宣王於未央時念之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五蓋反 晣之世反本又作晢 噦呼會反

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艾久亦㣇未艾作詞訓出禮五十曰艾亦以艾爲年之久噦噦徐行有節者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許亮又作鄉煇暉旂斦

煇光也 鄉晨明也鄉晨由昏鄉明之時朝禮別色始入鄉晨正是朝時然詩意是美宣王厪念先時

非賦早朝上二章言鸞聲此言旂者鄉晨則見其旂也司常職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但王朝不止諸侯則旂亦不獨交龍陳祥道禮書謂旌旗常之名古人多通用如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析羽爲旌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交龍爲旂而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大行人職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緜善○正義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五行規屬東方主仁恩也然此詩首章言諸侯不念京師次章言諸侯不循道皆不言宣王其意屬於王者只卒章後四句訛言矣懲讒言不察則所謂規者特泛言諫戒不必主仁恩也箋餘功名之主其彊毅足以集事其猜忌亦足以生讒如越王句踐范蠡所以先見而去之宣王末年得毋類是庭燎正義云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是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肎念亂誰無父母 朝直遙鴥惟必隼息尹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誰無父母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詩人欲規宣王察讒止亂而不敢斥言之故先以水之朝宗鳥之飛止喻起邦人諸友莫肎念亂以責其臣也詩揆水流赴海鳥飛反本臣必戀主一也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注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是借人臣之義以言水此則復借水之義以言人臣故曰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申喻意又曰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申正意以明篇義於諸侯莫肎念亂見王政之失京師者諸

侯之父母也正月傳父母謂文武也京師文武之廟所在其臣其民誰可無之非止對同姓諸侯說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失羊蹟迹弭彌氏

其流湯湯言放衍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上章反喻此章正喻以水之放衍無所入鳥之飛揚無所止喻起諸侯之不循道也釋訓云不適不蹟也郭注言不循軌迹也軌迹卽道也此之謂道彼彼諸侯載起載行不朝覲而放縱自恣也弭止說文作㤥止詩人念之而心憂不可止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懲平聲

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 率循也以

飛隼之率彼中陵喻起諸侯之能循法度訛僞也訛言卽讒言寧莫之懲豈無所懲以止之乎友邦人諸友也敬循法度也諸侯能循法度則訛言可懲而止矣今何爲其猶興乎是爲諷刺宣王故以疾王不能察讒也明之不然聖人不能已諭我友何足以止讒哉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誨教也正義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其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序者觀經而異文范補傳詩人寓意甚微觀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眾說之先必有師承按范說是也但序傳互發爲文序無申述則傳以明之古人著作應有不厭其繁應無不嫌其簡何謂偶無哉況序以大小分者失之矣說逸齋沿訛稱大序乃不免於陋矣

鶴鳴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皐羔聞問樂洛蘀托錯七落

鶴鳴興也鶴鳴九皐聲聞于野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鶴鳴九皐段定本云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于九皐乃誤鶴鳴篇名鶴鳴與也者通篇正意皆寓與中故舉篇名言之陸疏鶴大如鵝脚長青翼高三尺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常夜半鳴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九皐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風人以鶴鳴深遠喻賢人隱居而自有聲譽故云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明以魚喻賢良者所居不同何樂於彼園之觀者何樂樂也觀於彼園之上下適宜何樂如之尚有樹檀明上喻君子在位而下其蘀明喻遠小人也所以樂觀於彼園者謂此錯石說文作厝云厲石也錯爲攻玉之石因之攻玉亦爲錯故申之曰可以琢玉也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總明篇義

鶴鳴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穀工木

穀惡木也攻錯也論衡藝增篇引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上聞于野則百姓皆知此聞于天則朝廷皆知知之而不能用固非不得而知之矣穀惡木也者釋文引說文穀云楮也從木㱿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攻錯承上錯石作訓稽古編鶴鳴詩純是托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與秦之兼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祈勤衣同圻父甫○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乃變雅刺詩之首上鶴鳴誨宣王求賢爲美詩之終編詩者明以進賢不進賢別美刺之大意矣本傳祈父司馬也正義引大司馬職云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青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悖人倫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

馬職廢羌戎爲敗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明篇義周書酒誥祈父薄違注
亦云祈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予我衛士也衛士主衛王宮故爲王之爪牙轉于憂恤謂以從軍戰則靡所止居也正義引虎賁氏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單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柢也然則爲丁閑守乃是虎賁之屬又引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王恤也困學紀聞引通鑑外紀云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此傳所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之事明詩之所由作也不爲序而爲傳可見序所申述絶無他人妄敢參雜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職雅

士事也底至也士事者明王之爪牙事在閑守王宮底至釋言作致說文广部底云柔石也从厂氏聲或作砥段注訓至者底之引申義按底與底音義均別底都禮切底職雉切此篇之底與小旻伊于胡底或作底者誤說文广部底云山居也引申訓下爾雅三底字今本亦皆誤作底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亶都旦

亶誠也尸陳也孰食曰饔亶不聽責祈父也陳饔奉養也言有母而不言父者

母王親也孰食曰饔說文饗云孰食也隸變作饔箋謂母爲父陳餼已覺牽强嚴緝則謂爲無父孤子從征許異義則謂爲陳饔以祭養不及親蘇傳則謂爲使母獨之祭皆不知爲設爲衛士之詞非特指一二人言也養廣之曰用祈父不得其人明司馬辨論官材不得其人則賢者之憂於此衛士見之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本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卽作詩之事以序

無申述於傳明之箋故於序下申傳意曰刺其不能留賢也鶴鳴不能舉賢用滯則誨之此不能用賢而賢去則刺之者不能舉賢用滯在位無賢可見至一二君子復不能安自由奸邪勢張國是將不可爲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縶陟立焉如字

皎皎白駒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絆半○賦也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明篇義大夫刺以不能畱之也食我場苗欲其來過我而食之也嚴細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茶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秋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萑藿豆葉亦茶茹之類縶絆繫足曰絆言雖不能爲國畱賢聊欲縶維以永朝夕惜乎所謂伊人不知於何逍遙矣翁附記引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卽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卽玉篇之矣

連切廣韻之有虔切語助也陳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按顏氏家訓音詞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焉音於虔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自後人詩文皆沿訛用於焉二字作直敘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藿火郭

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說文藿云尗之少也又夕云晨之對莫也藿不同苗夕不同朝言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者明意在來食我場非必苗藿則言藿猶言苗也意在以永朝夕非必一朝一夕則言夕猶言朝也傳例每有此訓黃泰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爾非謂其義亦同於焉嘉客正義所謂不知所適有以賢才資鄰國意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

爾遯思賁彼義遯字又作遁

賁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愼誠也賁飾易序卦傳文來思歸來也賢人君于人間之景星慶雲身所游歷自光逸而有耀今白駒之賢縶維不得而歸來爲卬圖之賁雖爲可惜但使其仕進當此之時則雖公侯何足爲樂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者謂徒無期以反於逸樂爾嚴犄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游足以自樂願加保重爾故曰愼爾優游勉爾遁思嚴說較罘說爲長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空大也空大正義引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谷也賢者既賁然來歸逸豫優游於空谷不復

毛詩讀 卷十八 鴻鴈 十

食我場苗場藿矣我賓食致以生芻一束焉如玉德如玉也以其人有如玉之德故猶望其一處山林無忌廊廟無遂金玉爾音而遠棄斯人爾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暖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賄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稱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不知其故郭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王吾無德以堪之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宣王也本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詩之統訓即序之申述序傳不相雜如此然妃匹相去不以禮何必專責於王自爲寓言王之去賢不以禮與白駒篇義相足成可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于穀工木从木不从禾啄陟角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與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穀善也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妃配○黃鳥搏黍見周南葛覃非倉庚鵹黃宜集木啄粟者明喩意無集無啄爲不得其宜穀楮也穀與捧橋比類則爲惡陸蕭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其葉初生可以爲茹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婦人不得於其夫夫不以善道相與也然言此邦之人則其爲寓君臣於夫婦可知自是賢者去國之詞而傳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明寄托之義亦有所由各本宜集木啄粟者之下有喩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按此十六字是箋以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蒙不應上已有此按數語記此傳上下文義不相且傳例無言喩者箋例言喩以爲是箋者不誤

毛詩讀 卷十八 鴻鴈 十一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粱見秦權輿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栩況甫

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栩見唐鴇羽黍見秦權輿禮大宗一小宗四五宗之昆諸

只內九宗之父諸父也故云諸父猶諸兄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自沔水以下六序一無申述以致衆說紛紜全賴各傳俱作通訓乃令古義不墜如沔水則曰疾王不能察讒也鶴鳴則日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祈父則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白駒則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黃鳥則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何獨於我行其野而無之嘗疑本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數語與前數篇傳絕相類或誤入於箋者然不敢獨斷在南昌與包慎伯言之不以為然包固為鄭學者也後在杭州與崇明陳碩甫言以為是傳非箋無疑竊幸所見不孤因語碩甫曰既堪共信若仍傳疑將終誤傳且誤後學不敢也遂正之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芾方味樗勑書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興也樗惡木也畜養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召南甘棠傳蔽芾小貌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是謂樗惡木呂記引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不見收恤之詩也言樗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木之不如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者訓爾不我畜為相怨即以明篇義也此詩不可為賦又不可為比必是興而傳文脫誤與宣王之末四句同失故並補之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蓫勑六本又作蓄

蓫惡菜也復反也蓫惡菜齊民要術引義疏云蓫今羊蹄似蘆菔莖為茹滑而美多噉令人下氣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蓫一名蓨嚴緝我與爾皆為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復反釋言作復返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葍福祇支段氏定本凡訓適唐人皆从衣

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祇適也葍惡菜稽古編爾雅有二葍葉細而華赤者葍蔓茅也葉大而華白復香者葍葍也此詩采葍箋以為葍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有臭氣則葍葍之葉復有大細之分矣傳以葍為惡菜應指細葉者新特外昏也者明非新昏亦疏遯之親而新與綢密者所謂樂莫樂於新相知於以見貧富之別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上傳云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正逆探此二句以明道失俗偷同等之親有厚薄張參五經文字曰祇適也作祇者誤成不以富論語引作誠成為假借字言信不以外昏之富亦適以其新相知爾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釋詁考成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築而復之於是落成作詩以美之鄭必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總稱雖將營宮室必先宗廟然宣王非遷都邑建宮廟只是修復鎬京宮室爾姚鼐九經說穆王居鄭懿王居廢丘遭厲王流彘之禰廢丘宮室已壞鎬京久廢宣王中興宜擇都邑建宮廟但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其說皆沿注家之訛登有宣王遷都史不著其邑者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京自為有據此詩茨在黃鳥我行其野之後猶以斯干南山喻言宣王德化流行蓋從其初言之初因民富和親而築室室未臧而政已衰矣歐陽本義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然則此詩所稱頌者亦若後世民怨於下工頌於上之諫詞爾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秩直乙好呼晧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

深遠也苞本也猶道也干不訓澗釋山夾水曰澗魏伐檀傳干厓也此則因秩秩

爲水之流行知干謂厓於澗之傷者也呂記引長樂
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山也頌考室者先以山
水喻起宣王德化傳以流行深遠明之正意即在喻
中竹苞松茂形容其室正義竹筍叢生而本榦松葉
隆冬而不凋明以本言樸質以茂言攻堅也兄弟九
族之親周道親親故頌考室先言兄弟猶道釋詁文
胡後箋引方言云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
之由迪爾推迪繇訓道也亦謂相正以道爾古猶繇
由皆通傳云猶道也猶云由迪也皆相正之義故正
義謂相責以善也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然
責善朋友之道也
目其兄弟所安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鄉許亮本又作鄉○似嗣假借

字續繼也以似續言子孫也下將言吉夢故先言以
子孫有似續妣祖之重當爲之築宮室立基業以居
處笑語焉百堵見鴻鴈西鄉戶南鄉戶也者明戶不
僅西南不言東北文不具爾正義推此有東鄉戶北
鄉戶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橐託

除直慮芋於或作吁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橐橐用力也芋大也此下三章正言築室

之事此章先言垣牆鄒嶧山曰古人築室以治垣牆
爲先約束正義以繩約縮之閣閣猶歷歷者明繩在
板上歷歷然均繩均板直則牆端正橐橐用力也者
旣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則牆牢固
風雨除鳥鼠去以此袁元峰曰攸芋
言居垣牆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跂企

翬輝躋子西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也棘棱廉也革翼也躋

升也竦栗勇棱力登○如人之跂竦翼爾也者翼敬也謂嚴正也棘棱廉也者段注說文木部朸云

毛作棘韓作朸毛云棱廉韓云隅也學者皆不解及
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曰如宮室之
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矢之正
直而外有廉隅也革翼說文作翱翙革翱同字翙翼
同義釋鳥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唐
徵言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概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
爲言棟是屋之脊梁宇是屋之四垂高峻揚起有鳥
譬而振羽變革之象簷是前後之正簷阿是傷出之
側簷華彩軒翔有翬飛而五采施彰之象四如宇總
是形容之詞君子升斯堂也以朝萬國於斯以總萬
幾於斯故
日躋升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殖市

力楹以成噲快噦呼會冥莫形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冥幼也長丁丈○庭人

君眠朝之處無屋者也字本作廷故殖殖言平正也
楹堂中柱故有覺言高大也箋噲噲猶快快也盧召
弓鍾山札記引淮南訓噲然得卧宋書樂志四吳鼓
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皆噲與快同正謂長
者儀禮適室注正寢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諸於與
正注正謂適長也正寢之室旣謂之適亦即可謂之
長爾雅正長與孟伯耆艾並列斷不得讀爲平聲則
正長乃謂室之大者又箋噦噦猶煨煨也廣雅煨煨
光也冥幼釋言文郭注幼稚者冥昧此冥幼則謂少
室少室室之小者正長之室寬宏而噲噲冥幼之室
光明而噦噦合之其庭其楹以統棐宮室之
制或謂上就室外言此就室內言者失之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莞官羆彼宜虺許鬼蛇市著

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承君子攸寧說到入此室處說文莞云草也可以為席釋文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釋草有二莞一草鼠莞釋文所據故樊注引此詩一莞苻離其上蒚郭注中莞為蒚用之為席是二草皆可為席也說文簟云竹席也王稗疏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為之呂記引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觀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二寢字連文其非謂燕禮甚明蘇詩傳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言善之應人也者正義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夢應人也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云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埤雅熊好舉木而引氣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釋獸郭注羆似熊而長頸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爾雅不釋虺惟釋魚有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郭注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然蝮虺則非虺也說文虺云以注鳴者引詩

胡為虺蜥今詩作虺蜴正月篇句以喻言時人習為善柔是虺既似蜥之柔弱則為蛇之小也吳語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可證埤雅魚屬連行蛇屬紆行盤常向壬地以耳聽爾雅翼蛇草居常飢得食稍飽輒蛻殼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惟烏蛇性善不噬物嚴緝考室之詩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詞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詞非實有是夢也歐陽本義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頌禱之詞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春官大僕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注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觭夢讀為奇偉之奇殷人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得翟人之得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又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注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注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注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注覺時所道述之而夢五曰喜夢注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注恐懼而夢嚴緝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皆設為禱詞爾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衣於既芾弗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此下二章皆因占夢言之乃者將然之事載則也說文牀云安身之坐也男則貴之寢之以牀圭首銳璋首削如圭體之半也故半珪曰璋衣下曰裳故裳曰下之飾也璋臣之聯也者王肅曰翟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大雅后稷篇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亦言其泣喤喤然而大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得佩朱芾煌煌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裼他計詒以之本又作貽罹力馳本又作離

裼褓也瓦紡專也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褓保紡芳罔專本又作塼○裼褓釋文褓齊人名小兒被焦循云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褓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說文紡云網絲也廣韻鏽紡錘集韻鏽一曰紡甎然則紡專即紡錘紡錘即網絲之錘也今吳人謂之絡頭以竹為之乃後世趨便之制古人樸拙用瓦故有錘名段注說文以為撚線錘頭者誤撚線是績不可以為綱絲矣說苑雜言篇西閭過曰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云閭紡者間迭轉代正網絲之象若為撚線頭則璧亦可用柔正義女子不可恆囊於地竟無牀男子亦不容無褓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後漢書晉

世叔妻傳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
塼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
勞主執勤也據此則詩所言皆三日事無非無儀吕
記引丘氏曰婦人尙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尙質慈不
當爲威儀酒食中饋之事無詒罹承無非無儀說合
上章言此室所生之男或爲天子或爲諸疾所生之
女宜其家人不遺父毋之憂思皆頌禱也從德盛化
行政通民和說起作室言作室則豐儉得中美善兼
盡而居室之慶無過於宜爾于孫者揚
推而陳之乃爲後世應制文章定式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振
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
數然則此亦美詩而次在司馬職廢羌戎爲敗之後
以見宣王之政有初鮮終雖綱紀既墜猶侈其初政
之餘烈以自溺於便佞而不覺也徐翼說曰首章言
牛羊之盛二三章卽牧人能順物性物皆能解人意
以形容其盛末章稱其有
富庶之兆也亦頌禱之詞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犉而純本又作犉
濈莊立本亦作戢
黃牛黑脣曰犉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也其
耳溼溼呞而動其耳溼溼然
呞丑之○騃也爾爾牧
人也合下章爾牧爾特
皆爾牧人之官自牧人職廢禮牲或無今則誰復謂
此陸佃曰羊性喜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黃牛黑
脣曰犉釋畜云黑脣犉黑脊抽黑耳羣黑腹牧黑膞
犉當是首句脫去黃牛二字九十其犉箋宣王復古
之牲法汲汲於其數故詩言其多足如古也正義申
之曰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多
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
者之數也則羊多牛眾故云足如古之法也聚其肯
而息藏濈然也者呂記引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
觭爲患故言其和謂聚面不相觭也呞而動其耳溼
溼然者釋文云呞本又作齝亦作齝郭汪爾雅云食
已復出嚼之也牛嚼食必動其耳溼溼耳動貌必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
耳言牛者牛以耳爲異故儀祭曰鄭大夫祖而毛牛
尙耳正義引牧人汪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也
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王
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
爲卑故特舉
牛羊以爲美

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五戈何去聲蓑素
弋本作蓑笠立餱侯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三十維物
異毛色者三十也揭竭○徐翼說降阿飲池寢訛牛
羊之忬自爾玩四或字便見順適
其性處爾牧牧人受牧牛羊者此章牧來上章羊來
牛來皆言出而游牧與下章牧來羊來謂歸牧者不
同何同荷負亦荷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者稽
古編蓋蓑專爲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
良邦傳云笠所以禦暑雨則兼言之矣徐錯曰飯乾
爲餱呂記引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餱糧

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
矣異毛色者三十也者校人汪毛馬齊色物馬齊力
毛物非一對文則別散則通徐六帖齊其色約有三
十種亦是不可勝紀之詞爾牲禮牲也羊人職日若
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具牲
而供之此以蕃息故無不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兢其冰
肱古弘
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曜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
升入牢也此言歸牧箋麤曰薪細曰蒸以薪以蒸夜
甥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歸牧時所有事
獨言羊不言牛上皆牛羊並舉此言羊則牛自在其
中矣專屬於羊者失之以言堅彊也者合下不騫不
崩句作訓矜矜兢兢非堅彊以陵兢健舉言其不騫
崩而堅彊也騫曜正義本作騫虧曰集汪虧作曜役
詩小學云當從集汪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爾攷工
記梓人大胷燿後曜燿古通用玉篇口部及後漢書

馬融傳作大甸哨後鄭注梓人云爓讀爲哨哨小也是曜爲小訓褰爲曜明不褰言不瘠小也崩羣疾也者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污又云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羣致死故以崩爲羣疾也王逸日以手教曰麾肱訓臂徐鍇曰臂上一節也曰畢來則不獨羊可知既升以肱麾之羊牛皆入於牢一日之牧事告既矣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旟餘溱側巾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溱溱眾也

旐旟所以聚眾也乃夢承上畢來既升言牧人乃可以安寢矣前章考牧正文卒章推言其應以爲頌周官牧人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因考牧而作頌故就牧人言之許南台曰牧人未必實有此夢只設言牧人獻吉夢於王而王使大人占之眾維魚多魚也旐維旟旐與旟也戴攷正二句

雖皆以維字爲詞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衆又見旐與旟爾漢書食貨志宣帝卽位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故魚衆於陰陽之和陰陽和則爲兆豐年矣旐旟所以聚衆也者司常職州里建旟縣都建旐故以旐旟占民之庶黃集解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盛衰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考牧之詞而詳及牛羊之衆牧入之安以言民物富庶者乃詞章定式至宣王之詩於瘯在知藏室家離散之後錄斯干無羊二篇蓋以垂戒賢非其賢之世無慕考室考牧之虛文飾熊羆旐旟之吉夢徒以自誣而令斯文自歸黃鳥我行其野之怨咨賸不闕於心也學者不可不知

卷十八終

節南山之什故訓傳第十九　毛詩小雅

巴郡王劼讀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節在切又如字又截父甫○詩刺師尹不能平衡人才序以爲刺幽王者幽王任用非賢本傳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蓋明篇義非徒作字訓鄭忠允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攷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稽古編引劉瑾說隱三年尹氏卒卽此詩之師尹求

車之家父與之同時而辨之曰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東遷後作耶春秋昭二十三年一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爲一人耶陳說甚明不必更疑此詩篇第矣又呂記據左傳謂此詩在古止名節按十月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挍勸記亦云各本或節下有南山二字或有彼一字皆衍文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節刺師尹不平不容鄭孔改呼篇名然則釋文本正義本作節南山之什者皆後人增入不知以節名篇篇義已具不必更有衍文故當以無南山字爲是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惔徒藍監古銜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

瞻視惔燔也卒盡斬斷監視也 首章以高峻之巖巖南山喻起師尹之具瞻赫赫而言其卒斬國脈令我心憂傳申正意以明喻意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見其尊顯為民所瞻仰如南山然周書周官篇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憂心如惔詩人心憂之詩人家父惔燔說文惔云爇也爇云加火也不敢戲談言禍敗立至不得不以正言告之斬調斷說文斬云截也斷云截也商書西伯戡黎篇天既訖我殷命云國既卒斬者亦與祖伊詞同迫切非謂國已滅亡何用不監語責師尹潛夫論賢難篇夫脊小朋鬻而固位讒妒羣咲罄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乎時君俗士不此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猗於宜瘥才何憯士感懲平聲嗟如字

實滿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 長重皆平聲○實滿猗長詞訓王肅曰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知能剌今專已不冒用人以至於不平也正月有菀其特箋云販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特茂之苗此有實其猗句法一側故彼不言苗可知其為苗此不言木亦可知其為木周語細大不踰曰平不能細大不踰則不能有其才則不能如南山之有其木故曰不平謂何薦重釋言荐再也薦與荐同再亦重義皆謂屢累如藉物故以喪亂之大且多為薦瘥也民言無嘉知理勢之必亡矣憯曾釋詁文言曾無以民言為懲警而嗟憯之者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丁禮毗婢尸俾必爾本又作卑音同弔丁歷昊胡老空苦貢

氐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 氐本釋言作柢本釋天氐星名天根也假猶本也尹氏既為大師則為我周治亂安危之本均訓平者不平是一篇大意上章提出不平謂何第九章結到昊天不平中閒不備言不均平也不惠言不平順也謂秉國成成亦平也此秉國之均謂當覺一世之人才而持其平平均如一在召南為德如尸鳩乃可以配然周官建家宰掌邦治日以佐王均邦國均亦平也平實日濟其清漪和其剛采而綱之中和日宰是謂闕雖之后妃和摯足敗鵲巢之尸鳩平均故家宰佐王治邦國在於平其政即此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之謂弔訓至釋詁與迄臻極到竝列不得依箋訓善空窮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甚言之也呼昊天而愬之以為既不得至俾民不迷亦不宜令小人窮盡我有眾

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已以膴武

庶民不信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君子勿罔上而行也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 此章言行政用人之道當時或有所謂釋言躬身也身親也不躬親於民事而以民言為不可信不知政令之利弊官吏之賢否最可信莫如庶人之言其以為不可信者則叔季之恆情好邪之至計故詩人以為言傳特明之垂教淺矣諸儒必欲易為民不信上然民不信上亦原於上之不信其民也箋仕察也弗問弗察猶弗躬弗親也承上言以不躬親之事為不可信者勿或以弗問弗察罔其上而行以危殆君于焉式用釋言文夷平釋詁文式夷式已用平則已也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者申明以庶民之言為不可信必以小人之言為可信然後罔上而行不得已也故又戒其無之意師尹之時豈無一二君子在下位者務民之義民歌頌之不獲乎上而小人讒諸之所謂師尹者乃不親問配然巧為

雖但抑揚之詞以罔其上時君不知詞由愛憎反謂從嚴無私至舉國歎政刑不得其平而君子則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矣此詩人慼然指陳以爲規諫爾姻亞師尹之親膴仕美官也小人之危殆君子爲膴仕也戒姻亞無膴仕卽戒小人無危殆君子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勑龍鞫兀六本亦作鞫訩凶戾麗屆戒闋苦穴惡烏路

傭均鞫盈訩訟也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

易以智〇傭均釋言文不傭不均平也以不均平故致盈廷之爭訟惠順也順亦平也戾乖戾盈廷不得其平而爭訟此乖戾之大者用平則已顧小人之言易入罔上之私易行亦天寶爲之故日昊天降此也以昊天爲斥王或謂斥師尹者皆失之此章兩君子與上章言君子同上章旣對小人爲文則君子自是賢者箋謂君子斥在

毛詩讀　卷十九　節南山　四

位者旣誤或謂君子斥王更非全詩竝無斥王爲君子之例屆極至也闋息說文闋云事已閑門也事已閑門息也言君子而至則可使民心安息夷易樂也言君子而樂易則民心至之惡怒亦去矣自無不傭之鞫訩不惠之大戾懲亂寧民之道端在於此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酲呈卒著沒急也

病酒曰酲成平也

承上章言懲亂寧民之道在於民心闋惡怒違而不得至則亦天也定一也式法也效法之也月魄死而卽生亂政除而卽復小人去而卽來君心之蒙翳消而卽長有如斯月矣故使民不得安處焉說文酲云病酒也憂心如酲詩人憂之成訓平上章均亦謂平則秉國成猶云秉國均也誰能言不能也指師尹不能持國之平以其不自爲政其不能自爲政者則以小人之言爲可信而狗俗遲私講張爲紂雞百官氏族爲政不乏其人而奉行風遹徒焉勞弊已爾天保傳百姓百官族

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蹙同感騁勑領

項大也騁極也

此章專言君子不遇時項領非喻王所任使之大臣靡騁非家父欲去其國項訓大大領者久駕不行而病也新序雜事五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客游戲超騰往來龍輿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覩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傈危覩而蹟行眾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宏乎易曰臂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騁極至也徐幹中論爵祿篇頁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皆謂賢

毛詩讀　卷十九　節南山　五

才不得用蹙蹙靡所之又抱朴子嘉遁篇云空谷有頸領之駿絫陽之恥也亦引詩正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相息亮矛亾矦懌亦醻本亦作酬

茂勉也懌服也

此章專言小人得行其志說文懋云勉也茂與懋同相助也言羣小方勉尹氏以惡識君子而助尹氏以戈矛善類也賢非其賢之世過護姦邪則父祖其屬枉屈正直則夫婦其朋曰勉惡者慮其或出於善也相矛者必於迦歿而解也古今羣小舉援附和之能事如此尹氏旣悅其平易又懌其懌服則醻以應仕而小人亦復爲茂相以醻之是相醻矣禮主人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主人日酢主復酌賓日醻及舉族則又眾相醻使小人至於眾相醻焉則國之君子可危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覆方服

正長也

長張丈〇承上二章君子小人言不平皆天實爲之不平則患在社稷蒼生矣然我王雖

以君子小人不得其平至於不安寧彼小人乃猶不
懲戒其心而反以應仕未極怨其長焉正長釋詁文
明嘉靖間錦衣衞經歷沈鍊劾嚴嵩謫田保安總督
楊順巡撫路楷受世蕃指殺鍊順以功蔭一子錦衣
千戶楷候選五品卿猶快快曰相君薄我
賞猶有不足乎所謂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大夫也卒章結言作詩家父大夫也明篇義公
羊傳家采地父字詩諫尹氏故大夫稱
字誦諷也究窮也窮究王國鞫訩由於師尹之不平
也釋言訛化也陸賈新語術事篇引詩而釋之曰言
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則欲師尹用詩言化其不平
之心以底於平也畜順也順亦平以乎萬邦者君子
小人得其乎所以平萬邦也古今權奸其聽明才智
俱非奪常備育於內憂外患一思挽回原無難敵人
主之明造生民之福無如君子之悍不可解小人之
交不可絕而墮綱滅紀之罪亦有不可悔者所以末
路難贖悍然決然至沒世而流
毒有餘夫何家父足化其心哉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此大夫仕不得志者寒門單進非
世族在位慍於羣小而以訛言去
官不得効忠於國乃作是詩序以爲刺王以足爲訛
言戒也稽古編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
赫宗周褒姒威之二語爲據此何害爲西周未亡時
語耶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
竝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進亟之所史伯引檿弧
之謠龍漦之議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
之必已已周必爲褒姒當時有議之士固已明知之
而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獨不可見於詩乎
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
顯是荒君亂臣者穢淫泆蘖雀處堂之態若經犬戎
一亂玉石俱焚之後此
輩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鼠痒羊

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
痒皆病也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也者斗建巳之月純
陽用事左氏昭十七年傳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惟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
史日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竹書紀年幽王
四年夏六月隕霜按周之六月卽夏之四月顏師古
日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霜凝露也夏日多霜
急恆寒若之象洪範咎徵賢者憂之民猶人也在位
之小人也眞德秀大學衍義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
忠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輿則君子小
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此大夫以賢
進而被訛言失祿忠愛莫効感繁霜之變追念前事
推覩當時而心憂於訛言之爲害大也念我追念也
獨孤寒也京京憂不去也者自此至下八章心憂如
結皆言繁霜以前事故爲憂不去小心乎時
戒懼癙憂以痒旣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瘉庾莠餘九愈上聲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
也
父母謂文武也者周之賢者莫非文武之所作育
文王篇王國克生故曰生我我我天下爲俾我字
作訓文武作育賢才以安天下胡爲今日使天下病
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怨言會逢其時好醜是非也
自口從其口出也從其口出者顚倒是非綦人以給
賢者所以爲國家一經雖但抑揚之詞則好無不可
以爲醜功無不可以爲罪雖憂
懼任事不免於侵侮夫何爲哉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惸其營本又作煢幷必正

惸惸憂意也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
以爲臣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圜圜○三章言已以有侮而失祿等於民之無辜而臣僕時事如此哀我祿仕之人將何以從事哉無誅既失則無之也古者有罪圜句爲臣僕作訓圜土獄也正義引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州役圜土之事也役之圜土以爲臣僕者大司寇注以所能役使之大抵皆臣僕之役也又司圜職注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上坐嘉石者不入圜土弁其臣僕言朝士失祿即與圜土之民等其臣僕之役若爲可哀也我人斯猶言我華于何從祿祿仕無直徑也富人之屋烏所集也者明謹屋爲富人權勢之屋從祿者皆於彼如孚烏爭集之雖可聽望而見然義不可往則知其爲誰乎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夢莫紅勝升

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是而非視天夢夢王者爲亂

夢夢然勝乘也皇君也中林林中兔罝同薪蒸見無羊言似是而非者明以中林似材木而實薪蒸喻公卿似賢良而實宵小也王者爲亂夢夢然訓天爲王者釋文夢夢亂也民今方始視天夢夢言天下方困殆於亂政王者猶夢夢然視人材爲細故付羣小以大權陽托於詢謀僉同而不顧羣毒聚蠹氷毋亘蝦意旨况仰於一雄徵機復牽於小吏於是吏胥之正變其衛者事成如取雄以媒事敗則投鼠忌器綱紀法度名存實必所謂王者爲亂夢夢然如此當此之時淡心大力者舉世既無抗衛得君自有定衛迲其機巧肆爲威福故無人不受其乘陵矣是謂旣克有定靡人弗勝者王者於此方眷顧曰隆而無悁惡不知其於伊誰乃悁悁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訊信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釋地山脊岡大阜曰陵是

岡陵皆山謂之爲山當自高乃不高而卑者亦得爲岡爲陵喻在位當是君子乃非君子而小人者亦無不爲君子正意卽在喻中傳故明之日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民猶人也卽喻言之小人也小人造爲訛言轉移是非然其襲用之淡文相沿之陋習豈無可疑而懲之者乎乃疑之則又召訊於故老故老元老所謂大臣也以彼一邱之豁無不相爲文飾故召訊故老只如占夢者然附會其說而已既經訊非訛言反成至言於是訛言者可以吐詞爲經受言者可謂知人則哲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是召訊後君臣之迷亂更甚則訛言之是非無復申辨有如烏之雌雄誰復得而知之歐陽本義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天蓋高不敢不踢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踢其欲蹐積號豪脊同蹐蜴星歷又作蜥

踢曲也蹐累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螈也螈元○王肅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網羅也凡人曲身以行畏危於上也累足以立畏危於下也今戴高履厚而謂不敢不踢不敢不蹐實無道理之言矣乃號呼斯言而以爲有倫有脊焉何也空中羅綱載路荊棘觸之不豈洗之不清誠爲可畏所以哀今之人胡得不習爲善柔如虺蜴乎說苑敬愼篇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懷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殘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無則尊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下遇時常恐不終焉卽引此詩虺蜴陸疏爲一物傳於斯干及此皆不爲虺作訓以虺爲小蛇人所習見而以螈訓蜴者以明蜴爲異類似虺也釋魚蠑螈蜥蜴蝘蜓守宮孫注別四名詩詁謂守宮蜥蜴爲二物說文曰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皆俗名四足蛇前漢書董賢傳丞相孔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

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迎送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後賢自殺光役承王莽風旨奏賢皐惡請收沒財物徙賢父恭弟寬信與家屬於合浦所謂虺蜴者蓋如此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版菀鬱扤五忽

聽彼阪田有菀其特言朝廷曾無傑臣也扤動也仇仇猶警警也

警五刀○承上章言不爲虺蜴者之殆以阪田境埆之處尙有菀然特茂之苗喻朝廷之上曾無挺然特立之人朝廷曾無傑臣也者明小人所以危殆君子天卽上章夢夢之天我統全篇悍獨之我訛言搖動君子不可謂非出自天然初猶如不我勝者以其心本亦不自慊而又將求我過失於儀則之間故急急如不可得追後討成則仇仇然不以我爲意矣仇仇猶警警也者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警敖同執持也旣執持我矣是非不足論嫿笑以爲常亦竝不覺其湙心大力乃扤我甚易也

唐李林甫爲偃月堂每欲排斥異己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久之歡笑而出則其人無遺類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燎力照褒補毛姒似滅彌悅威血

厲惡也滅之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威之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鎬胡老○前此之訛言亂政已心憂如結矣乃今正月繁霜之厲何爲其然非小人有以致之耶說文威云從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此詩云云又滅云盡也從水威聲小徐曰威音血據詩君說威字只爲火盡之義滅字乃凡言盡義是二字文旣不同音義亦有別訓威爲滅者義相近也許旣以火戌申威字之義不得謂威卽滅也傳爲寧或滅之作訓曰滅之以水者挨下赫赫宗周爲說明周以火德王燎揚之盛非水可滅將待至戌而盡其在褒姒矣威試者火將至是而盡也與上滅之義有惜故又申之曰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知其將滅周者明其未滅周也宣王之時童謠曰厭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府之小妾生女非王子也棄之鬻是器者收以奔褒後入於幽王生伯服王立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弒幽王於驪山之下此滅周之事在此詩後故曰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詩人之意以訛言歸於褒姒以褒姒寓言小人故後章諷以進賢退不肖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窘求殞爾載才再將七羊

窘困也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也伯長也

長張丈○承上章言所以慮覆滅者以窘於人賢爲可憂爾陰雨夜雨陰蒙之象賢非其賢之世舉朝皆一邱之貉共爲訛言塗蔽其上以致覩天夢夢事無是非人無邪正雖當白晝

如在昏夜雖居春陽如遇沈陰所謂又用昏不明後民用徵如此蓋訛言成於無賢非賢何救覆滅哉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又載輸爾載箋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伯長謂賢者言國危而求賢者則已輗矣正義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義或然也張文潛曰輔之爲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攻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輗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渰而憂濡覩車中之載如甞物焉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亦謂賢之於國有相須相成之用詩人憂其棄輔輸載而戒以無待旣輸求助焉覩此可知非東遷以後之語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員云輻方六屢力注

員益也

承上章言求賢說文輻云輪轑也輪中木之直指者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輪輻

川輻輸轅可知言轄軹言輸也無棄其輔者則有益於輪乃可運行車載屢顧爾僕倒文言爾僕屢顧其輔以其有益於輪故不輪爾載輔之益也輔益於輪雖經絕險終度越而無虞將車者曾有如是之益而可不以爲意乎曾是不意詩人至誠惻怛之言至今讀之如聞痛哭按詩傳通解上章喻棄賢之患此喻用賢之益曰無棄爾輔者喻王用賢者以輔國家也曰屢顧爾僕者喻王先未危而常求賢也曰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者喻王雖有危難亦可免也是能求賢於未危則可免患於既至賢可不求乎哉黃氏於此詩惟能得其句讀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沼之紹樂洛炤灼慘采老本又作懆七感

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 戚丁歷○承上章曾是不意言賢非其賢之恣肆而爲虐也此輩以忍心安享其高官厚爵以滾心自詡其誤國殘民豈知國將滅亡魚沼非江湖之樂計雖深隱魚潛有炤見之讒蠱說言之人本無廉恥患得失則借殺入以自存曰識時務也善結納則先罔上以爲市曰顧大局也重過護則工變法自雄曰不謌錯也罔非其樂亦罔非其伏王者滿於色莊不復知有君子彼則巢幕之樂日加於藏身之固誰復念及匪樂孔炤哉詩人罪喻作諷寄語當時以爲我則慘慘然憂念此爲虐者將凶於而家害於而國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肴戶交本又作殽比毗志云本又作員音同慇殷又於謹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言禮物備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也鄰近也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慇慇然痛也 彼彼國之爲虐者言禮物備也者爲旨酒嘉肴作訓小人不知正月繁霜之厲方以王者之爵祿洽比其鄰近說文比云密也鄰近者氣味相投蹤跡詭秘唯諾不違苞苴日至之

徒也云旋說文云云象迴旋之形昏姻言孔旋者旋相爲昏姻也賢非其賢之朝權奸除吏不盡王者不得進賢其患淺惟王者日事進賢而不能外權奸之昏姻鄰近其患乃無可挽回傳故申之曰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以明彼人之鄰近昏姻日以親則朝廷之賢士大夫日以遠詩人所以顧念單門而慇慇然痛矣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此蔌速方有穀釋文本作方穀夭於兆椓陟角哿可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哿可獨單也 卒章推言鄰近昏姻扶同妨賢病國致肆獨無辜失祿而受訛言之害也猥小者諂有堂皇治事之屋鄙陋者亦有不稼不穡之穀所謂貂不足狗尾續是也君夭之在位椓之者訓夭爲君釋文夭災也君以文綱災害之在位則借君之文綱以狀賊之民今之失祿者何必有罪哉商書高宗肜日篇曰非天夭民與此不同故特明之哿與哀對文自當爲樂左氏昭八年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哿嘉也嘉亦樂也此訓爲可見詩人罹藉而言可有甚於言樂也獨單也合上兩念我獨兮作訓樂矣彼有屋有穀之富人哀哉此天夭是椓之單進蓋以哀樂總結十三章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此親屬大夫因日月山川之異而言爲政卿士非其人蕪王知之故曰刺王曹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本義蘇詩傳陳鵬飛皆以其說爲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拔鄭氏特以大雅有刺厲王詩小雅則無故欲彊補四篇意以此求勝於毛觀其譜說甚曲原不足辨范補傳據經文證其五妥李集解又引唐書志曰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更無疑矣班氏受魯詩者漢書古今人表皇父七子並列幽王下品之次又有褒姒無閻妻則魯說亦非刺厲王可知正義羅右鄭猶無定

見後學乃平空撰出一閻妻附和艷妻厲后之訛以正義引中候擿雒戒中有剡者配姬之語謂艷為剡剡為閻遂令鄭氏改字流弊至於無所不可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卯俗作夘

之交日月之交會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賦也嚴緝十月建亥之月也詩有夏正無周正周人改正不改月四時不可變也蘇詩傳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亦謂建亥之月何楷又歷辨推步之術或彼或此不足為據而引沈括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繫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二者此先王之所惡也盖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其義精矣則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者非也之交日月之交會者會與交兩事會但同度交則同度又嘗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故曰日月之交會也周髀算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術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天體正圓凡升降橫斜繞於東西而游躔於南北者皆以此為數天行健每一晝夜繞地一周又有過餘以其所過一日作為一度往復南北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適合其初起之度謂之一朔故周天之數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并日月遊躔之所推縱橫斜直皆以其度為度日行亦一晝夜繞地一周而無餘因其往復南北則每繞地一周推移一度故曰日行日一度一期一周天而與天會者皆以南北言非以東西言也月行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躔道在日躔道之內陽金水兩曆其道大小懸殊本不得同於日躔之度數然必須一以天度計之故曰月行疾二十七日有奇行天一周又二日追及於日而與日會亦謂其往復周於南北也日月體俱正圓月無光以日為光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既會則月復蘇而為朔一歲之會凡十二次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丑地也十有二月會於元枵子正月娵訾亥二

月降婁戌三月大梁酉四月實沈申五月鶉首未六月鶉火午七月鶉尾巳八月壽星辰九月大火卯十月析木寅即今時憲書日躔次之名當其會也日在此次月亦此次相近而不交則月晦而日不食若同次同度上下相交則月以實體掩日而食日矣劉保齋曰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何孟春淡然之不必在朔分至亦不為災惟正陽之月則有伐鼓用幣史繩祖曰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朔之反詞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正義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日有食之知正義本作朔月也他本有作朔日者傳寫之譌玉藻朔月大牢是其義證日有食之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至謂日行黃道月行赤道乃算術立之名非有其物非有其位月以黃道為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古名中交今名正交斜穿黃道而過是為交故約二十九日一會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一交交則有食交必以朔因於會也對則為望反於會也交則月必在下故日掩對則地影在中故月睹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其食有差分者交對不無少偏也其有食有不食者交對未入其限也戴詩考正亦云凡日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逾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躔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逾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日與月會整用之為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歲氣相校於是為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時大歲者有閏月之歲也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今新法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日中交日正交黃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近交則食遠則否阮元曰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撥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是也朔齊行也望逕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面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實體掩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為虛影所掩蔽故其食分之淺淡天

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衡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實體卽地影之名按戴說審矣至引阮說以步算上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辛卯朔月食則誤於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故欲以步算附會其謬蔡邕議歷曰歷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何楷廣引諸家推步或彼或此以爲皆不足據東原豈能獨勝乎醜惡日食爲惡也僧一行曰使日食不可以數求則無以課歷數之疏密使日食皆可以數求是何以占政數之休咎來斯行曰唐虞之貼歷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湥意後世疇人預定覘爲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亦孔之醜詩人戒省之詞攷中之曰月臣道日君道明臣不以賢進則臣道失君所進非賢則君道失故月微日亦微也箋微謂不明也蘇詩傳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月迭微由於無政而不用賢良所致告凶爰告天下以凶亡之徵用由行道也五禮通考觀象按時篇載方觀承曰行御道也道卽度也赤道黃道是日月之道卽是日月之度各行其道故日月竝明卽交於其道亦不相掩食是之謂能用其行也蓋行道之道卽道理之道無二道也今必謂日月行度本不失其常明之道理試思下人見爲交食而無光者天上覘之其常明之道理竝兼少損也其故至在交道之行非如常行之度爾則謂失其常行之度者有何不可此駁戴東原說爲合經旨不用其良者四國之政不修明則是非顯劉而小人乘陵君子賢良不得進用也鄭語史伯策周之必儆請其棄高明昭融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頭童竊固去和而取同皆不用其良之事且月食爲以陰干陽爲陽所蝕昔猶尋常覘之日食則陽非特不能蝕陰反爲陰所蝕于何尙不知善其政用其良乎正義引左氏昭七年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湥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爗于韡沸甫味卒徂恤本亦作崒憯七感懲平聲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高岸爲

谷湥谷爲陵言易位也

易以致○由日月告凶推言災異甚衆說文震云劈歷振物者又電云陰陽激燿也陸佃曰電與雷同氣發而爲光不寧不令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焦循曰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百川者眩其衆也沸出騰乘蕩蕩懷山襄陵景象卒遽也自上墜下曰崩皆當時歷見寶有之事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竹書紀年涇渭雒竭岐山崩在幽王二年與史記同又三年冬大雷震電四年六月隕霜六年十月日食皆與詩合釋地望匡洒而高岸說文泉出通川爲谷又陵大阜也百川沸騰則高岸爲谷矣山冢卒崩則湥谷爲陵矣言易位也者明喻意君子在下位而不安小人

在高位而不告憯曾也胡憯莫懲胡爲曾不知懲戒謝枋得曰明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謂幽王以不用其良致衆多災異猶不知懲戒也故下章指言皇父卿士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偏方處

番潘聚側酉蹶俱衞趣七走楀矩偏扇亦作煽

豔妻褎姒美色曰豔偏熾也

熾尺志○承上章指言致此災異之小人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册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鄭君似不知卿士卽周執政之名也左氏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又衞淇奧序言武公入相於周傳謂重較爲卿士之車是卿士卽相也又竹書紀年幽王元年錫大師尹氏皇父命此詩稱皇父卿士是卿士卽大師也蓋卿士之職如令之軍機處爲政柄重地以重臣爲之公矦大學士尙書侍郎三四品卿皆可方處在殷周爲六官之長故洪範王省維歲卿

士維月在師尹維日之上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在九
師皇父之前是實有此官位非但目以卿士云者番
釋文本或作潘假借作番說文番云歠足謂之番小
徐曰本造此字爲歠足掌也無官無邑不得有氏本
作潘是也司徒地官卿周書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家伯家父族宰家宰天官卿周書家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周官六卿於家宰言均於司馬言平
均亦平也司馬征伐不可不平於外家宰黜陟不可
不平於內黜陟不平則四國無政漢樂府題解結客
少年場者祭遵爲吏部扼抑遵使客刺之時人爲製
此曲世說新語鍾會曰裘楷清通王戎簡要爲吏部
尚書天下無復滯才可見家宰之官原難共人至明
洪武乃分四子部以文遷司主銓遷以考功司主黜
陟使新進少年行走其中以有事爲榮以學習爲若
於是家宰聽之司員司員聽之書辦然書辦以正變
之衞嗾諾於司員則書辦不任其責矣司員以書辦
之衞爲己智而欣諾於家宰則司員亦不專任其責
矣太宰少宰庸庸養福不敢參越權罷其權罷者又
矯矯自矜何瑕畱心鄙細之事於是吏部乃紹無情
弊而天下於是紹無是非矣當日幽王以家伯爲之

其族家父作誦項領是憂則其時家宰之職可知矣
仲允漢書人表作仲衞膳夫天官之屬上士也膳夫
職掌王之飲食膳饈以養王及后世子韻會聚姓也
襄州有之內史春官之屬中大夫也內史職掌王之
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几四方之書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之以方出
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遂貳之蹶蹶父之族趣馬
夏官之屬下士也趣馬職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楀
漢書人表作萬游俠傳有萬章其後也師氏地官之
屬中大夫也師氏職掌以嬎詔王以三德敎國子一
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
知逆惡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
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內正義官高者
勢大勢大者黨盛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
者便文以取寵所謂七子亂政者也豔妻褒姒美色
曰豔明褒姒稱豔妻之義說文偏云熾甚也指皇父
卿士以下黨援之勢熾甚言也方處併處幽王之時
七子熾甚而褒姒豔妻又與之併處一時經義陰干
陽爲臣侵君責重在皇父卿士七人故豔妻止一旬

帶說不是謂七子皆是妻黨後人或作爲外戚箴或
以爲女謂戒皆謀於箋妻黨盛之說爾然借辭爲說
者非說經也如列女傳自有所謂而作原不必合於
經傳說經之家引以爲據所以多異同矣古今治亂
繫於大臣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其九人之功不必皆邑姜所致則此七子
之罪豈必皆豔妻所爲使當時得一二賢臣則豔妻
未必亂國使當時卽無此豔妻恐皇父亦未必能治
周若謂妻黨盛女謁行則褒姒褒人歷孤貧服之女
皇父家伯王朝世卿無緣與爲親黨說者不辨讀關
睢則謂婦入所以風天下於此詩則謂賓由豔妻亂
王政天下治亂皆不必責之君若臣無怪後世以學
衞飾其詭隨者尊位重祿袖手時艱
歸告於王而醜顏對人曰不可爲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汙烏萊來 戕在良

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 箋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 正義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

既封郿築都邑命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
人廢其家業故遷其情以責之抑承上轉下之詞言
羣小亂政抑推此皇父卿士更爲之首豈敢曰彼爲
不是哉然胡爲令我動遷而不就我謀也卽我謀者
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之謂鴟鴞傳徹剝也先
剝取我舊居之牆屋以爲新邑又令我執役新邑而
妨農事以致田畫汙萊下則汙高則萊申卒宇之義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遷皇父飾遷之言曰我原不殘
敗汝但禮下供
上役其道當然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亶都但藏才浪 慭魚覲徂平聲

向邑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

淫多藏之人也 孔聖予聖自雄也就擇三有事亶侯 多藏說非謂作都于向向邑也王詩
地理考引九域志云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
今陝西同州府本宗周畿內有司國之三卿者以有

司訓有事也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者訓寔疾爲信維多藏爲貪淫也周書周官篇周王訓迪厥官三公三孤而外惟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後世之府司院寺皆六卿分出故周禮亦只六官然則周官篇後申命之詞不曰六卿而曰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者三事即六卿矣其三事之見於立政篇者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自爲王朝六卿之立政者可知諸儒說擇三有事謂皇父擇其居向之三卿誤矣稽古編據正義皇父當二卿自同於識外增一卿之文欲改傳有司作有同更誤有司本立政篇惟有司之牧夫爲詞牧夫爲有司之牧夫則任人爲有司之任人準夫爲有司之準夫傳意以立政之任人準夫牧夫爲有司國之三卿也立政篇於周禮六卿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言冢宰宗伯司寇明以任人爲冢宰準夫爲宗伯牧夫爲司寇六卿之中三事尤重故詩曰擇三有事傳曰有司國之三卿也皇父當時乃擇貪淫多藏者爲之不肓遺一老成人襲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皇父因欲居向以陽避權寵之名特爲摟剔廷臣使不亶一賢以興已故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此古今權奸孤其主以自衛之心法詩人乃窺見於三代之上盡權奸就封之國使朝廷有一人異已終妨開悟王心變更成局惟除之務盡則去而國柄遂執莫予毒矣所以皇父坦然擇王閑所有之車馬往向以居焉董卓之郿塢賈似道之半閒堂又榻曰歸舟以去要君猶師此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黽民允本又作僶噂子損沓徒荅本亦作嗒憎作滕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君子屈在下寮上無知已猶自黽勉以從王事不敢告勞以求人知者亦謂盡其在已而已然惟黽勉自盡則君子得自擅其名且不求勞賞則羣小無以擴其功於是無罪之罪無辜之辜從讒口囂囂而起俾其事不可成其功不可立而其身且不可畱所以救時泯亂之事無可爲則下民之孽所由甚矣孽妖害也妖害川沸山崩之害雖若出於天者實非降自天乃由於噂沓背憎有其人以主之畱噂沓背憎卽讒口囂囂說文噂云聚語也沓云語多沓沓從水

從曰大[illegible]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會意箋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蓋讒人顯[illegible]是非將謀爲委曲抑揚之語必聚謀於人所不知之時而又詭引旁雜憎惡其人於事外持以貶惑其君恐其君未必遽信則令寵信於其君者先入之言以爲之主然後無非不可以爲是無是不可以爲非職競由人言主持彊暴侵陵者由於此人也庸虞工虞水火各咨一人專責成也後世則雖纖細亦集羣謀然人君本無知人之明又無求賢之念苟且事功游移邪正不知權奸不可爲衆也猶冀君子於如或遇之然而共成之事貴於和君子之於小人安能和且人之責君子者又將以其不能和是君子獨爲其難而小人反有所恃故一賢任事羣小得以撓之羣小僨事人君不得而問之則以職競由人故也惟其有職競者不難令一世之人才喪於和一代之事功敗於衆羣謀不得公亦無執其咎安得不成一數衍瞭職世界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痗莫背羨徐箭

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痗病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羨餘大也四方有羨猶言偕大乾坤民人也避地之人莫不引去以自逸而我獨有不可休息之義故雖日月山川不循其道我乃不敢傚其人之自逸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何獨不敢傚哉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傳明篇義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雨自上下者也明以雨名篇之義衆多如雨明以上下臣工取喻於雨之義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故曰雨無正正政古字通詩人意中有一爲政之賢特歷陳上下衆多皆非所以爲政

爲諷刺也經七章先分指上下無爲政者卒章乃言爲政之賢去而不肻反范補傳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兩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歐陽本義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爲政之義與序絕異當闕疑則誤於斐疏而不能自出心目讀書之過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浩古老昊胡老舍捨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除也淪率也賦也天不長其德言天命靡常也正義引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祲彼以五穀孰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

者皆是饑也饑饉則民多喪如斬伐然天降疾威示警於人何上下臣工絕無念慮之者亦無圖謀之者非以政刑不明是非不辨無敢任事故耶江漢傳鋪病也政刑不明是非不辨如彼有罪不可道既自伏其辜者或以恩寵舍而不治若此任事見惡於人者或以無罪而牽率入於刑以困病之此句中有卒章不肻遷於王都之賢者在夫罪可恩免則權奸之贈僉張無罪以鋪則賢才之氣盡奪政刑如此安得復有慮圖時事者哉此領通篇罘多如雨非所以爲政之故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肻夙夜邦君諸侯莫肻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勩夷世朝直遙覆芳服

戾定也勩勞也覆反也此中外事權所屬者則假威權以爲惡非所以爲政也周宗宗周左氏昭十六年傳引此詩作宗周周宗既滅與天既訖我殷命同一語意李紬義引史記周本紀

云幽王三年欲廢申后竝去大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大子周大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大史伯陽曰禍成矣與前言周亡矣皆卽此既滅之謂然周雖必滅當此之時猶可救止而內外大臣無勤於政者是爲靡所止定矣天官宰夫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此言正大夫當指六官之正兼公孤者離居離羣索居各處其室家或居其采邑養尊處優聲色佚樂適館延客無非營其陰私退則語人曰勞佬甚矣勩勞釋詁文賈似道治第葛嶺蹝地闕蟋蟀程瑩中戲之曰此平章軍國大事耶莫知我勞者大率類此三事大夫周官篇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謂王朝之大夫也邦君諸侯分理都鄙之國君也二者中外之政所專寄猶非正大夫之受成者可比乃在中者莫肻夙夜不在公也在外者莫肻朝夕不述職也栖宗元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左氏傳曰朝不靡朝暮不廢夕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由是名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

夕月庶曰式臧言彼不夙夜不朝夕者庶幾謂其安居以善政乎孰知反出其位而爲惡也爲惡者恣行好惡無已營求孺子其君仇讎其國而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此事權不屬者則奉身自全亦非所以爲政也呼昊天以斥君法言明其政刑之言所當聽信如何不信不可解也如彼行遵則靡所臻蘇詩傳如人恣行而忽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所以凡百臣工莫不以閔歷淺於世故以敬畏保其身家習爲善柔浮沈卿貳之列謂之君于幾無可指摘後漢書虞詡疏曰方今公卿類多拱戮至相戒曰白瑩不可爲庸庸多厚福所謂各敬爾身如此然當此政刑不明雜網無形之時彼亦胡能不相畏于人哉既畏于人則有不暇畏于天者至不畏于天其居心行事尚可尚哉

戎成不退儀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聽言則荅譖言則退暬思列憯千感誶雖遂譖側賃

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此有言諫之責者則因眾多以言爲忌而不敢言嚴緝此章言羣臣無忠告也正義兵戎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儀言因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暬御侍御也今都察院猶稱侍御箋謂侍御小臣者諫戎成不退儀成不遂之時正賴諫臣規正會是侍御有言責之人乃徒憯憯然以自困病而不爲陳諫也所以然者凡百臣工皆有所戒懼莫肎以正言入告故也誶告也各本詩作訊阮氏校勘記引詩考正云訊乃誶字傳寫之譌詩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今正之譖讒也蒙嶶之朝執政者無實言因惡其言之實者而譖於王王惟聽其言之可者則應之而進用於其諂言之者則屛退之用誶何敢哉以言進退人也者訓荅爲進詩人不言進而言退者進非建言之所希退則凡人之所畏蓋諍臣

於刑責不畏謫戍不畏雖誅戮亦不畏所畏者一退爾除名而退猶可謂以一官報朝廷惟退同原職退休原官寃無可名則不得如誅戮者成名於當時事存不論則不得如刑論者收恤於後日草木同朽子孫式徽旣無益於身又無益於國懷來空負式穀無貽非置身名子孫於度外者能不懼哉能不懼哉曾是暬御憯憯日瘁有所由然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五章爲政之人則被廢矣哀哉詩人爲天下哀之也不能言不能自言其是非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者明剔疊語意

李集解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可矣對哀哉說可矣世所謂能言也者明能言他人之是非者無是不可爲非無非不可爲是故爲天下所畏而稱之曰可矣其所以爲可者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於人所不得自言之是非因勢曲折無微不至必期於其身所處之富貴無或搖奪而止所謂不認錯是也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惟有俾躬處休之小人故有維躬是瘁之賢者惟其哿矣能言故致此哀哉不能言今古一轍有如此者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上章讒退者不得爲此章欲進者又不敢爲往仕者或自田間或自矦國來仕於王固欲有爲況値茲旣亟且殆之時豈不思爲政以正之使從也無如於此畏人不畏天之輩云其不可從則將得罪於王云其可從又將受怨于朋友正義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然則依違於

其間者亦非所以爲政也故曰雨無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思息鼠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肎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言不疾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肎反者也卒章結言上下眾多皆非所以爲政惟前日讒退去國之賢者若惠然肎來或一轉機謂爾遷于王都詩人謂之也曰予未有室家賢者荅言故明之曰賢者不肎遷於王都也室家喻言政蹟末有喻言廢壞鼠憂泣血因其荅言而增憂憤范補傳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爲甚說文無聲出涕者曰泣此言泣血甚詞無所言而不見疾也者追念其舊日在都時情事如此則不肎反亦無怪其然遭亂世義不

得去思其友而不肎反者也統釋篇義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就曰予未有室家句轉出以增太息從就也作振起也賢人既去胥小斯張頁法美諡日就消已誰復爲之振作者未有室家不其然乎蘇詩九重新掃舊巢痕本此詩意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此刺幽王朝無君子狎暱小人以致時事日非將及危殆篇中所言皆小人之事篇名小旻者蘇詩傳召旻篇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是也首稱旻天卒稱召公則曰召旻此首言旻天卒言小人則曰小旻義惻相同不謀而合若云謂之召旻以別小旻則欒城豈不知篇名皆作者自爲乎三百十一篇名皆精鍊宏括篇義具於其中或取篇首或取篇末或兼取首末亦或在篇中或在篇外必有闕於全篇義類無不可按其名而衆其旨者詳見篇名解自來學者不察忽其顯而昧其微既於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等篇不得其解更於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大明召旻等篇彊爲之詞如正義謂小旻與上十月之交雨無正相比爲小然則小宛等又與何篇相比乎宋人不從乃曰以在小雅者爲小在大雅者謂之大明召旻其大宛大弁則孔子删之矣郝仲輿譏之謂加前說是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郝說頁是但亦未知四篇以小人之事名小如召旻之以召公名召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遹聿沮在呂覆芳服邛其凶

敷布回邪也遹辟也沮壞也邛病也辟匹亦○賦也首章言天降喪亂由於邪僻小人謀猶之不臧也敷布說文作尃嚴緝旻天以仁憫爲稱今乃凶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偏受其害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姚舜牧曰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爲曰猶故二字竝舉而專重於謀謀猶回遹言舉朝無君子謀猶告出於邪僻之小人乃何以積日至斯敗壞慨歎之詞猶云江河日下也大抵不從其謀之善而反用其謀之不善以至疾威下土然則謀猶回遹爲病國家不亦大可見乎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潝許急訿紫底職雉

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稱尺證○二章推言謀猶回遹者心有所私其勢無不至其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明小人但一爲已之念則不惜與上爲患而必思使其上求治之意不得稱也三代胥有此今何足怪但用人者不可不知釋訓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郭注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恤私卽患其上背公卽思不稱其上詈言之爲曠曠事也亦孔之哀哀王者也王者設官待士而付治亂於此患其上思不稱其上之人豈不可哀然於時豈無善謀惟皆違而不用其不善者則皆依用之依違自執敢者言卽恤私背公之人也依違如是人將趨於依而習爲不臧舉一世之人才無不由閭歷而爲小人矣上意何由稱哉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厭於豔

不我告猶猶道也集就也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此猶訓道以別於上章之謀猶也國事日非矣謀及卜筮龜致瀆而不告我以吉凶之道謀及卿士人雖多而不能就我補救之功於斯時也發言者雖充盈於外而執政者只善自爲謀擇其便利於己以復於君退而語人曰某言雖善設或不然誰任其咎李氏集解引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謂敢執其咎也今之謀人國者存身更固不置可否君言其宜同不應以疑之待自言其不宜亦只稱聖明以誤之及至潰敗決裂宜與不宜皆可曰非我志也幸而不誤爵賞自居此爲賈生痛哭所未及者卽使其主或燭其奸奮袖而起怒責近侍而所謂大臣者方從容出降相與劇談看花飲酒蓋其中有所恃雖人主去

之彼自不失爲富翁而來者未必不猶是也良可慨也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者引古語以慨今之不然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左氏襄八年傳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匪彼古通用宇此如匪與下章如彼同詞言如彼不敢執其咎者王者豈非與悠悠行路之人爲謀哉雖謀夫孔多無所得於事理之當然矣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戶對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維邇言是爭爭爲近言也潰遂也哀哉哀國家遭此邪僻小人害於事功成爲風氣只此爲猶之淺近爾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周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是也又訓猶爲道亦以別於謀猶也鹽鐵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和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爲國爭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邇言非權利之端權利亦邇言之事桓氏據當時之弊爲言不謂遂隱括古今矣爭爲近言也者上之所聽下必爭出於此然於國之大計有損無益如彼築室道傍而聽往來行人謀及瑣屑朝芷夕蘭互相是非於無以遂其室之成也徐襄說謂邇言爲邪謀不知邪謀猶可爭執惟此淺近之謀似是而非利顯害隱府庫壚則言利兵戎怯則議和律令深文守令困矣舉核從嚴纂援熾矣聽之者以爲深切時務言之者不過曲意逢迎奏效亦屬徵近遺禍不待將來其誤國殆有甚於邪謀者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否方九膴火吳艾刈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

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靡止訓言小而不訓靡膴者膴大也靡膴則亦言小通訓傳例民人也卿士大夫之謂正義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爾互相通者謂王國士大夫雖無大賢大德亦自有可用之才人有通聖者六句訓經文或字爲有有不能者言不能此而能彼人各有能有不能之謂非謂無能也艾治釋詁文作乂艾乂通聖哲謀肅乂謂洪範五事也此言非必如洪範之全德即其其一端之德者苟明君賢相董正治官何非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才惟一入邪辟之朝閣歷成濟濟訕訕之習則其才適足以清其奸而患其上思不稱其上矣蘇雲卿謂張魏公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用小人即非救時之相亦此意也如彼泉流告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無淪胥以敗無令其相率爲惡以覆敗我國家宋司馬光復差役法期甚迫蔡京獨能如約章惇將復免役以屬京京倣熙寧法成於反掌一蔡京也光用之以奏功惇用之以亂政是謂如彼泉流也後京相而與曾布王黼相率爲紹述之政黨籍諸賢以傾覆宋國則淪胥以敗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馮符冰

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隊本又作墜○卒章就聖哲謀肅艾而言小人可畏人所當知一非也者非之一端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者小人爲虎與河之他屬也言人皆知暴虎馮河一端之非莫知不敬小人之危殆亦他屬也是當恐戒焉如臨深履薄其危殆有不止如暴虎馮河者荀子臣道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又云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遠而敬之淮南子本經訓引此詩高注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如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人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

其他二說皆與傳合左氏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王子圍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刺當時君臣行小人之道狎褻無威儀民困於亂政大夫憂傷文武之業將墜矣名小宛者以宛彼鳴鳩一句不足以蔽篇義故揭篇中所言小人之事以名之正義謂政敎爲小又曰宛是小貌又曰幽王政敎狄小又曰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皆不得作者名篇之義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翰胡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鵃翰高也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明發發夕至明也鶻骨鵃陟交○鳴鳩鶻鵃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孫注鶻鶻一名鳴鳩揚子方言鳩大者謂之頒鳩小者或謂之鶻鳩埤雅以爲卽莊子之鷽鳩莊子逍遙遊篇鷽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是鳴鳩爲小鳥不能高飛者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引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然則翰是能高飛者故訓翰爲高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虞注翰高也與傳同以鳴鳩不可高飛至天喻起小人不可期以爲治正意卽在喻中故申之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以明詩人心憂之故先人文武也者與正月父毋謂文武雲漢先祖文武同皆古人說詩精義嚴緝欲改爲宣王亦不能不以下二人爲文武然已失經旨矣明發發夕至明也者發兼開明二義與明字有已然未然之分故以夕至明也爲發字作訓正義中之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知夕至明之明非經文明字故以由闇至明釋發字義以明地開發釋明發連文之義是謂善讀傳者此夕至明卽齊載驅傳發夕自夕發至旦之文明發不寐言終夜以思文武用賢立政致太平之不易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正克勝也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又復也復扶又○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蓋中皆意齊聖之君雖不無小人在官猶能溫藉以勝不使亂政也彼昏不知謂昏庸不知奸邪者乃如壹於醉而爲酒困矣醉而日富矣者明喻意白長慶集謂商賈射利者日以富豪謂積久而不覺也范正傳李白新墓碑云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自富與自適對文正謂專壹於醉日以自豪而不覺任刑小人至如專壹於醉而日昏以自足者則漢哀帝欲以天下付董賢唐元宗欲以天下事盡付李林甫之類各敬爾儀則不壹於醉矣不又天命靡常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菽叔螟亡丁蛉零蜾果蠃力果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藿火郭○承上章天命不又言也季本曰中原曠地非八家所受之田也菽藿者豆藿非大豆亦非豆葉俗名豆角以原菽之庶民可采喻天下非一姓之私故申喻意曰力采者則得之明正意德勝者則得天下唐書蘇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可見唐以前詩義本如此螟蛉桑蟲蜾蠃蒲盧竝釋蟲文郭注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螟亦呼爲戎女陸疏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而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

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爾螟蛉也謂螟蛉何不教誨爾子以善道使爲已之似續乎諷王者以善政養民也螟蛉之子可化螟蠃亦可似續螟蛉王者之民可歸他人亦可不怠王家是在式穀似之爾揚子法言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也此所貴於式穀似之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題大計令零忝他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舍捨○承上章式穀以言勤政又取喻於脊令也常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但言不能自舍蒙常棣傳爲文君子視脊令而勤勤修之念故日君子有取節爾我字對下爾字設爲脊令相謂脊令共毋者不相離故相勉以日月夙夜不有止息箋我我王也遄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鄭意亦以爲脊令相謂特申明其喻中正意爲借諷幽王勉其臣勤政當夙興夜寐以無忝於文武之生成作育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扈戶啄陟角塡徒典握于角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塡盡岸訟也承上章言上不勤政則民困又取喻於桑扈也桑扈竊脂釋鳥文郭注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雀疏亦云青雀也因釋鳥有兩桑扈竊脂或以爲一或以爲二邵晉涵爾雅正義獨據賈逵舍人樊光及說文獨斷諸書所述九扈次第斷爲唐石經重出桑扈竊脂四字於冬扈之下唐後諸儒皆沿其誤作七證

以明之又謂左傳孔疏以竊脂爲淺白不信竊盜脂育之說非惟不達物性且不明於詩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指其色之青翠而言若以桑扈爲淺白之鳥則白鶯白鶯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古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疆所不知斷爲淺白哉邵說明斷桑扈無二無可疑矣此以桑扈無食脂而循場啄粟喻民無衣食則爲盜離罪故補正意曰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明下民有罪由上無政使然故岸獄雖爲宜而塡寡亦可哀也塡盡箋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岸訟釋文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毀小箋此謂岸卽犴之假借字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引詩亦作宜犴宜獄握粟出卜嚴細引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稻是古以粟問卜也自從也穀善也衣食無所資盜賊不可爲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乃握粟出卜之意前三章皆各就喻意中說不言正意是指朝廷此章引喻二句後卽就正意言之是陳民間疾苦故不妨直切風人之旨如此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惴之瑞

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隊同墜隕于敏○卒章設爲卜者之言以諷時作綿箋申傳意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釋經言雖溫溫恭人皆如集于木而恐隊雖惴惴小心猶如臨于谷而恐陷所以君子處亂世惟宜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將求自免如不可得復自何能穀之有此小宛大夫較正月等篇作者獨罹籍遂爲離騷卜居篇所祖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弁步干○以首言弁彼鸒斯末言小人讒間故日小弁大子幽王子宜咎卽平王本傳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

咎將殺之卽作詩之事然詩中絶無此種語意郝敬曰竊疑平王與申侯弑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詩以親親之仁何也讀毛傳以爲其傳所作然後此疑頓釋黃淳耀曰平王可議小弁之詩不可議趙鹿泉四書溫故錄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爲小矣三說俱當趙岐注孟子乃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之事見於雜說展轉異詞大抵謂尹吉甫娶後妻生子伯封見虐其嫡子伯奇伯奇逃之野作履霜操樂府題解有其詞不知何以又作小弁並有謂其弟伯封求之不得作黍離者至明人僞撰詩傳詩說欲調停其說以爲伯奇被逐其隣大夫憫之爲賦小弁若然則何可以入於雅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鸒豫提是移羅力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

也提提羣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樂洛卑匹又必移本亦作鵯雅鴉取要說悅號戶刀○鸒卑居釋鳥作鸒斯鵯鶋卑居雅烏也郭注作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正義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詞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說文佳部雅云楚烏也一名鸒又鳥部鸒云卑居也與傳合皆無斯字孔說不誤張楫廣韻之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大子之傳以鸒樂歸飛喻起人子之不得乎親而憂者民莫不穀民莫不歸以有所歸爲善我獨于羅我設言若有其人通篇我字皆亾是公之稱非稱大子羅憂也與弁樂相對待傳引史幽王說褒姒將殺大子之事申于羅正意以明作詩又引孟子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爲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作訓明此怨慕之情今古同也心之憂矣篇中凡五見皆申言我獨于罹句此首章曰云如之何者怨慕之詞孟子萬章篇旣荅萬章之問號泣曰怨慕也又因勞而不怨之問引公明高之言以爲若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是恝其親舜不若是所以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惟順於父母乃可以解憂蓋以憂釋怨慕是怨慕卽憂心之憂矣卽所謂小弁之怨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踧徒歷鞫九六惄乃歷擣丁老本亦作擣疢勑覲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擣心疢也易夷鼓○先以國事言之鞫窮釋言文邢疏竆盡也觀踧踧然平易之道念周先王太平之業今國是日非會見盡爲茂草矣李集解以周道之平易而盡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亾也猶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首頭痛疢也疢熱病也言其人之

于罹者憂傷時事則已思焉而心疢矣不寐而用老矣疢然而首疾矣謝枋得曰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惄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惄焉如擣正義本作擣釋日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疢也然則傳應作如擣心疢也方合傳實云擣心疢也自是擣字之譌釋文所見作齋本不誤故段定本依釋文正之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梓子離如字本亦作羅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倘不敢不恭敬也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樹臣庾○又泛以子道言之孟子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齊民要術舍西種梓楸令子孫順孝故桑梓爲廣植之物禮疏在貌爲恭在心爲敬釋文種樹曰樹父之所樹已倘不敢不恭敬也者明喻意况父之所愛已有不恭敬

者乎父母乃人子所瞻依故云靡瞻仰之非父者靡依怙之非母者不屬屬也不離離也不字爲發語詞詩多有此句法屬于毛離于裏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者正義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又正義此大子爲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竝言母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孔蓋不知詩全不言大子被放只是泛言擧子故竝言父母爾我辰安在言天之生我何適在於今時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鬱蜩條嘒呼惠漼崔上聲淠孚計屆戒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四章五章方喻言放逐之事釋蟲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螇螰疏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螗蜩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蚻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

蠽一名茅蜩似蟬而小青色者也蝒一名馬蜩一名馬蟬蟬中最大者也蜺一名寒蜩一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關東謂蟪蛄爲蝭蟧齊謂之螇螰也訓蜩爲蟬者舉大名也說文淵云回水也萑葦草名見秦蒹葭傳以蜩依茂桺萑葦依淺淵反喩放逐又取譬於舟流無所依泊不知所至而言其人心憂放逐不能成寐王安石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其宜本亦作跂雊古豆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壞瘣也謂傷病也

瘣胡罪又同○上章喻言放逐無所歸此喻言放逐者無夫妻子母之屬鹿見鹿鳴雉見衛匏有苦葉既訓伎伎爲舒貌又申言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者明正意放逐之人其動止不得伎伎然舒也雊雄雉鳴也雉之朝雊尚得求其雌放逐者不敢

也說文瘣云病也一曰旁瘇出也釋木瘣木苻婁郭云謂木病尫傴瘻腫無枝條邪疏引某氏云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彼引詩用本字此用假借字段小箋毛詩作壞故以爾雅釋之復釋瘣字之義是也疾用無枝喻言無夫妻子母之屬寧莫之知天下人曾莫知我者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息亮先蘇薦墐覲涕替隕蘊

墐路冢也隕隊也

隊墜○承寧莫之知而言相視行道也王安石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避逃行路之死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纍露正義墐者埋藏之名爾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傷故曰路冢左傳道墐相望是也君子無傳箋云君子斥幽王是大子斥幽王不如或人恐非經旨據傳意君子指先之墐之者忍不忍也言先之墐之之君子惟其執心有所不忍故爲之心憂而隕涕如此說此詩者必謂如何是曉之以理加何是動之以情如何是冀其感悟豈知有

心感人以言其言必不足動人試觀古今痛哭流涕而陳詞者幾曾有用於時有益於事哉惟詩人之言感人最淺其入人乃正在無意中爾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醻市由掎寄彼扡勑氏舍捨佗吐賀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佗加也

至此方露一讒字自不可少用讒是當時稱本然亦只作泛說正義酬酢皆作酬此作醻古字通用醻有二等旣酢而醻賓者賓奠之不擧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擧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此喩得讒卽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醻非奠醻也按孔設喩非詩意詩只以醻爲獻醻字有獻然後有醻喩言用讒之君子必先授人以進讒之道則進讒者如或醻之也醻之故不必尋其顚末譬或不順於理亦不暇舒徐究之惠順也紆緩究窮也讒人之言能中人於卒然之頃苟

舒緩而究竊其理則其誣可見故唐采苓之詩人以舍旃舍旃爲止諫之法伐木者掎其顚析薪者隨其理明爲舒究設喻說文掎云偏引也仆大木者以縺繫其顚徐而引之防騣仆也故曰偏引扡或作扡段定本云扡卽說文拕字經假借取迤衺隨理之意然說文拕云曳也从手它聲武羅反雖曳義與迤衺隨理不謬而釋文扡音侈拕从它聲隔部似不可假借豈苗學植所謂歌麻皆支齊聲乃有是說歟小徐引此句於木部拕下改音迤倚反然許君本从木它聲讀若他釋落也於詩句義全不相恊徐說附會可知抜勸記據唐石經改扡者亦誤止應從釋文本佗加者說文佗云負何也負何有加義不舒究之故舍彼譏言不信之罪反加重其罪於被讒者今之君予於譏言雖明知其誣枉而心仍不能釋然可爲荀子性惡之證則又非舒究之可言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浚蘇俊易夷豉垣袁笱苟

浚深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磯古愛○卒章結到戒讒莫高非山言山高也莫浚非泉言泉深也君子不可以高深而易於言以聽言

之耳雖山高泉淡亦不啻屬于垣之近呂記唐德宗將廢大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間之將樹功於舒王大子危矣卽此無易由言之意何楷曰放竹書宜咎奔申在幽王五年至八年始立褒姒之子爲大子宜咎奔申尙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故詩人云然是當時最切要語故更引無逝我梁四語喻讒人尙不容我於在國之日而又逆恤我後哉此與邪谷風棄婦所云追恤我後者意各不同傳故訓爲念父又申之曰孝也唐徵言引姚舜妝曰逝梁發笱語出衞風引古詠歎意極深長不直作宜咎曰吻是也高子曰以下孟子文引以證念父爲孝與孟子文不盡同段定本謂當依孟子書爲明順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傷心傷之也讒言亂政將危周室大夫傷之作詩以謳幷特自遣讒害而已泰詩測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時爲疾風迅雷有時爲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所畏忌君子之言或尙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瘉之疵牽禍流讒置若罔聞衆隨連章酉中不發而朋臏之間近習之地有陰爲播弄於其中者外廷遂無可加何此詩所以望君子之如怒如亂也始未嘗不知其爲譖言也但欲兼聽竝親姑含容之以爲御下之衡逆涵之既久遂爲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爲盜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禁之風逆盟之至屢遂爲盜言所奪矣蓋正言之苦不若盜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於多疑多疑生於多欲詩人歷指亂源一一如越人之視病序所謂大夫傷於讒之事如此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大憮予愼無辜且七餘憮火吳已以大泰本或作泰

憮大也威畏愼誠也賦也傷讒者首呼昊天而怨之悠悠高遠也昊天固所曰父母斯民者也既爲斯民之父母何以使無罪無辜之民遺禍亂如此其大憮大釋詁文已威甚威也則可畏

大憮甚大也則難勝擧呼昊天重言予愼以致迫切咨嗟之意予我也我天下也此章亂字領起全篇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僭側蔭涵含遄市專沮辭呂祉止已以

僭數涵容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數所主○從亂惱說出信讒僭通作

請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詩皆作譖始既涵說文譖云愬也此僭訓數秦策使韓倉數之謂甚其人之遄而數責之愬數音近義同亂生於僭而始於聽者之既涵夫惟涵容於始必將修飾愈工則又至之僭無不可信而亂乃又生矣君子執政者使於僭始不涵容而怒之或以有所懼而卽止則亂何有於初生使其信讒則僭賞而禍之或以獲所願而讒亦止則亂不至於又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屢力住長丁丈餤談共恭本又作恭邛窮

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餤進也

承上言不能如怒如祉所以長亂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者爲盟宇作訓以明非會同而屢盟者必其君臣屢疑或羣臣相疑不待會同而屢盟於國中所以亂是用長此傳意也李集解謂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嘗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也爲能引伸傳意何楷請此正指幽王及諸侯盟於大室之事則彊作解事矣盜逃者盜入門必先爲隱逃計爲讒言者亦必先計隱逃故唐采苓篇以首陽之顯喻讒言幽辟無徵卽盜逃之義信盜信盜言也信盜與屢盟對文有交互義或因屢盟而信盜信於盟也或因信盜而用盟盟其信也小人之交往往如此用長漸見其盛用暴則驟極其大暴大也盜言無不甘然亦必有甘之者則亂以進而無止極矣再三以致汀寧止共者闕雎序不淫其色之色也邛病也以廿言爲盜者無不以止共爲盜然井其止共也但以令色售其盜言而爲王國之病困爾古今宵小亂政盜賊爲心必曲謹過於君子司馬光謂蔡京

曰使能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溫公當時亦不覺忌巧言之詩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奕亦莫一本作謨忖七損度待洛躍他歷毚士感

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知智狡古卯○

四者皆寓言以末句爲主寢廟周禮注前曰廟後曰寢陳禮書春秋之時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遺制也後漢書祭祀志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作起也寢廟宏大不易居而君子起而居有之國有大猷在廷秩秩然各進其才知其議不易定也而聖人謀而定之予者對人而言忖亦度也彼人有心不可測度而此人則忖度之說文躍云迅也躍躍迅走貌毚兔狡兔訓毚爲狡廣雅毚猶也狡猶同義躍躍然迅走之狡兔不易獲也而遇犬則獲之四者無大

無小皆不易能而可能豈匪其止共者獨不能察識之乎一淫其色則有不及覺察之者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荏而甚染冉數所主蛇以支

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椅於宜梓子漆

七○承上言覺察止共在於不淫其色尤於憂在進賢柔木喻柔弱之善人下位之賢者傳以椅桐梓漆釋柔木明其爲有用之材也椅桐梓漆見衛定之方中樹培植也歟罔之輩非果操異術而莫可知也惟賢才之念輕斯讒諂之人進故譖既涵於亂始忠或死於非辜淡焉不知知焉不察則欲議顯倒是非之語者惟在培植善類之心矣漢書元后傳王章上封事言王鳳誣罔上納之令求賢輔章薦焉野王上不忍廢鳳使尙書劾奏章死獄中凌稚隆史評曰帝聞章言既賢之矣進野王而欲倚以代鳳矣乃復以不忍廢之故顧令倘書劾章致之死由是王氏遂無復願忌而漢室危矣此豈王鳳不可知哉亦親焉野王

王章之賢輕不知荏染柔木非樹之不成也行事也數計也公私之事不能不令賢才與盜言往來辯論有心進賢者於往來其事之言勿輕蔬逆而謂近習者可不疑勿惡戇直而謂容悅者可必信勿謂自然可信而遂至不必其是勿謂雖有可疑而大約未必爲非庶幾於盜言精神貫注平心而計較之不至淫其止共之色爾蛇蛇淺意謂無淡曲猶云坦自也淺意而出碩言非君予不能詩志碩言對巧言說其言碩大而不巧以所得之心所見之事直道之而無所禍篇於人則詞意坦白安有淡曲之心故狀之曰蛇蛇也出自口則非與人之耳謀者六帖巧言變亂是非雖文飾其情讀張其詞如贊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慚負恒怳之意范說自口徐說顏厚千古人君知此即不必鑒貌觀色止就其往來辯論心焉於奏議之間數之亦誰能巧於盜逃哉然非心存進賢必不眠殫精畢慮於此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麋眉本又作湄拳權尰市勇幾居豈

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骭戶諫瘍羊腫

諸勇○卒章似有所指之人彼何人斯猶云斗胥之人何足箅也水草交謂之麋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段小箋麋爲湄之假借字居河之麋言其地微也齊語桓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章注大勇爲拳此拳訓力是兼下勇字爲義明其人亦非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而徒令其主爲亂階箋職主也主爲亂作階者言亂由之來也結首章亂如此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釋訓文孫注骭腳脛也瘍瘠也爲猶不臧之謀猶也將大居與徒黨也爾勇伊何言爭勝何爲也爾居徒幾何言與黨能幾何也疾患日增身命非久則爭勝何爲況爲惡大多必敗其羣雖與黨能幾何哉惜蔡京嚴嵩輩不聞此忠告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義蘇忿生之後左氏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詩志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注鄭地又左氏成十七年傳楚侵鄭及暴隧亦鄭地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溫縣亦隸今懷慶府當時皆東都畿內詩何人與暴竝稱則何人非暴其先從蘇後附暴而譖蘇者蘇既被禍其人乃至門不入蘇故作詩以何不人喑諷之序言刺暴公而絕之者其人實附暴詩人言外之意暴公爲不足言所以淡刺之蘇詩傳何人斯爲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蓋譖出於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云言也 賦也暴公之譖蘇公蘇友附之故惡其反側目之爲彼呼之何人斯其心孔艱知其心亦必有大難爲情者謂其不入我門也胡何逝之也說文梁水橋也門外有橋蘇公所居爲其人來游來歌素心晨夕之地一旦逝而不入意將他往誰與從游則有以暴公爲言者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唁彥○二人斥何人與暴公從行郎承上章從字說言二人既從行豈不知朝廷之爲此禍者何逝我梁而不唁我於室弔生曰唁平日無事未嘗不入今乃不我唁也其始者不似今日之疏遠豈謂我有所不善者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愧九位

陳堂塗也 釋宮云堂涂謂之陳塗涂古今字郭注堂下至門之徑是堂塗在門內矣逝陳則入門矣上云不入門門有內外也王總聞當是過門留語而去我聞其聲聞其通問之傳語不見其身乃不

入唔也沈無回曰爾之不見我者豈有愧于人乎爾
固不愧于人者也豈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
也此切責語最重也最嚴若
作自矢之詞詩意便淺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祇支 攪交卯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釋天迴風爲飄風言暴起者
喻往來無定箋申傳曰何人
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
圖之南否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
心使我疑女正義釋箋以其徑來而徑去
知爲疾也非在道疾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亟紀力脂支盱況于○爾爾何人斯下同安行
徐行也亟行遑征也遑暇也掌舍職注舍者所
解止之處脂車膏車以脂塗轂軹利轉轄也詩人跌
宕之肇謂使爾之行卽安舒今日亦不暇爲爾止舍

但爾之行卽亟違此閒豈不暇爲爾脂車乎脂車卽
可入矣壹通作一呂覽知士篇一至此乎注一猶乃
也壹者之來言乃者之來而不入也說文盱云張目
也張目聽顧也云何其盱言其不入似有所聽顧恐
人知者然其人
云何其事云何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夷鼓否方
九祇祈支

易說祇病也

說悅○還猶顧觀也承上盱字說國語
觀無還注騁轉復反爲還莊子秋水篇
還虷蠻與科斗釋文引司馬注還眼顧聽也爾雖有
所聽顧何妨仍入我未必不爲之說易也以有聽顧
而卽不入爾情更顯不難知矣然則乃者
之逝我梁陳而來反使我心不說而爲病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壎況袁篪
池詛側助

毛詩讀卷十九 節南山 四十二

土曰壎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承上祇字推說無欺疑箋伯仲
喻兄弟也王肅曰我與汝同寮
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正義土曰壎漢書律歷志
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埙古今字異爾王嘉曰春皇應
儀氏灼土爲壎禮樂於是始矣小師注大如鴈卵釋
樂注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
子風俗通劚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
空也釋樂大埙謂之嘂孫注音大如呌呼聲也馬端
臨曰古有賜雅埙如鴈子頌埙如雞子其聲高濁合乎
雅頌陳賜樂書立秋之音也釋樂又曰大篪謂之沂
郭注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
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
周禮云篪七空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樂書春分
之音也張萱曰八音皆克諧無有乖反不和者詩喻
兄弟止以壎篪從來未發其旨闕古今樂律諸書乃
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壎篪則
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伯宮也仲微也
此所以喻同氣也程艮孺曰如壎如篪比兄弟之相
和豈他音皆不和而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壎篪二
音同爲一節也如貫一以貫之之貫後漢書東平憲
王蒼傳注貫行謂一皆遵奉是貫訓一也及爾如貫
言我願與爾壎篪之好始終如一諒信也信不我知
側文言如不知我如貫之誠信可出三物以明之也
司盟職盟萬物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注盟詛主於
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疏盟者盟將來詛者詛
過往盟詛別二事民不相信則詛之者爲詛字作訓
正義本作則盟詛之而引定本無盟字按無盟字是
也又正義云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插血告誓明
神言民者據周禮之文爾左氏襄十一年傳季武
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
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
衢是人君與犂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
臣與之詛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竝用此三物總而
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
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得三物竝用者每處亦止用
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
皆用牛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茢左氏哀十七年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

毛詩讀卷十九 節南山 四十三

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㠯極反側蜮域靦土典㠯以古以字本作㠯

蜮短弧也靦姡也反側不正直也姡戶刮○卒章結以規箴不失朋友之道說文鬼云人所歸爲鬼小徐注人死肉歸於土血歸於水骨歸於石也魂气升於天純陰厎滯之气著人爲害蜮短弧江淮水皆有之稽聖賦蜮旋於影蜮射於光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杜注短弧也郝敬曰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者名含沙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是慨歎語今人雖欲爲鬼蜮然亦不可得而能也徒以有靦之面目示人以不可測之形狀而已罔極不可測也靦姡釋言文說文姡云面醜也國語范蠡曰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視古示字鹿鳴篇視民不怵曲禮上幼子常視毋誑皆與此同作此好歌將以正夫不正直者漢書兒寬傳注極正也

毛詩讀卷十九　節南山　四十六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周官無此名不可云官名也箋云巷伯內小臣然此篇名也內小臣與巷伯同不入詩則稱無名之巷伯何不稱有名之內小臣乎正義云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蔬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內小臣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然則周官何不名巷伯也又云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惟內小臣爾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然則內小臣職何不載其職乎致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其職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畢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其職已尊重亦繁劇如此官巷褻細之事貴賤懸殊豈可兼攝乎可見巷伯內小臣之語本謬然箋誤不容序亦誤令正

義本序末有巷伯奄官兮五字全經序文故作是詩也下無綴以詞者此五字既誤以巷伯爲奄官而綴於作是詩也之下通序無此文法即改兮作也亦箋疏之文非序文也段玉裁樂其別致而欲存之謂周禮序官疏引甚明按勘記又重段氏而附會其說曰車鄰正義云釋言巷伯奄官亦其證然周禮疏車鄰正義所引皆序文之或本正義之俗本何足爲據釋文於巷伯奄官下云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則釋文本序無此五字可知正義云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則正義本定本皆無此五字又可知注疏展轉傳謌辨正在於其始豈可引其謌傳以爲證然則此五字正義定本所無釋文本所無唐石經序文亦無其俗本有者當從箋語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句中爛脫而出因箋語衍官字又因序文不安游移兮也字貫公彥等誤引用之是亟應辨此以正彼也至正義本箋中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之語亦因脫出錯亂自以作巷伯內小臣者爲是然巷伯非內小臣義例甚明且此詩亦無由以詩外官名名篇之理三百十一篇皆作者自爲名必闕一篇大義詳見篇名解若以官名而非篇內謂傷其將及則不得於周官之外添設此名矣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又孔融傳云宛如巷伯皆以巷伯爲作詩者則皆以巷伯爲詩中之寺人孟子明矣本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乃傳明篇義之側言罪定者明其已去寺人之官言踐刑者明其將踐巷刑已去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而曰孟子將踐巷刑故篇名巷伯也知巷爲刑者周禮宜王晏起姜后乃脫辪珥待於永巷使傳姆請罪漢書高后紀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大后幽之永巷可知永巷爲掖庭獄名又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廢式縶獄後徵博士式曰刑餘之人何宄復充禮官是縶獄卽踐刑也踐永巷之獄稱巷伯者詩人自嘲之意非有是名也詩人本官寺人被讒獲咎於已罷寺人之職將就永巷時作爲此詩故詩稱孟子篇名巷伯使讀詩者覽其名篇譏其傳悼何得謂巷伯奄官哉故正之劉敞曰詩名巷伯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名篇是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萋七西斐孚匪已以大泰

毛詩讀卷十九　節南山　四十七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說文貝云海介蟲也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釋魚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元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鰿小而橢邢疏此辨貝居陸居水大小文彩不同之名也貝爲錦者夏書禹貢揚州厥篚織貝鄭注貝錦名錦如貝文之名詩人以織人集采色而成貝錦喻譖人集巧言而成譖顯?正意卽在喻中傳以萋斐文章相錯申喻意以明正意也績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渾?言之爲五色相交四方莫辨足眩人之目而迷人之意譖人之言有似之者亦已大甚謂其用心亦良苦矣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哆昌者侈尺是適的謀謨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摍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

未有能似於是也辟避釐力之放甫往蒸之升摍所六閒閑嫗紆甫又紆具逮徒戴○哆大貌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正義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又索隱引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來來客之象也又云箕爲天口主出氣箕有舌象讒言箕在北而曰南猶之壁在西而曰東皆於仲秋宵中星虛時?乃合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者明侈爲因物而大之義正義云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所引少年注也彼注云侈袂袂者半其衣之袂以益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侈袂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因物益大而爲侈則此言侈兮亦謂南箕之成其哆大者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者申有因之義喻事有嫌疑譖者得因而大之是已之辟嫌不審也誰適與謀適專謀慮也所謂辟嫌不審者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誰能專與彼譖人者之智術相計慮引顏叔子及魯人者用證辟嫌之事釐依字作嫠?寡婦也蒸析麻中幹也古以爲燭摍屋抽屋也梁武帝碑作揃笮說文揃云蹴引也閒閑也古語六十閉房言不六十不能無欲也以體曰嫗逮及也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正義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緝七立翩篇

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三四摹寫譖人譖言不惜形容盡致緝說文作咠云聶語也从口耳詩曰咠咠幡幡又聶云附耳私小語也段?說文注幡幡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或舂或舀?而誤云或簸或舀?又說文翩云疾飛也疾飛卽往來意聲在口舌狀其沈著而往來於聽者之耳狀其縣審所謂愼也愼誠也譖人必謀言爲誠實之狀者恐人謂其不信而取必於信也正義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乃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故須誠實言之寺人近王所見必多故形容及此或有所指而言之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捷妾幡芳煩女汝

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集韻捷捷譖言或从人亦
作唼古通用字唼喋鳥食之聲也鳥食聲故猶口舌
聲瓠葉傳幡幡瓠葉貌言瓠葉偏反之貌偏反貌故
猶往來貌謀爲譖言者既須極其誠實
猶當妨既受終遷則更不得不愼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令
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東上起下作章法好好喜也兼騎字作訓草草勞心亦兼
勞字訓也如云好好驕也草草勞也譖人者謀遂計
成則揚揚自得被譖者志違才廢則潦倒終身不敢
斥王故重呼蒼天而想之曰何不覩彼騎人之好好
而矜此勞人之草草乎詩志引裴氏曰遭讒放逐憂
愁幽思故曰勞人處境埆而經霜雪所以勁幹轉爲
彫隕聊同衰草零落爾勞人草草四字足包屈子一
部是亦可
備一說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畀必二豺士皆
投棄也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彼譖人者既以誠實爲工
又必始終計較則君子誰能專與其智術爲計慮哉
將無不受其禍者惟有取而投之以絕其類畀付與
也釋獸豺狗足注狠屬狗聲豺似狗貪殘之獸又虎
竊毛謂之虥貓注竊淺也詩曰有貓如虎又彪白虎
體黑虎豺虎不食豺虎畏之不敢貪也北方寒涼而
不毛者訓有北爲北方不毛極寒不生五穀之地黃
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於鄒魯惡者於有北有北不
受有北畏之不敢受也投畀有昊者豺虎既不敢食
有北亦不敢受則惟有聽於
昊天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猗於綺又於空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畀已

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楊園園名無考畝丘丘名釋丘如畝畝丘李注謂丘
如田畝孫注方百步也是畝丘以寬平得名不以高
名也訓猶爲加傳意必謂自狹隘而加於寬平則楊
圃之道爲狹隘可知嚴緝楊圃下地以況卑人畝丘
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圖言欲譖大臣
必始於卑人也其說非是蓋譖人之道初必試於一
二人而謀欲猶愼嗣乃計慮嫺習以及於衆涓涓不
塞將成江河有可憂者若謂止欲告戒大臣詩境便
監亦與凡百君子語意不合何楷曰凡百君子謂衆
在位者亦以諷王其說甚是寺人而曰孟子畀已定
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者明畀已定則不得專稱寺
人將踐刑是倘未就巷役故詩曰寺人孟
子而名篇以巷伯也是於故訓中明篇義

谷風之什故訓傳第二十　毛詩國風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三十六句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朋友之道久要不忘君子之義

也幽王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南陔廢而孝友缺巧言何人斯巷伯纔小弁而作遂致人情趨利窮達殊觀朋友道衰澆薄成俗也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音亦謂之政是也郝敬曰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大小雅之別此說蓋不知風雅之分不在體製大小也邶谷風大篇爲風此谷風短章爲雅以風之義由於化雅之義由於

政既無關朋友夫婦故風有君子于役君子陽陽之朋友雅有采綠白華之夫婦亦無論朝廷閭里故王黍離秦終南作於廷臣者屬於風我行其野蓼莪作於民人者屬於雅可知風雅二義詩別於化與政爾如此篇士大夫趨利忘義位、驕祿侈所關自係政教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女汝樂洛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邶谷風傳習習和舒貌東

風謂之谷風此不重作字訓於彼可知風雨相感朋友相須中喻義也箋將且也恐懼戹難勤苦之時安樂富貴利達之後維予與女相與維持也女轉棄予趨利窮達相棄也既云俗薄矣則有相棄不必趨利趨利不待窮達者以趨利而窮達相棄小則忘恩負義迎合權奸大則畔道離經背遺師友最可畏者設爲惡聲誣其至親骨肉以自爲藏身之固而悲涕慷慨以出之雖父兄不顧也又何論於朋友之將恐將懼者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頹徒雷寘之豉

維風及頹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上時掌〇釋天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稽古編引陸農師曰風之鋭而上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頹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猋是也羊角即頹是也令羊角旋轉而上如餒焚輪之象也按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所本故傳申之曰喻風上行若羊角然又明正義曰朋友相須而成風相薄者謂谷風及頹風也相須而成者乘道德事功須友成德人或知爲老生常談須友成事人皆誤於捷足先登然有一人自成之德無一人

自成之事維風及頹有志功名者其可忽諸寘予于懷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意棄予如遺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萎於危

崔嵬山顛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谷風長養極於山顛然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喻朋友道義扶持無能使不有小怨傳申之曰言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不有死葉萎枝者正義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顛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賜之是謂有大德不無小怨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箋餘昔韓魏公說封亦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此詩末一句迥者出罪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語非怪歎語若翻雲霜雨世懸聖賢早巳看透何必重揭一番公案又曰

德與怨亦非二事如當利害之交去取之際而勉其寧害毋利寧去毋取以爲德則德也以爲怨則亦怨也以爲德自不怨之矣怨大德自然思小怨矣

蓼莪六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六莪五河養餘亮

○養兼服勞奉養終養畢其服事也使父母尚存雖勞役猶可終養於後日此言不得終養則爲父母既卒可知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亾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是也詩中郝不明言此意不敢指斥時政之故序以勞苦明其在役所爲刺乃申經義至孝子作此詩時絕無暇計及諷刺也晉王褻父儀爲文帝所殺褻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拜蹝攀柏悲號涕泣着樹樹爲之枯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齊顧歎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痛泣縁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南隊廢而孝友餟君予所由致憾千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長張丈○釋草莪蘿郭注今莪蒿也亦曰廪蒿陸疏莪蒿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又蘩之醜秋爲蒿邢疏醜類也此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孝子以長大之莪維蒿引起長成之子不能終養正意即在喻中傳以長大明之姚舜牧曰哀哀云者重自痛心之詞非哀父母之劬勞也邺凱風傳劬勞病苦也美廣義生我劬勞生前之父母也哀哀父母死後之父母也於死後計及生前其哀慘在字句不到處箋燕將樂毅破齊閔王逃莒齊將淖齒作亂殺之王孫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間而望今女事王王出走而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賈乃召兵市中誅淖齒迎立王子法章令其失王之處時即日三牲奉母未必非蒿又令誅淖齒迎立王子法章時其母在室或病卒亦未必非莪蓋不失其身

然後能事親也此論自佳然非詩之本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蔚尉瘁似醉

蔚牡菣也菣去刃○蔚牡菣釋草文郭注無子者謂即蒿菣之雄以無子名也陸疏則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鋭而長一名馬新蒿既角似卜豆不可謂無子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按馬新廣雅作馬先即因塵也因塵今謂之茵陳亦蒿之類與牡蒿有別勞瘁以劬勞而至病瘁箋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缾蒲丁罍雷鮮息淺怙戶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說文缾云甕也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有大小之別缾爲小罍受酒

於罍以爲禮罍不罄則缾不罄故缾罄而恥及於罍猶之民廢禮而恥及於國也傳以缾小而罍大明之後漢書陳忠傳孝始於愛親終於哀戚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按忠此疏在鄭氏箋詩之前古義本自明通鮮民孤獨之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者故生不如死也久矣說文怙云恃也恃云賴也箋恤憂靡無也呂記引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拊撫畜喜郁

鞠養腹厚也申言劬勞勞瘁父母互文生者裕其生理鞠者備其豢養說文拊云揗也拊揗提攜稱抱養之曰畜又止也畜止節其起居時其飲食長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則爲久也遠也謂無

事不謀其久遠育長也養也謂長養其身體卽長養其德性說文顧云還視也兒女情長英雄志短只在此顧字中復反覆也中養不中才養不才皆待此丁寧反復腹厚也釋詁文總上言愛厚出入者無時不然丁奉曰父母之德人皆能知皆能言但所謂生鞠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自有書契以來無有此立說者則此詩人前瞻周公而追發其所未發後侯孔子而預道其所欲道善心生於勞苦至論得於學問此聖人之徒豈可以尋常詩人目之哉極中也衛氓魏園有桃同罔極罔中也王詩述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漢司隷校尉魯峻碑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

南山烈烈票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票避遙本又作飄發如字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也 廣雅烈業也業業危也言險危也檜匪風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皆與此互見言南山烈烈關山險阻票風發發風雨淒其箋穀養也害禍也王安石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

南山律律票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卒子恤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姜廣義人當父母新喪雖過賤夫走卒父母具慶者皆爲人生至樂我所終身必不可得也詩人再言民莫不穀以此卒終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東對西京言大者大國也蘇詩傳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幽王之時朝無君子其在位小人困白華靡廉恥鈌而誅求下國於是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焉譚則東國之小者作詩告病以大東名篇見大國猶病小國可知正義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序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哀送財以致役故先言之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貪殘偏東國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蒙簋軌飧孫捄虯匕比砥之履睠卷潸所姦涕體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也饛滿簋貌飧孰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說文饛云盛器滿貌飧孰食謂黍稷也者據簋飧言簋盛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者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棗也棗木中心色赤如人心之純正詩以餗簋喻平均以捄匕喻不偏傳故於正意昞之曰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周道西周之道砥爲礪石磨物使平矢之體用皆直正義砥言罔道則其直亦周道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在位之人履其平直而法倣之小人庶民也視其平直而供承之古之道也周道陵遲至今反顧之不可復得有潸焉出涕者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杼直呂柚逐糾居黝佻徒高疚救

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 承上睠顧而言今也小東大東求力之小國大國范補傳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軸皆爲之空說文杼云持緯者也呂氏引董氏曰軸卷織者僨筐之供杼軸竭於下國至譚公子以轉輸困之而葛屨履霜魏葛屨傳葛屨非所以履霜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行歎息也季本曰以周人責禮於諸侯諸侯使貴戚之卿修問也箋周行周之列位也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之猶不免誅求正義引左傳注云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既往既來箋既盡也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正義引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明箋意謂譚人自盡空竭送餞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無周先王所以懷諸侯之意使我心憂成疚疾也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洌列氿軌浸子鴆穫戶郭契苦計憚丁佐又但
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載載乎意也
側出曰氿泉釋地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穫艾艾刈通國人已勞困不得息於苛斂不如穫刈之薪尚無浸於氿泉此反喩也困憂苦而寤歎我憚人實可哀者以重是穫薪者尚意存乎載無使浸於氿泉則我可哀之憚人亦當息於勞役無使重困於苛斂也載載乎意也者明有意乎載之不必即載段定本謂意當作車失傳旨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來賚熊彼皮僚力彫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

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百僚
是試用於百官也
推言苛斂由於羣小奢僭東人譚人也明譚爲東國之一西人京師人也明京師之外皆東諸侯之人苦於勞役輸將而不見勤勞王人衣服鮮盛無非取給於諸侯則是頗而不平偏而不直矣況推之舟人私人又有甚者何楷曰說苑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故曰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者明非有司徹之獻私人玉藻之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之類故與崧高之傳私人家臣不同訓其爲節南山之瑣瑣姻亞可知試用於百官也者明官及私人亦賞罰之偏也此即西人中舉其卑賤者以見官私之師旅不勝其富日知錄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所宏兢兢自守者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鞙胡犬或作琄璲遂監古暫跂說文作歧邱跂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也鞙鞙玉
貌璲瑞也漢天河也監亦有光有光而無所明也跂
隅貌襄反也
又推言羣小害政本於王或醉於酒或不得漿也者小人醉於酒君子不得漿所謂三斗之穫不足於士而君之鴈鶩有餘粟是也璲瑞釋器文郭注璲者玉瑞正義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蘇詩傳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漢天河正義引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名雲漢大雅倬彼雲漢是也監視也有光而無所明也者明喩意斥幽王自民祝之亦似有光照物者然而實無明覺因斥王故稱天也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星經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圭絲帛拔天有三垣曰紫微曰大微曰天市

有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各有其屬各爲一舍皆有常度是爲經星四方各以七成象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北方七宿曰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南方七宿曰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織女係牛宿之屬附北方七宿故曰終日七襄終竟也七七宿也襄反往還也言竟日隨七宿往回於天而織也漢亦有光而不明故不常照察終日七襄之織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睆華板字從白不從目
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
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何胡可且各本作旦

非○不能反報成章也者正義作報反是訓報為反與上襄反同訓異義襄本訓除得為反者由除去而旋反也報本訓復報反者一復一反也襄反明織女冋旋於天報反明織人用緯一往一來乃織女雖則冋旋於天不得如織人反報成章也何楷云章文章錦綺之屬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釋天又云星紀斗牽牛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是牽牛為斗也而名何鼓者天官書牽牛其北河鼓張守節正義云河鼓三星在牽牛北牽牛斗者六星在其下故名何鼓如擔荷此河鼓者然其名斗為牽牛者牛六星在斗後故名牽牛如牽引牛者然也李巡孫炎疑何鼓牽牛為二皆以何鼓為河鼓未考星圖爾服牝服也者車人注鄭司農曰牝服謂車箱箱大車之箱也者說文箱云大車牝服也是二而一也車人注又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今俗為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較者箱前立人釋名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名牝服者在箱前近牛負之處牝為牛服讀為負以其在箱之前故單言服則服可以為車箱連言服箱則傳必為作分訓也按乘車後面無版以便升車是謂淺軫而前面有版為軓故無牝服大車後面有版為軏而前面無版以便載物是謂陽門則云牝服然則大車之謂箱乘車之謂輿矣以用也牛以負載牽牛所以為服箱之用而何鼓之牽牛者不可也言織女牽牛雖天上星辰不足以供輪將而謂東國之人何哉日且出各本誤作日旦出段定本云日且出謂未旦昧爽時也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孫注明星大白也廣雅大白謂之長庚是啓明長庚皆大白大白卽金星劉彝日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庚續釋詁文言雖有明星不足以啓續一朝之昏昧上云抹長貌此言畢貌為畢長可知畢西方之宿星圖八星如叉後漢書天文志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天網天法也故曰天畢畢所以掩兔也明喻意以施於行道之畢不能掩兔言朝廷之法不能制貪殘之小人徒見君子罹其害小人反握其機大姦大惡不問無罪無辜是求當時方以遇事從嚴為風氣而作姦犯科者自若也天畢何嘗見其可用乎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簸波我挹揖翕許急揭挈

挹斞也翕合也斞矩于○卒章結到民窮財盡貪讒將無可用之時維南有箕巷伯篇南

箕是也彼正義云箕宿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步天歌云四星形狀如簸箕箕前一黑是穅皮說文簸云揚米去穅也簸揚是納米粟之事倉箱簸則雖有箕不可用為簸揚矣維北有斗非斗宿棸徵垣之北斗七星也垣中有天廚六星在北斗之左又內廚二星近接北斗皆主酒食宴飲七星第一日天樞二璇三璣四權形方為斗魁五衡六闓陽七瑤光形曲為柄挹斞酌也酒漿錫貢之事壺觴磬則雖有北斗不可用為挹矣蘇詩傳李集解呂記嚴緝皆不謂北斗為斗宿王詩述閩乃曰南斗之柄常西向而高於魁故云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伯申不見星圖南斗之柄乃常指於東北北斗之柄亦高於魁而有時端指於西乎惠詩說杵星穅星皆在箕前故以簸揚言內尉酒旗星皆近斗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語也此亦指言北斗若南斗則與酒星遠不相及翕合斂也揭高舉也言至民窮財盡無可簸揚無可斞挹則南箕亦祇可收斂其舌北斗亦祇可高揭其柄而已自維天有漢以下皆借天象寓言貢賦不均賞罰不明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將至無可苛求是悲憤語非謂求助於天亦非謂衆官職廢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焉

構古候○范補傳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以亂而生怨幽王會不加恤欲無禍亂得乎經八章只隨時隨地怨歎之詞怨由亂生下國構禍是亂不是怨故云怨亂竝興焉魏晉說者增入行役思祭等事正義非之以為序傳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是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賦也民被患淡

知其無可如何惟有自怨自傷故不作諷刺蓋下以風刺其上者冀可改革其政至於無可冀則亦無可風惟有作歌告哀而已讀者不能得其詞淺意深之旨輒欲作興說以就其腐廓之論詩意以晦至王于雖謂爲孝子行役思祭祇是不能讀先祖句無怪孫毓譏之四月建巳之月六月建未之月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申徂往之意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火星心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自四月立夏至六月暑盛而往爲一時也先祖文武也小宛傳先人文武同故不重訓匪彼古通用字人讀爲仁者人也之人中庸鄭注人讀相人偶之人仁從二人相人偶卽仁也先祖匪人言文武如彼之仁何乃忍予構此一時之禍李紬義引說文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意與人我之人有別據許說人爲仁人則匪人爲彼仁人是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腓房非瘼莫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也適之也秋日

月令秋三月腓病釋詁作痱風淒草病又一時也離憂釋詁作羅民至於憂且病矣其亂將有所歸必於其始亂者而歸之也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曰歸於怙亂者也杜注爰於也王安石曰亂出乎上而爰忠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爰一本作奚誤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冬日月令之冬三月此又

一時也言三時則春亦可概惟以除舊布新之時或可冀轉亂而爲治故不欲該言之爾烈烈溧冽發發觱發豳七月傳觱發風寒也溧冽寒氣也穀善也曹粹中日周民皆困而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覺爲夫人而不若爾非眞害不及於他人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廢如字一音發

廢大也此與下章言王國卿士貪殘簍嘉善也唐徵言引楊見宇曰卉雖訓草而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榛栗燕梅侯梅又有侯李侯查晉宮閣記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是果木各有以侯爲名者乃嘉卉也廢大釋詁文大爲當時所殘害如宋人花石綱之類人莫知其害之所極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相息亮

構成曷逮也相省視也舉世一概有小人無君子惟此泉水則有清則有濁爲可別爾故舉小當我之時構成禍亂顧可望逮及於後云能平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滔吐刀瘁似醉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此與下章言侯國貪殘江漢見周南漢廣其神足以綱紀一方者江漢爲南條大水故能紀理南國不使衆水泛濫無歸喻諸侯能綱紀一方不使在位貪殘下民魯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釋詁神治也仕事也盡瘁以仕鞠躬盡瘁以從事者有相親有也寧莫我有盡瘁其事曾莫我

相親友者在下畏其能同輩嫉其功在上惡其異己何相親有之有無綱紀之國固如此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鶉徒丸鱣張連鮪于軌

鶉雕也鳶貪殘之鳥也鱣鮪大魚能逃處淵雕彫○鷲雕埤

雅雕能食鳥似鷹而大黑色俗名皂雕一名鷲其飛上薄雲漢說文鳶云鷙鳥也大雅早麓正義引倉頡解詁謂鳶爲鴟是即今之鵰鷹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乃分言飛之狀其爲能飛則一也匪彼也雕鳶貪殘之鳥也者明喻言在位鱣鮪大魚見衛碩人大魚能逃處淵者明喻言君子去之謂天地閉賢人隱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桋夷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檵計楝所草○蕨薇小草見召南草蟲邶簡兮傳下溼曰隰杞見四牡傳釋木楝赤楝白者楝陸疏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一名楝白者爲楝其木皆

堅靭今人以爲車輛箋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正義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己紀養餘亮○范詩潘引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己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呂覽愼人篇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焦循曰當時蓋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丘蒙引以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范補傳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正義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偕皆盬古

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賦也不爲興者陟山采杞從役之所有事正言之以見其勞非寄托也杞不作訓統前篇枸檵可知鄭褰裳祈父傳皆曰士事也此言士子故曰有王事者也詩爲大夫之作嚴緝以士爲上士中士下士引箋以偕偕爲諧以士子爲己之屬然箋無此語乃嚴氏之誤以下章嘉我鮮我證之此強壯有王事者卽大夫自謂言我陟山采杞以強壯有王事之責而朝夕從事不得休止雖王事盬不堅固當盡力勤勞但役久不歸不免父母思已而憂矣詩志古之人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而偏可爲其君死能孝者未有不能忠者也但世衰國危喜怒爲政役使不均羣小得志令人進不得闕其忠始轉而思孝爾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衰世不得已之情也不然王孫賈之母且以其子不能殉國難爲憂而以不得歸激之王陵之母且以其子貳心於君爲憂而殺身以成之彼獨非人情也哉范氏可爲善說詩者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溥普濱賓

溥大率循濱厓也賢勞也厓涯○承上章申言不均濱厓正義引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推廣言之虞書皐陶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孟子萬章篇引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皆與傳合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傍布彭鮮息淺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衆也已以○彭彭然不得息者車馬無休息也傍傍然不得已者身心無所止也朝夕從事如此嘉許鮮善也未老方將對文一意故訓將爲壯壯卽未老嚴緝引秦誓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力足力是也剛健也經營偏於四方所謂不得息不得已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已以

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也劉瑾曰以下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其他人逸樂六句皆加倍形容語後世近臣日趨禁樂以獻勤遨寵爲退而逸樂之計人主方憐其劬勞不知天下賢才已病困於此輩之逸樂矣李集解引孔子曰公則悅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不均則雖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天下安得而悅服哉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叫古

弔本又作叫號呼到慄七戚本又作慘棲西鞅於兩

嘂呼號召也鞅掌失容也正義或不知嘂號謂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稽古編徵發呼召正勑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說文慄云愁不安也重言之爲勞人慄慄棲遲鞅掌皆疊韻字偃仰雙聲字凡此形容之詞義寓於辟棲遲偃仰乃從容自如之狀鞅掌反之爲不得從容自如爾訓以失容曲盡其義矣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湛都南樂洛咎其九風諷○鹿鳴傳湛樂之久畏咎是非無定功罪不分律例密而可重可輕議論偏而飾喜飾怒故可畏也呂記引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又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從口舌者以微言半語挑逗人主之喜怒數開邪進則反擭以爲功國殄人亡而已不任其咎詩志此輩肉食而緘口畢酒而怠公偃息安居而無多事亦足矣又且湛而樂也風而議也酒中之語毒於鴆快意之言慘於刃則

又世事之更可傷者雖然北山之詩猶三代以上權姦困黴賢才情事後世賢非其賢之朝居息偃仰密飲私言於水火盜賊罔或聞之執政者誠有然也至役使之不均皆姻亞之應仕一二人造膝於中什百人擭臂於外雖不已于行而無勞不辭靡事不爲而無咎可畏羣小殆有樂此不疲者夫何偕偕士子旅力方剛者怨刺之有哉古今時勢不同學者不可不知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史記田叔列傳爲人將車注將車猶御車也大夫悔將小人者大夫悔爲小人將車也古人御車不必臣僕後漢李膺傳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是此詩義證此大夫先受小人知與小人友既而悔之故賦其事以爲百憂莫釋也聖人錄之小雅以爲亂世君子惜也舊說謂大夫進舉小人適以自累固亦情事所有但與詩百憂自疧語意不合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則大夫若賢可不作詩若作詩亦可不錄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祇支但也左從衣不從示疧渠支內從氏下無一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賦也齊甫田以比義而爲詞興此大車是事實故不爲興王大車傳大車大夫之車此云小人之所將也者明小人而乘大夫之車則小人乃宜爲御之所戒君子當毋與御此謂小人爲賤者將車爲鄙事也塵污也詩人自悔其往事而賦之曰君子其毋將此小人之大車但以自污而已亦毋思前此塵污以爲憂徒自以爲病而已悔不可追之詞說文疧云病不翅也詩志百憂卽從思現者也憂以生思而思復生憂當事者顚倒於憂患之中而不知思悲惘者縈懷於憂患之外而無益於思此世之所以危也故曰祇自疧兮非詩本義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冥莫庭熲古迥

熲光也說文冥云幽也冥冥極幽陰濁之貌熲光釋詁文言君子一爲小人所污如沉埋於陰濁

雖百憂思懲終不得出而登光明之域荀子大略篇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雝尹竦本亦作雍又作壅重直用○荀子法行篇不雝不塞注雝讀爲壅齊策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注壅蔽維塵雝兮承上章言蔽塞於畢冥也呂覽悔過篇君其重圖之注重㴱祇自重兮承上章言雖病㴱不得出于熲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幽王之世羣小亂政大夫悔爲小人所役使而呼天以怨之篇中共人君子皆指亂政之小人而首章稱明明上天故曰小明此名篇之例也自箋以共人指君詩義遂失篇名更無人理會後學雖知箋誤然或謂爲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或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

或謂爲與大夫志同道合者皆無是處歐陽本義則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也是不知篇名皆作者自爲亦由不知篇中共人君子爲小人爾惟詩志曰念共人而涕零如雨云云怨在己非懷在共人也亦不平之詞曰罪罟譴怒反覆共人亦與有力焉故戒之曰無以安處爲恆也曰靖共爾位則平日之廢職可知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正醜直可知曰神之聽之亦怨詞其說獨爲有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徂昨胡艽求共恭涕他禮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賦也鄭日月亦不爲興與此義同此詩入役於西至於遠久不得歸而呼怨上天也艽野遠荒之地者說文艽云遠荒也二月建卯之月

姜廣義二月初吉繫至于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爲二月朔其啓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前以夏正言也下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朔月方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燠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奧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艽野之日載再也難歷也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此古人行役之法今以歲除往役至二月初吉始至艽野至再歷寒暑不得歸地遠日長毒苦甚矣故爲心之所憂共恭通共人象恭滔天之人趨士會日此詩遭讒畏罪故以微詞隱諷共人卽下君子下方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事之人蓋反詞也罪罟文網箋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劫謹案此二月爲比月篇四之日無傳三正不改月也不改月何以無傳傳例常義不訓全詩皆夏正無周正則知二月必夏正也安知非周正常義不訓乎七月篇月無訓者凡三十非夏正皆不可通則知常義不訓爲夏正非周正也然則七月篇傳云周正月敝征月周之四月諸詠何非常義乃訓例也不訓爲

夏十一月夏十二月夏二月者何明變文以尊周正之義也獨訓夏正月者何明爲之日作訓以見他稱夏月皆不訓也何爲正月篇傳云夏之四月也明正陽之月非春正月且云夏之四月不云周之六月亦以見夏正乃常義也故正變雅中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以常義不爲其月作訓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亦以常義無傳唐風葛生篇傳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者明周正夏冬在二分日夜不可言長則言長也者夏時也國風非王朝之雅應尊周正如魯春秋書春王正月而不以春之日秋之夜言長則當時王朝侯國皆改正朔不改時月可知而春秋爲孔子特筆不可例史更不可證詩亦明矣蔡沈書傳謂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實不刊之論張以寧戴東原猶於小明言周二月夏十二月蓋惑於讖緯術數而不讀故訓傳不知毛義之嚴正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除直慮還旋莫暮憚丁佐反但本亦作憚睠眷譴棄戰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昔者追溯之詞往由家始發也除陳生新也者季冬之末孟春之初爲歲除一歲之事皆除舊布新也曷云預計之詞還來歸也歲聿云莫聿遂也冬三月爲歲莫獨獨勞也言獨勞者共人將困我以事故心雖憂獨勞而不敢暇逸且擬顧共人不知其何時譴怒及我也被小人之禍者無時不提防無事不審愼豈敢復懷歸念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奧於六愈蹙子六本亦作蹙詒羊吏又與之伊戚倉歷

奧煖也蹙促也戚憂也方奧言去寒向煖虞東學詩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艽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

恐非詩義三章言以歲除啓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孔疏疑於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奧字之解不知歲除卽以向春春令固主奧也政事日戚承孔庶言日益迫促埤北門云政事一埤益我是也蕭見蓼蕭萩見豳七月釆蕭穫萩皆歲莫時事人將收斂我猶未必得還惟憂之而反躬自咎爾與言出宿啓處不安也心之憂惟自遺伊戚念共人至啓處不安皆痛心疾首語反覆謂功罪無常則雖有功不敢自保姚舜牧曰讒怒是明入之於罪罟也反覆是暗中之於罪罟也小人可不畏哉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汝

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承前章共人而斥言之嗟歎詞爾君子呼共人也無恆安處惡不可稔也靖共爾位事不可欺也正直是與賢者不可盡絕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者明正直所以不容於時之故與者與以容足之地皆共人所不能者天保傳穀祿表記

引此詩彼正義曰神明聽察女之所爲用此福祿以與女也以福祿勉其爲善而復以神聽警策之所謂與下乘人說下乘法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好是正直勉其去正直亦當好爲之無惡作劇也此章言能去不善以爲善卽是有大福之人神明之聽察者必因而益大之顧仲恭曰正直詩人指自己一輩人說若然則序言大夫悔仕於亂世乃自悔其正直也賢非其賢之世正直本無所用詩人以此自誤而入於坎險然後籲天與神以求小人之是與是好豈可得哉

鼓鍾四章章五句

鼓鍾刺幽王也鼓公戶字從攴攴擊也與樂器之鼓從屮不同鍾職容本亦作鐘古字通用

○本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此作詩之事毛不參序於傳補之可知衛宏不能作序矣鄭注中候握河紀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蓋未見毛詩依三家之義歐陽本義乃以史無幽王東巡之文疑之范補傳曰史與經異猶當舍史信經若史之所闕幸存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稽古編稱爲篤論若必欲證之則姜廣義范詩瀋所據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遨遊桐柏亦可爲會諸侯於淮上之證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將七羊湯傷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

也賦也鼓鍾擊鍾也世本垂作鍾釋名鍾空也內受氣多其大者名鏞釋樂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攷工記鳧氏爲鍾正義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釋水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虞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平氏縣今信陽州淮浦縣今阜寧縣將作樂而擊其鍾將將然其傷淮水之流湯湯然詩人何爲憂心且傷也則以樂非其正作非其所之故幽王用樂不以德比以下明作詩之事補序文也淑人君子德允不忘因念有賢人君子之世無此淫樂故其盛德至善有令人沒世不能忘者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喈皆湝戶皆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太元樂鍾鼓喈

喈注喈喈和聲也此云猶將將則上將將亦聲之猶
說文湝云水流也小徐曰眾水之貌賢人君子德不
回邪則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所以沒世不能忘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鼛占
毛妯勑畱

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鼛大鼓韓人
云皋鼓尋有
四尺長丈二大鼓也皋即鼛字三洲淮上地無攷蘇
詩傳謂為水落洲見妯動心為之驚動而不止於憂
者以賢人君子之德不若是則其時之
樂亦不若是也下章故言古樂之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籥
灼僭
七林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

同也以雅以南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株
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籥不僭以籥以為籥舞也若是
為和而不僭矣
縣懸韎昧朱又作昧株朱本又作朱
禁居蔭○卒章舉古樂舞以為諷喻
正義謂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是
也至云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則非是本傳
釋文樂音岳在縣音元之上不分樂進樂也但樂字
岳為本音洛為又音本音不釋東方之樂又常義易
曉則音岳者自專為人樂進而設陸氏述毛特為本
音作訓正恐人謨讀樂進為洛明其言使人樂進猶
言使樂人進也說文欽云欠貌欠不足也不足則敬
故欽又訓敬不足則憂故釋訓云欽欽憂也今云欽
欽言使人樂進也者人進則樂進先示以欽欽使其
進而敬以將事爾故下四句言樂即是言人不僭即
是欽欽然敬孔既依釋文作音而自以洛音為說誤
矣瑟琴見鹿鳴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古者堂

上無縣笙磬東方之樂也者明在阼階東以別於西
方之頌磬也云笙磬同音者舉一方以賅四縣故訓
同音曰四縣皆同也眡瞭職掌擊頌磬笙磬大射禮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
南陳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
陳陳暘曰應笙之磬曰笙磬應歌之磬曰頌磬故縣
中之笙磬只是一磬非二器也鄭注眡瞭云磬在東
方日笙笙生也乃謂磬以笙名然則何不曰生可知
曲說不足為據磬石音有特磬有編磬釋樂大磬謂
之毊邪疏引世本曰無句作磬釋名云磬罄也聲堅
磬磬然攷工記曰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
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
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
耑是其制也四縣正義引小胥王宮縣鄭司農注云
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
箋云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大師職注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
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經只言金石絲之鏄瑟
琴磬特舉八音克諧以明土革木匏竹無不同以雅
以南為雅為南也者明四縣同音蓋為雅為南也古

者樂舞相繼樂之終為舞之始商頌依我磬聲下即
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此笙磬同音下即言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同一文義孟子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也玉即磬磬以止樂樂中之眾聲隨磬而止故曰依
我磬聲故曰笙磬同音雅者六代之樂南者四夷之
樂六代皆正聲故曰雅四夷不同名則舉南之韻句
者以例之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者為南字作
訓東夷之樂曰韎四句又備舉四夷樂名明即南以
概其三之意蔡邕獨斷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
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為之聲亦謂四
夷之樂有同於雅後漢書陳忠傳引詩以雅以南韎
任朱離韎即本傳東樂之韎朱離即本傳西樂之林
離任即本傳北樂之禁禁任以音近通用正亦以南
與韎任朱離為四夷之樂也俗閒七經小傳以南為
二南之說喜其淺近而樂道之乃不讀詩序留以籥
以為籥舞也者明非籥籥邶簡兮篇左手執籥亦謂
執籥以為舞籥舞文舞也若是為和而不
僭矣者訓不僭為和賅雅南言之僭亂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萊來喪去聲○嚴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

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大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詩志引歸氏云荒瘠之土舊皆沃壤今抽茨棘昔藝黍稷此四語慨想無竆蘇詩傳云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詞也讀數詩者不可不知此三說惟歸氏又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王乃有廢禮者意以此詩爲王者之禮則非是按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與詩語正合少牢鄭大夫之禮則此詩不謂王者自明序云刺幽王者刺幽王時無此賢此祭爾箋以君婦爲王后正義思古爲思成王昔誤稽古編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詩惟王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蓋謂齊音當讀如薺爾非謂楚薺卽采齊詩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薺卽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茨徐資抽勑留蓺魚世與餘庾以主音同享妥賜果侑又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妥安坐也侑勸也積如字又子賜○賦也釋草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策自關以西謂之刺江淮之閒謂之棘然則茨以刺人又名棘故曰楚楚刺棘貌言抽其棘茨棘不可不除也自昔何爲茨棘不除之地在昔固有所爲也我我賢臣我蓺黍稷在昔賢者所治樹蓺黍稷之地也黍稷見王黍離與與豐溢也翼翼比次貌自其未穫言我倉納之於室我庾積之於場自其已穫言圓曰囷方曰倉說文庾云倉無屋者億見魏伐檀韋昭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

始以萬萬爲億以爲酒食以是黍稷醸之爲酒烝之爲食於祭神則以享以祀於獻尸則以妥以侑而賢者因以介景福焉說文言云獻也祀云祭無已也言卽享段小箋凡獻於神曰言神歆之曰饗詩之例如此此上言以言以祀下言神保是饗是也妥安坐侑勸箋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詞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正義申之曰又者亞前灌獻之詞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曰天子請矦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卽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眞斝若眞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及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此正義所言告妥尸之禮也禮器夏立尸而宰祭嘏坐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注夏武當爲無聲之誤也少牢篇云尸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尸不飯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也此侑尸之禮故曰勸也首章傷今田萊多荒而思古也昔此黍稷爲祭祀之本以享祀妥侑領起一篇祭禮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濟子禮蹌七羊剝邦角亨普庚肆四祊補彭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祊門內也皇大保安也飪而甚本又作腍齊才細下或齊同○二章言正祭以前索祭朝踐之事濟齊就行列言蹌蹌就步趨言皆儀容也絜度也鄉嶧山曰絜牛羊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以往用以奉祭祀也祭祀不止烝嘗言烝嘗以總之猶犧牲不止牛羊言牛羊以豚之剝亨肆將各有其事故曰或亦兼通祭作略舉之詞不相爲次第也剝謂宰割亨謂責之使熟

將齊釋言文郭注曰謂分齊也王肅曰分齊其肉所當用齊讀如劑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若今屠家縣肉架故日或陳于互或齊其肉也箋易傳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秦蕙田五禮通攷云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按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若方言絜牛羊遠及饋食則遺卻朝踐一節矣况云肆其骨體於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大祝職云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祊說文作禀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何楷日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蓋封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又日祝祭于祊為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引祭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明據祀事孔明言朝踐之事箋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五禮通攷又曰絜爾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於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於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為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後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故日祝祭於祊祀事孔明按朝踐卽索祭郊特牲直祭祝于室索祭祝于祊與禮器設祭于堂為祊乎外同義蓋朝踐時尸坐於堂有腥爓之祭故謂設祭於堂也而室之內有主在焉升牲首于室故謂首也者直也直祭祝于主也以郊特牲文證之故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室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則秦說為有據矣正義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嚴緝先祖於是美大之神保歆饗之孝孫謂主祭之人有慶者謂先祖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為可慶也萬壽無疆卽少牢嘏詞之眉壽萬年頌揚卿大夫之通詞非必王者始然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七亂踖卽夕燔煩莫奏酬市由木又作醻度如字酢昨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也炙炙肉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為豆孔庶為賓為客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格來酢報也

膟律膋寮○三章言正祭薦孰

之俎豆孔碩孔庶而神安來饗之也凡祭以薦孰為正承上章索祭于祊至是而神若或至矣始行薦孰之禮以尸入也朝踐以前皆交於神明之道其意在於求神薦孰以後始兼用人道其事在於享尸賈禮疏爨今之竈也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之竈饔爨以炙肉饔人掌之廩爨以炊米廩人掌之少牢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特牲禮之牲爨魚腊爨皆饔爨也主婦祝之饎爨卽廩爨也釋訓踖踖敏也郭注便敏速捷也便敏速捷卽是儀容尚書大傳洛誥篇亦云爨竈者有容說文俎云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指事且卽薦肉之器何楷日按特牲記有肵俎有折俎有尸俎有胙俎有主婦俎有祝俎有佐食俎有賓俎其類不一肵俎載牢心舌於上設於尸餕之北尸每食牲體反著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郊特牲所謂肵之為言敬也折俎謂節解者旅醻時所設也尸俎事尸之俎牲體有九曰肩日臂日臑日肫日胳曰正脊二骨曰橫脅二骨曰長脅二骨曰短脅凡九體皆尚右周道也所以尊尸也體貴奇者何陽數也骨者何以致敬也又有膚三焉以致愛也愛敬交致孝之至也又有離肺一刌肺三焉所以貴肺者何氣主也又魚十有五魚陰物也取諸月十有五日而盈之義也腊如牲骨則猶是貴奇之義也胙俎者主人之俎自胙俎而下亦總名為執事之俎而其物薄矣此詩以孔碩言俎專指尸俎可知碩大也正義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為俎孔碩執爨事也燔取膟膋炙炙肉者明非執爨為俎之事膟膋脂膏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濯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奠謂薦孰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馨聲之誤也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

故知當饋熟之時也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鄭注詔祝於室云取牲膟膋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君婦祭主之婦廣雅嫡君也故嫡婦曰君婦凡祭之道必夫婦共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竹豆曰籩木豆曰豆祭統夫人薦豆執較執醴授之執鐙注較謂豆之中央直者鐙謂豆下跗豆謂內羞庶羞也者明兼籩豆言孔庶也內羞房中之羞有司徹云宰夫獻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按醢人掌四豆之實而世婦涖陳之四豆一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菹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淡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四豆皆兼籩故曰加豆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爲之加豆籩郎加豆之實內羞庶羞郎羞豆之賓彼薦之非君婦者以君婦惟主朝事饋食之籩豆也朝事饋食爲正祭禮不及賓爲賓爲客特推言爲

豆孔庶之用故以繹而賓尸及賓客明之正義申傳云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是也詩既推爲豆孔庶而言豆之用于賓客故又推獻酬交錯而言笑語於賓尸皆述古祭禮之美備以見豐年之樂故特統括其詞爾說者或以獻酬指舉觶之旅酬而疑皇尸未趣遽行旅酬非祭典次第不知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酬報也凡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即皆可言酬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從獻酬則有賓兄弟之旅酬其事皆交錯而行者也羞廣義引薛氏圖云宗廟有九獻之節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熟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九獻諸臣酳尸也祭之日王不迎尸別嫌也尸未入室乃作樂降神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一獻也王既祼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也然後后及王皆迎牲於門王親牽牲至庭執鸞刀取血告殺取毛告純遂殺牲以行朝踐之事於是尸出於室乃升膋于室薦腥於尸前王以爵酌醴齊以獻尸是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是四獻也薦幣告室之後更延尸坐於室乃薦孰乃迎尸

入室內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是謂饋獻五獻也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后又以王爵酌盎齊以獻尸六獻也饋食後尸乃有飲食之禮尸食訖王以王斝因朝踐之醴齊以酳尸尊相因也七獻也后乃薦加事之豆籩后又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尸亦尊相因也八獻也賓客又以瑤爵酌盎齊酳尸以備卒食三獻此爲九獻及尸酢賓長卽用罍尊三酒以自酢焉九獻後乃行加爵爲旅酬之禮此二祼在九獻之內本先鄭之說馬端臨述陳氏之言以二祼在九獻之外以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爲九獻但所謂獻者俱是獻酒非兼指獻腥獻熟也以先鄭爲長按此敬神事尸之獻酬也特牲禮云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舉主人遂酌獻賓賓飲獻爵主人自飲酢爵遂獻衆賓立飲復洗觶酌於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又自飲以導賓飲賓卒觶復洗觶酌賓賓奠觶於尊南不敢飲以俟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又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又獻內兄弟如衆兄弟之儀遂行旅酬之禮賓舉前尊南所奠觶酬長兄弟遂自飲卒觶更酌於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於西方之尊以飲初受旅者初受旅者止一人乃衆賓

中之長也於是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酬偏皆如初儀已而長兄弟酬賓亦如賓酬兄弟之儀最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舉觶於其長而互相酬皆無算爵此賓主之旅酬也詩由獻酢推廣言之傳作字訓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明獻酬兼旅酬也卒度卒獲通祭皆有法度而又得時也格來來饗而報以萬壽之大福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耆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熯而善賚洛代苾蒲必耆市志本亦作嗜億於力

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幾期式法也稷疾敕固也予舍呂○四章言爲獻禮終尸命祝以嘏於主人我我孝孫也籑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入予福曰嘏少牢受嘏之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

教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主人既稱嘏詞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特牲禮[illegible]同說文苾云馨香也芬云草初生其香分布此則指黍稷言然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故曰孝祀箋汝以孝敬享祀神乃歆耆汝之飲食也天保傳卜予也爾爾孝孫自詩人言則曰我對神言則曰爾也苾芬孝祀以下皆進致嘏之意如幾若有所期約來適與意符如式若有個格式在虧欠不得言百福也王肅曰執事已整齊已敏疾已誠正已周慎也正義疑說受嘏之禮不得有執事於其間不知正以執事之敬言孝孫之敬所謂官備則具備惟賢者之祭能備如此極中也周書洪範傳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時是也萬億言多無數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鍾鼓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也

五章言祭畢之事正義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戒者謂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祭孝孫於此之時則往于堂下西面之位致告告利成也者工祝以利成告于主人也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又少牢云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告曰利成祝入尸謖特牲云祝東面告利成尸謖注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也謖起也皇大言尊大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孫也公羊何注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徐翼說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此古人祭必

有尸之義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曰神醉者思其所耆儼然如見也鍾鼓送尸正義本作鼓鍾送尸謂尸出入奏肆夏故也段小學云宋書禮志兩引皆曰鍾鼓送尸正義亦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鍾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按虞世南北堂書鈔亦作鍾鼓送尸則段定本為不誤保安也箋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眾之執事也廢去徹通遲慢也膳夫職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九嬪職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特牲禮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不遲箋以疾為敬也燕而盡其私恩也者箋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按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主人以胙俎籩豆及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為備言燕私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耆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以綏後祿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

卒章以燕私之頌禱作結見田穀修豐則上下受福如此所以為諷也正義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後來入於寢而奏之寢即廟後之室燕祭不得同樂而樂器則無不具綏安謂以燕而安其祭之勞安然後受福祿也者明燕樂以受祭之福祿也將行謂胙俎籩豆及尸兄弟之庶羞皆行列于燕也燕私之典脤親睦族諸父兄弟莫有怨忿乃具慶于醉飽之後長幼同姓之親皆再拜稽首而致頌曰神乃歆耆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焉考成也惠順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時安也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徐翼說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順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盡也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

極也少牢嘏詞本此正義神書飲食以下皆慶詞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嚴緝引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奏庶艱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田法成于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于天下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按劉說申序最精蓋成王之業王業也謂禹功功也詩以禹功言周召以成王之業諷幽王謂其不能有疆理天下之臣功也序故以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明之劉氏恐人不解成王之業爲周召故補出周公輔弼成王句又恐不解禹功爲臣功故補出田法成于禹稷等句言禹稷則非責王者之功可知言輔弼則爲傷臣道之廢可知呂記猶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以疑序中成王可見善讀書者之不易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甸田見畇勻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也治平聲墾苦很辟婢亦○賦也甸訓治明南山禹治爲虞廷臣鄭之功嚴緝禹平治之功不獨終南山以終南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言之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按云禹治而邱甸之則是申傳甸治非易傳也但甸之爲字旣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塒成田而作賦乃一貫事故甸治中自具邱甸之義故正義云此及韓奕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邱甸之異於鄭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一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義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成閒有洫同也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故云禹治而邱甸之高平曰原卑溼曰隰無不開墾辟除以爲彔田故曰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者明成王豈能田有爲田之者乃令我後賢後民得以疆其經界理其條理成其或南或東之壟畝焉正義引孟子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趙注經亦界也經界者地畔之名故云疆畫經界也呂記引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涂古者溝洫之法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卽在遂溝洫澮川之上皆一縱一橫大小淺深以次相注故曰理分地理也徐六帖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姑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閒畝畎爲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閒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爲疆中閒澮道洫涂遂徑皆爲理是也按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其閒則遂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以資蓄瀉備旱澇其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皆因其地勢水勢而爲之使其東西爲橫南北爲縱地勢西北高於東南水流趨東南者爲多故須順其勢以爲疆理而治其田畝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也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中行水曰畎所謂廣尺深尺謂之畎畎同畎畎同畎畝必順其畎勢南北爲

縱東西爲橫甽橫則畝橫甽縱則畝縱矣甽水達於遂則甽縱遂橫甽橫遂縱不外南東南畝東西爲阡東畝東西爲陌故曰或南或東也長樂劉氏曰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也必曰南東者邊在田首甽水趨下大抵由西北而東南田首多在東南故曰或南或東自彙有西北之義但西北少而東南多觸姜廣義凡遂在田首獨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甽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諸畎之水皆直注於遂畎直畝亦直遂東則畝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遂南則畝東矣畝雖亦有西北而溝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洫之定制則畝但言南東可矣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雨于傳雰芳云霢上革霂木優說文作瀀渥烏學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小雨曰霢霂釋天云冬爲上天陸農師曰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優[illegible]渥厚就雨雪

言霑潤足盈就土膏言三農之事雪欲其盛故曰雰雰雨欲其微故曰霢霂冬有積雪春復有小雨所以優渥霑足也而百穀於是生爲百穀見豳七月周書君奭篇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此言周公輔弼成王克奉禹功甸治而天降之和也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場亦或於六畀必寐

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場訓畔說文畔云田界也正義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說文穡云穀可收曰穡曾孫之穡公田所收以爲酒食也呂記引邱氏曰與尸謂熟食並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並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凡祭始終用飲食故推言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廬力居剝邦角菹側居祜戶

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菹側魚○中田田中說文廬云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正義古者宅在都邑田在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瓜成獻於天子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也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然則農田之瓜蓋斂於場人而獻之天子者也禮曰瓜祭上環環乃瓜之脫華處此云剝瓜爲菹者瓜祭是一物不忘其先之祭此剝而爲菹乃天子庶差百二十品之祭爲不同也菹酢菜也獻之皇祖言剝瓜爲菹亦可以獻皇祖說文祜云福也此二章推疆理之功言有以奉祭而祭則受福只是美詞作諷下二章更就祭事唱歎以足此意並非祭祀之詩淺人乃謂五六章方正言祭祀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騂息營膋聊

騂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中丁仲○箋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此申傳也正義引禮運曰元酒在室是祭有元酒也又引鬱人注曰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賁之以合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又引天官酒正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三酒卑於五齊非祼獻所用郊特牲云既灌然後

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云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以鬱降神也鸞刀刀有鸞者正義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是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鄉大夫鸞刀以刲之取膟膋則此亦鄉大夫也毛以告純者騂牡純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膋故曰膋脂膋也血以告殺者若不殺則無血韋昭曰明不因敬是也膋以升臭者謂燒其脂膋升其臭氣又申之曰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者明就朝踐饋食二節槊括言之故正義並引郊特牲文一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一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蓺蕭合馨香注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此爲兩事蓋一祭而前後有二燎其曰取膟膋燔燎升首者升首在燔燎之後則當朝踐時也其曰既奠然後蓺蕭合馨香者蓺蕭在既奠以後則是爲就時也兩引之而不辨蓋申明膋以升臭乃合始終之用而通言之王義本毛以告純以下皆作箋云而辨之曰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

兩字今依段定本從集注作傳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苾芬見楚茨疊言之以見黍稷馨香之盛烝進釋詁文享云獻也是烝是享是進獻之也皇大也嚴緝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此詩言祀事統王者至大夫士之祭言之也而並有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也推其本於原隰疆理之治爲禹稷周召之功序所謂思古以此

卷二十終

甫田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一　毛詩小雅

巴郡王劼讀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正義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然則當如上篇序云不能修成王之業耘耔天下以奉稷功故君子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食嗣耘芸

耔子依說文耘字作䅰或作秐耔字作秄薿魚起髦毛

倬彼甫田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烝我髦士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除直慮治平聲○賦也甫田謂天下田也者明甫田非言一大田也十千言多也者明十千非以數計也王肅曰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我君子自我所謂恨不生逢其時陳餘儲也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因食陳而明尊君親上之故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慨古屢豐之年即今此之南畝其所以有年者則在農不失職爾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壯曰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說與傳同攸介攸止介大也王肅曰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後世補苴

之治不知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孟子言王道不外耕桑本詩教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正義引管子日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此聖人富教之義也故傳特申明之

以我齍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齍資又作齋又作齊犧許宜御五稼

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盛平聲○器實曰齍釋齍字在器曰盛申訓器實爲齍通作粢明猶絜也左氏桓六年傳絜粢豐盛亦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犧牛也白虎通義五祀篇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箋謂純色之羊因曲禮牛純色之牛而誤社后土也者后土配社之神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共工氏子曰句龍能爲后土之官職主土地後轉以

配社卽土神也春秋祈報之社亦如之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者月令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四時所以成歲故於四立之日迎四方之氣而四時之帝神皆與祀焉其中央之氣分旺四季者則祭以夏至之日方澤之禮神其號曰地祇卽后土之神也句龍配后土合之四方爲五帝又謂之五祀配食之人神謂之五官不連地祇言則謂之四方合之圓丘祀上帝則謂之六宗尙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是也其配食之人神重爲句芒木官配食于東黎爲祝融火官配食於南該爲蓐收金官配食于西修及熙爲元冥水官配食於北句龍爲后土土官配食於中惟圜丘無定配王天下者各以其祖配食焉如思文之以后稷配天也所以六宗只五帝三帝兵匹郊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四郊五帝何復云社中庸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禮天神曰郊則禮地祇曰社地祇卽后土春秋之社居四郊之外而后土則在五帝之中故傳訓社爲后土謂方爲四郊明以社以方舉歲徧之祭爲田臧農慶所本下乃申言祈穀之琴瑟擊鼓焉或分以社以方爲秋報以祈甘雨爲春祈者不知歲徧之后土爲五官也田祖先嗇正義引郊特牲注曰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王肅曰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廪實而知禮節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饁于輒畯峻攘如羊易以豉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治平聲○以上篇信南山傳準之曾孫成王也上篇曾孫豈能田自有爲田之者此曾孫豈能來亦自有爲來止者田畯之至令典之行卽曾孫之來止也以農夫務事婦子饁饋而喜焉故取嘗其饁之旨否以親之所以爲勸也左右無方也竟畝之禾莫不

豐治所以旣美善且有成也不怒言非法令所驅迫克敏言時平而人得盡力於畎畝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茨徐私庾羊主坻直基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此言收穫從上終善且有說來以足首章有年之義在野曰稼茨積箋茨屋蓋也茨本訓屋以草蓋故正義謂言其聚高大如屋茨爾粱車粱輿上茨積作互訓此言車粱則上爲屋茨可知上言積則此亦言積可知正義引孟子曰十二月車粱成粱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故以比禾積露積日庾坻小皆也以廣聚爲義京高丘也者釋丘云絕高謂之京以高積爲義箱大車之箱也箋萬車以載之是也黍稷稻粱見秦權輿傳倉箱之盈爲農夫之慶農夫有慶則曾孫先蒙其福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得自存焉矜古頑或作鰥○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拔此箋亦本楚茨序爲說而不能申明賦重政煩由無賢才刺之者蓋以刺其時爾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種章勇覃以冉又以廉

覃利也庭直也賦也準上篇甫田傳大田謂天下田也楚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故日多稼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拔周語土乃脈發韋注引汜勝之種植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發此云乃事故日可拔而事之段定本云此謂覃創剡之假借東京賦正作剡俶始載事也王肅曰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百穀見豳七月庭直釋詁文注之庭條直也碩大若順也大田之稼繁滋碩大於民力之普存見曾孫時政之大順也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阜才老稂郎莠餘久去起呂螟冥螣忒蟊莫侯穉稚畀必二

實未堅者曰阜稂童粱也莠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方房也孚甲始生未成實者曰方實未堅者曰阜成孰曰實壯盛曰好皆孰百畝之既庭且碩言稂童粱見曹下泉莠似苗也者魏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謂莠秀挺出直上非若禾莠之下垂然其始時莠與禾苗莫能分辨故論語惡莠之亂苗以其似苗也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孰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食心曰螟四句釋蟲文郭注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皆蝗類也稼既堅好方思盡去蟲災無使害我幼禾而田祖若有神焉則並執持付之盛陽矣蟲生於陰而畏陽以炎火言盛陽喻言消爍無孑遺矣盛陽大陽也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渰於檢雨我于付斂力撿穧才計穗遂

渰陰雲貌淒淒雲行貌祁祁徐也秉把也段定本引說文云淒淒雲起也渰雨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顏氏家訓釋文正義皆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段說如此惟釋文引詩作興雨按之經文上句狀雲下句狀雨於段說自合似不必作雲字公田井田孟子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以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公田之制所謂雖周亦助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匠人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皆謂九夫爲井者卽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說以百畝爲一夫公田亦百畝故云九夫非必畿內制井田異於邦國無公田也鄭注所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于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非確論金榜禮箋小司徒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隧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溝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其說審矣周頌噫嘻傳私民田也我公我私見民心親上勤務說文穉云幼禾也穧云穫刈也一曰撮也不穫穉刈之棄者不斂穧斂之餘者秉訓把說文云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是遺秉以禾言滯穗以穀言穗見王黍離以彼此言處處

皆有伊維也寡婦窮民正義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禋因 享許兩

騂牛也黑羊豕也承上三章言凡此多稼由於農人務事祭祀克享方四方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祭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皆地祇大司寇禋祀五帝大祇注禋祀祭天神也此以來方禋祀該言盡力於上下神祇騂牛黑羊豕者明該言犧牲黍稷亦該言備物以介景福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也日知錄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祀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格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承命之賚必在於觀民而訢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前四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以政煩賦重言賢非其賢而天下受其斂此篇以下則言非賢之害見於朝庭者小雅幽王詩居多楚茨以前只是指賓一人一事楚茨四篇乃統觀天下此後則推論理勢所必王以明四夷交侵中國背叛非一朝一夕之故如褒姒三詩正月是指刺車舝則以寓思賢白華則以喻君子小人可見變詩亦自有次第也且刺幽諸詩大半皆托於陳古諷諫時事所謂追刺也如賓筵爲平王之世衛武公入相時作亦指稱幽王可類推矣賞善罰惡是諸侯之事明王不爵命非其賢者則是非明善惡分而賞罰乃不失其所焉此治亂之要也正義謂爵命即賞善之事者失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泱於良 韎莫撥 韐古洽 奭許力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句韐所以代韠也

六師天子六軍蒐所畱 韠畢 ○洛水名正義引禹貢漆沮既從注曰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漢歸德縣今甘肅慶陽府安化合水二縣地爲洛出源之處漢志又曰左馮翊懷德禹貢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漢懷德縣今陜西同州府朝邑縣地爲洛入渭之處皆在當日宗周鎬京畿內故云洛宗周溉浸水也以明言洛非爲雍州寖蓋申喻意以溉浸之水引起恩澤諸侯以行賞罰宏我宗周焉君子斥賢諸侯福祿爵命如茨者積小以高大如屋茨也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各本作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從段定本正之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即一染謂之縓也韠韍也韐之制似韠同爲蔽膝之衣韐則以韎爲之云韐所以代韠者明韎韐二字不一義然凡韐皆韎不必士韐也經

屬下句以作六師自是兵事之服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也按釋名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古者爵弁緇衣韋弁則服韎衣其代韠者皆以韎韐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爵弁服用韎韐之證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此詩以作六師是兵事宜服韋弁而云韎韐有奭正韋弁服用韎韐之證鄭箋以士之祭服爲爵弁韎韐因以詩言韎韐爲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服而來誤矣奭赤貌作興也王于興師之謂夏官序官云王六軍命文武之臣率師征伐所謂罰惡也如宣王命尹吉甫北伐方叔南征召虎程伯休父伐淮夷之類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鞞或作琕幷弭琫又作髀補孔珌卑吉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珕琫而珕珌珧遙

鑿徒叢璆蚪鐐遼璓力計○鞞容刀鞞也者明飾刀之鞞與說文鞞爲刀室不同二義疑原作容刀飾也故申之曰琫上飾珌下飾也傳珌通作琕與經有珌文貌字同義別天子玉琫四句說文引作禮云當是逸禮成文據公劉詩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此珧珌即瑤珌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說文璓云屬屬然則所謂鞞琫容刀者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大夫以銀士以屬皆同物戴考正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猶上章韎韐有奭奭赤貌珌文貌也刀下飾乃名鞞字又作琕戴說誠是但珌琕音義近自可通借不必改字鞞琫有珌亦兼作六師爲義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周書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謂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蓼蕭篇福祿攸同箋治平之福君臣所同矣此既同亦謂爵命無非其賢者則賞善罰惡不失其正而治平之福上下可同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言古之仕者世祿則今不得世其祿可知小人在位在高位也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矣此小人斥秉國者微操進退人材之權而人主不知故讒諂並進賢者功臣之屬皆棄絕焉鄭箋不知進退之權人主有不能操者乃謂小人斥幽王而詩敎不明矣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湑思敘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說文常或作裳是裳與常同字廣雅常常盛也堂堂亦盛意故裳裳猶堂堂也以華葉之俱盛引起之子之世澤茂盛亏言喜其有譽處也蓼蕭傳寫輸寫其心也譽樂也樂處其世祿而無失也賢者之類四方所爲屬望功臣之世後人所以勸功故覯見之者心寫其有譽處焉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芸云又運

芸黃盛也芸只是盛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言物盛則復其本也正義此華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章禮文法度也古之世祿者世服其官世守其職凡工虞水火禮樂兵農莫不各有禮文法度考之精而審之詳故其爲治也天地萬物無不得其道理焉後世六官之職守於吏胥六吏之能盡於變幻方且試之以新進統之以衰庸紛厖爲公鄙陋爲明而又戒其自任時爲更易不知其事投其職將勸其職改其官是惟付猾胥奸徒以治天下之事也況新進未必不通弊衰庸未必不圖私何其有章哉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或黃或白亦言其盛釋畜白馬黑鬣駱衞眂傳沃若猶沃沃然言世祿也者明其能御衆有沃若之美故以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喻言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此推言世祿之先賢者功臣有穀以詒孫子也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此詩曰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胄立乎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

逼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此之謂也似嗣假借字左氏襄三年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卽舉子午羊舌職死又舉職之子赤晉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亦以似爲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扈戶○禮文猶禮之節文也君以敬爲禮臣以忠爲禮上以公爲文下以正爲文君不敬則失之亢者情睽失之罷者法撓臣不忠則抗於順者巨渊抗於犯者嬌誣上不公則是非淆而人才困下不正則險詖行而朝廷蒙矣故得賢之世眾君子濟之若不足無賢之朝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無禮文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樂洛胥平聲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也胥皆也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呂記引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云桑扈竊脂鳩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陸農師之說也然則何謂鶯然有文章乎傳合下章鶯領作訓曰鶯然則鶯自是文章貌非淺白也說文鶯云鳥也鶯有文鳥借爲文章貌故以鶯然明桑扈喻起禮文君子若淺白何鶯然之有君子當時賢者君臣上下之禮文一本於得君行政之君子彼君子者既以禮文爲樂而君臣上下又無不皆樂之所謂萬物得其道理矣有不受天之祜哉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屏卑郢

領頸也屏蔽也玉藻諸侯之於天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屏亦蔽也此言君臣上下各有禮文由於樂此禮文之君子是君子爲萬邦之屏蔽朝野之綱維也不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翰戶旦戢莊立難諾何那奴何

翰幹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就上章萬邦之屏而申言之正義引爾雅注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左氏成十三年傳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又襄三十年傳鄭子皮曰禮國之幹也此言君子以禮文爲國之屏幹則百辟卿士皆以爲法是申言上章樂胥之義戢聚釋詁文不戢戢也謂上下和難讀若儺隰桑傳難然盛貌不難難也謂一時之盛那多釋詁文不多多也謂上下蒙其福皆不字爲發聲之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兕徐履觩虯○又申言和且盛之多福也說文觩云角貌兕觥以角爲之故美其角觩然各本作其觩釋文云本或作虯而絲衣泮水之觩釋文皆作觩知作觩者誤也旨美也思語詞柔嘉也彼匪通用字左氏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又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胡後箋云此彼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觩四句與此詩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與彼不吳不敖一例爾漢書五行志引詩作匪儆匪儆應注言在位不儆計不倨儆也儆通作絞交從絞省義同王詩逑聞求讀與逑同逑聚也萬福來求謂萬福來聚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於袁鴦於岡○有節由於有道交於萬物有道必先自觀人始孔子謂觀過知仁則觀過爲任賢去邪之要人主於臣下之過不患不知患在知之而或容或不容非以其事可容不可容也惟其人爲便於私者大過若無過其人爲不便於私者有功卽爲過於是一世人材無難轉移以便私於人主爲容悅則非交於萬物有道之大端矣孟子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

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當此之時更得一二大臣附會國是者將順其間則雖中主無不矜奇自是嗜欲日開不得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矣故必有格正君非之臣然後有淸心寡欲之主所以鴛鴦之詩人稱君子而序云思古明王惟后非賢不乂也呂記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崔豹古今注云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太平之時以下依序作訓言於其飛者不於其止也飛乃畢掩而羅之是取之以時飛畢以時即是交於萬物有道故箋云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廣其義不止一物待推廣以知其義正義引月令注云囧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

君子格正君心之非者輔相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如是則宜壽考萬年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戢其左翼言休息也言休息也者明在梁爲不飛者卽得休息以見不射止鳥論語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亦言得其所休息也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鴛鴦匹鳥雌雄相休息言戢左者擧雄以賅雌上章于飛則畢羅之此在梁則休息之所謂交于萬物有道遐遠大也傅至樂讀書至鴛鴦二章因悟比興之體以二章引起義在推廣絕不取象爲比擬視他篇較明顯

乘馬在廏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繩證廏救摧采臥秣末艾魚蓋

摧芻也秣穀馬也艾養也前二章以不射止鳥引起交物有道此二章以芻秣之式引起自奉有節皆擧一物以廣之箋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說文莝云斬芻卽摧訓芻之義故箋云摧今莝字也艾訓養時尙有節則無不爲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綏安也上言艾之此言綏之皆統君臣上下說非爲一人言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頍缺婢○正義諸公同姓諸公也詩言蔦蘿松柏故知爲同姓諸公詩因酒殽慨言兄弟故知爲不能宴樂同姓詩言死喪故知孤危將亾詩言兄弟甥舅故知爲不能親睦九族夏氏書解曰夏侯歐陽皆以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

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故詩曰兄弟甥舅序亦以同姓九族分言之然係追刺之作以言死喪無日故必托於刺幽王厲緝族人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詞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詞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亾之驚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眞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能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華谷蓋未知其爲追刺爾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旣見君子庶幾說懌蔦鳥蘿力多施以豉說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諸公非自

有尊託王之尊奕奕然無所薄也說文頍云舉頭也舉起也故以頍然

而起爲弁貌正義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伊何諸何言衆也對豈伊異人爲說爾即下文君子斥爲宴者蔦寄生釋文引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菟絲松蘿異物同類取其相似以見義故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施延蔓也諸公非自有尊托王之尊申正義明松柏喩王之尊也旨酒嘉殽兄弟爲宴亦足樂矣但念同姓周親尊托於王休戚同焉非自相宴飲可以爲樂奕奕然無所薄也者明托君子以斥王而憂不能宴樂爲無所薄也懌亦悅也諸公相與爲宴見之雖未足爲樂然亦聊可以娛故曰庶幾

有頍者弁實維何其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其如字怲兵命

時善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其語詞正義本作期何其猶伊何也時善

以當時之物爲善常棣傳九族會曰具來具爲會具來讀如大東詩職勞不來之來謂相勤勞也詩爲憂心而作兄弟之尊託於王而不見親暱故自爲宴會以相勸勞而已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雨于付霰蘇薦喪息浪幾居豈樂洛

霰暴雪也在首承上二章伊何何其而指其在首之弁爲說蓋非取象冠冕以爲比義也阜厚也箋猶多也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由兄弟以及甥舅類言九族霰暴雪也段小箋云暴必見誤字爾雅作消雪說文作稷雪暴當作黍如黍如稷皆謂其形也消雪當作屑雪挍以暴爲誤字不爲無見必以爲黍則亦未必雨雪先霰陰積而成以喻國是日非孤危將亡也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相見所

無幾日矣則兄弟可不具會勞來哉樂酒維宴所謂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舝胡

瞎○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是詩喻言之事由於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乃作詩正意因欲托君臣於夫婦故借褒姒言嫉妒以爲刺幽王其實詩與褒姒全不相涉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爲刺康王晏朝而作孔子取冠周南以教進賢則車舝思得賢女非以代褒姒可知賢女君子止是泛言夫婦不惟賢女非斥王后君子亦非斥王學者不能讀關雎序自不能讀此序安得知刪詩之意乃承上頍弁篇之孤危將亡而思得賢才爲挽救哉何楷曰何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可謂善用疑矣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孌力兗括古闊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興也閒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括會也齊側皆○說文舝云車軸耑鍵也兩

穿相背鍵以關物使不脫故車軸耑必設舝以爲鍵乃可行正義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閒關疊韻字後漢書荀或傳論注閒關猶展轉也此以展轉言設舝見殷勤之意思詞也與思齊大任思媚周姜同一例注季女謂有齊季女也者明如召南采蘋之喻言賢臣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言思得令聞廣譽者來會於朝有非飢而若飢非渴而若渴之懷焉好友謂相有好之人式用也燕安也於無好友句見當時之朝廷君子微矣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鷮驕好虛到射亦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
鷮雉釋鳥文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陸疏
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此平林集鷮取義止在一
集字以引起思賢辰時與時偕行之時碩女碩德之
女來教以來自教成者也周南葛覃傳古者女師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
既毀教於宗室譽譽游也困學紀聞引季氏有嘉樹韓
宣子譽之服注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又夏諺曰一游
一譽爲諸侯度射譽通作斁葛覃傳斁厭也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與有杕之杜篇彼君子
兮噬肎適我中心好之語意畧同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女汝○此以雖無作詞興有杕之杜云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故亦言飲食也無德即就無
旨酒嘉殽說大雅既醉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正是
此德字女汝所思之賢者式歌且舞謂燕樂也句中
自兼有庶幾意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陳氏雖
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是
謂斷章
取義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析心歷柞子洛湑思敘鮮息淺○柞木名釋木
栩杼郭注柞樹陸疏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
杼或謂之爲栩齊民要術稱柞砍去尋生料理還復
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構薪樵不在此數然則爲利
亦博矣詩人每以析薪喻言嫁娶取義析於彼而合
於此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士人拾耒場圃奉箕
兔園皆同此義此則兼以柞爲材木喻言賢才故曰
其葉湑兮裳裳者華傳湑盛貌析薪而言其葉盛寓
意賢才可知鮮少也賢才以少而難覯則覯之
足寫除我憂與我覯之子我心寫兮語意亦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景大也慰安也
景訓大景行與高山對文則景行猶
云大道也仰止釋文云本或作仰之
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云仰止本或
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氏所見詩上句作止下
句作之按晏子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
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既曰之者其人是特爲之字作訓則其引詩本作仰
之行之後人誤作止爾高山大道喻賢才仰之行之
喻思慕四牡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如琴言調和也六
轡以御四馬喻賢才御衆有法度僴兮執轡如組傳
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亦爲歎美賢才詩以賢才遇
主取譬新昏故四章除首二句引起之外皆與正賦
新昏之詞不倫末句特言新昏結淸喻意然引起以
高山景行則正意仍可見孫毓謨載傳云慰怨也王
肅乃云新昏謂褒姒釋文從之云王申爲怨恨之義
韓詩作慍恚也皆未能分晰正喻二義致失序傳寓
言之
旨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此詩止是刺讒凡傳論
引用亦無別義何楷謂愚意爲大
子宜咎遭讒而作不過揣謎近人乃有以詩中二人
爲王與母后四國爲戎繒申呂附會其說則夢囈矣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陸佃曰
蒼蠅善
亂聲青蠅善亂色故詩以青蠅刺讒青蠅首赤如火
背若負金璞蛆縈利喜暖而惡寒論衡曰讒言傷善
青蠅汙白同一禍敗樊藩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曰樊
圃之藩然則圃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
箋云外之令遠物也詩人以青蠅汙白當屏之於外
引起讒言不可信君子非斥王只謂執政者如陳宛
丘刺幽公而子之蕩兮
傳云子大夫也是其義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刺木也中藩
籬之用者極中
也罔極謂險詖變幻人罔極則其言亦罔極也論衡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故曰交亂

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榛上市構古豆

榛所以爲藩也正義上章言樊下二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是也構結構也廣韻架也正義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媾交更或亂也二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媟息列沈直林湎莫衍液亦○媟褻也近附也正義引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淫浸淫液縱恣也箋云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彊自收掩及醉則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作詩以刺當時之

君臣上下原始言之則自幽王媟近小人化之使然非以刺幽王也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之世此爲托古以刺今二雅刺幽王詩所以獨多可類推矣王云衞武公飲酒悔過者是韓詩非毛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勺以祈爾爵核戸革偕皆抗若浪勺灼

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

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

勺質也祈求也賦也賓之初筵賓筵之初也燕禮司宮筵賓於戸西東上無加席也燕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是主席在東而賓筵在西故言左右以賓對主言也秩秩然肅敬也以將事者之儀節言楚列貌與下旅陳作互訓言陳列也凡非穀而實之三穀菱蔥之屬皆是凡果實皆有核之物內則桃諸梅諸皆是加籩者廣[illegible]也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其籩豆薦羞之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是燕禮有遵豆也偕通作皆就舉醻者計之曰孔皆矣鍾鼓謂笙鍾頌鍾建鼓之屬既設施設其聲樂也燕禮旅酬有樂舉醻字通作酬禮記燕義篇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考大射儀卿舉后卽行射燕禮於獻士后行射因其若射之文居旅畢樂備君曰以我安君曰無不醉又薦士旅食之後故注曰薦旅食乃射者燕射主於飲酒逸逸往來次序也者楚茨獻醻交錯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謂往來之次序此則以逸逸言安適可互明也大侯君侯者

天子諸侯之射各異其侯以大侯爲君也杙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皆設鵠王以虎熊豹三皮棲鵠謂之皮侯大射以之飾皮棲鵠又張五采謂之五采之侯五采卽五正也賓射以之若以皮飾側設鵠設正舉一獸不舉三皮備一正不備五采則謂之獸侯燕射以之天子諸侯將祭選士於澤宮爲大射諸侯來朝於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爲賓射卽賓射燕射者謂息燕而與之射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者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也燕射張獸侯卽儀禮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也天子諸侯側用皮大夫士側中皆用布布用畫獸其質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畫獸則丹質也獸侯用諸鄉射燕禮云若射如鄉射之禮然則大侯君侯者非熊侯卽麋侯也抗舉猶張也梓人祭侯之詞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有燕射之禮者明篇義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因燕而射故此章皆燕禮若射則如鄉射之禮以前節次既同者庸次比耦獻猶奏也爾爾射夫發功箋發矢中旳之功勺質正義本勺作旳說文日部旳云明也从日勺聲易曰爲旳顙段注旳者白之明也故俗字作的漢魯峻碑曰永傳音齡暎矣旳旳引伸爲躲的詩發彼有勺假勺爲旳字釋文有勺音旳不爲分晰人誤爲丁歷切讀久矣廣雅質集正也周禮注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一切經音義云旳謂旳然明見今射堋中珠子是

也唐時所謂珠子猶今射堋中之羊眼居鼓子正中最小如珠鼓子五暈五色即五正也羊眼正紅其丹質之遺制歟孔廣森說鄉射記曰此質謂諸侯受矢之處即詩發彼有勺蓋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大夫士皆布諸侯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其說貝是至謂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則不知正鵠中固不必有質而質外不能無正大射以觀德賓射以親故舊朋友有不同於燕射之必欲中小者故或設四尺之鵠或設二尺之正燕皆不設質息燕之射主於飲酒故設四寸之質取其小而難中然不能獨設於侯中則備一正不備五采爲古制今制則五采別五暈矣質一名勺勺轉作招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又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射而不中反修于身質又轉爲識書盤庚若射之有志志古文識皆一聲之轉爾爾射夫也與上彼侯作對文發中彼侯之勺求免爾射夫之爵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故求發中以免爵也家語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其養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衎苦旦嘏古雅湛荅南日樂洛仇求

籥舞笙鼓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壬大林君也嘏大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康爵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中仲〇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者衛簡兮篇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燕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與燕禮工歌至正歌備一節不同者燕序歡心正歌後有無算爵無算樂正歌不言揖而

記言若舞則勺在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之際是必與笙鼓相應矣既和和之至也烝進衎樂也烈祖有功烈之祖周頌酌序云酌告成文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酌即勺燕舞歌勺蓋取射義所謂先王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故云烝衎烈祀以洽百禮百禮禮之備也壬大林君白虎通義君羣也有大大德也有羣羣賢也爲百禮所由至者嘏訓大則純全也子孫猶言曾孫湛樂也子孫燕樂乃烈祖錫子全大之福王釋詞其湛曰樂之曰當讀如歲聿其莫之聿謂因其錫爾之福聿爲燕射之樂也能技能謂射也上章既言獻爾發功此又言各奏爾能自是爾事爲命復射也室人主人主人宰夫也主人請射於賓五句正義不知此章言復射之事引大射司射請射於公鄉射司射請於賓謂非主人自請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亦非賓自取匹以疑之掤後饗曰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屨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射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之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云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胡氏申傳可爲有據拔訓仇爲匹乃仇字正義箋破爲射弨就已說非經義也主人亦入於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取弓矢於次釋弓矢亦於次也酒所以安體也者釋康爲安時中者也者大戴禮虞戴德篇言敎士履物以射時以數技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時皆訓中時以數技即中以數技時與不時即中與不中也王肅曰奏中者以飲不中者與上章祈中以辭爵互訓一義二章皆言燕射之正禮上章節次在若射則如鄉射之禮以前此章續言若舞則勺若命復射之事曰若射若舞若命復射者燕不必射不必舞不必復射也備畢言之見燕主飲酒雖百禮既至曲盡歡心然猶辭爵於已安體於人如此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幡孚袁舍捨僊仙怭毗必

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也屢舞僊僊屢
數僊僊然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數朔○上二章

陳古此二章刺今此賓之初筵泛言賓客初升筵者非燕禮之賓矣小宛傳溫溫和柔貌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各有攸當也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互訓言重愼乃不失威儀失威儀為不重愼坐謂原坐遷為徙坐既捨其原坐旋捨其徙坐者為屢舞也屢數不一之謂僊僊然輕舉貌何楷曰此舞非樂舞如以舞屬客之類直是戲爾陳暘曰前代歎飲酒酬必祀舞所以極歡心敘誠意魏晉以前尤重故漢李陵起舞以屬蘇武王智起舞以屬蔡邕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陳智匠曰比見北人猶以舞相屬則屬舞古人非不尙也然田蚡與灌夫過賓嬰家酒酬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陶謙為舒令見太守張磐磐舞屬謙謙不為起故彊之雖舞而不轉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繇此觀之以舞相屬猶非輕易其亦不可以屢矣江表孫譚酒酬屢舞而不知止顧棄所以深責之也何說足盡屢舞之義曰既

醉止聿既醉止也重言未醉既醉前為敘後為論抑抑愼密猶重愼也怭怭媟嫚統舍其坐遷屢舞僊僊言之賈誼新書道術篇接遇愼容謂之恭反恭為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嫚是曰既醉是謂既醉也秩常釋詁文呂記引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衽席所謂不知其秩者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號胡毛呶女交僛起其郵尤俄五何

傞素多

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舞不止
也呼火故讙呼端○上章從未醉說到是曰既醉此章從既醉說轉飲酒孔嘉明是箴戒醉人之詞必欲攜入燕禮雖勉彊終不安也亂我籩豆因於屢舞僛僛非兩事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僛云醉舞貌

小徐曰欹傾不能自正也卽本此傳為說鄭過也舞亂籩豆也箋側傾也俄傾貌弁者古冠之大稱齊甫田突若弁兮傳弁冠也此弁無傳只泛言冠可知若為天子以朝服燕之皮弁傳例必明之傞傞舞不止也正義本脫舞字據釋文補正側弁之俄由於屢舞傞傞亦非兩事既以屢舞則亂籩豆為郵又以屢舞則弁側為伐德皆所以深警之也並皆也說文伐云敗也言既醉而出者賓若成禮而退則衆賓與主人皆受其福乃醉而不出沈湎淫液至此側弁之俄是用敗伐厥德矣晏子春秋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失德卽敗德飲酒甚嘉之事維其有令儀德將無醉也至於郵至於伐德則不嘉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監格讖又古銜俾彼大泰羖古識志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也俾出童

羖羖羊不童也凡此飲酒承上前二章燕禮說或醉或否莫不令儀也立酒之監坐酒之

史也者明為禮飲之常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是其義鄭注鄉射云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為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引此詩云云以監史為飲酒失禮而設是也至箋詩乃謂立監助史使督飲欲令皆醉自不可從彼醉不臧承上後二章形容不知其秩不知其郵以為刺臧善也彼沈湎者不以立監佐史為善而反以不醉為可恥日知緣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式用也謂勤也相勞為勤相勉亦為勤言用是不醉反恥之時勿或從而勤勉之無使其愈侈泰愈傲嫚也匪非也廣雅由式也式法也非當言不言非法語不語乃言語之當自沈湎者之言觀之則雖無是之事無然之物無不可使出諸其口者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者明喻言以無為有大雅抑傳童羊之無角者也丁度集韻引說文云夏羊牡曰羖夏羊卽今山羊牝牡皆有角牝或有角小者牡則末有無角者羖可為童深譏醉言何所不可爾三爵禮飲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

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左氏宣二年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謂侍燕尤不可過常飲之禮孔疏據爲侍君小燕者非是三爵不識亦只謂禮飲不謂侍燕識猶誌也旣不誌禮飲之三爵矧敢多而又多於終篇舉禮爲箴風人之言如此

卷

魚藻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illegible]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鎬胡老樂洛○幽王諸篇大抵追刺魚藻次賓筵賓筵作於衛武入相平王之世其後無幽王詩明矣本篇乃有王在鎬之句其爲居東都而懷舊俗更可槪見若謂稱王在在則在鎬何待言豈無在偏燕樂之辟廱寢廟哉故序云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始居鎬言鎬卽言武王微示托於一古之義非謂詩中有武王事詩序自成一種書自有一種文法以後世記錄之文讀之鮮不失矣然則魚藻序意特言萬物失其性則王者將不能以自樂爾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頒符云豈愷

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比也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明比義王以居鎬京爲得其宐也王東都之王鎬後漢書地理志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古史攷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今西安府長安縣地王若能使萬物不失其性如魚依蒲藻則王可豈樂飲酒至於今而不失武王之鎬矣箋乃云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慮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是鄭竟以王爲武王不知飲酒何涉武王事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莘所巾

莘長貌莘長貌詞訓文選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日莘衆多也胡倭箋日此李善誤引韓爲毛也然以經義求之有頒有莘皆形容魚首尾貌仍從毛傳爲允飲酒樂豈據上箋蕭謂以八音之樂爲樂孟子所謂與人樂樂與衆樂樂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乃多○系居那傳並云那多也多以盛大爲義此言鎬京盛大爲居得其所不必燕樂言外乃淡惜之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朝潮數朔○正義引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徵諸侯而無寇其後不信益不至以爲徵會無信是也然與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不合按詩所言惟來朝錫命是作詩本事序言以禮者謂王朝有關雎和摯有別之后妃於平均如一德如尸鳩之諸侯能詔王明其是非平其好惡使天下以惡無禮而無犯非禮則麟趾騶虞信義惡之矣不然於其不能錫命以禮之微將見有數舉烽火而無信義之禰如幽王也故曰見徵思古若諸侯數至烽火而無寇尙可謂之徵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乘繩證黼斧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芼毛報卷眘勉○小宛傳菽藿也藿豆葉也今惟號豆葉食之甚美采蘋傳方曰筐圖曰筥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者明因所事以爲引起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言芼大牢者明舉牛之芼以見三牲故復以羊則苦豕則薇中足之正義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餼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君子謂諸侯也旨爲全詩作通訓全詩無以君予斥王之例以此篇下章君子與天子對文故於此明之玄褒卷龍也明元衣以加卷龍曰元褒白與黑謂之黼致工記畫績之事文引以明卷龍及黼同爲冕服三衣也元衣加褒曰元褒猶元褒加冕曰元冕白與黑謂之黼猶五色備謂之繡終南言黻衣郎此元褒唐揚之水言朱繡傳曰繡黼也郎此黻也元元衣褒褒裳黼爲繡黼丹朱之中衣曰元褒及黼猶曰褒衣及中衣黼爲中衣乃冕服三衣之一文王篇言商之孫子常服黼尋尋殷冕也黼尋猶曰黼冕舉一黼而冕服三衣可見必兼元褒言者以明錫予之備故曰及也舉者不識此及黼之義則因鄭禮注謂畫卷龍於衣此褒又云元衣而畫以卷龍致令中衣元衣不知所用而畫績之名皆不可據矣須知虞書作繪在五章之中絺不作希希不通黹黼黻繡皆蓋績之事畫績之事蓋兼黹刺之五色爲說故曰五色備謂之繪其觀象之分爲十二章者本無定論而改之爲九特鄭君以意爲通轉升降附會其說爾苟於終南黻衣繡裳傳及此傳引畫績之事者求之則可知繡褒之裳爲纏裳繡裳之上爲中衣中衣之外爲元衣於是則裳衣元褒者以加而得名可知則五冕皆元衣者異於裼褒之象色可知則此玄褒及黼爲備舉諸侯冕服三衣復何疑於黼以領句哉夏有黻冕殷有黼尋黼尋猶褒冕也惟褒必有黻故玉藻君有黼褒謂諸侯褒冕之中衣也禮器諸侯黼謂諸侯元玄之素衣也家語云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雖天子之禮日大裘以黼亦裘[illegible]必有中衣之證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居觱必沸弗淠匹弊屆界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中仲○檻泉正出釋水作濫泉正出涌出也箋芹菜也可以爲蓋王肅曰泉水有芹而入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司常交龍爲旂又爲旌旂之通稱觀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周官上公建旂九旐侯伯七旂子男五旂觀其所建旌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判焉故曰言觀其旂淠淠動也者即出車之旆旆泮水之茷茷嘒嘒中節也者即庭燎泮水之噦噦音義皆同何楷曰驂有三義禮記注外騑曰驂謂服外兩駕詩駟驂是驂是也說文謂駕三馬王肅云夏駕兩謂之麗般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是也

然此以驂騑竝言四馬爲騑則兩驂兩服兼擧之不
應重言兩騑當是驂乘之驂頻師古曰乘車之法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
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義說文
居云極也小徐
日極郎至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芾弗股古邪以韠幅福紓舒
諸侯赤芾句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由

重也偪彼力○赤芾見曹侯人篇彼傳云大夫以上
赤芾此云諸侯赤芾詩言諸侯來朝也說文股
云韠也箋韠本曰股芾韠一名蔽膝故曰在股邪幅
亦名幅左傳帶裳幅舃亦名偪內則偪屨舃綦故曰
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者申偪字義箋邪幅如今行
縢也偪束其韠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謂下至足也古
人韈上不至膝故邪幅見於外此亦因所事以爲引
起桑扈篇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交匪敖漢書引作

匪儆匪儆此彼交匪紓荀子亦引作匪交匪紓是彼
猶匪也荀子勸學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儆可
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
不儆不隱不瞽謹愼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此之謂也交古敍字交儆一義綏隱一義諸侯不交
儆不隱緩宜爲天子所予矣嚴緝樂哉此諸侯天子
之所錫命而福
祿之所申重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柞昨平駢
蓬蓬盛貌殿鎭也平平辯治也
柞見車舝柞爲材木
十年中椽二十年中
屋樽有楝梁義故以爲引起左氏襄十一年傳引詩
作樂旨杜注亦云殿鎭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
鎭撫天子之邦萬福攸同蓼蕭箋治平之福君臣所
同矣平平辯治也者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謂
辯治使無偏黨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
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

之交不相亂也辯通作辯辯治猶曰治辯左右東西
之侯國率從連帥相順從也左傳晉侯以樂賜魏絳
曰子敎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辭曰夫和戎狄國
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
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紼弗纚力馳膍頻尸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
侯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繂律綏如誰揆上聲○紼繂纚綏釋水作紼繂
紼綏說文紼云亂枲也繂云素屬段注謂素屬當爲
索屬之謨是也按釋文纚笮也說文笮云筊也筊云
竹索也是紼爲麻索纚爲竹索訓纚爲綏者古者冠
緌之垂曰綏旌旗之旄亦曰綏維舟之索亦曰綏釋

水緌繫亦謂繫爲索爾明王能維持諸侯也者申喩
意以胡正意五章首言王者錫命之禮則喩起采菽
以芼大牢次章諸侯奉節度而來則喩起泉芹三章
諸侯來不交紓則喩起芾偪四章諸侯足爲鎭撫則
喩起柞葉皆言諸侯所以來朝之事卒章乃謂諸侯
亦在明王能維持之也維持則在能揆其賢奸治亂
也故以泛舟紼纚爲喩起而言錫命又厚當時諸侯
有不優游於禮文法度而來至者哉呂記引王氏曰
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
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謨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則君子扼抑而無樂矣然天子之揆在大
臣此關雎所以重和摯有別鵲巢所以重平均如一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好呼報○此亦追刺之詩與頍弁同彼只王朝卿士托言燕樂此則就諸侯言翩反以諷
政數詞旨自有讒深骨肉相怨由於不親九族不親
九族由於好讒佞幽王有信讒之實故歸之如蔦蔦

亦言棄其九族者在兔爰桓王詩後則又托於刺平王也可見風雅指刺諸詩皆未必當時所作托古刺今人之旨何楷不知此義費盡一生心力作世本古義徒成謬妄漢書王音與王譚有隙杜鄴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淺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見疏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所爲作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騂息營胥息徐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紲息列檠景○騂騂調利也董逌曰許愼作觲觲角弓言用角低卬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利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者中喩意以明正意九族不能親睦則相怨正意卽在喩中故下但言無胥遠矣紲弓鞁也以竹爲之所以檠弓體使正者說文檠云㭊也謂轉也弓人云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賈疏內之檠中則往來體定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弛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唐弓大

弓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一尺是防之深淺體定據唐大中而言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寡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所謂中參卽此善紲檠之說也弓八又云維角觉之欲究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注負弦辟戾也又疏維角觉之觉正也謂置角於限中既正云欲宛而無負弦者引之弓髓不辟戾故也云引之如環者亦由無負弦故也云釋之無失體如環者謂放失後無失體得如環然此巧用之說也不善定其體不善巧其用則翩然而反者謂負弦而碎戾正義曰則翩然而其體反戾是也兄弟昏姻是爲九族嚴緝萬藟序引曹氏曰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元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毋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族康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頻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昏姻以杜說爲是胥相遠不親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傚一作效○承上胥遠而言爾者設爲若有其人胥然者無不遠其親上行下傚也然則爾之遠卽爾之教民胥然則民胥傚矣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也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瘉羊朱

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承上胥傚而言令善也裕饒饒亦寬也釋言寬綽也郭注謂寬裕也然則綽裕一義兄弟之閒只待一寬寬則彼此有相容之地斯干云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正此綽綽有裕之謂正義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遠敎之則綽綽有裕者少而交相爲瘉者多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亾已以

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亾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比毗志○

承上相瘉而言民之無良惡人多也一方各一方也各一方者各執一意以相怨尤所謂交相爲瘉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者明朝廷無關雎后妃和摯之德以進賢退不肖故王者不親九族而好讒佞至於爵祿不讓怨禍及之亦終必亾而已荀子儒效篇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與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引詩云云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饇於據

老馬反爲駒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饇飽也承上不讓而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者明以馬喩箋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遲已亦將然二如字爲取譬之詞呂記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小加斟量也

毋敎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猱乃刀徽聯

猱猴屬塗泥附著也徵美也猱袁字或作猱者直略○承上胥遠則胥做相瘉則不讓以至不顧者皆不善敎之使然也猱猴屬釋獸云猱蝯善援邢疏善攀援樹枝陸疏猱獮猴也長臂者爲猴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經云楚人謂之沐猴猱性善攀援勿須敎之以升木入性本惡勿須故之以相怨若更敎之是如塗塗附矣塗泥訓下塗字泥何待塗塗之則是附益也上塗字惟其塗塹茨之塗下塗字出車傳塗凍釋之塗附讀如而附益之之附附著兼上塗字作訓徽猷愼徽五典之謂屬親也與屬相親也對上章言敎之以遠故應之至於相怨若敎之以相親亦必有與屬之應孟子曰入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肎下遺式居婁驕雨于付瀌符驕見現晛現

晛曰氣也此及卒章乃諷君子以善政敎民挽迴風氣瀌瀌雨雪盛也見晛言日氣見也雪雖盛日氣升而消釋也荀子漢書引詩作見晛聿消呂記引王氏曰譽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

惡德消矣肎可下禮下也遺問遺也嚴緝居如居之不疑之居婁數也言今之君子莫能禮下問遺族姓以敎民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則上下亦將及於危難而不可解矣荀子非相篇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肎事長賤而不肎事貴不肖而不肎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仕則必危爲下則必滅引詩云此之謂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髦毛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流而去也者消之易也喻民從愈惡愈易敎商紂之世文王化行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焉蠻南蠻也釋地注六蠻在南孟子南蠻鴃舌之人髦夷髦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髳與髦音義同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有髳州今雲南楚雄府定遠縣地呂記引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

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姜廣義司馬氏骨肉相殘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耶此詩人用憂之意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鬱中仲朝潮○此皆追刺之作讒者見云諸侯不朝輒以驪山烽火附會何楷因移采菽序當之皆謬說也暴虐無親承采菽侮慢諸侯角弓不親九族說來加之刑罰不中則皆朝廷無關雎之后妃和摯而有別故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蹈悼暱女栗俾必爾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毌也菀茂木也蹈動暱近也靖

治極至也不尙尙祂息林息菀茂之柳行路之人尙就之止息喻盛德之朝諸侯所願往朝焉者上帝天也呼天而怨之一切經音義引詩上帝甚陶陶變也動變義同言暴虐之朝其政令變動不可循詩恐暱近則易及於爾敬不如遠以自全靖治極至者治謂刑罰王謂爾患使近之而予治之將難免於後爾矣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

予邁焉愒欺側瘵側界

愒息也瘵病也瘵病者暴虐之朝近之爲患此瘵病與上暱近義相足成也箋適行也行亦敖也正義引左氏昭元年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楚國策載荀子謝春申君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

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按賦意正謂蹈動無恆呼天而怨其引詩曰上帝甚神自是上帝甚蹈之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令

曷害矜危也箋傅臻皆至也鳥飛亦欲高至于天諸侯豈不欲往朝於王但有所畏而不敢俑彼人彼王朝之人其心蹈動無恆有不知其所至則何不可治予者矜人危箋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矜各本作矜段注說文矜作矜从矛令聲漢石經論語殘碑則哀矜而無喜溧陽長潘乾校官碑矜孤頣老魏受禪表哀矜庶獄俱从令不从今丁度集韻矜收十八諄从令聲故同眞先部若从今聲則歸侵覃部不得與天臻爲韻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長上聲從聰復扶又○古者長民明都人士爲朝廷之長民者長民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卽周南之關雎后妃化行俗美天下無犯非禮之謂然衣服無常自後世言之何足作刺卽民德不壹後世亦不覺其非也古者以爲治亂所繫何哉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徵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爲必有刑以正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末儀有以見民德之歸於壹也按劉說齊民之理自足是皆闕雎后妃之德和摯而有別者之所有事箋疏則以庶人之事釋經失序傳旨矣何楷不知周有忠信之訓以行歸於周萬民所望爲周人思共伯和而引羅泌云共和十四年宣王立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予不敢以爲然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闓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於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何氏說詩好新奇類不足據若此錄之聊廣異聞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行下孟望亾

彼彼明王也周忠信也賦也彼彼明王也者全篇七彼字通訓明陳古以刺今言彼明王時之長民者有如此也論語鄉黨篇狐貉之厚以居黃黃猶皇皇也箋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合下臺笠緇撮充耳琇實垂帶而厲皆謂衣服有常惟其衣服有常見其動止威儀皆不改其度而言語又有法則文章蓋由德行主乎忠信故足爲萬民所仰望焉言爲人所法傚也皇皇者華傳忠信爲周左氏襄十四年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正義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亾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撮七活說悅

臺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臺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者明臺笠一物本以御雨臺皮爲之則亦以御暑故良耜傳笠所以御暑雨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鄭申傳溓合詩意汪龍詩異義引無羊傳衰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曰此傳暑雨字後人轉寫誤倒段小箋

從之不知萬民所望之士其服緇撮緇布冠也自引披衰之農民可知傳暑甬字並不誤倒緇布冠蔡邕獨斷即委貌冠戴聖曰元冠委貌也宋書與服志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夏曰牟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蓋以布爲之則爲緇布冠以緇爲之則爲元冠其質異其狀同故獨斷緇布冠即委貌也撮小貌說文撮云四圭也漢律歷志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注孟康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斯撮爲四圭四圭爲少則所撮爲小也白虎通義引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徵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然則毋追爲最大章甫次之委貌爲最小故委貌一曰緇撮以其小也任大椿弁服釋例詳元冠之制曰元冠一曰委貌廣二寸衛縦內畢緣邉冠武異材冠緌異材緌之有飾者曰緌有安髻之幷無固冠之弁有纚有總有髦以繒爲之緇布冠則以布按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則自士以上得以帛爲元冠不復冠緇布矣惟

始冠一加之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今都人士崇儉德以爲常服故詩人言緇撮以美之彼君子女謂女有君子之行者亦彼明王時也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者訓綢爲密密直之見美於其髮者一如其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髮爲高髻之類我我今也今不復見彼明王時士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琇秀 苑鬱）

琇實美石也尹正也（蘇詩傳充耳瑱也琇實美石正義謂定本無實字有實字者爲）俗本然上傳云緇撮緇布冠此以琇實爲美石皆順經文撮以言冠之小實以言石之堅傳中實字正不必刪又項惟冕服有之正義謂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則尤誤禮天子瑱純玉諸侯以下則王石雜此都人士兼言士大夫亦玉石雜純石特明飾儉尹正者王肅曰正而吉也謂君子女爲正而吉即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菀結猶蘊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卷權蠆 勑邁）

厲帶之垂者（左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服注云鞶大帶也鞶厲郎此垂帶而厲王釋詞而猶）則也卷阿傳卷曲也箋蠆蟲也尾末捷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釋文蠆蠆也引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正義禮斂髮長者盡皆斂之短者若鬢傷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邁向往也言從之邁願從其所爲而向往之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旟餘 喜俱 盱）

旟揚也（卒章承帶髮申說飾儉不爲奢淫見非帶有餘則可不垂非髮有旟則將不卷是加一倍）爲法旟揚者說文揚云飛舉也因其飛舉以爲卷自是禮者淫之俗婦女首飾有不得見其髮者詩人美

君子女只以綢直言髮之本以卷覺言髮之末明其飾仍其髮所謂正而吉者如此卷耳傳吁憂也段小[illegible]此謂吁即盱之假借說文盱云慁也何人斯都人士盱同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嚴緝引李氏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則是刺幽王也非刺怨曠者也時多征役久勞於外其所以怨曠也故怨曠多則征役久征役久則中夏衰怨曠[illegible]有不可忍者況守正曰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所思中之摹擬其事愈幻其情愈眞即所以爲刺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匊弓 沐）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與也自旦至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卷權 又滑）

勉〇釋草綠王芻也郭注卽菉蓐草也陸疏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傷生如草其草濯彌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之綠竹不盈一匊亦謂易盈不盈與卷耳不盈傾筐同義此則因所事以爲引起予髮曲局也局卷亦曲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者申髮曲局意以明歸沐爲待役者歸也嚴緝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展庶幾其夫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盧談襜尺占詹占

衣蔽前謂之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婦人五日一御也

說文藍云染青草也衣蔽前謂之襜釋器文段注說文襜衣蔽前曰此謂衣非謂蔽厀也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襝或曰襜襝皆取蔽義是也芣苢傳袺執衽也襭扱衽也亦謂衣蔽前者盛所采物而以其衽或執於手或扱於帶與此盈藍以襜正同婦人五日一御也者正義引王肅曰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則不專以此爲庶人之事故申毛云言常日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

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喩遠也胡發箋謂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要充積因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幷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其引詩亦是以暫時爲久遠之喩按此詩本意李集解所謂期逝不至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韔勅亮綸倫〇合下章皆

設言歸時情事以極羣怨曠之淚也箋之子是子謂其君子也狩獵之總名韔弓室也郭注釋草綸云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說文糾云三合繩也是綸爲釣緡亦爲糾合絲緡之名綸之繩與韔其弓對文則韔其弓爲射訖爲之弛其弓納於韔中也綸之繩謂先釣爲之治其繩合而綸之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魴防鱮敘觀古玩〇魴鱮

見齊敝笱鄭泉曰上兼言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之文在下接言之亦舉此以賤彼也釋言曰觀示也攷工記㮚氏以觀四國注以觀示四方此言之子于釣先爲之綸其繩繩其得魚則爲之觀示於人也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傳遂往陳魚而觀之亦以示人也姚舜牧曰韔弓綸繩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爲釣者乎此蓋甚言思之至極爾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爲之役與之周旋不舍爾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膏古報〇都人士之不齊其民由於暴虐無親刑罰不中以致民德不壹兵役煩多而怨曠見於采綠是無周南關雎和摯之德矣至黍苗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無召南鵲巢尸鳩之德均平如一故不能膏潤天下而天下枯槁偏仄一由於隰桑之小人在位遺忘繇釁之徵殿廢棄瓠葉之微薄其召南在位皆節儉正直以正人倫治朝廷而成王道之風微矣夫何能明是非信賞罰以進賢退不肖如城謝以處申伯者哉晉語韋注黍苗道郘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芃蒲東膏告勞力報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 芃芃

長大貌詞訓黍苗見黍離以陰雨膏之引起召伯勞之詞興也亦以陰雨之膏黍苗喻天下得召伯而稍潤不止以黍苗喻諸侯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又晉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此兩引詩則以黍苗喻其國與身矣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嵩高傳謝周之南國也故曰南行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 任壬輦力展蓋胡合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也 合下章皆言申

伯入謝我我申伯也任者箋有負任者器物不可車牛則有人負持之輦者箋有挽輦者說文扶云竝行

也从二夫輦云輓車也从扶在車前引之車者箋有
將車者將車御車也牛者箋有牽徬牛者在前曰牽
在旁曰徬正義引地官牛人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
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徬在轅外挽牛
不與將車同也集成也申伯功成封謝則以謝爲歸
蓋通作盍釋言郭注盍何不晉語重耳若獲積德而
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
何賁不從正本詩義爲說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也 嵩高

傳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此徒行者
謂小人御車者謂君子師者謂爲師者旅者謂爲旅
者指從入於謝之官師非謂師旅之衆王左傳遂闕
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
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
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
官常以治數是也左氏襄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

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
皆謂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有羣有司也其大
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
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
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
旅也按此詩以申伯入謝美召伯之能行其職不必
盛陳兵衆如鄭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則傳不得訓爲
師者矣五百人爲旅則傳不得訓爲旅者矣處止也
申伯歸止於謝爲
召伯勞來之職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 承上申伯歸處而言召伯有肅肅嚴正之貌
於謝邑也後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
國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營之經營其始成之落成於後言始終其事也桃舜
牧曰征師役衆也人衆而役大非威信以號
召鼓舞有不能作其勇烈者故曰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承營之成
之而稱其善也說苑建本篇本
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王
宣王寧安也呂記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
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不重無以式是南邦召伯
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勞哉宣王雖淡居九重固未
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
此眞知職
分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 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者是非不明賞罰不信
君子去而小人來也然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若
一轉易間豈不即撥亂而反之治乎而斷斷然其不
能則以小人易進而難退君子易退而難進況局勢
旣成一邱之貉變置不能外其羣矣豈有帝賚良弼
之事乎故有心世道者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知其

賢君子蓋
難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難乃多
樂洛

傳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 有以利人也者申喻意以明正意樂見君子
以其有利於人也隰言在野桑爲美木在野
之美不易見故
以既見期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烏
酷

沃柔也 沃柔者七月篇爰求柔桑謂桑以柔爲美其
美在葉則空蠶爲萬民衣之然則柔之有以
利人者在
此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於糾
膠交

幽黑色也膠固也 幽黑色也段小箋謂幽即黝之假
借周禮幽堊鄭讀爲黝釋器黑謂

之黝是也桑葉之黑色者宜鑽德音孔膠言君子令聞廣譽施於身皆其德之貞而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卒言雖見不可期而愛好之心則不能忘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來謂猶言來勤凡上之勞來其下與下之勞來其上皆曰勞亦曰勤春秋鄭伯勞王諸侯勤王是也此遐不謂矣言君子在遠不得來勤於王則謂即諸侯皆來謂之謂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孝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竝引此詩同以謂爲忠告亦與來謂之義可通藏各本作藏釋文云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既訓善自當不從艸故依段定本中心臧之猶云中心好之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王廢申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各本作周人刺幽后也據漢書班婕好傳注補正又谷永傳注云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可見序本不作刺幽后而褒姒亦本無幽后之稱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或本三家乃因箋改序爾吕記引程子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是序文誤亂固已久矣郝敬曰愚幼受朱傳竊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戕父兄之逆謀宜咎能爲小升之親變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怫故序不可易也斯固善讀序者然亦未知訂經者以白華承隰桑之後蓋以戚褒姒黜申后爲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罕譬爾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菅姦俾彼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與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

白華野菅釋草文郭注菅茅屬程瑤田通藝錄釋萑葦云菅茅亦萑葦醜然菅柔忍而茅脆菅有二種小者五

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埽彗呼若埽歛人謂之荻芭江北人謂之巴芭其心之包莖者只一葉未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叅差旋繞而至於末荼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數計也荼落則莖末秃然無疏散長出數十條者故不可爲帚彗但可作流星桿爾歛人謂之蘆芭江北人謂之家芭亦呼八月芭其心之包莖者拔之剝之有三重未秀皆可取爲繩作屨也詩云白華菅兮豈謂蘆芭歟若荻芭其初華乃紫色也已漚爲菅者陳東門之池傳漚柔也以水漬之使柔彼正義云菅似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也召南野有死屠傳白茅取潔清也王肅曰白茅束白華以喻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東然後成室家也之于褒姒遠疏逖卑賤也俾使也我詩人自我獨獨寐寤言之獨以彼疏且賤者一旦親近反使我故舊退而窮處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步行猶可也

露亦有雲明露爲覆露非雨露也晉語是先王覆露子也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又主術篇覆露照導竝化無私漢書鼂錯傳令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皆與此露字同義故申之曰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首章既以菅茅喻夫婦此言王當覆露申后如白雲之覆露菅茅左傳引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同此喻意步行運行也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猶可者言天下將亂其可更近小人乎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符彪又皮流浸子鳩

滮流貌

滮流貌明池以流水爲名箋申之曰豐鎬之閒水北流正義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閒唯豐水爾池者下田畜水之處池引豐水亦北流也據孔說鎬京諸水豐爲大池水即豐水滮池即鄗池矣水經注渭水篇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滮流浿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酈所引傳與今本語異義同浸彼稻田即露彼菅茅喻意王肅曰

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人而勞心按舊莊姜賢而無子詩賦碩人申后賢而被黜詩亦謂之碩人其義一也箋以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者失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徂焦卬五綱烘火東煁市林

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燎了烓恚又烏攜○煁烓竈也釋言作湛烓也舍人云煁烓竈也正義若今之火爐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申喻意烘於煁之桑薪之所以養人而申后被黜失所獨不得其養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已乃誤會傳意賢勞我心爲賢德之不遇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聞問懆七倒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也邁邁

不說也 見現說悅○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也者中喻意以明正意邪奇害正不能見變亂是非以歎世人也權奸嬪嫉賢才陰謀詭計譎莫如湊然何一不昭昭在人耳目古今有幻惑之精宮廷無覆藏之術即其隱蒙即其發覺特人主不胥審諸所以有賴於臣鄰弼山井鼎攷異云變如鳴鼓鍾于宮中古本作鍾鼓然即今本作鳴鼓鍾亦是分鼓與鍾爲二正義鼓擊其鍾者謂子即之子念子云者承聲聞于外說來懆懆釋文引說文云愁不申也之子愁不申者飾南山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故猶示我以不說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秋

鶖禿鶖也 禿吐木○陸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劉楨魯都賦曰綠鵁蔥鶖鶖色靑也梁魚梁鶴見鶴鳴陸佃曰鶴飛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猶邶簡兮云山有榛隰有苓各得其宜也彼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即此維彼碩人彼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即此實勞我心或風或雅自有能辨之者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見鴛鴦篇彼傳戢其左翼言休息也此則以鴛鴦喻夫婦本相匹偶爲休息引起之子無良致幽王二三其德也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鄭盍以右掩左作字訓又中言陰陽相下爲喻夫婦亦以禮義相下成家道竝不專指言雄正義乃謂爲雄下雌之義以喻夫婦聚居男當有屆下於女以成家道此孔之誤鄭也鄭唯於下二句云王無答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則不知通篇之子皆斥褒姒而王之變移其心志皆衰姒無良以致爾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邊顯疷祁支從氏無下一

有扁斯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疷病也 經言扁傳言扁扁此傳申足經文之例扁扁乘石貌明斯石爲乘石也王乘車履石者申乘石之義周禮隸僕王行洗乘石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袞衣而更姸洗列周經履合詩雅履之卑兮言王者舉動必有禮儀不論高卑今於之子之疏逖卑賤而貴能之故使我心憂而病不翅矣

劼謹案正詩以垂教爲序變詩以時代爲序然變詩何莫非以垂教耶故變風秦陳以前各窮其變所終極檜曹以後乃示之變可以正之方而其變之由漸而推者亦各因其篇第以著明之至如大雅之變卒於召旻即豳風之變極思正也小雅之變卒於何草不黃即邶鄘衛之觀變窮理也若然白華之卒后不能正其位誠周道廢失之大端矣若如舊說周南王后爲風化之始小雅至白華爲變亂之極申后之罪容可追乎何說詩者反多爲之怨詞即云罪在褒姒然關雎之三夫人以下皆化於后妃之德不嫉妒且能爲文王和好怨偶使當時有褒姒其人其在和好怨偶中乎亦惟其讎偏方處也使可在和好之中申

后何得辭其責使不免於豔偏之事王后何以風化天下大史公曰妃匹之際或雖合而不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宏道其如命何是故周京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后不幸遇其褒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餘惆焉可知后不勝褒聖人訂經安能重屬婦人以天下之事哉政不預后聖人垂教安能專責王者惟妻妾是求哉蓋周京之隆使無周召雖任姒何能為故二南必繫之周公召公宗周之衰使有周召雖褒姒何害故變雅必終以召旻然則讀白華不知其為隰桑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作印證又不知其為緜蠻之夷臣不用仁心瓠葉之上位不能行禮作張本以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之由者是謂不能覩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非學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肎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飲於鴆食嗣○既錄白華得褒姒黜申后者謂隰桑之小人在位君

訐在野則在位之小人皆褒姒矣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廷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龍亡而漦在櫝而弃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弃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鄭君所以目褒姒為妖大之人以此在位小人既皆褒姒則皆從構靈中來者夫何望其有仁心而不遺忘微賤也哉

劫謹案變小雅言小人之禍王頍弁已慮其孤危將迄矣車舝思賢僅可挽救乃菀柳暴虐無親又刑罰不中以致都人士民不歸壹采綠兵役怨曠則所望於黍苗卿士能行召伯之職者不綦切哉何隰桑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更有如白華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者竟為王者所弗能治大抵叔季之世王者所能治者獨在君子以君子自處多疏而諫國必正正則不合時宜疏則易入文致也況王者為小人所誤則與利不務其本而務其末除弊不求其大而求其細瑣言不疑其詐而疑其忠觀人不好其德而好其色至於勸功不惟其賞亦不惟其罰懲過不惟其是亦不惟其非在小人無不可巧為趨避而君子難乎免於斯世矣然皆非王者事也聖之所甞在於建賢緜蠻之大臣不肎用仁瓠葉之上位不肎用禮王者其加之何夫為國以禮天下歸仁仁不肎用禮不能用儆可長乎欲可縱乎故緜蠻致歎瓠葉作歌而漸漸之石戎狄叛矣苕之華師旅起矣何草不黃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一由於仁禮不用使然此聖人訂經特以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歸告於緜蠻之大臣瓠葉之在上位者也故曰詩垂臣教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薛君曰緜蠻文貌此以小鳥喻微臣故云小鳥貌則黃鳥非倉庚黧黃可知葛覃傳黃鳥摶黍也說文丘云土之高也釋丘非人為之丘丘阿曲阿也者卷阿篇有卷者阿卷亦曲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申喻意以明正意微臣仕於人國者惟依大臣之仁者以得行其志故下言馳驅王事皆賴大臣以仁心煦嫗之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設為大臣用人之言呂記引王氏曰大臣我微賤者也我之者內之也後車箋倅車也正義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倅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蓋舉一以例其餘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憚徒旦○說文隅云陬也箋丘隅丘角也止于丘隅大學引詩與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連文而釋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注引論語擇不

處仁以言人亦當如鳥之擇地而蹈即本此詩大田不冐用仁心爲說也說文㦖云忌難也畏猶慮也亦大臣慮微賤者也小臣不敢㦖其勞大臣爲之慮其事此之謂仁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說文側云旁也箋丘側丘旁也極至也重章以致殷勤呂記引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正義敎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冐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冐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瓠戶饔於恭一作賓餼氣○不日幽王棄禮而日上棄禮不能行則知上即緜蠻之大臣大臣即白華之褒姒褒姒即隰桑之小人

小人即黍苗之黴士然則瓠葉之所謂上正爲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者也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冐用亦不飲食教載之謂微薄即緜蠻之微臣自已言之曰微賤自上視之爲微薄廢禮微薄事小而害大故錄緜蠻必更錄瓠葉以示丁寧告誡學者其可忽諸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孚煩亨普庚

幡幡瓠葉貌瓠庶人之菜也賦也庶人之菜也者明篇義庶人在官序所謂爲微薄者也瓠葉至微薄者采之亨之猶有以爲禮君子在官之稱酒即酒醴笙簧該鹿鳴幣帛筐篚言之嘗者統下獻酢醻之禮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炮本作炰白交燔作煩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有兔斯首以首言兔也蘇詩傳有兔斯首言一兔也呂記引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正義引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爛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云毛炮之按說文炰云炮毛炙肉也燔云爇也爇云燒也主人酌賓曰獻燕禮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是獻爲奏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炙隻酢才落

炕曰火炙酢報也炕苦浪○段小箋引說文云炕乾也炕火謂乾之於火生民傳貫之加於火曰烈烈即炙也燔與火相著炙與火相離正義炕舉也謂舉於火上以炙之是以炕爲抗非炕乾之訓矣酢報箋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以報主人之獻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道飲也道飲者主人自飲復道客飲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以自飲卒爵復酌進賓也按此詩不必定有四章胡後箋謂當是一獻之禮有獻有酢有醻而後一獻之禮終此說是也作詩之意在不以微薄廢禮首章以庶人在官者斥言微薄之臣後三章言一兔羞可以成一獻之禮故有四章矣左

氏襄三十一年傳趙孟叔孫豹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可知古義並不以爲士禮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漸慈冉將子亮率所類○叛之不至猶未交侵也箋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正義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文十二年左疏世本偃姓有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漢書地理志廬江郡舒舒故國莽日昆鄉龍舒應劭注羣舒之邑今安慶府懷寧桐城廬州府廬江舒城等縣皆在周東征舒之役史爾無攷徐文靖曰竹書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代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杜預春秋傳注濟陽東南有戎城以詩之武人東征言之則幽王命將往征蓋謂此㒸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山石高峻漸漸山石高峻不言貌非形容謂其漸漸高峻也自周而東由平原而山石實有漸漸高峻之苦劉執中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是也王肅曰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王言戎狄即兼荊舒並不以下二句爲征荊舒武人將率東征荊舒皆在周東皇遑通暇也朝朝夕也下何草不黃篇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同此語意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竟沒盡也何楷曰上章因石路阻隔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而悠遠仍復如故又歎其登歷何時盡也歐陽本義不遑出矣者謂涉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復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蹢的離力智滂普郎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亞徐作蹄蹢直角○豕豬釋獸文郭注今亦曰彘江東呼爲豨釋獸又曰四蹏皆白豥注引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呂記引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詩人乃據目見言爾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訓烝爲進明豕涉波與月離畢皆爲雨徵畢噣釋天云濁謂之畢注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噣濁通賈疏月離于箕風揚沙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雨師畢也月離陰星則雨者訓滂沱爲雨孫愐曰滂沱大雨也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果大雨子路問之曰昨暮月離于畢後復離孔子出子路請雨具不聽果無雨子路復問曰昔者離其陰今離其陽也不遑他矣者征夫遠行淡人勞也

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朝夕不暇何能及於戰陣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苕條華花○周時將亾不閔周而閔時者閔當時之卿士也卿士大臣孽由自作其居高而危何足閔乎訂經者乃有取於華喻焉蓋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之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天下潰亂不可言矣故前篇錄漸漸之石漸漸者事之始先觀之耑也此錄苕之華華者機之盈拔狷之象也學者玩此名篇於隰桑瓠葉之後當何如警戒哉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芸云又運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苕陵苕釋草文

蘇頌圖經紫威陵霄花也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顛而有花其花黃赤夏中乃盛釋草又云黃花蕡白花茇者以別花色之名爲其種類不一爾以陵苕托木而高與大木爲盛衰喻趨炎臣與王國爲休戚至於危亾則亦隨之而言居高而危爲可憂矣將落則黃正義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知將落乃然按裳裳者華以芸黃喻世亂之盛此苕之黃以芸黃喻居高而危皆非以華喻言周室但心憂其毀傷我周室而亦將自順爾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也徐璈曰按郭璞游仙詩云寒露拂陵苕又云陵苕哀素秋皆寓居高而危之感李注所謂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蓋總括詩義矣雋亭此說乃引李注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二句以郭詩明上二句然舊說則以居高而危言周室無論周室高危有不待言而以華喻國詞理亦不順則又有以諸夏附周而高爲言者諸夏附周何以爲高是皆不知陵苕以依

於松柏爲高惟其高義有關於松柏故危喻有取於陵苕不然詩人取喻衰亂何物不可而必以苕之華者非以松柏之高處寓朝廷之高位哉學者不識之鄕士大臣庸鄙致亂身家隨之爲居高而危而彊屬之周室請夏經旨昧沒久矣樗亭獨能指出郭詩寓居高而危之感以見說詩古義是喻人不是喻國卓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子系罶柳鮮息淺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笱苟○釋獸云羊牡羒牝牂注吳羊罶曲梁見魚麗釋器云簍婦之笱謂之罶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者明喻意小人無可貌襲君子之道也吳羊牡羒大而有角牝牂小而無角郝懿行爾雅義疏引詩曰牂羊墳首卽羒矣謂牂牝之身而欲爲牡羒有角之首豈可得乎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者明喻意小人之見利忘義者不可以持久也三星參星也隨三

垣星影轉移罶中無幾之地豈能久乎按言牂羊何不言星言星鳥言星罶何不言羒首以曲禮贊鄕羔是羔羊象卿士也小星傳參伐也參三星中爲大將左右爲參謀是三星象將率也賢非其賢之世軍旅飢饉內憂外患而卿士方養度以雍容將率惟望風而趍避乃不知其身已在苕華芸黃之上又何問乎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哉傳故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警戒之論語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下國言遠人也李集解文王之於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盛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役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小雅之詩於此止上篇苕之華閔時也是由刺王羣篇中指出誤國之人此篇仍歸之刺王者皆小誤國而受禍者王學者須知天下後世賢非其賢之君卽此幽王也何楷乃謂幽王之世行役不息之事無可攷是不知小雅錄幽王之詩皆借托刺以明天下由治而亂至於危亡之事惠周詩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彼苢者葭繫二南之終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繫小雅之末知周室之衰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 賦也言萬民無不從役者明篇義大戴禮用兵篇草木殭黃嫣爲衰顏之象此詩人據所見之氣象愁慘而言故不爲輿李集解何日不行以見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將者執事之謂經營勤勞也北山同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矜令○元亦嫣也釋天九月爲元孫炎注物衰而色元也引詩何草不元釋言矜苦也後漢和帝紀寤寐恫矜注矜病也病卽苦字從令聲說見菀柳段小學鴻鴈傳矜憐也菀柳傳矜危也何人不憐言夫人而危困可憐不必讀爲鰥詩

微笱鰥與雲韻在第十三部菀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元民韻桑柔與旬民塡天韻在第十二部洪人十二十三部合用多借矜爲鰥寡字而書堯典康詰無逸甫刑詩鴻鴈孟子明堂章皆作鰥不假借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改而左氏昭元年傳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固作鰥何人不矜當從本字非鰥之假借也段說明斷箋疏訓作鰥寡蓋不知矜字從令與矜字音義各別羣經皆譌作矜爾我征夫自我也匪民非民也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敘情憫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兕徐履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匪古通彼與我字對文兕見吉日說文虎云山獸之君也傳以兕虎爲野獸是合下曠野作訓明野獸乃宜在野率循也曠空雙聲字王廣雅疏證云匪彼也言彼兕彼虎則率彼曠野矣哀我征夫何亦朝夕於野而不暇乎家語孔子阨於陳蔡絕糧七日召子路而問曰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薄紅 棧士板
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高 注芃蕃也說文芃云草盛貌
芃本草貌傳合狐草作訓故以爲小獸在幽草之貌
狐見有狐以狐爲小獸者對上兕虎言伐木傳幽深
也言有芃者狐則率彼幽草矣何有棧之車亦行彼
周道而不休息乎棧車彼役車也者明棧爲車非士
乘之棧車周禮巾車職鄭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
共役說文棧云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蓋棧本是
棚名編竹木爲車棚以載任器
因謂之有棧之車周道大道也
劫謹案之變風列十三國先其亂之甚者以示差等變
雅一家之政其無關雎之德以正始基化而禮義失
政教廢則由微而著由近而遠由小亂以致於大壞
馬北伐南征衰伏於盛車攻吉日鴻鴈皆所謂言其
彊美斯劣矣箴以庭燎規以沔水海以鶴鳴刺以祈
父此時使白駒之賢不去而化其偏頗何至天下聞

黃鳥我行其野之悲而朝廷方作考室考牧之頌蓋
斯干無羊即節南山師尹正月褎姒十月之交之皇
父卿士所托迹也然或存一二君子於此事猶可爲
乃眾多如雨皆非所以爲正其小旻小宛小弁所傷
如巧言之爲猶將多者如何入斯之視入罔極者自
問固何如人乎究如巷伯其能免乎所以天下俗薄
谷風作矣民人勞苦蓼莪作矣役困財傷大東作矣
値茲疲敝可戒僉圭何於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
之諸大大或勞於從事或忭其任進作歌以告哀者
置若罔聞方且逢迎其君鼓鍾淮水用其往樂而政
煩賦重以致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之君子傷今思
古焉況瞻彼洛矣又不能錫命諸侯裳裳者華復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則於桑扈之君臣上下動無
禮文不可知鴛鴦交於萬物不得其道乎此頍弁所
以知其孤危將亡無能爲矣雖然君子行道濟時豈
能恝然於君臣之義哉故車舝猶思賢也青蠅猶刺
讒也賓之初筵猶戒媟近小人也使於此防危悔禍
奮發有爲則魚藻萬物仍足自樂采菽諸侯仍將來
朝角弓之九族仍足親而讒佞仍可去奈何菀柳不
修關雎和摯之德既暴虐無親又刑罰不中無親則

不和不中則不能摯而有別都人士之民德安得歸
壹緜之兵役不能無怨曠周南漢廣汝墳之風安在
乎至黍苗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俾隰桑小人如白
華發姒遺忘緜蠻微賤廢棄緜葉微薄則召南之風
亦泯矣二南即小雅二南風微即小雅盡廢於是荆
舒不至如漸漸之石戎狄師旅如苕之華迨至何草
不黃四夷交侵中國亦叛雖有善者其如之何觀自
節南山之師尹不平以來廢失眾多哀傷已久似天
下之亂非易也及觀緜蠻緜葉仁禮不用背叛遂由
戎狄而至中國則天下之也非難也蓋亂無不可以
治而庸臣有不能自明者
學者可不奉若詩教歟

卷二十二終

文王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巴郡王劼讀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劼謹案小雅序篇由始官以至政成推之歲豐人和澤及四海歸美於菁菁者莪之君子長育人材周官所謂六卿分職各萃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為政之小者也故曰小雅其公祗大臣偶王一德所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則有如文王夫文王商臣也而聖與伊尹同稱伊尹處其常文王遭其變惟商王受弗修厥德天命文王以有天下之號曰周仍止於敬故大明復命武王以伐商也然文王之作周本大王之居岐如繇立門祉固不知以王天下而域樸事殷旱旄求福祇以遐不作人為思齊之所以聖聖謂明德明德者止於敬之臣道惟文王所以聖在止敬以作人故雖皇矣天與之靈臺民歸之宜不得終三分服事矣而下武繼文繼順德也文王有聲繼伐繼伐崇作邑也惟武王猶秉文德牧野之前倘無革命之心治岐之日豈有稱王之事說者誤以繼文為繼王以繼伐為伐紂則是周家祖孫父子久已包藏嗣心臣道至文王而大壞陰險尤甚於魏晉之武帝乃天命歸之民心附之千古聖人奉之無怪臣子諂竊神器則以周文王為勸人主容悅庸鄙若以周文王為懋君臣道失政教以僞江河日下狂瀾不迴謂非說大雅者遺之害哉則鄭君首不得辭其咎矣然則武王非伐紂耶伐紂非聖人之所善也而錄生民尊祉配天者其在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惟時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卒從肆先祖懷在位先正文王之屬如南仲為殷王域朔方而武王以若屬定天下詩教進賢以致太平既醉既飽於殷於周則一也故幸而受有悛心文王之作人更遠不幸周有天下先祖亦在位而安況行藎養老乞言不失世家忠厚既以作人弦太平則神祇先祖無不安樂於冕鷺之守成君子而假樂進賢之君為可嘉也然此寶由於文王之作人有如公劉之厚民其不得以之與殷而卒致太平於周者泂酌所謂挹彼注茲也故卷阿結言進賢致太平在於去惡亦曰于彼高岡于彼朝陽言殷周巽而

太平同也然則大雅美文王之事殷教人臣以忠非善武王之伐商教人臣以不忠不從可識乎雖然繼業守文誰無止儆之臣作育人材而君子來遊來歌或非有焉有翼則上下方交譽於宜安民宜官人宜君王天下而民勞於誠隨板蕩斯作此抑抑所以戒侯度桑柔所以刺代食也然非謂雲漢之耗數無庶正冢宰也雖崧高申伯採此萬邦於外烝民山甫式是百辟於朝凡膺錫命皆如韓奕極之江漢召虎常武南仲以及大師皇父尹氏程伯奠不赫赫明明稱為有道然不和鷙以基王化無雖肅以育人材是亦人之云匹邦國姼瘁如聽卬云爾故召旻閔無臣閔無文王之臣德兼周召而遐不作人者則雖有若無也蓋元聖造邦哲人輔後非止小雅內修外擴憂勤遜樂之謂必如文王止敬為本作人為用作爭萬邦綱紀四國然後足為周南召南所繫焉後世經術不明臣道不重小臣徒以難責君無敢指斥大臣大臣徒以術要主無或仰慕古人相習成固臣謂報稱在谷悅主親臣鄰為弁髦讀大雅之篇謂以文王明臣道鮮不河漢其言矣詩書之教晦於俗義玆治之降不可復幾有心世道者可終已於言乎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周書無逸篇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受命謂受殷王之命釋言作為也作周岐始為周也周本黃帝子昌意國降居若水周名遂遷至后稷時已名岐國語魏騶芮岐畢吾西土也大王去豳邑於岐下稱岐邦天作篇岐有夷之行是也文王時猶名岐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故以下邑為公旦采稱周公因岐邦未名周前也編書周公季歷者誤豈有君臣同稱周公者乎其後文王請於帝紂命之名周遂為有大下之號此文王大事故詩人特為詠歌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言帝紂命有此周之繼名新於其舊邦也序蓋本之為說曰文王受命作周不言文王受命稱王箋乃云受命受天命而丞天下制立周邦然則王天下制立周邦非武王事所謂武王末受命者非也白虎通論夏殷周改號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漢世傳闡猶存此說鄭義熾而傳義嚬二千年來餘此班說可證

商周之際年表

甲午		商王廩辛			周文王生			商王庚丁	
									周武王生
									商王武乙
甲子			商王太丁			商王帝乙			
			周文王即諸侯位						
甲午									
			商王受辛						
甲子			周文王受命作周		受弓矢命專征伐	伐邘	伐密須	伐犬戎	伐耆
伐崇作豐自岐徙居	周文王沒太子發嗣	宅鎬	觀兵戰黎	殺比干四箕子微子去之殷亡	周武王伐紂即天位				
	周武王崩	成王踐祚周公攝政	周公居東		周公東征			營成周	
甲午		周公沒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於烏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詞昭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見賢遍○賦也在上在民上也者在民上爲諸侯於歎詞歎美文王爲諸侯守臣節揖熙敬止昭見於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本昌意舊國今命名於岐則雖舊名乃新在文王也故又以有周周也申周維新名之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言有此新名光於天下蓋帝紂是命於文王者也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者爲陟降作訓明文王所以受作周之命惟其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故帝紂亦左右以之也大紀曰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此爲史記賜弓矢鈇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說是作周以後事其爲致紂敬信則一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得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杜注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也亦謂文王能致帝紂敬信此詩首章正言受命作周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亹尾聞問

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承上言文王陟降惟其勉勉服事於殷而忠蓋之善聞歷久無已時君敬信故得請命作新周名遂以爲子孫有天下之號焉陳數奏也錫命也陳錫猶言請命卽序所謂受命哉載通用字始也經曰哉周傳曰載周序謂之作周是也矦

文王孫子言作周卽爲子孫有天下之號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言文王以止敬之道陳請錫予以始周號
施及孫子而本支皆百世祀焉本本宗一本之宗板
傳王者天下之大宗是也支支子庶子也天子世子
世有天下天子庶子出封世爲諸侯則本支皆百世
矣士仕古今字凡周之士凡仕於周者不世顯德乎
言亦顯其德於世也士者世
祿孟子文引以明世顯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楨貞濟于禮
翼翼恭敬思詞也皇天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承上言凡
周之士猶爲也文王以小心翼翼而作周其仕於周
而亦顯於世者亦莫不翼翼厥猶以事殷也皇天釋
詁文君也皇多士周書多士篇所謂商王士生猶造
也此者此周也周本商王國士莫非商王士則以厥
猶翼翼造就此商王國周者亦於凡商王國莫不造
就同惟仕於周者之楨幹所謂文王遐不作人也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多士文王所
以綏安殷邦也豈知以戒殷乎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力計 又力知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 此下二章
頌揚帝命卽天命以美作周也釋訓穆穆敬也此揆
下於字明歎美文王之敬緝熙光明以人事言周頌
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明大抵巨測者非徵光明者
乃敬文王率濟濟多士以寧殷其臣節光明無少暇
眣行可蹤迹無少覬覦世篤忠貞故天雖固命以有
天下之名而文王猶矜有商之孫子焉然帝紂命以
周名之日其商之不億孫子上帝則已命之於周邦
矣傳訓假爲固以明經義訓詁家不知毛傳之精欲
易以假大常訓爲足發明當日天人之交君臣之義
兄箋猶不易傳若引劉向傳孔子讀此詩曰大哉天

命爲說則劉本韓詩韓自訓大正可識三家與毛不
同如此有讀若是不有寡君也之有子孫統臣庶而
言非謂公族公姓故下傳曰殷士殷侯也不億億也
十萬曰億盛德不可爲衆也者明商王不能有其臣
庶服邪成五服
之服周服周邦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
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祼古亂冔況 甫藎才刃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
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
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無
念念也 夏戸雅●承上言上帝雖命改岐作周文王 猶卒殷之諸侯以事殷也侯服于周言以岐
邦爲周乃天命以代殷之號於以見天命靡常傳明
之曰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此殷士卽前之皇多士多

士篇之爾殷遺多士凡同姓異姓誰非商之孫子不
必執有客之徵子卽對下傳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言故曰殷侯也祼灌鬯也者周禮小宰注贊王酌鬱
昬之酒以歆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灌於地明不爲
歆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莫稱焉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
鳥彝嘗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周人尚臭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將訓行明祼獻
是助祭行禮非止灌鬯京大釋詁文嚴緝此祼將于
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京毛氏皆以爲大取公
羊衆大之說謂京師也華谷不知此皆白虎通義云
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之岐邑非京師祼將于京承上
言天既固命侯服于周則殷士應祼將于岐邑矣共
猶服黼冔祼將于殷者以文王爲殷之藎臣也冔殷
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舉類以明殷冔之義黼冔
猶黼冕卽衮冕也說見小雅采菽此文王卒商畔國
以事紂之事王商王也藎訓進釋詁云肅寅藎進也
是蓋與肅寅同義肅寅訓敬亦得訓進則藎得訓進
亦得訓敬進敬義同藎臣卽敬臣所謂止於敬之臣

也無念念也無字發聲爾祖殷先王也言文王爲南
王忠藎之臣以其念念殷先哲王也故羣作周而終
文之世爾殷士之祼將于殷者常
服黼冔焉所謂祼黑敬止如此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聿弁必喪息浪易以豉

聿遹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
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帝乙已上也駿大也此下三章由文王推言其後以究作周之功推文王念殷
先王故我有周遹修文王之德遹篇爾庶邦也我長
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明文王作周
名以有天下爲長配天命而行爾庶邦爲上帝之命
於我文王者亦當自求多福也此下皆告庶邦之詞
帝乙已上也者本多士篇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之語爲說言殷先

王亦克配上帝矣何天又太降喪于殷眾喪見失命
之不易乎師眾也大學引詩而釋之曰道得眾則得
國失眾則失國按此章詩意與周書多士多方二篇
文義最合毛得之矣方德申永長傳云長猶常也王
既述修祖德常善常配天命而行是以言爲言語之
言不同毛也又申駿大傳云天之失命不可改易是
以易音亦又不同毛也然下武永言配命箋永長言
我也則正本此傳又大學引此詩鄭注天之大命持
之誠不易也則仍讀易爲以豉反可見鄭
之箋詩不免卒意而彊爲之說者何哉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遏於葛義儀

遏止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度待洛⊙承上言不易云者無
止特爾身惟能歎世盜名也則雖宣昭善聞於身又
當揆度殷命之得失自天者焉然天之事實無聲臭
何有天之可度何有帝之可配凡人世之聽明才智
俱無可用惟文王之緝熙敬止爲能善法之故上遠

天下按人動順帝紂而得受命作周其
可信於一人者乃其作乎萬邦者也
劾謹案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
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然則詩稱文王
皆由追王而文王不稱王可知其稱王之說始於讖
緯成於箋疏羣緯反經不難辨識惟鄭箋援緯注經
不顧經義正義輒曲爲之詞致爲鄭學者尊箋疏甚
於聖經稱讖緯以爲博雅而經師之序傳反晦文王
乃不得自明百世矣文王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言周雖黃帝舊國帝紂命名之於岐則新也命者
名也以命名爲新傳故明之曰乃新在文王也使言
天命則新在何物新在何事豈眞在於赤雀丹書乎
況下傳又申之曰有周周也傳例常義不訓使新不
在名無庸訓周名矣惟經言有此周名之甚顯者乃
帝紂之命維時者時即新也篇中帝字皆斥王上帝
乃稱天故序云受命作周謂受帝紂命始爲周名也
歐陽詩本義曰序言文王受命作周不言文王受命
稱王箋則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
引所據乾鑿度之文曰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
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言文王

稱王爲戊午蔀二十九年疏鄭彼注則謂受命五年
後乃爲此改與原文不合孔既爲之說曰書序周人
乘黎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
其實然則乾鑿度不得其實明矣尚書西伯戡黎武
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後時黎爲衞附肅商議之
內武王戡黎是謂觀兵文王豈有議旬之師乎尚書
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
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皆西諸侯也
皆史記賜弓矢獲鉞使得專征伐之所職於西伯蔽
黎之書無涉即於乾鑿度布王號之文無礙何必文
王受命五年後乃有此改爲則鄭說六年稱王亦不
爲得其實矣戊午蔀二十九年據孔以歷其歲在戊
午以長歷武王崩年乙酉計之距戊午二十八年蓋
通計武成篇九年泰誓之十三年克殷七年而崩之
數以立此說是類謀亦云文王始霸伐崇作靈臺受
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而不言其年鄭即以戊
午蔀二十九年注之以爲有據也然乾鑿度又有入
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
命之文孔以歷其歲則在癸丑前戊午五年若以戊
午注後五年乃改計之則癸丑當云後十年乃改然

則乾鑿度文與注竝爲不得其實矣而文王受命稱王實始於此至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與大傳本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合雖武成泰誓二十五篇被僞孔之聲未必非因孔傳之誤致經文之疑其謂經傳同出一手乃閻百詩意造謬說今觀傳誤而經不誤者屢屢是否足據尙待論定然九年則有之而稱王則兼凡謂稱王者皆曰七年是二十八年不盈二年矣說泰誓十三年者或屬武王則父死不葬載木主稱大子發諸傳記可盡廢或以九年屬文王似於卽位不改元得天下又不改元之說不可通然觀金滕篇書既克商二年則是克商改稱元年矣其卽位不改元者請侯嗣立禮請命於王卽位而後改元白虎通義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武王觀兵以謙在三年之喪未畢未上受爵命之時故稱大子發故通計受命作周之數亦時事常變使然尙書後案謂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十一年觀兵孟津是也然竟謂以文王受天命布王號之年爲紀則害義矣惟其以帝紂所命爲周之歲爲紀則不得請命仍不廢王命蓋帝命

有周以世及也詩云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此之謂也故漢書律歷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據此文王受命作別九年而崩武王嗣立四年克殷武成九年卽在泰誓十三年之內是二十八年不盈九年矣僞孔而僞則所據不足爲據僞孔非僞則所據非其所據文王稱王改元之年可考究者如此他如皇甫謐帝王世紀所云受命元年始稱王採集雜說無足深辨史記最喜新奇而周紀書明年西伯崩又云西伯蓋在位五十年明文王不稱王也其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十年而崩乃史公憤世之說詩者汙茂聖賢故云道西伯也顧人反引以爲稱王之證雖然史公何能爲伯夷叔齊得孔子而名益彰顏子附驥尾而行亦顯至於文王雖孔子稱其至德而陷於易緯一成不易之數不得不稱王孔子學易以寡過文王作易以跆怨所謂天命是耶非耶詩書言天命鮮言天保不過臣子之追遙頌

揚聖緯則舉赤雀白魚以實之趙匡采曰讖緯始於漢哀平閒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元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且自作六藝論亦曰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所以教告王者乃不免爲武功井之白石書所笑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大明者篇首言明篇中所言乃文武之大事故曰大明文王有明德者緝熙光明之德也故天復命武王者以文王受帝紂命作新周號卽爲受天命定可有天下而王矣而文王緝熙光明之德必不爲此天乃復生武王以致太平則於天之復命武王愈以見文王之有明德守臣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忱市林適的挾子孿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忱信也天位殷適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見賢遍○賦也文王之德在於遐不作人然非明察則賢否不分是非不辨作人不賓故文王惟有明德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者謂在爲於明篇義天之復命武王以文王有明德之故詩志謂首二句皆指天言威緝謂泛言天人之理皆誤於箋說文武竝稱也忱信釋詁文作諶忱諶同春秋繁露引詩云天難謂斯不易惟王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釋詩意以天不易知勉王者以不可不知知天之難忱則知王之不易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者明其應爲天子已有天下挾達壓顚達通也文王雖以明德服事於殷而受不克享天命天則達之偉不通於四方不得嗣天位而正殷適是天難忱斯如此孔廣森曰按春秋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摯至任壬嬪毗申

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泰○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注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唐書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玉海仲虺居薛臣扈祖已皆其胄裔廣韻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不曰摯任仲氏者段小學曰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卽春秋紀季姜之比是也自彼殷商呂記殷商之諸侯也路史今蔡之平與有摯亭平與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是摯自殷商織內之國說文女適人曰嫁此時岐未名周曰于周于京者嚴緝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爾及與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者明仲任爲文王之母維德之行嚴緝乃配王季而與德行同志意也此將言復命武王而推言之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泰

大任仲任也身重也回違也重直用又直龍○大任仲任也明大任爲追王之稱後世稱皇太后本此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邑姜不稱大及身而后也周雖尙文親後世則猶未備故文武之諡不配於大姒邑姜諡廟之稱不加於大王王季孔氏諛謂頌稱文母爲諡然其上句烈考非諡則同爲頌揚之詞可知身重箋重謂懷孕也一切經音義引詩作大任有娠傳曰娠重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是身與娠音義同素問奇病注重身謂身中有身則懷孕也陳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翼翼恭敬也小心翼翼言文王能盡臣道以事君表記引此詩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事殷如事天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宛傴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又云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醴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無道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叛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引此詩云亦以文王垂敎臣道聿詞懷來也春秋繁露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受周名專征伐不同無不允協人心箋方國謂四方來附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引此詩而釋之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與傳義同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合

集就也載識合妃也洽洽水也渭渭水也涘厓也妃配○監視也天視自我民視既集既集於文王矣周書君奭篇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卽本此詩爲義載訓識初識者文王之集有命實惟武王然可於其初識之以天爲之生聖配於洽渭之先也作爲也合妃釋詁作妃合也何楷曰惟命既集于周不可無承命之人故武王不可不生惟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不得不早爲黙定其配洽水無攷說文引詩作郃故穀梁傳注水經河水注漢書顏注引詩皆作郃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陽縣地乾元三年改爲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妃大姒此國之女是莘在郃陽縣卽所謂在郃之陽也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地段注說文云魏世家築合陽字作合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合秦漢間乃製郃字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爾許引詩作郃後人所改渭水見秦渭陽亦莘國水名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俔牽遍迎魚敬

嘉美也俔磬也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言聖賢之妃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言

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嘉美釋詁文相鼠傳止禮也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即昏禮此言文王之昏於莘也大邦莘國莘非大邦詩人以大姒而稱美之子女子也俔磬者磬譬也說文俔云譬喻譬喻爲言如也君子借老傳尊之如天大邦有子而言俔天者猶云天人也易歸妹釋文妹者少女之稱箋謂如天之有女弟不詞後漢書胡廣傳俔天必有異表若云天之女弟則必連之妹方成文義不得以俔天二字單言矣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爲文字作訓定靜也正也文定猶曰幽閒貞靜祥善以其德爲善也渭莘國境諸侯大夫不越境以逆女親迎于渭文王時爲世子可知范甯曰大姒家在渭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然如范說不知文王之爲天子見何明文自與鄭駁異議之說同爲不足據言聖賢之妃也者明以親迎言聖人妃賢女昏禮之重不必實有其事也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者明造舟亦非實有以言王基於是始也天子造舟

四句釋水文郭注造舟比船爲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竝兩船特舟單船此因造舟而引其類梁浮梁也不顯顯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者明造舟爲詩人由有天下後言之以顯其昌大爾箋云造舟周制殷時未有等制正義云文王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皆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文而推究其詞外之義此詩自上章天作之合以下皆爲引起下章篤生武王一句故傳於此章三日言者所以發明詩意又以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明不必實有也鄭則謂造舟非天子孔則欲實坐以用天子禮儀皆失傳旨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纘子管 長張丈

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篤厚右助燮和也 此言天命非上有命既集之謂謂文王得賢妃

乃天意所謂天作之合爾于周于京是重迹之詞言前此大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今纘之者則有莘國長女焉白虎通義引詩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詩人追述推尊之詞當纘女爲莘猶未有此改則前爲來嫁于岐曰嬪于邑可知文王以岐爲周後因以邑爲京有此班說可證人多忽之正義於二章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謂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者只是塈文生義纘繼者思齊篇大姒嗣微音嗣即纘也莘對摯說長子對仲氏說維行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說傳故曰能行大任之德焉大任之德乃及王季之德也大任之妃王季維德之行既生文王矣大姒之妃文王亦維德之行是生武王故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篤厚者言天厚之所謂復命也後人不知此章詞意繫對第二章以言復命乃不得其說詩志四五六章一氣說到篤生武王以下便言復受天命以伐商是也右通作祐易繫詞傳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爾猶之也保右命爾猶假樂篇保右命之輔廣曰保護之右助之所以命之變發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曰變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

詁謹案文王取大姒生武王之年書闕有閒諸說不同紀年經世等書大抵各存意見一欲斡旋泰誓之十有三年一欲附和鄭駁異義之天子親迎故於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皆不以爲然然泰誓十有三年先儒以爲有文王受命作周之九年在內武王即位實始四年通克殷七年而崩共十年與大戴記文王世子恰合近人或舉逸周書度邑竊武王克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以爲武王克殷年近六十則十五而生九十三而終皆誤攷商紀帝紂三十二祀之前即帝乙之三十七祀周書酒誥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又多士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亦賢君也而以爲天不享殷之始豈不大誤鄭駁異義云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此無論文王不爲天子即衣鄭據易緯文王受天命王天下亦在伐崇作靈臺之歲爲文王將崩之七年即依前編書生子發於西伯昌十六年以厥享國五十年計之尙待三十四年方崩則其時亦尙未爲天子矣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大夫不越境逆女皆有明文文王不容四十七未求

不應諸侯再取左氏隱元年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注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取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謂之繼室則諸侯繼室不待取也又四年傳逆婦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卿不行非禮卿行即禮可知諸侯不以親迎爲禮亦從可知然則親迎于渭不惟不可借證天予亦斷不可說作諸侯惟世子爲可親迎則十五生武王爲可信親迎生子終於九十七齡之後則九十三而終亦無不可信孫禱辨箋云此時文王緩十三四孫子爾王季尙在豈得有制定求昏之事孔又申鄭云鄭必以文王取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爾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皆主大戴記文王世子之說鄉忠允乃說襍女是大姒爲文王繼妃以襍繼之訓爲繼室則文王元妃將爲誰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無敢懷貳心也周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曰言衆而不爲用也如林之衆來陳于牧野者無不欲我周之興起故曰言天下之望周也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巫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此之謂也臨涖也言無敢懷貳心也者明雖予侯興之衆若有上帝之臨涖於其心不敢有貳非勉武王亦非誓衆蓋狀當時人心如此爾女殷旅相謂此傳三曰言者亦皆推言詞外之意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騵元涼諒會古外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

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駵留

○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注騵赤色黑鬣也檀弓篇周人尙赤戎事乘騵言上周下殷也者申赤馬白腹爲周赤殷白也正義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大明之詩多意在言外傳故每曰言也以推關之如此上周下殷之義非傳將何從測識則不信傳者豈可與言詩哉箋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尙與上同可上以其道可尊上父與甫同男子美稱可甫猶可美也正義引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蘄與俱歸立爲大師又泰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稱泱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大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書注則謂以名爲號又孫予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鷹揚箋鷹鷙鳥也周官疏武王伐紂之時大公尙其威武如鷹之擊揚陸佃曰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應劭曰三王夏禹殷湯周武王也詩云亮彼

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者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說春秋詩者以爲文王文王率殷之牧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得便列三王哉維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循俗備新生多共辨論大王王季皆見尊號豈可後謂已王乎應說是也肆訓疾言疾伐者明其易會甲雙聲字不崇朝而天下淸明者申甲朝爲不崇朝武成篇云一戎衣天下大定謂疾伐也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謂會朝淸明也

緜九章章六句

緜文王之興本大王也興猶作也首篇文王言文王作新周號次篇大明言文王以有明德不有天下此第三篇言文王之興本大王者謂文王之作周本於大王之岐如唐之作晉荊之作楚猶是諸侯之事不知乃以有天下也魯語穆叔曰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氏襄四年注文王大明緜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爲樂自保以文王之臣道垂敎諸侯斷非以大王陰有翦商之志微

諸侯以不臣可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瓞田節亶都但父甫
緜緜瓜瓞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
也自用土居也沮沮水漆漆水也古公古公亶父也古言
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

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復陶穴陶
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家室室內曰家未
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瓝蒲剝○緜緜不絕貌明喻意以緜緜不絕之瓜瓞引起
周世有其民而言大王始遷岐也瓜紹者瓜蔓緒亦
著于但小如瓝此訓瓜爲紹以連瓞言之自係蔓緒
也瓞瓝釋草文又曰其紹瓞說文瓞云瓝也瓝云小
瓜也瓝瓝通用民周民也者明緜詩作於文王作周
以後豳岐之民今爲周民所以言緜緜也初始也生
造也民之遷岐始造安居沮沮水漆漆水別二水名
濬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不得爲一水明甚漢
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莽曰漆治說文
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闞駰十三州地理
志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
注岐水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漆
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
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漆郿
今西安府永壽縣杜陽縣即隋普潤縣今鳳翔府麟

遊縣美陽今鳳翔府扶風縣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
縣東北十里沮水無攷康海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
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近胡渭禹貢錐指謂麟遊之
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謠以沮爲漆然皆不可攷矣古
公訓豳公故又以古言久也申明因其居豳之久言
之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者明不從追王稱大王
而質言之也古公辟狄居岐孟子梁惠篇莊子讓王
篇呂覽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詮言訓泰族訓說苑
至公篇及書大傳說畧皆紀其事引以明周世有其
民也陶說文作甸云瓦器也瓴甓之屬陶其土而復
之陶其壞而穴之者復說文作覆云地室也又穴云
土室也覆禮疏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累土
爲之謂之復言於地上重復爲也若高地則鑿爲坎
謂之爲穴曰陶復陶穴者復穴雖皆土所爲而以瓴
甓之類甓之欲其堅固爾室內曰家釋宮云宮謂之
室其內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申言復穴
之義即引起築室作廟亦以明章內所言乃居岐之
初事稽古編緜之沮漆是扶風之沮漆馮氏名物疏
語已詳於吉日篇夽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間在
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

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
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
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
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
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附
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
爾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
詩首章爲大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爾毛傳本無是
說康成誤認傳意故首章之遞遷邠則解之曰爲二
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旨孔又
過執箋說曲爲解釋皆非也陳說是也今按鄘風定
之方中篇亦首章先言作於楚宮作於楚室次章乃
推原相宅升虛望楚之
事與此立言之序正同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趣走滸呼五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相息亮此因

首章言岐邦初造之艱而追溯相度時事朝早也趨岐注孟子曰遠避然去惡疾也顧野王曰來朝趣馬早且疾也戴攷正豳値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渭北正當豳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匡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閒百詩云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故云來朝趣馬言踰梁山率西水滸言循渭水梁山存今乾州武功縣北岐山在今扶風縣西武功扶風皆南臨於渭故但沿匡西上卽至於岐下矣詩志引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居稷受此五國據此則岐爲國名與魏駘芮畢同也豳公至岐必因舊名至文王始以昌意前名請命於紂而作周故其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雖昌意之國名岐已久今作於文王則新命也說者旣改文王受命作周爲文王受命稱王乃不識作周之前行岐邦名矣美女大美姜姓之女大王妃追王稱大姜也此詩作於追王後而言古公姜女明其式徽也胥宇

而言美女不過形容當時徽弱並無資其謀議內助得入等俗義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亦是斷章取義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膴武堇謹荼徒飴移契古計

周原漆沮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周廣也周原漆沮之間也者明漆沮之間平原之地所謂至於岐下是也非岐城亦非周城元和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卽今之陝西扶風縣也岐山在美陽西北大王邑在岐山南美陽之中水鄉中水鄉在周原北王禪周公廟記云周城今爲岐陽鎭遺阯猶存廣袤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南有周原是周城亦在周原北與中水鄉相東西周本黃帝子昌意國沿革至后稷時爲岐爲稷受五國之一大王居之稱岐邦至文王以其下邑周邵爲二公采公旦稱周公君奭稱召公周在今岐陽鎭邵今邵亭

後以周爲舊國名詩命改岐作周遂以爲有天下之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大王避狄徙於岐山之陽今山之西南岐城舊阯是也又云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亦因讀文王之序之受命作周爲受命稱王遂欲據周原爲名讀周之始不知此謂周原名猶公劉篇之溥原溥周義近名原亦同自非以國名名原亦不得以原名名國非名山大川可比如大原僅可名郡縣尚不可名國況溥原周原乎大抵誤於不讀毛傳周原漆沮之間一句而失其義爾堇菜嚴緝定爲堇苣之堇不謨士虞禮鄭注苦爲荼苣爲堇屬卽引此詩故於此箋云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亦如飴也爰於也於是始圖建國於是稽之卜筮於是契我龜而卜從然後築室焉契開雙聲爲義開龜刻開龜甲欲鍇之處卜師揚火以作龜注鄭司農曰謂鑿龜令可爇也曰止曰時吉卜繇詞所謂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築室于茲對上未有家室言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爰於也迺乃也慰安安之也止處也還定安集之謂左佐右佑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王安石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縱其溝涂宜發也漢耕易耨宣發土安也畝田也蕃畝新田也梓材篇若稽田旣勤敷蕃惟其陳修爲厥疆畝亦謂兩事此言勤民授田之事爲大王邑岐首務自西徂東徧一國也周偏也執事舉其當爲之事蓺攷正曰巡行國中親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四方之詞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縮色六

其繩則直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作廟翼翼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廄救○此下三章言

大王邑岐營宮室先寢廟於勤民授田之後箋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兀義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言不失繩直也者明俾之勿失廣輪方制之正乘謂之縮釋縮字非釋繩字箋通二句作釋云繩者營其廣喻方正之制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相承即乘也本不異傳乃據釋器繩之謂之縮之而云乘聲之誤當為繩也則誤矣載事也築牆之事巽巽嚴正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曲禮文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推其義類言之或亦本有成文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注捄俱陾而度待洛薨呼萌婁力又力朱馮扶冰鼛羔勝升

捄虆也陾陾眾也度之薨薨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馮馮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虆力追鍛丁亂○捄虆者說文捄盛土於梩中也釋名虆土籠也陾陾眾也言人眾也度居方言謂都聚之也王肅曰薨薨亟疾也傳合取土之眾聚土之疾申之曰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聚土而築之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者焦循曰以虆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版者則削之婁之以取其平削謂銚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婁斂也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見傳以鍛明婁爾馮馮堅實聲皆言築牆之事百堵見鴻鴈鼛大鼓長一丈二尺攻工記韗人為皋鼓長尋有四尺皋通鼛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者明弗勝之義百堵皆興大鼛小鼓一時竝作且若有不勝任者所以為勸事樂功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伉古浪將七羊

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冢大戎大醜眾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

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者郭門正門諸侯之通稱皋門應門王者之尊號明詩人從周有天下後以王者之制言大王之事也故又申之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攷周禮閽人注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亦曰畢門其朝士注同鄭注破之謂雉門三門也引春秋傳雉門災及兩觀為證乃定二年魯侯之雉門也追箋詩又異傳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則是諸侯無雉門矣故正義申傳引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門之名是也而劉原父本之為說乃曰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攷之天子有皋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皋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戴攷正又申之曰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雖極明辨但謂之天子亦止三門不闕庫雉則誤矣書闕有間然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誅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非天子有庫門之證獻按澤即皋之通假字既云聽誓於皋又云受命於庫明謂聽誓於外門受命於中門事理可信蓋天子庫門之外有皋雉庫門之內有應路故天子庫門又謂之中門以皋門為郭門雉門為闕門應門為正門路門為寢門諸侯以庫門為郭門雉門為正門以路門為寢門謂天子三門不闕庫雉者不知庫雉之名天子諸侯有先後不同也近有謂停皆三門之說者以天子皋門為外郭門雉門為城門謂據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不知孟子三里七里互言郭亦城也又以諸侯之雉門在內為南面無城謂據公羊注諸侯軒城如樂之軒縣三

函郎徐彦所識城墉之不完也又引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謂言其制之相似云天子臺門魯之宮外門亦有臺他國無臺也天子臺門兩觀魯之中門亦兩觀他國止一觀也不知禮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專就雉門言之觀郎臺也雉門兩觀所謂象魏象魏闕也故穀梁傳謂之闕門天子諸侯外宮門有臺無臺經傳無聞焉明堂位所云蓋以天子之制廣魯於諸侯如云大廟天子明堂而齊亦云明堂自非言其制相似也然郎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推之可知諸侯第一門郎天子之外門諸侯第二門郎天子之第四門天子雉先庫後以雉門爲第二門庫門爲三門應門爲第四門諸侯庫先雉後爲不同必以雉爲第二門者雉爲闕故也闕外爲外朝諸侯外朝在外門之內天子外朝亦在外門之內此天子諸侯所以必第二門爲雉門謂雉門爲城門則知庫雉之名可移易而不知爲闕懸象魏之義也然則天子五門自當以鄭司農之說爲正諸侯三門則外曰庫門二曰雉門三曰路門是也大王作郭門爲庫門作正門爲雉門門後日之皋門郎庫門應門郎雉門特移雉名於外移庫

名於內傳不曰作庫門以致皋門作雉門以致應門者以庫雉名無定位而郭門正門有定位爾釋宮曰正門謂之應門又曰觀謂之闕皆與傳義合冢土大社也者明冢土爲天子之社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釋天文申言冢土爲大社之義郭注有事祭也孫注大事兵也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春官大祝職云師出宜于社造于祖邢疏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師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冢土乃王之大社大王作社以致冢土故明之曰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殄田典慍紆問隕韻謹拔蒲八混昆駾徒對喙許穢

肆故今也慍恚隕隊也兌成蹊也駾突喙困也肆故今也

因上起下之詞今謂文王承上章言大王之興岐如此故今文王當商紂之世雖不免慍恚於小人而以明德請受帝命作新周名則亦不致隊失其令聞焉且由是混夷于襄虞芮質成而大王貽謀之烈以大

而武王太平之功以成柞棫也棫白桵也皆叢生薪木說文拔云擢也擢引也皇矣篇松柏斯兌訓爲易直此兌訓成蹊者松柏錯於柞棫柞棫自擢而松柏易直柞棫塞道柞棫自引而道路成蹊各因事而異其義也混通昆昆夷見采微駾突奔竄也喙困病瘡也呂大臨曰混夷所以爲患者彼恃其湊林大箐道塞不通爾今柞棫拔而行道通彼失其所恃是以駾突而喙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芮如銳蹶俱衞先蘇薦奏如字又作走御又作禦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慼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御侮挈苦結閒田閒相道息亮衝昌容○生性也言虞芮之成得其平惟文王有以動其性何楷曰按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卽虞芮爭田讓爲閒田之所今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閒原與虞芮相壤俗呼讓畔城是也自虞芮之君以下正義云當有其文不知何書今按與史記說苑所引詳略不同爾予我也詩人我文王也曰聿也言文王之薄伐昆夷質成虞芮而克昌大大王之貽謀者以其有此四臣也率上親下四句爲疏附先後奔奏御侮作訓正義以此四行偏賊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雨通樸卜○詩云遐不作人序云能官人官人乃所以作人官人者由近而遠由左右以致於四方故能官人爲遐不作人也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卽言文王遐不作人於商王之國者無不同於周材以服事殷矣此棫樸又以能官用士申言文王止敬事殷之道垂萬世大臣雖當亂世不可不作育人材雖如商王受猶冀奉璋髦士左右辟王以致旣醉之太平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槱酉辟璧趣七喻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 桵如雞枹必茅○棫白桵釋木文郭注桵小木叢生有刺

實如耳璫紫赤可喋樸枹木釋木作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枹樸據注經文者字疑衍槱積者段小箋引說文云槱積木燎之也云積不云燎義無取於燎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申喻意以明正意卽在喻中故援言文王率此濟濟多士以左右商王焉辟王商王也趨事商王如王命南仲之類箋不知傳言積不言燎之義輒說到祭祀皇天上帝三辰似毛公未識祭有燔柴之事者旣令此詩失其爲興且致後儒援爲文王受命郊天伐崇之據不惟文王不得爲至德而後世元惡大憝無不可托於文王以自慰者鄭君於此害義甚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髦毛

半圭曰璋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承上章申言左右之義半圭曰璋釋器璋大八寸謂之琡注璋半圭也沈括曰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象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蓋君執圭諸臣執璋左右以奉王義取於璋合左右而成圭正此詩義與傳說亦合箋易傳曰璋璋瓚也正義申之曰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故知璋是璋瓚然玉人云琭圭璋八寸以頫聘頫聘不以瓚則所執必專璋矣特頫聘有琭在國無琭琭飾也故傳只曰半圭曰璋自兼合兩璋則爲圭義非璋瓚可知汪異義又謂國之大事在祭祀與戎擧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然則禮樂農桑可統於兵敎養生息可賅於祀乎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匹世楫接又集

淠舟行貌楫櫂也六師天子六軍 櫂直敎○涇舟涇水之舟王安石曰涇在周地輿所見也雍大記涇水自平涼府城西南白崖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東流至高陵縣會於渭烝衆也說文楫云舟棹也釋名在旁擔水曰櫂又謂之楫黃集解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故以爲興周王文王孔弊軒曰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爲以稱其君者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或有據此證文王稱王者

以爲如戰國七王之例惟問秦王可稱於秦人乎楚王可稱於楚人乎此周人之詩而稱周王則其謂周之追王者可知正足爲文王不稱王之證邁往也于邁出車就馬於牧應天子之召六師天子六軍者明文王爲西伯專征伐與天子之六軍同仇故曰六師及之及與也與之爲一文王事殷之心也言此者棫樸之詩義主作人文王作人之心本於服事之臣節而服事則莫大於西伯專征故擧以言非緇熙光明止於敬者不足以作人也上章並不奉祀此章亦不出師箋誤以璋爲璋瓚邁爲出兵然猶不謂爲郊天伐崇猶未害義春秋繁露乃據爲文王稱王郊天伐崇之證則害矣豈郊天亦祼瓚乎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陟角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 倬大者說文倬云著大也雲漢天河見小雅大東篇以河漢之大於地而章於天喻起賢才衆多以周之士推至凡商王國之多士爲由近及遠而言文王壽考作人也壽考猶言終身遠不作人段小箋當云遠

作人也不字衍遠作人者由左右以至四方是非必明邪正有辨才職德位大小雖殊賢人君子無不得行其志非後世朋比近習以作奸選私之謂故周官三百六十皆遐不作人句下注腳而大雅正變三十一篇即以此句爲統宗也學者不可不知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對同

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追彫也字詁金曰彫玉曰琢合二句作訓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正義引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對文爲別散可相通相質對章爲文作互訓明以金玉非追琢不章其質喻起作人非易我我文王王商王也言商王能勉之則可以賢才綱紀四方致太平也正義綱者網之大繩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紀者別理絲縷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細微者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旱戶但麓鹿○受祖受先人之積累也受先人之基業爲受受先人之功德亦爲受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即世積累其功德大王王季受之申其功德以爲福祿而文王乃受之以作人也蓋作人非德無以正人心非福無以隆世運文王爲臣止敬有其德世家忠厚有其福則遐不作人可爲殷王城朔方可爲武王致太平若曹魏公之矯僞而荀彧死九錫無德也安漢公之庸鄙而孟通奏符命無福也豈無黨援豈無延攬皆不足以得人賢故棫樸之後又以旱麓之百福干祿受於其祖爲作人立大防焉所以垂戒萬世無德無福而僞托於作人者將以效尤爲害於其後矣百福千祿正義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古人自有此種互文呂記謂不詞是以今律古且不知干祿百福見假樂篇序即用其語爾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榛側巾楛戶豈凱弟徒禮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祿豈弟干求也

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樂洛易以豉○賦也

此詩傳不言興而箋疏之言興義各不能安據周語單穆公引此詩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是旱麓榛楛爲指其事而專言之與鳶鳶之以一物言萬物不同故鳶鳶爲興此不得爲與也旱山名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華陽國志有池水從旱山來池水即沱水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榛見鄘篇兮楛木名釋文引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蓍祿亦福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者明旱麓榛楛爲陰陽和山藪殖即爲君子干祿樂易之事所以天地開賢人出而君子作之因其時也君子謂文王文王諸侯也嚴厲以治人不如樂易以化人樂易則寬大寬大則和親上古君子所以成百辟之恭讓致一世於嘉祥者如此而已眞

風告逝大僞斯臻嚴厲獨困君子而小人以術免矣樂易徒容小人而君子以道消矣豈足言干祿哉然則干祿豈弟者必有以防微小人者焉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瓚才旱降戶江

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 句 流鬯也 鬯敕亮○瑟彼箋瑟潔鮮貌典瑞注引作卹鄭司農曰卹彼玉瓚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灌祭謂之瓚玉瓚圭瓚也者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有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纅注射挾出者也鄭司農曰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瓚以黃金爲勺故曰黃金所以飾凡勺皆有鼻爲酒所流之處因名其鬯爲流故曰流鬯也釋文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乃傳爲脫譌又一本作爲飾亦後人所加在中者對青金外言之則菁與流皆在中非朱中之中鬯秬鬯也正義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降歸也各本有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十字與禮

經不合必劉歆輩所加宋均注禮緯含文嘉九則曰進退有節行止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潔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其詞鄙俚不足信故正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悅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 鳶見小雅四月篇戾至也言上下察也中庸釋詩文察際也管子內業篇上察於天下極於地察與極竝列皆謂其所際也上章言文王受祀之福此曰遐不作人者詩本以遐不作人爲受先祖之福祿故與干祿求福上下同文盍卽以作人爲福祿也而取喻於鳶飛魚躍以言遠者棫樸以事殷言遠早麓以受祖言遠事殷之遠由此及彼受祖之遠

毛詩讀卷二十三 文王 三八

卽此卽彼以一國形風氣於一人寓化機則羣生一鳶魚爾萬事一飛躍爾大化一天淵爾故曰言上下察也沈無同曰有不感而後有感有不應而後有應語作人而猶在感應閒非神於作者也文王之作人其猶天淵之於鳶魚乎故作人於四方攸宏殷商之亂政棫樸則言周王作人於周邦求係先祖之福祿旱麓則言君子明其所以神於感應之外者惟此至誠服事之心樂與賢者共之爾此於鳶魚見喻作人之不難也惠周惕曰鳶能飛而上戾於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極於淵水充其氣也此於天淵見喻作人之不易也然據旱麓六章除御作人一語前後福祿從來中外庸臣都有這般受用獨無以作人爲干祿如文王者觀文王以樂易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王天下不與焉是何等樣福分若非具有鳶魚飛躍天淵空明景象何以緝熙光明作孚萬邦故就作人之本體言惠說是就作人之施用言沈說是總非後世延攬豪傑圖計陰私所得而僞托之者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 清酒見小雅信南山載設也騂牡純騂也詩人於後據周人尙赤而言之故傳曰言年豐畜碩也蓋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擧二者左氏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以介景福謂作人則大福在躬者而神更有以大之故曰言祀所以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力召 勞力報

瑟衆貌 瑟衆貌者明以柞棫喻起作育之人才衆多呂記引程氏曰瑟然茂密之狀故爲衆貌柞棫見緜篇說文燎放火也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鄭意串傳以人之燎草使無害柞棫爲喻君子之作人是也正義申之云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乃竝失得蓋旨矣或說燎爲柴祭天則非民之所爲神者先祖之神勞者勞其遐不作人如燎草以養治柞棫也

毛詩讀卷二十三 文王 三九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藟力軌 施以豉

莫莫施貌 莫莫施貌者明以葛藟之施於條枚喻起作人之偏於有位葛覃傳施移也汝墳傳枝曰條榦曰枚大明傳曰回違也求福不違言作人以事殷故能受先祖之功德矣禮記表記篇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引詩云云乃由讓於賢而推廣言之亦詩中應有之義至晏子春秋內雜篇晏子曰刧吾以外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引詩云云則斷章義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齊側皆○承棫樸旱麓言爲文王之所以聖也棫樸言作人以事殷旱麓言作人以求福此思齊則言作人之事本諸母者且由有聖母賢妃早成其德固非可易易言也故

曰所以聖謂作人非聖者不能惟文王生之謂聖所以遐不作人也諸儒不知詩序通前後篇立說由於不知訂經以序篇為義則謂文王所以聖為世有賢妃之助亦宜范補傳獨謂第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才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於內助其說足正鄭孔之誤然亦未知化成人才即是作人而作人本生成之德乃文王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則百斯男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賦也詩言文王所以能作人者惟其聖也而聖賢之生必有其母如后稷之生於姜嫄者故文王之母思齊大任則上足承姑之歡下足啟子婦之祥焉齊訓莊何楷曰此詩以發端齊之一字貫串後章詠文王之德曰雝肅曰

臨保皆本於此其氣稟有自來矣媚愛字詁周姜大姜明詩人之詞不必定據追王之稱如大姒之稱文母也京室王室明據追王後推尊周姜也既曰文王之母又曰京室之婦王安石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大姒文王之妃也者對文王之母作訓言母有徽音而子婦繼之則夫婦和而子嗣生有多男之慶焉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者明為頌禱之詞非事實也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又左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則武王異母弟又有毛郜雍滕畢原豐郇八人其他無致亦可見其多也趙岐孟子注文王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詩亦有言嶽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恫通御牙嫁

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適丁歷○此言文王之聖於作人者以其不失臣道也惠順也宗公宗神宗廟之神也詩言公傳言神揆下二神字為訓文王盡臣道以事殷即是順於宗公故宗廟之神安悅之而無怨無恫也寡妻適妻適與嫡通正室之曰言文王以臣道為法於妻道而推之王於兄弟之邦一以翼翼小心將之故家邦有相迎無相距也孟子引此詩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孟子之所謂恩即詩之所謂刑傳之所謂法抱朴子曰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亦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以顯臨之無射亦保保安無厭也此言文王之聖於作人者本諸身也宮廟對文自是室謂之宮雝和肅敬無在

不然即關雎和摯之德見於事為者借在宮在廟以為想象爾其實在宮亦未始無肅在廟亦未始無雝和敬即和之摯而有別故不和敬則明察未足恃利敬雖不明察而亦照臨之矣不和敬則厭惡易生和敬乃保安之無厭矣二句皆承雝肅言作人而文不類後人必欲相比說之不信傳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殄田典

肆戎疾不殄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此言作人在先去其害賢也肆故今也者明承上臨保說以雝和肅敬顯臨之足知其賢又保安而無厭如此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則其德業之大以去邪任賢無少瑕玷矣言性與天合也者明作人之聖因材而篤與天合德故不待於聞諫也王肅曰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唯聖德乃然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斁亦

造爲也斁厭也髦俊也此言去小人以安君子是謂遐不作人之實以造爲者承上

章大疾害人者皆不絕之而自絕故今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說苑見本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碑雕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按劉說亦謂所習有業與傳訓造爲同義古之人古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者譽稱也譽髦猶言稱美無厭於稱美斯士者卽上傳保安無厭之謂詩志引叔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己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棫樸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於作人呂東萊所謂聖人澤流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台哉言乎此聖人訂經雅之所以爲大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修德莫若文王釋文

皇矣一本無矣字美周也者非美周之代殷而王也美周之可王不王爾故曰天監代殷莫如周言天將以周代殷也又曰周世修德莫如文王言文王終守其世臣之節爲尤難也詩以大伯之讓引起文王然大伯雖以天下之故而所讓只其國又所讓在於一家至文王三分有二固哉天命代殷矣而能服事不周尤爲德之至而大伯所莫如者讓大雅序須知以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一節爲證據詩經是孔子所訂不得旣以事殷爲至德又以王周爲明德况此篇中稱美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皆著明服事之心而通篇王字皆據追王爲詞非有天下而王之謂故序謂修德莫如文王非謂代殷莫如文王可知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度待洛者嗜憎增

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

究謀度居也耆惡也憎其式廓大也憎其用大位

行大政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惡烏路○賦也上帝上天也帝以主宰言

赫亦明也言上帝以赫然於下方求安定斯民而成其大故下國之得失繫於愛惡矣二國殷夏也者明言殷以及夏周書多士多方言殷亦必及於夏蓋以紂之失國比桀以周王之得國比成湯詩人亦具此義獲得也不獲言失其道彼彼有道也者明求有道於四方也度居安居也謀其民之所安段小箋者卽嗜好字耆訓惡猶亂訓治徂訓存憎亦惡也申言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者明上帝於先代神明之胄固不輕棄之惟疾其政不獲而大以致亂乃眷西顧爾此此岐邦也宅居猶度居漢書谷永傳引此詩云夫去

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

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旣固屏必領菑側吏又纎翳於計栵例檉勑貞椐羌居攘如羊剔他歷檿烏簟柘蔗

串古患

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

椐樻也檿山桑也帝遷明德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

夷常路大也配媲也栭而樻去媿媲普惠○作讀爲柞載芟傳除木曰柞釋文屏除

也說文段注栭與灌爲類非木名謂小木叢生者如魚子名鯤鮞也陸疏河柳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多檉柳邪蘇椐樻別二名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漢書孔光傳

賜大師靈壽杖顏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又邪疏山桑一名槩桑攷工記弓人取幹柘為上槩桑亥之是也禹貢有槩絲是其葉宜蠶周語有槩弧是其材中弓幹胡三省通鑑辨誤云桑柘二木之葉皆可以飼蠶柘木抽條勁直而長桑木數枝攤腫而大柘之葉小而厚桑之葉大而薄今村莊園圃籬落皆有之居然可別作茇屏除謂去之也修飭平治乃理之而不去也啟開辟闢則疏通之而已擴卻剔揃是護惜之而已徐常吉曰作屏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啟辟擴剔是存有用而去無用皆大王遷岐之初事而謂帝遷明德為徙就文王之德也者大王荒之文王康之天作高山所以待文王也故下章云帝作邦作對是徙就文王之德也詩志自人論之牧野倘無受命之心自天論之岐山已鞏受命之厥故雖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而習漸為常不覺國日以大也配媲釋詁作妃媲天立厥配言文王德配上帝也胡後箋引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媲然妃之為媲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為媲止當為配天之義下作邦

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篇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皆假配為妃其義皆為兩相匹對詩書中如其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鄭箋以配為妃釋為大妃於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臺莊說是也天立厥配從帝遷明德說來傳謂從就文王之德者正以文王德配彼天為天立之配也古以受天命為天子為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為天子荀子大略篇配天而有天下者周書君奭篇故殷禮陟配天皆以人主受天命為配天天立厥配謂立其德之可以配天者故曰受命既固俗謂得賢妃為受命之固祇因誤讀闕雎爾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息浪 奄衣檢

兌易直也對配也自大伯王季從大伯之見王季也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其山岐山也箋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徙養其人民而已柞棫拔見鯀篇兌易直也者言其山之柞棫小木則擢穎而秀松柏大木則條達而長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方輿未艾矣對配釋詁云妃對也箋作為也帝作邦言為周國也作配言為生明君也嚴緝謂生文王以配天也詩志天之報其祖宗即未有倖而予其子孫以福者倖而予其子孫以福是使其子孫不類而其子孫亦且危遂而不能受故作邦必作之對也稽古編按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以臣為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為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為配矣陳說明暢從大伯之見王季也者明作邦作對從大伯之見王季始也維此王季五句是大伯之所見於王季者如此言大伯見王季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則必能厚積家國之福慶於是始錫之讓之以光顯孝友之道於天下非謂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必在王季也奄大說文俺云大也奄同俺言王季果能受伯之讓厚積

其福慶而無失至大顯其孝友於四方從來說此詩者大都謂奄有四方為美周家之有天下由於大王王季不知皇矣之詩是美文王之至德可王而不王特以大伯之至德當立而不立陪起言其世有讓德竝不稱美大王王季之德故上章遷岐則曰徙就文王之德此作對則曰從大伯之見王季以明不稱美大王王季也學者不明篇義反謂因王季說起大伯豈知實因大伯乃說到王季爾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度待洛貊武伯又作貊 長丁丈比必里施以豉

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

維此文王各本作王季正義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按孔說是也近儒但據左傳近文德矣或據公劉之傳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以證決非王季猶不知篇義專美文王非美大王王季序言周世修德莫如文王因篇中以大伯之至德陪起文王之至德所謂三讓者植節於前有二者劾忠於後是謂周世修德莫如文王若謂大王王季之德莫如文王則失立言之體然二千餘年莫敢追改爲鄭箋故箋云王季之德比於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於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鄭君箋詩年職自高害義不顧學者靡然從之經義朕沒已久敢急正之附議於此心能制義曰度九句皆昭二十八年左傳釋詩文各本貉靜也下衍箋云二字而以日君以上擱入箋語正義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誤矣段小箋此章故訓本左氏以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舛誤令正之是也徐六帖帝度其心貉其德音即論語天繼之意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分剖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主道修王此大邦追王之稱猶云

君此岐邦也前六德是學修之事順者慈和而民服比者見善而樂與二者君人之事也比于文王言總其體用觀之乃湊合於文德矣經緯天地曰文賤上八德故追王之號以此其德靡悔箋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稽古編箋語殊儐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鄭蓋不知維此王季是維此文王之謫左傳說詩曰九德不愆作事無悔非美其父比美其子可知既受者言既受天命而不王乃以帝祉遺之孫子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援袁歆許金誕但旦共恭距其呂侵七林徂昨胡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也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

此下四章皆言文王可王而不王其至德爲帝天所監臨也嚴緝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也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實有言也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訓然爲是謂文王絕無三者皆從緝熙敬止看出人猶有以受命稱王爲說者何哉岸高位也者明西伯得專征伐爲高位誕先登者言早陟西伯之位王密人不共乃整旅以對天下爾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也者明密須不共殷命距西伯之敍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在今甘肅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故城即古密須國地世本云密須姞姓此與姬姓之密在漢河南郡密縣者爲二國周語密康公不獻三女爲周恭王所滅則所謂密須亡由伯姞此詩密人乃康公之上祖也阮地無攷下章正義引王肅曰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則阮爲周邑可知故傳云侵阮遂往侵共遂往者自我周邑而他往之謂故下章侵自阮疆言我陵我泉也方與紀要涇州共池在州北五里

詩侵阮徂共今之共池是也旅師按止並釋詁文史記白起傳按據上黨即拔止義西伯方睦鄰息衆而密侵阮共故治軍以按據密地是謂伐密也旅地名無攷孟子引詩按作遏旅作莒以篤周祜句無于字皆當以詩爲正對遂釋言文遂安也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詩志周之有祜商辛所賴以爲屏翰文之在商天下所仰以爲服事則其篤于周祜對于天下皆以爲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鮮息淺又仙

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

正義引王肅語述毛曰此追本密人不義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乃升我阮地之高岡無矢矢也陳兵於我陵又不止我陵而我阿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飲飲馬也無飲飲也飲馬於我泉又不止我

泉而我池泉流泉池聚水皆言密人侵阮之事度越也胡雙湖曰其字指密而言公劉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鮮同訓是鮮巘通也彼陟巘降原對舉此鮮原不爲地名可知度其鮮原與依其在京對文言彼方依其險阻我已度其要害岐陽非岐下大王岐下之邑在岐山西此岐陽是岐水之陽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言文王行軍所至在渭之將與大明在渭之涘同文彼謂有莘國此謂密須國也嚴緝伐崇有訊馘等事而伐密不言是師次其境密人即服不待戰也萬邦之方猶云萬邦爲憲憲亦法也下民之王王道行於天下也何楷曰自鄭氏以度鮮原居岐陽爲遷都之事孔疏遂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及皇甫謐言文王徙都於程以實其說眾皆從之季本謂攷史記無遷程之事又觀文王有聲之詩歷敘文武豐鎬之遷而不及於程則遷程之說本屬不經其汲冢周書竹書紀年皆有不足深據者學者不可不知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詢荀 衝昌容

懷歸也不大聲以色不大聲見於色不長夏以革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鉤援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梯他兮○懷訓歸予

懷謂天命歸之不大聲見於色者孫鑛曰不大聲色以加人何楷曰如條教號令之類中庸引詩而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皆同傳意陳伯玉曰人之德本明者也然明鑛於闇而傷於明自處愈闇而眞乃愈明自處愈明而眞乃愈闇故文王之明德不大聲以色也革更謂變革不以長大有所更者言文王不以享國之長造邦之大而有所變革也張橫渠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是也周日彊大人皆知其將以代殷而文王獨不識不知惟順於天之法則晝其臣備止於敬焉故伐崇絕非圖殷更爲天

所嘉許仇訓匹冤罝篇公侯好仇訓同此言詢謀於好匹之臣以有勇知方也弟兄同姓之國各本作與爾兄弟後漢伏湛傳引作弟兄與方爲讎當從之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段小箋謂以引釋援馬通釋按墨子備城篇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即雲梯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芑長四寸柄長六寸以上千百二枚即此詩之鉤傳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申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即梯正義謂鉤援爲雲梯失之又正義兵書有作臨車或衝梯車之法壘子有備衝之名知臨衝俱是車也臨或作隆臨隆雙聲古通用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說文轒云陷陳車也次轒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衝即轒臨爲自上臨下之名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又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即臨車之義後漢書光武紀衝轒擅城章懷注衝衝車也許慎曰轒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轒閑閑即以轒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轒爲樓車然則以臨衝爲一者非也崇國今西安府鄠縣地岐周東三百里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訊信 馘古獲 禡馬 嫁 茀弗 仡魚乙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閑閑動搖也者匪風傳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此以閑閑動搖明非偈偈疾驅爾言言高大也者王肅曰高大言其無所壞執訊執其可言問者連連徐者不暴疾也安安伏其罪也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者釋天云是

類是禡師祭也王制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肆師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於內言本國郊內於野所征國之野師祭有類禡故繫露誤作郊祀伐崇之說也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者正義致者轉運之祠附者依倚之義羣神謂山川之神及羣五祀與崇社稷其致之立後謂擇其親賢以崇之先祖附之尊其尊而親其親者申言致附之義茀茀彊盛與閑閑動搖互文見義仡仡猶言言言者仍無所壞也肆訓疾大明傳同彼日疾伐此日是伐是肆則伐肆自是兩端伐之之也肆肆之也忽滅者春秋君死日滅又日誅君伐子不立是絕之也王肅日撫違也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卽篤周祜對天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之謂重言永歎以見文王三分服事之至德爾近人因左傳北宮文子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乃謂臨衡閑閑以下其始伐也臨衡茀茀以下其再舉也固哉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本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日臺是分作字訓序中樂其有靈德是釋以靈名臺之義所謂序傳互相發也說苑修文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臺者積仁也仁者誠也積誠則明然則靈德猶明德民始附者崇民也關中記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距岐山近三百里距豐邑三十里本崇國地文王受殷命專征伐崇取作豐邑爲靈臺辟廱崇民樂其有靈德及於鳥獸昆蟲故序日崇民始附也說者乃以民爲岐周之民以受命爲受天命誤矣且謂大雅首篇爲受命之始此篇爲受命之終受命有何始終若以鳥獸昆蟲爲受命則銅雀臺不可爲受命歟又初學記引五經異義日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體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則更爲附會之說孟子日謂其臺日靈臺謂其沼日靈沼明言文王止作臺而民謂之爲靈後世因以名天子望氣之臺爾何得添設時臺囿臺以誑初學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

不日成之不日有成也

度待洛○賦也神之精明者稱靈明本文王之明德爲名也嚴緝經度之營謀之皆言審處造作之勤不日有成也者不日不多日有成言其易賈誼新書君道篇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贏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眾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憂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

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

上章言靈臺此言靈囿下章言靈沼勿亟不欲速成左傳叔孫昭子日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呂記引邱氏日子來猶子爲父來張栻日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者說文囿云苑有垣也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鄭司農日囿游之獸游牧之獸春秋嘗有鹿囿郎囿鄭有原囿泰有其囿皆域養禽獸之所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皆開方計積之數孟子齊宣王問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日於傳有之此宣王故大文囿孟子亦約畧對之其實非七十也范補傳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麀牝者釋獸云鹿牝麀牝麀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游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是謂靈道行於囿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翯戶角 牣刃

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

沼也牣滿也

箋鳥獸肥澤喜樂言得其所申傳靈道行於沼也沼池同類爲訓圓日池曲日沼按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言靈囿至長安西四十二里而止靈臺在囿中西北去囿垣二里靈沼在囿中東南郎爲囿之東南界以此計之文王之囿東南至西北十二里東北至西南六里開方積中七十二里牣滿水滿也於字釋文不作音自誤

於牣爲於沼爾意陸所據本於當作于孟子引此詩
三章而釋之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虡巨樅衡又七凶賁符云
於烏下同論盧門辟璧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
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栒旬
尹〇古者游觀之美必用樂此亦以樂言民樂也嚴
緝文王既游囿沼遂於辟廱作樂民歡樂之二章靈
臺言靈囿三章繼靈囿言靈沼此下二章繼靈沼
言辟廱則辟廱卽靈沼可知古左氏云蓮之靈沼謂
之辟廱是也梓人爲筍虡筍卽栒禮記作簨說文業
云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
相承也有皆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凡縣鍾磬
之器統名爲虡分言之從者爲虡橫者爲栒栒上飾
以大版爲業其縣處隆起磬物者爲崇牙然合樂非
一虡也梓人有羸屬以爲鍾虡羽屬以爲磬虡說文
廣云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篆文作虡是鼓亦有虡
梓人之鍾虡磬虡爲編鍾編磬之虡說文鍾鼓之柎
則建鼓大鏞之虡此詩云於樂辟廱自當兼設各虡
非止設賁鏞亦非止設編鍾編磬可知釋樂云大鼓
謂之鼖賁卽鼖說文鼓云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
甲而出故謂之鼓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荀子曰鼓其樂之君邪鍾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周
父之於家也鼓人以鼖鼓鼓軍事注鄭司農云鼓四
尺謂葦所蒙者廣四尺說文鼖云八尺則兩面也又
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鍾云樂鍾也秋分之音物
種成釋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李巡曰鏞
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通作庸商頌那云庸鼓有斁
傳大鍾曰庸詩志引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
陳氏曰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詩書爾雅所
謂鏞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鍾也於
歎美詞論思思亦詞也於論鼓鍾承上賁鏞而歎美
之於樂辟廱美合樂於辟廱也載攷正云辟廱於經
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

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則
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
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
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史記曰豈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
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廱古銘識有曰王在廱
上宮此單言廱者也其曰辟上廱上則以名池名澤
而作宮其上宮囿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
宮之名也宮有苑囿池臺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
靈囿靈沼與辟廱逮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蒸則
游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則詩詞前後允協矣
戴說是也他如穎子容春秋釋例謂大廟有八名肅
然淸淨謂之淸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
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藏
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
室總謂之宮皆意爲彊通殊不足據袁準正論曰明
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
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佚之文經典相似之
語而致之不復攷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
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淸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
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瘠爽流
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
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籩非
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
南北六丈禮記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
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
矣夫宗廟鬼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且
明堂法天之室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
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
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
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
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
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
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
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
姓所觀也馬融曰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
外非孝子之情也齊宣問毀明堂孟子曰夫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不得曰王者之宗廟也且諸侯而敎以
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賤丈夫未有

是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按上二說皆非此詩辟廱但後來辟廱或分或合亦不可不講求一是故毛西河明堂問則取蔡邕明堂章何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宗祀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爲名其在五堂之中央者皆名大廟凡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圜如璧則曰辟廱雖各異名其實一也推其意則謂明堂虛位當祭帝時可爲祭祀當養老饗射時可爲校學是以其制有似廟者廟與堂室是也有似學者圜水爲辟廱是也此言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而非謂廟學諸事當盡行之明堂中也又或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又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謂此據東遷以後居於東都所謂辟廱大學如此而明堂本以宗祀文王東遷未立七廟即以明堂爲大廟諸儒因之遂有辟廱靈臺明堂大廟同處之說不知東西二京皆有辟廱所以振鷺詩云于彼西廱言西以別於東而西之辟廱與靈臺同處東之辟廱與明堂同處故靈臺之詩詠靈臺而即及辟廱鄭箋云二者同處在郊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逢薄紅矇蒙瞍叟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眸莫矦○嚴緝申言鼓鍾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鼉魚屬者正義月令季夏命魚師伐蛟取鼉魚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釋文引陸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陸佃云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聲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上林賦建靈鼉之鼓是也矇瞍箋凡聲使瞽矇爲之瞽矇周禮樂官名以其精專於聽也樂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靈臺之詩只言民情樂附三靈與辟廱地相近游觀與合樂事相因非必關典禮也楊用修謂此詩論作樂之原不宜兩截故馮氏云七政無逆節然後可語統氣類之功四竅無瑕治然後可及耆神納賓之事又周氏云聲音者樂之末也氣盛化神則飛走之質變而爲鍾呂竅本知變則性情之倫擅而爲金革矇瞍之奏即予來之精神而魚鳥之韻也皆詩中亦有之義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前六篇言文王無代殷之志此二篇言武王亦無伐紂之心故云繼也繼文者通本傳武繼之訓言武王之繼文王也武之繼文繼其明德明德即順德亦於德也武王繼之雖復受天命而能孝思維則服事世殷以昭先人之功本傳訓則爲則其先人是謂武王之有聖德焉後儒不審各立新說蘇傳訓武爲迹言先迹在下不詞呂記訓下爲繼言繼武功又不合詩義嚴緝以下武爲不尚武於周樂名武周頌武篇義不可通何楷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則雅頌牽混并不善讀序傳之蔽也箋曰下猶後也以後人繼其先祖申傳不誤而曰後人能繼其先祖者維有周家據大則又說到武王之伐紂後儒偶及武王便言伐紂不知武王非生而伐紂者周人於伐紂亦所難言牧野之前武王何嘗不止於敬使觀兵而受有悛心豈不能世德作求昭哉嗣服以終守臣節者哉乃序下箋更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則是必文王先稱王而後可且詩稱三后序曰先人更必大王王季皆稱王而後可所以詩義不明皆由不明於序傳爾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賦也武繼通序繼文爲訓謂武王亦能繼周之世德者也箋以下猶後也申傳意以武爲武王而言之文之後亦仍世有哲王於其先大王王季文王之臣節可臨帝天者無不克配之京周京也白虎通義改號爲周易邑爲京言周國也非謂武王纘三后之緒以有天下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求通作逑匹也匹亦[illegible][illegible]

三后世臣故曰世德承上章申言武王之克配三后者惟世德其作配於周京者惟天命文王篇永言配命傳我長配天命而行此言武王配世德即長配天命而行也成王之孚言文王之爲臣止敬萬邦作孚者武王配之亦成孚於萬邦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法也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下土下民也言下民法之莫不共其服事論語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是謂下土之式則其先人也者明武王之孚於下土以則其世德事殷以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應於陵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一人天子殷天子也承上章孝思維則言武王事殷蓋應以順德爲孝思者順德柔順之德坤象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又文言曰坤道其順乎以從王事臣道也昭哉嗣服言武王不惟孝思則其先人也且欲昭示於後嗣以永其服事之節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許進繩戒武迹也詩五章皆首尾相承此獨異者字變而義仍同茲哉右同聲通用字來有繼嗣之義嚴緝於下篇遹追來孝引曹氏曰來者嗣續無乏意是來亦嗣也許進廣雅釋詁服進行也言行事也許爲進服爲進行是許即服矣續漢書祭祀志引詩作昭茲來御御與服義亦相近是知昭茲來詩猶上章昭哉嗣服言武王昭哉嗣服之心尤欲進其子孫戒愼其先迹以終守臣節於萬斯年爲所以受天之祜者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何楷曰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賀其世德作求也重言於萬斯年於受天之祜句後言久而不踰也不遐有佐佐其順德也訓作遠夷來佐段小箋此皆不譽譽也不盈盈也之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繼伐爲西伯專征伐也文王受殷王命伐崇作豐武王繼之復有明德能廣文王之聲更於崇地作鎬京以安民居而卒文王伐崇之功詩八章合言文武君國有道故俱以烝哉歎美之其首二章專言文王則稱文王三四章兼言文武而重於文則稱王后五六章亦兼文武而重於武則稱皇王七八則專言武王故稱武王從文王作豐說到武王宅鎬是謂纘伐詩中序中傳中絕無言伐紂箋云纘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按伐紂伐崇豈可作一類事箋以意說詩往往如此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遹聿

烝君也賦也聲聞遹語詞駿大也遹駿有聲所謂令聞不已寧安成平也徐常吉曰至治無爲文王非眞有所觀也太平無象文王非眞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其心必欲求民之安而觀見其成平而後已詩志引孫氏曰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是摹寫文王當年服事漢心夫琴瑟不調則更張之文亦何難有所創革然一代之變更承平尙須異日目前轉多適爽求寧與觀成終成兩倏況逆節之著中於人心亦以敢萬世不寧之端文心所敝然而不忍也故必以服事之小心行修和之大德維人盡歸周而不敢動且也小補之靡虞終無熙皞之望此寧之無成可觀者也故天王明聖善則歸君惡則歸已正借獨夫之虐炤灑孔邇之漢仁使人盡戴齒而不覺而不忍子子焉有以仁形暴之迹以自小其寧成之量故隨求之即欲隨觀之一念過環不分兩倏此文王之事也故曰文王君哉烝訓君國君諸侯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受命

受殷命史記周本紀崇侯譖西伯於殷紂帝紂囚西伯於羑里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於是虞芮決獄於周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

崇侯虎而作豐邑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鄒忠允曰豐卽崇國之地史記正義張守節曰崇夏鯀封虞夏商皆有之崇國蓋在豐鎬之閒今西安府長安鄠二境爲古崇國地故曰於崇作豐也豐古鄠字說文鄠云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漢書地理志文王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後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卽其處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古鄷城鎬京又在鄷城東則今長安縣地此亦專言文王之事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淢況域又作洫

淢成溝也匹配也后君也淢成溝說文作洫成閒溝也段小箋此謂淢卽洫之假借匠人爲溝洫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稽古編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名淢築城伊淢舉淢以見成也成方十里鄷城亦方十里與成相配故曰匹棘急也禮器引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猶

欲雙聲通用字猶繇也匪棘其欲不急爲也遹追來孝文王作豐不急爲故未畢武王則追而勤之以爲孝箋來勤也文王之事武王畢之故曰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爲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濯大翰榦也公事也王公王事承上章築城作豐而言豐垣爲王事之大又因築垣必編版以爲之榦而言四方所歸於豐垣者亦恃文武爲之榦也王后維翰言文王都豐而宅鎬之前武王亦營爲鎬之翰矣徐常吉曰攸同維翰非謂至此民安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飭安民之功終其身不免如傷之念楨榦四方不無待於武也此亦文王之事武王纘之者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績業皇大也績業箋堯時洪水豐亦汎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禹之功也功卽業此申傳也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胡渭禹貢錐指曰豐西之澇豐東之鎬滈霸滻禹時悉入豐以入渭故豐水得成其大禹導渭東會於豐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滻入渭處也自西漢隋唐迭建都於此鑿引諸水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囿津梁交絡離合不常凡渭南諸川盡失其舊據此說則豐水自豐西南而北逕鎬西東注入渭也豐鎬二京皆在豐東渭南漢郡國志京兆杜陵豐在西南注引決錄注云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鎬水鎬陂西北流入豐故鎬水之西亦豐水之東鄭箋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者傳寫之譌爾相去二十五里豐在西南鎬在東北爲豐水下游入渭之處下游則汎濫故禹績維多入渭則東流故東注可見舊說不知此章言武王作鎬而靈就豐說乃失其解四方攸同鎬無異於豐也故云王后維翰而鎬則武王纘豐而大之地故云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鎬乎老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

於鎬京也郡國志京兆尹長安鎬在上林苑中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卽漢上林苑地在漢昆明池之北謂之鎬陂辟廱近靈臺亦在豐水東昆明池北則鎬京在其東十二里而近故曰鎬京辟廱黃佐曰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爾鎬在文王時已建辟廱至武王乃作鎬京是也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豐水逸篇云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經靈臺西又北至石堨注於渭據郡國志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知豐鎬相隔一水卽鎬水鎬水卽宋志交水交鎬以音近而譌昆明池水漢始有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亦四方攸同之謂便文韻句無他義也思語詞王釋詞云無思不服無不服也武王作邑於鎬京也者明鎬京因文王辟廱而作皆未有天下之前武纘文而大之事前編書於十三祀伐紂以後非是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成也考卜成卜王武王也考卜維王與下武王成之句義相申成宅是鎬京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維宅

正之簭龜則正之謂得吉兆大卜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正龜於卜位也古者問龜必以正故龜從亦謂之正正猶貞也成之作都以成吉卜也王風講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以是為西都此專言武王之事故曰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芑起詒以之

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芑草鄭注表記引詩云芑枸檵也言豐水猶有草木武王豈不事其事謂因辟廱宅鎬京非謂伐紂定天下詒遺之也燕安翼敬者止敬是世傳心法武王事之以詒厥孫子明武王亦猶文王之德下武篇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語意正同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憫然而數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正義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

生民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illegible]句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原○尊祖尊后稷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周祖后稷尊以配天乃武王有天下以後之事上篇下武文王有聲言武王猶繼文王之明德以作入事殷明臣道之極致此下乃言作入以致太平其不得於殷者事武難定而猶得於周者道則有定故下武文王有聲言繼文德而不錄武有天下之詩但借生民言作人所以尊祖又借行葦之養老乞言明凡大平守成之世皆退不作人之臣道所為其武王伐殷盡美未盡善者則非聖人之所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詩中本事釋文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配天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李集解引公羊宣三年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配天之義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禋因歆許金

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

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
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
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周棄也后
稷播百穀以利民賴埤入義獨見賢遏○賦也生民育民也五穀熟而民人育生民本后稷也者后稷教民稼穡樹蓺五穀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者明生民本后稷而實維其母生后稷以生民也大載禋帝纂篇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禋敬釋詁文維清傳禋祀也歆文則禋亦祀對文則禋爲敬王肅曰精意以享曰禋非燔燎之謂說文弗云從韋省弗謂之去與違謂之去同意去無子求有子申去字義毛詩徵言引許南台曰以弗無子古入常禮非謂姜嫄心上欲如此古者必立郊禖焉者言郊禖之廟帝高辛氏已有之郊禖即高禖閟人則立姜嫄廟以爲禖宮閟宮傳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元鳥至之日以下月令文后妃后與妃也呂覽季春后妃齊戒注妃即夫人

與后參雖王者云后三夫人是也韣弓衣高辛氏之帝帝嚳也心識捷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者申敏疾義變訓敏爲拇以附會姜嫄履大人迹足不能滿其拇指心體歆歆然之說爾雅採入釋訓後學反謂之本爾雅嚴藉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爲是說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於理而妨於敎冀此爲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歆訓饗正義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竊饗陳疏釋歆爲饗釋介爲大釋攸止爲福祿所止據此則經文嘗作歆介敏止各本歆下衍攸字姜嫄踐高辛氏之帝迹而將事敏速故神饗之次其福祿以並於姜嫄而生子焉其說不爲無見姝舜牧曰載震御懷雉載夙而居期載生而分娩載育而長大乃是后稷他日教稼穡而育人民相天子而歸後嗣皆此人爲之后稷周棄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者二篇通訓稍
起下七章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彌面支坼勑宅副孚逼菑災
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不坼不副無
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
母橫逆人道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易橫竝夫聲○誕彌厥月終十月也達訓生如生未生也凡人坼副乃生后稷之生在坼副之先是先生猶未生也迨後坼副乃居然生矣故傳申如生之義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明其爲先生而後坼副也說文坼云裂也又疈云判也引詩不坼不疈是副疈同字不坼不副故無菑無害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者明不坼副無菑害之易爲赫厥靈也王肅曰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是申下章天意傳義居然生子馬融曰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故其棄寘之後坼副而生者乃居然姜嫄之子矣劬謹案不坼不副爲胞生前人原有此說初不之信疑爲堅文生義故原注先生爲初生謂婦人初生子

尤不易姜嫄之子初生乃易是爲赫厥靈也然於棄寘情理終覺不安嗣於成都聞臬使某自言其胞生云先生其胞時家人欲剖之收生者曰不可俟其時自生遲一時許乃坼疈啼矣然則先生者謂其不坼副而生之先也先生如生者乃不坼不副之胞後坼副而生者乃居然姜嫄之子故傳旣以如生明胞生因申之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先以不坼副而棄寘迨收取乃坼副而呱皆於事理允協因改用此說傳義始明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寘之豉腓符非呱孤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
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
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碎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
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矣后稷
呱矣於是知有天意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碎必
益藉在夜○隘狹也巷里塗胼訓碎碎君也言牛羊
若君而主之者然字愛者不帷敬之而又若愛之天
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盡也者明不坼不副爲
見棄寘之由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
於天下者因寘之隘巷爲平林寒冰作統訓牛羊而
碎人者理也是爲寘平林作訓謂牛羊敬愛於人覺
猶常理故又寘之平林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
之是爲寘寒冰作訓謂會伐平林之人收取之亦常
理故又寘之寒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釋
鳥覆翼之王逸注楚詞天問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
覆薦溫之卽本此傳爲說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
置之於寒冰又申訓鳥覆翼之於是知有天意往取

之矣者明隘巷平林寒冰之後姜嫄亦知有天意乃
往取之而后稷乃居然坼副而生鳥去呱泣所謂以
赫厥靈如此說文
呱云小兒嗁聲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
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匍蒲匐蒲
北嶷魚極荏而甚旆蒲其穟
遂幪莫孔瓞田節唪布孔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荏菽戎菽也旆
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
唪然多實也承上章呱嗁而言實是也覃長訏大皆
言其聲之大呱呱時聲音則已大矣非
謂其差大於呱呱時誕發語詞上章重訓誕大此下
不作訓可知非一義矣劉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岐知
意也嶷識也正義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
以岐爲有知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

識物故先岐後嶷就成也正義以成就衆人口食顧
鄭初曰以就口食在匍匐之後稍長之年藝種也荏
菽戎菽釋草文郭注今胡豆役訓列役小箋列者梨
之假借梨黍穫也禾莖亦云梨廣雅黍穫謂之梨廣
韻穫禾莖是列爲禾莖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
穎則以禾之美好在穎故借穎通穫言之麻見陳東
門之池麥見鄘桑中瓜瓞見縣言后稷岐嶷之年卽
性好種殖因舉諸穀以異之姚識名解曰此備舉后
稷所蓺者五穀之外尙言瓜瓞總見
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
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相息亮茀拂種支
勇褎余秀邰他來
相助也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
種雍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

栗其實栗栗然卽有邰家室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
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
天命爾正義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
稷官時事也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游戲好
種殖麻麥美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
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閒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
其利后稷之穡言后稷之於稼穡也黃葵峯曰相者
助五穀也如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穀之性循種之
法皆所以相之詩穎陽曰生理妙於各足若無待人
力之助而要之苗而秀秀而實后稷所爾綸其閒者
有道存焉許南台曰有相之道一句通篇所重天之
所以生稷者以此稷之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茀治治
除田草黃嘉穀也者碩鼠傳曰苗嘉穀也說文禾云
嘉穀也程九穀攷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
實曰米米名曰粱其大名則曰嘉穀言其色則曰黃
茂卽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小米是也茂美以下
皆言黃茂之事方極畝合言其周徧廣畝苞本分觀
其附著業生皆禾之初時也種雍種釋文本作穫種

正義本作雍種校勘記引山井鼎曰據疏䄍作雍爲是雍種卽甫田之雝本雍通雝雍種謂禾稍壯每耨隴草擁壅其土以附根使禾長大也裦長發盡發者謂禾漸長大榮而實曰秀見豳七月傳秀而堅將成栗也堅而好將豐盛也穎垂穎則穗重而垂栗其實栗栗然則栗實成就正義引左傳曰嘉栗旨酒服注穀之初熟爲栗此言嘉穀之節大以機其餘邰爲姜嫄之國后稷姜嫄所生故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卽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爾下章以歸肇祀卽稷受命之顯神順大命者卽有邰家室箋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滅絕或遷之他所是也一統志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古邰國后稷所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秬巨秠孚鄙穈門一作虋

誕降嘉種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恆徧也以歸肇祀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稃方于○正義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天降嘉種也者秬秠穈芑四種前未曾有后稷相稽有道而始得之若天爲降之者然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正義引孔叢子云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鮮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又正義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惟彼穈作虋音同李迎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爾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郭璞曰虋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故以四種爲祀神之用而分別言之恆徧箋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乃申傳始歸郊祀之文明后稷任負嘉種以歸始用此嘉種於新穀之郊也李集解議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迂仲此說未知毛傳故國后稷於郊命

使事天者謂使事天於姜嫄之國爲顯神順天命爾非謂特命后稷以郊天也新穀之郊諸侯所自有成王伯禽未常非禮堯與稷何獨不然則說此詩肇祀爲堯特命者皆不善讀傳之誤王者一歲郊祀凡再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諸侯不得冬至報天而有孟春祈穀據月令家語祈穀之郊以祀上帝此詩末章亦曰上帝居歆則其爲祈穀可知則后稷祀上帝與王者之郊天不同可知詩言上帝序言配天者配天之樂歌則頌矣雅詩所無故借生民后稷舉祀以言尊祖配天爾按周制配天禮亦有異冬至圜丘配以文王昊天有成命之詩是也元日祈穀配以后稷思文之詩是也季秋明堂配以武王執競之詩是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溲溲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舂傷容揄由簸波我蹂柔溲所畱羝都禮軷蒲末

揄抒臼也或簸或蹂或簸康者或蹂米者也釋淅米也溲溲聲也浮浮氣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載謀載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牡羊軷道祭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抒食汝康本一作糠淅星歷芟所銜獮息淺傳附○正義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我我后稷也揄抒臼舂不一也或簸康者揚米去糠或蹂米者復舂趣鑿淅米湑米也黍炊黍也釋者烝者卽秬秠穈芑四穀箋釋之黍之以爲酒及籩盛之實嘗之日以下春官肆師文嘗祭新穀故問芟草獮主習兵故問戒虞社祭土神故問稼穡傳引三語而纖之

日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者撰下以興嗣歲作訓明后稷之祀重於新年故以穀孰而謀陳祭而卜申足之箋申傳曰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神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眞而後藝蕭合馨香也郊特牲文注眞謂薦熟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引以釋取蕭祭脂說文軷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芧以依神爲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爲範軷正義天子用犬諸矦用羊后稷時爲諸矦故取羝崔靈恩曰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道路之神若然此軷乃祀行神道祭其大名也月令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惟行在廟門之外郊之位在國門之外往郊必告廟告廟即祀行故先言取蕭祭脂繼言取羝以軷傳火日燔賁之加于火曰烈者明言郊祀燔柴之禮興來歲繼往歲也者唐徵言就今日以至無窮說蓋以今祀後則後固爲來而以後視今則今即爲往繼往即在於興來中謂興來歲之祀以接績無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卬五郎盛成亶都但

卬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大羹也迄至也葅莊居醢海○正義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卬我亦我后稷也豆薦葅醢登大羹正義經唯言盛于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爲薦羞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胡臭亶時箋之胡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於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陳祥道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矦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后稷肇祀結言以歸肇祀言自后稷始以嘉種秬秠穈芑四穀祀天以來子孫世修其業庶幾無有罪悔遂至今日成王業以郊天實因后稷肇祀嘉種所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則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安乎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葦和鬼耇苟○承上篇生民之所以尊祖配天由於周家能以忠厚進賢周家忠厚至於仁及草木不患不洽於臣心洽於臣心不患不報以忠厚此賢才福祿所由成即尊祖配天所由致也序明殷紂之朝事理同然故曰周家以別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敦徒端泥乃禮

敦聚貌行道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泥泥也戚戚內相親也賦也於行葦之美見及物之仁乃周家忠厚事實故不以爲興葦爲叢生之物故有團聚之義行葦爲道路之葦故禁牛羊勿或踐履傷之釋草如竹箭曰苞葦之初生似竹筍之含苞故曰方苞衛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葦之根莖似葑菲之下體故曰方體陳行之曰兄弟兼父兄者老蓋昭穆中兄弟

未必俱是王者一行莫遠具爾即內相親之意此章言仁及草木乃能內睦九族親親以尚賢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酢才洛斝古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重直龍踧子六踖子亦夏戶雅醆則簡○或陳筵者或授几者箋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或年稱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薛希之曰二或字是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何人當授之几說文筵云竹席也引周禮度堂以筵筵九尺又几云躡几也徐錯云人所凭坐也阮諶曰几長五尺高廣二尺馬融曰几長三尺陳祥道曰席設於賓未至之前几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設席重席重席重筵也釋文筵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肆筵已藉之席又言設席故

知為重席也重席與加席不同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是加席小於蒲筵重席即重蒲筵緇布純矣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鄉飲酒禮亦曰公三重大夫再重則凡五重三重再重皆重席也馬融注論語鄉黨篇云蹴踖恭敬貌迋異義曰說文緝續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錯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為蹴踖之容也設席緝御皆言治具之誠或獻或酢亦預擬其事而為之具非謂獻酢時也斝爵正義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曰斝爵也又申之曰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明異名不異器此章言設燕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他感臄其虐咢五洛

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

擊鼓曰咢

函胡南比毗志○釋名醢多汁者曰醓李注釋器以肉作醬曰醢是以肉作醬謂之醢肉醬多汁謂之醓醓醢以薦謂進之於賓也或燔或炙箋燔用肉炙用肝醢人饋食之豆有脾析臄醢鄭司農注脾析牛百葉也廣雅百葉謂之臄胚臄脈即脾析臄訓函說文臄為谷之或體谷云口上阿也又函云谷也與此臄函為轉注服虔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則分析言之何楷曰以上醓醢三句御燕禮所載薦脯醢設折俎羞庶羞之事魏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比於琴瑟所謂曲合樂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釋樂文此章正言燕樂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雕鍭矦舍捨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四鍭既鈞鍭矢參亭也舍矢既均已均中蓺也序賓以賢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參七南中仲矍俱縛相息亮奔奮將子匠觶之豉語魚據○敦說文作彈云畫弓也荀子大畧篇天子彫弓諸矦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堅者六材備也嚴虞惇曰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釋器金鍭翦羽謂之鍭鍭者鐵鍭之矢名也矢人為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一在前二在後而軒輊停勻矢之良也故曰鍭矢參亭也已均中蓺也者箋蓺質也正義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言賓客次序皆賢者謂因燕而射以樂賓賓客雖有次

序然無不賢此章言燕射即燕禮所謂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禮記射義文引以證非大射也此二章箋以為將養老擇賓即將祭之大射擇士也王肅以為養老燕射則燕射之主於飲酒也疏難王肅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呂記按儀禮解之曰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者於舍矢既均之後豈不可乎呂說是也按射義上云古者天子諸矦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是鄉飲酒之禮射即鄉射也燕禮鄉如鄉射之禮故引孔子之鄉射明燕禮正義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釋文為者不作音段小箋云者不猶令言是否是否在此位為一句段意以射義注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與正義云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二說皆有未確也按釋文云者不弗武反是為不字作音非謂者不連

文當讀爲否在此位否不如是也言有此行者當入於耦次以射不如是在此皆入之位矣髦勤釋文勤音其正義本仍如字讀攷六經正誤載此云期音其是宋監本勤字作期釋文本亦是勤字但讀爲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句古豆樹七庾

敦弓既句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也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傳言其皆有賢才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也者以天子之弓釋敦弓以合九而成規釋既句釋文云句作彀誤攷工記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此注據弓形不張而言四弓成規不同材良則句少也句少謂往體寡又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往來謂弛張往體寡來之則來合其往數者多天子之弓成規必合九乃爲句少材良也故云隱句說文挾云俾持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齊猶嗟傳四矢乘矢四鍭猶四矢也樹立也如樹言皆中也者承上章舍矢既均謂已均中蓺如樹之然不侮謂中不中皆無相侮慢徐常吉曰非以賢愧不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故云言其皆有賢才也重章申言序賓以賢以不侮明忠厚之意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醹如主斗主

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何楷曰按儀禮燕射畢後有賓降洗升媵觚于公之禮及行無算爵之詩士執膳爵酌以進公卽此曾孫成王明篇義成王之詩推本於世家忠厚以進賢爲後世子孫法維主對賓之稱說文醽云厚酒也引詩曰酒醴維醽醽有稻醴醎七月篇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凍醪卯醴有滓故日厚酒大斗長三尺正義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當從大器挹之以尊用此勺爾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長勺祈報正義報養老人呂記的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南山有臺傳黃黃髮耇老也此正言養老章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台湯來祺其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祺吉也釋名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九十曰鮐背故謂之大老釋詁注鮐背背皮如鮐魚引長者不令以來日短而挫志也翼敬者不令以年職高而長倣也是在養之有道則雖大老猶相將進修於德業以成其福祿所謂親愛之無窮而爲忠厚之至也祺吉者章甫曰使壽而神昏氣倦昧於所適怠於所行則雖壽亦不吉徐六帖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卽壽祺黃佐曰周重耆老何也有能稽謀自天此其所以可重爾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周且東遷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大泰行下孟〇大平撥亂世而反之正文王作人事殷之志也至武王有天下成王相周公制禮作樂乃有以致之雖王天下非文王之心而致大平固作人之效詩敎進賢故於行葦養老乞言之後錄既醉大平之不得於彼而猶得於此者以見進賢治有可必文王道無或汙遐不作人之功效至此而極其美矣大矣序者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何如之世界也哉學者不知訂經垂教之意反謂講師附益之詞試問詩教自廢何代有能幾此二語者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賦也此詩非祭非饗乃風人歌詠大平言由於公卿諸侯之德賢人衆多在位無小人而於饗燕享祀之間樂觀王化之成也此詩可賤二南后妃夫人之美化而著函國之風於天下故傳以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明之謂於此見賓主之皆賢也非賓之初筵云未醉既醉者所同一意孟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亦釋二句是滿志於禮制詳明宇宙化洽而爲是樂大平之語也君子謂主燕饗者非斥王鄒泉曰萬年言其久非祈之以壽也蓋通後世而言景福昭明皆君子所已享者今則願其萬年享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將行也將訓行殽猶行酒也上章飽德言其意此言其物互文何楷引說文昭云日明也昭明

同義然既以昭明對言則明爲大明昭當爲小明中
庸斯昭昭之多是也介爾昭明者謂宏其智慮小事
大事無不明之也曹居貞日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
所病天既錫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尺叔告古沃

融長朗明也令終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

天子以卿言諸侯也古今不大平祇是不昭明爾故昭明爲大平之象亦卽大平之

所由來融訓長有融無疆也高朗居上克明也宇宙
之間無垠無際無不昭明可謂有融矣朝廷之上一
政一令悉此昭明可謂高朗矣然非令終亦不滿昭
明之量令終始於饗燕終於享祀者正義以事神之
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申之不誤而謂此言令
終下云有俶是人始終相對則不知歌詠太平豈止以

饗燕享祀爲始終胡承珙陳奐亦誤於孔說輒欲改
傳爲始於享祀終於饗燕後矣詩志引李氏曰果有
一日焉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
謂之善矣令終有俶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休嘉不見
收藏於何日止有此肇端之量而已蓋一日此始日
日此始究竟亦有此始則令終可知卽成湯日新又
新義爾公尸天子以卿訓尸字申之曰言諸侯也訓
公尸以諸侯廣言天下白虎通義引曾子曰王者宗
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
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則知此云公尸
是言諸侯也正義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
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諸侯之
祭得用公也嘉告告以嘉祥前後章皆是本當時賢
人君子意中語托之嘉告者不欲自爲之詞以示作
孚於神人者
有明徵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靜嘉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
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
至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公

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
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此申傳義傳引郊特牲恆豆
之菹至所以交於神明而云言道之徧至也者明籩
豆靜嘉爲政平氣和所致恆豆朝事之饋食之豆加豆
酳尸之豆皆有菹醢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非道
之徧至政平氣和不可以言靜嘉矣彼注云此謂諸
侯也故引以明公尸言諸侯非天子之祀事也假樂
傳朋友羣臣也此無傳非王者之事可知言相攝佐
者以威儀也訓攝爲佐相攝佐者饗燕之
賓客享祀之親賢皆所以致嘉告者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求位

匱竭類善也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以數又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

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
命已撤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孔時之謂也孝子
賢孝之子君子有賢孝之子詩人期願之意托之於
公尸嘉告者非有嗣舉鼎之謂不匱言象賢永世也
孝子不匱重言孝子之有孔廣森曰禮有三本先祖
者類之本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爾爾君子
則爾類亦必君子是謂之孝子不
匱言永錫則更不止於孝子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壼苦本胤印

壼廣也胤嗣也承上章言錫類爲福胤也周語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廣裕民人卽蕃也

育子孫就一家言爲蕃育子孫通天下言爲廣裕民
人故王肅曰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於天下因下
言祚胤方切指蕃育知此先泛言善道之施於室家
者爲廣其事於天下也非謂教化及於天下祚福也
又周語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
蕃育之謂也祚胤從室家之壼說來卽上章之錫類
也下二章只
反覆申言之

其胥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祿福也僕附也又承上章言嗣胥天將錫予爾君子之福祚於萬年者必令此福祚有所附著故嗣胥之錫更永於錫類之後也僕訓附角弓傳云附著也此章以祚言胥下章以胥言祚詩志引李氏曰就祚言祚其昭受者爲何如人則何如就胥言之下章是也又曰就胥言胥其賦予者是爲何物則何如就祚言之此章是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力之

釐予也又承上章言祚附此詩自公尸嘉告以下凡四承上文言維何者以此非享祀之嘏詞乃托爲嘉告以明一世所期願者也釐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顧鄰初曰反覆互言祚胥相因之義惟天命永固而其胥益遠惟子孫繁衍而其祚彌長治世之音安以樂如此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符鷖於雞祇祁支樂洛○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大平難守成亦不易也曰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者致大平者不必守其成而守成則有賴於享大平之君子此既醉所爲頌君子萬年永錫祚胥也詩言公尸自是祭祀或專祀宗廟或兼天地四方傳不言之以訂經惟於神祇祖考之安樂爲守成則無論其爲何祭序故曰神祇祖考一概之詞亦無指實也公羊傳疏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卽以祭日其餘諸神亦以其日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家語引周禮曰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陳辭道曰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是皆作詩之事無闕編詩之義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涇鳧水鳥也鷖鳧屬大平則萬物衆多馨香之遠聞也賦也釋鳥云鷖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鷖陸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陸佃曰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周禮巾車注鄭司農曰鷖總者青黑色釋水直波爲徑徑卽涇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間不辨牛馬亦謂涇流爲水波也段小學此篇涇沙渚潨亹一側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今本誤作水名則不貫矣大平則萬物衆多明鳧鷖以詠歌大平故不爲興正義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公尸據上傳言諸矦也是諸矦之祭尸用公也楚茨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賓尸而燕故云來燕免象神之勞而就燕飲之安故云來寧爾爾主祭之君子馨香之遠聞也者合旨酒嘉殽爲訓燕飲所謂以賓禮事尸來詞也成

成禮禮成而福祿備矣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也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沙水旁也易需于沙注沙接水者亦謂水旁沙地正義水少則沙見徐元扈引說文云宜所安也喜樞則得其宜以申傳以喜樞爲事之宜也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也者魚麗序云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卽此詩義厚爲孝子也者讀夫子不爲也之爲爲孝子以福祿是厚孝子也孝子主祭者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湑息汝

渚沚也處止也釋水小洲曰陼小陼曰沚陼同渚處止說文伐木傳以藪曰湑釋文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東方朔傳湑肉爲膾乾肉爲脯下降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潨在公降戶江

潨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重直龍○說文潨云小水入大水爲潨宗尊訓來宗字黃佐曰宗訓尊爲主人所賓而居尊位也既燕指祭而在廟言所謂以妥以侑是也宗宗廟也燕飲指繹而在寢言所謂酒清殽馨也何楷曰不言酒殽者前言已備變文互見之也崇重者再也既燕於宗廟受福祿矣今又繹而燕飲之福祿將再至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亹門熏醺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
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說悅樂洛○亹山絕水也者絕渡也讀石絕水曰梁之絕漢地理志金城郡浩亹注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湥若門也江水逕巴郡塗山下枝流山崖間名龍亹浩大水通正流小水則湥若門是其義來止猶來燕說文熏作醺云醉也引詩曰公尸來燕醺醺自是三家說此訓熏熏爲和說就來止言時言尚未醉也徐六帖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言不敢多祈也者總結上章福祿已備更無不足有待多祈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假瑕樂洛○周之致大平守成功者皆成王也而飫醉鳧鷖不言於假樂乃言嘉成王者訂經之意以大平守成之君子垂敎周南之后妃召南之夫人惟能歸美於其上而後成王得以顯顯之令德宜安民宜官人與大平守成之君子保右子孫君王天下爲可嘉也此詩垂臣敎之意正義不知不得言美成王而謂正詩例不言美欲以假爲美誤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申重也重直龍○賦也假嘉假借字詩人嘉樂大平守成之君子能致成歸美於其上者有以致其上德明之又明能安民能官人受天之福祿焉中庸引詩而釋之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宜君宜王君王天下也干祿百福互文旱麓序正義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干求也十萬曰億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宜君王天下也者子孫亦克用賢乃以

殷民世享正義不過誤不遺忽志惟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惡烏路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承上言顯顯令德也威儀抑抑則無私喜怒而險詖不行德音秩秩則有定是非而賢良可保險詖不行則無怨賢良可保則無惡以此循用羣臣有足妃匹人君之德者以享大平守成功受子孫宜君王天下之福實萬世無疆之休蓋以賢者爲四方之綱紀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塈辟璧解佳賣塈許器

朋友羣臣也塈息也之綱之紀言賢臣在上位足以綱紀四方燕安也朋友羣臣即

羣匹也上位果賢則凡在位無不安而四方之諸侯以及卿大夫士亦無不以上位有賢而親順於天子以勤其政豈非民所休息之世乎此卽所以嘉成王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涖利○王肅曰公號也劉名也公劉厚於民是從來相傳有此語召康公歌詠其事以戒成王於涖政之初訂經錄之於假樂嘉成王之後垂教大平守成之君子致成王之嘉以民事為本而不可不益於篤也稽古編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燕勞羣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篤字冠之則皆厚於民之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埸亦戚七歷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修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越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難乃旦積予智從才用又如字○賦也篤厚釋詁文公劉居於邰以下詩中本事邰是后稷之國周語不窋奔翟說者因疑公劉不應更在邰稽古編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韋昭以大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迺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還於舊都修先人之職竹書紀年少康三年復田稷復其官必幷復其國則有邰之家室如故矣至公劉再遭夏亂始去有邰定都於豳故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略相同而時世不必相接陳氏蓋據國語注不窋與大康同時漢書婁敬傳公劉避桀居豳之語知本紀謂公劉為不窋孫者非再傳之孫也居止康安也姚舜牧曰人處患難中而怡然居康萬無振奮之理齊姜謂晉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故公劉賢者匪居匪康焉言修其疆埸也者明非疆界之謂謂修治田疇使庾廩盈積此其匪居匪康中之大端也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者徐常吉曰平時未致富疆之業而一旦為遷國之舉則民力弗堪適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為也嚴緝餱乾食糧米食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者黃實夫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見矣正義引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者論語且知方也包注方義方也民非知義方不可用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正義不知出何文毛公時書籍猶存必有所據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歎他安巘魚蹇鞞必頂琫必孔

胥相宣徧也無永歎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相息原溥原也庶衆繁雜也皇矣傳慈和徧服曰順宣徧釋言文周語劉康公曰寬肅宣惠君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宜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而無永歎民無怨歎也言從遷者十八國徧服於公劉之德而無怨歎焉中言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者明經義以公劉寓言文王

胥原陟降只一節事中間以既庶三句見從遷在路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大安矣舟帶者呂覽順民篇高註服帶也服從舟而訓帶則知舟得訓帶矣下曰鞞上曰琫明以玉飾琫以瑤飾鞞聽彼洛矣傳天子玉琫而珧珌珧珌即瑤鞞容刀爲容儀之刀言有美德也言德有度數也言有武事也皆明見其德於服飾有如此者劫謹案無永嘆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一本無悔作無侮段玉裁曰謂皇矣末篇四方以無侮也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段意以無悔爲謗而不知皇矣篇維此王季乃維此文王之謂也且四方無侮與民無長嘆義不相貫箋申傳曰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亦是無悔不是無侮人情悔則長嘆無長嘆即是無悔然詩言公劉傳言文王者其德靡悔蓋皇矣之詩人總攬棫樸官人早麓受祖思齊之所以聖而言文王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以明遐不作人之全是此篇公劉篇召康公戒成王爲政在人而美公劉之厚於其民猶美文王之遐不作人作人所以厚民也大雅以文王明臣道

凡言后稷公劉太王王季皆寓言文王凡言文王皆垂教後世教政大臣四國諸侯此則以公劉之作事無悔致民無長嘆垂戒大平守成之君子人以厚民乃承發民長嘆而有悔傳因猶以明大雅十八篇莫非文王之臣道故曰猶文王之無悔也何無悔之有乎學者能讀大雅之文王則知讀周南之后妃召南之夫人大夫妻矣不然詩言公劉傳言文王毛公豈負昧昧者哉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廬力居

溥大觀見也京師之野是京乃大衆所安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論魯因難乃旦○逝往也百泉無放當在邠州此章言定都於豳之事張子寧但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是也此章胥原已自相得此溥原矣而欲定爲都邑又此南岡詳觀其形勢是京乃大衆所安居之也者是京承于京言以大衆訓京師以安居之訓野

箋申之曰乃衆民所安居之野也彭執中曰公劉營邑於豳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廬寄者說文秋冬去春夏居漢書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爲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出在野爲廬旅入在里即入此室處之謂故云於時處處時是也旅衆也載芟傳旅子弟也此言可廬於是以爲衆子弟春夏服田力穡之所遷豳初至擬定規模如此尚未築室授田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既登迺依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殺所戒○京即上章迺觀于京之京依謂依之以居也依之以居則規模麤定故燕飲以落之徐常吉曰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此落成之燕亦爲安民而設曲禮大

夫濟濟士蹌蹌注濟濟修飭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軒揚之貌筵几見行葦正義公劉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造告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引詩作乃告其曹左氏昭十三年傳周原伯教羌姓臾臣使曹逃杜注曹羣也此告其曹請有司告其爲執豕於牢以備燕禮故明之自新國則殺禮也周禮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酌之用匏箋酌酒以匏爲爵故明之曰儉以質也食之飲之燕兼食飲之禮爲之君爲之大宗也者明就燕享言公劉自爲之君宗爾非謂立宗薛方山曰君之使異姓者有所統宗之使同姓者有所主徐六帖凡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入堂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簾遠堂高九重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於導和爵業之君與其臣拔榛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公義未明羣率爾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至狂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篇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相息亮度待洛

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也徹治也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既溥既長東西爲溥南北爲長正義公劉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其能廣長之也考於日景見衞定之方中參之高岡又胥原陟巘之後章甫曰景岡相觀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相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煖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潦之患三單相襲也者明言治賦非言立軍須觀上下文皆言井田不應此句獨言軍但寓兵於農不得不先會民於兵以定田賦之制說三單者王肅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彊壯在外於單字義不能明箋云單者無羨卒也則以單爲盡盡是單之又義非本義然學者每易從之據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單之數者鄭君特誤以公劉爲爵名輒以意說之如此其實公劉以微弱遭

迫逐遷豳未必是三軍大國亦何必以羨卒爲單拔春秋繁露爵國篇口軍之法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井家八口率可任者三八方里則二十四口方十里者爲方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里者千方千里者爲方里者萬法三分而以其一爲城邑園圃是田以三一計也方十里者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者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者得二十四萬口亦三分而以其一爲削士爵祿是賦以三一計也故天子京口軍九三以奉王大次小國口軍三皆一以奉公此古者以田賦出軍始於以軍爲賦而分田制祿無不以三一爲之准故言田賦由於三單立軍之法單一也一襲因以三一計其軍因以三一計其井里因以三一計其田賦故曰三單相襲黃佐曰度即度其如今丈量一般隰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是也其注禹貢雍州原隰厎績乃云原隰豳地即詩隰原又豳諸云豳在禹貢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竝以隰原爲豳地名當是書注詩譜之誤徹訓治王肅曰治其田疇以爲糧也陳傳疏嵩高徹申伯土田傳亦云徹治也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箋王命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彼箋與傳訓同唯此箋讀

徹爲周人百畝而徹之徹以申傳徹治之義不知傳言治田不言徹法也韓奕維禹甸之甸治也箋與傳訓同而信南山篇甸讀爲四邱爲甸之甸以申傳甸治之義不知傳言治山不言邱甸也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徐常吉曰邠之山即梁山也大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東公劉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西見田之碑者日廣也荒大字訓天作篇大王荒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厲本又作礪碫丁亂本又作鍛遡素過古禾芮如銳本又作汭鞫居六

館舍也正絶流曰亂碫碫石也皇澗澗名也遡鄉也

過澗澗名也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鄉許亮本又作嚮○卒章以民歸之衆言公劉之厚於其民于豳斯館言豳之館驛就矣正絶流曰亂釋水文正中也絶渡也周本

紀云公劉渡渭取材用也碫碫石正義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鍛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刄之利也止詞也止基迺理言增之開碑也而曰衆曰有者乃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焉皇澗過澗澗名皆無放遡鄉正義澗門鄉之也蓋皇澗縱故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嚮之止旅迺密言民衆無不安芮厓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此用爾雅申傳釋邱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芮鞫平列芮訓水厓則鞫亦爲水之鞫訓究則芮即爲內互訓傳例即就也箋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是也正義此以水內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詩志荆楚亦祇融之後也句吳亦泰伯之後也一時偶居之後裔化於夷公劉遷夏之亂竄居西戎西戎之俗依便水草而已而公劉必上下胥原露居不定而已而公劉必營作邑居酋長部落而已而公劉必君宗以就之食飲衣皮弋獵爲教而已而公劉必藉千畝定賦稅是雖混迹戎夷自不失中國之意其寔居之以自存也其不失中國之意以自別也

此其所以爲篤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迥錄
泂酌者推言作人以致大平不得於殷必得於周乃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一定不易之理則王者豈可親不德饗不道乎所謂有德有道即文王也文王服事於殷遐不作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乃以致大平於周則周之守成君子何在非殷之服事賢臣故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茲則欺从玄不从艸與茲異字音義俱別餴甫云又作饙饎尺志又充之

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餾力又又餾樂洛易羊豉說悅○比也挹抒也注猶寫也茲此也以豈弟君子自殷入周者可以安民取譬於泂酌之行潦挹彼注茲者可以饗神餴餾釋言作饙餾說文饙云一蒸米也餾云飯氣流也左氏隱三年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樂以彊教之四句孔子閒居文引以釋豈弟字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君子指周公一輩人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雷

濯滌也罍祭器
說文滌云流也罍祭器正義引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郭注釋器云罍似壺大者受一斛歸來也邶北風攜手同歸傳歸有德也此謂殷民來歸於周惟君子有以來之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墍

溉清也
溉清溉之使清絜也徐聖期曰可以濯溉則無物不濯又不止一罍而已王念孫乃謂溉當作概引周禮凡祼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溉也胡後釜曰傳訓溉爲清是泛言器之溉者釋經更爲周密不必以概與罍相配爲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撫鼎七俎於雍饔廩人概甑甗七與敦於廩饔司宮概豆還勺爵觚觶几洗篚於東堂下足知禮器之豆溉者甚多故末章於罍外廣言之王氏之說蓋訓詁家動輒破字之厥墍息也言民免於殘賊得所休息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卷權阿於何此正雅末篇於菁菁者莪之後再結出訂經本義在於求賢以用吉士所謂賢二南之后妃夫人大雅之文王遐不作人者是也吉士則草蟲大夫羔羊在位以下凡小雅所謂羣臣嘉賓是也求賢用吉士與菁菁者莪之君子能長育人材泂義長育亦謂能用用即所謂長育蓋卷阿之君子言周公尤非菁菁者莪可比嚴緝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經中豈弟君子吉士指經中藹藹吉士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成周之朝吉士雖眾多不可無大賢以爲統盟成王涖政周公有明農之請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言王當虛心屈己以求豈弟之賢乃篤厚純因盛德之人可以爾性而彌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眾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此其責任甚眾前乎此者周公實任之王盡求可以任周公之事者苟其未得則周公其可以遂明農之請乎康公所以動悟成王者其詞婉矣華谷此篇說詩義甚諦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票飄

有卷者阿票風自南興也卷曲也票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票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
惡人被德化而消猶

票風之入曲阿也申喻意以明正意檜匪風傳發發
飄風非有道之風小雅何人斯傳飄風暴起之風故
此以飄風喻惡人以曲阿喻德化之地言飄風入曲
猶自南則化惡人被德化則小人道消千古進賢患
在不能消化惡人大雅於正篇之末錄卷阿傳以惡
人被德化則消明之經義稱長矣君子大臣之賢者
與前篇泂酌同全經無以君子稱王者之例此詩十
言君子豈疏皆目大臣尤為明確或謂泂酌篇既指
成王不應此篇遽為賢者明後變曰泂酌泣非以豈
弟頌成王指君子為成王者泰或入之自為說爾豈
可以彼例此乎以君子稱王者王者恭己垂裳其誰
與為治矢陳者卒章矢詩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
陳其志即申此矢陳義言君子之仕者皆有獻詩以
陳其志之義此首章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進賢之
道在去其所惡以行其志
為千古進賢示以大法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伴判奐喚 酋在由

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 此下三章先言
進賢受福之事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正義引孔晁稱
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涘游樂也優游
閒暇休安也爾爾成王王者以廣大有文章而樂以
閒暇而安所謂恭己垂裳無為之治如此俾使也彌
謂終終性猶曰盡性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此言爾游爾休推豈弟之君
子能俾爾盡其性以嗣續先公終守成業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昄符版
昄大也 章明也鄒泉曰昄章者叢甸綏要荒偉然光
明車書一統無侵陵柔亂之意孔厚者基圖
鞏固不震不驚之意孟子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爾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茀方沬 嘏假
茀小也嘏大也 茀小釋言作芾小受命長矣言春秋
方富茀祿康矣言磬無不宜唐順之
日受命長茀祿康正是今日之純
嘏常保其命與祿是為純嘏爾常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馮憑
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此下二章
言大臣之賢者道可憑依以為輔翼也者徐六帖馮
者有守翼者有為是也蘇詩傳謂在前則有馮在側
則有翼非是積古編馮翼孝德分為四義皆指賢人
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孔疏之
解甚當謝枋得云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
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
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
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
矣以引以之長配天而行以翼以之祇
敬六德於有邦四方為則式是百辟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顒魚
恭卬五剛 聞問望也
顒顒溫貌卬卬盛貌 釋訓云容容卬卬君之德也虞
注易觀引詩曰容容卬卬如圭
如璋君德之美也圭璋玉器之貴重者兩璋之合為
一圭圭者君所執璋者臣所執也此言人臣有人君
之德者人聞之則有善聲人望之
則有善威儀四方為綱紀四方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翽呼會 藹於害
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眾多也藹藹
猶濟濟也 此下二章言大臣用吉士也禮運篇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申言仁瑞也者修母以致
子之義正義引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
鳳皇翔言修木以致火傳意謂用臣之仁以致南方

之瑞故曰仁瑞變時鳳皇至因以爲喻逸周書王會
解作於王城仁旣成大會諸侯及四夷而曰西申以鳳
鳥方揚以皇鳥正指成王時嚴緝鳳飛鳥之出乎其
類者衆鳥以所慕也鳳皇於飛而翽翽然衆羽之聲亦
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進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
吉士吉人統言兵農禮樂之人在朝曰士在外曰人
吉者無不利也論秀書升爲一身之吉媚於天子爲
一朝之吉媚於天子媚於庶人爲天下之吉然不可
不有大君子長育而使命之故近使之以觀其敬遠
使之以觀其忠而親愛使命不失於天子庶人矣說苑奉
使篇魏文侯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倉唐奉北犬晨鳧往見文侯稱詩文侯大喜乃出
少子摯而復大子擊故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
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爲慈父擊爲孝子詩曰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傳附麗也稽古編引呂記曰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傳於天言布散也二義取興最

優孳聚喻入佐朝廷與媚於天子相應布散喻出涖
民社與庶人相應謝枋得曰媚於天子愛君也
媚於庶人爲王愛其民也吉人猶吉士詩志天子曰
媚庶人亦曰媚然庶人居蔀屋之下而收械樸龍光
之賓以爲媚于本不號爲奢吉士辭誦讀之
精神以奉庶人之嚬笑動爲猶自慚其拙矣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
雝喈喈菶布孔喈皆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
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
雝喈喈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
則鳳皇樂德此章承上章言賢臣用吉士以致大平也梧桐柔木者釋木云櫬梧陸佃曰梧
一名櫬卽梧桐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又榮桐木
郭注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正義可以爲琴瑟是柔

穀之木故曰柔木也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注朝先
見日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者明高岡朝
陽異方同地喻王國也鳳皇梧桐異物同瑞喻賢臣
也不言鳳皇鳴而後生朝陽者時有鳳皇至則大平
卽鳳皇鳴矣則言鳳皇鳴卽是大平矣不言大平而
後生高岡者鳳皇鳴而梧桐生於不生之處賢臣用
而大平致於不欲王之朝此周人獨擅千古之奇故
泂酌言挹彼注茲卷阿言於彼高岡於彼朝陽言於
彼於此則一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
鳳皇樂德者亦因有鳳皇至而推其美化於當時之
賢臣也必推美於賢臣者傳意以卷阿爲鹿鳴之應
故鹿鳴傳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
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此言竭其力則化洽而鳳
皇樂德顯接鹿鳴傳爲說其以鹿鳴卷阿統大小雅
垂教臣道之
意微而著矣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上能錫以
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
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中仲
○卒章結出進賢之道與首章相應垂教後世君臣
各當自盡如此君子大臣車則旣庶且多君禮之厚
也馬則旣閑且馳臣道之修也車馬互文上能錫以厚
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者明上能錫命以禮將其厚
意則臣當行可法倣示我周行卽鹿鳴致其樂竭其
力之謂不多多也不字發聲之例末句結到獻詩以其
明己志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
焉者明有此矢詩遂歌之義故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小雅鹿鳴之三大雅文王之三
皆工師所歌求賢用吉士如卷阿之詩者不亦多乎
是在明德之王大平守成者使公卿獻之以陳其進
賢之志遂使工師歌焉以昭其求賢用吉士之美此
作入之所以
致太平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卷阿戒成王以求賢而用吉士編於正雅之末民勞刺厲王以縱詭隨而爲寇虐編於變大雅之首學者可知詩教乎召穆公名虎厲王名胡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引世本及周本紀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生穆王穆生恭王恭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凡九王稽古編曰此誤也按本紀孝王乃恭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世本卽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紀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按召康公最稱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矣計其存時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冲主特與共雲仍同輩留世數差殊又何足怪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卽此召穆公詩意與國語正合或以爲同列相戒之詞特故欲與序異爾須知彼亦未必自信胡後箋辨之亦可不必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汔許一詭俱毀憯七慼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柔安也

賦也汔危箋汔幾也稽古編引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同故鄭云幾正申危意非易傳也胡後箋古人言幾每曰危殆漢書宣元六王傳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注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爾此皆以危爲幾意故箋申之曰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合五章作訓四言中國第三章言京師知中國爲京師也此言四方第三章言四國知四方四國爲諸夏也淮南子泰族訓聖王在上廓

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安矣按推其誠心施之天下亦謂進賢以退不肖爲惠綏之本詭人之善者段小箋詭責也責人之善不肎行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者釋謹爲懲承之無縱句作訓田間詩學曰詭隨不禁必至無良故無縱是愼小以謹之遏止也無縱以謹式遏三疊言之以示丁寧告誡蓋詭隨者非止詭隨以詭爲隨以隨爲詭人不能名其邪正而天下乃無是非則詭隨是無良之小試無良其寇虐之大端故謹無良卽用以止寇虐然明王未始不知詭隨爲害也每入其術而不覺則詭隨者曾不畏其明矣故無縱惟賴於定我王之賢者能猶善也詩述聞引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又左氏僖九年傳人而能民土於何有昭十一年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也皆謂相善爲相能此柔遠能邇蓋言安遠人而善國人卽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倒文卽無縱詭隨之全量故足以定我王矣以定我王句中似有流亂先見在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逑求惛昏怓女交

休定也逑合也惛怓大亂也休美也休以美爲本義休定者民以定爲美也下王休亦言以爲王定民之美故分訓休定休美以互明之唐徽言謂二休字異義非是逑合匹合也賢者上爲王匹下爲民逑惛怓訓大亂明大亂人事之是非以遏其惡皆始於詭隨而終於寇虐者朱善曰詭隨者柔惡之所爲寇虐者剛惡之所發是民之憂也故貴無縱以安民在無棄惠逑之賢勞者爾爾大臣也爾勞者惠逑之賢大臣所宜勞來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慝吐得
息止也慝惡也以近有德求近德也京大師衆也王
者之居地大而
人衆罔無極至也無至無所不至作慝則殃民而病
國矣敬愼威儀四德也求近德也者明求近於此四
德乃可以無縱詭隨陸羽明曰爾憂詭隨先毋縱爾
身爾欲謹罔極先務謹爾身天下事尙可爲也蓋奸
人在側而日言懲創必亂之道故欲無俾作慝當自
敬愼威儀始徐幹中論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
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
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引詩云云二說一
曰日言懲創必亂之道一曰以爲法象謂之君子皆
是就王朝大臣說非斥王者近人說詩乃謂王者親
近有德以爲遠奸之計千古從未見有小人在側而
能親賢者唐微言親賢是夫奸以後事富哉言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愒起例

愒息泄去也醜衆厲危也戎大也泄訓去段小箋泄
與渫同經典多假
泄爲渫說文渫云除去也故訓泄爲去憂泄言民怨
釋也厲訓危正義引佐九三日夕惕若厲之類皆是
危也醜厲謂衆爲惡行以危人者正乃國之綱紀法
度不可敗者戎大釋詁文綱紀法度壞則醜厲之勢
大矣勢大則雖小子而爲患用弘
矣所謂好家私瀸兒欲撞壞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繾遣綣起
阮女汝
賊義曰殘繾綣反覆也賊義曰殘孟子賊義者謂之
殘傳所本也賊義醜正惡直
趨勢營利私害公小加大久之殃民以逞其能國乎
繾綣反覆正義引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曰此云
繾綣是小人依附比匿蔓延膠固莫可詆何所謂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者也嚴緝此詩言無良惛
恟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
蓋小人之媚君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
然使得肆其志則是縱之爲患爾正反則綱紀法度
無不倒置矣所謂反者非反其名而反其意變其意
而存其名致治之具無非致亂之具爾王欲玉女是
用大諫結出刺王之意在諫其大臣女女大臣者徐
六帖與之以位卽與之以責任則望其能爲國安民
蓋於寶愛之中有倚賴之意故曰王欲玉女是以用
此無縱詭隨之言大諫於女也苞畏並稱厲王染於
號公長父榮夷公芮良夫亦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知周室之必
敗矣玉女當女其人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國伯爵正義引左氏僖二十四年
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箋
知爲王卿士者以其伯爵故穸爲卿士聘卯凡伯之
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
識內之國漢郡國志河內郡共有汎亭劉昭注凡伯
邑今河南衞輝府輝縣西南有故凡城卽其地刺者

刺厲王反道亂常故
篇中數言天以警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癉當但亶丁旦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
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猶圖也賦也上帝以稱王
者也明托刺厲王
反於天之道而拂於民之事說文癉云勞病也言下
民已盡病矣而王方以人之善言爲不然而已所施
爲與道甚遠也不遠不字發聲所以然者無克由聖
之臣爲所依歸而上僞下欺凡事皆不爲明日計以
致下民卒癉如此是用大諫先敘出作詩本意亶訓
誠不實於誠雖誠亦僞也猶圖者圖之未遠所圖皆
儻焉如
不終日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蹶俱衛泄以世輯集繹一本亦作懌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輯和洽合繹

說莫定也 說悅○通篇天字皆不斥王惟篇首上帝以稱王者與蕩篇天降滔德訓爲君者不同以板義刺反於天之道也憲憲猶欣欣泄泄猶杳杳胡後箋云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皆古今語言相通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杳杳是也天之方難不易也不易則憂患恐懼之時天之方蹶不靖也不靖則振作精神之際無然猶言無是也無爲是欣欣杳杳也孟子離婁篇引詩曰泄泄猶杳杳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杳杳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既申泄泄爲臣道則憲憲亦臣道可知則通篇惟首章斥王亦可知繹說者論語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徐六帖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謫以防民下好利而不避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壎篪之義泯矣所謂輯繹只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順理調劑至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而治莫之效臻難蹶之天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僚又作寮力彫詢旬芻初俱蕘如謠

僚官也囂囂猶謷謷也芻蕘薪采者 謷五報○我凡伯自我也異事職事異也爾爾眾臣也同僚同官卽爾就爾也謀謀國是也囂囂猶謷謷也者說文謷云不省人事也廣雅囂囂虛也虛者聽之爲若弗聞也若弗聞與不省同義服事也我言維民事也虛邪之世言民事於朝無不笑之者芻蕘薪采者段小箋薪采者見穀梁傳坊記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此謂我言亦酌於民事不可以爲笑者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蹻其略耄莫報熇許酷

謔謔然喜樂也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八十曰耄

熇熇然熾盛也 樂洛○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卽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之意而詞則加切矣謔謔然喜樂猶欣欣也曲禮大夫七十自稱曰老夫八十曰耄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嚴緝老夫知亂亾之將至則灌灌然款誠以告汝汝後生小子乃蹻蹻然驕慢安其危而利其蓄以我之言爲老耄而昏繆也然我所言實非老繆乃汝以可憂之事爲戲謔爾積惡愈多將熇熇然如火之熾盛不可救止而藥治之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才細毗頻脂屎許伊喪蘇浪

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 夸毗體柔人也者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注夸毗也夸毗雙聲訓體柔非誇也徐常吉分之謂夸則驕矜人或以爲貞能而信之毗則讒諂人或以爲愛已而親之非夸毗本義至曰此小人之常態所謂威儀卒迷者則是也迷失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引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兒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覿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卒迷謂盡失之而成夸毗體柔之人矣小雅正月篇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是也載尸輿尸也易師九五云弟子輿尸虞注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此云善人亦謂失位之君子載其無言無爲之身而去鄰北風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卽載尸也萬時華曰或東手旁觀或屛迹閑處皆載尸也中論亾國篇今不務明其義而徙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雖彊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若如徐說則是尸位素餐何足以言善人乎殿屎伸吟也者輔廣曰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

殿屎也我我夸毗者爽揆也夸毗原以攬權旣致民於愁苦則畏之甚矣誰復敢揆度其心志雖喪亂宏多舉世無生計豈復冀其省刑罰薄稅斂以愛我衆民哉嚴緝無以爲資言無生之計也師衆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壎許元篪池僻匹亦辟婢亦

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辟法也此章言致民於殿屎者在於曰益也牖道誘道之也殿屎之民易爲誘道以病困故呼天而怨之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者張萱疑耀日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角而篪之羽和故曰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者正義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曰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者取之如寄攜之言持故曰必從也此以相和相合喻起必從而言其以曰益爲誘道病困之術也取攜

一意言攜卽兼言取殃國病民之事無不抏言益民者如事未至而先曰積貯事旣至而猶曰巡防事已往而猶曰補救凡益民之名無非損民之實益則實難而損則不難何也牖民孔易爲損損爲益莫敢揆度我之是非也雖然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則亦何益之有哉故極言之民之多僻無自立辟言立善法尚不得有益而邪僻之世況乎取攜於民徒曰益以損之蓋爲邪而立法匪徒無益也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苦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姑已若何卽引伸詩義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价介大泰翰胡旦又寒

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大宗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翰幹也懷和也此章歎息朝無善人也价善善人賢者大師三公之長荀子曰君人者愛民而

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曰亾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邦異姓諸侯之國大宗王者天下之大宗也者明同姓諸侯戰國秦策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室大宗之室王者於同姓諸侯是天下之大宗也藩小屏也垣小墻也屏一面也榦所以當墻兩邊者修洽屏墻之具喻言近臣遠臣維持王國之義懷德維寧總上四句懷訓和和摯是闢雖之德臣道所重國賴以安宗子天下大宗之子荀子正論篇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勢藉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城則統藩垣屏翰而大者豈可使之不善乎無俾城壞意凡伯必有以知幽王於其早矣無獨獨也城與藩垣屏翰皆不善則王者獨居斯可畏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渝用朱昊胡老

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恣字

○卒章稱天以爲警戒天之怒卽方難方虐方懠也天之渝卽方蹶渝變也戲豫逸豫馳驅自恣卽憲憲

泄泄詍詍之所謂夸毗也夸毗以曰益牖民而不畏於天者大抵以天爲高遠不知天卽在爾身心間矣及與也爾爾夸毗者言方難方蹶方虐方懠怒渝之天非他卽此日明日旦者是不嘗在爾心亦在於爾身與爾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其可欺乎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唐黨召本又作邵○正義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綱紀文章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盡廢之則天下蕩蕩無雜持之者張未明道雜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此不讀毛傳上帝以托君王故不識蕩之與疾威爲互詞也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又董卓傳論曰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陽本義蘇詩傳欲改訓蕩蕩爲廣大豈可得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辟必亦僻匹亦諶市林

上帝以托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諶誠也

賦也後七章皆托爲文王咨殷之詞此首章言蕩蕩上帝其爲托言殷帝紂可知故曰上帝以托君王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謂蕩蕩無綱紀文章之王爲下民之君其病苦斯民者由其錫命多邪僻之小人而無君子爾後七章皆言多邪僻之事說苑至公篇云書云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夫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足明其命多僻爲錫命多小人無君子而篇首蕩蕩與洪範之蕩蕩有不同矣烝衆也民生衆矣待治於君于旣其命多邪僻而非誠實則其爲治雖靡不有初而克成其政者鮮矣郅治之世始於寬大終於協和威虐之世始於嚴密終於廢弛誠不誠之別也可勝歎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掊蒲侯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天君滔慢也

咨嗟歎詞虁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咨嗟殷紂而曰咨女者女進用之邪僻言此等疾威皆廢紂之朝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今厲王時執政踐而行之也會是猶言何曾如此彊禦謂非關雖之和摯有別掊克謂非鵲巢德如尸鳩平均如一正義彊梁任威使氣見善事而抗禦之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定本掊作倍不自度量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克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李紬義兼倍於人亦是好勝仍是克字之義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若然是釋文所見本尚無脫誤正義本掊下已脫聚斂字因改從定本作倍爾服服政事也者明與在位對言居職任事四曾是言治平之道何乃如是蓋由於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爾滔德謂慢無覺察慢無別白女卽上咨女殷商之女同斥當時執政者不是斥王知者接言天女自非一人詩志興者感而後起之名力者期而思勉之意二字俱屬小人說小人方若於窺覘之無門而女以好忍好利者作其興起之緣則其來也愈若有因小人唯恐假托之不固而女以好忍好利者堅其逢迎之勢則其憑也益若有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懟直類攘如羊作側慮本或作詛祝周救

對遂也侯作侯祝祝作祝詛也屆極究窮

而如也詩志不曰賢人而曰義類何也品各有類如黑白陰陽不可混冬至一陽生爾而其類以漸而進夏至一陰生爾而其類亦

以漸而進所爭在微不在多故不徙曰彊禦掊克不可用也在絕其類也亦不必求大智大賢而用之在植其類也義之類自廣衆而植之其類伸矣則爲振哀第一策也懟怨也彊禦多懟而承上彊禦掊克舉彊禦而掊克在其中彊禦掊克在位在服斷不容有異已者如或植一善類則彊禦掊克必多方懟怨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流言訛言小人之懟怨召子最能巧作訛言以遂其陷害之志式用也內要津也訛言遂矣則引用其黨布置要津寇攘式內眞德秀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是也作祝詛也者明作祝同義詛者致願人於蕃害也言式內寇攘者其欲蕃害於人夫豈有究極哉詩志引呂氏白小人聚斂以快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嘉其任怨而亂亡隨之此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之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白交烋火交

炰烋猶彭亨也無背背無臣無側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 亨許庚○炰烋猶彭亨也者炰烋咆哮干寶易注彭亨驕滿貌箋以自矜氣健之貌申傳彭亨義是也中國國中漢書王莽傳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或大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凡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炰烋國中大率類此斂怨以爲德言強爲萬民之所不欲以逞其私意方且謂有益於民以爲德也背無臣者有從無違也側無人者知藏疾在也無陪貳無卿士者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也斂怨爲德猶知有德至不明爾德爾德不明則毅然決然無所顧忌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面善號戶刀呼火胡又火故義宜也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 說文湎云湛於酒也湛與沈同沈之言淫

也爾爾其臣非爾其君如商書微子篇我用沈酗于酒不言君用義同正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義宜者明天既不湎人以酒則湎於酒非宜也爾乃從而法行之愆過也止禮也范祔傳不義從式所謂縱淫佚于非彝也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蘇詩傳人之沈湎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既背傳訓亦淺近不可從明晝晦夜呼亦號也賓之初筵載號載呶之謂使晝爲夜也者承靡明靡晦申言之晏子雜下篇謂田桓子曰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條螗唐沸方味喪息浪奰皮器蜩蟬也螗蝘也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 蝘偃○蜩蟬見七月螗蝘

釋蟲亦名螗蜩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螗蜩者匽也陸疏蟬之大而黑者陸佃謂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沸從鬻省說文鬻云湑也湑今作滾說文羹云五味和羹也言相和而雜也漢書五行志引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潰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噂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湑羹之將熟也小小政大大政周書無益篇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近似也宏綱細目名存實壞有似乎亡之也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者訓尚爲上明邪僻小人一旦得志既居人上則欲逞其奸私以行其變亂政刑之道而由近以及於遠不醉而怒曰奰申奰怒義謂故作威嚴如醉人之飾克飾殘也覃延也鬼方遠方也者明非國名後漢書威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爲遠方此鬼方與鬼區同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首章傳上帝以托君王也此上帝無傳自與首章同故箋申之曰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謂非君王之生不時乃女殷商之執政不用舊詩

志易卦至剝盡矣繫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孤陽獨存便有復生之意舊之義如此書曰人惟求舊此詩曰殷不用舊抑曰告爾舊止召旻曰不尙有舊見天理人心盡泯而此能僅存孤宗脈命悉斬而此能僅延老成舊人也典刑舊章也用一亦足以不亡蓋收拾殘局挽回造化非此不可雖無老成人甚不詞也非眞無也後世每歎無人可用而不知所用非人故以雖無尙有折辨之言方策所布者不尙在即可於其或合或離或名或實之際洗心藏密以察之不爲蜩螗羹沸所幻則典刑可存而老成亦可見矣此進賢退不肖之法後世不能大抵因其人爲喜怒因其言爲從違便嬖之人能得君巧辯之言能惑主無非不可以爲是無是不可以爲非而大綱小紀名存實亡則典刑尙不得有老成安得不無哉此詩人亦莫如之何矣故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同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劉雖會詩專責入君與箋非君王生不得其時有異然其言明闇用舍則同蓋先儒不知詩垂臣教每專責於君故鄭亦云君臣皆任喜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揭紀竭撥蒲末

顚仆沛拔也揭根見貌仆蒲北見賢遍○陳行之曰此總括上數章直陳其禍亂之原而示以當鑒戒也自古庸臣誤國皆以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恃爲承平無事一任彊禦掊克排斥義類斂怨爲德醉夢爲明雖天怒人怨自中國至於鬼方猶且陷滅老成變亂刑政以爲未有害爾此作詩本意特托於人亦有言罕譬爲戒正義顚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忿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顚沛之揭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爾詩志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無治平之實隱憂深計者之所懼無可憂之形擁安旦夕者之所狃故指示之以爲此未有害者特枝葉爾而所先撥者本也不可不懼也或問曰本實先撥者何曰只是天下無是非爾金仁山謂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王號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卒以流亡身死於彘本實先撥斯可見者猶是就事論事通篇都說殷商結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爾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楚語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注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皆謂武公作詩自警者卽所以諷當代也陳際泰不知詩垂臣敎謂大小雅中不得有諸侯之詩賓之初筵安知非序幽王之酬抑安知非刺厲王之述賓之初筵無徵也徵諸抑而抑非懿也韋昭侯包之言鳥足信然則雅必美刺專於王故文王必稱王而後可且如陳說初筵之賓主將爲幽抑之小子必爲厲此盲引於盲之誤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武公和元年爲周宣王之十六年則厲王之世武公未爲諸侯正義謂善惡無預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追刺武公入爲平王卿士時作陳古而言刺厲王爾亦以自警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正義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所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禍患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據此是鄭孔皆以刺厲王爲刺厲王之臣而因以自警與國語合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職主戾罪也知智○賦也隅廉正義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箋人密

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占外而知內如官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此中傳也靡哲不愚靡人不愚也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論語文引以明靡哲不愚爲國無道之故無道之世無人不愚政刑有以愚之也故庶人之不敢不愚者如抑勒賦役則庶人俯就流離是亦職維疾也哲人之不得不愚者如周納忠良而哲人甘心斧質是亦維斯戾也爲人上者奈何不密審威儀勵德廉隅以致愚一世之人哉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行下孟訏況于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競彊也欲彊於政治惟在賢人得賢人則四方美其教化而賢人之外有廉隅者必其內有繩直之德行則四國無不順從其政矣訏謨定命言國家有大經大法以定民志者遠猶辰告言天下之一事一物因時制宜者

箋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是也張君一日此四方之所以訓四國之所以順者乎則法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引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是斷章之義此章之所謂敬愼威儀是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覆芳服湛都南共九勇

紹繼共執刑法也承上言至於今箋興猶尊尚也謂尊尚小人然千古無尊尚小人者其所尊尚無非賢才雖迷亂於政事傾敗其功德又荒湛于酒湛樂之久也久亦無不謂其爲賢才而尊尚之者女女已也篇中爾女字皆武公作詩令人誦以謂已也左氏定十四年傳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注而女也正此女字義證雖湛言雖荒湛于酒者樂從樂與從事也荒湛于酒卽顚覆厥德以迷亂于政之人先王之明刑所不容也而樂從之則是不念後之治亂與衰而不敷求於先王之明刑是爲不克執法者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淪倫逷狄

淪率也洒灑章表也逷遠也肆故今也承上章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言爲世所尊尚者亦已久矣故今皇天乃不尚之而亂亾將及其身如彼泉流女其無與率從胥亾也夙朝夜夕也虞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則欲無淪胥以亾其惟夙興夜寐洒埽外廷內寢以除其穢而布其新乎維民之章與維民之則不同凡人舉動不可對人言則精神不可使人見兩間晦蝕之象兆端於此苟正大光明之君子積其誠敬耿爲精靈乃有以豁天下之幽憤積嫌矣故曰維民之章而泉流之淪亾

可挽四國之怨睽可服車馬弓矢戎兵然後有用爾於是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之遠遏可也戎作謂犬戎之蠢動蠻方謂蠻荆之來威

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丁簟

質成也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質成天保篇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同此言戒戎作逷蠻方之後乃可成爾民人日用飲食之事然必自謹爾侯度始所謂夙興夜寐洒埽廷內者商書微子篇卿士師師非度馬注爲非法度之事所當戒也話善言也者言謹侯度以戒非度事不在大作止語默亦當敬愼則無不柔嘉矣箋柔安嘉善也玷缺說文作刮云缺也又申言出話之當愼箋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是磨爲摩之假借斯言之玷不可爲者苟出話有缺失則不可爲摩鑢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易以敬苟居力捫門

莫無捫持也讎用也承上章言愼言也無通作毋易由言易用言也曰苟矣自曰能謹言矣曰謹言者與易用言者同戒止之謂當謹之又謹也說文苟云自急敕也从羊省羊隸作羊勹口愼言意陳鳳梧校刊篆書六經王樹等篆書九經皆作苟與艸部蒿艸也从艸句聲之苟不同此苟字在集韻二十四職故與逝爲韻顧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者誤段說文注謂苟字不見經典者疏也捫持承上苟字說苟訓自急敕爲敬字聲義所本敬卽持也雖曰自急敕然終莫持我舌者故猶當戒其舌之逝往不可追者則以無惡言而不讎無德言而不報也讎用正義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說似少曲桂馥據集韻讎古文作屑毛蓋以古文周字釋今文讎字猶商頌罙入其阻罙篆文作突古

淺淺字傳以淺釋突乃以今字釋古字也後人少識周字遂謂脫而爲用字桂說是也故箋申之曰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按說文讎云猶應也應云當也物價之讎以相當也鄭申讎字本義而不破傳意作箋時傳猶作周王正義乃引釋詁讎匹之訓箋不作訓可知孔疏時始譌周爲用爾惠順也謂順德也順德之言乃可信今而傳後故順于朋友卽順于庶民小子且將令子孫以爲戒愼萬民靡不欽承斯可謂德言也已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相息亮媿俱在度待洛射亦

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視通作示友君子卽上朋友不遐遐也承上惠于朋友言當示爾友以和柔之顏以遠過愆然非可致飾於外也相在爾室室

中有相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宮文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引以明屋漏爲隱微之地庶幾無媿于隱微言君子必愼其獨也說屋漏者孫炎以爲日漏劉熙以爲雨漏惟箋訓漏爲隱得之蓋下云不顯莫覯者卽承屋漏爲詞則扉漏自是隱蔽之義按釋言云扉陋隱也陋與漏同音扉通用屋漏卽扉陋鄭學長於禮箋詩輒喜引禮故於此屋漏因傳中有西北隅字卽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餟於西北隅之說後學因爭攷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推及曾子問陰厭陽厭之文而不覺其去詩日遠矣此言不媿屋漏者祇謂無以屋漏爲不顯莫覯爾神卽爾室之相也格王釋詁文神之至者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覯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所謂至矣非謂來降度猶量也射通作斁厭也貞德秀曰無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可有厭斁之意乎說本中庸日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僭子念鮮息淺虹戶公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潰戶對○辟法也爾爲德使民法之故曰女爲善則民爲善矣兼釋俾臧俾嘉臧嘉皆善也止至者大學在止於至善爲人君以下大學文引以廣淑愼爾止之義儀賊害也不僭不賊不愆於威儀也鮮不爲則應前維民之則一篇關鍵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申傳意以投桃報李賊上文不愆于儀則爲民則下文之愆于儀者則致瀆敗彼童而角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與我字對文則爲我之所致可知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

自用也者明無角之童羊自以爲有角猶無德之賢臣自以爲有德皆愆于儀者之所致也宋王安石立新法條例司以二三新進辨議其中徒以有事爲榮而選其私知雖法令之善者無不潰亂况法令之本不善者乎虹潰釋言文注謂潰敗疏潰敗亂也拔釋文顧本作訌李本作降降下也說文洚云水不遵道又下也故降洚逼用假借作虹義同潰亂是李本作降乃此傳虹潰之據其顧本作訌者乃召旻傳之訌潰訓同字異以潰爲讀之假借者也說文訌云讀也讀云中止也其訌下引詩蟊賊內訌而不及實虹小子可知訌不得爲虹也徐繫傳於訌下引爾雅注云潰敗也是不知許書之訌非爾雅之虹顧本釋文作訌是不知爾雅之虹非許書之訌邢疏釋言兼引實虹內訌不爲別白亦疏矣小子武公托爲人言戒巳之詞與篇中爾女字同一意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詁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荏而甚緡巳巾詁古）

緡被也溫溫寬柔也詁言古之善言也（巧言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胡後箋引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曰毛既以此四者當柔木則言緡之絲自是謂琴瑟之絃緡被也者方言緡緜施也秦曰緡趙曰緜被猶施也言被之絲猶云施之絲爾絲者八音之琴瑟也被絲猶言安絃操縵維德之基言以德爲基也以柔木被絲而成音喻恭人基德以亞詞然後言可爲教矣哲人在廷之人愚人在野之人詁言古之善言也者明以古之善言告之哲人可期順德之行告之愚人猶有反謂我爲差懸者以民各有心不可欺尤不易信顧可不基於德哉上章鮮不維則應前維民之則此維德之基應前有覺德行皆一篇關鍵結束下此皆餘意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於烏乎呼提啼莫暮）

借假也莫晚也（於乎數聲托爲人言呼已而戒之以未知臧否也臧善否不善也非特攜）爾手而語之且示之事以爲之證非特對爾面而命之且提其耳以言之詳如上數章所言皆是也胡後箋引箋親提撕其耳云提撕疊韻字撕即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從手然則提撕者謂附耳而剖析之故箋又云此言以教道之熟穀梁僖二年傳宮之奇之爲人也逵心而儒逵心則其言畧范注明逵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據此亦是以提耳爲言之詳也未知虞書予未有知此托爲呼已者之自謂借曰予未有知則亦旣以敬儀愼言奉之於予抱之言係也係抱提攜之意卽手攜之面命之呂覽下賢篇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注抱奉也子猶爾女也子如不能虛懷聽納是不若民之靡盈者矣曹忍生曰見盈是德之所棄倚其靡盈凡民皆能有成蓋豪傑之知雖多一盈則聰明有必窮之路民之所知雖無幾靡盈則一隙有大受之機盈之不可有如是誰夙知而莫成言靡盈則何有知之而不早成之者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懆懆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樂洛夢莫）（空懆干到藐美角耄莫報）

夢夢亂也懆懆憂不樂也藐藐然不入也耄老也（二十）章皆止自警則刺王意無可見故於此章呼昊天以托君王也既言天本甚明而我生乃不樂者以視天夢夢之故又申言天本甚明而視之夢夢者以我心憂不樂之故婉詞此亦托爲人言故視爾接言誨爾說文諄云告曉之熟也重言之曰諄諄藐藐然不入也者藐與邈同廣雅邈邈遠也聽言者與我疏遠不相親則其言不能入又有甚者不以言爲教反以言爲虐虐之言謔也淇奧篇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卽戲謔之過甚者篇中兩借曰未知皆托爲我人者自謂舊說誤爲所教之人蓋未審托人言以戒已則其

人爲不知誰何托人言以刺王則其人卽武公矣故曰借曰予未有知則亦既老耄更事實多未可輕而忽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喪息浪適

于橘〇舊止卽詁言所謂古之善言也我謀者訏讀定命遠猶辰告之不愆于儀也大悔者如彼泉流論胥以亾也月聿也所謂淪胥以亾者以天方艱難駸駸乎聿喪厥國國卽天下諸儒執此國字謂是自警不是刺王失之昊天不忒猶昊天孔昭托言王國也言取譬者明作詩之意以國譬天以王自警說者乃詔取譬於天之四時不忒亦謀通邪辟大棘困急也言天本不忒而艱難以回遹其德者使民大棘之故所謂與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則有以使之二句結全篇兼自警刺王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臨晉有芮鄉故芮國此卽周之芮在河西與商之芮鄉於虞在河東者不同地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周芮伯國世本云姬姓左氏文元年傳引此篇以爲周芮良夫之詩是也名物鈔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許氏不知按小雅天保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之義則凡二雅刺君皆刺臣故此篇先八章刺王爲賓後八章刺臣爲主李詩所欲分爲二事固謬張詩貫必言其呼應亦可不必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菀鬱又於阮捋力活瘼莫倉初亮兄同況塡塵矜令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與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暴樂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昊天斥王者也陰於燭亦作蔭暴剝本亦作爆樂洛本亦作爍喪息

亮〇旬言陰均也者釋旬爲均陰同蔭因桑言陰也劉暴樂而希也者釋詁云劉暴樂也釋文作爆爍同此因桑陰而言希也希稀同字以桑柔陰均之暴樂而希引起病民以言心憂殄絕也倉喪疊韻兄訓滋段小箋與常棣召旻傳同彼作茲此作滋皆訓益塡久釋詁云塵久也塡塵音義同箋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亾之道滋久長此下四章皆言倉兄之久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希哀下民昊天斥王者也明篇義謂昊天爲倬然明大卽謂王之倬然明大謂之明大卽以其不明大也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龕大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大子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奔於龕乃立大子靜是爲宣王時事如此斯所謂捋采其劉景象有必然者然皆厲王任用榮夷公輩以忍心爲民不利之所致也故此詩中曰序爵曰考相曰蠢賊曰貪人皆碑宥所指所謂昊天之不明大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騤求龜旟與旐兆泯民又面刃燼才刃本亦作燼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

夷平泯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此下三章皆設爲征役者之詞騤騤不息合翩翩在路不息作謂旟旐者戎車之所建也夷平釋詁云平夷易也亂生不易言非一朝一夕之故至禮義消亾倫紀靡棄則四國同之按皇王大紀蓋厲王時荊楚寇於南玁狄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號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其事正與詩合蓋用兵本欲除亂不得當反以生亂旣不能平亂則四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侵削大者殘破以致政教不修人心死而天理滅也黎齊壘韻爲訓管子正世篇治莫責於得齊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民靡有齊言民無有能齊之者也具倶也箋災餘曰藎正義本作燼義同具禍以藎卽靡國不泯步頻謂行行道也頻急者周書文酌解三

頻孔晁注頻數也數亦急言國家長治久安之道至此其急促矣故以於乎有哀痛言之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蔑滅疑魚陟梗古杏

疑定也競彊厲惡梗病也板傳蔑無也資財也言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天昊天斥王者也將養也國貧則民受其害況加以征役不息乎疑定者疑爲𠤕之假借叚注說文𠤕从矢[illegible]桑柔與資維階讀則讀加尼與說文訓感之疑異字異音釋文魚陟反讀如此立之此與尼音相近正義謂音凝者失之徂亦往也云徂何往正謂靡所止疑君子賢者之不病國殃民以其秉心之彊而義也彌而義者親君子遠小人明是非信賞罰不自媮以嘗人人亦不容人之媮以嘗人巳所以國富兵彊天下無不得其養矣今則誰爲執政至此用兵以匱財匱財以亾國謂非不彊於政者階之厲哉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不信然乎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慇於巾僤都但本亦作亶痻武巾又昏

宇居僤厚也圉垂也宇居正義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與餘傳土居亦謂土所以居人同義單言之曰土累言之曰土宇也念我土宇言楸墓之鄉桑梓之地兵戈滿目能不憂心念之不辰不時也僤厚釋詁云亶厚也僤亶音近義同逢天僤怒是謂生不逢時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合上章靡所止疑讀之可見民不得其所盜賊滿天下觀之言邁也痻病也圉垂者邊垂也觀痻既多而我圉猶孔棘當時之用兵可知隙際泰曰天下有大勢遙陲非根本之地天下有大機氣運是人事所爲故孔棘在我圉而憂之當在朝廷斯頻在國步而憂之當在人心

爲謀爲毖亂兄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毖秘削相略

毖慎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毖亂也此下四章承上言救亂在於用賢而傷其不能也刺王以序爵考相則是指當時之執政者爲說說文慮難曰謀毖訓慎言倉兄之久苟有謀猷慎毖之人則亂兄亦可削小矣爾爾執政者言消亂在於謀毖敢告語爾大夫憂慳之道在於序爵序爵者非僅次序賢否之爵謂上位不能已亂則當退讓以避賢路下位不能防亂則明是非以止怨壽行軍不能勝亂則信賞罰以泯詐虞先聖王所以使民重庸恥同利害定猶豫也是之謂禮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毖亂也者申喻意以明序爵正意言救時不能不以賢箋申傳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引詩而釋之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忠之有淑善胥相也言今之爲政者不能序爵以恤亂如不能濯以救熱其何能善終亦相入於溺亾而已孟子曰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亾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之謂仁左傳之謂禮一也用賢是禮以賢爲政即是仁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家嗇力民代食家嗇維寶代食維好遡素僾愛荓普耕字又作拼逮代家嗇一本作稼穡

遡鄉僾唈荓使也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遡鄉者向之也僾唈釋言文不得息也說文肅云持事振敬也釋詁云肅進也持事敬以求進益敬進義通故肅得訓敬亦得訓進徐六帖肅心猶俾予靖之靖之謂欲整肅此乾坤也亦兼敬進之義荓使釋詁作拼使也有持敬求進之心者賢人也時掮抑不得進反使自云才力不及正如遡風之唈僾也李少文曰人皆有心誰無肝膽雖淡喪亂之憂而忠君愛國之懷未民於天下吾見慷慨而志奮庸方自視爲能逮感奮而思底定又自期於必逮卒之當局忽易爲旁觀忠臣忽激爲智士遇不酬志奈之何哉家謂耕稼嗇謂收積好是稼稽民力之而素飧代食之是無功者代食天祿也生於天而力於民故曰家嗇維寶高爵厚廉病民而便

已故曰代食維好今之士大夫有不憶此言者乎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蟊莫侯痒羊恫通贅之芮穹起弓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立粒通用字周頌思文篇立我烝民箋立當作粒此立當亦粒之省借粒猶穀也王猶天也民以食爲天故曰立王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蟊賊喻在位小人卒盡痒病也謂家穡盡以奉蟊賊而民乃病也恫痛也中國國中贅之繫屬無幾荒則邱虛可待旅衆也旅力如衆蟊賊之力以念穹蒼念王國也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救之有權則有力無權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能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相質也惠順也有順德之行者君尊也言有順德在上位之君子足爲一世之人才所聽仰而則效者以其能官人也能官人者以其於人之居心行事能考儀其相也考察愼思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儀維渙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蕤女惟斂哉是請考愼其相質實也飾官人竊所謂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之類若不順者則不然自任其善怒獨謀其陰私俾臧者從其所使以爲善不從其所使以爲不善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然則從之者與此自有肺腸之問也故夫子答之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俾民卒狂者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肯則民皆眩惑狂亂奔號以圖進也此用人之法與官人篇相表裏學者欲充其義類可取大戴記熟服之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僭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甡所巾僭子念

甡甡衆多也谷窮也此下五章承上序劉考相而言親小人遠君子爲喪亂所由說文甡云衆生竝立之貌重言甡甡故爲衆且多也鹿見鹿鳴鹿得食則呼其羣而衆多喻人得賢則相與朋友以爲善朋友羣臣也僭差也朋友以僭者見利相先見害相後貌合情疏讒賊交勝閔計民生在所不顧夫何相與以爲善哉穀善也谷窮釋言作鞫窮也段注說文云谷當爲鞫之同音假借當不胥以穀之世君予處之進則身窮退則道聽人亦有言正謂此也晏子問下篇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若何晏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斯之謂與按叔向引詩正因齊衰而歎君子進退之窮以傷晏子不失忠不失行之善非腴晏子進退能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瞻言百里遠慮也此者親之之詞聖人良臣也瞻言百里遠慮也者明良臣見近知遠見微知著方念慮淺長而彼愚人反狂藏以爲喜者時事艱難之際或因之以爲利或假之以爲功苛斂民財爲一已之急公而怨咨不顧也任用匪人爲一時之快意而蓄害不知也因政刑之不平以爲狂乘天下之多故以爲喜若天降喪亂絕無與於已者焉胡斯何此聖人也使非欲言之而不能何此遠慮之聖人畏忌不言哉周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謂不能以言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是謂畏忌漢書賈山傳至言曰秦皇帝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忝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腴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荼徒

迪進也良人賢也能也弗求弗求索也弗迪弗進用也忍心忍於爲惡以爲惡爲心者說文顧云還覩也復云猶重也蓼莪篇顧我復我爲父母罔亟之德此言覩小人猶子也小人猶子氣息相滚無能離間天下何可勝其威虐哉至於民不求安而貪亂甘爲荼毒而不辭是豈民之性也哉荼苦葉毒螫蟲皆傷人之物以比畔離之艱危蘇明允曰夫昔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畔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亂與荼毒非民之本性今反貪之安爲之中有大不得已而甘心出此爾人只知民性之反常而不知其情有大可惘者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隧遂垢古口

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大風風也隧道風行之道匪風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此大風有道者言風行必有隧道在有空之大谷者喻君子小人之行亦各有其道也箋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闇冥在中不絜清者所謂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五曰觀隱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攷其名也有隱於仁賢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皆中垢之謂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悖蒲對

類善也覆反也上章有空大谷即是有隧故此章只言大風有隧潛夫論遏利篇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自古小人秉國未有不敗殘君子者辭言近習傳聞之言如顧大局不認錯刁風不可長之類對應也則聽荅之也誦言先王之法言詩書之至言史冊之名言律例之餘言可誦習之者醉昏不知也箋則冥卧如醉此殘敗善類之事匪用其良良即善類覆反也爲篇中二覆一復六反作互訓我我眾人也君子不可使爲

小人小人不可使爲君子我眾人則可上可下惟在閭歷以爲消長際貪人敗類之世小而蠹賊內訌大而寇攘式內皆不用其良有以使之然也說文詩云亂也悖與誖通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赫赫也以下三章結言作詩故重呼朋友痛切言之予芮伯自予也豈不知而作言此詩豈不知世務而妄作者鳥是羽蟲故曰飛蟲說文隿云繳射飛鳥也弋爲隿之省借如者以飛鳥之難射時亦以弋射獲之喻世變之難知時亦以審測得之唐徼言小人爲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敎道之不知受多少陰庇故曰陰陰女所以爲蔭也上傳陰均是其義赫赫也郎虛虛也要要也之例段小箋引顧廣圻曰依正義攷之古本作恭恭也謂此恭盛字郎拒恭字也古拒咻祇作恭反予來赫箋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莊子秋水篇夫鴟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狡莊云嚇郎赫字本此傳義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涼薄也極至也罔極無所不至謂貪亂也職主也涼訓薄以貪人爲涼薄爲與善良相背戾者其作爲民所不利如恐不能勝而民乃不堪其涼德而罔極也趙士會曰專事刻薄而與善道相背故爲民不利如不勝也爲民不利几以自利故不克不已回遹邪僻猶罔極也競疆也疆用力謂不利如不克古今禍亂未有不由於激變者職涼善背异貪人之行已職競用力是貪人之害人重言以著亦以民之罔極民之回遹警悟後世貪人終亦載胥及溺而已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非予既作爾歌詈力智

戾定也此以職盜爲寇申上職競用力以涼曰不可二句申上職涼善背而因惡其小人之過必文也唐徵言民之未戾即居無定徂無往苦於亂政而騷然也所以然者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致擾亂爾涼曰不可涼德即是貪貪人亦謂貪曰不可也覆背善詈善即是不貪復自背其不可之言於不貪之善類而訴詈之也是其於小人則外離而內合於君子則陽與而陰排以爲盜之奸而齊其爲寇之虐有如此非予者小人自解之詞傲幸則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廣敗則揚君之惡以赦已名小人之情狀也既作爾歌篓女雖祗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烖災憂於救○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按桓之五年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王其初則百餘年其春秋仍叔自係此仍叔之後正義謂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是也烈餘也百姓百官族姓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而百姓不免見憂任事無賢之故故詩云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至宣王遭旱旱晚及旱年多少雖經傳無文據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或亦有據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於烏喪息浪聽吐定

回轉也薦重臻至也賦也倬明大貌雲漢天漢水之精也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向西南行至天稷而沒其同轉之度如此歎雲漢之昭倬者憂無雨也詩弋此雩祭之詩雩者何吁也吁嗟求雨之意開口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雩是於建巳之月爲百穀祈甘雨未旱恐旱此因旱而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同非常雩也辜罪也喪亂指厲王時事二年不雨至於六年故曰饑饉重至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注舉猶祭也此因饑饉薦臻則無神不祭牲禱牲也天地用牛日月山川以下用羊靡愛多用之而不惜圭璧禮神之玉說文瓏云禱旱玉也爲龍文國有災祓禍祀天地山川索鬼神求靡祀皆執玉以禱靡神不舉故圭璧既卒謂凡執圭璧盡從祭祀非因燔瘞而竭之謂梁書許懟傳天監十年勑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求水之意以爲疑懟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與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與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以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從之寧莫我聽寧乃也箋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會亦乃也寧曾乃一義章內同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大泰溫讀如蘊紆粉奠徒薦瘞於例耗呼報斁丁故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溫隆蟲蟲溫溫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溫鬱積也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申傳意非雨而雷聲殷殷然爲旱象不殄相續不絕也大宗伯以禋祀祀吳天上帝自郊承禋祀說祖宮如王宮祭日之類言自此祭而往彼祭所謂不殄也上祭天下祭地者明言上下以賅四方五祀與其禮瘞其物正義與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梁書引作與其幣較禮字爲優所見本不同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者正義節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申言靡神不宗鄉泉曰止是索廢祀故曰宰此是修常祀故曰宗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有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王尊而感格甚難也耗虛也斁敗也丁當釋詁文王肅曰

天下耗斁當我身耶徐六帖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不先不後適當我躬意我亦有以致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兢本又作矜居陵孑居熱遺以追我遺以醉摧在雷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靡有孑遺無孑然遺失也摧至也推去讀君子去仁之去蘇詩傳恐懼之甚如雷霆震於其上周餘黎民言經歷王喪亂之餘民猶眾也靡有孑遺無孑然遺失也者段小發失同佚正義本脫無字孑單也遺餘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注孑然獨立貌無孑然遺佚者明喪亂之餘民今無獨遺佚之者矣甚詞孟子萬章篇引詩而釋之曰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則不我遺之遺問遺也鄭雜佩以問之傳問遺也遺與也與人相贈遺謂之問與人相恤問亦謂之遺此言天帝不我民恤問也相畏相與畏懼旱哉先祖

文武也摧至者言先祖見此旱哉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以救此患耶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沮在呂

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父母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上章不可去此不可止皆言其甚云雲字古文又陰暘字作雺說文雺云雲覆日也云我無所之云雺之假借義通雺也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惝是無所也民近死亡也者明大命為死亡之命商書西伯戡黎祖伊曰今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此大命近止止至也言大命將至故曰民近死亡白虎通義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使已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又曰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此憂旱而曰大命近止即彼所謂遺命也靡瞻靡顧言無贈察之者無顧念之者領起下四句先正百辟卿士也句上脫羣公二字傳以百辟釋經羣公以卿士釋經先正也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卿羣公先正也季冬乃報祭之常禮又仲夏大雩帝用盛眾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則因旱而祭為民殰災也不我助不助我以憂旱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者正義於民則為父母於属則言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為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言文武爾胡後箋正月父母生我傳云父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毛蓋以二雅所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盛而父母斯民尤為文武足以當之故於諸言父母者多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胡寧忍予箋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按章內寧字箋每以曾字訓之曾猶乃也惟此獨曰何為而於上則不我助轉曰今曾無有助我明不我助與忍予二文互相足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滌徒歷魃蒲末惔談憚丁佐

滌滌山川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也憚勞熏灼也燎力皎又力照○滌滌旱氣也者七月傳滌埽也旱氣酷烈埽物而盡故以山無木川無水中明之魃旱神也黃帝者山海經大荒北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妭黃帝攻蚩尤冀州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妭雨止遂殺蚩尤女妭不得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妭即魃張衡客難曰女魃北而應龍翔此之謂也聞問古通用王述聞聞猶憧問也與葛藟篇亦莫我闇同遯屯古同聾寧俾我遯猶云乃使我處此屯難也說者曰魃不列為祀典以禮災於賦災之鬼如揖盜而求免也加禮於不禮之神如對仇而强顏也

不聞叢籍神於人三日而叢亾七日而叢枯乎故悱
呼號於昊天上帝羣公先正以畢觙之如四夷反側
亦惟勤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師
而必不以議和議欵遺中國羞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祀宜無悔

怒 黽彌忍瘨都田 憯七感莫暮

悔恨也 黽勉箋急請禱也虞雅畏惡也言惡此旱裁
而欲去之瘨病也王釋詞雲漢之胡寧忍予
胡寧瘨我以旱箋內皆以何曾代胡寧何曾何乃也
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
何乃是也憯曾也箋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言
不知致旱之故也又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
不晚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月令孟冬天子乃
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此祈年之祭
也甫田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此方社之祭也又箋虞度也天曾不度知我心敬恭

明祀釋文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按文選陸士衡荅
張士然詩李注作敬恭明祀隷釋西嶽華山碑敬恭
明祀以奉皇靈亦本此詩明祀猶書洛誥曰明禋也
盧說是也臧玉林疑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
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此說不知敬恭明祀
謂祈年方社宜無悔怒謂則不我虞六句一氣說來
皆從不知其故句轉出謂只此一念爲
民之心亦宜無干譴怒何乃瘨我以旱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趣七口膳

善卬仰本
亦作仰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言歲凶年穀不登則
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
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

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秣末弛式氏縣懸樂如字
○友有通論語有朋自遠
方來有或作友此友即有之通假字紀綱紀政事也
以旱故則庶政皆散無有紀如不秣不修之類鞫窮也
也疚病也庶政衆官之長冢宰大宰唐微言鞫是計
慮之窮疚是形容之病非止庶正冢宰舉庶正冢宰
以該言之趣馬師氏膳夫見十月之交左右近臣周
救疊韻字靡人不周言亦無不以救裁爲事者所以
致於散無有紀言歲凶年穀不登以下與禮記曲禮
下篇襄二十四年穀粱傳大侵之文詳略不同正義
此當先有成文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言無止不能
也者明例文總上推去沮止言有可止旱裁者皆爲
也十月之交傳里
病也里瘧假借字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嘒呼 惠假

格贏盈
爲于僞

嘒眾星貌假至也戾定也 嘒眾星貌者明小星之眾
也有嘒其星與昭冏于天
相應詩八章中六言旱既大甚首卒章乃瞻卬天象
以星漢光明歎言未有雨徵也假至釋詁文與格至
同尋聲得義皆非來至之謂格是神之至德假爲人
之至誠薛希之曰昭假祈禱之意無贏不遺餘力也
爾爾大夫君子成言成勞民近死亾雖靡神不舉當
益求所以昭假不可遂棄爾成勞也此爲呼大夫君
子而告語之詞我王自我也庶正即大夫君子言兹
業黽勉以求者何獨爲我躬哉亦以定爾大夫君子
之位蘇詩傳以定庶正未有民不寧而庶位定者也
鬼神索求以爲一人臣之情也然王之爲則不在已
而在入年穀順成以定庶正君之念也然臣之定則
不在人而在己故必懷同患相救之心而其情始迫
亦惟懷各自爲計之心而其志始衰庶幾昊天上帝
其我虞也惠愛寧安也曷惠其寧言天何當愛我民
而安之若有不容絕望
而又不敢期必之詞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崧背忠襃保毛○嚴緝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正義引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世焉徐常吉曰申伯之先封於申李三山所謂申侯胥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是也後入朝爲王卿士至是則出而改封於謝何休曰無土建國曰封有土加之曰襃本傳曰申伯宣王之舅也詩建廟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以四方蕃四國既封以後保南土揉萬邦而元舅之親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餞華行者非祗爲展親而已也故詩美申伯序曰美宣王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戶旦又寒蕃方元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

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華化○賦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釋文崧又作嵩嵩即崇之或體崧俗字嶽四嶽也者明以崧高言四嶽也故申之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嶽岳一字天子巡守四方見諸侯於方嶽四方故四嶽漢人以大室爲崇高山應劭風俗通義始誤以詩之嵩高爲中嶽乃有五嶽之名岱宗今山東泰安縣泰山衡山今湖南衡山縣華山今陝西華陰縣恆山今直隸曲陽縣嵩山今河南登封縣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郭注河西嶽爲吳嶽在今鳳翔府隴州邵晉涵據爾吳嶽在殷周畿內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金誠齋則謂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鎭故中嶽當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胡後箋則謂釋山河南華河西嶽一條竝無嶽名第紀江河四面之名山爾邵氏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本非確解至周以岍山爲嶽經典亦無明證其爾雅末條所言五嶽自是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爲中嶽但爾雅專釋殷時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按此三說皆爲風俗通所誤爭爲爾雅五嶽作攷證其實嵩山爲禹貢之外方以爲中嶽乃後起之說爾雅採之若詩之崧高爲嶽則祇言四嶽之高傳有明文矣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者明申爲姜姓國與甫齊許同出堯四嶽之胄堯之四伯猶周之二伯周分東西二伯領八州之方伯下泉傳諸侯有事二伯述職堯以四伯掌四嶽領

十二州之牧伯行述職之事故帝曰咨四岳咨四伯也咨十有二牧咨十二州之牧伯也四嶽爲申伯之先澤故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申申伯甫甫侯甫即呂禮注以甫爲仲山甫者誤徐常吉曰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爲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蕃四國宣四方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藩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所謂翰周室如此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亹乜匪一

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亹亹勉也纘繼正義以其行義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謝周之南國也者周禮以東都王畿爲中土謝本畿南之國宣王以益封申也前漢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後志宛本申伯國有申亭自爲申舊國非益封之謝明矣又後志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水經泚水注謝水出謝城北城周迴水側

申伯之都邑其城之西舊棘陽治故亦曰棘陽城與漢志合則爲謝邑無疑近有謂謝邑即宛之北筮山者非也宛今南陽府治棘陽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相去不遠申爲舊封之國謝爲新作之都邑箋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是也式法也使南國有所式法也召伯召公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定正也左氏定四年傳冄季授土康叔授民是古者建國親侯有王朝遣官度地居民之制烝民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亦此義也登訓成申伯世德在申故使之表率方國益地於謝故期其順成邦家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上章敘入褒賞申伯此下將歷賦其事故言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明非私恩以爲領起庸城者城垣爲墉庸即墉之假借

字因謝人作謝都邑是初作下有俶其城乃既成也徹治者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正義引左氏襄十五年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嶢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謂制其所出之多少也御治事之官也者明爲有司之當其事者也箋云貳王治事謂家宰非傳意疑傳御上脫傳字或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亦兼孤故春秋陽處父爲大傳士會將中軍爲大傳若然則當有傳私人家臣有司徹注私人家臣已所自謂除也朱善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俶叔藐亾角蹻渠略

俶作也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

也功事也營治也定宅徹田皆申伯之事而召伯治之者俶訓作作其城作成其城也正義寢人所處廟神所處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寢廟成而美言將遣之也故錫之車馬以寵其行鉤膺樊纓正義鉤者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說詳采芑篇濯濯光明言其飾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迈王舅南土是保乘繩證迈記

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迈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已以遣送之謝秦渭陽詩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亦贈送之盛我我宣王爾爾申伯圖度也介大也攷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桓大也非說文之玠大圭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爲天子之鎮圭諸侯瑞圭自九寸而下郭注爾雅引此詩作錫爾玠圭誤通介爲玠也王肅曰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

子此錫予介圭與韓奕介圭入覲皆上公九命作伯之禮大宗伯公執桓圭居六瑞之一是也訓寶爲瑞明介圭爲命圭後漢書張衡應間曰服衮而朝介圭作瑞若鎮圭天子作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哉迈各本作近釋文亦作近作近但爲作音曰記若近不得有記音知乃迈字形近之譌毛居正曰迈說文作迺讀與記同傳訓已已詞也往迈猶曰往哉賦雜記段小箋說皆詰屈非傳義不足據申伯宣王之舅也明篇義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餞賤淺郿眉還旋峙直紀粻張遄市專

郿地名信遄行有日也餞送行飲酒也郿地名漢地理志右扶風郿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地方輿紀要郿縣在府東南百四十里而故郿城在縣東北十五里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而岐陽廢縣在縣東北五十里據此郿在岐周之南相去不過五六十里鎬在郿東謝在鎬之東南若從鎬入謝道不經郿故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郿云正義時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

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篇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誠亦信也申謝俱在周南伯自申來受王命而南還乃不歸于申而歸于謝曰信遷曰誠歸只是形容當日歎羨語非謂王數畺之也土疆與上土田二事箋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謂申畫其郊圻經理其疆場也峙其粻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東學詩謂此皆王國爲之整備是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番波嘽吐丹

番番武勇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徒行者御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

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賁奔樂洛○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者申訓番番武勇爲從行之虎賁也魯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是諸侯有旅賁無虎賁有大功則賜之周禮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是天子亦有旅賁也采芑常武傳皆云嘽嘽眾盛也此嘽嘽訓喜樂言眾盛之喜樂也戎大也京師以列國爲榦翼榦翼大有其人故周邦咸以爲喜顯矣申伯即不顯顯之例歸在南土翰在周邦故云顯矣申伯也元舅大舅箋餘周室東遷之禍成於大戎而釁由於申申實周之逆賊也豈不辱此良翰語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揉柔又汝又聞問

吉甫尹吉甫也作誦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徐常吉曰文武是憲則文武兼資其才也爲全才柔惠且直則剛柔相濟其德也爲全德箋揉順也

揉之用貴矯而揉之法貴徐譬之揉木爲耒不矯之則木不曲直不徐施則必傷折故柔惠且直者當焉聞聲譽也大臣聲望皆國家濯聲赫靈所寄故必以聞于四國者爲戎有良翰之實吉甫尹吉甫也依序作訓作誦作是工師之誦也者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明作誦猶言作歌也碩大也風如字王肅曰音也何士信曰詞之所敘氣象宏博謂孔碩聲之所詠意味淡長謂肆好鄭泉曰聲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贈增正義九贈遒者所以增長其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際際泰曰崧高烝民韓奕三君之德豈誠足當詩人之稱亦烏知乎其非輿主也哉不再傳而申伯遂召犬戎仲山甫在乎否乎乃不得列於劉卷王子虎矣韓侯霸百夷而馬四匹盧弓矢千則胡以錫文侯也惟不能扞王於艱也故知三詩之所稱皆過也劼謹案宣王諸美詩皆所謂言其彊美斯劣矣六月北伐采芑南征小雅所由變推之車攻吉日鴻鴈庭燎何足擬天保采薇之盛而白駒黃鳥已歌考室考牧猶頌朝廷方樂太平小民莫我怨咨歷代盛衰同

此樊也大雅之變板蕩而至桑柔此何時哉非有如文王止于敬之臣遲不作人焉能致周南召南之化申伯樊侯韓侯召虎南仲皇父程伯休父豈其人歟故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自美任賢使能輿衰撥亂而瞻卬之邦國殄瘁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此千秋炯戒垂敘時勢已危而猶致飾太平以賢非其賢者將不免於滅亾而已矣乃謂雲漢諸美詩亦用爲樂歌皆大雅之正篇乎周語大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然則大小雅所載宣王諸美詩列於變雅而僭於厲幽者不從可知乎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嚴緝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任賢使能自保中輿之美但所美在於城齊仲山甫果賢則城齊不足竟其用使其非賢則所美非美矣稽古編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祖齊末二章始及之兩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三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

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陳氏此言未知詩人之意備言其才德所以勉仲山甫也勉山甫卽以箴宣王任賢使能必如此之人而後可以致中興此變詩之雖美猶刺蓋如此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彝夷好呼報假格茲則私从艸不从玄與茲字義別

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賦也首章言民之待治於王尤待治於輔相之賢有德者蓋有物必有則非賢有德者不能順事物之則而將以拂人之性故民之秉賦此常德者惟懿德之賢是好焉詩以民之好德爲事物之有則引起天生仲山甫賢而有德爾非與人言性善也孟子引論性善而述孔子之言日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亦借說詩本義明斷章之義假格也言天監視有周一代之明德而又昭格於在下之民好而生仲山甫以保茲天子焉保安也茲多益也保茲天子郎天保定爾俾爾多益之謂仲山甫樊侯也者明篇義仲山甫食邑於樊國語稱樊仲山甫又稱樊穆仲通志氏族畧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鄉士食邑於樊因邑爲氏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家據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故路史中樊國凡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以爲慶姓潛夫論志氏姓亦以仲山爲慶姓然慶都是堯母仲山夫人是堯妃何以必其爲慶姓大抵誤於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一語爾鄧展晉灼皆以爲韓詩之誤是也漢郡國志河內郡陽樊攢茅田服注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方輿紀要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十五里陽城古陽樊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承上民好懿德而言仲山甫之德柔嘉柔之善也維則善之至也儀色德之符也翼翼敬德之聚也訓道釋詁文謂啟迪也力勤也古義之啟迪人者能式法之威儀之爲民則者能勤力之上三句言德此二句言作德若順者天子無不欲治惟有德者能順其欲賦布者詔命無不明通性有德者可使宣布此謂德節關睢和摯有別尸鳩平均如一所謂后妃夫人之從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六曰揆德言行不類終始相皆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言忠行夷爭靡及私施不在多靜而憲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有志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日慎謙貞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彊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而有度曰守也直方而不毀不康絜而不戾立疆而無私曰經正者也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要人以依名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其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殊隱達而不相含曰至友者也心色詞氣其入人甚偷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飯人甚易曰位志者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所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詞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倫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納一作內音同喉矦

戎大也喉舌冢宰也徐常吉曰此章祇說王之命之是備舉其職如此至下章方

山甫盡職也式法也黃佐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爲之法纘繼也戎大釋詁文劉帝臣曰權德輿有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則是纘戎祖考謂周公及獻公也喉舌家宰也者明出納王命乃家宰之職正義引周禮大宰職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以爲家宰出納王命之證是也發舒也賦政則使天下和舒皆天子期之之意徐六帖引漢書曰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癃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亦當如此此之謂和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否鄙解懈

將行也將行箋肅肅敬也言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徐常吉曰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術宏舉奉行之而無廢格明臧否者謂於諸侯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三十五

治國之政知其善而益之獎勸知其不善而不爲回護明謂明於理而是非不至於差謬也哲謂察於事而設施不至乖舛也此所謂摯而有別徐中論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夫明哲之士威而不偏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比諸志行之士不猶愈乎觀此可以知仲山甫之爲人矣中庸引詩爲其言其黜作證者自是斷章取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其動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茹汝又如庶矜古頑○箋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剛

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正義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漢書薛宣傳顏注曰言其平正也又王莽傳顏注強梁圉捍也強同彊圉通禦不侮不畏卽不茹不吐卽所謂平均如一左氏昭元年傳楚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厎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閒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以甚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輶餘久又由義如字袞滾

義宜也愛隱也袞有袞冕者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

爾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注異義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維仲山甫克舉此德此說是也若謂我圖度仲山甫惟能舉之則非傳義愛隱釋言作變隱注謂隱蔽愛莫助之言其德淡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袞有袞冕者明袞言其人不言其服故申之曰袞冕君之上服也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亦謂王爲袞職故箋謂此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有闕喻言王政闕失仲山甫惟能補救故曰善補過也左氏宣二年傳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義與傳同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三十六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捷在接鏘將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樂洛逼本亦作偪彼側菑側其○箋祖者將行犯軷之祭

其祭設於國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曰出祖詳見生民皇皇者華傳每雖懷和也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言述職也者明篇義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下泉傳諸侯有事二伯述職仲山甫補與侯自非二伯當是自興來朝述職於天子欲留爲家宰而先命以城齊故通篇重言其德卒章

慰以遣歸此則敘其述職而來城齊而去之車馬美盛也前半是述職而來故言每懷靡及而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後半是受命城齊故重言四牡八鸞齊在鎬京之東故曰東方齊古者諸侯之居逼隘以下申言城齊之由而及城齊之地也齊世家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即臨菑六世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元年因徙薄姑都治臨菑據此則去薄姑而遷臨菑不在宣王之世矣正義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當有所依據遷言未必實也因學紀聞亦謂毛公在史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騤求歸喈皆

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式遄其歸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此言其往齊在路之四牡八鸞也於其初往而語以遄歸言周之望仲山甫也者張叔翹曰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顧趣堂陛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者安得不淡致意哉遄歸之語其旨淺矣此未知傳意謂望其歸爲家宰非僅大臣遠役間疏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明喻言仲山甫之德與前篇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皆就申伯之德望說非吉甫喜自美其詩也仲山甫永懷懷歸也以慰其心望以遄歸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嚴緝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以篇首曰奕奕梁山而篇中言韓侯之事故曰韓奕與篇首曰旻天篇中言召伯之事則曰召旻同義箋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按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注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已平王時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正義謂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明非此韓侯之後也此韓侯受命而言錫命諸侯者欲見宣王錫命非獨一國故言諸侯以廣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甸徒遍解懈共恭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今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戎大虔固共執也庭直也 比也梁山箋今左馮翊夏陽西北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即漢夏陽之梁山周之韓國自在其地韓入於晉梁山乃爲晉望本無可疑因此詩云燕師所完又云奄受北國故說者必欲移就燕不知召公城謝謝亦燕師所完也仲山甫城齊齊則樊師所完也豈燕師必完北國哉又追貊傳曰戎狄國也不窋失官竄居戎狄之間酋居亦名北地豈北國必幽并哉自潛夫論志氏姓云韓侯其國近燕城此或出於三家困學紀聞亦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謂詩有奄受北國當以肅說爲長顧氏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又水經濕水注云逕良鄉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以爲燕地有梁山之證於是江永詩補義戴震詩攷正皆主此說則王子雝一言之誤也近人或謂始封之韓滅於晉宣王錫命已爲徙封或謂梁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亦可謂苦於調停矣禹治梁山除水災今宣王平大亂命諸侯者明比義以宣王有倬然之道著見於天下而韓侯來朝受命爲侯伯也伯謂州伯姚舜牧曰纘戎祖考以下總是王命之詞或以此爲繼世業而下爲修職業非也凡王者錫命諸侯必從其先世說起要其恪恭侯度以副至意其曰無廢朕命又曰朕命不易自是勑命之體如此箋朕我也我

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而違失法度之方
作楨幹以正之王安石曰不庭方謂不寧侯也戎大
辟君也以佐戎辟猶曰以佐天子則凡
修意修言威讓文告天子自有令甲在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
淺幭鞗革金厄觀渠吝綏本亦作緌如誰簟徒點茀弗舄昔鏤漏錫羊鞹作郭鞃泓幭茂鞗條本作鋚革勤亦作勒厄於革

修長張大觀見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
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式中也淺虎
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噣也見賢遍噣晝○首章言宣王能錫命諸侯
二三章言韓侯來朝受命而歸之事箋韓侯乘長大
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介圭大圭見崧高正

義毛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
瑞也儀禮觀禮乃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
圭再拜稽首記曰奠圭於繅上此侯伯則介圭也又
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路先設
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鄭注引采菽詩
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
之玄衮及黼卽此王錫韓侯之義綏大綏也正義引
夫官夏采注曰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
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
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
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
以爲表章是也簟茀箋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錯
衡文衡見采芑此則謂路車也采菽傳玄衮卷龍也
狼跋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鉤膺箋樊纓也肩上曰
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故曰鏤錫有金鏤其錫也正
義引巾車職曰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金路無
錫有鉤計玉路非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
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陳禮書謂以
此觀之周官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五路
各舉其一互相備者非是鞹革者說文鞟云革也獸

皮治去其毛鞟鄭省鞹式中也者說文鞹云車軾也
式軾通兩較之中有橫木可憑故曰式中淺虎皮淺
毛也者明以淺毛爲鄭淺毛則虎皮也月令其蟲倮
注虎豹之屬恆淺毛幭覆式也者幭訓覆連鞹言之
爲覆式也鞹必有鞹則以虎皮覆之攸革見蓼蕭厄
烏噣釋器載轡謂之轙郭注車軏上環轡所貫也皆
言錫予之盛每句各爲一物淑旂綏章旂飾也簟茀
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服飾也鉤膺鏤錫馬飾也鞹
鞃淺幭車之軾也攸革金厄
馬之轡也以言重賜無數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屠徒父甫炰薄交蔌速乘繩證且子餘又七敘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
蒻也蒻弱○屠地名無攷困學紀聞引濬水李氏以爲同州郃谷按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李詩解

頤曰同州郿谷似太遠或以爲屠杜古通卽鄠縣之
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顯父有顯德
者也明爲王朝公卿大夫皆尊顯者箋旣覲而反國
必祖者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
畱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賓之初
籩傳殽豆實也炰鼈見六月鮮魚箋中膾者也蔌菜
殽釋器菜謂之蔌言菜殽對肉謂殽謂爲菹也筍竹釋
草云筍竹萌孫注竹初萌生謂之筍蒲蒲蒻謂蒲草
之本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醢醢注鄭司農曰深蒲蒲
蒻入水深故曰深蒲上章王錫韓侯簟服錯衡鉤膺
鏤錫不應無車馬則此乘馬路車自係朋友之饋故
云贈也且詞也籩豆有且言有籩有豆也侯氏韓侯
胥皆也燕胥胥燕倒文韻句言
有顯德者於韓侯無不燕餞之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取娶汾符云蹶居衛娣弟從才用又如字祁豆移

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曰顧道儀也

靚才性媵孕○此下二章言韓侯歸國後取妻之事因顯父餞贈說來蹶父亦顯父之列也汾訓大王肅曰大王王之尊稱意以厲王爲宣王之父故云大王猶云大父也箋易傳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汪異義辨之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謚故詩人遴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應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齊猗嗟傳外孫曰甥蹶父卿士未詳箋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里邑釋言文周禮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注小都卿之采地四百里爲縣蹶父爲王卿士當受采地於縣內里其都邑也迎于蹶里言韓侯歸國道卿迎之不顯顯也大明傳不顯其光顯其光輝也祁祁徐靚也者徐言行止靚言容飾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申衆多之義諸娣衆妾也明諸娣該言姪娣顧之同顧道儀也者明於入門之後回顧其導從之如雲也各本作曲顧說者皆引白虎通義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之語謂古者親迎有曲顧之禮但經文韓侯顧之句在祁祁如雲之下爛其盈門之上若在于蹶之里未免紛擾故知釋文一本作回顧者不誤今正之呂記引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依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顧取而威儀備其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樂懷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爲于僞姞其一相息亮樂洛訏況甫魴房鱮序麀憂噳愚甫貓苗

姞蹶父姓也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武健也蹶父爲王朝卿士出使侯國故云孔武姞蹶父姓明蹶氏父字其女爲韓侯夫人則姞姓正義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魴鱮見齊儆笱麀鹿見吉日熊羆見斯干貓似虎淺毛者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竊淺也郊特牲迎貓迎虎亦是虦貓俗謂之山貓慶喜也燕安譽樂也言蹶父既喜此令居則今日韓姞往嫁安樂可知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燕烏賢追推貊武伯一作貉同奄掩貔毗亦作豼

師衆也先祖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長張丈○卒章因上言韓土以及其城而歸言錫命以結之溥大也師衆者明爲監督營繕之師衆非燕人也崧高箋因見謝人以作爾庸乃指言城者彼言召伯是營則亦必有燕人故斬召伯爲燕國諸侯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故營謝亦營韓雖各因其人而必有率臨之衆則燕師也於謝曰因是謝人於韓曰燕師所完互文見義燕師所完猶云召伯是營爾若因燕師而疑韓國近燕則韓非燕卽自不得用燕師者因先祖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者左傳當辰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武於周廟爲昭武王之子是爲穆乃韓始封之祖曾受命爲侯伯今亦以其先祖所受之命命之長是蠻服之百國也九服侯包男采衞蠻夷鎭蕃在王畿之外用遍四方蠻爲第六服巾車職革路封四衞木路封蕃國既屬封建豈追貊之地哉韓侯因其先祖而是長之者其追其貊爾周禮追師注追之言[illegible]也追雕音近義通周書王會篇正西曰雕題孔晁注西戎之別名也此詩追卽雕

之假借字雖題可單言雖猶交趾可單言交堯典宅
南交卽交趾貊說文作貉云北方貉豸種也戰國策
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是
貉地在秦北周都雍州故貊爲其北面之國傳爲明
之曰追貊戎狄國也因以其伯實因以其先祖侯伯
之事盡予之言高其城深其壑也實者訓實爲城壑卽
池也畝籍民籍皆奄撫之事貔猛獸釋獸貔白
狐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故曰猛獸也又釋獸貘白
豹郭注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則豹是赤色追貊之
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者爲獻字作訓職方氏凡邦
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
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
召虎也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
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
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
之卽此事也與常武之濯征徐國自係兩事陳鵬飛
曰以地理攷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之路矣常武曰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
聯接之地矣兩事先後正當如詩次第常武伐徐在
江漢平淮夷之後竹書
以爲一時竝舉者非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滔吐刀旟餘鋪普吳

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鋪病也賦也江漢見周南漢廣孔廣森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
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因皆
實事故不爲比興蘇詩傳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
召公率兵循江而下故江漢武夫皆事實也游放游
也言非無事以敖游惟淮夷來求淮夷東國明非夷
狄故申之曰在淮浦而夷行者也禹貢海岱及淮爲
徐州周改青州故爲東國其行成爲夷俗故爲淮夷

若杞夏餘卽東夷郯近魯費孔子爲學在四夷杞郯
皆東國而謂之夷淮夷猶是也來求左傳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車兵肆鳥隼曰旟正義旌旗無事則納之
於發兵至境而期戰遂出車建旟舒徐也徐常吉曰
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師出以律也
淮夷來求淮夷來鋪聲罪致討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洸光

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卽是伐淮夷也淮夷擾亂雖只一隅自王國言之卽爲四方不靖爾徐常
吉謂指淮夷之四方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
東江都以西非詩意告成戡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下四句卽告成之詞正義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
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倪鴻寶曰大臣戡亂
不似壯士振纓從疆場起見而從王國起見者也又
不似忠臣畢命從報主起見而從王心起見者也封
疆之臣不衛一功於台
輔至召虎而一之矣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滸虎

召虎召穆公也滸水厓上章告成是露布報捷此王命是勑書再來就江漢之滸命之古
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命大臣平其政教去其煩苛亦
咸與維新之意宣王平淮夷則卽以命召虎也召虎
召穆公也正義引世本云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穆
公諫弭謗在厲王時已三公矣式法辟亦法也式辟
四方言以四方之法爲法也徹治也徹我疆土言治
淮夷土界之所至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干
戈甫定治其疆土疑於病之疚於迫之故曰匪疚匪
棘極皇極也王國來極會極歸極之謂夫疆土田賦
所寄也疆土治而兵農一先王聚天下材武技擊盡
緣於南畝所以消悖逆爭鬬於內而禦敵國四夷於
外者也淮有夷行王章變亂故復命召虎法法於四
方以治之山川湊險之處闢之爲田平其地險使無
所恃盜賊游惰之衆驅之於農靜其跋扈使有所業
此所謂建極於民錫極自上之道也民亦何常之有

哉以中夏齊魯待之彼將中夏齊魯自待矣
疆理必至於南海者姚舜牧曰是張美之詞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翰戶旦叉寒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申上章述王命召虎之詞來讀如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之來來旬來宣言命之來徧蔭爾淮夷而宣示我
王命詩人述命召虎之詞故知召公召康公也康公
名奭召虎始祖言當文武受命之日則有召康公爲
之楨榦也予我詩人我召虎箋女無自減損曰我小
子爾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似嗣曰借假
字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
不遺善之義也肇敏戎公言召虎嗣康公於淮夷大
事能謀之
疾祉福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釐力之瓚才旱秬巨鬯勑亮卣酉又由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
煑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
德之人也錫山土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
附庸承上章用錫爾祉言也鬯香草謂鬱金之草也
鬯非草名以鬱金之草煑之和秬黍之酒而爲
鬱鬯故曰築煑合而鬱之曰鬯也卣器釋器文李注
卣鬯之器也周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左傳
亦云王賜晉文公秬鬯一卣文人文德之人也釐王
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
德美見記者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者
明篇義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名山大川不以封其
餘以爲附庸間田又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附庸而
田省不以封諸侯惟諸侯有太功德則賜之經言功
山土田則畿內無附庸可知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之
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
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
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既受命卽拜而
稽首曰天子萬
年頌祝之詞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聞問
對遂考成矢施也承上章拜受王命于岐周言遂揚
王休於召祖也對遂釋言文以秬
鬯之休爲文德之成受命卽告故云遂也思明說美
萬壽祝焉范補傳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
下則因以進戒爾徐六帖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
氣橫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德浹洽而治安之慶永
世無數令聞不已其在斯乎此字結淮夷宣王自此
而後伐戎料民不可以言也詩人有以默窺之故曰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當其快意處思以急
攪之當國脈民瘼未受傷時思以潛培之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有常德以立武事序者爲篇名作解與而無正同四
以爲戒然戒王以無常德則武事不立常德篇中王
猶允塞是也然猶焉也焉然古同聲范補傳召穆公
意謂德可爲常武不可顯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
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詞故其言易入也正義此
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
紀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
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然則
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也皇甫爲大師也尹氏掌命
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也何嘗以爲王不親
行卽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
親兵也亦卽命子反將中軍之謂亦無不親行明文
孔自誤爾詩測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
司奄國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周之費誓理於
此不爲不勤成康沒周道衰夷厲以來夷益不守則
徐之無周其積玩也宣王中興一伐玁狁再伐蠻翦
三平淮南庶幾一伸中國之氣而蠢爾之徐尙背根
如故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船夷荒之遠誠承遥之弟

長治之圖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大泰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王命南仲於大祖也大師皇父爲大師也賦也赫赫然盛明明然察言命卿士也王命南仲於大祖也者命南仲爲卿士於大祖之廟也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此南仲非出車之往城于方者正義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按積古齋鐘鼎欵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於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其銘詞不類商器所謂南仲嘗卽宣王時臣則南仲寶爲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征徐首命南仲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廟故命南仲於大祖也周人以文王爲大祖大祖廟卽大廟皇父爲大師也者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寶爲尹氏卽下章所云王謂尹氏也王肅曰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親兵親征之兵南仲頌之皇父撫之以重王之親行也曹允大曰不一傳而歌南山歌十月卽此皇父尹氏之也其官者也盛也勃焉衰也忽焉赫赫明明其可特乎哉六師天子六軍姚舜牧曰整六師是總衆之詞詰戎兵儲戎器皆修戎之事既已嚴備當敬愼以臨之既已敬愼又當戒懼而處之故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徐常吉曰此本伐淮北而曰惠南國者自西周而觀之也淮北對淮南而言非周之北惠恩也恩猶幸也惠此南國猶云幸此南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陳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爲命爲大司馬也浦厓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也爲于偽○尹氏掌命卿士者故以命程伯休父也正義引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爲大司馬故曰始命爲大司馬也漢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衆古程國周禮大司馬職若大師則掌其戒誓左右陳行以下皆戒誓之詞姚舜牧曰左右陣行謂結陣而行不使步武錯越又戒吾師旅常存[illegible]惕之心無玩敵之意率循也浦厓者說文浦云水濱也詩測征淮制勝之略全在率彼淮浦鋪敦淮濆夫伐徐何以率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則淮者固徐爲出沒之地若王師來自西北不爲東南塹截之計彼不難歷淮浮海故命將之時卽已定策於淮而師至則鋪敦淮瀆截彼淮浦彼勢不能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孟子夏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欲而助不給省此徐土若曰天予巡省云爾王海徐嬴姓伯徐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漢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又郡國志下邳國云徐本國注引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按括地志徐城縣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中有偃王廟是周穆王時徐偃王國也元和郡縣志徐城縣本徐子國周穆王時徐偃王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東山之下百姓歸之號曰徐山山在下邳之縣界是徐自偃王以徙國已移至下邳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僮卽臨淮是春秋之徐亦在下邳宣王伐徐在穆王克徐以後卽徐之在下邳縣界者今徐州府邳州地孫子曰兵貴挑遠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利國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此不留不處之義也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也者明誅伐有罪不焉處以擾民且將爲之擇立賢卿大夫以安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正義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曰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嚴魚檢騷播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嚴然而威舒序也保安也匪紹匪游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 舒序正義本作舒徐有次序作行也次序安行軍法日行三十里之意不敢繼以敖遊也訓紹爲繼明敬戒也王師方自慎於安舒而徐方已自陳其騷動則先聲有以奪其心也於是因其騷動而震驚之以如雷如霆之威而徐方更不勝其震驚矣徐六帖徐方繹騷數句反覆形容有嚴天子之威爾濆淵之役員宗進葦渡河諸單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闐數十里契丹氣奪如雷如霆繹騷震驚當亦類此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闞呼減虓火交敦如字

闞如虓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 此章言戰進進兵也虎臣師旅也闞如虓虎虎之自怒虓然者玉篇虓虎怒貌虓讀呼嗌切闞與虓音近假借說文虓云虎鳴也疑傳當作虎之自怒闞然然同如鋪大敦厚也濆涯者說文濆云水厓也鋪敦淮濆承上率彼淮土之所戒命言與大軍會合於淮濆故兵力大且厚也仍訓就說文仍云因也又因云就也就而執之言其易虜訓服說文虜云獲也獲服義通徐常吉日王之怒如天士之怒如虎進師淮濆鋪則勢之大敦則陣之厚仍執則取勝不難醜虜則威服者衆此其制勝於前者惟治彼淮浦王師先在焉所在也王師先在淮浦有以奪其負隅之勢是爲截而治之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吐丹

嘽嘽然盛也如飛疾如飛如翰摯如翰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 摯至○此於戰勝後歎美軍容見王親在行間故六月采芑無此美盛序所謂有常德而立武事如此嘽嘽然盛與赫赫然盛不同一義赫赫言其怒嘽嘽言其喜故不曰嘽嘽猶赫赫也江之廣漢之永言廣大也苞本者本猶基也言不可撼川流言不盡也緜緜靚風雲之色翼翼敬旌旗之心此其所以不測不克者美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洵爲大征徐國矣曰徐方者兼淮徐而言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 允信塞實也詩志允者在天地爲四時在物情爲金石塞者在五行爲山谷在六府爲土穀王者取以爲平日興衰撥亂側身修行之本亦稍流其緒以貞吉於師中而式固於邊陲故將之能不嫌用疑用虛而王之猶自主允主塞是正以迎奇順以行險而攝人在師

旅之外矣來懷來也同會同也皆王猶允塞所致故曰天子之功徐方來同則四方平矣四方告成則王國定矣來庭來王庭也者明後日之事大明傳回違也回違通假字不遜即來庭後還歸振旅也郝敬曰召穆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胄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常武之謂也故篇末致規諷之詞曰王猶允塞與尹吉甫之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同意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徐而在西戎乃見詩人猷替之忠而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卬仰○此凡伯與板詩之刺厲王者不一其人蓋讒內之國世爲王朝卿士此箋云天子大夫大夫卿之總稱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又一人矣由板蕩至桑柔文王之臣道固已壞矣宣王以中興之志奮振武功文德不洽允塞無猶雖淮夷來鋪

涊征徐國適有以大傷元氣故其已壞者遂因之而大壞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塡塵瘵病界蟊牟瘳勅留

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瘵病也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賊也瞻卬仰望恩言也昊天斥王則我爲我民可知惠順也不我惠不順民情之所爲孔塡不寧降此大厲久已不安而又降此大惡所謂大壞也大厲云何邦靡有定也僞一定之見非無一定之刑賞士民其瘵言賢人受病也謂之士民士而夷於編民者盛世之士野處而不居其秀則名曰髦士以異於民哀世之士削奪家祿口不敢言仁義家不敢懷詩書思隱於民贅以自全也士民如此編民可知屆極也以蟊之賊害禾稼無常亦無止極喻起罪罟之賊害士民亦無常無愈止也罪罟設罪以爲罟者明靡定之罪刑羅織士民如罟網之設不收則瘵靡有瘳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覆芳服說脫

收拘收也說赦也此承靡定言士民其瘵也釋言土田也則田亦土女女爲罪罟之小人也廣雅有取也有之猶取之也徐六帖引左傳桓王取鄔劉蔦邗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取蔦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有子頹之亂所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論語有民人焉覆亦反也奪[illegible]之假借說文飲云疆取也收拘收也者因拘而[illegible][illegible]成枉獄後漢書劉瑜傳人無罪而覆入之說詔[illegible][illegible]知其有罪而故縱之也後漢書王符傳先王之制私法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哲知也寺近也箋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則二句乃古成語邇之以引起懿厥哲婦而言屬階也懿美也以哲婦隱斥褒姒而言由王美之而不知其爲梟爲鴟焉說文梟云不孝鳥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而梟捕食其母古以此日殺之漢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說文雖云鴟也籀文作鴟[illegible]鳥怪鴟郭云即鴟鵂舍人以爲鵂鶹南陽名鉤鵅本草拾遺云鉤鵅入城城空入室室空怪鳥也似鴟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狐二物相似訓狐聲呼其名爾目如貓見大於鴝鵒文選演聯珠李注引淮南子主術篇鴟夜撮蚤察分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哲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以其哲故長舌階厲也首章言陰此大[illegible]而充其屬階乃哲婦之長舌則亂匪降自天矣然徒婦人何由生此亂哉則以朝廷所奉行者皆是彼婦之口所教誨之者也匪彼時是也寺古文傳寺更者匪近也婦有長舌非必自言乃有爲之附和其美彌縫其闕者更多匪近之人也徐六帖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爲我教誨若婦寺之言[illegible]對以成奸佞巧[illegible]亂實爲譖爲愬而已何教誨之有然人主奉之甚師保矣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鞫居六忮之豉譖側蔭慝他得賈古

忮害忒變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及大骿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
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
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
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無與蔑剝獲新所既
奉芳勇繭古顯服與餘禕輝繅素刀盆藕円○犮上
章言哲婦鞠窮也枝族音近枝害繃嫉害世武笅置
爽武變爽皆不信也言哲婦能窮屈人以枝害替變
之備巧言傳僭數也謂甚其過而數責之竟猶終也
背相反也甚數其人之遏於始是枝害終貴與其所
言相反是忒變豈曰不極又承上僭始言之謂其僭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數之言豈曰不中正乎伊胡為懸又承上竟背言之
謂伊何為有此轉變之惡也然其所以有此以其與
外政爾夫賈則近利不厭多在位君子則為政是其
常皆非婦人所安奈何休其蠶織而與賈與君子事
哉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伯管子小間篇桓公曰來
工若何對曰三倍不遠千里是古每以三倍言利也
說文議云常也言在位君子是其常也婦人無與外
政訓婦無公事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訓休其蠶織
古者以下禮記祭義篇文引以申婦人不當休其蠶
織藉藉田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藉之
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終畝是借民力
所治也冕者祭服之冠紘冕下之纓而仰屬於兩旁
者七尺曰似似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大所之
朝季春朔日之朝也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
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覺其賤中戾燥也風戾以貴
之者葉及早凉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蠶性惡淫
也單盡也既單謂三月月盡之後言歲者蠶之大功
事畢於此繅繹繭出絲也三盆手者三豗也言后夫
人親以
手鏸之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舍捨狄逖弔都歷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承上大厲言成於無
善人也小雅十月之交日食雷電山崩水溢是天制
召旻瘨我飢饉居圍卒荒是神不富王者上天之子
也百神之主也天何以刺責之何以百神不福佑之
設為問詞以言由於棄賢人也爾爾王者予我也我
賢者王蕭曰舍爾大道遠虐反與我賢者懲乎危傷
之君大都不忌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已吉
歷代之所同也弔至也王善也不善善也不祥祥也
言忌賢之也亦自有所謂善者祥者然皆不可以為
君子則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徐杏之成
儀不能善其類也左氏襄二十六年傳聲子曰吾為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善人無善人則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所謂
降此大厲有如此者

毛詩讀卷二十五　蕩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大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渥也幾危也通篇重人之云亡一句所謂大厲也故再三歎息以為蹙刺有家國之憂
者其可忽哉天之降罔猶言降此大厲優訓渥明一
世之賢人遇害已深幾訓危明無賢人則世及於危
殆就賢人言為遇害深就一世
說為及於危殆二義相接成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觱必沸弗
藐亡角鞏九勇
藐藐大貌鞏固也采菽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正出涌出維其深矣承上維其
優矣說來結忌賢也寧自今矣承上維其幾矣證來
結大厲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惡政不先已不後

怪句故正當之與正月篇文意正同君子生當冈世每作此歎也勃貌大貌明此吴天不斥王無不克羣承上言人之亂雖茂於危而天之大無不克羣曹允大曰天特能羣而不欲非欲辭而不能也故當脅我之日悔覺其難諸而當刺我之時反覺其可特盡克羣而不欲羣者八之自絕於天也不羣而無不京羣者天之不絕於人也惟天猶虛懸延促之而幾而人乃决就危亡之一路則無如之何者也故以無忝皇祖溙勉之小宛傳忝厚也皇祖文武也後謂今也文王遐不作人則關睢和摯鳴鳩均平豈有如今日所為者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召時照旻密巾〇蘇詩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旻閔疊韻正義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溙可閔傷故以召旻名篇

劫謹案召旻之詩不言周公豈周公之遠累易世其衰乎文王之時周公召公同致二南之化武王分陜則同為王卿士成王誅武庚及八國以奄益魯薄姑益齊薊益燕雖就上公之封開國方百里其酉王朝輔政者仍同三公然召公之後獨世有庸於周至宣王而召虎復命於是周公乃不得竝稱矣故小雅黍苗刺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而大雅召旻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非刺幽王也詩云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言文武受命則有如召公之臣者周公太公十人日辟國百里今幽王無一如召康公之臣者則日蹙國百里不可閔乎序即本之為說訂經者因取之以殿大雅思蹙亂世而反之治焉與國風殿豳同明文武之道在人也故曰詩垂臣敎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喪蘇浪瘨田圉魚呂

圉垂也 賦也瞻卬傳旻天斥上也此旻天無傳以彼曰旻天可言天事須為作訓此旻天之旻序

既訓閔則不可言天事無須作訓故箋中之曰天下王也蕩傳日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此疾病人者苛斂民財彊役民力威罪人者無罪反收有罪殺赦乃于篤降之喪亂則民已不堪命矣乃以此于天地之和而又病我民以饑饉俾我民盡流亡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圉謂垂則居為中國矣箋荒虛也圉中至逖竟以故盡空虛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訌貢聽椓丁角共恭潰戶對

訌潰也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承上流亡卒荒言其僅饑饉使然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此民之流亡居刑卒荒者蓋由於平日紀綱法度盡弛民之身家剝創殆盡一旦天災流行而危亡立見爾然皆蟊賊之小人所致故曰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言蟊賊之所致天

災人禍無非罪罟不必謂文綱羅纖無幸也訌潰者說文訌云讀也引詩蟊賊內訌又讀云中止也引司馬法師多則人讀讀止也潰為讀之通假字與釋言虹潰字異音義俱別小徐繫傳訌下引爾雅注云潰散也誤傳意謂蟊賊內止以致居圉外空爾椓天椓也者合正月傳君天之在位椓之為義明蟊賊之害與昏字連文則昏當為昏亂昏適棖說文棖云惄也惄云亂也即民勞篇所謂惛惄者昏椓靡共以下言以昏椓為事而不恭於其職方潰潰然肆為邪僻之行而猶謂實謀平治我邦家焉只是形容蟊賊病國殃民箋謂昏椓皆奄入以昏為官名椓為毀陰蓋鄭君就所遇時事立言意存風諫原不求合於傳也正義乃以申傳稽古編辨之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肓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竊固侏儒戚施夭試幸指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遺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闇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疏言傳意與箋合未必然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訛紫玷丁篔垣塵貶彼檢

臯臯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貶隊也

窳庾隊又作墜

○臯臯訛訛即所謂寶靖夷我邦者臯臯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者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正義引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監立唯瓜狐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是頑不知道與窳不供事二義實相接成故釋訓云臯臯刺素食也訛訛莫供職也亦二義相成柳傳云玷鉄也乃不知其爲玷鉄而猶謂實靖夷我邦此小人之遇時者則然聰卯傳墳久也我我在位之賢者言君子兢兢業業以危爲懼久不敢安而名位以隊與上臯臯訛訛對文明彼頑嬾小人曾不知其玷而戒懼君子反不免於貶跳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土如相息亮 棲西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歲旱喻疾威罪罟草不潰茂喻我位孔貶如彼棲苴喻流

匕苴水中浮草也者楚詞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生曰草枯曰苴箋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粺皮賣兄況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彼疏斯粺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

富福時今也疚病茲益也富讒佞所以病仁賢

時已然而茲又甚二句遐說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者陳疏引程瑤田九穀考云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即玉藻稷食菜羹左傳粱無麤有麤對粱而言魯語食粟食麤麤對粟而言稷之謂也拔

曾子天圓篇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是古賤者食稷也彼者賤之之詞粺糳指糲米一斛舂爲九斗之粺然九斗之粺與糲米較糲米爲疏而粺則未精也稻鑿米八斗而舂爲六斗大半斗曰粲禾黍鑿米八斗而舂爲七斗曰待御精之至矣粺與疏對文疏爲稷粺其禾黍歟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言讒佞本賤而富者何不自行引退以避賢路乎兄茲也者明兄爲況爲滋益之詞言不惟不自替而國家之職任況於斯人獨引長也錢天錫曰小人曰在君側本自雖退而詩人欲其自替者蓋絕望於王之進賢而作此無聊之語爾

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瀕一作頻溥替

瀕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

瀕厓

者箋厓猶外也正義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外引

水而爲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泉水從中以益者也明與池竭分喻中外無益於國家之臣故詩人大息曰池之竭矣有不云從外以益者乎泉之竭矣有不云自中以益者乎言云之也云之而無之乃漸斯害矣以喻內外皆小人無君子朋比爲姦不肓一事一言有益我國家況此輩恩遲之陛權職尤大足以顛倒孰實是非變亂綱紀法度專工進取不計同歸雖居危也猶冀幸免則安得不烖及一世之善類哉雖有善者其如之何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辟闢蹙子六

辟開蹙促也

先王文武召公召康公也有如召公之臣者謂吉甫方叔申伯召虎仲山甫幹

侯南仲尹氏程伯休父皆非共人也藏玉琳曰闢闢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正義反無攷然玩箋義是經本不土

召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甚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從闕睢正義所引補正臧說是也成伯瑜毛詩指說論詩六言者所引亦與闕睢正義同故據正之曰辟國百里有周南召南以至三分有二是也若吉甫薄伐玁狁方叔來威謝登申伯之南國是式山甫之四方爰發召虎則淮夷來鋪南仲則徐方來庭皆所謂急功利喜夸詐不修德而求誦矦之事非采芑出車杕杜之謂也箋今今也王臣也言今幽王之臣無一如召康公者今也與上昔者對文即有幽王之時無如召公之臣句在內而不言者不可言也不可言而不言則如既言之矣係六帖古人文詞逐一圓滿不待後人注腳諸經皆無至於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是也日促日以侵削京狄患不始於申矣何楷曰不尚有舊謂老成人猶在也第三章兢兢業業者即其人爾既曰有如召公之臣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似乎瑑世至虛不免有借才異代之想忽轉一誦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不有舊而日蹙百里可言也尚有舊而日蹙百里何哉惠周惕曰詩始周召見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二公不作周不可爲也

卷二十五終

淸廟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正義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魯商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孔子以前六詩竝列故大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據孔說可知此頌與小雅大雅之雅皆如國風爲大師舊題而小大字則同此孔子之加則也

巴郡王劼讀

淸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劼謹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周頌祭祀樂歌皆當作於烈文畢喪即政後矣而淸廟之三先禘郊祖宗者以服事殷文王之臣道乃成王致大平之本周公大聖制禮作樂不以武王之受命而王爲重而以文王之受命而不王爲重孔子訂詩因以特祀文王三篇冠烈文即政之前然後始於升祔故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然後見於上帝故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正郊之配初亦后稷後爲文王其郊配后稷之時則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以武王猶告祭時遺也迨執競宗祀武王以配上帝則思文配天專以后稷而淸廟之文德爲郊於是禘郊祖宗之祭以全特錄臣工諸侯以言自烈文而來畢與衆祭見淸廟之臣道爲重焉故噫嘻豐年祈報百神莫不有振鷺之助祭則於其間共有替之合樂於季春者潛之薦獻於冬春者無小無大何在非雝禘之大祖文王本止敬之明德作人以服事假有以遺之者哉所以諸侯世及止載見乎武王之頌而有客始封乃必命之於祖廟亦以著武功者定非文之志惟文之德爾閔予小子四篇正言臣道之歌樂於廟而爲盛德形容者以凡朝於廟者謀於廟不待嗣王求助而羣臣有進戒於王之義焉然後藏芟良耜祈報祉稷功無不成禮無不備猶恐未盡形繹之義也有絲衣繹靈星者則利成可告至酌以告成文武而武志之桓桓無闕矣是遵何道哉賚予善人則無不賢無不賢則天下無違矣故般以巡守四嶽河海終焉王道之成臣道之極也二南二雅之所期變風變雅之所戒同在於此故自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推之至民勞板蕩何草不黃四夷交侵中國背叛以觀周頌告祭大平諸矦來助巡守方嶽遂藏維賢不亦樂乎故序般者曰般樂也般之時義大矣哉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雒洛朝直遥○此特祀文王於雒邑之南陽明堂也雒邑成而周室之典禮以具明堂立而雒邑之規模以宏於是昭明祖德不以取天下之功爲大而以不取天下之德爲先此周公大聖之制作孔子取之訂爲頌詩之首蓋以垂教臣道也湯武征誅周無惡德實以文王緝熙敬止可王不王雖知紂惡周榜終欲祈商永命然後觀兵盟津人皆信其非利天下而子孫統緒積厚流光乃以超往古而邁將來朗於此雒邑之明堂見之故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稱文祖不稱烈考正見不王爲開基之德君子嗣業垂統爲可繼者在此不在彼俾文王如或稱王則臣道不完君道不成雖周公孝莫大於嚴父亦何能媺謹上下爲制禮作樂之本哉可知淸廟祀文王首周頌者以若周有天下不始於武王之君道而始於文王之臣道也周公旣成雒邑者周書洛誥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明民辟卽旣成雒邑周公復命成王之詞朝諸侯成王朝諸侯也率以祀文王者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殷禮盛禮也王若曰悖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元祀首祀也皆言次序禮祀宜無先於文王者也王襄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淸廟建爲頌首故知淸廟爲特祀文王而作其後宗祀文王以配天乃作我將君何楷曰此詩因移之以他用蓋有五處其一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周亂文王故大嘗禘歌之也其一文王世子曰天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反登歌淸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陳暘謂養老必歌淸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其二仲尼燕居曰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夫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第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已大饗及兩君相見皆歌淸廟管象者以開國之諸侯得與於配帝之祭肅雍顯相之[illegible]播之聲詩榮莫大焉故於盛禮用之也其一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登歌淸廟下管象夫周公

之廟何以得用此詩以此禮實作於周公故追思而報之以重祭所以康周公非以賜魯也元子此說未能免俗然此詩實不無移用之處皆明臣道也

劼謹案箋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云成雒邑居攝五年時正義謂旣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呂記非之據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謂成雒邑在七年不在五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侯非周公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不惟非五年亦非居攝特論已確乃稽古編辨之曰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是不知呂意在於不居攝不在於五年七年也胡後箋復引逸周書明堂解曰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以爲五年成雒邑六年朝諸侯與此謂序正合然宗周明堂與雒邑明堂爲兩地序云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則朝諸侯祀文王皆在雒邑不在宗周其五年六年序並無之皆箋疏之語胡氏所謂與此序合者特與此序之箋疏相合是謂以誣證誣爾漢重經術雖王莽曹操必借詩書以

濟姦惡故文王服事斷於孔子因魏公願爲周文王則文王不得不受命稱王矣周公攝行家宰成王謀陰歷代相傳成法因元始五年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故書曰朕服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云云於是明堂位之周公乃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矣然明堂位記載之語或可劉歆蜚自撰或所竄改何孔安國亦云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耶書傳或可晉人僞托何鄭注亦云周公攝王位耶蓋杜林得漆書馬融傳古文皆同源於棘下其說如一則書傳之謬豈得推之皇甫士安乎更有甚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illegible]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illegible]也直是游戲古人矣按金縢篇云武王旣喪管叔[illegible]言旣喪終喪也若初喪則家宰未攝何所據而云[illegible]將不利也公謂二公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云是退避也若旣被流言輒欲法治豈非跋匿若謂於何居東爲居攝於東則居攝者專行不報何爲貽詩乎虞敢諸據此觀之周公未居攝經有明文雖發豈[illegible]云隱爲攝位公爲攝政俱相幼君而攝政與於位[illegible]然卽謂攝政而七年之期孔言成王年十四至二十

乃始於武王崩之次年鄭言成王年十五至二十二乃以秋熟迎反爲居攝元年鄭蓋疑孔說與金縢不合輒改於迎反之後又不虞已說與召洛二誥不合也召誥既謂成王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則其所謂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者即爲成王可知既成王丕能諴于小民爲受命無疆之王矣何容更有踐天子位者哉間嘗即洛誥經文熟復之愈知周公居攝七年之說誣也朕復子明辟若依傳言我復明君之政於子則借子之明君爲不詞且與下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卜洛獻卜語意不屬自是復營洛之命於子明辟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拜手稽首誨言即答公復命之語亦無歸政即政情事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是公言宜用盛禮祀文王即謂成王宜暫畱洛邑記功宗視功載以厲諸侯如吳語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亦謂秩祀無先於文王但予小子當退就君位於宗周命公暫後以治洛事故曰公定公無困予往即周已公功不數公康民之事卒曰公無替刑四方其世享則成王誥公之語故周公曰王命予來即王所謂命公後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即王所謂公勿替也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即王所謂四方其世享也此上爲五節述王與公相誥諴下則史臣終記其事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惟告周公其後謂於祭時誥公以後治洛事其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爲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之重文此攝舉事目明洛誥之篇惟王命周公後於洛畢洛邑事以誕保文武之受命與上在十有二月下惟七年述文乃史家年時繫事之例傳以惟告周公其後爲封伯禽爲魯侯無論伯禽就封在武王不在成王即成王再封之亦當於宗周不於新邑尚書後案引實公彥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疏曰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居國邪王說是也至以惟七年爲總計周公居攝之年則既云居攝即不得往營洛不得往營洛即不得總計居攝於洛誥戴攷正定爲成王七年是也然則孔說既不合於金縢鄭說亦不合於洛誥後儒譏余[illegible]洛誥又不詳審經文之所有而馳騖傳注之所[illegible]王令亂臣賊子無不可托於經義以售其奸惜[illegible]皆文

雖古奧究不同於風雅寓言何以讀詩者尚欲求諸白文不肯信傳而讀書者獨深信傳注不惜誣經豈非儒林之不可解者哉特具論之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於烏相息亮駿峻射亦

於歎詞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駿長也不顯顯於天矣不承見承於人矣無射於人斯不見厭於人矣賦也清廟之名獨見此詩賈逵杜預皆以爲肅然清靜之稱箋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何楷曰清廟即明堂之大廟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者是也何以知之以茅屋之制知之左傳言清廟茅屋大戴記亦言明堂以茅蓋屋上員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漢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覆之以茅環之以水斯知清廟即明堂矣然則清廟非文王廟特祀文王於明堂大廟爾然月令之路寢大廟與大戴記之大廟明堂不一此祀文王於清廟既云既成雒邑自爲雒邑南陽之明堂非路寢矣元子兼引之尚次分昭乃陳傳疏於此歷攷古五廟周七廟之制竝辨廟祧昭穆皆與此清廟無涉又引白虎通義所謂主祏納之西壁亦爲路寢大廟其說前堂曰大廟爲文王廟中央曰大室爲武王廟猶如魯以周公廟稱大廟魯公廟稱大室同在一處者亦非此清廟也至文武廟不毀文武親盡不更立廟之說則不毀者二祧也不毀則不更立廟不更立廟則即以祧爲世室世室在周公之後而二祧則周公所增增二祧者本殷六廟之意立七廟之規即爲後世室張本皆周公大聖之制作以文王不王加於武王受命而王之上即此首祀文王於清廟之意也蘇詩傳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呂記自主人而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illegible]秉文之德言顯相多士莫非執文德之人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

德焉對越猶言對揚在天如在也駿長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正義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不顯顯於天矣不承見承於人矣者明承上在天在廟言不見厭於人矣者訓射爲厭箋此文王之德無人厭之明承上秉文之德言徐聖期曰無射於人卽廟中以槪天下尚書大傳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難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此亦祀文王清廟升歌之詩大平告文王者蔡邕獨斷以告

大平於文王之所歌也文王受命不王遐不作人以服事殷志於大平終其身而不可得故武王伐紂取天下或非文王之心而以四輔十亂致旣醉之大平或亦文王在天之靈之所樂聞也故旣歌清廟以頌文王之德又必歌維天之命以慰文王之志庶幾緝熙敬止文德著見於天肅雝顯相臣道昭垂於人所以首祀文王於清廟周公善承親志之孝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暇溢逸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假嘉溢愼收聚也曾孫篤之成王能厚行之也 賦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者引釋大篇義非爲首二句作

訓正義引孟子趙岐注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以無極釋不已以周之禮美文王之德箋申之曰命猶道也天道無極故大文王之道亦以無極爲大文王以受命不王立千古臣道之極是文王之所以大哉無極卽周之所以爲禮法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溢訓愼言以嘉美之道戒愼於我者壽考作人爲文王臣道之嘉美以之戒愼我後人法而守之收聚者聚之以爲法度也箋合下駿惠我文王而申成之曰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雖未議假嘉溢愼傳意而說收聚惠順自與傳合正義引書曰者洛誥文也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爲明堂以稱文王是明王得稱文祖也此孔申箋引書之義謂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有明堂之德者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官爲就其明堂法度而損益用之也者明堂卽文祖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以明堂順天之法爲文祖明德之法明德以作人作人以順天故曰德法御民之本也周公相成王以六典法度致大平非大順我文王者乎曾孫篤之成王能厚行之也者訓曾孫爲成王言致此大平由於成王能以行葦之世家忠厚行棫樸壽考作人之法度於周禮六官之典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 此亦清廟祀文王之樂歌奏象舞者維清爲象舞曲名奏於維天之命之後者

也舞曲名象象文王受命不王緝熙敬止之德是文舞非武舞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非也其曲爲之說者謂制象舞在武王時似但有舞無詩周公乃作維清以節下管之樂故維清亦名象亦未必然正義引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爲象舞也按襄二十九年左傳杜注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又見舞韶箾者杜注舜樂是象有箾韶亦有箾則箾爲文舞韶箾以昭文德象箾爲象敬止可知其謂與南籥連文則籥爲文舞箾爲武舞者乃俗說也或有謂象文王五伐者或有謂大武亦名象者亦皆記注之誤孔子謂武未盡善故大武不與象舞竝列雖大司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代之樂正所以推崇文王之臣節尤甚於舜禹矣麗緝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空升象以管奏之自空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胡後箋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爲奏樂之

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爾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卽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按嚴氏胡氏說俱是也季本曰自清廟至維清似安合爲一篇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皆訂經特擧之以垂教臣道者也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鵲巢采蘩采蘋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緜又左傳歌鹿鳴之三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自是周頌首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者擧首尾以該其中但清廟以瑟歌於堂上維天之命維清二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象則在堂下爾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禋因禎一作祺

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 賦也清不濁也文王受命不王是其清緝熙光明也文王篇以緝熙言敬此以緝熙言清清卽敬止也大抵亘謂者非敬光明者乃敬文王壽考作人以事殷無少暇昧行可蹕迹無少覬覦世篤忠貞是文王之清卽文王之典典法也言可爲法則於萬世者也禋祀祭祀也非祀天也李納義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尙書禋於六宗固爲天神而禋於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是禋乃祭祀通稱爾李說是也象者象其維清緝熙之典於旣成雒邑稱秩元祀之始故云肇禋也生民言上帝居歆故知肇祀爲郊祀此居周頌之首則知肇禋爲元祀矣上篇曾孫篤之言成王能行天法之周禮此迄用有成言至能用文王之德法於天有成之則是我周之禎祥與上篇義相足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箋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武王崩成王諒陰周公以二伯攝行冢宰百宰總已以聽三年終喪成王卽政用此禮也正義必知用朝享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大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卽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卽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尙書後案據此辨洛誥烝祭歲日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位事訖更祫祭文武於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卽政用朝享禮當徧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王氏此說旣不能正鄭注之謬誤因無以辨孔疏之是非反謂詩書疏俱出穎達詩疏推鄭義謂告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年歲首朔日書疏從僞孔駁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詩疏是書疏非也不知洛誥烝

祭歲惟告周公其後是成洛之祭在成王七年於祭冊誥周公後畢洛事此終喪卽政之祭在成王三年於祭誥誠諸侯相隔五歲俱非元年以兩疏較之書疏是詩疏非也成王卽政之祭次於清廟之三而先於禘郊祖宗諸大祭者禮三年之喪不祭雖天地日月越紼行事而禮樂則必有閒故言秩祀之事當自卽政之祭始然頌美盛德之形容而周之至德莫盛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故清廟之三頌蓋之本豈可不列於前而禘郊祖宗以下自當概從其後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錫茲祉福文王錫之也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累劣僞○賦也范補

傳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爲公者舉其德之
尊以寵之嚴緝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后王王
也君公諸侯也以功德言辟公是辟公爲祖福也文
王錫之也者文王受命不王以垂周統而諸侯乃得
以功德享此大平之福又子孫丕保非文王之惠我
辟公無疆者乎我辟公者親之也箋無大累於汝國
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王綱也治國無大罪惡者
惟王綱其存立之推之子孫亦無大罪惡則先祖之
戎功可念王綱其久與存立則後嗣之纘緒必美錫
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爲極故自其極處言之訓道讀
若道之以德之道箋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
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文王傳不顯顯
也嚴緝莫光顯者修德也能修德則百君皆法之矣
又引王氏日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疆
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
則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前王武王也者武王始有
天下封建諸侯徐六帖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
駿奔如將見之意大學引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則推廣言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此居烈文之後成王即政之初自
係吉禘吉禘吉祭也吉祭者何國
語所謂終王之祭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
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則新死者木主入廟特
爲此大祭鄭注王制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
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是也烈文成王喪終即政武
王之新主升祔大祭於大廟序曰祀先王先公者此
祭以盛大名爲禘以合食名爲祫賈逵所謂一祭二
名序故言祀而不言禘祫也然言祀先王先公則大
祭可知合食可知雖不言禘祫而二義俱見矣左傳
閟二年吉禘於莊公疏引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
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
年晉襄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荅穆叔云以寡君之
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
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遠主初毀
入祧新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謂
之吉禘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

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
廟躋僖公亦吉禘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
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謂禘祫爲一祭者蓋本
公羊今按周之七廟立於成王之時雖非新主入廟
遠主遷祧而武王之主始祔與先君接亦必設此大
祭是爲周人吉禘之始後乃爲定制爾鄭氏不知吉
禘即吉祫止一次其後則按三年一爲之亦謂之禘
即謂之祫因其必欲分禘祫之名故於商頌元鳥箋
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
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祫駿之者謂禘於其廟則禰廟不可迎羣廟之主禘
於羣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可謂之殷祭可知只
於升祔新主爲此大祭可謂之禘可謂之祫故統之
曰祀先王先公也至前之三年無祭以此禘之後之
三年一祭由此推之不疏不數情順而理安有如此
者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三字句岐
有夷之行五字句子孫保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夷易也
易羊豉○賦也
箋高山謂岐山
也天生萬物於高山者言高山生萬物是即天之所
作也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者言天之生萬物
則由大王能行道以大之也彼天由大王之道之所
生而大者又非文王亦無以康安之也荀子王制篇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飭賢
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徂往也
四方之民所歸往也岐有易之行箋引易曰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是謂有易之行說苑君道篇夫事
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
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按此詩末句已說到武王或謂追祀先

王先公而上不及諸盩亞圉下不及王季武王不知武王始有天下言子孫保有天下則自武王始此始祔武王則言子孫卽武王也頌體嚴謹無緣一詩而徧揚祖德然而首言大王末及子孫詞意已極該備中間文王乃舉其極盛者則以爲後世朝享追享通用亦無所不可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五禮通攷引朱鶴齡曰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卽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竝及地猶言父者竝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緋而行事成王未終喪卽政當亦不廢郊祀而昊天有成命之詩則作於卽政之後王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思文之后稷配天自是祈農此爲冬至之正郊也正義據鄭禮注謂於南郊祭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與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者不同乃謬說也王肅又曰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一也郊丘爲一則不可禘趙匡采曰鄭元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豈闕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趙說是也又五禮通攷彙鄭禮注祭天之失曰天有六曰歲九祭曰郊丘异丘則天皇大帝郊則感生帝曰丘配嚳郊配稷曰郊丘卽禘曰禘郊祖宗皆配天共六說而病其疏家附和乃備載諸儒辨論之語斷之曰王肅發其端趙氏楊氏詳其義諸家從而引伸之雖亦不無純駁而鄭注之不足據已無可遁矣不意近人復有尊鄭注爲融貫卓越者禮意精嚴豈容任意融貫況禘可謂郊郊可謂禘禮無其文大司樂言郊而注以爲禘祭法言禘而注以爲圜丘小記大傳言禘而注以爲郊皆不知其何所本也然更有甚者此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不言禘嚳或因疑后稷無父姜嫄無夫而欲指爲帝嚳之頌則是於鄭注融貫之外又融貫者矣至蘇軾引此詩證合祀南北郊與

慎其時不足制禮恐滋流弊借爲此說不足累詩亦不足累子瞻也

劾謹案馬晞孟曰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於是郊斷不得謂之禘矣不得爲禘則不得配嚳思文有祈又不得配稷周人尙文豈郊祀天地而不以其祖配豈祭天歲二而必以一稷配哉攷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與魯語展禽言虞氏郊堯而宗舜商人禘舜者不合趙匡采楊復諸儒雖力主祭法然以義例推之固互有得失也如禘祖所出爲遠則言禘自當屬於祖嚴父配天爲近則言郊自當屬於宗故祭法言殷禘無可疑而魯語虞之郊宗爲得其實何也夏郊禹父殷郊湯考而虞舜爲堯後自猶禹之於鯀湯之於冥也孔禮疏述鄭祭法注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此鄭於祭法不能無疑於魯語之說而末覺其後言祖者亦祖以配天先言郊者亦所以致民報德不忘本也然據魯語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例之當云周人禘嚳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何獨同於祭法之誤者或後人泥於生民之雅思文之頌皆言后稷配天乃擅改魯語非其舊也然生民言尊祖思文不言郊可知后稷配天是祖非郊則郊以祖配者當視虞夏殷之堯鯀冥而求諸稷以後矣文獻通攷載馬氏曰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蓋祖者大報本返始也春祈農事之郊也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其意重在配故曰祖郊者郊天而以祖配食也冬至之正郊也公羊傳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其意重在天故曰郊后稷雖堯時肇歸郊祀迄後配祈穀之郊乃祖以配天之禮則安曰祖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郊宗對文郊卽爲祖所謂周人祖后稷也祭法之郊稷祖文王乃傳聞異詞趙德詩疑問據三禮辯以祭法爲非是者不無所見其孝經文王稱宗祀者武王未宗宗祀文王武王既宗宗祀武王故或疑文武竝配明堂不知宗文王時后稷爲祖亦爲郊旣宗武王則后稷爲祖而

文王爲郊不得竝配然則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乃武王終喪成王卽政而郊見上帝始以文王配食於郊也故其詩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同受天命而成其王業者則在文王之不敢樂從天命而敬止臣節也觀此詩意可知周公最重文王以受命不王爲周家培大平之基故武王未宗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旣宗則郊祀文王於圜丘以配天所謂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如此何爲鄭學者溺於郊譽猶云不必援詩不涉譽一語以爲疑耶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王于況單都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

肆固靖和也賦也二后文武正義此亦大平之歌作在成王周公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爾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基始以下皆周語文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

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篇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古人說詩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顧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採而用焉孔說是也雖叔向說詩意在單子結語曰單于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原不必與經義全合然釋二后受之爲讓德而以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爲成王則成王爲二后非指成王誦甚明所謂讓德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亦從可知緝熙爲文王敬止之德特稱於以歎美之則其於二后之中推文王以配天郊祀之意益彰明較著矣今就周語以求傳義其云始於德讓謂二后受天命成王業者不在能安天下而在不敢以王天下爲安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云中於信寬信寬卽忠厚行葦之忠

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云終於固和固和卽大平守成之謂大平爲和故旣醉曰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守成爲固和故鳧鷖曰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也大雅言文王自終臣節武王自致大平周頌言武王之大平必美文王之臣道故郊祀昊天歌詠尤推文王是文王配圜丘周人郊文王之據鄭注禮以此爲禘譽之詩而於詩不作箋其亦心礙於經文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宗武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武王未升祔則文王爲之宗其禮行於季秋物成之時祭以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月令季秋大饗帝是秋饗帝於明堂也周公以后稷旣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基於文王故復制爲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武王爲宗之前故言宗祀文王也其後宗祀武王則文王爲郊配天圜丘焉后稷南郊配天文王圜丘配天武王明堂配天皆

定於成王卽政之後而歌我將以祀文王猶在前也在前而次於昊天有成命者圜丘重於明堂也序不言宗祀者文王不終爲宗也鄭君本孝經緯文王爲五帝之宗遂謂文王配五帝武王配五神故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楊復曰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竝配於理自不通矣按金榜禮箋云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矦之明堂混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大寢也引月令孜工記大戴禮記盛德等篇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所謂合諸矦之明堂於周宮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於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矦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矦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溪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矦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矦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於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郊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禋於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闕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摯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宜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猶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

毛詩讀卷二十六　清廟　十六

於四郊未聞祀於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攷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攷於是路寢明堂與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金說賤博惟以宗祀之名昉於方明臆說不足爲據呂大臨曰郊者推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蓋天地雖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祖之以配於南郊則后稷也或郊之以配於園丘則文王也或宗之以配於明堂則武王也其地皆在國陽祀天必於郊故行事於大朝諸侯之明堂路寢大廟之南堂覲諸侯亦謂之明堂巡守方岳之下會同諸侯亦謂之明堂其後又有繼邑南陽之明堂傳注皆不分別易曰聖人南面而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嘏古雅）

將大享獻也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賦也我我主祭者文王爲宗主）武王武王爲宗主成王也將大享獻言行大獻享之禮也維羊維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正義禮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不當用大牢也嚴犇引詩故犇之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饗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是也詩言維天孝經言上帝是上帝卽天之詒釋詁尙右也則右亦尙也右之與下右饗之亙文右饗猶言尙饗此天右之卽言天尙饗之也儀善者中庸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嘏大也言武王周公善於用法文王不王之常道以致大平而曰靖四方大哉文王嘗亦右饗之矣夙夜恭也周書洛誥予小子夙夜毖祀畏天之威

毛詩讀卷二十六　清廟　十七

左氏文十五年傳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保安也孟子梁惠王篇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亦引此詩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守手又本或作狩柴士佳說文宇林作祡）○此類祭之巡守告祭也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注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正義引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工乃巡守其言達詩反傳所說非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又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獸與狩古適用獸識其政事正周本紀行狩記政事所本是武王實巡守而周公乃爲作詩爾正義又曰王者垂裳端拱俟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疆以凌弱特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闇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

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
有伐罪正民之事也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王
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
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
年一巡守周之初巡在伐商四年後乃十有二年一
巡守以爲常夫後之舉之聚維法祖此之舉之特
以耀德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櫜羔

夏戶雅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明昭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戢聚櫜韜也夏大也韜吐
刀○賦也邁邦巡行邦國也巡守天子惠邦國之事
郎昊天之子惠其邦國也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
賢知使爲之臣也天之子惠其邦無如多生賢知則
天子之子惠其邦無如多臣賢知故王制說巡守之
禮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
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
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皆爲
退不背以進賢也然每患於不務其實而徒飾其名
故言實右序有周以爲昊天子惠其邦之頌疊訓懼
說文慆云懼也讀若疊疊慴音義同歐陽本義武王
巡守諸國讋動之而諸侯皆讋懼而修職也後漢書
李固傳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
於外者也內謂王朝外謂諸侯亦與傳同百神天神
也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故曰懷柔百神高嶽岱宗也者
明篇義專言武王之事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
事泰山隧是武王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
指實言之以頌美武王功德後因用爲燔柴祭天之
樂而望秩山川更制般篇則高山爲四嶽矣箋允信
也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明矣知未然也者釋明字

昭然不疑也者釋昭字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
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
命乃還師歸是謂明矣知未然也牧誓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勗哉是謂昭然無疑也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
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是謂式序有周箋以其有
俊乂用次第處位猶非巡守祭告禱氣荀子王制篇
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法不過百姓
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
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其下亦引此詩後世在位
謹知理會及此戢聚櫜韜者樂記武王克殷倒載干
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櫜詩志武之不可專以治世猶
陰之不可專以任歲也董子曰天之行陰氣也少取
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
嚴其餘以歸之空又尉非去兵也介胄之物聖人所
私私之以自衞故外有餘而坦然見無備之心質內
養不足而隱然奮不測之意譚子有云有私於已不
得不防有機於人不得不藏聖人之用意何其淺也
秦收天下兵鑄爲金人似與載戢干戈同意然此假

而不用彼廢而不備相去遠矣李集解時夏中國也
求有美德者陳列於中國所謂偃武修文周語明利
害之鄉以文修之故能保世以滋大杜子春注周禮
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韋昭注國語又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
名渠皆爲聽說胡後箋辨之曰編樂名夏必在作詩
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
即曰陳於此以爲夏者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此宗祀武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故詩
曰上帝是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時邁
巡守方嶽亦於明堂執競居二篇後序則言祀武王
學者自可知其於明堂也不然專祀武王則別無其禮
非文王清廟可同語矣歐陽時世論以成康爲成王
康王後人因之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通義
曰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
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大廟三王並祭此何禮
耶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捨文王而下逮成
康也旣曰祭三王矣頌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

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耶且文武相繼爲宗於明堂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乃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矦見於易寧矦見於禮寧王見於大誥平王見於風元王武王見於頌成王見於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義同爾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奄衣檢斤紀覲筦管一作管穰如羊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顯也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賦也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李集解觀武

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爲莫彊矣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者明成王業安天下爲有顯光克配上帝上帝是美故宜配祀於明堂也用彼安成之道也者訓自爲用蘇詩傳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穎濱之說正謂有功德則宗之足證宗祀武王之義反反難與賓之初筵傳反反言重慎也義相足成重慎則以不敢輕易而見難矣反復箋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是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言其有配天之功也此則配天南郊之樂歌蓋禮以祖配天周人祖后稷故於彼序曰尊祖於此序曰配天可知周人祖后稷而祭法謂郊稷而祖文王者非也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南郊在夏正正月月令孟春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也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此不同此則元日郊祭天以祈穀天爲主之正祭所以報本反始也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而月令言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其實此元日之郊以報爲主也天爲主稷爲配與冬至圜丘爲王者祭天歲二焉其啟蟄而祈以祀后稷而祈農事者禮亦於郊故曰郊則與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又季秋大饗帝之秋報帝於明堂皆非郊天正祭故祭法曰郊稷郊之正祭也程明道謂歲之祭天有四爲冬至祈穀大雩明堂不知元日啟蟄祈穀有二其啟蟄而籍者與大雩同爲祈祭季秋明堂爲報祭禮皆殺於冬至圜丘元日南郊故王肅謂祭天歲二馬端臨深然之乃定論也周禮鍾師注呂叔玉曰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蓋見時邁肆於時夏思文陳常於時夏二篇皆言夏而中間厠執競一篇即以三詩配國語三夏鄭彼注云九夏皆詩篇名樂崩而已頌不能具似不以呂說爲然道箋詩兩言夏仍作九夏解亦失傳義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貽夷又作詒牟莫浮字書作麰同夏戶雅

極中也來牟麥也率用也賦也思詞文文德也言后稷之文德克配於天也立存立也烝眾也極中箋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亦與傳合來牟麥也各本作牟麥也依段小箋補來字據釋文云來牟竝如字引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也箋據讖緯之說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胡後箋說詩頗沃俗義乃從此箋謂牟爲周家瑞麥自天而來無論緯言以穀不言以麥且武王時乃來后稷時固未來也率用者五穀熟而人民育是用之以育人民也言帝命者此配天之祀后稷封郃疆界不廣以彼此言遠近爾常典也小雅四

國無政不用其常常郎政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布常
無蓺杜注言布政無法度此陳常猶布常布常於時
夏者布農政於中夏以利民也時邁肆於時夏承懿
德言布德於是中夏此陳常於時夏承率育言布利
於是中夏國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末引詩立我烝民爲證其導利之言實據詩
陳常於時夏爲訓箋謂陳
其久常之功於是夏失之

卷

臣工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頌以成功告神明典禮有不必備而諸侯助祭來去必詳振鷺有客言來載見言始見烈文言助祭臣工言遣似詳於諸侯而略於羣神者何也王功之成臣道之極風之后妃雅之嘉賓所以始王功成王政者故祫郊祖廟亦必以諸侯助祭爲盛德形容之美焉此臣工之詩爲諸侯來朝助行朝享之禮於天子饔食燕賜之後待羣廟之祭皆畢則於祭末廟中遣之此其遣於廟之樂歌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釐力之茹如預又如莫暮畬餘於烏庤持恥錢子踐鎛博銍珍栗艾刈

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康樂也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銚遙鎒乃豆穫戶郭○賦也正義嗟嗟歎聲將敕而嗟歎故云嗟嗟敕之非釋爲敕也工官諸侯之人公君諸侯敕諸侯之官凡卿大夫咸敬其君之事也釐治也成計要也咨謀茹度也敬君事者當於王治之計要是謀是度焉既敕臣工又敕保介重農事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高誘注保介副也御致也以天子與保介爲參故曰參保介之間是保介爲二人箋謂保介車右爲一人失之莫春夏正建辰之月商周雖改正朔祇以其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燕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則

農事不可緩矣故曰亦又何求猶曰別無他事也如何新畬倒文言春云莫矣新田將如何於歎聲皇美也來牟見思文明猶備也言備民食也范補傳來牟當夏而熟莫春將熟之時故因言莫春而思來牟亦以莫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殖所賴來牟以補民間之闕故尤爲可美康年樂歲夏麥者秋稼之占也故即來牟以言有年庤訓具月令具田器說文銚云古田器世本垂作銚或以爲即今之鎛鎣所用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銚刈也以爲刈物之器非是鎛鎒正義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即鋤或云鋤類世本垂作耨奄同也正義引釋名云鋌穫禾鐵也說文云鋌穫禾短鎌也然則鋌器可以穫禾故云鋌穫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鋌一鎛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艾刈也李集解此皆敕臣工保介之詞即以敕諸矦也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噫於其嘻禧○箋以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爲春祈穀按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元日月正元日也此南郊正祭祭法所謂郊稷郊之正祭思文之所謂后稷配天也亦言祈穀者正義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爾非正祈穀也故月令於元日之後更端言乃擇元辰天子親載未郊躬耕帝籍乃擇元辰與乃以元日對文則知冬至圜丘元日南郊不卜日餘皆卜日擇元辰者據左氏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則當擇於啟蟄之後距月正元日已遠而其間又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後藉田而祈社稷焉左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即祈穀上帝分爲兩祭所見甚確而此詩正義引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則曲說也大抵以啟蟄而郊月令無明文輒以元日正郊當之然元日不可謂之啟蟄耕籍與啟蟄相近則啟蟄而郊即耕籍乃擇元辰之禮月令殷禮在孟春左傳周禮則啟蟄爾觀本經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豈元日配天語更觀思文氣爲后稷配天此詩爲春夏祈穀可知祈穀非配天自當以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爲春夏祈穀之祭矣

或謂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爲夏祈穀其說亦非是據鄭彼注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此則鄭說爲是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于況假格

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駿發爾私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和去聲○賦也說文和云相應也此以噫爲歎而嘻和之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明歎美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爾成王成是王事也者國之大事在農農事即王事也昭明假至也王肅以爲昭其至誠臧攷正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明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爾之言此也箋發伐也正義言伐者以耜擧伐此地使之發起也匠人注畎土曰伐伐之言發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者申民田爲私對公田言也若因此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及鄉遂而不通於畿甸乎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爲爰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與傳訓合其義古矣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者正義謂人目之望所見及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箋亦大服事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正義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胡後箋三十以極望爲言十千以盈數爲言傳義實爲該括不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間萬夫爲三十里與十千耦相配之數也程瑤田溝洫攷謂駿發爾私是不畫井爲公田之證尤誤祭以祈天休詩但言盡民事盡民事即所以祈天休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之愼鷺路○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正義引史
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
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
微子爲殷後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釋文引世
本曰湯封夏於杞周又封之漢書梅福傳曰武王克
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皆與史
記求得東樓公合是成王時夏後杞爲東樓公也殷
後是否微子啟則其時不可知以成王初卽政論之
當是武庚既誅之後微子未封之前故有客之來見
祀廟別爲一事謂正義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
之後若然則其時杞客獨來特以二王之後稱之見
武庚雖誅不滅殷後也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微子之命篇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蔡沈注崇謂先聖王之有
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世子孫有象
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孔子删詩
猶存二代之後亦以尊賢垂教後世云爾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斁亦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
澤也客二王之後 雝澤箋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並不以爲辟雝澤宮
其以爲辟雝者起於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
云西雍文王辟雍也乃韓詩說與毛異陳傳疏引說
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凡止水處曰邕假借
字作雝鷺飛於雝與鶴鳴於皐同皐雝皆爲水鳥所
居故並訓爲澤又說文川部巛下引左傳川雝爲澤
與傳義同詩以鷺之羣飛於澤喻起有客戾止亦有
斯容而言愛敬之也戾止至止斯容德容也下半章
皆從斯容說出非謂有振鷺之容客二王之後依序
作訓李集解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
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
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成王告微子曰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中庸

引詩而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 箋謂報者嘗也烝也正義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廟蘇詩傳以爲秋祭四方冬
祭八蜡王安石以豐年屬天地之功故爲祭上帝此
外各自立說者皆不合惟曹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
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歆
是詩故不言其所祭爾此合蘇氏王氏爲說取義較
優胡後箋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
體之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祈穀之郊主祀
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
傳或曰望郊之細也或曰望郊之屬也可見祈穀之
郊並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
卿士噫嘻但言上帝舉其重者爾此秋冬報祭亦必
自上帝百神推之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
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
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
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

廣序不指言何神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
之祭甚明故傳亦不言何祭其曰烝畀祖妣者言宗
廟之祀無不舉曰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
而皆歸功於豐年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杜秭咨履畀必寐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也數萬至萬曰
億數億至億曰秭皆徧也 齍資盛成穗遂數色主徧遍○賦也廩所以藏齍盛
之穗者也一篇通訓齍盛乃黍稌所爲而爲酒醴以
畀祖妣洽百禮者莊述祖毛詩口義曰穗當爲委委
穗聲近而謳春秋公羊傳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
委讀去聲孟子孔子嘗爲委吏矣包注主委積之吏
也粢盛委猶言粢盛積粢盛即米不言米之所藏而
言粢盛委者以別於凡米爾故傳言藏齍盛之委本
謳作穗正義就誤文曲爲之說失之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曰數億

億至萬曰秭按一切經音義引算經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毛於伐檀楚茨篇竝云萬萬曰億與此數萬至萬曰億皆據上數則知秭亦上數當作數億至億曰秭至說文秭云一曰數億至萬曰秭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捕十捕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其捕卽秭字之譌數爲億萬皆中數也毛於億既主上數則秭不應從中數定本集注及釋文本作數億至萬曰秭誤矣又廣韻秭云千億也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此與算經垓壤在秭先異與御覽引風俗通先垓後秭亦異以秭接京言之故但言千億蓋據下數言也又莊口義引甄鬵五經算術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毛云數萬至萬曰億卽是中數也其甄鬵算法以中數爲至多與一切經音義引算經以上數爲至多者異又以垓秭相接在壤之前與算經以垓壤相接壤後始言秭者亦異而與御覽引風俗通以垓秭相接者同又與廣韻引風俗通亦京秭相接者異則算術流傳其說紛岐故數之多寡亦異要之萬億及秭與子孫千億語相類特極言其米數之多箋云以言穀數多是也黍進界于洽合也皆徧者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富而得爲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羣神祀事無缺百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月令季冬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乃後世典禮或因此始合樂而遺之也但言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必非於祖廟矣此之合於祖者其爲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始合乎祖廟告厥成功之盛典則言祖卽后稷廟蓋

周祖后稷也釋文云本或作合乎大祖正義言合於大祖則特告大祖不因祭祀且不告於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此皆誤以大祖爲最尊爾不知古人祖尤尊於大祖故生民尊祖爲后稷雝禘大祖爲文王此合樂於最尊則應在后稷之廟正義又云定本集注直云合乎祖無大字按無大字是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虡巨應應對之應縣懸鞉桃亦作鼗柷尺叔圉魚呂喤皇

瞽樂官也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　栒荀允鋸據衡華旨卷權鞞步兮椌苦江楬苦瞎○賦也瞽樂官周官之大師少師也周徧也賓彼周行之周卷耳傳置周之列位此言在周之庭亦謂置徧之廟庭也釋器大版謂之業孫注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說文版云判也業云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竝與傳同崇牙上飾者業上飾也業爲栒之上飾崇牙又爲業之上飾業爲平版作鋸齒形以白畫之崇牙爲業上曲然高聳虡以縣鐘磬故曰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置之爲言植也羽毛羽虡上飾也應小鞞鞞亦鼓也田大鼓縣鼓之大者縣鼓周鼓也者明應田二鼓皆縣乃周家之制蓋殷人建鼓儀禮大射儀賈疏令之建鼓則殷法也建鼓又謂之楹鼓明堂位殷楹鼓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意田卽殷人楹鼓也鞉鞉鼓近本作小鼓段小箋岳本宋本元本業林宗抄宋刻釋文皆作鞉鼓磬特磬上言設業設虡編磬自在其中此鞉磬竝言皆以別其不在崇牙樹羽間矣說文椌云柷樂也柷樂木椌也所以止音爲節圉爲敔之假借柷敔樂記作椌楬明堂位注指擧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釋器郭注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

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擽捎也捎拂也又釋器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李注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白虎通義禮樂篇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柷始也敔終也與許鄭各一義箋既備者縣也陳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謂遂必以雌雄兩管兩人併吹之也非併兩管爲一也喤喤大聲也肅雝和鳴結言合樂先祖是聽合樂於祖廟也我客戾止即振鷺之客成樂之一終也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此冬薦魚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又周禮𢿱人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此春獻鮪也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行諸國亦

謂冬春之際皆取魚嘗廟與序義合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猗於宜與余鱣張連鰷條鱨嘗鰋偃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椮也箋猗與歎美之言也漆沮岐周之二水也詳緜篇釋文潛爾雅作涔小爾雅作橬字林作罧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椮所今切正義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椮用木不用米當以木爲正按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春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公羊作岑山海經西山經大時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是潛與涔古同音通用故文選長笛賦李注涔魚池與爾雅椮謂之涔合涔即潛也說文涔漬也漬與積義近廣韻涔栫也說文栫云以柴木雝水也與椮爲積柴水中合故郭璞江賦曰栫澱爲涔可知潛爲涔之假借字也箋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魚麗傳鱨揚也釋魚郭注鯉今赤鯉魚也享祀介

福薦獻祈禱之詞

雝一章十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大計○釋天禘大祭也箋大祖謂文王武王未祔文王常爲宗祀於明堂矣既宗武王則文王當爲祖然文王之爲祖武王之爲宗皆將百世不遷同於始祖后稷故稱大祖以別於後世之祖禰通名者故生民序尊祖爲后稷此大祖爲文王統乎先王先公而爲祖統乎後王後賢而爲大祖武王新主既合食於后稷廟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文合食於文王廟歌雝以祈右烈考文母焉惟雝祀於文王之廟而大祭實爲武王右而設記曰喪之朝也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然則此祭只禘文王而武王配之不必如鄭氏禘祫志盡迎穆之遷主於文王廟無昭主之說蓋此亦特設之祭後乃借爲凡祭之歌雝以徹也

劼謹案禘禮經無明文漢儒各據所聞著爲傳記注疏家各執一偏彊爲辨說胡後箋舉二十一家東說

之不得其是楊循曰禮經惟禘禮爲注疏汩壞最甚也然鄭注之誤溺於讖緯尤甚於禮記欲明鄭注之得失當先議戴記之是非苟徒求其說於注中將有辨之不勝其辨者趙伯循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者緣漢初以金購遺書儒者私撰禮篇竄之乃有此舛駁之說注疏不察執以爲據故胡後箋討論於眾而終不免以雝禘大祖爲后稷也雝序箋謂大祖爲文王此相傳舊說白虎通義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是也據小記禘所自出則后稷大王王季皆有廟無緣禘於文王之廟若據王制注昭穆坐位則文王時在親廟其下並無昭穆安所用毀廟合食之祭此說者不得不以大祖爲后稷矣然大祭於始祖之廟又及其所自出而歌右文母此何說乎況皇考不可爲始祖之稱孝子不可易曾孫之號文武定謚不可復加之毀廟諸祖則云雝禘后稷者與經文斷難相入也禘祫之名見於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趙匡釋之曰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此不知干爲干

之謂爾胡寅曰大傳此節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馬端臨曰以禘祫共爲一祭而異名漢儒之說也近代多不以爲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只大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馬說近是但亦未知于諭作干若言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及其大祖爲于祫不待言矣其謂一祭而異名漢儒之說者通典王制正義所載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皆同又侯邦謂雖言禘而實即祫後漢書章懷大子賢注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蓋謂天子名禘亦名祫則諸侯名祫亦可名禘惟大夫士本無祫雖祫亦只及高祖乃不得名禘故春秋不書祫而書禘無譏其義可見周禮不言禘祫說者指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爲一禘一祫又以司尊彝之追享朝享爲一禘一祫然皆注疏云然非經之明文也而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趙伯循以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本無定義其實宗廟之祭始則祼鬯以求神既祼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薦則獻黍稷以饋食此統言凡祭之禮無肆獻祼而不饋食饋食而不肆獻祼者故大宗伯之肆獻祼饋食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前而司尊彝之追享朝享在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後謂之爲間祀則間於四時之祭者亦多矣何必其爲禘爲祫哉故謂禘祫只以大宗伯司尊彝二職之文爲定者聽說也除此之外禮經別無可依托之文惟於詩序雝禘大祖文王之義求之禘祫確有可證者蓋武王新主大祭於后稷廟則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又合食於文王廟則后稷歌雝所以順死者孝子之心也統乎先王先公則后稷爲祖統乎後王後賢則文王爲大祖生民尊祖是后稷不爲大祖祖者始封之君大祖者受命之王諸侯始封即受命故無受命之君而以始封爲大祖天子有始封君又有受命王故以始封爲祖而以受命爲大祖周人受命實武王不以武王之王爲受命而以文王之不王

爲受命乃周公大聖之制作所由貿絕百王有如此記著諸儒無能意及反據所見漢季僭竊之事以度古聖又信讖緯竟謂文王受命稱王以就俗說因令大雅周頌之古義僅存於毛傳者無不盡壞於箋疏使毛傳不箋經義不晦何致二千年來邪說棼行充塞兩間久矣辨之不能明明之不能勝勝之不能張也幸於此箋猶存舊說學者苟知大祖爲文王則可知禘爲大祭知禘即祫則可知天子諸侯三年即吉之祭即推爲後日三年之大祭或特設以申孝思或有祈以合羣祖凡祖宗竝陳昭穆具列即謂之禘亦請之祫天子則及其始祖所自出諸侯則及其大祖君臣之辨異於所及之遠近不異於其名之禘祫猶之祠禴嘗烝天子諸侯無以異也故左氏僖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亦謂禘與四時之祭無異於是知禘爲配祭吳天上帝於圜丘者非也禘其始祖配祭不及羣廟亦非也祫祭於祖祝迎六廟之主非也毀廟主合食存廟主未嘗合祭亦非也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非也張橫渠曰禘也祫也歲必有之亦非也掃去此等粃謬則詩經可禘禮經之闕文詩序可正禮記之

吳說不惟文王可禘其諸侯有大祖者無不可禘而成王可不賜魯重祭周公可不用天子禮樂其明堂位言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魯祀之以天子禮樂祭統言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賜之重祭郊社禘嘗皆不足據也試思周公勳勞文德不遠於保奭武功不加於尚父書有君奭雅有大明不應周公當用天子禮樂周公制禮作樂以辨上下定民志不應成王自壞周公制作魯秉周禮周禮畫在魯豈僭亂禮樂者猶足爲秉禮之國哉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豈有僭竊之事行人必閫於隣國哉春秋書禘有二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左傳曰速也公羊曰未三年也穀梁曰喪事未畢同議未吉也僖八年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三傳同議用致也此外則書有事或書大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傷焉而有事大事春秋無議可知禮記以前猶無賜魯重祭之說矣無賜魯重祭而魯自有禘者禘祫一祭天子禘始祖所自出亦禘大祖此雝禘大祖是也諸侯不得禘始祖所自出而得禘及於大祖存秋禘於大祖是也此詩序與春秋經合者王肅曰何書難臣以曾子問惟祫於大祖羣主皆從而不言

禘知禘不合食臣者以惟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觀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此王子雝會通典禮之至論不爲詩序發而漢足發明雝禘大祖之義袁準祫及毀廟禘及郊宗祏室則藏於戴記鄭注之義尤者矣故曰較正注疏則禮記之乖剌可見裁汰戴記則經傳之正義可明無如禮爲鄭學者以記爲經以尊注爲尊經如於其禮注禘是郊天云者雖知義不可通而必彊爲之說於此序箋大祖謂文王云者眞可謂有功於禮而反不能無疑徒知求其說於注中不能繹其義於注外於以知學者之誤鄭亦復不少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相息亮於烏假徐雅

相助廣大也假嘉也燕安也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賦也至猶來也言來助祭之諸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正義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心因來至異文而分之其賓常肅雝也辟公國君諸矦王肅曰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主天予成王也於歎美詞薦薦牲也大牡碩大肥腯之謂肆陳也箋嘉哉皇考斥文王也皇考猶王父綏予孝子以下皆請禱之詞宣通也哲明也宣哲維人言百辟鄉士皆無蔽賢昏闇之臣而世世子孫皆如文王武王之有明德者以爲天下主燕安承上綏安爲訓綏安孝子而及於皇天者皇大也大天猶言大地言綏安天下也是謂克昌厥後李集解周人所謂以諱祀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矦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名發武王名皆未嘗諱也眉壽壽也繁祉福也右助也烈考武王也者正義引洛誥云烈考武王宏朕恭是也此祭爲武王新主合食於文廟而設故祔右助武王焉文母大姒也者意其時大姒亦新祔文王之廟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此謂女子無廟祔於男子合食也故曰亦右文母王通聞傳以文母爲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漢書元后傳大皇大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鄧隱后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大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漢書杜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㮣之也篇中先言宣哲維人而後言文武維后先言既右烈考而後言亦右文母見雖有文武之君必待人才雖有文德之母必繫於其子此古今大義也顧說詩者乃以統冠全經之關雎后妃爲文母是不惟不繫於其子竝不繫於夫且推關雎后妃之德以致桃夭之國無鰥民兔罝之賢才衆多芣苢之和平則王

者治天下一淑女足矣又何必宣哲維人先於文武維后哉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杜注卽位三年始來見公諸矦卽位朝於大國爲始見於公則卽位朝王爲始見於王朝王而助祭爲始見乎廟也經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始見於王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始見乎廟皆諸矦嗣立應行典禮也正義誤以爲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矦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且爲之說曰武王之廟至於成王卽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矦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成王之於此時親爲祭主言諸矦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矦始見也然則成王何不始見武王廟乎諸矦何不始見文王廟乎惟諸矦嗣立必始朝於王則始見乎廟而獨武王廟者所以著朝諸矦有天下非文王志也此千秋大義周公制禮孔子訂經發明於此而湮沒俗說二千年矣惜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攸條鶬七羊嘏古雅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

攸革有鶬言有法度也昭考武王也享獻也軾式○賦也載始依序作訓序正義云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言引爾日聿也章章服也白虎通義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世于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郎此聿求厥章之義能旂交龍爲旂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釋天有鈴曰旂李注以鈴著旗端故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央央和鈴之聲非鮮明呂覽古樂篇其音英英央英同字攸鞗首飾也革鞗首也見蓼蕭鶬金飾貌言有法

度也合休有烈光作訓昭考武王也者周廟之次文爲穆武爲昭故文爲穆考武爲昭考何楷曰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正義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思詞皇天也成王長保武王之業乃天之于以多福也烈文助祭文武之廟則烈文辟公爲文王錫之祉福此始見乎武王廟則烈文辟公自爲武王綏以多福也緝熙光明也勉諸侯以無瞄昧之行其福乃臻於純大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微子名啟紂庶兄徐常吉曰此微子始封來見祖廟之詩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非助祭之謂也樂記武王克殷下車封微子於宋是微子原與武庚並封武庚以殷叛武王誅之始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故其來見祖廟在振鷺爲杞客之後且武庚尹邶武王封之既誅武庚不立殷後則武王之事爲未終也故以微子受封於祖廟次武王頌後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且七序敦都回縶陟立

白馬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

宿曰信以縶其馬欲縶其馬而留之淫大威則夷易

也易以致○賦也有客微子也二王之後爲客白馬殷尚白也者明微子得修其故國典禮不止於馬詩人特言白馬以見之也亦亦周也者明來周亦不改其在國萋且敬慎貌狀其敦琢之旅也箋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王然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郭注再宿爲信重言之則知四宿白駒傳縶絆也縶馬所以留客故曰欲縶其馬而留之箋追送也左右無方也綏安也所以厚之葉桂山曰既有淫威二句亦綏之中意大則大典禮也易者無所顧客自微子得之曰有白天子與之曰降以廟受之者曰威以追綏之者曰福據此則來見於祖廟非助祭明矣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武篇名大武樂舞名以奏大武訓武其爲既歌此詩即爲此舞可知故箋云周公或作樂所爲舞也周公作此詩以爲樂則其所爲舞或在先如維清之奏象舞亦可但不必引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爲斷左氏宣十二年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杜注此武七德明左意因言七德故雜擧眾句因言夫武故獨言武篇至云三六篇次不同今詩則未經孔子刪訂如季札觀樂國風次第亦與今不同故不足以證詩也或欲蹤此以亂毛詩篇第謂賁桓皆大武之章又改傳中卒章爲首章以就其說可謂敢以私意亂經矣然命

後學附和其誤王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章更有謂時邁亦大武之章者則徒惑旨愚賓與毛詩序毫無損益朱通義已見大意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於烏遏於蕞耆指

烈業也武迹劉殺耆致也賦也於歎詞皇美也武王之業變伐大商會朝淸明然亦本於文王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焉則武王之執競由於文王之允文允文者信有文德而無尙於武功雖受天命而不改於服事也使如識緯記洁之說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卒其伐功則雖奄有天下亦魏晉之奸雄父子盜竊神器雖取之而不能平雖平之而不能久安能如文王守緝熙敬止之節致雅頌承平之美二代所無百王莫繼然後征誅之功勝於揖遜斯眞爲克開厥後者嗣武受之猶言繼序其皇之李集解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功在於止殺姚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武之用殺乃以止殺

也者致釋言作厎致郭注見詩傳者卽此詩耆厎旨義同也何楷曰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于鄭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卷二十七終

閔予小子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八　毛詩周頌

巴郡王劼讀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朝潮○嗣王成王正義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因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周公攝政成王不得朝廟而以王肅爲述毛者非也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亦非蓋攝政只攝冢宰在免喪之前而免喪卽政已於烈文告廟之後天作祀先王先公矣雖稀大祖矣則此之朝於廟者不得復涉卽政也若復涉免喪將謂朝於何廟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據此篇於乎皇考下訪落篇休矣皇考皆與雖篇假哉皇考同爲文王之稱則嗣王朝於廟爲朝於豐之文王廟可知而與訪落謀廟敬之進戒小毖求助皆一時之事其惟召誥至于豐之前事乎漢書匡衡傳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其詩云云亦不謂爲免喪卽政之告祭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嬛其傾一作煢

閔病造爲疚病也庭直也序緒也賦也予小子成王自謂造訓爲不爲不可爲謂管蔡也與未堪家多難同一語意嬛嬛無所依恃也以嬛嬛無所輔依爲病者言思求賢也皇考猶王父謂文王永世克孝孝順也承嬛嬛求所依輔之意而歎美文王敬止作人之明德所當永世能順承之者說者或以爲文王克孝其先祖或以爲武王之孝文王皆不解何以爲永世孝也皇祖猶皇考祭法五廟皆稱考則考卽祖也庭廟庭也承上意念茲明德在茲祖廟恍若皇考陟降於斯庭矣楚詞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用此句法庭卽堂下謂庭爲直乃作字訓言平直也維予小子對越皇祖之明德敢

不夙夜敬止以求賢自輔乎姚舜牧曰緝熙敬止㬎是文王之家法成王之夙夜敬止其淵源深矣皇王亦文王也親之則曰考曰祖尊之則曰王周人未稱皇故不得如後世稱祖爲皇祖考爲皇考也繼序對永世說繼序不忘即所謂永世克孝此成王嗣位之後思求賢以自輔因朝於文王之廟接見羣臣與二公咨謀庶政故與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同爲一時事於後周公作爲樂歌分其義類以爲法於後世皆所以垂教進賢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正義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旣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艾五代難如字

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賦也予我成王自我也易曰君子作事謀始謀始而曰予自任之詞載見傳昭考武王也此言循是武王之業謂嗣位以爲任重致遠故歎此悠遠之朕兆方未有艾也將予就之嬖汝扶我就其典法而行之訪於羣臣之詞繼猶判渙言所繼先人之道業或有分散於今時者漢書翟義傳王莽詔惟經蘇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即判渙義也家多難爲之事即上遭家不造之謂言以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爲未堪也意訪落謀廟猶周公居東無所歸處時乎紹繼上敬天也下勤民也家謂羣臣庭之上下即家之涉降所謂紹也書曰夙夜浚明于有家亮采有邦如此則能休美皇考文王之德以保明其身書雒誥篇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保明猶明保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釋文敬之一本無之字正義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易以豉佛符弗反弼仔茲肩古賢

顯見士事也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見賢遍○賦也敬之敬之羣臣進戒之詞王應麟曰荀子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即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後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進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不易言難也左氏僖二十二年傳釋此詩云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漢書孔光傳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又郊祀志匡衡奏議引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

王者之處也亦謂上敬天下勤民爲陟降之事是爲天所監王者之處顏注以陟降言天者誤小子嗣王也者明予爲我羣臣聽敬者多不敬故以聽敬勉之不聽聽也淮南子修務訓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末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高誘注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此訓光爲廣者廣明大明緝熙爲光明由光明而至大明爲學之成也仔肩調克與說文仔克也釋言肩克也分合同義學由緝熙而至於大明則遺大投艱能勝矣艱大能勝者在示天下以顯明之德而無瞻昧之行爾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祕○箋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而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

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正義經言創艾往過戒
愼將來是求助之事其惟居東三年罪人斯得之後
克殷踐奄誅管蔡之前周公貽詩風雷未變故嗣王
求助之心於此時爲正切也按此亦朝廟一時事作
樂歌時分爲一節垂
教王者求助當如此
予其懲而句毖後患莫予荓夆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懲直升荓普經夆孚逢一作蜂螫釋
拚方煩蓼了
毖愼也荓夆瘛曳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
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瘛尺制又作掣曳以制鷦子消○賦
也段小箋疏於而字句絕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
是也正義我其懲而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爲創
艾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也荓夆瘛曳釋訓作甹
夆掣曳也孫注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此求助意謂羣

臣倘引我於當道無予掣曳於惡使自離毒害顧命
用敬保厥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爾無以釗冒貢於非
幾同此意桃蟲鷦也釋鳥桃蟲鷦其雌鶵陸疏今鷯
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雌化而爲鵰俗語鷦鷯生鵰
故日鳥之始小終大者正義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
惡古今大患肇於小端然不肇於疏遠小臣而肇於
親近之上位小臣雖宥大賢不足顧措文網既密上
位悉陵未有小惡而不除者惟於上位朝廷體統所
關不得不優容以示忠厚然拔擢本不得其眞則豐
厚終不遂其欲權勢可悉恩禮可恃將何事不可爲
聖主賢君可不以桃蟲飛鳥爲戒哉未堪家多難言
國家多難爲之事己所未能勝任者非羣臣助之將
又逢患也予成王自謂楚詞蓼蟲不知徙乎葵藿王
注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
終以困苦而瘴瘦也
洪補注蓼辛菜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芟所銜○月令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

又仲春擇元日乃命民社藉社異月不得連文且日
春藉田而祈社稷自是祈而後耕必不耕而後祈與
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之言不合知月令自保殷
制也噫嘻亦祈穀上帝其詩云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正藉田明文而序不言於此言者噫嘻是天子祈穀
所獨用載芟則達平天子侯國州里社稷通用之樂
歌也說社稷者不一以鄭禮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句
龍后稷以配食爲是其大社在中門外右匠人左祖
右社是也王社則在郊亦曰王藉侯國州里之社皆
在郊地官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社皆有稷
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黃度曰社主
土稷主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
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祇
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祇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
曰以靈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祇祭而曰社
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發以祭
天神靈鼓靈發以祭地祇是則祇祭社祭其用同夾
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
之義也然則載芟之春藉田而祈
社稷者可達乎天子與庶人明矣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柞側伯澤
釋畛之忍又眞嗿勑感饁于輒函戶南驛亦厭於賢麃表嬌積子賜秭姊餘蒲郎椒子消且子餘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
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嗿衆貌士子弟
也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

耘也濟濟難也飶芬芳貌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
且此也振自也場亦長張丈射亦○賦也澤澤釋訓作郝郝耕也郭注言土解也土解而
可耕也良耜箋千耦其耘輩作尙衆也下溼曰隰畛
場者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謂地畔之路徑說
文畛云井田間陌也故畛爲場信南山疆場翼翼傳
場畔也徂往矦維也嗿衆貌饋饟者衆也士子弟也
正義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耘之中宜是幼者行
饟七月篇云同我婦子子卽此之士也實函斯活正
義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言種子內函生氣種之
必生也驛驛釋訓作繹繹生也舍人注穀皆生之貌
達射正義苗生達地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射者剡
出之義言傑苗厭然特美也者明苗之得氣足者先
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衆苗齊足故曰厭厭也
麃耘者言苗已長齊耘之當精詳也濟濟難也箋難
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
得多也黍畀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
燕之屬黃佐曰飶其香香如飶椒其馨馨如椒也皆
言酒醴芬芳之氣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

以夫有之年設燕饗之禮自是豐年嘉會足爲邦家
光顯矣胡壽字詁周書諡法保民耆艾曰胡是胡爲
壽也胡考之寧老者安之陳際泰曰事有其實而萬
萬來可已者亦有其文而亦萬萬不可已者叔季之
世衣食裁足富疆苟安而無道德文雅從容寬緩之
風則天下安得有餘之地而托焉故祇哽祝噎非亟
務也拜師乞言非實致也然已應經義而徵大平矣
匪且有且言不期此而有此也匪今斯今言不始於
今而斯今也皆指上文耕稷洽禮振古承
匪今斯今如茲承匪且有且茲亦此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白虎通義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有載芟之祈卽有良耜之報與
有噫嘻之祈卽有豐年之報同義但此則達乎天子
至於庶人之樂歌然祭報者君上之事懷其意索之
虛空杳冥中已爾而必陳其耕耨播種之勤述其倉
稟豐實婦子喜寧之際何也蓋明以示天下不忘從
來之義而陰以寓其激勸感動之意此聖人之設教
也蘇詩傳曰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

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息者亦知以自奮也此言得之矣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畟楚側瞻時念饟式亮糾居黝鎛博薅呼毛或作茠挃珍栗比毗志
櫛側瑟犉如淳捄求
畟畟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有
捄其角社稷之牛角尺也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

也刺七亦○賦也說文畟云治稼畟畟進也又測云深所至也此言農人進治其田以漸而深入者由
其耜之良也俶始載事秋報祭而追念始事教人以
作事謀始也來瞻言來瞻也瞻爲聽之假借字瞻女
謂行饟者方曰筐圓曰筥其饟伊黍箋豐年之時雖
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
荼蓼之草言閔其勤苦笠所以禦暑雨也者與無羊
之蓑笠都人士之臺笠不同訓因事各義也糾舉也
鎛鎒也鋤類見臣工趙訓刺士相見禮注刺猶剗除
也說文薅云拔田草也蓼水草虞蓼也荼爲委棄蓼
是穢草正義引王肅曰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
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墉城正義城之與穡俱
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櫛言密也如墉者衆且
相比如櫛也以開百室箋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
之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
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盈
滿也寧安也鹽鐵論力耕篇釋詩云衣食者民之本
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黃牛黑
肩曰犉無羊同周尚赤宗廟用騂牡而社稷用犉牡
社稷之禮達乎上下者也社稷之牛角尺王制文今

本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孫志祖讀書脞錄賓客二字卽社稷之譌王制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若賓客則不得言祭也禮器牲不及肥太疏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是禮疏所據作社稷不譌孫說是也嗣前歲續往事也者正義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古之入田祖田畯也甫田傳田祖先嗇也鄭司農籥師注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殺時犉牡四句正言秋報之事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亦○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公羊宣八年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周之通禮蓋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者不可據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不盡飫則退此大夫也既徹俎有宴則不得同日而繹既宗具

而繹則無賓尸之名可知楚茨傳繹而賓尸及賓客者謂以賓禮禮此公尸及賓客非名繹又名賓尸也此序言繹賓尸者乃謂繹此賓尸賓尸猶言公尸內祭日公尸外祭曰賓尸故經師以靈星之尸明賓尸之主名箋輒謂卿大夫曰賓尸正義又謂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則又誤讀楚茨傳繹而賓尸及賓客之文不知賓尸卽靈星之尸也說靈星者蔡邕獨斷以爲火星張宴漢書注以爲農祥服虔以爲角星賈逵應劭謂辰之星爲靈星故以王辰日祀靈星於東南杜佑通典載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大抵星辰之祀訖無定論惟據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爲靈星有尸之證而漢書郊祀志高祖八年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合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則靈星之禮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漢初去古未遠其記注議之說未盛而言祀后稷則立靈星祠其爲靈星祈農事而后稷配食可據無疑胡後箋引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靈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

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王符潛夫論明雩篇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此非謂雩祭爲靈星之祀龍見而雩與敕蟄而郊同爲天子諸侯之禮祭豈得以靈星爲雩然無亢旱時雩之歲則春有正雩秋無正雩穀粱定元年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故推社稷春祈秋報言則靈星之祀於仲秋亦月雩之義也又曰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辨之道謂當推社有春秋之義不得春獨有雩秋獨有靈星又不得獨秋祀靈星而不復祀春雩也故曰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此據當時言之又曰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肜繹之義也此則據絲衣

之詩爲說可見古義相傳靈星爲仲秋祈報之祭與良耜一類而星辰之祀後於社稷故絲衣次良耜也北史劉芳傳轉太常卿以靈星之祀不應隸太常引漢郊祀志云令天下立靈星祀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祀又晉祠令云郡縣國祀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謂爲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今移太常恐乖其本此劉芳必不讀毛詩者然卽其言正足見靈星亦達乎上下之禮與社稷同但不及於民故社稷無尸而靈星有尸謂之賓尸而不得謂之公尸高子所以必指明之高子是否卽高行子爲子夏弟子如釋文引徐整所云然孟子旣稱其論小弁詩小弁傳亦引其說必爲習於詩者在子夏後毛公前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篇端存而不削自必意與之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紑孚浮俅求鼐乃代鼒茲兕徐履觥古橫觩糾吳話敖五誥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吳譁也考成也塾孰譁花○賦也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己乃舉羃告絜禮之次也以後世文之音之籩說頗順但頌詩皆樂歌無形容祀主冠服義義況士服轂輕無爲形容其軷也果甫傳筒亦當云賑瀸瀸之服以明篇義任大楛弁服穡例於爵弁服上特書又爲繹祭士耽瀸濯之服卬引此籩爲證而不卯爲望文生義也或者曰若如劉向五經通義之言王者祭靈星公尸之所服則傳何不曰尸服也此亦劉氏魯詩之說非毛義毛傳曰絲衣祭服也者明絲衣爵弁爲士助祭之服而靈星之尸以士故繹禮賓尸服其命助祭之服不同正日之尸服也星辰之祀尸無明文據此告當以士其正日尸服則當以上公知者唉子曰雩者以祈爾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請大夫而請壽既靈皇

以視秋雩則尸服應同上公矣此於絲衣言絜鮮於弁言恭順若謂士賑瀸濯則恭順何待形容據此知毛意以絲衣祼弁言賓尸之所服也有司徹掃堂注爲儐尸新之此繹祭賓尸事於堂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一門凡四塾繹祭在門內則門塾之基廟門內塾之基也廟門內塾之基則廟門內塾之堂也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焦循宮室圖云明日之祭在廟門內言繹在庫門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自堂徂基言序事也自羊徂牛言齊物也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與傳言先小後大合大鼎謂之鼐者說文鼐云鼎之絕大者段注絕大謂亩斗之鼎也九家易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冢鼎三斗小鼎謂之鼐者釋器云圖弇上謂之鼐孫注鼎斂上而小口者亦言小鼎之形卷耳傳兕觥角爵也觩作斛斛角貌兕觥爲獻酬賓容之爵繹祭行旅酬故設兕觥焉不吳不敖箋不譁譁不敖慢也不譁譁言旅酬者不敖慢言賓尸也載芟胡考之寧傳訓胡壽也考成也此胡考之柔亦訓考成而不爲胡字作訓則胡當從本義爲何不也言不吳不敖賓主敬恭有何不成之休美乎

酌一章九句

酌告成文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各本作告成大武也居武奏大武之後又有維清奏象舞爲比又有譬言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則大武獨何謂告成且告成於何所序者何以言先祖之道而不言武乎自箋疏以下不得其說久矣今讀春秋繁露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約以奉天約即酌字亦作勺又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據董子言成文武之制班氏言句先祖之道乃知告成大武爲告成文武之譌文大字形相近傳寫易譌大武已奏於武篇而酌實非武故作約以奉天者惟其既成文武之制則奉天正以告成也文武之制卽文武成道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申名篇之義卽申告成之義酌爲成王之舞守成之君不敢自以爲功必告成於先祖故與奏象舞奏大武者不同文如此白虎通義亦曰言周公輔成

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毛詩初出猶未諂文爲大故董班之說同鄭則據誤本作箋箋本行而原本不可得矣後來惟嚴緝略竊大意而未能辨正爲其不知酌卽勺也又誤以篇中二師字爲單旅不知師訓範不訓眾言成王繼承之事師法文武卽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者與維清象舞言文王之典武頌武舞言武王之烈正同是謂成王之舞樂莫盛於部勺皆繼治世之事故爲樂之盛是亦一證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句允師於烏鑠舒灼蹻居表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公事也賦也於歎美詞於乎美哉嗣王師法文武之道也遵率釋詁云遵率循也此言師法文武之道以爲率循養取轉訓取亦訓養孟子於己取之而己矣趙岐注皆在己之所養養爲取取亦爲養不得於此謂武王取紂更不得謂武王於紂養而取之養時晦者言晦而末明之時聖人取而養之不爲天下開

多事之端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純大熙明也時至大明於是以道光輝之而不爲天下畱一事之鉠此文王武王所可師法百世者我我天下也龍和字訓潛研堂苔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之類也此爲尋聲得義有不可以穿鑿言者我龍受之言我天下和平之受福則又由於嗣王之有爲蹻蹻然不委靡此句中自有三監在有嗣能繼承之也承蹻蹻王之造言王有以繼承文武者惟爾文武養睟大介之事信足師法非僅汎言作述而已

桓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禡馬嫁○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謂依郊祀之禮類祭上帝也禡祭造兵爲軍法者或曰黃帝或曰蚩尤杜佑曰禡於所征之地者則兼黃帝蚩尤之禡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王制所載出征

之事此詩止田狩講武之祭也周自偃武修文奏大武者尚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又何爲作桓以言出征之事但武亦不可廢則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茇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闔序謂爲講武之事蓋安不忽危步伐之齊即寓於游田之際故又申名篇之義曰桓武志也正義謂武王伐殷講習武事者失之虞書肆類於上帝文在巡守之先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記在師甸之後又肆師甸祝大司馬皆有表貉之文杜子春曰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貉即禡然則巡狩大田獵皆有類禡當爲同時所設大小二祭不必爲出征之禮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屢力住解懈於烏閒閒廁之閒士事也閒代也賦也言綏安萬邦而屢致豐年之道在於天命匪解也天命猶言天錫商書天乃錫王勇知我武惟揚亦天命也後世子孫其可解乎匪解者言當於武王桓桓之志保有其事於

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之閒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言於此類禡之祭寓蒐武則可以保四方而洽四國者以克定邦家也漢書臣衡傳引詩云傳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於歎美詞桓桓武志昭明於天下惟此巡守田獵之美有以代之

賚一章六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賚來代予與○善人賢臣風之后妃小雅之嘉賓大雅之能官人用吉士者皆是也書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邦即封之通假字是詩序與書序合也賚予善人列於頌者周頌首重文王之可王不王以其明德作人以事般凡周之盛德形容有成功以告於神明者皆善人之所致故禮樂既告成於文武乃大封善人於文王之廟以賚名篇所以教後世以臣道之重與郊廟同焉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之謂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應於陵於烏

勤勞應當繹陳也賦也勤訓勞此同見義知其勞而勞之猶知其勤而勤之也左氏宣十一年傳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此言文王能以勤勞作育人才則我諸侯當受其祉福敷時繹思言敷陳其典禮於廟而錫命諸侯我諸侯之受封者往於其國維求安定其人民則是我周之所謂永言配命者然則今日繹陳之禮典可不謂美乎徐幹中論爵祿篇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即引此詩曰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

般一章七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薄寒樂洛○時邁是武王巡守序言告祭柴望此成王巡守不言柴者言望則柴具也作頌分兩時後世因以時邁爲柴燎祀天之樂歌而以般

爲祀四嶽河海之樂歌史記封禪書引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初學紀引毛詩荅問曰天子巡守邦國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謂封土爲壇除地曰墠禪墠也蓋望祭山嶽之名巡守而封禪四嶽大一統之所及也正義引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則言海亦以舉四瀆也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天子巡守方嶽有祭嶽瀆之禮周頌終於殺祀四嶽河海者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矦此般頌以言公矦明王功之成臣道之德蓋合正風騶虞之王道成變詩之豳風召旻雅之菁菁者莪與卷阿育材用賢者莫罄形容焉故序者特申明之曰般樂也明嶽瀆晏而公矦賢則天下喜樂之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於烏嶞吐果翕許及裒蒲矦

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裒聚也賦

於歎詞皇美也王肅曰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嶽升祭其高山故曰高山四嶽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釋山具有二說一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一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說者以河西嶽爲職方之嶽山即禹貢之洴山據郡國志洴縣有吳嶽本名洴也以南嶽霍山爲天柱山據郭注霍山今在廬江灊縣即天柱山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以爲五嶽有嶽山而無大室大室謂嵩高又以爲爾雅前說釋周禮五嶽之名後說爲漢初傳爾雅者增益其文金鶚又謂四嶽歷代不改中嶽隨帝都而移故河西嶽爲霍大山在雍州之域武王都鎬故以嶽山爲中嶽迫平王東遷雒邑在豫州故以嵩高爲中嶽也五嶽之說不同如此言四嶽者以巡守方嶽之所有事成王旣營雒邑以適天下之中爲朝覲會同之地則其巡守邦國至於方嶽者止四方也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是巡守無中嶽之證故崧高傳曰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亦言四嶽不言五嶽意方嶽以巡守爲名巡守止四方則方嶽止四嶽其大宗伯之五嶽則因方嶽而足成言之者也故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矦之職亦本無五嶽之證嶞山山之嶞者釋山云巒山嶞以其對喬嶽而爲小故中之曰嶞小者也禮方祀高嶽而及嶞山者如所謂登泰山禪梁父是也猶道也謂王猶也王者必文德洽四國而後天下無違四方巡守今望祭山川信乎王猶之洽河海敷徧也徐常吉曰敷天二句正言巡守本意四方各朝於方嶽之下非盡天下而朝於一方也裒聚者聚方嶽之諸矦以對揚王之休命陳際泰口禮神其大端矣而禮諸矦尤其大端也故頌詩歸重言天下諸矦聚於是而對揚王休者乃是我周永言配命之所賴在於此此謂王道之成臣道之極也

卷二十八終

駉故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魯周公伯禽所封今兗州府曲阜縣

巴郡王劼讀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劼謹案正義此雖名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始不然也明曰魯頌豈是風體魯無冬至圜丘之郊而有孟春祈穀之郊無帝嚳配天之禘而有宗廟合食之禘皆諸侯常禮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則凡侯國郊禘皆可無譏豈獨魯廟樂歌不可作頌孔子訂詩特有取於十五國之風以垂教爾非十五國無雅頌他國並無風也魯風以無所取而不錄魯頌以有所取則錄之取魯頌者何詩重四始風變雅頌雖已反冣詳明但體以大而難測義以徵而不著猶恐學者不得指歸因取魯頌四篇申以明之謂牧民如駉馬則化起也任賢不如有駜則衰至也有泮水之芹藻則政與也有閟宮之祭與戎則成功可告也然則駉結國風有駜結變泮水結雅閟宮結頌詩之至義具魯頌矣成伯瑜謂魯商爲變頌多陳變亂之詞失之

駉四章章八句

駉頌僖公也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駉古熒坰苦熒父甫○僖公伯禽八世孫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文公父言頌僖公者既薨之後祀於其廟以頌美之也僖公爲魯中興之主故文公之世國人慕而尊之以其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雖於詩無當實詩頌之所由來也牧于坰野詩中本事正義行父是季文之孫故以也孫爲氏謚曰文子左氏文十八年傳稱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請命于周請命作頌也侯國之臣無不可言政事之得失卽無不可美盛德之形容此則因魯人尊僖公欲重王命以見非常惟其請命作頌故泮水閟宮篇稱魯侯重王命也正義說作頌之意雖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驈戶橘驪力知彭逋旁

駉駉牧馬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胯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胯胡瓦騂息營種章勇駑奴○儿也以牧民之思取譬於牧馬正意郎在比意中特以思字關合正意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者正義腹謂馬壯幹謂馬脊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爾牧馬一本作牡馬依段定本據傳牧之坰野正作牧邑外曰郊四句今本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多郊外謂之牧一句其實統謂之野故坰爲遠野也驪馬白胯曰驈釋畜文孫注驪黑色也郭注胯髀間也釋文引蒼頡篇云胯兩股間也黃白曰皇釋畜云黃白騂郭注引詩曰騂駁其馬正義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日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色赤者直名爲黃矣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又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邦國卽諸侯故曰諸侯六閑馬四種又曰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明異於天子十有二閑備六馬之屬也正義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彊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其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彊健也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色者容朝車所乘故也孔氏此說未知詩人以馬喻民故無取乎宗廟齊豪爾以車以駕車也思無疆言牧民者之用心無此驪

爾界然後足以善於其民如馬斯臧矣臧善也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

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騅佳駓符悲騏其伾敷悲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

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蒼騏綦○蒼白雜毛曰騅釋畜文郭注卽今騅馬也黃白雜毛曰駓釋畜文郭注卽今桃花馬也正義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其騂騏爾雅無文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騏曰騏段小箋蒼騏卽蒼綦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赭白馬賦注引同尸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綦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枚本作綦弁是古通假綦爲騏此傳俗本作蒼祺誤今依正義及岳本按綦爲蒼艾色綦文則爲有蒼艾色之文言蒼綦者猶綦文也蒼騏卽蒼綦正義謂騏爲黑色之名誤牧民者又當爲之計久遠故

毛詩讀卷二十九 駉 三

白思無期才多材也者久遠圖之則其民無不才亦如馬之多材矣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

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驒徒河駱洛騮留雒洛繹亦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

鬣曰雒繹繹善足也作始也 驎良忍又鱗鬣力輒○青驪驎曰驒釋畜文郭注色有深淺斑駮隱驎今之連錢驄說文驒云青驪白驎文如鼉魚白馬黑鬣曰駱釋畜文邵晉涵正義引小雅四牡云我馬維駱月令言天子四時之駕秋駕白駱鄭高注竝以駱爲白馬黑鬣也說文云駱馬白色黑鬣尾也則兼其尾言之赤身黑鬣曰騮小戎同正義云今人猶謂此爲騮馬也又云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曾釗詩異同辨云作當與易震爲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邵曰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會說是也

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而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亦以作爲調習思無斁而馬斯調習者言如謀民之意無厭倦而民乃馴至於道矣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駰於巾騢遐驔簟又譚祛起居邪似嗟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一目白曰

魚祛祛彊健也 彤徒冬骭戶晏○陰白雜毛曰駰釋畜文郭注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釋畜文郭注卽今之赭白馬彤赤豪骭曰驔正義驔爾雅無文說文骭骹也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稽古緰云如疏云云則傳豪骭下當有白字傳寫脫失爾一目白曰魚正義本作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

毛詩讀卷二十九 駉 四

白曰魚矣說文瞯云馬一目白曰瞯二目白魚段注云一字勝下二當作一以理覈之蓋陸本是孔本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於二目也假令二目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句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失其眞也段說是也思無邪言牧民者不可以涉邪念也徂存也牧無邪念則民物可安存矣虞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勿怠勿荒四東來王同此詩義首章良馬曰斯臧言好善也次章戎馬曰斯才言武備也三章田馬曰斯作明法度也卒章駑馬曰斯徂告替存也皆以馬喻一統之於思無邪嘗知此邪字內不止寓變詩中無數懸字同字竝寓詩序無數美字論語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亦謂賅美刺以垂教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駜備必○正義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

臣而言之孔蓋不知僖公諸侯能以禮義接其臣其臣無不忠敬於君是爲諸侯進賢任能之道可以成政歸美於王不致王道變而之衰衛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乘繩證咽鳥元樂洛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與也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與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各本脫與也二字按下云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是傳申與意以明正意之通例故知各本轉寫脫誤當補正潛夫論班祿篇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本傳爲說夙夜早夜也夙夜在公朝謂勤於職事然在公而不明則無以進賢也明於公言明之又明箋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鷺白鳥也以與絜白之士明又一喻咽咽鼓節也者燕飲用樂以鼓爲節言鼓而樂可見故以鼓節明之醉言舞古以舞爲禮也胥皆也于胥樂兮於君臣之樂見天下之皆樂也菁菁者莪序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胥樂之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也嚴緝引王氏曰牡剛彊之材也言臣有餘敬者訓夙夜在公而君有餘惠也者訓在公飲酒燕主於飲酒故以飲酒明燕禮醉言歸不醉無歸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駽呼縣

青驪曰駽歲其有歲其有年也青驪曰駽釋畜文孫注色青黑之間郭注今之鐵驄也燕飲酒禮也歲其有歲其有年也者經義未明傳爲補明之例各本作歲其有豐年也有年即豐年衍文今正嚴緝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有豐子僖公箋穀善詒今正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交泰氣象讀後一章樂利親賢有宇宙雍熙氣象且歲之有祥兆於飲酒有穀之慶起於明頁以一日卜千載又有兢業保泰氣象是足爲諸矦之盛德形容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泮昔半○注永日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正義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孔氏以修泮宮爲能修其化者本傳采取其化爲說謂政化非德化也蓋有爲而天下治是政化無爲而天下治乃德化故風言化不言政雅言政亦言化區以別矣水經注泗

水篇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樂洛茷蒲害一作旆噦呼會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矦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賦也思樂卿大夫士樂之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者明泮水以泮宮得名故箋申傳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矦宮異制因形爲名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者明樂泮水即樂泮宮即其芹即其政政以格民政亦化也正義魯人作詩自稱其君爲魯矦者以其

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爲外人
之詞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而魯之在位
則樂觀泮水魯侯之旂以法則其文章又美其有法
度而能行趨中節也無小無大賅卿大夫士晉書孫
盛次子放幼與父在荊州俱從庾亮出獵亮謂曰卿
亦來耶放應聲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大奇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蹻居表昭之繞
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溫潤也箋其音昭昭僖公之
德音謂僖公之盛德
聲聞非講蓺論道之音徐常吉曰臨幸泮宮其儀久
聽故人人傳播聲聞昭然大明也色溫潤禮記聘義
溫潤而澤仁也黃集解芹藻徹物也而樂之有餘所
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
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聲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
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
載色載笑卽之也溫匪怒伊教
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茆卯
茆鳧葵也屈收醜衆也茆鳧葵也釋文引鄭小同云
江南人謂之蓴菜生陂澤中
飲酒行饗禮也說文泮云諸侯饗射之宮李集解一
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言至
泮水與賢者飲酒也季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數
教以致治安也長道如仁育義正禮陶樂淑以其道
可久故曰長道醜衆言衆賢衆才禮記文王世子篇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擧或
以言揚曲蓺皆誓之以待卽收此羣醜義也王肅曰
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
羣衆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假格祜戶

假至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以此敬明其德句作
主非明德不足以進賢非敬不足以明其德
也假至釋詁作格至昭假猶言感格烈祖伯禽也王
述聞孝本作季說文季效也从子爻聲效與傚同經
文作季而訓爲傚故箋云無不法傚之者釋文正義
所見本已誤爲孝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季字靡
有不季謂僖公之臣無有不法傚其敬愼威儀以自
求多福者嚴緝以此得福乃自求之也此章專頌僖
公以明德進賢爲下四章服淮夷張本雖曰頌之亦
有規意蓋非進賢用吉士不足以服人故下言矯矯
虎臣濟濟
多士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馘古獲陶遙囚似由
囚拘也文王傳明明察也皇矣其德克明傳照臨四
方曰明皆就進賢用吉士說魯侯泮學作興
文教有如文王之作人以綱紀四方者意淮夷從此
攸服乎將獻馘獻囚皆在於斯矣或謂作泮宮無所
考證春秋常事不書爾至僖公服淮夷雖亦不見於
春秋而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
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此詩所言不
無溢詞者嚴緝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
而頌禱之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范補傳此後
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
能明其德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況有虎臣以征
伐又有善折獄如皋陶者則僖之服淮夷爲可信矣
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諸侯禮
遵王制則在泮爾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狄逖烝之烝吳話訩凶
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瘍也瘍余章○濟濟多士
卽上章矯矯虎臣詩弋國家養士於學所以求實用
也使文士不知兵則臣主無策故虎臣能識泮水之

味讀書不知律則致君無術故皐陶得分采芹之席克廣德心推愛民之意而大之於征淮夷也狄逖通釋致遠也征徂遠之也箋東南斥淮夷徐六帖書載伯禽奄宅曲皐徐戎竝興則淮夷為魯害自受封時巳然矣故詩人頌禱必至狄彼東南而後無愧烈祖焉烝烝厚厚集兵力皇皇美美盛軍容不吳不譁也揚訓瘍瘍與傷通不傷不殺也箋謂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皆自獻其功李集解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左傳穿封戍與公子圍爭四正於伯州犁是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捘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觩蚪捘色畱俗作搜

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捘聚意也弛式氏○觩弛貌弛不張也五十矢為束正義引荀卿論兵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而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矦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則一弓又百矢矣意者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歟捘聚意也各本作眾意徐廣詁捘釋詁云集捘聚也說文仍雅訓毛釋為眾殆聚之譌徐說是也王肅曰言弓弛而不張矢聚而不用博大也徒行者御御車者數厭淑善也不逆言率從也固定也猶謀也陳際泰曰淮夷之為患久矣即今不易克不易獲者所為應之未精爾誠弓觩矢捘車博徒競既可以克之自孔淑不逆矣然與人爭一日之命而與已邀一戰之功其事至淺而其效至不足恃惟以謀勝之以審固之不出數年而淮夷可盡也若緇之以力則詭服制之不盡其道則終叛小挫輒怯小勝輒喜豈魯人所為公期者哉

毛詩讀卷二十九　九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黮時審一作甚憬九永琛勑金賂路

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泮林泮宮之林也說文黮云桑葚之

黑也懷歸也惡聲之鳥食泮林之黮而變音以喻淮夷之人被泮宮之化而歸德文心雕龍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淺褒讚故義成矯飾憬彼淮夷言遠人服也正義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亦頌禱之詞非寶有之事元龜尺二寸者言大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以上侯龜七寸以上子龜五寸以上孟康注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南謂荊揚也者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正義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荊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謂僖公伐而克之甓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必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秘○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以閟宮名篇

毛詩讀卷二十九　十

推原其所由始也本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者既作宇訓又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則謂先妣之廟即高禖之禰明周人為姜嫄立廟非謂帝譽無廟蓋禖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禰禖宮而生契率姜嫄禰禖宮而生后稷於是周人即於禖宮祀姜嫄以為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稱為先妣廟或殷則祀先妣簡狄為周因於殷也故詩人頌僖公能修伯禽之業復周公之宇而原其魯始於周周始於后稷后稷出於姜嫄乃首閟宮言姜嫄為周先妣是周公之宇之所由來也因推敘周成王封伯禽為諸侯得以祈穀之郊配后稷以合食之禘祭周公而修言之以張大其詞焉漢儒因附會而作明堂位謂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其實詩命魯公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嘗言及郊禘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則稱美僖公郊禱之事與成王無與者以其為諸侯之常禮也更由頌女祝其膺戎狄懲荊舒荒大東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燕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以為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一句作稱願無盡之詞總見僖公之功成於泮水之化豈為修廟言也哉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侐況域嫄元重直容又作種穋六又作稑稙徵力穉雉秬巨

閟宮有侐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
密也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緒
業也禖莫回礱路東○賦也閟閉雙聲先妣姜嫄之廟明宮爲廟也在周明不在魯常閉而無事爲之名閟作字訓月令仲春祀高禖天子親往則姜嫄廟每歲止一祭故常閉而無事也孟仲子見維天之命傳引其言以證舊說是禖宮也謂本是上古之禖宮周人則祀姜嫄而稱先妣廟非特爲姜嫄立廟鄭注

月令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世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媒官乃禖官字之譌立其祠謂立簡狄之祠是殷世禖官則爲先妣簡狄之廟矣正義赫赫威靈昭著也姜嫄言赫赫神之也神之故又稱其德不邪曲毛氏不信履迹之事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事具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正義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爾七月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注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徐常吉曰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聖人俾民稼穡是聖人所以福天下見天本不虛生稷而稷亦無負於天顧麟初曰必推本稷者蓋魯之有國本於周周之受命本於稷也述稷之功而云纘禹之緒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相繼成功故曰纘見平成之烈賴粒食之利而有終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大泰翦子踐居戒敦都門

翦齊也虞誤也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此章從后稷說到周從周說到魯翦齊釋言文小宛傳齊正也齊商整齊其國於商也后稷肇祀於堯至夏而不窋失其官大王居岐始大而能整齊其國時惟殷商是大王之緒也晉書習鑒商傳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大王當商祖甲時後二百年殷始亾不得以爲大王始翦斷之明矣屆訓極至天之所至極於牧之野者言天將滅亾之故云極也虞誤疑也無貳無疑民心歸向如上帝之鑒臨焉大明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敦厚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是謂厚咸速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謂速叔父周公元子伯禽也箋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李集解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疆於眾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

方百里居上等焉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解懈忒他得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此章從魯公說到僖公而先言承祀箋東東藩魯國也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土田謂田賦也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附庸皆在田制百里之外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安石引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則爲方四百里周公至僖公十八君而曰孫者自孫以下皆孫也龍旂交龍爲旂承祀謂承諸侯郊廟之祭祀四馬六轡

耳耳然至盛也春秋享祀宗廟時享匪解無不及也
不忒無或過也后帝天也諸侯有祈穀之郊配以后
稷左氏文二年傳引詩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劼謹案閟宮鋪張揚厲之作而其言俾侯於東錫之
者不過山川土田附庸無踰禮焉使如明堂位云成
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
王追念周公而欲尊魯賜之重祭郊社禘嘗則詩人
於此豈不揚推陳之且下卽言郊禘正當敘述由來
以明非僭而不然者可知郊禘皆諸侯所應有與天
子相爲等差如郊則諸侯有孟春祈穀而無冬至圜
丘禘則諸侯有大祖合食而不及於始祖所自出君
臣尊卑等殺攸分有非成王所得賜魯公所得受者
李集解云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其言皆未可信
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
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
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爲之天下之事非
人臣爲之而譏爲之迂仲此說可稱卓絕千古雖未
知天子諸侯郊禘之等而誤信禮運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之語然使天下後世知禮記等篇有不
足信而能據經以正記著之失不反據記著以誣經其說可與趙伯循並傳不朽矣

孚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
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
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
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犧許宜楅福炰蒲包胾側吏熾尺志乘繩
證縢徒登矛莫浮重直龍冑直又綅侵艾五蓋

騂赤犧純也秋而載嘗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
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
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
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震動
也騰乘也壽考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
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綅
以朱綅綴之增增眾也膺當承止也礿羊灼偪逼沙蘇河鉶刑〇犧
不訓純以純色之犧牲相因爲義承上章后帝后稷
言降福既多者以其時享又至誠敬故周公亦福女
焉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舉秋嘗以言時享舉楅衡以
言誠敬見后帝后稷而下至周公皇祖時享無不誠
敬傳爲秋嘗作字訓曰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
嘗唯天子兼之者是以禴嘗嘗明諸侯不大祭乃牂

祭也四時之祭嘗爲大言秋嘗則四時之祭可見中
庸明乎禘嘗之義以禘爲四時外之大祭嘗爲四時
中之一祭舉禘配嘗則知嘗外有祠禴烝舉嘗配禘
則知禘外無祫也此傳言夏禘秋祫以一祭二名互
舉之傳中夏字非釋經之夏字傳中則字亦非釋經
之載字故箋云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
其牛角爲其獨無人也正義不善讀傳謂毛以藏爲
則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後爲嘗魯禮亦如天子並失
傳箋旨矣然亦曰傳之此言無正文後之學者乃欲
據此傳以辨禘祫非一祭禘之外必有祫禘必在孟
夏祫必在孟秋是又誤於正義者於是引據記注不
足據之文愈誤愈遠楅衡設牛角以偪之也者地官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綌注鄭司農
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綌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杜
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抵觸人白牡周公牲也
騂剛魯公牲也明魯祭用牲有不同等公羊文十三
年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
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犧羣公
廉據此自係諸侯祖廟牲盛皆有等差何休作解詁
謂白牡爲不敢同文武騂犅爲從周制然則羣公不

毛何謂也然則周公盛魯公燾者又何謂也且周公魯公竝稱則不可謂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竝賜重祭禘及魯公明矣犧尊有沙飾也禮器犧尊疏布鼏疏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沙即娑也毛炰豚也正義引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爓去其毛而炮之胾肉也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牲肉帶骨曰殽純切肉曰胾說文胾云大臠也羹大羹鉶羹也者亨人祭祀供大羹鉶羹特牲注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釋文引鄭注鉶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也大羹則陳之於登正義引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故云大房半體之俎也萬舞二舞之總名邶簡兮傳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孝孫僖公也箋常守也徐六帖方盛為熾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維祺為臧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不侵削也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干戈無驚擾也總承魯邦是常為說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願公壽與剛陵等而為三也正義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禘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詞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

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故詞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千乘者明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是謂曰乘馬之法一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按前說甸出一乘四甸為縣四乘四縣為都十六乘後說成出一乘終十乘同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合漢志曰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

之主此據司馬法言之千乘之國一封之地為三百一十六里與孟子為方百里不合故何休公羊注則謂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云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箋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持矛者則有朱色之英故云朱英矛飾也持弓者則有綠色之繩縢約之故云綠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者鬯弓衣重弓猶二矛備折壞也公徒三萬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稱公車公徒者言非僖公不有此此由祭祀而言其兵戎皆國之大事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徐六帖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為頌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於會伯禽始封淮夷徐戎竝興故併及數國蘇詩傳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敢禦言其疆也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故曰壽而富嚴緝引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黴如鮐魚皮試用也言所用皆老成之人也眉壽無有害即無有後艱之意此皆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詞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泰山釋文作大山說文岱云大山也巖巖高大貌詹至魯之邦境所至也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故云所至也箋奄覆也龜山漢書郡國志泰山郡博有龜山水經汶水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即龜山北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南蒙山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論語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東蒙即蒙山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箋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范補傳願其有功如此季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鳧符繹亦又作嶧貊武伯又作貉

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也南
夷荊楚也若順也行下孟○承上章反覆以擴充土宇爲祝序所謂能復周公之宇也
鳧山也繹山也者王應麟曰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
縣東南三十八里繹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漢書地
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繹山在北按邾魯附庸國故繹
山在魯宇也邾後改爲鄒或作騶繹通作嶧水經泗
水篇注引詩保有鳧嶧繹山亦名鄒山水經注鄒山
卽繹山邾文公所遷是也與禹貢嶧陽爲葛嶧山者
不同按地志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
嶧陽其地在今徐州府邳州正義引書嶧陽以證繹
山者誤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也者各本淮夷下脫
蠻貊二字江漢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是
釋淮夷此釋蠻貊故蠻貊當重文也南夷荊楚者也
楚亦夷也居中國之南箋諾應詞也從僅革面諾則
革心若訓順魯侯
是順順魯侯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嘏古雅兒五兮
常許魯南鄙西鄙常許魯南鄙西鄙箋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
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
孟嘗君食邑于薛鄒意以常爲薛今兗州府滕縣東
南有薛城是魯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
管子小臣篇棠作常是否卽此常不可攷矣又箋許
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按許田在河南許州中隔陳
衞不可謂魯西鄙晏子雜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
門無澤是魯有許邑雖齊在魯東北而伐魯西鄙春
秋時事亦所應有惟僖公時常許未必俱失於齊爾
姚舜收曰眉壽三句是天以純嘏錫魯侯燕喜而下
則純嘏之錫魯侯身享之矣箋燕錫飲也令善也僖
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
羣臣燕則欲其保有邦國亦祝慶也兒齒猶眉壽也
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薨於文
公四年蘇詩傳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
臣庶以保有其國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願而其實未能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斷短度待
洛桷角舃昔奕亦曼萬
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舃大貌路寢
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奚斯所作有大夫公子奚斯
者作是廟也曼長也榱巴追○卒章承上龜蒙鳧繹而言山川材木之盛凡此路寢
新廟規模宏整皆僖公功德所由致也並不敘述僖
公作廟水經汶水注汶水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
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又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
父奉高博三縣界亦曰尤徠之山今泰安府東南後
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注通典漢汶陽故
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八尺曰尋字訓漢書律歷志

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
爲引尺者蒦也蒦與蠖音義同家語布指知寸布手
知尺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
倍尋謂之常桷榱皆椽也正義於是斬斷之於是量
度之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
乃用松爲桷有舃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
作閔公之新廟奕奕然皆言已然之事也路寢正寢
也者說苑修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
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
體君之寢也其二何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
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爲高也新廟閔
公廟也者明路寢新廟爲二事非謂新作廟穀梁傳
謂新宮爲禰宮是也據左傳逆祀言新鬼大故鬼小
則僖公時閔公得稱新廟矣路寢孔碩新廟奕奕皆
僖公時爲之頌其制度宏壯以見中興之盛故又舉
其前日作廟之人言之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
也其班固兩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後漢書曹
奚傳皆曰奚斯頌魯說者遂謂奚斯所作爲作頌不
知其說本韓詩爾段定本竟改傳中作是廟爲作是
詩云詩舊作廟誤矣斯所作句不上屬與節南山若

伯崧高烝民末章皆同拨節南山云家父作誦巷伯
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崧高烝民云吉甫作誦與此
奚斯所作不言作詩作誦者文法不同且奚斯所作
與新廟連文豈得謂之不上屬哉顏師古匡繆正俗
洪邁容齋隨筆竝以奚斯頌魯爲誤吳祕法言注曰
魯大夫奚斯作閟公之廟爲有據矣段說非是曼長
箋修也廣也言新廟之修廣國人無不以爲順者見
淮夷蠻貊率從於外萬民亦大順於內僖公能復周
公之宇
以此

卷二十九終

那故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商都亳五遷復亳後徙河北衛輝府淇縣

巴郡王劼讀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劼謹案孔子訂周詩而終商頌豈謂異姓爲後哉夫詩之至義在四始四始所重爲臣道風變雅頌既反覆於文王敬止之道屬之周召者以垂臣發有然矣使不徵諸興代何以見古今不易之理使不驗諸他人何以明彼我當然之義則正考甫所得於周大師商頌十二篇尚焉其在書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此言殷宗得臣以治而尤著於成湯中宗高宗也然伊陟臣扈巫咸雖云格乂甘盤亦云保乂尤莫著於伊尹之格于皇天故於祀三宗樂歌之聞更錄長發於大祴之及於阿衡者所以媲美周召即不啻升配文王矣學者可不勉哉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壞廢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那乃河○祀成湯也詩故以爲奏大濩以祭本序只此一句以下爲商頌序所由來與魯語閔馬父之言合則大師存之於周正考甫得之於宋事理甚明無可疑也後漢書曹褒傳注引薛君章句曰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三家之說喜新異者往往稱之王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攷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三家之說類不好據如此以那爲首者那祀成湯成湯爲商受命王其臣伊尹自任天下之重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故能專美有商俾成湯享配天之祀六百載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此有商之始

也故正考甫校商頌十二篇而首那孔子錄其合於詩教者存五篇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繹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猗於宜與余下同鞉桃衎苦旦假古雅於烏恪苦各

猗歎詞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所作也恪敬也夏戸雅縣懸衎樂洛倚於綺說悅○賦也猗歎詞歎美詞也那多釋詁文周禮戰功曰多此多湯之能以武功定天下作大濩鞉鼓樂之所成也者春宮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傷耳還自擊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爲奏鼓字作訓竝引夏周見右今更革箋申傳曰置讀曰植明置鼓非上置我之置上言陳置此植鼓即楹鼓禮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是楹與植同義說者誤以鞉鼓爲植不思鞉小鼓或可謂植而不可爲縣亦不可爲足故知置鼓爲四面建鼓繼鞉鼓而奏之其聲簡簡然大執競傳簡簡大也唐徵言引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鞉鼓鞉所以兆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按此則奏鼓簡簡時已先奏鞉可知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者明烈祖爲湯而有功烈也湯孫湯後世之孫猶俗孫子孫也假大釋詁文以下章嚴假無言例之則此

亦非言樂姚舜牧曰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首言湯孫奏假下篇亦云嚴假無言又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穆穆言無聲之可聞也觀下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爲奏假者從可知矣綏定也箋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徐常吉曰綏我思成固見祖考之來格亦見古人感格祖考之誠意非一段精神凝聚澄心定慮安得思而成之也鞉鼓承上置鞉奏鼓二事采芑傳淵淵鼓聲也管見有聲平訓正各本正下衍平字磬聲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者白虎通義禮樂篇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者也其氣清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也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正義禮設縣樂之位皆鐘鼓在庭琴瑟磬在堂張横渠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也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降殺也故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皆依堂上玉磬之聲也陳暘曰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周尚臭殷尚聲明通篇言聲不言祼獻之義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者正是贊歎成湯之樂言湯以功烈作樂崇德克盡其爲人子孫之道以爲後世子孫法也通志湯命伊尹作樂曰大濩修九部六律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所謂穆穆厥聲也大鐘曰庸庸即鏞鏞爲大鐘則鼓爲大鼓斁斁然盛言盛大也萬舞見邶簡兮奕奕然閑言嫺習之也嘉客助祭諸侯徐六帖亦不夷繹即一亦字內含得周頌先祖是聽在商文簡古乃爾先王稱之曰自古三句魯語閔馬父引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章注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亦謂有作爲有所作始此朝夕執事之敬也將行也先民既作此朝夕之敬則顧我烝嘗是湯孫之所行者敢不敬乎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中宗殷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中興故表顯之號

曰中宗正義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廟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中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按伊陟伊尹之子書序云作咸乂四篇又云伊陟作原命詩序烈祖祀中宗次那所以表伊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酤戸賚來代鬷子東假古雅下以假同軧祁支

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戒至也鬷假無言時靡有爭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以假以享假大也 重直龍○賦也范補傳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樸故言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上篇祀成湯則烈祖爲湯此祀中宗則烈祖爲中宗矣廟號雖宗質亦祖也秩訓常有常卽無疆烈文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傳文王錫之則此有秩斯祜申錫無疆者中宗錫之矣及爾斯所卽烈文篇所謂子孫保之下乃正言祀事饗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祼獻是求祚之事故言賚我思成王肅曰先祖賜我以思之所欲成也亦有和羹對既載清酤言踐獻時事和羹劑羮不言大羹以美和齊也戒至者和之至則平矣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京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先王之濟五味如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杜注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據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之則其君臣之和齊可見故後世作爲樂歌奉其祭祀以爲盛德之形容在此和矣鬷總古今字總大無言無爭也者明無言無爭卽總大惟事物能總其大成乃能無言無爭也禮記中庸篇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亦謂奏假爲總其敬信之大彼言德此言事物事物與德非兩端眉壽黃耇皆壽徵嘏詞也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見采芑篇作瑲瑲傳曰聲也此曰文德之有聲也者明諸侯之助祭者有文章德行清廟傳執文德之人也與此文德同段小饗又言假大也者以別於下文之來假訓至也玄鳥長發假字毛不釋者皆訓至此言諸侯助祭大享於先王卽於我先王徧受大福溥徧也祭義齊之而横乎四海王肅曰假至也祖考來至來饗嘉薦顧炎武曰來假來享唐石經作饗歆陽本義上以享謂諸侯助祭致享於神此來享謂神來至而歆饗也朱克升曰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於今降福無疆則今日之福及於後是亦湯孫之所行也前篇承執事有恪言敬此承鬷假無言言和和與敬相爲用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此序從來說者皆疑有誤高宗殷王武丁也本篇有武丁之文雖商人質不應祀其廟而名之饗欲改祀爲祫以爲祫祀於大祖之廟然亦豈可遂名之於祫乎故歷來無定論何楷欲據孔叢子謂爲高宗報上甲微親盡廟毀於大嘗而報祭焉然經文由生商卽言武湯中閒別無稱遞功烈之語焉知其爲上甲微哉若謂據宅殷土芒芒殷受命成空二語按之竹書殷侯子亥寶始遷殷上甲微爲子亥之子故知其宅殷也然竹書有云盤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冢日殷北冢卽北亳北亳與南亳對稱又有西亳北亳卽冢穀熟南亳偃師西亳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商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謂之景亳南亳在商邱東南四十五里湯都於此然則自契封今商州其後竹書所載相土遷商邱子亥遷殷孔甲復歸於商邱成湯遷於亳卽南亳與葛爲鄰以至盤庚五遷北冢曰殷皆此數十里之地譏非宅殷土芒芒者哉至殷受命咸宜之句則上甲微更有不得謂之受命者則謂高宗報上甲微實於

經文無當經於武王靡不勝之下接言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明謂武丁勝任武湯之業而以諸侯是承大祭故於前曰正域彼四方於後曰肇域彼四海皆爲告誠諸侯故卒勉之以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雖諸侯助祭常典或殷道衰微諸侯不至至武丁而來假祁祁如車攻之復會諸侯於東都此因助祭而形爲樂章訂經者錄以明得臣之美則序應曰玄鳥高宗以諸侯助祭也然以無攷據不敢更訂姑引其緒以俟知者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芒莫剛王于況又如字勝升乘繩證糦尺志假格祁巨移員圓何河可俗作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畿疆也景大員均何任也

鳦乙娀息忠禖梅契息列字又作禼長張丈任壬下同○賦也釋鳥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古以仲春之月玄鳥至祠高禖以弗無子見生民傳春分玄鳥降以下明契母生子爲天所命者以玄鳥至之月祠於高禖也故曰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正義玄鳥以春分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而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釋文娀契母之本國名郊禖即高禖殷土商國湯自商邱遷居於亳之

地正義引皇甫謐曰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即今拱州之寧陵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即今南京之穀熟北亳在蒙即今之考城古謂之蒙漢謂之薄非偃師也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也立政曰三亳阪尹是也謐說已確學者不必更謂湯由南亳又遷西亳矣寧陵今歸德府寧陵縣南亳北亳今商邱縣地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契始封商今陝西商州箋古帝天也逸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古始也萬物莫始於天則天可稱古古帝猶言昊天上帝古帝命武湯猶言帝謂文王武湯成湯正訓長君長也域有者段小學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正域言君而有之也方命承上四方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奄有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商書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九有九州也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

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注此蓋殷制邢疏此蓋殷制者以此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文異禹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則夏制也周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此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先后成湯武丁高宗也者明武丁爲祭主武丁孫子倒文言孫子武丁也商之先君成湯所受天命中衰而不危殆在於孫子武丁此孫子武丁於武湯之業無不勝任乃於以正域四方焉交龍爲旂覲禮侯氏載龍旂十乘元戎十乘天保泂酌傳皆云饎酒食也糦即饎大糦是承言武丁於武湯之王業無不勝任乃能以助祭諸侯是承祭祀商周祭祀必以諸侯助祭爲重者非諸侯無以致大平告成功也說文畿云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畿千里則以開方言之域邦域肇域猶言首善之區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鑾謂之四海乃殷之四海也殷自盤庚徙都殷亳三面距河故四海來假以河爲大均也殷受命咸宜言祁祁之來於殷受命者無不宜其家邦則能負何我殷之福祿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大禘也

蕪詩傳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穎濱之說本詩文而未知訂經錄長發正以大禘及功臣明商頌三宗得賢成政特舉一伊尹左右商王以見伊陟巫咸之於中宗傳說祖己之於高宗皆能俾厥后爲堯舜者所以孔子刪詩終以商頌五篇蓋謂此也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祏室晉裴樞曰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祏室之祖虞夏殷周皆如是也觀此則無禘及毀廟之說可知禘爲大祭亦爲大享以羣廟之主及配享功臣合食於大祖之廟故曰大享使不及存廟則伊尹在成湯不遷廟中何得與於長發此卽禘祫一祭之證何休楊循不知禘祫一祭何注公羊祫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楊辨之謂禘烝則功臣皆祭卽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按司勳之大烝大卽大享烝卽時享猶言禘嘗爾信齋解作禘烝誤矣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亦以大享爲大禘以烝嘗爲國時之祭秦蕙田乃謂孔傳不指禘祫亦誤矣然則禘卽是祫禘祫及於功臣確證無過於此長發之詩然不信經而信注徒知記注以爲攷據者不足語此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峻幅方目隕圓娀夙忠

濬濬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隕均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帝立子生商契生商也

賦也首章敘述有商之初知人則哲惟堯其難故統稱商之先后不曰聖而曰哲也長遠也言發祥之遠與禹之敷土同時堯典湯湯洪水方割禹貢禹敷土夏本紀作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索隱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故云方也諸夏爲外爲外大國作訓是疆諸夏水土既平乃可疆理隕均者均讀爲韻通運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既長言既遠也有娀契母也者明契母之本國也箋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正義言及之者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篇之言摯華也淮南子地形篇有娀在不周之北帝帝嚳也帝立子生商言帝嚳立有娀氏之女子爲妃而生契契封於商是生契卽生商故傳以契生商也明之括地志商州東北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撥本末相息亮截才結

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

二章由契生商因舉相土以該言商之先后歐陽本義玄濮微之義毛奇齡寫官記玄濬哲也猶書稱玄德玄王契也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亦以契爲玄王高注淮南賈注國語並同漢書禮樂志以契與玄王爲二白虎通義瑞贊篇以玄王爲湯皆非也箋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遂猶徧也發行也虞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所謂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是相土爲契孫也地理通釋契始封商在禹貢大華之陽上雒商是也昭明居砥石相土徙商邱故附唐氏之火正閼伯氏之所居也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生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振而辰爲商星常武傳截治也此箋截整齊也義相申成謂治而整齊截然也言海外者大之之言其威烈之遠正義引王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大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躋子兮假古雅祇許時

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也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

圍九州也

三章言至湯而克享天心以登進賢才爲疾也帝命猶言天命不違不敢違背之也夋降下湯之下士尊賢甚疾晉語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爲夋所本與傳意正合躋訓升明有聖德者有敬止者日以登進皆由于降禮不遲有然三代以下聖爲君道三代以上哲爲君道聖爲臣道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栁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殷本紀夢得聖人名曰說之亦聖敬之日躋者昭明假大聖敬之臣日以躋則明哲之君日以大遲遲舒長之意言遲之又久也上帝是祇顧俊以尊上帝之謂降禮不遲進賢以大可以式法於天下矣九圍九州正義分天下爲九處規圍然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求綴陟劣反張衛何河可絿求遒子由

球玉綴表旒章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此章合下章皆承上章帝命式于九圍而言湯之受命球玉玉瑞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此言球下言共互文以圭玉之法制言大小之侯國傳訓球爲玉訓共爲法亦互訓也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猶上受小國是逹受大國是逹爾小國大國法制各有不同湯能兼受而執中之故足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也周禮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而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呂氏春秋愼小篇注表柱也舞列之表則日綴旒正字作游說文游云旌旗之流也凡大常十有二游旂九游旗七游旗六游旒四游皆以表章貴賤也此綴訓表旒訓章明以喻湯爲下國立表則也何任也其克負何天之休命者以其和也和則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左氏成二年傳引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春秋繁露補天篇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禮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佈政優優非中和之謂歟故能以

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共恭駿峻厖莫邦龍如字戁如版竦小勇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戁恐竦懼也

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注共法也與傳合王肅曰言天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何任天之和道也上綏旒言正德之事此駿厖言厚生之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故云何天之和龍和酌同荀子榮辱篇先王案爲之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柾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又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柾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一言其物一言其事義則同也敷奏其勇殷本紀湯曰吾甚武卽本此震動有張皇繹騷意似屬大過戁竦有協

懼畏葸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事雖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坦然無牽無礙不疑不沮行所無事而成功可告矣總猶聚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旆蒲具鉞越櫱五葛韋圍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苞本櫱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

此承上二章湯之受命言伐夏也殷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虔固言兵志固也如火烈烈就旆鉞言之曷害雙聲曷覃傳害何也何卽曷之假借害爲何之轉注此莫我敢曷猶云莫我敢何也淮南子覽冥訓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亦莫我敢何之謂苞本喻夏桀櫱餘喻韋顧昆吾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所謂三櫱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言三櫱不得肆則九州可截然治矣故旣伐韋顧則昆吾夏桀同之蹇華

豕韋彭姓也按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陶唐氏有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喜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此夏之豕韋爲劉累也其彭姓豕韋乃鄭語史伯曰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則非湯所伐者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廢韋城又箋顧昆吾皆已姓鄭語昆吾爲夏伯矣已姓昆吾蘇顧溫董韋注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又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昆吾國卽衛帝邱夏道既衰昆吾作伯今直隸大明府開州是其地又昭十二年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注昆吾會居許地應在湯伐之先殷本紀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妭之墟桀犇於鳴條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漢書地理志注引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値之則桀又都洛陽也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伐之遷桀南巢氏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中如字又張仲左佐

葉世也業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葉訓世中世湯以前也嚴緝引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所謂震且業也正義至於成湯乃有聖德信也上天子而愛之降予卿士箋下予之卿士與生賢佐也阿衡伊尹也者明大禘之禮卿士與於祖宗之列如伊尹者皆是也周書君奭篇注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衛阿衡保衡皆公官正義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篇內既稱契爲玄王湯爲武王此又云商王者言阿衡之與於大禘以其佐助我商之王業也惟凡佐助商之王業者無不得與於大禘特舉伊尹例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傅說諸賢而言商王以賅商臣爾箋謂商王湯也是不知大禘之祭始於湯所自出之帝而及於商所佐助之臣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豈獨湯之於伊尹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 玄鳥箋高宗商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中興

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正義殷武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修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荊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殷本紀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又祖己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中興然則殷道中興有殷武高宗之祀者惟傅說祖己之臣致君之效爲然然高宗踐位甘盤爲相則甘盤亦中興良佐也蔡沈說命傳曰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成湯學於伊尹說命高宗以學此有商一代之家法也然則高宗之中興惟傅說之臣是賴故孔子刪詩終商頌必於長發大禘伊尹之後卒殷武以表傅說自後商之臣道以衰則刪詩亦止於此矣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他達罙式針裒蒲侯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

罙裒聚也 賦也首章言伐楚撻疾意卽言奮伐姚舜牧曰武丁嘗恭默思道而今以撻伐爲威正其仁厚中之神武殷武殷王武丁也者明盤庚以後改號殷故武丁稱殷王荊楚荊州之楚國也者明荊爲州名穀梁莊十年傳荊者楚也聖人立必後王天子弱必先叛前編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論曰獨敍殷武伐荊楚之功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徐常吉曰荊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罙深古今字或作衆者誤深入聚殲謂楚人失其所恃無所逃遁漢書嚴助傳高宗伐楚獨能裒荊之旅可謂神於用兵矣有截其所言荊楚治也湯孫武丁高宗武功本於成湯故以湯孫言之下章因言昔有成湯也徐六帖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非得

已上承祖宗下至後裔不似後世好大黷武用兵四夷者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氐都題

鄉所也承上湯孫之緒言成湯之業維女荊楚與自彼氐羌對文言南則荊楚西有氐羌無不來服謂成湯時逸周書汲冢周書皆謂氐羌一種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郡有羌道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湔氐道汶西南夷傳夜郎滇邛都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則分明氐羌二種氐居古雍州西南羌居雍州西北國語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終王先王之制也享獻也終王者一世而一見於王亦曰世見桓寬鹽鐵論來享來王非畏其威懷其德也曰商是常嚴緝謂此禮是商之常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適直革解懈

辟君適過也承上來享來王之常言諸侯遂職也多辟猶言羣侯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則多辟受封於天子即爲天之所命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禹之績也歲事朝貢之事綏來辟猶來王也適過是責之也北門傳謫責也此以適爲謫之假借季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不懈慢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故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僭子念

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承勿予禍適言湯之是非明賞罰正而能命於下國也天命降監言欲知天命當下視於民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下民有嚴民嚴可畏左氏襄二十六年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按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此極而言之爾果利淫必失善矣是故善爲國者不可不明是非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承封建厥福以爲頌禱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也白虎通義京師篇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此商邑京師者以周名釋商名也翼翼敬也言爲人所尊敬極中也四方之所取則赫顯也重言之曰赫赫濯大也重言之曰濯濯聲聲聞也靈威靈也保安也漢書匡衡傳言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匡淚於詩者故能言成湯建至治保子孫由於賢者在位能者布職然成湯之業以伊尹格于皇天而殷武之緒以甘盤傳說致殷禮陟配天是成湯爲能保其子孫殷武爲能承其先祖故歌殷武祀高宗中間盡言成湯明得臣之治祖孫同慶訂經者借以傷周武之於周召其保我後生有不若成湯之於伊尹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挻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斲陟角挻丑連俗本作梴者誤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挻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卒章承以保我後生言高宗考室之事所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景山景亳之山高宗都景亳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諸侯之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今歸德府府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睢州皇矣篇

松栢斯兌傳兌易直也古兌音如脫脫九一聲之轉
故九九亦爲易直言其容易而條直也徐常吉曰斷
是斷於景山之上遷是遷於造作之所方是正以繩
墨斲是斲以斧斤虔敬者言斷遷方斲景山之松栢
所以作寢故將事無不敬也挺長貌段小箋引老子
音義曰挺字林云長也毛詩本作挺說文木部梴字
恐後人羼入閟宮傳桷榱也堂高數仞則榱題數尺
故云長也旅陳釋詁文閑法也有法則也寢路寢也
者閟宮傳路寢正寢也天子諸侯路門內爲路寢亦
曰大寢天子諸侯之所居也天子之制爲月令明堂
諸侯之制爲左右路寢桓譚新論商人謂路寢爲重
屋攷工記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是也孔子三朝記少
間篇成湯受天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
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教通
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按氐羌來服成湯旣崩
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創位開先祖之府
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悅遠
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楝明堂大道錄祖府卽
明堂天府記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成路寢正是
一事寢成孔安與斯干篇乃安斯寢不同彼爲考室

之雅美其及身而安故曰乃安斯寢此爲
祀廟之頌祝其百世安之故曰寢成孔安

毛詩讀卷三十終

跋

詩亾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毛公傳詩乃述子
夏義明臣道者后非賢不乂世運盛衰莫不待賢才以
事天子後學不善讀序傳反據譌傳指爲衞宏作毛詩
序以輕毛義淺可惜哉蓋詩與春秋相終始者有周治
亂之迹所繫方其盛也文王以小心敬止遐不作人由
是推關雎之德化由漢廣汝墳被於召南凡商之叛國
無不臨鵲巢之諸侯草蟲之大夫以朝聘乎周文王率
以事紂孔子稱爲至德雖其後廱雝作頌不無旣醉太
平鳧鷖守成之事然牧野甲子前一日猶是以服事殷
卽雒邑成於七年亦不外作人之事於殷也所以立千
秋臣道之極垂一代詩教之匡焉及其衰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自邶國以下無不皆然雖衞鄭武公暨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賢逞其才稽亦足欺世盜名於一時然
實與尹氏太師皇父卿士同一誤國而病民者也孔子
錄之以與二南周召二雅文王比論治道升降臣道隆
汚爲後世與人家國者著明古誼之是非正學之得失
以定功罪爲勸懲故春秋褒貶不得不繼美刺而作然
則四詩非王迹之未熄者乎巴郡王先生劼俯仰古今
發明此旨初箸毛詩述義未鐫失去歸田後因詳受蕺

二南底藁復輯毛詩讀三十卷較前書尤廣大益盡精微大意詩以寓言垂臣敎其詁后爲王妃爲匹則據爾雅其訓四始爲風變雅頌各有原起則據關雎序以及變詩之雖美亦刺二雅之文王爲臣周頌冠淸廟之三尊文王之不王也以歸美四始於周公則訂魯頌以推觀臣道於卿士阿衡則訂商頌用結四詩是誠發前人所未發至以和摯有別爲王臣之德以均平如一爲諸侯之德切切實實指示後賢本身出治之事足該周官一部精義道州何紹基視四川學稱爲二千年所未有然皆本序傳略不涉於臆說讀先生書始知孔子訂經

子夏序詩毛公作故訓傳皆責備賢才用世有本有志勿僞勿欺以維持世運非如作詩話存其人存其事存其句也善學者推詩外之意窮經中之旨庶幾四始六義備於身而致其用有以辨是非證得失勉周召以復三代之治不亦懿歟竊聞毛公爲卜子夏數傳弟子師承授受至漢河間獻王時毛萇始得立爲博士旋被鄭箋亂以雜說故其書雖存而其學未著先生於此矻矻盡平生今年已七十務於闢除障翳闡繹微言俾聖門傳授經術二千年復明隱然與春秋爲表裏學者謂爲毛公復生𡧍有以夫受業長白桂祥謹跋

〔明〕閔遠慶撰

左傳集要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左傳集要小敘

吳興閔遠慶

胡氏傳斷國是者也左氏傳又斷國是者之案也二氏相距千有餘載而互相為闡若經與緯業春秋者於胡氏單詞片語靡不口誦而心惟之奚獨左氏全書刪其繁而集其要也是有說已昔吾夫子之筆削不盡二百四十年之

江西省曾丸程刊

行事文定之宗旨不盡夫子之筆削左氏之紀載又未盡胡文定之宗旨今

國家以文取士以文為羔雁將欲為經案為緯以摹擬夫子之微義於萬一則左氏之不必盡全書亦猶胡氏之不必盡春秋也濡嚅玩索若對羹墻壁諸一臠之割有餘味焉故曰集要若謂妄逞胸臆

嚴而揚之淘而汰之即置百
喙奚辭於斧質哉
旹
萬曆癸卯冬長至日

凡例八條

一纂輯左氏者無慮數十家或專取詞華或採拾事實
或单摘句字見人人殊然均非業是經者之要領也
且成襄以後事漸繁而詞亦頗腴經生家帖編屢絕
記憶爲艱茲以集要名集其便于舉業者若呂相絕
秦書子大叔論威儀之類俱不錄
一左氏編年爲體其叙事類若貫珠初學未便觀閱茲
竊昉綱目之義撮經文於上仍空餘一字下係以本
傳庶一展卷便了然矣
一傳有事不經見而經義所必資者如晉文出亡復國

子產相鄭晏嬰相齊各不下數條按大全四傳俱有
附錄字樣茲各擡一頭別之以○其有一事而另發
一頭緒者即附○于本傳之下不再擡
一叙事先後率以經文爲據如晉殺申生本傳在僖四
年經從告在五年今仍之其他多有傳在先經在後
者悉從經不從傳又有二事相連錯綜互紀如蔡殺
公子燮陳黃奔楚之類各纂歸一傳先後非所拘也
一左氏原文有本傳在明年起本在前年如宋督弑與
夷宋萬殺捷歸父會宋之類俱移歸明年以便觀閱
若年月稍遠或間以他傳者仍照附錄之例另擡一

頭別之以○
一傳稱集要亦簡矣就一傳之中似不宜更爲删削若
乃占夢占爻動數十言引詩引書未合本旨其月某
日無甚關係者稍爲删之然不敢擅更一字以蹈妄
作之罪其有一事而重見如周班後鄭之類止錄其
一不複紀
一聖筆絶於獲麟此後無事可紀矣茲終於哀十六年
夫子卒尊夫子也又傳中句繹要盟季路夫子請討
陳恒季路死衛孔悝諸事皆大義所係不可不備故
併錄之

一向來好事者凡經傳稍有關涉便扭捏爲題如知禮
知樂思數等項猶屬明顯如祁奚舉羊舌赤爲更相
汲引魏絳戮揚干爲過則歸己事雖有據因無明傳
假代以雞澤諸如此類均爲牽強悉叅訂之至以絳
縣老人爲賢者退處華門晉假羽旄爲士庶有求利
家一出城杞一出召陵侵穿鑿附會莫此爲甚今併
其傳不錄恐爲經生悞耳

凡例畢

左傳集要卷之一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
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盟蔑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
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
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
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
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

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
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
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
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
[按]有出克段以潁叔爲純孝衛立晉以石碏爲忠臣者題面雖好然無據
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
于宿始通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二年會戎于潛　修惠公之好也
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
盟于唐　復修戎好也

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
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
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
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
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
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
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
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
月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齊鄭盟石門　尋盧之盟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

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而自立

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

宋陳蔡衛伐鄭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翬會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衛殺州吁衛人立晉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

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

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

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
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
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隷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
稱疾不從
按此是隱公善善不能用與鄭棄其師惡惡不能去可作對又十句侵齊傳以觀魚爲君不尸小事
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考宮獻六羽　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邾鄭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
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
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
使者對曰未及國公怒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
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
也
公子彄卒　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一等
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三年會齊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慨慨至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也
七年齊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公伐邾　爲宋討也
凡伯聘戎伐凡伯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
弗賓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衛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
鄭宛來歸祊庚寅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
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
泰山也
盟瓦屋　以釋東門之役
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　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命氏曰陳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

氏
九年會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
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會中丘　盟于鄧爲師期
翬會伐宋敗宋于菅取郜防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
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
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
宋衛入鄭伐戴伐取之　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

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齊鄭入郕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齊人鄭人入郕
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滕薛朝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
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
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及齊鄭入許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秋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
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

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
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
公而討寪氏

左傳集要卷之一終

左傳集要卷之二

桓公

元年會垂假許　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及鄭盟于越　結祊成也

二年宋督弒與夷及孔父會稷取郜鼎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

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取郜鼎納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蔡鄭會于鄧　始懼楚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三年會齊于嬴　成昏于齊也

會杞于郕　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五年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衛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州公如曹　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會紀于成　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

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九年曹射姑來朝　賓之以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來戰于郎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十一年鄭寤生卒宋執祭仲突歸忽奔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昭公奔衛厲公立

十二年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公會宋盟穀丘會于虛于龜盟武父伐宋戰宋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

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　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

十五年突奔蔡忽歸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

許叔入會于艾　謀定許也

突入櫟會袲伐鄭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冬城向　書時也

衛朔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按傳以衛人不納黎侯不救王臣爲亡國之由及觀宣公烝夷姜又取其所生急子之妻淫亂至此不亡何待得免其身幸矣

十七年會齊紀盟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及儀父盟趡　尋蔑之盟也

及齊戰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按長勺傳出題以此爲疆場之備似屬牽强

十八年會齊于濼姜氏如齊　公薨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左傳集要卷之二終

左傳集要卷之三

莊公

三年紀季以酅入齊　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此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不能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 違辟也

五年五國伐衛　納惠公也

六年突救衛衛朔入　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齊無知弒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見公之足于戶下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伐齊納糾小白入戰乾時敗績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齊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按 殺洩冶傳出題以小白奔為管召生死當引又鮑叔薦管仲是必相汲引

十年敗齊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齊宋次郎敗乘丘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荊敗蔡以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九月敗蔡于莘以獻舞歸

齊滅譚譚奔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一年公敗宋于鄑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按魯宋有隙宋大水魯弔之是怒不廢禮

十二年宋萬弑捷及仇牧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

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皆醢之

十三年會于北杏　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公會齊侯盟柯　始及齊平也

十四年齊陳曹伐宋單伯會伐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

荊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繩譽也）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會于鄄　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會于鄄　齊始霸也

伐郳鄭侵宋　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宋齊衛伐鄭　宋故也（鄭侵宋故）

同盟于幽　鄭成也

十七年齊執鄭詹　鄭不朝也

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十九年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二十二年陳殺公子禦寇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皆禦寇之黨）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

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二十四年刻桓宮桷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齊伐衛　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按齊人伐衛是以王命與師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荆伐鄭會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入自純門及逵市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　書時也

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遇魯齊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二年遇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聞虢請命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虢公使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公薨于路寢子般卒慶父如齊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

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

左傳集要卷之三終

左傳集要卷之四

閔公

元年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按　仲孫稱魯秉周禮可作知禮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

君祚大子其無晉乎
二年秋公薨夫人孫邾慶父奔莒　初公傅奪卜齮田
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
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
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
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
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
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

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命之
狄入衛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
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
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

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弃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按　鄭使高克是惡惡不能去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大
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辛伯周大夫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左傳集要卷之四終

左傳集要卷之五

僖公

元年次聶北救邢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

會檉　盟于犖謀救鄭也

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友敗莒于酈獲莒拏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二年虞晉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按殺洩冶傳出滅下陽爲宮之奇百里奚諸黙當可又會庛傳言晉師不言里克

及江黃盟貫　服江黃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楚人伐鄭　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會陽穀　謀伐楚也
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
涖盟
楚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按孔叔稱齊方勤我作思

四年侵蔡蔡潰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
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伐楚次陘　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盟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
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
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
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
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執轅濤塗伐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
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
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
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
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為明年殺申生傳

五年晉殺世子申生傳在四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會首止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盟首止鄭逃歸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滅弦弦奔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〇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六年〇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

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
伐鄭圍新城楚圍許遂救許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
之盟也圍新密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七年齊伐鄭鄭殺申侯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
來矣姑少待我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
塗之譖也
盟于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
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
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
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
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
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
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
八年會王人盟洮　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九年會宰周公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

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按齊桓公下拜作知禮又晉侯來會是西柳秦晉

晉里克殺奚齊　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年晉里克弒卓及荀息傳在九年

晉殺里克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

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

楚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楚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十三年會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盟于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齊曹伐厲　以救徐也

晉秦戰韓獲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必獲晉君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

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乃許晉平

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楚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按 晉饑秦又餼粟若出戰韓可作怨不弃義

十六年會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按淮之會許以男先邢侯是以向背為升降

十七年齊徐伐英氏　以報婁林之役也

滅項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齊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　齊人殺無虧

戰甗齊敗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邢狄伐衛　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邾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衛人伐邢　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按有以伐邢為為民事出者似穿鑿

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齊狄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
伐隨取成而還
○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 為明年盟鹿上傳
二十一年盟鹿上會盂執宋伐宋　宋人為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
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
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
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
懲君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言
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
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公伐邾　取須句反其君焉
宋衛許滕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戰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
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戰泓宋敗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
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
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
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
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
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鼓儳未整陳

二十三年齊伐宋圍緡　以其不與盟于齊也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
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
稱疾不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
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
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二十乘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
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
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
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
之三也（狐偃趙衰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
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
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
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
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
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
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
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
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
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

卻公子入于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

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
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
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
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
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
狄師攻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
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

告難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 為明年滅邢傳
二十五年衛燬滅邢　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正月滅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
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
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
南陽○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

會衛莒盟于洮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
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齊侵西鄙　討是二盟也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齊人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
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
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按 展禽犒師是文告之詞

遂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按 臧文仲爲介止書襄仲是使舉上客

楚滅夔以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七年杞子來朝　用夷禮公卑杞杞不共也

遂入杞　責無禮也

楚陳蔡鄭許圍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

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覇文之教也

按 趙衰爲卿是成季之勳欒枝將下軍是欒氏世勳俱出圍宋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

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買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公子叢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入曹執曹畀宋　晉侯圍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
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讒慝指蔿賈）王怒少
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晉楚戰城濮楚敗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不許楚言
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
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次于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
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

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按欒枝曳柴僞遁是欒氏世勳

盟于踐土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按晉文獻捷于周以是然楚非四夷也又城杞傳文公尊獎王室

楚殺得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衛侯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衛鄭復歸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出奔晉

會溫天王狩河陽　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執衛侯歸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圍許曹襄歸會圍許　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遂會諸侯于許
二十九年會子虎盟翟泉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三十年狄侵齊　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
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衛殺元咺子瑕衛鄭歸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
醫使薄其酖不死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
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晉秦圍鄭　以其無禮于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
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
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
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
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
也亦去之

按圍鄭燭之武可作文告之詞
三十一年取濟西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舘
重舘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
也從之分曹地自曹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狄圍衛衛遷帝丘　卜曰三百年
三十二年衛侵狄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
焉秋衛人及狄盟
晉重耳卒　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
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
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秦入滑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

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按 弦高犒師鄭有備作彊埸守禦之備

齊國歸父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按 國父聘可作知禮

晉敗秦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按 晉襄墨衰絰而即戎作君行爲顯親然本傳既以墨衰爲狄道似覺悖

伐邾取訾婁　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

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按 胥臣若郤缺是更相汲引郤缺郤芮之子晉文用之不以父故廢又賦卿傳以啟其爲敵加於己

晉陳鄭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左傳集要卷之五終

左傳集要卷之六

文公

元年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豐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按 晉侯朝王而後伐衛是以王事出然志在伐衛非尊朝王也又城杞傳作尊奬王室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衛孔達帥師伐晉

敖會晉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楚商臣弒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公孫敖如齊　始聘焉禮也

○殽之役晉人旣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戰彭衙秦敗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

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按彭衙之戰趙衰佐中軍作成季之勳

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盟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按晉司空士縠是專命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四國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三年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按子桑舉孟明可作更相汲引

處父伐楚救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

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按晉以江故告于周可謂以王命興師皆無成功耳

公如晉及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按莊叔相公荅賦可稱知禮

四年楚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甯俞聘　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按甯俞不荅湛露彤弓之賦稱知禮

五年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晉殺處父傳

六年○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春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始爲國政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行父如晉　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晉侯驩卒　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晉殺處父射姑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七年宋成公卒　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晉秦戰令狐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按]此役趙盾將中軍作宣孟之忠然傳以置君不慎罪盾似相悖

狄侵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會諸侯晉大夫盟扈　晉侯立故也

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

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
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〇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
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
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
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晉侯使
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遂盟衡雍盟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
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敖如京奔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宋殺司馬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
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九年晉殺先都士穀及箕鄭父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
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
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
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
都梁益耳箕鄭父士穀蒯得

楚伐鄭遂會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
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〇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楚公子朱自東夷伐
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楚椒來聘　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
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年秦伐晉　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及蘇子盟女栗　頃王立故也

楚蔡次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
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
十一年楚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
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
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
宣伯

按侯叔夏爲副止書得臣是將稱元帥
十二年秦術聘　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
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
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
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晉秦戰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

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
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
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
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
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

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按趙盾將中軍宣孟之忠欒盾將下軍欒氏世勲
城諸及鄆　書時也
十三年如晉衛會公于沓及盟還鄭會公于棐　公如
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
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
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
拜
十四年齊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同盟于新城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
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納捷菑弗克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
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

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宋子哀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單伯如齊執單伯子叔姬　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

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宋華孫來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齊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晉郤缺伐蔡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侵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

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齊侵西鄙伐曹入郛　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殺商人傳

十六年楚秦巴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

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

品分爲二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
盟遂滅庸
宋弑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
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夫人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十七年四國伐宋　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
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 曰寡君即位
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 蕆勑也 十五年五月陳侯
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
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

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
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
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
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
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
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
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十八年公薨齊弑商人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
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
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
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乃謀弑懿公
納諸竹中齊人立公子元
遂得臣如齊子卒夫人歸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庶其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集要卷之六終

左傳集要卷之七

宣公

元年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

晉放胥甲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會于平州　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　拜成也

齊取濟西田　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楚鄭侵陳宋盾救陳棐林伐鄭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趙穿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宋伐鄭　以報北林之役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宋鄭戰大棘宋敗獲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四國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趙盾弑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
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
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
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
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
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
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三年楚伐陸渾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楚人侵鄭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
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
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
武氏之亂也
四年鄭歸生弑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
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
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
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夏弑靈公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
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越爲司
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
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

臧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
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弃諸夢
中虎乳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
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所
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至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楚人伐鄭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晉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傳所稱厲之役也
七年衛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會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
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
不與盟以賂免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
獲秦諜殺諸絳市
楚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
滑汭盟吳越而還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仲孫蔑如京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
爲有禮厚賄之
會于扈林父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伐鄭郤缺救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
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
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
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如齊至　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陳徵舒弒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宋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四國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十一年楚陳鄭盟辰陵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
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
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晉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楚殺徵舒入陳納寧行父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
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
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
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二年楚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
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
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
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
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晉楚戰邲晉敗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
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覇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覇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韓獻
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
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

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
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
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敢弃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
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
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
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
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楚子為乘廣三十
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
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遂
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
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〇秋晉師歸桓子請死
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
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晉侯使復其位

按士貞子救荀林父是君子更相汲引

楚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盟淸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淸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晉殺先縠　赤狄伐晉及淸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淸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十四年衛殺孔達　淸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按孔達謂罪我之由是過引歸己

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歸父會齊于穀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歸父奔齊傳

十五年歸父會楚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
之彊能違天乎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
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
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
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按 解揚卒致君命出楚子圍宋或宋楚平是於死不貴
倖而免
宋及楚平　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
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
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
按 華元奔傳以宋楚平爲華元大勳士匄侵齊傳臣不
專大名子反專平宋非也

晉滅潞氏以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
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
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
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
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
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
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
待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滅潞氏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按 會死傳出滅潞是不言林父而言晉師

秦人伐晉　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
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
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
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按 魏顆不殉父妾是不違禮以爲孝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天奪之魄矣（爲八年殺同括傳）
按（趙同獻俘是有四夷之功而獻于王）
十六年滅甲氏留吁　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
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按（士會獻俘亦是有四夷之功而獻于王其請于王以士會爲大傅則終春秋所未有也）
十七年盟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
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
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

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
楚辭齊人
○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
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
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
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十八年晉衛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
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
歸父如晉還自晉奔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
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
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
遂奔齊

左傳集要卷之七終

左傳集要卷之八

成公

元年作丘甲盟赤棘　為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晉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是

按　臧叔此令可謂有守禦之備出赤棘或伐北鄙俱可

王師敗績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

二年齊伐北鄙　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戰新築衛敗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戰鞌齊敗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按　欒書將下軍是欒氏世勳

齊國佐如師盟袁婁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按國佐之對可謂有文告之詞而未有以此命題者

宋鮑卒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

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

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爲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爕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按　郤克稱君之訓也是善則稱君郤克士爕欒書俱不居其功可謂能讓

楚侵衛會楚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弃逋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盟于蜀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按　此非四夷之功而獻于王王弗見是也復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且曰勿籍何畏晉之甚耶

三年五國伐鄭　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

楚獻捷

按鄭之捷捷於晉非捷於夷其獻楚是以王室尊楚也兩失之矣

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〇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僑如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荀庚衛良夫來聘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

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四年宋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鄭伯伐許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

五年〇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春原屛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爲八年殺同括傳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盟蟲牢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鄭
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六年嬰齊如晉　命伐宋
蔑僑如侵宋　晉命也
楚嬰齊伐鄭　鄭從晉故也
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
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
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

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
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
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吳伐郯　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亡無日矣
楚嬰齊伐鄭救鄭盟馬陵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
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
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
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
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
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韓穿言汶陽歸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
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
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
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
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
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
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宋華元聘　聘共姬也
晉殺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
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
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莒潰傳）
晉士燮聘會伐郯　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也公賂之
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同盟于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
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
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
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
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晉執鄭伯欒書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
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
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
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
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
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
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
南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

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
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爲晉楚結成張本
楚嬰齊伐莒莒潰入鄆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
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
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
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
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衛弟黑背侵鄭　晉命也
公如晉　晉侯獳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
在魯人辱之
十一年公至自晉　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
受盟而後使歸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
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
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
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
河西秦伯歸而背晉爲十三年會伐秦傳
十二年周公楚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
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
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會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
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

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三年晉郤錡乞師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
何爲爲十七年殺三郤傳
公如京師會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絕秦書不錄　秦桓公既

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按此役欒書將中軍欒鍼爲右亦是欒氏世勳

曹宣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四年衛侯臧卒、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十五年同盟于戚　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華元奔晉自晉歸　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

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

叔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
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
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會于鍾離　始通吳也
十六年欒黶乞師鄢陵敗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
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聞楚

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
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匃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
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
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楚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伯
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

南國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國䠞王傷不敗何待公從
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
鍼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
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
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

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
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乃止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驕

楚殺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按欒書將中軍欒鍼爲右掀厲公出於淖是欒氏世勳
會沙隨不見公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將行鄢陵之役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
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

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
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中軍
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晉侯不見公
會尹子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
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執行父僑如奔盟邑刺偃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

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按范文子稱行父及子叔嬰齊俱足與相汲引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按　有以鄢陵作獻四夷之功者楚雖夷非四夷也欠妥

十七年會尹子諸侯伐鄭　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盟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會單子諸侯伐鄭　十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晉殺三郤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
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
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
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
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
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
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

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
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
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
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
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
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
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使辭於二子曰

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
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
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
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
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十八年晉弒州蒲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
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

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二月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
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
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
言所以復霸也

按欒書晉上卿也厲雖不君可推刃乎異日晉鋤欒氏傳謂薄於世臣夫以書之大逆得免其身幸矣晉何

負於欒氏哉然悼公曾無不討厲公之賊何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楚鄭伐宋魚石入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晉士匄來聘　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楚鄭侵宋　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盟虛打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左傳集要卷之八終

左傳集要卷之九

襄公

元年圍宋彭城　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晉韓厥伐鄭次鄫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
壬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二年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會戚城虎牢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

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楚與齊伐吳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盟長樗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

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按知武子辭魯君之稽首可作知禮然知武子知禮則孟獻子失禮矣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按祁奚舉羊舌赤代其父是更相汲引晉國奚之言用其子午是不以世故疑然無明傳若出雞澤屬牽强

盟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袁僑如會及盟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辭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

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
民矣反役使佐新軍
按 魏絳以君師不武執事不敬自罪是過則歸己無明傳出雞澤牽强
四年叔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
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
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按 叔豹不拜肆夏文王而拜鹿鳴作知樂
公如晉　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
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
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時悼公好田絳以后羿規 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
田以時
五年豹鄫世子如晉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會善道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
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楚殺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
乃殺之
會戚　會吳且命戍陳也
戍陳救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
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
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行父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七年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
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
費
會于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髡頑如會卒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
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
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

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
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陳侯逃歸
八年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侵蔡獲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師旅之命
季宿會諸大夫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按中國不相遺俘晉雖盟主非王也況蔡之捷非四夷乎
楚貞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
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
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
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
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
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
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
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
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
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
知困窮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
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士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

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按　范宣子受彤弓之賦作知禮
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大夫不失守士競
於教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
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
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
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
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伐鄭盟戲　諸侯伐鄭門于鄟門師于氾令於諸侯曰
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
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
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
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
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乃盟而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
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
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
楚子伐鄭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
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
之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晉侯歸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
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會于柤　會吳子壽夢也
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
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
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公會諸侯伐鄭之一　二駕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於滕師于牛首
按　齊光以先至長滕是以至之先後易序

盜殺鄭三卿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
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
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戍虎牢　貞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
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十一年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子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

鄭舍之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師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諸侯伐鄭之二（三駕）　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按　齊世子光以先至位莒邾之上是以至之先後爲序

盟亳北　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按　城杞傳以亳北爲尊奬王室

楚鄭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諸侯伐鄭之三（三駕）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

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按魏絳稱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是善則稱君又以居安思危箴悼公可謂知樂之情

十二年莒伐東鄙圍邰救入鄆　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三年取邿　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城防　書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十四年宿老會向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豹會伐秦　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

厲請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侯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

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以相輔佐也善
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史爲書瞽爲
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
工獻藝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季宿會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
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十五年齊侯圍成　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十六年會溴梁大夫盟　晉平公即位會于溴梁與諸
侯宴于温使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
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蠆
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
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
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
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齊伐北鄙圍桃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十八年同圍齊　中行獻子將伐齊齊經河以朱絲係玉
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
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
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

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
齊齊侯禦諸平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
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
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
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
聲樂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魯
衛請攻險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
軍克邿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按 戰鄭傳以同圍齊爲誅暴禁亂之師

楚午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按 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不競可謂知樂

十九年諸侯盟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鄭殺公子嘉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二十年會諸侯盟澶淵　齊成故也

蔡殺子燮履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我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蔡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於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陳黃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

年不滅是無天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
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
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欒盈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
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
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
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専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不敢不言范鞅爲之
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
虎叔羆（皆欒盈之黨）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
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樂王鮒見
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勲明徵

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
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
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按　祁奚赦叔向正是君子更相汲引題搭欒盈奔楚

會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二年〇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
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
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
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
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
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

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
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
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會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

二十三年陳殺慶虎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
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
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欒盈入晉入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
之以藩載欒盈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
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
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
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
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二之有盈出徧拜之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
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
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

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
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
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王鮒使
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
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
君所矣使鞅逆吾子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
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

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豹救晉次雍榆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
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
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
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
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臧紇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
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召悼子及
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
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莊子庶子孺
子秩之弟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
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
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
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
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
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
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
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
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
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晉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二十四年叔豹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
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
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
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

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二十五年齊杼伐北鄙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崔杼弑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會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

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鄭舍之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
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
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
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
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
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
·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宋傳）
鄭公孫夏伐陳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
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
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
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
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
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
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楚平
按（此是馳詞執禮以當晉其獻捷于晉是中國相遺俘也）
吳遏伐楚門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
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
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
於短墻以射之卒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

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其過鮮矣
衛侯入夷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
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剽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
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

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
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
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殺

子叔及大子角衛剽子叔
衛侯復歸于衛　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
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
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
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
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宋殺世子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
生佐惡而婉大子座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
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
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
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聲子子朝之子伍子奔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無善人則國從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

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按向以聲子云云命題蓋泥長岸傳策士奇材爲敵國用句不知傳中專爲無極囊瓦豈指此哉誤已

二十七年晉殺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

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衛鱄奔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
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

叔豹會宋盟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
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
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皆至以
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
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
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
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
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
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

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
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子姑
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
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
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
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
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

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奔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
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
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
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癸言王何
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
癸王何卜攻慶氏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
歸（子家慶封之字）禍作必于嘗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
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公懼鮑國
曰羣臣爲君故也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
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請戰弗許遂來奔
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
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

爲一人行也公遂行
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
康王公送葬至於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
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
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閽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
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仲孫羯會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晉士鞅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
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
吳札聘　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
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
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韶箾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
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
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
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按　納幣傳出札聘作知樂

三十年蔡般弒固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
子弒景侯

宋伯姬卒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
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鄭良霄奔許自許入鄭殺良霄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
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
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

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
自止之于產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
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
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會澶淵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

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〇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

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
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
立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
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
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
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

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左傳集要卷之九終

左傳集要卷之十

昭公

元年春會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按此是子產馳詞執禮以當楚伍舉知鄭有備則鄭之疆埸有備矣

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按 趙孟稱叔孫圖國忘死是死不辟免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五月放游楚於吳

秦鍼奔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產弗討

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按 晟鄭傳以大鹵爲藏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

莒去疾入展輿奔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叔弓彊鄆田　因莒亂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

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楚麇卒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二年晉韓起聘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按韓起觀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可作知禮亦是思

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

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按　叔弓辭郊勞辭大館可作知禮

鄭殺公孫黑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公如晉復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北燕欵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春大雨雹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
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夫氷
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

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弃而不用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
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會于申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
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
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
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
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
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
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
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
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
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
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
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

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
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遂
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伐吳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吾不遷矣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叔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

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舍中軍　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公如晉　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按女叔齊辨魯侯之儀禮可稱知禮

莒牟夷以奔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敗莒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

楚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按　蹶由犒師是死不倖免吳早設備楚人無功是疆埸有守禦之備

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七年暨齊平　齊求之也

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宜乎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

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
夫子知之矣
陳招殺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
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人執而
殺之公子留奔鄭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
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
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楚滅陳　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使穿
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
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
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
其兆既存矣
九年陳災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
築郎囿　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
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齊欒施奔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
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
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
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爲懿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三卿伐莒　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十一年楚殺蔡般圍蔡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會邾盟祲祥　修好禮也

會厥慭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葬齊歸　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滅蔡執有用之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諸侯乎王必悔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
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公如晉復　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如晉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
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
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
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公子慭奔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
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
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
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
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
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
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
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平子欲
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
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
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叔弓圍費　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
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
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
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楚比歸弒乾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

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
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
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
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
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
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
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大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
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
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
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
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

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
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
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
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
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
寬民宥罪舉職○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
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
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

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
龜屬成然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

可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
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
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
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
與焉將何以立
會平丘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
合諸侯于平丘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
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
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
禁之
盟平丘公不與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
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
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
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
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
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
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

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弃周
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
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

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公不與盟○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晉執意如　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廬吳歸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如晉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意如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五年蔡朝吳奔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
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
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
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
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荀吳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
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
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
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
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鳶鞮歸
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齊侯伐徐　至于蒲隧徐人行成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
十七年郯子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

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
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
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
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
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
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

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
郯子而學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荀吳滅陸渾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
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
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
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
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
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星孛大辰　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
曰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一三
戰長岸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
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
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
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邾人鄅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
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
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按鄅人藉稻是以民事出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
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取之

宋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
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
遣之大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
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
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盜殺衛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
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
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
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
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
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宋華向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
子固公孫援公孫丁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取
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嚚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
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
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
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
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
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
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欲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
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田于沛招
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

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
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
之遺愛也
二十一年華向入南里叛　宋華費遂生華貙多僚華
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與公謀逐
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壬寅華向入欒大心豐愆
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
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乃復入入南里楚
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朱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
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
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

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　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華向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
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
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爲楚功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貙華登出奔楚
鞅如京王室亂劉單以王居皇入王城　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孟即起也欲立之劉獻公之
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
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
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
子劉子王有心疾崩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

月庚辰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
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邑皆周)以逐劉子劉子奔
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
宮(王子還子朝黨也)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
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
王以追單子劉子如劉單子亡子朝奔京丙寅伐之
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
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
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

以王如平時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冬
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
納王于王城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晉
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王師軍于氾晉
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
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三年舍如晉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
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
前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

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
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
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
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
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
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
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
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圍郊　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
王使告間還

莒庚輿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

納郊公

敗雞父臧獲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王居狄泉尹氏立朝　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王子朝入于尹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朝黨）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二十四年○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子朝入于鄔

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

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

滅巢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

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二十五年○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

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會黃父　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鸜鵒來巢　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孫齊次陽州　季公若怨季平子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宋公佐卒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

盟鄟陵　謀納公也

天王入成周　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吳弑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
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晉士鞅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

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
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
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
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
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公如齊　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乾侯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
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
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
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
復于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公至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
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

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
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
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
子
三十年吳滅徐徐奔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
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
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
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
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
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
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
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
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意如會適歷 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
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
君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
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

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
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
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
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
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

脅公不得歸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
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二年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
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
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
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

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子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集要卷之十終

左傳集要卷之十一

定公

元年晉執宋仲幾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公喪至自乾侯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四年會召陵侵楚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

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取之唐侯曰寡人之
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
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春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
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
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
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
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盟于皐鼬　將會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
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
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
即用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

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
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
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
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
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
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
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
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
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
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
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
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蔡滅沈以嘉歸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
蔡滅沈
戰柏舉楚敗尾奔　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
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
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
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
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吳入郢　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攻而入
之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
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
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
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
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
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
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

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
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
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
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復報也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
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
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
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
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
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
於軍祥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
谿氏
意如卒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
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
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
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
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

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執宋祁犂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
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
而行也見溷祁子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
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
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齊鄭盟鹹　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
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
盟于瑣
八年公侵齊　門于陽州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

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公侵齊　攻廩丘之郛

齊伐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

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從祀先公竊寶玉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

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得寶玉　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
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
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
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
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兹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
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

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
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年會夾谷至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
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
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
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
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
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
之
齊歸三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吾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之田
州仇何忌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

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
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
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
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
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
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
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
一門郈人閉之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辰佗彄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
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

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十二年州仇墮郈季斯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
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圍成至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
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趙鞅入晉陽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
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
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
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
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
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
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趙孟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叛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
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
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
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　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衛戍來奔趙陽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
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
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

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
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戍文子之子）其亡乎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
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北宮結
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楚滅頓以頓子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
月楚滅頓
越敗吳于檇李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
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
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
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衛蒯聵奔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
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
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
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
奔鄭自鄭奔齊
十五年邾子朝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
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楚滅胡以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五月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左傳集要卷之十一終

左傳集要卷之十二

哀公

元年　楚子陳隨許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
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
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
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

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
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
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
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
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
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
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
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
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
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
在乃立輒
晉趙鞅納蒯聵于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
居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
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
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
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
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
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
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
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戰鐵鄭敗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
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
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

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
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
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
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蔡遷州來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
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
州來
三年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妻女也則肥也可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
正常不反
四年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
晉執戎歸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使謂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五年齊杵臼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
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
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來奔

六年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將戰辛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陽生入齊陳乞弒荼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子陽生家臣子我也)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七年會吳于鄫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

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
能爲也
伐邾入邾以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
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
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

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
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
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
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
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
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
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
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公百乘君之貳也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

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八年宋入曹以陽歸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
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春宋公伐曹
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

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
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
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
（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庚宗遂次于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
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
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
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
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
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取讙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歸讙闡　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
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會吳伐齊　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
師

楚結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按　次滑傳以季子務德安民爲退師合義牽強

十一年齊國書伐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
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
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
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

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
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
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
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
公會吳伐齊戰艾陵齊敗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

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十二年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用田賦
會吳于橐皐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會吳于鄖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
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
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會黃池越入吳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
于黃池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
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

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
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
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
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
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
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
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
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
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吳及越平

十四年西狩獲麟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
弗能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
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
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大
子與五人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
將入 季子仲由也為孔氏宰 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 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己可

不須踐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巳必繼孔悝爲難敢大子）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

左傳集要卷之十二終